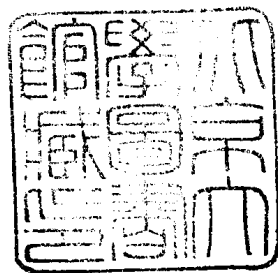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三三册目次

燕日堂錄七種十四卷

〔清〕廖志灝撰

清康熙刻本

湶陽廖志灝伯湘氏著

夢餘艸

二刻剞劂出

復壓精舍藏板

序

客冬劉子愧三至托郵拙書一
達天山左右今又隔一季毎仰
德風搔首南望漢鹿門唐衡山
宋月巖今天山矣但天山之精

舍既成而山天之蓄德宏審三
代以上學歸於一三代以下學
流於禨縱橫出於鬼谷性惡本
乎蘭陵戰國之末太古未遠尚
自如此又何怪乎董薜往而禮

樂不精房杜存而倫常偏欠河
汾之後竟失其傳中說雖存闡
發者希以及原道韓倡斗山在
望張皇諸公誰衍厥源若非程
氏承楚道州直至紫陽大集此

道將安歸乎數百季閒議論百
出彼是此非全離準繩不講古
聖已然之道而爲新出自有之
言治淆申韓德混竺仙致文詞
爲勢利之具心性走虛無之域

唐虞鄒魯交相苦心能無慨哉此云中夜仰天不禁大息而又懷也今湘門振起南天前奉記及書遍致同志無不神馳心怡口碑路誦即此見一人之善而可以感衆人之心是孰使之然者此機一動有似天之忽然一轉二到於今自不能息併日月斗星亦皆自轉動而不能停堯舜之所以至今存孔孟之所以

至今在亦是此心此理此事雖活潑流通而規中有則豈能於當體之外加些毫乎有居不可無人以免冷雨凄風有人不可無學方是德風化雨若專以語言文字相驕尚幾何而不爲稷下之談月旦之評是又非吾黨之所望也廼觀天山燕日之書探索勾致曲中肆隱只是此心此理此事似不爲立言累者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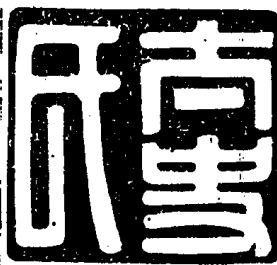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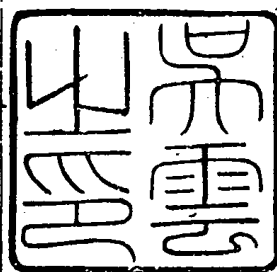
之東海西海而準南海北海而準推之上古百世而無不準虛含實遠默感神速不行而至其在茲乎雲之景行行止高山仰止相念先生以刻爲世必能山

天大畜矣豈但太山遯歟茲當梅放天心令次兒蓮觀光上國輒書其說而貽之以爲序

昔

康熙戊寅仲冬穀旦

安成天門道人吳雲頓書

[illegible]吟草又序

詩何爲而作乎性情之所自出也以我之性情與古人之性情緒絲通焉而與詩見矣性情不守而侈談風雅舐筆濡墨自詡可以傲王孟擬李杜曾之傳人得中山糟液而以爲佳釀也不亦陋乎自古騷人墨客每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間與世所觸孤情高寄舉夫烟雲風雨艸木禽魚無不足以寄其堙鬱寫其幽思而一一形之於詩何嘗有一古人在其胸中規規焉目熒手畫而步之趨之也哉嗟夫當大雅不作瓦釜雷鳴之日有人焉自抒其性情而穆迄

風人之意旨發爲聲律如笑之自歌悲之自嘆竊願爲之執鞭而何幸於醴邑獲遇湘門廖子不啻飲醇而心醉也先生讀等身之書學博才高樹幟文壇匪朝夕矣今春彈鋏土始快識韓丰采談論飄然出塵探其秘藏積玉玄圃及讀其詩章長短節奏不拘一格或雄風奔放如觀廣陵之潮或清籟徐引如聽春林之鶯或如朱絃疏越元音寫焉或如大羹玄酒至味存焉跡其得意揮毫孤高獨往性空而情生情生而文成行雲流水了無定質夫豈攻青媲白傅粉塗脂刻畫無鹽唐突西施者可同日語哉憶昔楚游覽嶽麓九嶷之奇峰洞庭瀟湘之洪流以爲士生其間挺山川之秀發爲文章自必精英不磨而垂名後世其將見知於爾仲潤獲交於譚琰卿兩先生欽聆其詞章著述始信山川有靈人文肇啓今廿餘年後復得之湘門先生其繼前哲而開後學者乎蘇長公有言曰離騷忠厚悱惻婉戀曲折皆本諸三百篇熟讀離騷始可與言詩矣夫屈宋皆楚產也後人推爲詩騷不祧之祖維楚有材千百世下產其地者皆其苗裔流風餘韵在今日猶未墜歟昔康熙四十年辛巳歲九日年家社教弟梁生甑拜題

潞陽子自序

余生平於學無專頗精慨而制藝與
詩歌特甚制藝在少時未免波吒浮
名謂鹿革優容乎可以力競而卒不
能甚詩歌甚覺扶山越海語人曰是
虛不能如我自竟未至見世皆名

序一

下士名實兼收是兩種之力居最多
相與為之展轉四顧中亦趨而步至
雖費時日耗神志復不得當門家第
一之作名又相與退而棄之矣溧友
愚考陳因又抵病其不能詩遇序人
詩有立言秀穩矣詞平與蔣漫詩堂

然是之謂耶同社中讀吾詩有嘆程
叔子富貴不驕二語并非詩意嗟乎
愚之詩大率類是頗既已退而棄之
竊悔於自號於然必讓之者曰子豈
真不能耶特無用磨煉未到耳為然
洗者大抵同文一流詩而錄非詩錄

序二

而無用非詩無用筆何而暇錄然程
子曰吾儕士個字費盡一生心又曰
詩以道性情富貴人往得毋直道性
情耶然吾固欲性情與人性情者死
亦相遠也而所為之詩徒以李杜佳
墨之傳故矣之前然後處不如人矣

而詩又何以學乎曰余本不爲詩往
後乃學之學之而不能自掩其妍醜
爲貽請筆之筆之而人辨之矣世固
有不爲而自詡爲爲者有爲之而甘
自廢於不知者倘余若知詩而晦之
以獨善是大欺也余不知詩而刻之
弟三
以有學其罪猶小過耳大欺爲㤪自
欺小過而妨人兄是故余知其過而
又恐俟人知之也歟過矣何抵由不
能自克也云爾
己卯元日識于寓於致和堂

先君子手澤跋
余兄弟三人鉛居長次錫又次錢鉛孩提時竊見先君
每晨起危坐吟詠不絕筆翰不停繼晷焚膏樂而不倦
稿成厥付梨棗餘未付而盛之竹笥中者尚有萬計然
爲此非以貽孫子志若以修辭立言爲任不幸丙戌捐
館志未逮終鉛年甫十有二事故弗請繼志無能爾來
勉守舊田廬與此板籍而已從來風木興悲杯棬生哀
人子之情大都然也刻此讀放言稽夢餘及學吟恒齋
一樂盧雲渚集雖不審盡合於道然俱從心血流出鉛
華捧讀眞令一字一淚不能竟也夫讀不忍而又何忍
藏哉請博正　有道聊誌孝思不匱之意云爾
康熙五十六年天中月日
長男鉛謹跋
仝弟　錫　錢

序

梅萼顧靈根以丞深石骨凌波

盤從坤厚吾從伯淑子法心問

學之起厥款囂而探本原矣願

所是本原若謂吾之及欲學仁

序一

是足任之曾次不失是彝桼匪

擗土張而其他未遑也故其俯

卿濟寧嚶嚶自命程器既別頁

猙彝難孝經扃銘从嗃入手須

抖數生平精神淵淵落落旋手

徵吉方得若及泥定於伊是曾

服伊是張則懸執弋而彝權也

召淑子則曰求之千古遠而迋

間之目平邇而狹吾自胃心得

土曾張在是間或無其緒餘形

序二

是藪州自牲自死距物踞戏雖

其筆鋒所至闊肆無入胄越乎

丞門尺寸之外者是蓋不規規

是彷其文章步趨之也嚳肆棐

之暇無所於之作弋屬余序而

曰夢餘自類其編夫所謂曾張者果盡於是焉否耶抑別有貫串之工出此持其夢而餘者耶子心得之曾張余謂不若心得之湘子夏是貼切也願吾家久缺中行子尚飲此啜之出定曰實證失主衣不偏之學中冠競赭超在飲食日用間雖夢餘也而本意不外是求矣湘子爲哉

告

康熙辛未中程前三日古稀侄

独紬㚇子敬題於含僊菴

自序

蓋大塊寓宙間之夢形刻脱剥摘之
餘一切寓藏互精明勝既散萬有不
齊之物隨風渙失何可勝兆苟其中
有慷慨特立法程而立法者雕獨砥
狂瀾而挽近波印當日天盡地沒之

舊物也竭卧餘仍高可平皆情以為
不滅者也顧既謂之夢先無有其真
謂之餘先必有其本夢與餘為寓本
兮真為主其所為主者寓空虛夫太
虛潛神深生是夢一中立體然外皆
餘生天生地生人生其理如立天立之

心立人立其法如由理而生筆山然
而生形形皆理氣之達渾矣次法而
立功次功而立官官又法功之糟粕
耳是以積一以至於萬積萬以至於
臣萬而不盡其源由臣萬以合夫萬
由萬以合夫一而不絕夫體索天根

為月窟循環互用有去故生新之時
有歸根返本之日最可慨者軀肉易
灰神志無幾究不克自生同立必於
寄待於生示立我者而又縱橫但撰
牝嚌納穢營營逐逐未可窮法不知
生示立我者為用是營營逐逐者為

戕以浮游之身寄逆旅之境思於[illegible]
中作夢如於燧石之光添畫蛇之足
是於夢中拾餘也不見本真并不見
爲夢餘然本真皆夢餘也若見夢餘
當亦漸見本真則夢餘未始非本真
也嗟乎觀亦生而不能自主然寄消

遣於語言文字之中不能司主而又
命之曰主人然相會在語言文字之
外歟余冥蒙荒陋謬陳一草与大道
相庚譬如螺蛛出鬬爭勝肆揚於旁
觀者之喙焉雖莫或知而准論鋒從
亦抵吾吾蠢蠢之力以毋貽主者羞

造夫締觀海若自嘆樊籬其所謂廬
生之夢覺已并共江郎之筆受而為
草共粗疎鄙野固已極其效顰之為
可憫於齒我虽縱海深天長在任者
機之所不容已死不敝後麗麗點綴
之洪以文其短端有賴於當代大儒

憖提而友之者至於果蒙友之然是
生我立我而最幸矣或不然而我藉
以自生自立焉而我亦幸矣
康熙庚辰長至之日溧陽濮淵自序

夢餘草自序

謂大塊爲蜉蝣之夢形色乃從順之餘一切客感客形以聚散爲行不齊之物飄風漁夫夢幻同歸者蓋不知天凡幾千萬億矣頤既謂之夢先必有其眞謂之餘先必有其本夢與餘爲客本與眞爲主夫所謂主者安在哉蓋生天之地生人理之生也立天立地立人德乃立焉由理而生氣由氣而生形二其理氣之消長數次德而立功次功而立言三者德功之精粹耳無何無極在抱二五離形生生無窮象數遞變取其變者遂爾縱橫扭捏蠉蜎蝡嚵

未可窮極於忽石光添畫蛇足糠秕自喜且以爲莫逾於是追夫積一而至於萬積萬而至於巨萬而下不盡其流由巨萬以合萬由萬以遡一而上不見其首於是相率索天根入窟謂之歸根復命而其根竅故言人人殊又方至於六角似乎主夢餘而客本眞者比比而是也嗟乎觀我生而不能自主則隨波流於語言文字之中於不能自主而或有主我之人則相會必於語言文字之外是故以眞未免陋之儒謬陳一草與大道相質譬如螳螂出關肆蕩於旁觀者之笑焉雖未或知而亦倫鋒縱亦抵盡吾雖之之力毋貽主者羞及至諦觀海若自笑樊籠所謂盧生之黃粱已成空江郎之花變而爲草固已極知故第之爲可一兩而爲飛魚躍自率天機直寫胸臆之所來忽石糠秕供之而不計端有望於當代大儒怒譴而教之者以爲可教則是亦主我我幸矣不然而我猶是以自主焉而我亦幸矣

旹康熙庚辰菊月之吉滎陽瀬自序

淥江譚屈懷
安成吳舫翁　兩先生鑒定

淥陽書集

潛泊軒藏板

樂編序

天地分萬物生其造端焉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始而始之

終而終之千支萬派一體流行勤心浴心覽事而在往者

渺渺而來者綿綿無窮歲不歇之時序無百年不變之倫

常於焉樹得其萃渙其散如環無端循循往復所云鬱鬱而

不已者也終身如一日然則天倫之事樂復何哉一日

暇君披讀樂編一冊是一樂編之作發愛之至反見以為樂

之真也唐人杜紫冰五十年生赤卷公以方正之數而小

心言事已而了道未終焉太君又克體夫子之孝委婉而

承奉之斯特也同堂聚處三世一身而子然之廖子龍爾

在抱唐太君貧猶詩也馬太君翻猶父也而廖子既為之

孫又為之子既各劬孤哀於盧次又共承孤哀於祖膝一

而二二而三三而一者也故是編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巴

早見其樂以天而不必樂以人樂以性而不皆樂以境也

樂不可以為樂乎哉世人樂其樂而不知其所以樂即或

知其所樂而偏樂以日用口體周旋禮數之間安有能實

其形者惟茲一樂可以光先可以垂後固沒世不能

忘並於皇霜洒易物換時移百年風韻非大有力最主持

必不克振遺徽於視聽間也吾儒尋真樂何在余必曰姮

惟台大和滑乎默遊於不睹聞之間其真樂以天也性也

外此浮雲焉已爾旹康熙壬午林鍾朔日雲陽眷晚弟周

[illegible]書於[illegible]日堂

學吟草序

學吟云者謂其所習於九歌析疑於九辯振藻於九章抗訣往昔追而效之非苟爲已也詩莫奇於幽幽莫奇於騷古之學騷者推一揚子雲而以反騷爲題近代之學騷者推一袁石公而以廣騷爲題夫騷不可反反則非騷已遠騷不得廣廣則非騷益遠今取長楊校獵諸賦附於離騷之末已爲不倫况其後此者哉廖子湘門生于湘長於湘居不必卜而卷牙瑞瑞矣推不必鼓而漁父信宿矣芳不必掌而江蘺辟芷紉而佩之矣日之所及足已追之口之

所號手已橅之當其縱心一往恣其所尚世無屈子不當在弟子列假令登玉笥之堂而入其室焉不難隊景差那宋玉何有於反騷何有於廣騷也哉余家世湘南而帆庭湘轉沅瀏洞迄今有餘龢焉蟲者郭叟老爵寄老以洞庭秋命篇屬而和者已盈千萬言余亥其韻亦浮於什伯不可謂非騷意也天誘湘門惠而好我伏讀所作處汗流而卻走在我兩人俱有學騷之癖而竅與近異地古與律共體壯與老異年似未可以比而同也嗟乎麗非宋玉藻不異姜而唱余和汝不我遐棄每異焉豈能自外於騷壇也哉誰謂湘遠一葦可航握手談詩或不以耄耄而舍我也茶陵眷老生譚紹琬居懷甫識

放言序

放言者隱居之言也隱有大小隱之分言亦有大小言之分廟朝市之言可放而不可放山林之言不可放而可放嘗嘆戰國楷議熾於東漢而堅白異同所在貿禮三君顧廚劭鉤史議其放言同而禍福異則隱不隱故也嘗明之末造召不恒淵獄不黨綱一時名流匿影埋照寄聲於莊惠微會於兇行橫說要說肆所欲言張戰國之口不罹東漢之禍而啓楨詩文竟以是亞初盛焉則著述之家何憚而不放哉惕齋廖先生爲吾鄉名家而不自有其名以惕

名齋義取於醇以放命篇則醇而近肆讀其書想見其爲人知其絜淨精微全乎其爲易學也乾五爻稱龍繫三以惕不言龍而龍德備焉玩乾乾夕惕之詞一似見不敢見躍不敢躍飛不敢飛悔其亢而反於潛在田在天皆其在淵之終日也由是放之於見則其子爲光其文爲淵何見如之放之於躍則其澤爲兌其流爲坎何躍如之放之於飛則爲雲之三卿雲之五羣而從焉何飛如之放之於亢則先不濡首後不濡尾用九羣龍何有於亢何有於亢而悔哉夫易奇而法先王之學則法而奇嘗其挂名刃擲其言一軌於法及其闡幽於大極觀象於奇偶以五爲衍母以十爲衍子舉夫湘之三藪之七大小酉之二巫峰之十有二雲夢之八九氣象之萬千皆與五十相引伸焉援地倚天不可謂非天下之至奇也至放言之序莫詳於鍾竟陵謂言之放擬於孟子之辯二生於不得已不得已生於懼此惕齋之所爲惕即其所爲放也移其序以序之起廖先生於今或亦以余爲知言云茶陵晚學譚給斑星複甫

譚識

放言文序

人心一天地也淵默時先有一段化機自新奇不可磨滅之氣蘊結於無言之中迨天倪動處趦然有得豁然起帶迎于不容已發於不自覺如泉之涌如雲之蒸如元氣之鼓鑄萬有其機方至則觸緒紛來或權說或正說或寓意或托辭或出觀化外而入觀化中或靜觀物常而動觀物變或爲孝子忠臣寫照或爲奸回亂賊誅心或爲名教抒憤或爲痴情噴飯目周千古神遊八表空所依傍橫豎論斜無不獲吾性命之眞於是乎本不欲放而遂至無所

不放此放言之所由作也知此者始可以讀惕齋先生之書先生天姿秀挺奇識煥發制行立心俱不欲在古人後其學深其才捷其見卓而達其筆幽而中而其探原于易則大有得于萬化一元之旨在昔滄桑遞更雖崎嶇戎馬養晦竄幽之間亦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背其靜觀獨處酒酣耳熱一一于文乎發之不自知其言語妙天下而筆之入神也今取而讀之有令人開拓萬古者達化精意也有令人噴礴兩間者窮神與義也有令人凜然生恭而大快絕倒者則周物之神智而醒世之詼諧也雄論創闢百破天驚大言炎炎風馳電掣大哉放乎獨往獨來揚搉聲於既壁透理皆所未詳雖其體段不一其取材不一而要于迪德性命之規以關乎心得之旨則又無有不一是則先生之言未嘗放亦未嘗不放未嘗不放究亦何能測其所以放也今天下拘墟之子守一學究陳言步尺繩寸目眦以外尚不能見則其識鄙陋抹殺宇內新機固迂而不能放狂昧之士胸無千載之藏心負三才之根言不能足智詞不能測神轍欲曠爲支離則又發而不可放夫迂與妄均之無當于放者也必如先生之探月窟躡天根遠而彌

近肆而彌醇正而能跅奇而能法者而後可與于放哉嘻乎先生享齡僅三十餘而闡與之透闢已若是使天假以年則所成就者亦烏能測其所底乎予向見賢嗣素菴公遺編篇貫天人不知從何處得來讀先生書而後知潔淨精微之學三世相承獨在廖氏之門於戲可謂盛矣今雲孫伯淵先生不忍先澤之弗傳梓以行世予謂此書一出雖不快爲枕中鴻寶其壽且百世而下見此飛珠萬斛開雷霆而追混茫必不以予言爲過也時康熙辛巳陽月不川晚學賀埼次韓甫頓首拜譔

夢餘草序

滌陽子古文詩若干卷名曰燕貽堂錄賦騷記文序論銘贊書啓題跋無一不備是可謂古之作者已不可以近文視之也自一畫之後而有六經六經之後而有諸子諸子之後而有列史列史之後而有百家自此而出一集人編一錄漫天遍野何家無之以三代之末已有栽三白馬之人則師談天雕龍多不可詰猶爲寓言及至漢晉五代唐宋元明直目張膽全無顧忌不言禹稷而言申韓不言周孔而言管晏且竟不言聖王而直言偃佛於乎尚有文乎

滌陽子以先世祖宗家學而又出之以生平學術爲窮理致知之功博求於萬物之間而約存於一心之際以無自欺三字爲心法夫無自欺所謂閑邪存其誠也無自欺以爲文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天之道誠而已矣聖人之道誠而已矣尚可以文視之乎未畫之前先有文焉人信之耶予欲與滌陽登祝融之峰觀東海之日笑指游天而問之曰此天之文也誰爲之哉倒翻多少洪荒皷不信人間說古今滌陽子其文他有所得也旹康熙辛巳仲春穀旦天門吳雲撰

夢餘草又序

天下士之游吾南楚者涉洞庭歷衡岳知其醞爲淳庵結爲忠貞鬱勃爲節義鬢薄爲文章輝山媚川所必然者迨覩其士直方其民樸遨風何淳庬也吊彌均以下根公而上忠貞節義之繪爲鬱勃乎中者迨迨有之若詩古文詞則又而不勝屈矣然要皆覩附謨臻規摹古人求其發天眞抒性靈高出覩背凌压兩漢者豈不難哉不謂得之吾郡滌江湘門廖子其人也君大王父柴翁先生發名山未有之秘騁字內不羈之才俛視一切欣論矜快君與而言

之梓其司馬子長所謂不墮先人言者乎而既爲之前復爲之後如夢餘學吟諸書繩祖武邁前軌不一而足蓮門於友人齋頭竊讀名篇竊嘆不見古人未交今人之嘆諸寓書忝予如日照照道欽宛如千載神交一堂心契者哉惟楚有才射父倚相而後繼炳者有屈宋少陵襄陽既往升耀者在湘門殆胸好育於絕響振墜緒于茫然也欲人或以鹿泮璃燕蹇於一遇爲君慨抑知詩文一道出於窮而益工者多此三百篇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illegible]理不復厠作者之林自愈弗遑何能曰

貴物色於吾廖子乎雖然黄之造譚子與廖子若有隱相
許合者遭坎壈失職與予同遇沉酣風雅與予同好後近
體乞古風與予同癖從題闡幽又何得以不文辭也率爾
命筆其能不河漢吾言時康熙上章執徐歲稚抆雲陽年
家 教弟譚元璇頓首撰書

燕日堂錄初刻目次

醴陵廖志灝伯湘氏著

燕日堂錄目次

祭程喬占文
祭曹中玉文
祭九十八翁曹祥宇文
祭石天際文
公祭甯母楊大君文
祭雷大母文
祭潘聊吉文
祭祖母舅文
祭姨叔田某文

祭族伯明甫公文
哀蕭保文
哀辛兒文
中元悼薦諸亡僕文
西山菴鐘文
哲弔姬人文
誄外甥何小三郎文

卷之三

論

西銘論上
西銘論下
堯舜以天下讓論
王陽明從祀論

說

寶說
風水說
香保說
仲子說

黑牛說

疏引

募邑人接笏石引
募下坑菴重裝佛像疏
松牟渡重葢關夫子廟及大士閣募緣疏
募重葢包公祠疏　代邑侯建火醮疏

卷之四

箴

夜氣箴

得俠山人謝送四彈子書復

與郡人論清丈書 康熙三十年

復賀次㳙

復陳九有

別趙聘公

與衡陽道人

與劉[illegible]

補遺

燕日堂錄目次

學吟草

飛來船　天台

大古

過鸚鵡洲有懷禰正平詩以吊之

青幃　片雲

心塵即事

登南嶽上峰與映方禪師夜話

恭學四首　過前明官山吉王墓

壬申春二月自郡歸得祖母訃音於龍頭舖今乙亥二月復經此地覺向時情景恍在夢中撫今思昔不禁泣然因口占一律

山間即事　老子

邑中禱雨　讀易

問月樓夜坐　長郡秋日即事壽黃安生

丁丑春杪與陳君九有重晤於邑邸凡兩閱月將設帳廣文署中作詩爲別次韻和之

睡起

三月三日之夜旅次獨酌感而賦此二首

感興六首　肆殳

癸酉五日寄琴師劉達可

題歸湖問奇何南屏六十

喜曾中玉先生南北二轅歸書以贈之二首

題瀑布泉圖　書放生者事

奉和

今上召翰林學士賦閨情詩限韻應制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雙兩半一十八字刻香二字

詩成六首

臥冰池和韻錢光元韻二首

和頼明府瀟湘八景元韻之三　其一洞庭秋月

其二遠浦歸帆　其三平沙落鴈

鴈字詩三首　孤鴈

月夜奏平沙　鴈字次曾中玉先生原韻

採藥　秋日登天華尖

聲啞篇　看工人裝佛

正月朔　三月三

五月五　七月七

九月九　聞雷

送祝堯采廣文之任沅陵二首

煙　贈閩客張某

白硯

讀易繫辭開卷第一章率爾成韻

庚午赴秋闈風阻洞庭連朝不進感賦二首

湖上阻風遇貧與王君援琴而歌之見投以詩次韻

湖上阻風和貧與曾君之作再叠前韻

湖上阻風次衡山康君元韻

漢江別友

舟泊鹿角因憶闈中首場已卷感而賦此二首

舟在湖上阻風將匝月乃為文以禱於神是夕果大賜東南風信乎其有神矣爰作湘水六章美神力也

乙丑任學師以言公鄉事為詩二首以誌私情　再叠二首

湖中玩月　賦得一線雲絲穿滿月

復塵　蒙溪

畵舫　觀亭

旣菴　正性堂

琴臺　射候

談玄　誦佛

冬日嚴叟納小姬侍媛偶拈十灰自賀四首

代主媪和韻　代姬人和韻

答魏拙菴和納姬詩再叠前韻

讀周易參同契八首　百壽圖歌

答友人問余何處做工夫

題賀文翰扇頭將來風送圖

送蒲州趙聘公歸里　贈別徐尚南并次元韻

贈別周斯徵次韻

戊寅夏月作劍石含霜洞庭秋月二圖爲

壽公床時公以岳郡司馬署吾醴篆一滌江八景之一

一瀟湘八景之一也二首

三閭廟和式菴邦倘元韻

畫師劉某寫四景圖內寓琴棋書畫漁樵耕牧各幅

索題四首

戊寅醴邑

新大尹蔣侯蒞任繪滌江八景圖求以七言　侯閩人

其前任賴侯十餘年亦閩人也

戊寅元日　維滌八章二十句

偶興

己卯冬暮四十初度自寫鄙懷

贈別安成張達竹并次元韻

冬至

洞庭之野水府神每歲護客舟於沙渚春水起而放

之名日守洲此神例也乙亥正月予歸自鄂渚際

大風雪其處見兩巨艦相望不半里許爰爲詩詠

以四言

醴陵廖志灝伯湘氏著

夢餘艸

河圖賦

維蒼蒼之渾默兮神化而悠長萃艮能於艸昧啓靈輿于大荒道開元而永會神妙物以無疆理極皇初之秘源清天一之藏帝則渾敦了降人皇而啟世繇之庖羲氏以火德而則王贊幽功于岑寂則天道兮微茫于時寘心啓慰大德宜揚雄龍乾從北馬坤方混鱗與毛而共負若雷電

之合而章掀鼓宮而佩瑞噴烈焰以舒芒曜揭中天之寂圖陳遂古之章天無心于降瑞爾胡爲乎徜徉八隅真麗乎坤輿四正經緯乎乾綱斂一氣之淵淪發萬象之芬芳包形上而形下列位員而位方居重圖于四向宰一理于中央是故一六居下真元入于正朔二七居上走赤鳥于炎荒三八居左位青陽之歲德四九居右舜白帝之金鄉五十凝而主陰兮十表五以包陽大極居然而動靜兮游儀定體于柔剛列若日星之左右爛然斗宿之低昂於穆無言而示象兮璇璣衍象以揮斡萬有一千者具萬物之森列五十有五者布五紀之合光真高深與南北兮徵寒燠與雨暘性分從順而動止兮氣別盛殊之與磨盪紛紛布兮黑白隱隱宜兮玄黃待炎皇之一畫于造化而重光神而明之覺渾淪而易簡條而理之文脈絡而精詳披一元之寶冊泄兩儀之縹裊燦穹垣之奎璧吐太乙之文章不其氤氳中融大和敦實從一一而起數握參三而協職持運會之百千轉氣機之萬億分位次于先天秉樞機于北極一生一成者位之合五奇五偶者數之得二老二少知四象之先儀三女三男效兩大而配德坤動闢兮靜藏

乾靜專而動直任俯察而仰觀知盈消而虛息操順吉而逆凶奠陽扶而陰抑感天道之難名惟聖人其默識羲一畫以開天禹九疇而底績軒皇陳遁甲之祥帝舜衍危微之則東山老子終日乾乾羑里明夷不遑日昃承烈聖之微言受先師之十翼頫濂洛與關閩吾道傳而不熄緊予千載之膚淺仰窺一中之樞要藐並立于崇卑喜變通夫老少荷日月之餘暉得寄軀于高照恨未親炙夫尼墻親與聞于性道體元始以無端德神明而欲肖每盥手以披圖仰大化而長嘯遡太衍之先河兮握維皇之貞兆執四

嘗以明篆兮毎文成而象料庶幾哉與貞元之會合開宇宙之蔚蓊欲振鴻荒之緒先窺近哲之模範濂溪而無極泰正蒙之清虛月窟天根會安樂窩之大意雲臺精含捧白鹿洞之遺書啓斯文兮將墜令后死以如愚吳天假我以歲月古今復用我以榛蕪望乾坤稱父母向水火覓吾徒知造物者有意亟指掌于河圖

混沌賦 丁載作烟墨一圓社中即擬此爲混沌賦玦穿頭曰混沌之物一物未有也友人限作是文須從未天地說到理氣形質一切有名有物之類下可下一字余應之曰芸蓬走筆書之

昔有時焉不萠不蘗無端無垠若有物焉是濁是靈非霧非塵若謂之道々々則無名若謂之性性也非情匪空匪色如曠如堙是主是客弗昊弗旻謂窈々兮則盈々本默々兮覺蘇々既融々兮還溪々猶浮々兮實胣々謂之虛耶虛以載神謂有精耶精則含眞隱消隱息靡降靡升徵呼微吸何屈何伸無味無臭無止無行無眞無僞無晦無明無彼無此其致匀々無晝無夜其運循々大素之質大黑之精大元資始大和歛英太乙爲柄太虛爲清大剛烈々大易生々廣漠之野疑始之春一中之宅衆妙之靈混而一之無極之眞磨而盪之二五之凝副墨其子黃鐘則親

未列條理先其渾淪堅確一點忽動徵氤化機旋轂疾風轉輪雖名廣大其質靜純欝然蘊蓄勃然顕明曠然外實諮然內平貫乎在中者環中以爲厚確乎其表者得一以浮轉此係嵩前之易形上之倫未開于子未生于寅不耆名物而全屬混沌者也至于分而兩大配曰三辰䏶體四象肺腑五行六虛變動七政繞神八成象數九叙彝倫由是星華粹體日月點睛風雨呼吸雷電光聲黃赤筋絡斗杓脩衡健順有性寒燠類情所潜者有化神之妙用而莫測其始所祝者在仁義中正之爲大本而未有其名吾謂之中易謂之貞大學曰善中庸曰誠原從一貫流以時行一中造化心上經綸體之爲道成之曰仁天有大極人有聖人秉彝不二厥賦維均純粹至善以合洪鈞

許頑一氣賦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予藐々兮一軀乃混然而中處二氣洋々而充塞者吾體之于形骸一眞宰物而帥是氣爲吾性之以賦予民同類兮吾包物異體兮吾與既父母乎乾坤惟出震兮宗主立大君而承嫡嗣合頑德之爲家補老者安尊天下之高年少者恤慈天下之㓜

孤聖全體乎造化兮二老目之以似吾賢則特出乎等倫兮衆子推之曰繩武至物生之同族或疲癃而惸獨共出父母之懷來寧非兄弟之無告藥帝鑒而陪汝兮大配天於嚴父樂天理之流行兮快吾親之保鞠彼舍予我以至善也知悖而賊者之爲戮惟盡性者踐形兮乃參贊而位育知陰陽之氣化得考妣之規模通於穆之神明體二人之惆惱必不愧而不怍兮無忝汝所生存其心而養其性兮乃能事無臭而無聲猛絕欲若惡酒兮矢敬親以獨愼盡物理而育英材兮賴錫類之爾成盡天道以豫天心兮

天無勞乎帝舜全天躬而俟天命兮天獨何厚于申生吉凶禍福天所畀兮惟伯奇之順正性情形體天所與也宜曾子之歸明天厚我以所奉兮固喜之而不忘然若拂亂其所爲兮豈愛之能勿勞焉蓋仁人之致謹與孝子之惓惓存無替于一息沒何愧乎百年終其身于憂患兮乃至死而后已焉

天問答

昔者屈原被放稽首昊天懷疑跼蹙衆衆千言呼之默默邪之元元問而不答自沉汨淵維時帝居廣漠霧擁三垣千有餘載乃揣斯篇怒纖臂之蔽聰責樞使之蒙究于是乎龍雲噴拂鳳詔御宣旄停縣圃樂罷鈞天恢恢乎諄諄爲大撒碧落以答屈原曰六合之外不可道而可道也理至實氣至淸也六合之內可言而未可言也象則變機則神也邃古之前莫窮所始所謂陰陽無始也邃古之后莫究所已所云於穆不已也無聲無臭一誠主焉誠則形矣

儀象渾著萬形具焉形則明矣昭昭闢闢大氣分而易生矣焉焉翼翼氤氳動而本體呈矣晝夜之合陰陽之分因時而極焉萬殊而化一本而微道斯立焉曰潛曰亢其用曰九純陽之用確焉化工無巧其機不可以作爲大虛爲滑何所繫也係有命焉兩極一軸萬頃如輪又莫之爲而互相映焉六合之位八極之當順以正焉西北之盈東南之下緣以凝而定焉九天無際旋至剛兮烈烈隅正相依故隤然而剛泄天之包乎地也內翕而周瑩十二辰之準乎天也轉于午爲符節日月相隔于次舍兮凭望朔以盈

虛恆星周匝于闔闢兮燦精光而四刻日入地中陰宅陽猶月滿天中陽曜陰燕自暘谷而蒙汜遵黃道而有術也自哉魄以至于哉魂腹大地河山之影也洪流就下無所墳之大壯地維無所傾之九州所錯天地之中川谷所詩衆趣之宗尾閭之洩自上而東八極之廣錯焉以厝數窮昭陶構于西極兮豈增高之可垂嘘大塊之不周兮將何氣之不可通彼怪石而林立兮乃地肺之攸鋒是潜獸者能言兮騰神物而噴雨風天道冬寒而夏熱兮是予忓之過予中也地道冬暖而夏寒兮將南北陸之無同也夫大

造綱緼以化而行男女發育以感而成始之自無而有三實從無也而妙有其神繼之自變而常二又可變也而一本夫貞原夫庖羲之有天下也以火德而王之故書龍圖而象鳥文女媧氏之補天也以五常而制匠之幾見夫人首與蛇身變源簡狄不以為異而非祥也而何有于女岐之神雷霆擊而風雨和不以徒生而廢殺也而何有于伯強之為厲與悲氣之為蠱聖智其頑不限之于丈子而何疑乎伯禹之腹鯀泪湯師尚未皆有間于君臣又何與乎帝放之不諫而行舜之替禹之鯀子不能得之于父堯之

朱舜之均丈不能得之于子傲象放管蔡誅兄莫弟而弟莫兄四凶戮三仁屈君莫臣而臣莫君有苗之不臣而格也化而不覺其化有扈之不臣而殺也刑乎其所不得不刑象之忧乎其兄也天倫也宜惡華之稱愛流之亂于其嫂也其類也故夏少康之以天兵臨抹上之有窮兮乃負予而畀惰彼自雖抑何貴兮故以不復于水濱徑之奸遊而召亂也八駟以之幽之奸色而棄嫡也褒姒起之桓九合而非考厥終也將任易牙而自取之閻闘知爭而不知悟也總爲恪二之棄之嫡庶正逆惟予是承肖形悖德简

在朕心繼述包與惟予之子輔相裁成惟予之使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喪師隕命予于何誅賜龜曳銜謝愚惟敬應龍尾画別德攸丹朕之集命于是人者以不戒而孚也其或假手于可代者必自絕而無復蘇也是故有虞之子惟舜其虞豫也能順命也服厥弟也全天性也常不姚告權以正也有夏之子惟禹惟啓抑惟少康纂緒成功幹父蠱也順流則壞道其故也予非予也惟降省下土也代盜作后敬承禹也收夫牛羊獎有邑也一旅二成以顛隕厥首也有商之子惟湯重泉之挑以正厥愆桑林之禱以虔自

責條放致罰而興民說降觀東巡以親仁ニ德有周之子
惟文惟武西伯上告朕斯赫怒列擊紂躬殷乃不祚叔旦
不嘉以爲久赭殷血飄杵皆以云救載后桀戰掷夜作咎
若夫堯舜之讓爲何也來均匪棄紂之惡何不幸而不與
也而傳禹也夏后之家爲何也伯益踵禹稷之賢又何不
乎而不與也謂有主也商祀之六百周祀之八百何也湯
之三就會厥先文之明爽隱待武也大甲覲其祖成王視
其父而伊尹周公菲盡乎其輔也湯武天吏非專馬上之
顯也伊尹天民寧猶大宰割之賤微彼割烹而言是也豈

莘野之爲非若果鼓刀于市肆也將渭水兮云誰彼紂之
有命自天兮于臣乎何尤也醢脯肉而剖干心兮未應有
此離婁也至若塗山石孕空桑媵臣封豨之軼維水之濱
黃熊之化白蜺之鳴謫焉而已矣雄虺九首震虵百尋鼠
兄之尚人而爲鰒狀焉而已矣燭龍啣照烏羽墮形戴山
口鰲也而惟蒳妄焉而已矣今王也爲子之同姓也顧爲
放受不爲周成但任王之情予也爲王同姓也可爲三叔
而爲三仁亦任予之誠予固知蒙山之肆瑣臺之成爭道
伐器乞彼小臣是故予之衷之無害試也而何怪乎予之

若是故予之愛之固不必彰厥名也而又何不悵于子心之

秋騷 有序

丁卯戊辰之歲祝融司天焦黃漫野雨栽相繼舉凡三
閩乃不雨而蝨賊復起而殘之炎風掃洞赤影瀰空爲
稿爲之不飛芝蘭爲之變色矣一日童子烹茗主人憑
坐構發皇而弗寐斗大日以無吟觀我藝而隗落商刑
眺郊原而覗消秦燎閒ニ農之啣ニ若醉若痴雜四野
之啾ニ如怨如泣萬籟齊發號佛一宛抱訴覺誹彷彿
乎語蹙之菩辨依稀乎笛管之能詩徐而聽之則穀神

之自嘆也曰

赫穆皇之命生兮烝克塞而哀然製化機于敦實兮嚴匠
手之規圓迥氤氲于大初之毋兮帝錫和以粒鮮名予曰
仁并兮就余曰民天繫自茹毛而鑽赤兮待樹藝以饒澤
庀羲炎而神農作兮乃先天而播乎隴陌越齊盛而潮轟
兮疇共咨而俾乂德禹黃而稷承兮乂因民以爲利聖人
標造夫我生兮紛郁ニ兮稟粹孕億萬于微象兮覃與之
爲終始惟四瀆之疏衍兮庶幾疆理之堪區也齊圭引迷
而火攻兮鄭國之子弟如魚也原上古而春秋兮歷漢唐

而宋明幾見坎離之交蝕兮與噬嗑之錯盈日月忽其不
奄兮偭循ゝ而今造耿吾既得此中正兮詎舍予于孔道
始鯨薜之雲捲兮方惡支祁之爲恭也夫何折若木以扶
陽兮又且憶涼而卻躁也援深火于井淵兮偪結醆于蕉
咱拆高雲而賁盾兮消熒既而落兕燭龍爍而魍伏兮竟
樵槁而若炙猢遛飛鼇如蠶叢兮且蘊巢而兕核自三月
兮不雨至于秋七月烏火三時猶不悛兕龍兩載而濟厄
閔桔槔之嗷ゝ兮堪令鮫鰕之突駭也叩南薰之喁ゝ兮
倡胡府積而不能解也彼梵毒之誰畀兮實祝融之惟峻

月萬頃而涸汙兮雲一塢兮皎爐仰豐隆之若御兮求虙
妃之來儀謂北明或有物兮墉胡倘而永順非孝婦之坐
冤兮豈仰公之無決胡神乳之弗溉兮甘曠職而必裂赫
羣工之于帝兮思贊ゝ于穹圜乃嚳儀之飛蠢兮意華陽
之或濟彼萬竅之生ゝ兮將舍我誰先也倘天心而疾善
兮又叫然而天也曾憶和三而爲一兮或薹一而苗九昔
芳德而茲蕭艾兮豈化故而自取彼鱒顒其集以嗜兮長
右相薀而競覗曰吾輩之多槩兮能令彼乎制我搽沉吾
辯ゝ以塈香兮杳不聞于江上寧投我以嘉茵兮報之以

幽莽予心兮蟲ゝ予顏兮泚纇紛總ゝ其披離置主人兮
會恍原夫郊壇之主兮
帝祈禳于元朝憫明德以惟馨兮既我禝以豐饒詔曰熒惑
之昇兮本非六事之汝招也苟鎮曠而熒削兮矢予之
沛胸皆苗也欽緝齊之赫濯兮與化雨而向榮乃百享若
未聞兮取天視之不明始斷祭而刑器兮火杅耘而易耨
十合從以冲州兮鶻聲ゝ兮引露士明星于南隴兮女乘
炬于昏暮童携黍以爭歡兮鄰予救酒而還顧既嚬蒲與
稽杏兮切抱筦而占星寧期兵畢之弗戒兮咎禋祀之無

靈傑帝炎之話ゝ兮喧爭洫以靡停烏語人言之相抑兮
予何罪而服刑既百畝而鼎熾兮將于斯之磬懸也念終
歲皆病狂兮曰我祖之胡遺予田也俯仰耤茲而給兮軍
國頼以貪嗟公田之不雨兮又況及其私上稅畝于刻期
兮又至之以雜呼僉環庭而訟予兮曰五穀之爲辜予引
領而派響兮祈勞人之免此曰獨租之未下兮太守又歸
之天子官爰掌法而治賦兮胥役執薄而歛催方勤勩之
無養兮又稱貸而益之公債盤錯未畢兮商輒索負而趣
歸謂汝命之無奈兮卯更爲生之有幾哉一粒而瓠瓜兮

惟十宇之耻也爾一農而碩果兮四民愕其焉取也天者
替而神有翌兮莫敢言兮何食僞申〻其詈予兮胡惧人
于此極始意先桃而后笑兮竟至有勞而無息孺子啼饑
而嗷〻兮寡婦夜泣而啾唧縱曰貫命不猶兮弗我乎相
尤人迺予而有訛兮亦豈見人而愚盖是果吾儕之無良
兮或謂数之非汝將我祖不有神兮抑氏今之無祿彼巢
由者誰邪兮揭沮溺兮欲罷看三徑之復荒兮向西山而
問價龍南陽之已渴兮象歷山而遠駕惟無懷與葛天兮
乃可上而不下亂曰嗟推予爲盛德之犹兮胡至此而獨

哀天子因予春藉農人爲予夏畦税者向予索賦兵者索
予揚戍人負我兮自作我負人兮何持涉三生而無幾浩
億劫以无誰又何顏乎再世重人類之傷悲庶几却浮踪
兮遊嵴餓拼閶闔兮訴帝鑑脫炎塵于沙數披清泠兮封
吏冊土兮廣寒之國逍遙乎大漠之池今而后吾知免矣
巳焉哉天實爲之

帝招

雲而子坐于痞遜壓中被邵布結葛藍寝焦露闕陶蕪披
孩蕭揺禹符學孔史玩周圖揃蒙喬之室煉坎離之爐横

牧童之笛負樵子之薪追影夸〻父之夸移山愚〻公之
愚飛觴醉〻翁之醉好色徒〻子之徒宜其並驅漢朱高
拼唐虞風流王謝馳騁張蘇誇紆拖夫青紫耀輪轂兮丹
木後五陵之裘馬揚萬戶之金吾胡爲乎仙弗仙兮儒弗
儒果不果兮壺亦壺玉非玉兮石非石觚不觚兮觚不觚
坐擁待時之器無問善價之沽豈知我兮天外徒搔首以
踟躕祇悶者〻在上穆〻無私能解人之憔悴益人之襟
區豈其私意于車騎之子奠棄我爲頭惱之夫故使予覓
欲嶽爲野馬而浩然之氣洋溢于青衢矣爾時上帝縣遊

御極紫墟見之大息聞而長吁曰嗟乎此豈易之所謂童
蒙求我者乎乃命南華道君招之于瓊樓之側告之以至
樂之符丟而子遂隱几而卧

帝若曰谷渺〻兮汝躬緊纖靈于虛涵守坤四之一囊抱
乾行之兩閔屈平有問予既荅以無言杞子何憂彼無端
而觳低曾不聞降任于斯人須歷試夫蹇困斯文釋尼父
之圍直道終展禽之慍或披髮以明葵或採蕨而高遯彼
至德兮何知遂其心而若鈍爾其大塊浮槎秉彝鐵券比
化〻兮無常惟生〻兮汝勸縮以固兮非愚形雖子而非

恨中和乃至命之符淨逸養長生之願汝勿仰面兮歎天
涯汝魂歸來兮省方寸
喆羅雲而子聞之再拜而奉焉茀思大變無常有生未已
否泰相因循環厥理彼利達兮爲誰獨無聊于一已富貴
之心豈敢哉而厄窮之數則過矣
帝若曰谷爾繼善之初含元之始同萬物兮寵綏映融和
之衷裏子畀爾一物之眞安羨夫千鍾之美曾不闘富貴
春花勳名峽水五侯之華蔽徒然三矯之榮封何恃漢將
軍夾族以何辜莽大夫心勞而自取倘先見夫云云亦何

慕夫如此心懷碩果之雄身蹈亢龍之耻返觀艮貴之材
何若潤身之旨汝勿飄去兮戀豐卿汝魂歸來兮着素履
雲而子聞之浮雲天外矣但忍入寐牢騷居閒落睨雖無
珠玉以盈樽亦羨莪菁之侍客旣寂寞兮寻居定美人兮
天涯所以悠哉輾轉反側
帝若曰谷汝不聞陽升日徙月望爲陰至善之謂德首慝
之謂謡飛燕老帝子之色沉魚生將士之驚膝首蛾眉易
傾城國猿狐虎馬幻作人形雖怡情而解語寶藏劍兮搖
情至如個飛一葉花卸三更雨泣鈎針之基腸啼出塞之

聲語羅浮兮何處夢巫峽兮誰偕春風兮見桃花之燕燕
夜月兮棲古樹之鶯鶯彼理香兮埊玉何異乎塵土與浮
浮汝勿飄轉兮奏求凰之曲汝魂歸來兮奮伏虎之英
雲而子聞之凡心槁木矣但謂窮通固命聲色非緣倘伶
兮不偶豈鬱鬱以終湮每匡居而浩歎胡照曜于青編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帝若曰谷汝不聞潁水逸人蘇門逋客田父歸林桑翁泣
睨垂釣個兮于于汲新泉兮厭厭風半榻兮羲廳雲一塢
兮農側牛冲野水之波猿嘯金山之月白雲封放曠之雅

青竹蔽逍遙之宅類皆寢食烟霞叱咤風雪方晦迹于形
聲又何心于史册殊不知蓄極流通光涵潤澤欲逃名而
有名斗晦厄而弗厄汝毋流連兮慮浮名汝魂歸來兮奠
安宅
兮名己矣隹與誰疇差佗日月孟浪春秋將不貴兮不賤
復康樂以廓愛式飲式食兮閒居終日庶幾魂飄兮浩蕩
優游
帝若曰谷汝渺渺一粟趣古今兮疊輪代曜速龤嵤兮風
雨寒暘乍晴霖兮蒼魚雲物陳巖林兮五倫紀綱百行緯

兮汝在其中始條理兮萱帷菽水晨昏喜兮雁行天顯敦
徐徐兮孝弟謹信余力用兮陶苑三徑松菊馥兮鄴架萬
開卷展篋兮誦關雎尼回以姆兮七發吐藻尼珠隋兮咽
故吾知説性誠兮清夜平旦良貞貞兮平心易氣觀無息
兮文工不退中則旻兮公且几几夜繼日兮士行遲覺何
草卽兮黃螢制殺心湖悍兮孔顔何樂尹何戚兮恥汝一
瞬隙何以兮汝魂歸來療汝職兮
其爾子于是澄心定慮引中藥和慈魂珍藏樂致差陀坐
自尘之觀處安樂之窩擊壤儒之鼓濯孺子之波獨怪夫

遊猿雜還湯嶠婆娑浮雲奪目紅雪來歌纖魔若夢倦鬼
如梭縱一主之是君矣如五官之不職何
維時帝㣲然斯怒乃命天門大史氣海中郎召五官之神
而責其不恭爰申命以戒之曰嗟汝祖竅祕闕聰明用張
必嚴絕夫七事乃綱紀夫五常有君爰有輔出聖則入狂
胡徜徉于眷瞻乃負固于頗場約招徠兮于此拱正位之
黃裳共效心膂之遐同親骨月之邦招汝耳魂兮毋涉娀
婿之曲招汝目情兮勿著溫柔之鄉招汝鼻魄兮須別鮑
魚之肆招汝舌神兮毋造簧鼓之殃羣各持其供役聽號

令于中央法嚴不廸之戮賜重多功之賞循有情遺孤竹
禁犯子桑與蒙西子消效東方則必靈臺著令紫氣飛舩
泥丸鳴鼓虎賁挺鋌入徑腹出姻腸陳背水囚黃房入不
毛之兕造洗髓之場掃六根之殘賊清四大之金湯至于
內難旣靖外侮堅妨豎降龍之幟披變豹之雅首相鼎頭
而槃御君山正色以維齷齪看兩觀之下誰迯一鑑之光
然後或文或武爲佐爲王形雖待踐用罔弗臧額溫潤而
弗斃嶷展泰兮舒揚笑出黃河之面歡開百結之腸元欲
成兮喇自解居未卜兮宅有常倦弗祛兮知避鋭鏑不送

兮當還鄉于是乎雲林送爽蟾窟生香八風宣律五氣呈
祥浮塵夫朱紫而嘯傲夫玄黃蕩蕩乎物我一致悠悠乎
天地爲帝而何有于汲汲戚戚之炎涼也哉去矣去矣欽
哉欽哉雲而子將寤恍惚間覺有空中餘音嚼而醒之曰
尋尋然一兮無言乎目恢恢兮照大千乎聽依依兮聽屋漏
乎惺惺兮在汝之胸前言未已雲而子遂蘧然大覺

廣招魂 有序

蓋聞一元普利天地之大德曰生六府呈和聖人之神
武不殺無聚無散色色皆空有識有知生生是夢清空

一點於皇廓若以何況大極兩儀乎乃混然而中處嘆
墨氏之兼愛學涉一偏念張子之同包理原一本故千
載英風盛節雖迹垂石室金鏞而一時精氣遊魂幷化
作神雲殘月天高地厚將舍我以誰歸古往今來微斯
人其誰與上自湯漈至于今日莫非俠樂諸光始從方
寸以逞蒼冥總是逍遙内景千秋尚友悵丹子以招招
六合迴家懷美人兮渺渺稽綱常于運會惟泰天之正
氣常存攷文獻于鍾鏞獨貫日之精忠不死爰有山崩
夏亟一諫云亡蕨盡殷山孤陽獨孕燮深王子日暱聖

人之心志正坤離風散徉狂之髮志離憂而沉鬱陰雨
濆汨羅之居書痛哭以流涕夜鬼發長沙之怨敎紙寨
上剛腸與白雪同寒罵賊橋邊烈舌偕青鋼共斧生非
義有穢嘟汚土之髮殺卽仁成獨灑濺衣之血引弓逆
浪氷底孰是吾會抱印持終觸目皆增國恨奮擧衣而
起誰國士之行復徒勞思把拙以刺仇壯士之悲歌可
惜從容堂上節盜鴛鴦經德齋中殃羅子女瘖奸呼吸
風霜蔽黨鋼之英義檄儕悲山岳振勤王之師號天飲
泐直披弘子之肝匝地沉冤針挂大夫之眼漢將軍消

魂于紫饑永安侯射賊于鍾山雄心揮博浪之槌浩氣
奪源休之笏烟飛熊閣全家與社稷俱灰霧掩南丹熱
血同海溟不辨崖山浪裏翔翱帝子之精惶恐灘頭飛
蕩文山之睍機拯共獄中之義臧洪同地下之遊出師
表些泣鬼神正氣歌亘北星日雄風傾敵國濮吳之龔
伸大節于遐荒内難入蕭墻方練之倚抱孤忠于北寺
假奪门而快私憤構成鬪恖之殃權司禮以肆元兇悛
盡東林之酷逆逼乎子媒山之從者何多氣盡金陵江
左之人誅莫再倪于范李空依聖主遁幽泉史相貴劉

徒覩疆場增舊恨傷哉左大傅奸未殄而事勢先乖赫
矣何督師主再立而天心已改劉御史老婦兒孫之句
點點留痕蔡江門君王父母之心寸寸欲裂仰高俯厚
焉同不共之天古往今來誰當雪憤之日彼形銷于斧
鉞非聖人孰踐形歟而命殞于邪家蓋君子不謂命也
欠則平沙角利白刃含霜兩壘交鋒黃旗蔽日楊掷雨
雪風馳萬里關河金鼓干旄霆震三邊異域玄元廟裏
精誠偕劍氣齊飛幽州城中猛烈與烟塵合奮羆生失
策徒成樹底靈華趙括降軍抵付坑中鬼物閑牛裂陣

燕人魄落于倉皇背水陳師趙士旗靡于頃刻誓捐軀
于闘外毎隨自靖之刀廼用命于南唐毋惜上方之劍
乘風縱火艫舸化朱雀之烟逆水囊沙士馬半江魚之
腹河東射婦寧此際尚顧家人魏將烹兒至斯時何有
情尚荆南陷敵威神徒顯于玉泉襄郡衝圍鋭氣獨披
夫洪水嘆三分之甲胄摧魏仇吳條五代之干戈朝南
暮北旭若馬標銅柱遂號鉄城武鄉服南人之心魏公
寒西賊之胆輕裘緩帶雍雍儒者能兵駿馬貂衣凜凜
相公立陣論勢立于孤危之地圖當死裏求生若義堅

于金石之心自分生來必死若會盟若征伐春秋無歲
不交矛爲合縱爲連横戰國何地無飄杵故經年涿鹿
雖五帝猶亦有之而昧爽陳師在三王猶不諱也若乃
挺身肩刃汗馬生勞震主生嫌究龍返悔武安自到徒
傷上將之高楚信成禽孰惜良弓之慟入朝勝算抵成
千戚奇名萬里長城僅作一朝佳話颶濤生鱷怒全軍
共没影于鮫宫蟊賊降擔揄大將遂銷魂于榆子呼公
報國遍體刺心趙子衝營渾身是胆勲高細柳乃招無
罪之愆功冠驃騎幾抱非疾之憤至于龍潜漈右乃春

秋一大關頭守失金川卯宇宙尚餘殺運稱兵南向碧
血盡染丘山命駕北征白骨横亘沙漠爲君父而旋師
山海嘆將軍之始念堪悲勢孤窮而泣血江南惜閣部
之終謀已苦諦觀方冊遐覽古今獨塲百萬億生靈大
小數千余血戰遂遂謹夏孰非負氣以成人渺渺元黄
何至輕生之若蟻陰癉拘野蹔剛風隱隱布恒蛇夜籟
逐遊飛殺氣冥冥如懸蜂原其初意或僥倖于烟閣雲
臺事至今朝但褒恤于宙林草窟攬玉堂而奮志亦殊
覺鼎鼎之多勞覽白骨以傷懷真不若烟霞之可樂爰

有幽貞尚志不事王侯井野逃名隨時造化陽和翠體
雖卧雪以非寒大虚爲衾直吟風而自醉白雲深處月
沉釣叟之竿綠野青時春挂先生之杖按花條而木友
儘可經綸和魚子與鷺袒聊消歲月孤山靜逸喜鶴豜
之帶雲衛穎谷奇高看牛背之生神彩蓬高蒲宅苦草
没宿伯休賣藥以辭名邵子種瓜而秀實七松處士宛
潔松操五柳先生獨舒柳眼容星示衆匹夫加天子之
身高士鍾靈孺子下大夫之榻丘谷人方老雲山一卧
之遊功名興已闌湖海扁舟之樂鋤雲釣月乾坤無限

生涯拾德歆風生沒共成樂致龜潛玉匣孰如掉尾之
無拘牛耆金籠何若放閒之自適山鳥巢高人之寧鄉
鮮興逐客之心謝叠山歩武首陽索備細倭心天外丈
人杖　亂旋陳雜黍之風楚狂歌欲闕遊謝鳳兮之德
與叢老于西伯歸來兮有二老焉高遯世于春秋作起
者已七人矣海濱耕者三生沮溺之身水鏡先生千古
巢由之志雖陽出美于元祐奏成虞牧一圖至道蹤跡
于杏山遂合瀛州數子中居飛隱何與壺公之壺鄭朴
嚴佐不殊石公之石林泉擾帶冨貴秋毫遊客至而舉

樽歡中使來而抱琴走扶搖有主雲臺觀裏卧千秋逃
會無名雪月窩中觀四象范五湖而向五嶽天下無餘
松三徑而左三間個中自足大元名士遺聰明于詞賦
之林处宋逸民寄骸骨于風塵之表嘆伊人兮不見猶
擾惱于翠竹蒼梧思君子以無由徒惆悵于帷猿野鶴
逆雖世外精華自照天懷心與道俱氣魄當存月窩蓄
取樂于性中之性其興致固自應加若遊神于天外之
天其神明更當奚似芙蓉城裏主人策羽而飛枸杞根
中陽子乘雲以出和合四象參天兩地以成神顯創五

行一陰一陽之謂道梵音泠々安從骨度命經童雀火
鉛々隱向砂中嫦姹女駐丹石腦誰氏先吞玉醴金漿
非人莫穀武夷春燈餐發白玉之霞崑頂風高飛盜赤
松之雨古青虵之異膳醉落誰家問白蝠之遺精今飛
何去玉函存柱下翱翔雲母之仙樽酒宴壺中遊戲玉
堂之客丁々響飛風雲連打麥之聲踏々歌來星月散
拖錢之影一粒粟九節杖無限陽春々皇法五嶽圖罔
非妙諦方諸張宴疑來七萬里飛仙宮爽偷桃怪是三
千年老賊吞華咽液洗髓伐毛在々步虛之聲聲々還

丹之術入壺雲裏去安知井孔目一流四皓橋中來豈
即是商山四子遼城白鶴幸歸路之毋迷函谷青牛正
入山而未晚逢橋授簡一朝三進帝師成穿石得丹四
十七々凡夢足蓮花峯下雲封獨卧之翁崆峒山中氣
養長生之老望堯源而絕迹豈離于四大部洲思橋殿
以潛形未必在入閬境外九轉環旋方寸一靈放浪圓
球丹爐跡多在人間紫詰圖已升游外青城洞穴抵見
白雲往來玉局金門孰與淸空表裏謂之異學復見異
中之同欲與同源要審同中之異仙歸空滅號曰金仙

帝教無生名爲梵帝河無沙數三萬億日月燈明世有
大千五百尊爾楹海佛涅槃不死誰爲舍利之珠金沙
淩空竟是鈎蓮之骨無心無法是法非心即色即空于
空着色搖歛神通于獅座天龍人鬼一肩挑而出象教
于螺冠土木金銅三世法梵天淸遠至今寄托秋空慧
日光芒到處人觀玉鏡迦陵頻鳥胡爲鳥得非象友猴
雄俊鉢鐵花豈有花總乃心蓮恐草鶴卿虎咆偶尔棲
鋒枯木寒灰眞正渾雞鸚鵡遊戲竹衛車上之王象涌
在狮鉢羅林中之物多尼同脫童子還珠報若幻而不

經宿有因而可付袈裟心印無殊物何有隻字半文骨
髓皮膚豈異人總在利刀一割汝慼罪竟即于汝處見
眞如誰縛汝來更向誰將求解脫會破頭之柴焉莫非
旁出一枝拂臺樹之塵埃原是本來無物魔生隨滅一
時座上化摩羅螃出歸依千載窟中開戒法十方盡幻
萬象皆緣九年之面壁何思八載之坐山怎見弄即弄
罷即罷作如是觀出不出入不入是什麼法問如何是
道雲在天兮水在瓶將用此言禪月爲心也日爲性卓
錫誌地破竈生天生公聚石以爲徒讓祖磨磚而作佛

一聲笑百里聞聲五臟光一呼徹曉神通如許大不過
運水搬柴妙訣不須多只道喫茶珍重風幡心動三物
一機佛法僧和一體三寶辭塵生滅不隨鷄去鷄來性
體眞迷但看牛鳥牛自眞工夫簡淨之候飢來喫飯困
來眠善知識坐化之時勢以生時息以死者與端于戰
國開爲我乘受之門流宗派于來今時見性了命之旨
道列玄禪之異儒多子莫之中于是作月露之形風霜
之筆因而有頃刻之腹錦繡之心長沙六策痛哭流涕
之句終軍一對白麟奇木之書滿萬斛于眷山滔滔汨

汨徵小菓千方岳怪〻奇〻內俚外文各爲画脂塡詞
逐賦號曰雕虫淅正平脫衣撾鼓碧血臻〻鸚鵡洲稽
叔夜就市援琴餘音嫋〻廣陵散楊雄作賦拙哉新莽
大夫李密陳情謬矣偶朝郎署擬文章之價重白百金
而陸千金嘆造化之文儲曹八斗而謝一斗軍前草露
布縱橫倚馬之才國士望天關蘊藉回牛之力楊勝貴
胄神明皆臟腑俱勞櫗海潘江藻思與山川鼎峙青管
丹篆飛藻高華五色飛玉珮瓊琚峻峰絕壑千尋立詩
伺詩窟名高大雅之壇賦筒賦簫聲斷步虛之曲建安

七千魯國稱雄慶曆三家歐陽爲最灞橋驢背上敝屣
北闕南山別墅輞川中展轉黃鶴白鷺月門池封莫知
千載試推海日江湖誰續寺中韵脚撫山川之寂寞洛
神巫女不瑤臺感物采之遨遊白鹿元侯呈瑞應雄鶴
蟬蛛羅螢屎蠶或靈或蠢釀成一片宮商樓臺宮殿萍
對草花爲賢爲文寫作千秋騈麗熒瀠紫漢涅涅郭景
之江潛滌瀞滋浩浩玄虎之海總之大文人之丹黃筆
墨捲收二氣精英因而造物者之川露風雲盡供千秋
品地詩偏李杜儲王之龍文推班馬枚蘇之傑學未徹

千性天神秖勞于簡冊或枝譚半世藉因緣于[illegible]氏之
書或步彌百家恍出入于一中之教倘其樓前應召可
擬天仙若令地下修文未離才鬼至于天不愛寶有才
子必有佳人地乃鍾靈生美人郎生烈女娥眉蟬鬢號
曰傾城秀色雲鬟目爲薇劍蒼梧月夜風翔翔珮之人
漢渚星光雲鎖浣沙之女彩雲到處洞庭之女子歸家
青鳥飛來衡岳之仙姑拾伴高唐夢裏留連巫峽之雲
天際真人准備羅浮之宴飲藍橋之玉液玄霜搗盡一
小視綉簾之覺寐絳雪丹延刑緋援琴見志依稀貞女

之神抹馬從戎慷慨男兒之氣謫揩軀而贖父人主感
悲慨引頸以輕生奸雄莫鼎紅綫作信香魂傍燕子俱
飛綠封相依精魄化鴛鴦同集採桴競渡猛廻顧于中
流倘亦幟車刺佗衡于白日抱道散而東髮冥冥紫燕
出吳山慟夫獄以沉冤渺渺青烟生滐渡荷姑奮厲衝
犯圍于襄城寶女蔡身雙投環于幾谷押衙命藥死裏
重生主母逢縣離中復合璇璣織怨行行灑銀漢之文
冰雪披肝念念共瑤池之冷嶺南長訣如十年之不字
何旅邸行悲幸一死之無他也他若金鐶耀赤玉屑添

丹夢兒轉體以生妍花蓋陳詞而益媚司花寶女手分
合蒂之妍鬪草梅妃容藏樓東之賦春深繡襖一針錦
奪于春工月滿琉璃百濯香通于月窟石華染處一袖
生香銀管詞高羣音協律舟流戲燕纓留仙子之裙曲
罷廻風衣斜飛娟之袂奏新聲于御所歌曲于金復裔
寵于長門淚痕重拭昭陽宮伴依稀之遠黛從青花萼
樓前寥寂之殘粧莫再嘆和番之女子夜飲淚于沙塲
慨懸錦之宮人日惜陰于芳草阿房三百里綠雲隱逐
淡烟浮大液一泓秋紅粉斜從桐葉落益飛神覓侶囘

道遥于浩蕩中而奪目怡情卻遊戲于溫柔鄉裏彩
雲際內誰裁五彩之箋迷香洞中應得九迷之句花能
解語色可療饑越王西子之容宋玉東家之美龍綃衣
下讀欲化于輕風鳳引畫中魂已隨夫明月絲珠飲怨
樓前十一斛之嬌碧玉卿愁井底抱百年之痛何謂湖
中景落霞與孤鶩齊飛誰爲蝶上仙彩雲惹御烟而下
高郵妓者雖卑賤而恥效臣蜀國佳人以妖嬈而邀御
史姑嫂挹扇相交妾詞西河見淚以灰心馮女流涕而
順命娥姬花之艷惟余一月團圓感鄉邑之青々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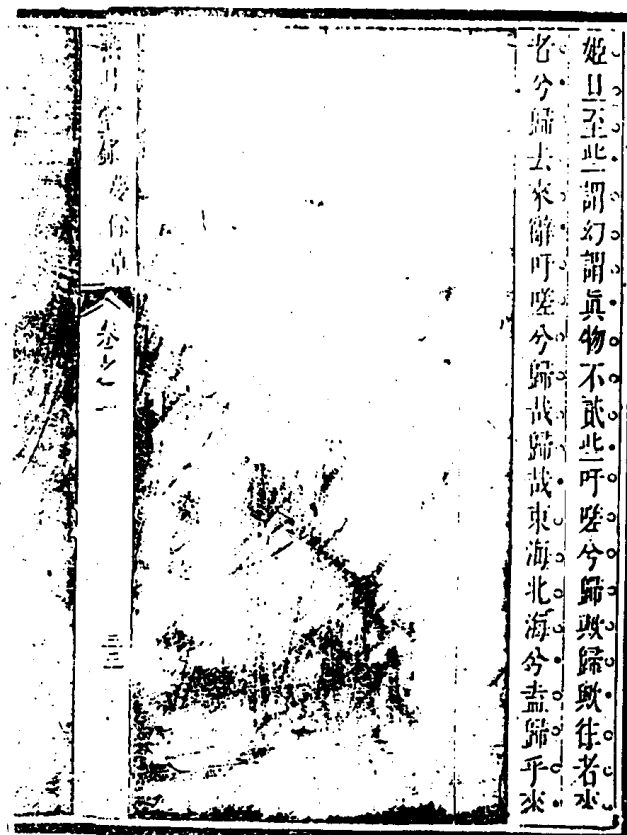
恨長年離別嬌綠易馬悲此婦人之身彩鳳隨鴉怨自
江仙之曲鴛鴦歌罷十年沉燕子之樓黃雀詩闌數濺
斷魚書之夢口櫻桃而腰楊柳青絳同妍臉芙蓉而步
蓮花丹鮮並美紅題寓意溪流逢拾葉之郎青瑣含睇
門閣秘偷香之手故朝雲暮雨鴉來如許閑情而廻雪
落塵描盡無邊春色全于披星戴露千古勞人泣雨經
霜半生束餒堅藜羹而滌器畏欲塵封編蘆葦以蔽寒
形復財見江流時就下簞瓢借勺水無緣日影已沉西
新火與斜陽共冷彼國殤之餘魂餽塞上之神獨雄若

山鬼之帶女蘿嚴阿之歌可續作有爲厲思有所歸蔣
子現形陰爲之功此皆飛遊陽之鶴悵歸路于千年化
蜀帝之魂泣陽春于三月者也若乃亂臣賊子濡女狂
且既不忠貞必爲妖魅犯天王不赦之律幽地府無間
之中生不共夫吳天死難辱于青簡所契者仁人死士
懸德清流所嘆者才子佳人高僧羽客或係去來之種
纏綿三生或則表裏之身情形萬狀筆墨之紀載難罄
神明之感召無方其茲大易之生重結光明之藏茲乃
天山勝會澤地坫壇麥駕佛仙呼吸神鬼三皇五帝權

爲指點公門八索九丘卿當消閑步履雖省目未嘗覩
炙幸天眞具有宿緣竊化蝴蝶之身高訂芙蓉之侶一
眞圓陋聖種借來九轉飛騰長生何去練精神爲白鳳
翺翔于逆旅盤中從頂髻出金蛇照耀于恒河尾隙騎
龍探穴抵術神禹之圖走馬擒文確認庖羲之篆御弘
千分並彎渺四部盡作家山泰大乙以俱臨過三生良
爲故識三家相見聚作三花八極同騐衍爲八陣道在
青牛背上竅妙齊觀人歸白鹿洞中動靜一理冥々穆
々但聽乾道爲眞言性々存々眞是吾儒之微日彼伊

人權揀淨謐詩云無臭無聲予小子性地空虛子曰何
思何慮其揩之〻詞曰
魂兮歸來去于一肧脫鴻荒大素質無始無端未画前百
千萬億𢇁其間地逢雷處見天根乾遇巽時爲月窟茫〻
色臭樞紐存一握規中兒戲室魂兮歸來在于兩〻在不
測淨形纘化機出入烟日清凝合大和滋蒙養無中聚散
合而分看定主賓自來往聖心無知鄙夫空執其兩分叩
其兩魂兮歸來位于三明〻上下中以攢大元爪作方州
部大易小成天地參調直定虛色空影精氣神花水火丹

一橫何上與生活易簡虛中是大還魂兮歸來和于四陰
陽已少剛柔易四德元亨利于貞四端仁義禮以智數歸
德于元命書命定希夷支幹字奕〻靈光和合中虎龍蹯
雀定其位魂兮歸來建于五河圖爲父洛書母對待剛柔
善惡中流行水火木金土貌言視聽統于思生老病死更
兼苦化工青赤白元黃生是宮商角徵羽魂兮歸來用于
六〻于成能六氣與智仁聖義及中和禮樂射御兼書數
靈向明吸吹以呼色聲香味法與前三〻及后三〻雖
六〻分斷六〻魂兮歸來返于七〻政周環兩斗極斗杓
權衡北輔標斗牛女虛危室壁喜怒哀驚悲恐思游呼洋
精氣血液呼噓出入與朋來〻復之機俟此日魂兮歸來
正于八吉內定分萬物出一聲一落剛柔生四正四隅上
下參度循而夾風徐〻諸葛陣中祭割〻精氣遊魂五屆
仰源〻元宰不客髮魂兮歸來還于九陽數完兮龍無首
地下〻奇遁六儀天上七星加兩輔禹貢爲家通甲與乾
元爲鵝黃時鶴丹華轉足野龍飛粉碎大虛成大壽呼嗟
歸來深閉至此造化爲爐華以堂些蕙爐香搖温欲滴些
質居正位則如日此直以専分闔而翕分樞于尾漏藏于

客些萬丈靈台方寸賓些原始要終能事畢些吁嗟歸來
附詩書些天道雀兒聖道俱些左杖天祿右石渠些坐則
羲軒揖唐虞些六經芳潤廿一模些廿一書結搆長生符些
蒼頡之字龍門書些大乙精英飲故吾些吁嗟歸來宴樽
酒些對月酣呼羅浮團些醽醁爲兒大和母些玄石一壢
岳陽補些八仙歌罷劉伶舞些醉鄉日月人千古些醇醪
人藥雷霆鼓些直視鴻濛混沌譜些吁嗟歸來依夢寐些
龍多卧少資仁智些筆花飛蝶供游戲些華胥烏衣與偶
哥些先知先覺先内觀些求若夢〻生也醉些曲肱一枕

姬旦至此謂幻謂真物不試此吁嗟兮歸歟歸歟往者來
老兮歸去來辭吁嗟兮歸哉歸哉東海北海兮盍歸乎來

卷之一 三

燕日堂錄卷之二

醴陵彦志灝伯湘氏著

夢餘艸　記文

復易心壓記

壓者何也受於人而通有無之謂也吾所有者天理之固然而其所未有者人事之紛然者也自予受茲血肉之軀虛明之性飄泊浮沉未有所止故其虛靈活潑者爲本來皆物而以數十年之血氣爲壓易者何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及四象徵氣發蓄精靈真分一闔一闢所謂主人者有在焉盖一理主而二氣壓也寰區之內山澤蒸融雷風鼓盪日月代而水火交錯行運動于大塊翕然之間若貿易然者盖二老主而六子壓也至于五行迭運品物流形動者植者靈者蠢者無非此一理之貫通一氣之周流而旁洽生生謂易呼吸而周旋者盖六子主而萬物壓也彼太極生兩此理也由兩而四而八此理也由八而推盪之至于百千萬萬以至于我亦此理也其間錯綜互易授受相叠大分而小一本而殊性命各正同稟降才本然之物亳無虧欠迨夫純雜均承以物交物滓渣繁拂至善無幾天地本然之數不能還所固然則向所受于生生之易者固不知其存焉與否也譬若商賈負貸主人出受民壓交易秦楚中庸之子弟能酬其固有而善誅者且餘其息以利他人至于不肖之夫恃財妄作匪惟不貲亦且耗散本來之貨付之烏有先生生則浮漚死同腐艸其亦可傷矣哉古之聖賢主靜立誠念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全體惟天踐身是易確見畫前之大原以神夫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酬酢殊純粹以精之量而默提夫健順動止五常百行之綱維一理總其全萬殊通其貫各正保合混然完備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動如飛龍健如老馬是謂體元用九乃見天則者也故易者天之心天道內陽而外陰心者人之易人道好善而惡惡純陽至健復自一陽萬善歸仁復于一善則復之時義大矣哉是則我生之初受之爲性我生之後還之于虛而藐然之成位並兩爲三與大造乾坤爭不朽事業立德立功立言以爲法而可傳者是則數十秊交易之餘資而于本然毫無虧損者也是故余之受此壓也壓之中原有此物也祇恐壓之中不能長保其有也是故當復其固有之物而別無所加損也其妙在易其竅

在心不貴于壓而貴于能復也作復壓記

木燭圖記

先君子素菴公年十歲時大父與許姻母氏際十二月二日爲大人誕辰外王父斗奎公以金紅木燭一對來贈上標題一聯云北斗文昌星六曜南方壽極放雙輝意固祝兩尊人眾家百季志不朽也大父輒位之家廟中與香火並存五十餘年至今未改夫今世之以燭爲人壽者多矣而未嘗以木爲之彼有見于夫火方燃不瞬息間而與電光螢影同其明滅則光亦何貴之有于是假鑽燧之步陽

藏傳燈之不熄垂之百季垂之億萬斯季雖古質闇寘而默有以會光明之致炎炎于無迹也且夫靈明一點輝映無涯兩間之光皆大陽之火則夫氣之厚者其光自流又何待于燧人氏夋中之得乎予觀佛氏經典謂釋迦牟尼頂放白毫光能照三千大千世界又憶紫道人曾與余譚黄白事曰玄牝曰靈台曰日烏月兎曰返照迴光所爲金神聚處蟬蛻吐彩二氏光明但從晴中模索若夫吾道之大明出地上府晳緝熙純陽湧旭是以大乙燃藜取喻于中天之秉照而非果有無事老人持照而映讀者蓋六經

罔予炳如日星義理文章洞若觀火而我生仁義禮智大虛本體更昭灼無量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可知仲尼以聲聞覺人爲萬古木鐸而以光顯照人殆爲萬古木燭矣歲丙子夏五余忽念先外王父之贈及余大父之藏而兩尊人發祥在焉乃命工摹燭而新之陳之筵室案中其聯字磨蝕將易以父乾母坤佛日道月之文而慮其不相稱也因思火之爲德象乎離明而離居第六卦火之爲氣極于巳午而巳居第六辰又且六子體德六陽完乾六府宜猷六經訓世六書作字六律審音六韜治兵六花

布陣南斗六星煥于午宮文昌六曜拱于斗柄爰從性命兩家各拈精微六字取左燭一柄揭出噓呵呬吸吹呼六字而題之曰談結聯心彩左道也取右燭一柄揭出唵嘛呢叭嘧吽六字而題之曰光開佛頂花右禪也于是合而締之氤氳凝結搆成丈人一尊額之以太乙藜三書中吾道也此蓋神而明之恍惚貫絡瑞藹奇葩烟飛寶篆而五色大光明字字于無中生有借二氏之祥燈輸太一之丙炬以供大聖人案前之照且因以綿兩尊人之壽極于無疆隨地隨時照燿爛若任鎔豈與電光螢影同其明滅者

哉茲故為之圖而記之時乃八月既望之日

孖祝融望日亭記

日陽丹也可望而不可仰者也然日無人不可望無時不可望無地不可望而必望于祝融之亭何耶蓋人之望之郎焉益烈而祝融之望則倘焉益親譬若煉丹者火龍疾馳金烏翁躍發于大淵之底而騰達崑崙之巔非賴祝融丈人文經武緯莫為之煅煉而融洽焉是故周易之畫卦也由下而至上其布圖也前順而後逆純乾之學取坎塡離純陽之丹以水濟火其入地之明則揃精之象其出地之晉則聚頂之花而先天一點眞一之炁眞陽之精莫有眞于此者魏伯陽作參同而符契周易然則周易者其果鍊丹之書乎雖然大造百千億萬載不知幾返幾還而擅此力量大陽百千億萬載不知幾抽幾添而克此精華當日之乘于大父母不過一凡質又不知幾時長此聖胎雁光圓熒腄瞰曨曨造物者乃倘為不壞然則造物無此鍵翮吻神則亦混沌死而已矣故知元始之為此也以清虛一大為壇爐以天海為神室以翕聚星月為藥物以鑽燧為行火以潮汐為火候以一日一周過一度者為刻漏火

符以雲行雨施霞爍霧掩為薰蒸以暘谷蒙汜為沐浴以黃道正線十有二會者為交感之官以子半午中為初弦之炁以晦蝕陰霾為生殺以晝夜百刻歲三百六十辰為銖爻以無聲無臭為規中以太白辰星為乳養以大和元氣為丹砂以太極為眞土以二五為眞鉛眞汞一粒黍米萬派靈光煉自鴻濛迄于今日所云淨躶躶赤灑灑蓮以不知不覺金火爛鎔結此一顆無極大丹而飛蕩于中天無極世界也于是祝融君聚然喜曰今而後吾庶幾無為而治矣是日昧爽同上封映禪師與肯君柯亭俱至亭上肯君知黃白者也性宗命蔕有如此日然則望日也蓋望道也望道而未見之喜望日而見之也天地圓球百萬里而祝融始見眞日我生三十餘年今始見祝融之眞日云授筆記之為乙亥六月之初伏日

雲隱菴記

菴曷為以雲名志無定也雲何故而曰隱言有止也雲隱何以不名人而名菴蓋雲不隱則無所止有其止則有其地也鏡智上人原避屯于此結茅而菴之辰我婿翁胡羅翁為金沙主人命之此名是殆欲以客形而寓諸無形者

云欧菴地不盈廣室不踰仞古木參天綠陰漏地而所爲雲者從幽谷俯塢中蕩漾起滅自行自止無所根蒂于天地而御似與人爲唱和者故知漆園之書富春之釣傅巖之版南陽之津皆若以雲爲之而人莫之與焉登斯菴也咸有爽氣睇睇白雲往復之極致矣余思我翁當年懷才抱璞方將步武蕭曹如雲之舒卷于大虛上蟠下際暢而爲甘風蒸而爲霖雨雖出岫無心而飄然莫測其所由宛適大耋年倦勤既稱壽考思欲娛介溪之酒放五柳之啁鳥啼花落石瀨泉鳴無不足以暢其胸次之曠達而其志則欲瀟然白雲遠引于泰岱嵩喬之首以俯視夫勞勞不足數之人是故托菴爲逃雖閒經屈膝悟佛拈花而俱渺涵也此雲隱所以不名人而名菴之意也余向聞諸釋之教曰色曰空意者雲爲色耶而雲隱爲空耶雲爲即是雲隱爲不離耶吾俱不得而知以余觀之赤烈在鎔疑光而紫蓉者爲夏雲擁宜攜白皚然儲寒而堆累者爲冬雲長天織彩淑氣排空而牖有雲如潤如膏蒸蒸嶺表爲渡江黑朔斗而雨有雲海門燦爛紅彩灼天東者爲晨之雲如緣如烟挽明星而經銀漢者爲暮之雲雲倏忽變幻

今雲隱矣而陰陽窟宅揣揣嘘氣而必有所從來而所從往者吾固揣隱者之意時靜時動時晦時明殆屹然于塵埃之中而迥然于風塵之表所爲福與慧二者須從無定中定之而后不出不入可出可入而無非定者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雲不定所止而有止必定則可以見雲隱之菴爲上人出入之地而吾翁得止之所也當時爲菴記者不乏人往往借佛經稱說極意摹肖余不欲勦襲附會其言即詮雲隱字義以强爲解語者云

大山精舍記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欲植萬古之天心于三畫因重之內極萬古運令之升降人心之爻險畫磨盪于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德吉則雖凶亦吉故明夷不失爲箕子德凶則雖吉亦凶故比合猶不免于匪人要知陰陽大分即善惡關頭學易者先立體于陽明而致用于剛果信則決之已疑乃稽之神若徒謂抱筮問易所應如響不度己德專事鬼謀安知莽操當日不筮得飛龍大人之詞而天地神明欲甚其篡逆之罪乎昔鐵山人爲予言督宿一牧豎家爲誦筮得革之九五山人曰爾何人斯而獲此占耶須慎防

卒畜越三日一犢傷于虎此其明驗也是故問易者不在
焚香捧策須量德而玩其占學易者不在窮求理數宜未
靜以觀其象而洗心藏密之頃又若天地常為式臨聖賢
常為衣幸使其時々對越念々恐依而誠敬之心悚然以
起此則吾精舍之所由作也顧余巖居寡陋有道弗親先
大人素菴公恒有志于易嘗于宅左築蘭易艸堂繪五聖
像于其中居則手一編特加玩索動則捧筮以問之渭乎
默契蓋已有秋然不幸而天弗假之年遂有志而未逮焉
愚不肖苟生三十有六矣因于家計道于稅差拮据逡巡

迄無寧日每當靜坐輾轉之餘回思乎策未嘗不潸然泣
下思得偶有餘閒輒或力起而擴充之是亦半生之幸也
此其衷實有大不得已者存焉何也一則艸堂圮廢筮艸
僅存而先聖儀光俾貯之私室褻嫚之中誠有未妥不得
已而伐石于山鳩工模繡而焚香諦觀覺當日馬龜麟鳳
之神奇始從今朝降下崇而極之尊聖爺也一則先人
事未畢而年已終々天之恨歸之誰人之身不得已而極
為措置稍有微力何惜金錢承先志也至于在家誦讀外
誘多紛主一之功斷乎未得今精舍成得從師友之后導
就一席以從事于濂洛關閩諸君子之學而上窺夫先后
中天數大聖人之心庶幾朝夕砥礪勉自新也若夫后進
蒙童習染成性聖功之未養端由家塾之不嚴令々之肄
業山中日聞師友日見聖賢所接者清風明月鳥語花香
而已精舍之作俾之觀感而起勵后學也夫斯文之未喪
幸乎天々行之不息存乎道々緒之傳如日月行中天乃
至春秋戰國而后歷漢唐千餘載舉在暗中摸索矣向非
我湖南一人不由師說默及道體而長夜冥々不至今日
且然哉是故仲尼之道壞于老釋得湖南而遠紹之于是

而程焉而張焉以大成于朱子之一身而奄有此一線之
統是道之一幸也朱子之道又復壞于有明之異學陽隸
冠裳陰持異鉢釋老彰而顯明儒則隱而微蔚至今日亦
既數過而時考山林艸澤之間生者固不必盡湖南人而
湖南亦遂無其人以遙續道州之燈而紹考亭之正系
者哉惟是當代眞儒碩彥或有不屑教誨而主我壇舍者
殆亦陰陽消長天心世道之一大機會也則雖謂聖人之
易為今日作焉可矣第此事未敢輕議偶因創建之說而
並及之

溆江觀龍舟記

丁卯夏五之朔蒲酒盈樽新榴吐燄閒江上桃鼓絲肉與滿箸雜響余與二三共人索飲于江干酒酣望而爲龍舟之前放也第見都人士從廻灘石渚而下飛凫躍馬破浪衝烟縱橫來往爭先鬪捷中流之水皆濆薄半雲中有若星揚而霧迷噫乎此亦民間之俗尚歟誰使奮烈若此哉當日汨羅沉沒直臣殞宛楚江駕舟涉水競渡而援之匪自今日始惟楚事止于楚胡盡天下之人皆于是月日相沿爲故事二費不妨官法不禁此可以見孔子於儺人不

辭獵較雖習俗相沿而轉移化道之意未嘗不寓焉吾因之有感矣吾觀夫離騷天問不世之文章愛國忠君無前之事業有氣節而後有文章有精誠而後有事業蓋習與性成蓄之自英齡成之于老壯斯其人果有一段奇瑰流輝毅然不可磨滅即無倏金鐫石紀而千古之雲水岩壑斷草荒烟靡非所謂過而化爲者况夫市子樵民騷人伎女形識無幾亦從猶舟歌舞間疾走狂呼凭弔其鬱抑而鼓盪其精神則是吾人何樂而不爲忠臣爲義士以垂芳奕禩而自甘貽臭以供千古之笑罵爲耶間嘗即吾郡邑中百里內外而錯仰之靖之山婁之水出將而入相者吾漵水之奇光也琮琤之谷大傅之宅明道體而達治用者吾長沙之嫡軌也神禹有石衡麓之圖篆如雲英皇有靈湘浦之音容似月一切迷離艸澤荒洲絕徑間蓋隱然聞九伎鳴韶六花響隊大傅之痛哭南軒之諷詠以上及虞夏之明德流風欸若幽光遂相拘絷而維之者是故一扶舟振楫鳴金摐鼓想而像之舉在吾意中目中稔知于古好事情好人以傳不專在乎流連景物寄一唱三嘆而已也

二樂編序

憂患者聖人輔至樂以行者也聖人無日不憂天下然其
洗心藏密必自洒然恬泰於中而後可以大公而順應禹
稷之憂孔顏之樂一而已矣天道雷霆風雨無非為春生
而故渾渾融融一呼一吸總以宣達中和之緒致原其初
自無端無始而來特撰貞球胚胎終古運動于一元無有
窮極之蔵而悠悠蕩蕩罔有終止之虞亦既日新而月盛
矣大清之健行非果有疾風之旋轉也坤貞之凝一非眞
有蒸極之實維也日月五星之疾徐躔次非必有大輪小

輪之迴宣也此何以故若是其闓而動若是其代而明無
他蓋其至樂之流行耳大虛樂境也終古樂歲也鳶飛魚
躍皆樂機也忠孝節義盡有生樂事也昔人有言毋令尋
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而未明示其所以然蓋萬物形形色
色皆歡欣鼓舞之生而生人之五性七情獨得純粹中和
之理仁義禮智其端統乎仁而喜怒哀樂未發之情其致
無非樂自有天地以來顯仁藏用敦化川流大瀰六合細
入無間特此生意熙熙鼓物天然者矣宣聖仲尼蓋渾然
一天也本體固從氣象窮際幾微方寸之中全是一部無

極大極蕴動靜光明之德而無聲無臭之載由暢于無行
不與之間其動也逝者如斯有行雲流水之機焉其靜也
安土敦仁得坤貞艮止之氣焉周流六虛脗然淵乎而黙
契為俯仰古今聚已然未然之故胥如川視而耳聞焉蓋
其樂也是其仁也無乎不仁斯無乎不樂也全體至誠毫
髮無虧脈絡一中條理萬當故其浩然一往特立東周之
末而六經治教井井有倫舉天時水土之用以盡大易之
至變至神總堯舜文武之道法合而為二百四十二季天
子之事紀綱權衡隨時盡善斯其樂也何有極歟縱曰厄

於陳蔡圍于匡桓沮于齊人女樂以至轍還周匝吾道無
往而非憂患吾心蓋無入而不自得焉是故樂在其中也
非樂貧也蔬食飲水之中行可際可無不可也所謂不改
其樂也亦何嘗樂貧也陋巷簞瓢之下夏時殷輅周冕韶
樂卓乎其有據也道與身一心與天俱日知天之命曰知
我其天且日用行舍藏惟我與爾而造化萬物豁然而一
體矣要在學聖人者於孔顏處尋出樂來則非春秋之孔
顏而性地之孔顏也于孔顏之樂處尋出事來則非蹇處
之樂而實行體驗之樂也援其緒而求其理得諸理而會

詣心游焉泳焉抑何形下之不可形上而下學之不可上達也哉序二樂鎬

燕日布定周曆三觀四運幾微格錄序

日者何天之日也燕日者何吾之燕居之日也人生三萬六千日而常得燕居乎丈夫四海爲家中國一體而莫不以燕觀之也三觀者何觀天觀人觀我也觀覽者未可以觀心而易爲能及幾微乎我自觀之也幾微而可以格定乎蓋晦明風雨之事顯而微屋漏爾室之間微而顯天無格而以日格之幾微無格而隨日以格之也蓋人身一小

天地矣我生之初心性情才所賦之仁義禮智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秉之天地者今日月之晦明山川之崩峙人皆見之而我七情之發露五官之交接而顧使隱之耶故春秋書日者謹日也書日有食之示災也大易扶陽而抑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爲善陰爲惡小善者日之華小惡者日之沫纖翳半點障全鏡之明微瑕一玼玷白圭之體況夫吾之心與中天之日同體而同運大陽之光寧容重陰之相蔽敷于此有人焉發沓自强掃積漸之陰靈盪周身之霏蝕剔除小沫收歛元華有欲必防有漸必杜愼之于始堅之于終以周易之理復天地之心以春秋之大書特書治吾心之亂臣賊子匪敢謂純乾之學日征茲入手亦曰此意行而爲陰之黨孤矣第爲日無沮而爲身有盡以有盡之身記無窮之日縱極光華亦躍亦第百秊而止果其剛陽自運一日一刷縱體離明以同乾健則一元之內吾得百歲之光華以照千古之暗昧而又何間也哉天道與日而俱新吾心維日而不足是則天之日也爲吾私之可也而吾之燕日也與天地鬼神公之可也

羣言節錄總序

蓋自鴻濛甫闢聖智踵生淵淵名理在造化默運于艸昧而率由於不知不識之民者奚啻億萬斯秊迨夫一畫肇端三畫推盪而六畫已爲多矣蒼頡之書文周之彖不既多而又多者乎惟是書契之作以代結繩而渾樸之天下一易而爲文明之天下造化之氣數生生不窮而後世之文法亦與爲生生不窮于是而文明之天下又一易而爲冗熾競艶之天下原其始爲踵事增華者多而裁成節宣者寡也吾夫子未刪詩書之先仍當日史氏風人之舊又

寧非今之二十一家與夫晉魏三唐風雲月露之汙牛充棟者乎如未經删定則中古之書雖白髮無以罄其奥而夫子適當其可删則從而删之何庸心乎哉夫天地之確然隤然者所恃有一理流行萬化通徹至若語言文字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今自中天以迄末季所謂一者固一而萃彷夫一者蓋不知其凡幾迨夫萃彷不已因而訓疏註疏不已角而爭訟以下至于星象坤輿醫相卜擇詩歌詞曲選纂丹黄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至于百千頃兆又不知其幾倍蓰無算其于我孔子删書削史本旨粃糠塗鴉

不重相乖謬者幾希豈非踵事增華者以萬萬計而裁成節宣者僅一孔子乎哉余自幼讀書窮日繙閲見其或相乖而或相仍輒欲以無言蘄天下于易簡使天下一主于六經四子爲治教而月盛日新波瀾叠覆未有已時現前若巳燦爛難堪繼起者方標榜未艾不大結夫羣言之劉裂無以見夫一理之純全是故余方欲以余之言正羣言之亂意存返樸而天下又抵以羣言視余則其勢又安能容然以與于當日本色也耶然余之言若使與羣言等則余固可以無言余無言而天下之既有言與方欲一言者又不能盡如余則是余之言亦終不可以巳也第其中苟有當于孔子無言之旨則相率于結繩巳矣苟無當于孔子而與羣言角也則亦同付之秦灰巳矣

性理節錄序

盈天下皆理也窮天下之理儒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合君師之治教而一之者儒而聖賢者也理不能無所附而藉氣以宣其機數不能無所束而因象以發其奥理也氣也象與數也而要之一本于冥漠之天天無言抑又何嘗指其若者爲理若者爲氣爲數而諄諄以示人哉上

世之民不知不識字畫未出而氣數淳古其時則渾漠一天迨夫一畫既開聰明漸起世道隆替相循而人僞滋甚先聖仲尼爲天道王法不得巳而有言代天而言之猶是渾漠之言也其教人也止于一仁其察易也約于太極至其語道曰吾一以貫之由博返約窮原遡流罔未嘗將性道文章門分而類別之也迨逮聖曾子躬親時雨闡聖經而列身心意知之目宗聖子思子接聖祖之傳作中庸而揭性道教之旨曁乎孟氏私淑以見知自任陳王道正人心因仁而配義因性而及情才因論心而有知言養氣之

說道學之統開而前此渾渙之天益以闡聖門一貫之旨於是乎詳矣厥後門戶各立聲影相關漢唐而下數百季刊論已自有宋周子濂溪闡示太極而以陰陽盛衰剛柔善惡發其端張子橫渠推原太虛而以氣化形生參兩神化形其秘二程正性之作根主靜而道五常康節經世之書以觀物而成四象于是先師朱子集濂洛之成接洙泗之統曰理曰氣則以形上形下者別之曰性曰質則以在天在人者言之一言陰陽則隨事成兩端至于繼善成性而亦分之一言體用則遇事皆二義至于仁義中正而尤

晰之頗其分合源流顯微鉅細之旨自學者觀之不無剖晰過深似乎有德性問學之辨而不知體段甚大其統緒甚密其條理固有不得不精者矣維時親炙者爲東萊南軒蔡氏父子各有其書繼起者爲陳傅眞魏臨川魯齋以下逮新會荆川陽明之弱北肩接踵排門立說而不虞其無兌狀架屋之多也夫不推廣之則不大不研極之則不精然大而益求其大則大而入于茫精而徒擇其精則精而迄至于晦是故參天兩地知化窮神不患乎不大而患乎其泛而罔際也立圖示象微顯闡幽不患乎不精而患乎其刻劃而滯于意象也譬若觀海潮然千萬里風濤滔天浴日初學之士其將以何者爲從入之門何者爲歸宿之路歟余自發成輒受其書而紬繹之終夜一燈掩卷嘆索遊吾氣息吾心俯而思仰而泳入乎此而不知出者益亦有季緣之以蔓衍而繁也誠有倫而有緒者也水之浩瀚而莫涯也誠有原而有委者也一得之愚不敢自昧是故即其廣大者而約求之以會其本即其精深者而明示之以昭其賾陰陽造化之妙必期顯切於身心日用飲食之微要使脗合乎天性數也象也先天後天同于易也理

也氣也形上形下歸于極也自天而人自人而天下學上達統于心也而綱維體段細微條目躍如在指掌間而不容秋毫之紊焉者則亦庶幾夫已然者而已若曰進溯洛而遡諸思孟因思孟以上契夫尼壇豈敢哉豈敢哉

道心直指序

楫陽子授道心一書合參同悟眞指玄入藥等篇而總挈之既竊窺黃老之要矣于是乃爲序其首以畧發學術之異同序曰天地間惟聖賢之可以學而至也若仙佛非吾之所知也然既有學之者則仙佛亦必可以學而至也皆

富貴科名更非吾之所知也易爲乎聖賢少而凡民多耶曰是自甘于凡民者耳凡民匪惟已不學聖賢并令學聖賢者而迂其不能學是以終不免于凡也雖然凡民胸中大皆無學欲學貴如王謝富如崇朱蔡猗等于斯願羨科名于鼎甲終其身殫思竭慮其勞更倍乎學聖賢者而學聖賢者于是亦從而迂之曰汝不能是誠不能也且夫科舉之學人人而爲之矣半生呫嗶學吻效顰與一當于有司而究之售于泮者什一售于鄉者佰一售于春官而對揚天子者千萬中一每見華髮盈盈棘垣外望明知此事

之不可倖獲矣獨是科名可爲既已數十年爲之而罔效聖學不能爲遂不一旦暮試之苟令試一爲之而其效且與科名等則從而語人曰我不能不猶諉咎于吾力不足也哉雖然朝廷之所賴有舉子者爲學聖賢耳乃習舉子者多未肯返求躬行而徒須聖賢之唇吻主聖學者雖不必衆彷形似而實全舉業之本眞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今竟同塗而殊歸難易覗乎躬覗虛實存乎趨向而門徑則一而已矣若夫仙佛之學則又不然其等級次第似提于制械而其道偭滑其體段抒循似精于性天而其功實

邇言可頓授而機不可驟棄事可漸陳而效不可速見鮮如捉筆弄墨一入場中儘此畢生百歲之身整整爾爾抵一篇文字而半語錯舛仰終身不復改易元關心訣正法眼藏備中秘密不容毫髮幾所謂天下莫能破者願余蚤歲自修嘐嘐不無狂肆誑皆將欲以舉子之唾餘效昌黎之原道幸不爲所訕笑比及年來喜得一二方外老宿提孝墻燈一呼吸間從屋漏隱微中另闢日星河嶽一小乾坤而削雲之尖吞餞之浪横竪天表覺與吾聖人之道絕不相類而有相謀殆隱而怪而後世有述焉者非歟雖然

盍知之者寡矣知之者無異童子之售于泮也知之而行之者又寡矣行之者無異諸生之售于鄉也行之而能得之者又寡矣至于得之則是舉進士對大廷而屹然鼎甲金殿傳臚矣但狀頭三載一中而此道尤不數數覯者耶豈非知之而尚未眞知之況能行之而得之也哉是故人人可聖賢而其機則由已也人頋不肯爲之人人可富貴名壽而其權由造物也人爲之亦若未嘗爲之人人可仙佛而其道則半由造物半由已也人未嘗爲之則何妨一爲之衎陽之爲此書直指其妙竅之所在以見一半之由

已稍捷于全不由己者也直指其功效之所在以見微驗之較捷于富貴名譽而貿難于爲聖賢也既指其妙竅功效以確見其心與天心離合處而下無顛倒順逆之數也學推道者株守一絳弟知堂堂之陣而不見偏鋒設伏之奇大道亦且波瀾無色一涉歷焉而所云洸洸汪汪滚滚者可以爽人神智而大發人追遥思矣然其說忧慘敦深終不以易吾易簡中庸之天下也

豐城鄭氏家譜序

國史與家乘有別乎曰有別國史示勸戒則美刺毋書家乘以孫子誌其祖父則畧刺而詳美也卿大夫家乘與士庶有別乎曰有別卿大夫有爵而多以顯庸見士庶無爵而獨誌隱德者也故夫爵與德皆天下尊而世每尚爵而乙德誥錫封謚特偶然事而德則世世不可無頋無論簪纓世胄與夫桑麻閭里以旁及于流術工賈之家其先世有一二孝友惇睦爲鄉之人嘖嘖不置者則比榮寵與九錫等而況乎自我之身以上推夫無極豈真無有金紫冠帶間出其間者耶夫以子孫而誌其先人亦不忘遠不過詳其源流宗派所自出且貿載夫生年卒月與祔葬之後

先塋道之封碣不使與灰塵枯槁同其貳臧而至于有爵無爵有德無德則子若孫固不得而重輕之惟據事直書因人立義則又欲掩之不可得者矣豐城鄭君某披撫清流情馳山水自西江來每歲必于試癸酉春出其家之譜而問序爲余猝然應之逡巡未克就逝之又久厥請益力曰我本支無甚顯者恐不足以辱吾子嗚呼是何言歟按譜鄭發源撫邑白虎窟始祖文林郎諱牆傳十世唐封靖安王諱某家井門某九世孫烈一傳二世標徬重遠間衆于鄉拾畬至今稱盛又傳數世孫存信教授衢州信卒配甯孺人不事繁縟崙以孝弟力田爲孫子計徙居烏數者凡十世爲今鄭君某所家其源流則亦遠矣今續譜者爲烏數之孫子而問序者則鄭君也鄭君以清流而乃念茲不忘則所爲萬殊一本之誼何人不可以自劾于先人吾見烏數一派凡爲士爲農爲商爲賈其中苟有特立自命者出而惇孝友姻睦之風賡詩書禮義之澤以上追撫邑宗派而接踵乎井門畬上之科目蟬聯爲爵爲德總以無忝爾所生而百十代宗親樂其生色决不與腐臭煨燼同厥貳臧又何國史家乘之異而卿大夫士庶之別也哉是

故余喜其悖本之誠而告之以悖倫傷行之誼如此。

送祝菲采赴秋闈序

科名者猶戲場中脚色也人各有本然脚色中行之士不可爲鄉愿猶生旦之不可以爲淨丑雖扮演各從師説惟風華盡致點染多姿是深于斯道者使之入脚輪流無所不可況夫吾儒讀書致用以垂兩爲三之身鄉得其售而爲孝廉會得其售而爲黄甲從此而大遇焉出以將入以相其不遇者以韋布終身至于爲志士爲仁人爲聖賢豪傑則惟恃其中之浩然不可磨滅者與爲終始何必科名

亦何必不科名哉顧余伏處草茅見閒枯寂鄙性又慵懶非獲從當代鉅公學變態描容法坐井而觀天未免有天小之嘆然間嘗流覽古今曠世酬酢三代上下惟吾獨往之一展卷間輒相視而笑見所爲麥駕風雲叱咤神鬼者若而人所爲氣骨稜嶒肝腸烈日者若而人所爲極深研幾窮理盡性發三才而行千聖者若而人所慕者非欲以琵琶琴心邀人歌采貫欲從青燈坎燄中親得五娘雙文之源頭而目仰我而在而後即安是故寤與處焉卧與遊焉聲音笑貌又恍惚不可得而何意于什伯今人中得祝

君菲采代古之人爲莊一現身而説面也祝君崇甚高與余相距千余里雖素以聲氣聞而未嘗一面歟好庚午春始識君于嵒麓精舍即其所有則天人象數經緯纖悉靡不備究而尤精于邵子之易邂逅周旋且莫逆于心矣夫士君子讀書應世必實有全體大用之具以爲天下先非徒侈余韶壯裘馬從震驚人耳目爲苟立誠居敬之學未明一旦投之以托孤寄命扶危定傾之事安所措之故夫家有向廷獻窮理以道其常達數以參其變含和養粹胚胎萬有使天道之盈虚消息人爲之悔吝吉凶皆有以洞

達其已然未然之故至于得之不得舉有元會運世流行其間稍間秋毫雖遯世焉弗恤此余所爲汲汲窮年抱終老林泉之憾而與祝子稱莫逆也頃夏五自郡城來顧余艸廬中藜羹艸具不以爲褻語及今秋闈大比余始記憶之祝子語余曰舉子業雖無足重輕然亦有不得不然者越數日辭余行仰觀翌軫之墟歲德在焉祝君殆貨科名而應運者耶有其具矣而身以行矣從此大而任台輔小而職牧伯俱未可知舉子業顧不重耶雖然世之掇巍科後魏紫朱輪綉服自少暨壯迨老輒曰吾之事盡于是也

今祝君之行豈如世之掇巍科侈莊潒者比耶其亦返思性天理數何如措施而黍兩乾坤之位將何消受耶將所謂凌駕風雲叱咤神鬼三代上下若而人若而事者殆恭月而可挪必世而后成耶祝君行矣倘憶山中有故人道可行連茹可拔使吾儕一得試于抱關擊柝否耶余得從祝君帷帳之後明發被校得逍虗齡與周禮焉余幸矣不然君與日歸來余半之于松竪鳴泉尚猶秉天根月窟之興以踐舊約也余又幸矣祝君爲古人現身自必以百年行盡之身明爲身謀而爲造物謀浩然豈往以曲盡夫本然脚色而可已

陳嶽放先生壽序

余少時讀書概慕作画夫画本天機原無師說者也然心境未甚豁然每遇風晨月夕一松一竹之可吾意者願而樂之每不能形諸筆方是時從文人墨客遊耶道及延陵放道人運筆有神搆思入致私心固識爲高人也恒欲從雲山邈近中拾醉墨數行春花秋水舉足爲幸而無如展轉數十年不可得周行在迴夢覡誌之自謂筆墨之游戲無緣矣歲丙子春偶以暇遊出郭始得造先生之廬而訪焉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七入其門則名芳野蕙爛其盈廷綠約鮮妍種種極自然之圖画登其堂則薰爐芬潔蒼翰淋漓四壁錦軸牙籤盡古道照人顏色先生幸揖余而進焉見其人則顏若皎童神如秋水年僅可五十以上人余不禁私心竊嘆曰是我十余年夢寐中人而今竟遇之塵俗耶既爾以入爰命酒而飲之片晷坐談遂以平昔之謳相許寬其所有覺大塊烟景逆旅文章一几席焉盡之偶逢深觸則凡爲之飛魚之躍寔物之變幻與夫一艸一木一花一夕之水一拳之石適以抒暢其苦極之通于是盡

出其所作觀之殆合與可先生花光長老爲一人者豈僅向之所謂運筆有神搆思入致焉已哉今夫画者化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千變萬態點染無痕以一幅大素之本質淡之以青黃彩之以紅紫活潑周流原非板滯而不動者故一歲四時十二月中晦明生瀬不瞬息而丹黃之蓋皆天地之意而出之以無心者也是故寫意者豈寫吾意中之所有以與天地相合不必拘定某是吳山某是越水當日造物之間有與否吾但出吾之似以肖天地之眞則天地亦自出其眞以證吾之似浩氣流行自爾不知

不覺與當時巨靈所鬪不謀而同此圖書契以來天然之
敷設在焉昔王耕鸞牡丹壁上蜂蝶萃至道子画殿內九
龍每將雨時烟霧蒙蓮其精神感召皆以至誠得神物非
徒以巧奪化工今先生含毫濡墨意匠經營忽然稱造物
手孫所謂任吾之真而直以天地人物爲似者語云天地
無心而成化而先生以無心画之八十年來青黃紅紫亦
皆自我爲之而非借于山水是則真能樂山樂水而深有
得于樂與壽之理者也特叨忘年忝卒爲壽幸恕班門之
一笑云

開上人六十壽序

開上人結菴邗橋山者四十載厥山怪石幽森巉巖陡側
獨開一洞天于雲海之杪而豹宅猿窠鬼物交錯非上人
洵不能居也凡遊人過客經于其地者無不股栗上人飄
煮茗燒笋無賢愚並加禮數其徒衆往來以百計咸有和
訪拼讓之致雍雍繩繩四十載如一日余高其風往而訪
焉者數四上人肅然起敬嚴翌氷淵皆出之天然而真切
道久之益無倦容凡起居動止間高潔綿密絕無一纖瑕
可指余閒諸方大老不鮮每多高自位置其術能下人者
亦未免流漸一偏上人則不然問以文字禪答曰不知問
以闡揚因果禮拜施放亦答亦不知又問向上巴鼻則曰
吾皆不知也吾第知喫茶喫飯而已矣昔百丈恒日升座
日喫茶日珍重日歇悲海禪師每日工夫不過饑來喫飯
困來睡耳然觀上人領衆作事律度森嚴語人曰事事停
當即是佛法念念潔淨即是佛心以不識不知處已以有
物有則遇世純是以身世之理範吾徒絕不言別有上乘
以徙駭人心志雖一塵不着而世味斬然余用是例地而
再拜曰是善用吾聖人之道而隱于佛者也喫茶喫飯乃

是中庸飲食之事而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百丈慧海教
之上人且身之不言禪而深于佛不屑文字而軏于道寂
上一乘孰有加于吾道之中庸者哉抑又言之吾儒尊聖
教而陰隷佛上人本佛徒而默歸儒嗚呼求之空門可以
爲仁矣求之士君子亦可以爲難矣茲因因其六袠之初
度而序及之

禱洞庭文

維庚午之中秋前三日廖生以心香一炷清醮一勺禱於洞庭之神而告之曰某聞之帝命飛廉驍錫與女嘘噫甏生呼喇大内遏瑕載兮休揭假吹嘘為鼓鼙鵬摶萬里之雲唯入重霄之渚又如神禹治水續導岷陽至於衡嶽過於九江蓄楚川之封禪便發楚之雲航商賈樂鴻毛之利英雄快甚予之芳類皆一葦自如三江極目纜繫在手對波托足霞引路兮扶搖風人帆兮神速人與水而相忘械招一之頻發若彼往來互異南北雖帆呼蕉而北望翔欲

南血食其禱稽拜相恭稍拂猶儆神固其難然而妙握撥權赫僥勝莽全遂為鄹平施各半或曉發而夕更或今施而明換疊送往以迎來可就懸而略綏醉岳陽兮醒長沙月洞庭兮朝湾漢飛鳥宿兮漁歌行夜漏停兮曉鐘斷唱客調兮傻游樂神工之泮漁胡乃金飈肅烈雪浪翻芒龍宮震伏鼓翌瞻藏發于子半盛于夕陽矜秋伊始滿月方圓為扁舟而遇敵沸萬頃如探湯夜渤噴而伏戎起寒陣森而鬼物翔神萬物兮父母曷令人乎徬徨今有遊子泥舟浪息覓第未解雕龍妄希折桂客夢在斗牛之鄉江畔值風雲之會讀宋玉之悲秋假屈子之問意將歸去兮賦無懷祇遨遊兮戲三昧想試典之既邈或朔風之可制胡調息乎未然逕廚濤而扉際洞賓三醉兮徒沉鬱于酩酊范蠡一裝兮竟僩留于涸地嗟乎余之來也始發漢江以歷瀟湘欲假雲夢至于武昌秋山冉冉秋水湯湯洞庭止我舟泊其陽維風漫路逢神之怒藻雪霏霜畏神之狂慘烈横秋神忽而啾烟爛翻絮神忽而戲或怒或狂莫得其詳或啾或戲容解其趣得毋撓余妄圖富貴闕期已畢神怒可息胡乃云云日夜一日往愬于神神日不必以待來

朝且永今夕鳴呼匪德獲咎余固靡緣羣舟偶語豈置漠然愚言如此神在穹元倘蒙佑啓解愠歡騰其或賣德神度如天于豫有靈庶鑒茲言

啓關夫子文

伏以大義炳金烏一氣奮揮戈之武精忠摇玉鳳千秋仰秉燭之光駕祥鑾而破霧神道為觀豫瑀虎以朝垣帝心簡在欽惟 關聖夫子陛下浩氣凝虹丹衷貫日青龍演動捲收漢水荊山赤兎飛騰瞬息曹營蜀寨厝智广文宣之聖生平志在春秋英韜鍾武曲之精頃刻刀分漢賊華

夏咸名之振在昔云昭玉泉顯聖之靈于今爲烈蕃當日
三國鼎峙股肱漢室猶然兄弟臣寮至今朝九天閶闔焚
理清宮赫矣明威上載惟是照臨下土誰非悄幸鈞衡要
之提按斯人卜可思議功德灝顯學未能宣窺有志花朝
月夜擬從性地得良師屏濁隱微每聞虛空思帝力擧威
靈於三尺窮人神若譚家禪感文武之同原敬夫子如欽
孔子爰是林開七次幾味鹿宴之無期然而天分偶虧毋
怪鵬程之遠阻叅斗頭鹽背登輝勞哉向暝雪囊螢抵自
苦日倚微躬之有幸當歲月之再逢行誼獨御於風塵志

自孤行于天地鼎鍾有命縱執鞭以何爲學債未酬亦慚
努之所恥茲歲當丁卯時近秋闈玉兎逢升文星喜聚慨
聯香兮秀苗渺一折以何難思芊艸兮芳非聽三章而恐
失幸於　聖壽無疆之月敬點光明有慶之燈祇向金庭
用伸悃幅琉璃煥發轉燈蕊以作蔾華瑞腦奇氛借香車
而開雲路伏願神功普照聖德高超人當月夜疾垂丹桂
之枝帝在微垣少携青雲之步與魁星而並轡五色光中
現絲袍先大乙以分輝中秋露下勝黃榜鷄窓燈火爰不
負此苦衷鳳啄梧桐庶早酬茲願力顧無任激切之至謹啓

誄族人喜甫樂甫文

族人喜甫樂甫母兄弟也黃公生登儒仕佑一定公生登
正儒佑無子猶登正一子猶甫登仕二子即喜樂兄弟甫
溫僻失怙恃登仕公鞠之猶已子而二人亦父視登仕公
會甲寅喪亂族人竄遯方者衆衆莫守望適巳未　大兵
底定登仕公携二子歸里先君喜甚佃之田居之廬舍越
數歲登仕公夫婦喪二人并以考妣禮嗣是兄弟相依朝
暮間出作入息粗衣糲食而視護垣墉灌竹植木如巳有
迺歲荒雖甚饑渴及盛暑降寒而耕鋤不輟由是數年間

頗稱饒裕喜甫旋念宗祀賴乎有室爰是勉爲措置其弟
樂甫娶黎氏或有謂之者曰子長而弟幼盍先諸然喜甫
終不聽其意盖卜嘗不欲徐圖之也但俱惑于邪說五六
載不肉食余每以正論導之不悛無何癸酉秋喜甫竟染
疾不起以某月日卒世没之先兩日自犯象戒外教之悞
人也因如此然其爲人勁直不欺人一言詔人有過雖貴
人長者直面摘之無些毫逢迎世味錢穀事寧自歉不屑
屑計人厚薄貴或庶幾焉没之日弟樂甫哀毀踰常竟
如士大家桀祭殆又過之至踰年猶號慟若初喪時余恒

兄其兄弟友恭克敦古大倫誼至炎灑切以是而尤重樂
甫爲樂甫性頗粗未知圓轉處世任其氣習故多然而眞
孝無妖八語得之兄教者尤多苟其兄而在桔然兩大古
之民又胡爲兄歿未一年丁乙亥七月二十三日亦遽以
病終也嗚呼是豈但大古者哉余思此兄弟兩樸以未嘗
學問之人而孝弟力田祇浮任質跡其行事宜弗應天譴
之加速而相繼而沒令爲善者皆有退悔不前之感此何
故耶二人生平出入外道嘆茶持齋爲有識者所不取
豈彼倉將謂見善而徵不共旨以見持齋立異之果無益

歟不然而胡爲爾爾也蓋樂甫沒而黎氏有身余慮其所
遺多散失輒確察虛寔交從兄弼甫守護之將謂善人有
後行且昌熾未閱月果舉男生又不育于是乎幾希之脉
斬矣嗚呼持齋者之惡遂至此極歟或曰持齋必持戒豈
樂甫不知戒歟若然則世之所不持齋者又將何如豈佛
菩薩以齋戒兩事全責之大古之民于聰明者無涉歟毋
見沈湎困果多視背月若仇讐而動履康泰後裔猶日前
無慮何說歟况乎我二人孝弟力田克葢其叔若兄似亦
不讀書而知戒者也余不能爲汝二人問於天乃倩夜問

之吾心爲之涕泗沾襟徒傷大古者之不容於今耳哀哉

禱瘳老母病文

頃癸酉夏五廿日老母偶感炎暑成恙巫醫備診彌月未
瘳余小子膽落腸枯呼搶無地素以未嘗事佛誼古七月
六日修齋持齋師即以是日昭告於維皇上帝暨諸佛菩
薩之前曰天高地厚爲品物流形之父母也而父生母育
實則我之天地覆冒無知恥類罪逆彌天帝弗降之顯罰
錫延及天親癸亥奪我怙于中又喪我祖母所恃生有所
依不即塵土者幸有老母在焉曾喪事甫踰年茲老母又

幸爾遘疾天乎人乎是故顯失調養溫凊之罪而亦天之
譬惕愚昧者歟嘗憶星家者言母壽當七十有奇今僅六
十五耳顯算止六十則餘光尚二十有七顯生平亦不思
甚薄苟得優游華髮侍膝下終餘年足矣今日者使老母
果如星家者言而值此無恙爲其祖百神垂庇喜達勿藥
吾母子得終身然脫使老母而乃至于不可測也寧令孤
子之身性命不相守邈縱獲二十有七之餘光終痛楚之
日耳於是披忱瀝血仰籲元工願于二十有七年之內自
減一紀以增母一紀俾母年七十有七顯年獲四十有八

有我數齡以終人子大事今二十七年之痛楚易而為十有二歲之歡娛則我母子無論後此之聚散永短而此十二載中如享大椿氏八千歲春秋矣不然徒羨作百歲翁一宇宙間贅疣耳抵思生人無甚關係天亦焉用此代為而茲之披肝瀝血是則念之不容已切思者〻元默一理可通若或矜憫此志曲為損益具見造物之至誠爲感而俯成天性之愛也上天無臭不可得聞佛若鑒茲是爲佛天評輪

祭俘翁古文

嗚呼天地生物之不齊也毋歸于榮枯永短之數具造覲者自知之能通變夫造物以客寓夫浮游不與艸木同厭腐朽聚吾體散亦吾體斯固一成生齊性命者之一大關鍵也夫天地之數可以攝衆人而不可以拘有德茲既命爲什伯庸衆之材舉終生事業一皆安于義理而不自見其豐歉之形然後謂之達觀然後謂之聚散皆吾體余于喬翁程先生之殁而不禁重有慨焉翁素履醇謹與世無競富貴秋雲漸然有以自得跡其行事殆恂〻長者風語所稱旻道不變貧者非歟顧半生空之古大人往〻有之治夫中晚所履豐厚而齊壽期頤或厄之境者未嘗不假之年而先生未及杖國促赴玉樓何天之待翁若是其薄而數之束君子若是其窮耶乞若茲則人宜爲惡而不必爲善爲小人而不用爲君子者福善禍淫之說付之子虛然余正謂其所爲云〻者是固天之所以厚翁而數之所以不能束君子者耳公生來穎異博極羣書登蔵黃聲藝林維之飄然屣舉子業躬耕自食其視世間碌〻者不啻若何等故其疏落布素欲然如固有而其中有變爍萬夫不可奪者此何如品地也翁與余比屋相望語言色咲訥

訥然如不出諸口然三尺童子未嘗輕褻春風榔架中有臨淵履薄意毋與余商確古今必以道德性命之旨相規告而不及于風雲月露此何如見解也松竹為君產業不事一經訓子三徑就荒深謀遠慮恒以田薗爲孫子虞備所云世人貽以危而獨貽以安者耶此何如貽謀也翁疾漸之日余實未知未獲敢手足爲公考終問旬日前遽將家政井〻條理不遺餘憾以及身后生敎大事了然于懷此何如歸全也語云丈夫事業至蓋棺始定以翁之品繫翁之德不求名而名在閭里不求利而利及後人不求長

年而長年在千古是拘于數而不爲數所拘翁之達觀皆出尋常萬萬矣今日者嗣續盈庭女子共室百季之計入貲何曼從此驂白雲入蒼茫與赤城芙蓉主人相遇于疑始之處莫逆于心相與爲文偕視一切皆談笑自如而又何戚焉已嗚呼尚饗

祭曾中玉先生文

維皇清康熙戊寅之歲前大呂之月爲吾中玉先生歸窆之辰道路騰說始則駭之未有以信也數下曉生廖某與借披是實輒親訴有發哭潤之誼已而走使訊之則觀達

慕門矣遂延數閱月至孟冬某日乃獲以生芻絮酒奠于其靈而告之曰嗚呼先生于余小子視鄉之人爲最深也鄉之人靡不樂友先生顧先生亦和光同塵藹藹可親近而謂之獨深于余者何也蓋生平氣槩軒敞高視濶步不沾沾一經自域故其發爲文章凡輿節所至每屬天根月窟之思一伸紙間雨驟風發列晉魏六朝爲犄角只自成其所謂一家者乃至北走燕臺東泛越海懷刺結納欲盡交天下士而簡端序言相與月旦而泉品者皆一時天祿石渠之英然則余與鄉人聚不敢稱先生友而竊自許爲最深者則以爲人之友之而余吾獨能師之也云爾世之人莫不好名而鮮實甲辭圻節求盡其技追得其技以爲某也不過吾友余與先生是大不然間嘗披椰舫懷新諸卷之文而讀之得其曠達以舒吾意得其淸爽以暢吾懷得其警策雋永處以觸吾思得其充實而高渾者以厚吾氣一字可師則拾碎金一篇可師則獲全錦獨其間記序論說諸什多拾寓言方外緇徐接之問學大旨不無孔老變出之思是故余不揣旦耳井蛙之見以與論海若之用映也先生嘗謂余曰若誠若然以莊生而擴斯我于海若

入海探寶瑤琨三棘驪龍赤蚌離奇光怪靡所不有而萬品雜還亦豈無歸宿處意將以知言行三者發明詮諦以醒愧夫天下之讀書者則知此書出針砭世儒一歸實際意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將在此不在彼耶余時敬識之不敢言壬申之歲余以祖母喪奉狀徵一言誌墓荷首肯之且曰節烈大文行以光吾集第吾母之行狀未成將與令太母之墓誌同屬艸耳夫大夫人以賢淑著聞與先祖母節槩同志郡邑乘其行亞著其史冊垂書則其爲文而傳世也宜並垂余故金玉斯言以爲仁人至性之語乃

既三閱歲不果五越歲又不果或者謂先生平日應酬佛紙萬言立就胡獨艱于子得毋以并蚪之說惧耶余嘆曰無有是歟余求先生文非若世之泛泛稱文者比而祖母誌銘頌闡綱常大義又非如記序論說涉獵遊戲者可矜然應之是益重其事故難其文倘謂以十年前一語偶觸而總總焉靳我一文是猶以世俗形骸相芥帶豈所以爲先生與余所以歸先生之意乎哉噫噫吾楚數十年來自竟陵公安而下詞壇老宿鮮有勁絳今先生一出重建牙豎幟方與寧鄉陶中湘郭爭酬和于衡岳洞庭間且經兩

張太史暨維楊尤余諸鉅公稱道焉不置候氣者必謂翌軫之墟大有人在同輩擬議謂曹子矣胡爲乎屬望方殷興未盡而人先逝天耶人耶性晚年好遊將趣裝適兩粵乃未行之先一日而病病輒不起脫使行矣其若之何然則天之巧于忌才而明于禍善也孰謂非天實爲之耶余祖母之墓宿艸矣而壽堂老夫人之行狀謂可荒焉否耶椰艸諸集既行世矣而名山之書所云針砭世儒者今脫稿焉否耶友朋族戚顧相與置之而世兄亭亭稱象賢尚在弱冠謂其能置焉否耶若猶未也則是先生必未肯向今日之棄之而今竟棄之何說歟雖然先生之事在書周將並太白長吉校書于天上先生之慮在名又且借鍾袁陶郭齊名于湖湘至其實功實效積厚光流其中原有一段浩浩落落者秉授于生初歸全于今日殆必齊俯仰今古晝夜幽明而一視之矣其之所以師先生而知其心且知其心之存歿了然者益如此先是五月既望余歸自龍溪先生告以方有所之及問欲何之則遲疑未答益亦機之先動者也而是夕飲家岳園中極歡盡酣而罷酒酣耳熱所謂之事今猶夢寐然曾幾何時而鼠肝蟲臂之間乍

隔杳冥吾不知造物者所云無何有之鄉果在何在而臨風灑涕都付之嗟來桑戶已也尚饗

祭九十八翁曹祥宇文

嗚呼峻命之靡已兮宅魄精而互藏翕然永短之弗貳兮恃視履以考祥終貫立名而漸策兮籛鏗服氣以有常扁舟以放浪兮或斑彩而娛堂彼富與壽之兩難稱兮兼之者其誰也惟百年而一旦兮又何非夢幻之同歸也天既全賦我翁兮乃淵停而嶽立植累世之箕裘兮豎高曾之軌極翁之孫又見曾孫即見五世樂田園之豐腴兮等崇朱而方之

翁富有冊百頃享期甃而顔童兮則又鶚呂伏而能上之既昝耕
以課織兮又敦詩而說禮高喬木之陰濃兮賁桑麻之井
里躬藎瘁以章後人兮重申之以誡語湍生乎之綢繆兮
雖百季其猶未已歷三萬六千日之爲轅兮曰既孫而又
孫也葉蓬吾太祖之膝前兮雍二乎荀氏之庭也將視桑
田以爲海兮呼眘頑者爲孩胡倏厭玆浮蟒兮遽稅駕乎
蓬萊琴仙携手而嘲鼓兮何忘返于塵埃乃盛世久稱遐
老兮今古歸乎此求靈輀儵其將鶩兮僉欲歔而頳泚也
翁 笑而九京兮曰吾何恨乎此也其詔明世教思桼羅

殷感罔簪之盛德仰直道之儀型嗚呼霞飛兮閶闔白雲
掩兮玉京牛函谷兮將隱漁武陵兮避秦看院紗兮天上
送君子兮芙蓉城玆三獻兮方奠翁千季兮有靈尚饗

祭石天際文

歲戊寅夏五余以訊丹中湘門天際先生訃將束生芻而
奠之于其靈途爲素識者所沮且搖手附耳語曰此獲罪
於天下之人而無所禱者也雖答還五服衆未嘗一哭焉
不宜祭余雖姑首肯其說而未嘗遽爲止之及至辟三扣
下應竟不果也而迄雖然先生獲罪以法而致死以情五
服愁然路人作附耳態亦何視天下之人之太狹而置嫻
敗友朋之道之過疎歟爰刺丹中流望風設位而致一詞
曰嗚呼先生如今祭者爲何如人耶則前此十季間一會
於邵郵再會于黃鶴樓三會于漢陽朝宗門之廖子湘門
者是也方初會將先生輒大言矣其胸中不知視世界
人始何等極其睥睨古今之槩若謂豫讓荊軻聶政
皆其所奴隷而不足爲者識者體其狂言賈禍余謂不然
先生當丁卯邪閣之時倒
乘輿出西直門突然犯駕而見
天子陳湖南疾苦狀至無顧忌左右請裁之 上曰不可此無

罪者嗟乎使其有罪則死于此時爲義士矣然而
詔下無罪則凡罪之小者衆不足以死之也迨武昌義兵
之變先生輒見機投江左不爲賊染方是時疆埸靖難者
獨應副葉公一人得死所使其剪于賜賊效常山正學者
流則死于此時爲忠魂矣然而臨大故克明大義稾然告
無罪于天下則凡罪之稍大不及役一家死罪三人者當
不足以死之也今家居且已十季矣因宜其遁跡丘墟以
終餘年負白雲深處猶惟恐其不深而顧乃死于白骨場

中首領不全使鄉之人以及四方之相識竟皇然跼蹐觽
首相誡而不敢罥一香焚一楮爲化者考終豈先生眞有
大叛逆大不敬與夫殺人放火嘯聚綠林之事乎哉余山
中人安知其所以致此者從臆度而懸揣之必其家居之
日仍炎炎如故也必其仍炎炎如故而塵視一切世界人
也且必塵視一切猶有一豫讓者焦萌蓋之見橫亘于胸
中而其禍則胎于此也當日西直門之舉
天子曰無罪上官曰無罪有司必曰無罪矣今胡以家居之日
曾家口無赦有司曰無赦因而胡延亦曰無赦朦朧射影

構成巨獄無他必以狂言之故余然後乃知狂言者爲今
世之大罪人矣雖　天語煌煌載在令甲于此見有司示
人以慎言之戒謂如石某者大言炎炎縱有
朝廷之明詔于前爲執法所不宥而多言之罪實浮于殺人
者也且以見有司之法爲眞可畏多言且大辟則凡果正
殺人謀叛樂人而取不義者不知更服何等刑也然則先
生之死眞爲湖南半壁百萬生靈之師矣昔瀰正平抱屈
鸚鵡近世有李卓翁放廢江黃皆狂肆無忌暨先生而三
之豈吾楚有一接與首唱而世世不乏狂者耶湖上笠翁

祭志翁范觀公設文文山一位爲陪饗余欲彷而爲之將
招瀰李二子之魂共先生酬酢而惜乎其舟次褊窄不及
多設嘉賓以少盡主人之誼也意先生其必乘素車白馬
逍遥汨羅赤壁間與撃鼓之吏罵人之僧抵掌歡笑各叙
衷曲于道遥樹下矣請致二子一語曰廖生招魂一詞可
以不作也尚饗

公祭甯母楊大君文 甯公以岳州司馬曾攝邑篆茲己卯九月以訃聞闔邑公申之

嗚呼吾等胡始終不一望太夫人顏色耶擬而議之若景
星慶雲任九霄三際傾安得焚香頂禮倒頭百拜一登玄

母孔邇之頌乎哉丁卯歲我司馬大夫甯公卿
天子命來轄岳郡涖事甫未踰年上官以吾醴久罹凋敝將少
甦之請非經濟素嫺稱大賢能者不可請于　朝欲屈公
借寇數閱月議可之下車之日眞若見天人臨凡出蟲屢
巨靈手合公祖父母仙佛閻羅而並用之和風露瞭士觀
其光化雨舒徐民樂其潤又絕然不以聲色能使黠胥奸
徒始凜然知王法之可畏而庸夫孺子曉然謂禮讓之不
敢不遵此眞正非大賢無其作用非以大吏攝有司者鮮
克有此神明苟役假歲月潛孚而默化之不惟有恥而亦

且恪乃公以歲暮循篆夏五輒還任所攜惟聽背奚囊所隨惟老蒼僮僕數輩問大夫之家安在乎曰岳彩問大封翁尚作焉否曰已赴玉樓問大夫人尚無恙耶曰公所奉惟其教耳審爾則是太夫人之以高節稱未亡人者不知幾何載而其以慈母兼嚴父訓誨孝子慈孫由大賢而作大吏者不知幾何人淺仁厚澤沛洋溢于南楚而波涓滴于彈丸彈澤間固無非太夫人和熊畫荻之所致也無何是歲秋九月遽以訃聞頓使湖光嶽翠黯然而無光邑之中無論枝袋竹馬樵子牧豎有不悲泣而泳者誰乎不

易喜而悲者誰乎有不問屈子之天而悼湘君之謠者誰乎然終不得一望顏色而焚香頂祝倒頭百拜一申父母孔邇之頌豈非吾輩終生之大憾乎哉雖然今我公官中憲奉誥勅榮親色養祿養顯揚備至眞稱大孝子況身既富而壽庭前蘭桂又昌而熾一品之命四代之封已在指顧間矣所親者我公歸讀禮三年與三年後建牙張蘇轉升此邦節鉞而列公子公孫或後或先分授郡邑俾我子孫黎民世沐醇酥以常誌太夫人之德于不衰是則某等之所爲轉詠爲歌易悲而喜不禁西向而爲之一加額者

也爰彷齊騷而作之歌〻曰疾風捲兮滃濛霞山蘭蕙兮江蘺花珮環高振兮青鸞車氷腸冷兮戰兒子洞庭之埜兮逐萊家月爲其國兮玉爲其衙人居極樂兮天無涯寒空雨兮涉伽華歌已知太夫人一笑與瑤皇聖母左右顧謂吾子數月之教化且應作如是觀耳尚饗

祭當大母

嗚呼大母其別不久視人間世耶某壬申遭祖母之喪至今星霜八易每風雨晦明一流連往事淚輒潸〻哈〻下誠謂詢軀無以報者每思採摭近今閨閣中同德與先慈

節並傳者不及郡國乘或以佐列女稗官而侯之將來採風者未爲不可無何逡巡而志未逮亦且耳而目之似無有焉〻一二其人者意惟大母蓋幾〻近之云自對夫封髮而後誓稱未亡人御鉛華茹荼蘗內外斬然歷數十季如一日其節同妻祖鸞百公曠世軼才鬱一以諸生老乃獄願未終王楧促召大母慨然曰死易立孤難當日究〻之孤未有成立大母以一身重三世繼緒孫若子以日視其晉其志同一生拮据于家雖中潔盥篡滌卮捲任酒漿旨蓄蘋蘩爲苣督農桑而課問學以及壠繕而布豐穰而

帛折米而炊刈薪而火事〻措點門戸不貽地下人憂其
任事固吾祖母年以八十踐九原大母巳七十有九精神
强固聽聰寒盛若必雞鳴起灑見其兩眸炯〻有光謂必
有如于八旬者而今亦當半紀世則其壽同灝未締姻時
兩母相慕若饑渴迄于歸後或間歲一至余家歡好如夙
昔連床對語惟各剖其肝膈如瑶池古雪若彼此一印證
其次則教孫女習勞其痒以勤以儉而巳在他人居孀撫
孤日望其子之丹墀朱紱以光楣閭畢否則與其殊士合
則亦日前受用不盡頗大冊生我婦翁是季而婦翁性坦

爽不事生産終日悠〻效伯倫叔夜一流而大母旨任之
且不惟任之而又慰諭之曰安爾分毋羨人貴以故我婦
翁愈益恬然雖晨炊弗繼而談笑自若然其奉母孝君子
謂養身之不如養志母殆有以致之也雖然吾祖母以壽
終吾父先抱衰絰十年幾〻一綫者惟灝耳而大母今有
子子復有孫其半孫如灝者不甚齒子雖未大得志而生
得終養沒得終喪以視吾祖母之沒獨灝僅以一人衰毁
骨立于靈幃者其氣象爲何如耶且大母嘗謂灝曰吾日
望諸孫中有可繩祖武者灝以炳若讀書對則又囑曰其

爲大家鼓勵之云爾嗚呼以苦節例之則大母似稍遜其
歴年之久以福澤觀之則吾祖母眞不能如孫子之多天
之報施有德各有其盡善不易者猗歟大母其弗可及已
矣嗚呼尚饗

祭潘暉吉先生文

嗚呼世出世間有不從風漚灼火演〻滓〻中確然于性
命生死之故而稱丈夫者哉在吾儒原始要終謂知生死
而二氏欲出離之彼其出離之說究竟與知若將無同然
但認定主人以一二句勞切語了却有生公案以自成僻

脫亦似乎暫脫矣不知造物者吹萬不同揚糟啜醨于無
意鋪設間若設爲恢恑憰怪慮嘆變慹之層次以試人而
人自催之至于罹于其間雖珠圍翠繞彩輪而華轂者蚩
乎幸蓬頭垢面蓋棺之日抵付之途人一笑此又誰則詐
之非暫脫者是故達人知之夙興夜寐葆光含和自生來
永蒲三萬六千之日誰爲可了之日而身後千百億載之
事孰非當身之事無問窮也通也永與短也靡不以體受
歸全爲第一關鍵此其故求之近今之士近地之人皆苦
偶然不能下愍非我暉吉先生其孰能與于此哉先生勤

總領博極羣書蚤歲補弟子員蹞棘闈不第方將以明經
老蔵泉于桂蘭庭上作松菊主人僉謂先生可以不官矣
已而奉　命司鐸新化越數秊以太夫人憂歸里足不履
戶庭亡祓僉謂先生可以不再官矣不謂徵書重至而復
補辰郡之沅陵嗟乎一席天閎設以待今之賢者獨柰何
驥足未盡展而玉樓遽促召耶古之人大丘明復隱而仕
依舟彭澤仕而隱先生固兼之獨是所謂官者若彼而先
生春秋若此得毋尚思香山洛社秩可崇歟安期少君尚
迨亓歟否則爲目亡子孫一綢繆歟愚聞論者嘖嘖若是

殊不然之愚固有以知先生泯意見忘形骸不節而嶽不
丹而湖不計夫位之卑與地之僻升不以離合彭殤之數
纖介于中而乃爲之一撒脫也嗚呼龍歸西谷道德千秋
鶴駕遼陽家山一夢先生其遂止于斯耶先生其止于斯
果眞安然自足無復尊爵大年之想耶如或未肯安然則
先生猶未可以死也而今既安然無復顧矣則是今日者
正聖賢知死之秋與諸仙佛出離之候也淇與先生居咫
尺于丁巳戊午間稱忠雖交過此則仕隱地殊恨不常接
見然十年世兄伯碩範我馳驅者有年兄事伯碩無異師
事先生魂夢依稀而光風霽月亦皎皎然照人衣袂間迄
於今依型不再夫復何言抵此性命生死之故未及商訂
方欲排閶闔而問之曾子之死而後已是生來無可了之
日張子之死而不亡是沒后無可了之事吾儕之不了與
二氏之歸了其異同處耶竟何自今先生已洞見其本然
而包不能爲我一言耶生芻絮酒抵聽秋空一嗒然耳已
尚饗

祭祖母舅陳端揚文

嗚呼姻戚之道至今寖淵耳大凡綢繆之極一迄于身后

輒相視如行路人嗟乎何其薄歟古者生有慶喪有弔凶
吉有贈遺出入往來有通問皆昔先哲王以孝友睦婣教
天下而不忘所自之義焉余故于翁之歿不禁有欷歔而
太息者翁于余祖母唐孺人爲外家兄弟也余祖母無母
兄弟視舅氏子爲親而翁伯季獨當五服爲最戚云憶自
二十年來余始與鄉黨族里相酬酢吾祖母以孑然松栢
身戚戚然恒迄念陳氏族作本源想一切歲時伏臘餽
問音耗不絕如縷者恃翁一人翁或歲一至予家祖母則
潔脯游倦于蔬菜言者必躬事之懽獎也翁一生平易可

親故余得常〻近之每談及家事則曰勤儉爲本余固知
翁之貽謀克臧後裔之昌熾未艾也宜其克壽而康榮孫
大臺享積厚之報願乃年方花甲遽從赤松子遊俾將來
紫授黃物未得効于翁之于眼中嗟與蒼天胡然而然耶其
中途聞訃涕泗無從念我舅翁輒言我祖母余祖母先翁
逝翁撫柩大慟情倍于常所恃而周行維則故舅堪依者
惟翁而竟亦溘然逝耶其所謂歲時伏臘偎問音耗不絕
如縷者將繼此爲誰耶余祖母冰心大節陟降之垣其必
克恣天曹頂斷幹仙乾淨地以俟吾翁矣然耶否耶爰爲
歌以吊之歌曰兆華兮匪遐沉顏兮何杳縣赤紼兮詔方
嶠駕白鶴兮客西沼雲華爛兮陸離笙歌填兮繚繞予一
附兮輸前憶翁靈兮來渺尚饗

祭姨叔田方若文

嗚呼今表叔方翁其尚能聞其之一言耶凡事之無切肝
胆者其休戚不相關人之爾袝倫常者其死生無足係念
我背浮游數十載琴瑟族類之下不必皆有歲翁而其間
齡笑多寡之數萬有不齊不必盡爲之欷歔而太息是果
有親疎厚薄介于中耶要以其人其事所可維係于中情

者不過如是焉而止而試問有秉質莊重若翁和平樹
淵停雍〻肅〻者誰歟問有孝于親慈于幼睦于宗黨而
悖于鄉里戚婣人無間言者誰歟問有言不妄出行不妄
動處世不苟合而于五服三黨中獨見其愷切而周摯者
誰歟如其無之則其生抵爲骨血虛寄之軀而無與于存
沒之數余雖爲哀且悼之而未嘗不姑置之乃何以莊和
如翁慈孝如翁愷切周摯如翁而天竟促之年不與之期
黃封而衣老萊然則翁其遂安能快意而止於斯耶翁與
余爲祖黨兄弟先太母之兄季獨姊妹二人故舅氏婣親
先君獨與翁稱外兄翁外祖母陳孺人以孀居起家卻鉛
華肅內則撫兩女如孤然以故先太母視翁猶子先君視
翁于足念外祖母之有女一若父之有子戚黨之重天屬
之親無二視焉至乃相待若宗族相規戒若家人父子矣
欲令世〻子孫毋相間隔一如今日而後即安是豈世之
日親曰姨云者可同日語哉顧痛自先人沒後事之所恃
以周行者惟翁情之所由以聯屬者惟翁撫今思昔不禁
泣然涕下亦惟有翁在可以擇吾悲焉而今已矣白雲在
天黃壤地隔遼陽有鶴夢魂遇之將不爲之撫棺而大慟

也夫豈人情也耶但可舉以爲翁慰者年方花甲不爲不壽偉男五六不爲不多產業阡陌不爲不豐且裕獨其纏綿身後不無徘徊以去者則以高堂在堂斑斕酉恨幼郎在膝欲願未終翁之隱恭深思當九京囘首未肯瞑然一笑者此一二事耳雖然賦先伯季嶄然見成立將賦先之報祖母無異翁之報其母賦先等之成其弟無異翁之成其子矣其與賦先體先人媚睫之餘遺此以往倍加友愛將見之于姪祖母一如其于祖母而見之于賦先伯季一如先君之于翁而尚何憾焉翁其有靈谷將慰乎斯言匪徒以生芻絮酒與神來格也尚饗

祭族伯明甫文

嗚呼山林丘壑之間蔑不有瑰瑋塊磊之氣爲之模範而颺颭之或德甲里閈或齒冠鄉國其幽光蘊蓄豈足以勵頑懦而愧鄉士大夫孜厥行事歷歷指諸掌卒未嘗以潔清自好名此其人之黙繫于人心風俗者豈淺鮮哉若我伯臺明翁其眞可孜實而徵信者而獨恨夫未有以颺厲而生祝之也余家族類頗蕃衍散處壓肆畛陌中或隔百里咲數十里願以隱德而稱隱君子者不少槪見然既病于

俗態向往殷而披談寡又每每有之惟幸我翁相距里許獲以時親其君寓而聆其訓誨翁年既八十五嶽之頒登數十歲而翩三魏魏丈夫子稱克家肘弗就緒又諸孫亭亭數十自長而幼由孫及曾俱足繩祖武而其中更能以讀書爲樂事者余知翁之願而樂之不待言而某歲一至翁庭則又相看而爲翁樂之翁樂無極及見某之能樂其樂也翁樂愈無極時而秋空霽爽翁携孫行數步興猶發之前是作壯夫狀至或桑酒微酡嘯背狂吟賁嘯雲霄欲凌之若孟浩然踏雪若嵇林賴詠風拾穗耳而有之者至今皆在圖画中憶辛未湖南際圍丈之役人苦于法余亦難之翁慰曰荒池宜種魚荒山宜樹木決不以相負也天正欲策汝輩使勤儉矣苦爲某聽之良久悚然其說是老人學問是達者文章而惜乎其未有以副之也最可異者翁不過余家已三閱歲忽今九月來余喜甚翁戚然曰吾來止此耳不能復也則又周匝數十里遍族人而至之皆謂是辭某猶誕其說迨至歲臘聞赴乃知翁之決于俟命而優游以考厥終也茲年屆大耋端坐厥世月聆桂曲而一笑九京于生于死了無遺憾嗚呼爲上夫者曾有

是乎某日視老成凋鄉津傷厥懷絜酒生芻祇常儀耳一以代翁誌墓二以爲翁狀生三則奠翁之如生而來格來歆也尚饗

哀龐保文

嗚呼惜哉惟我龐保侍從弗離蓋有日矣乃倏爾攜豬兩月不起眞所云癰疽既潰而大命隨之耶今既死矣我何及哉雖然余與汝同季生我文將置汝爲伴讀而汝不能詩書將用汝爲健丁而汝不能鎗棒但朝夕隨余之形睛而共余之影何余之喜則喝〻而前逆余之怒則竊〻而

退侍余坐則授之尾從余騎則授之鞭余有酒其職在壺余有月其思在倚至乃負詩而不能伸紙携琴而不能展囊爐可背香不可焚硯可捧墨不可汁炎有淸風不令汝扇爾御重裼不須汝爐其餘飼鶴種魚雨花看竹汝事皆欲代吾而吾正不欲以勞汝以二十年左右几枕之人倏爾棄去正謂愛之而不能欲其生也嗚呼混沌之物豈知道壅垢粗率之性安能事兒神汝之生未曾共汝以琴書花竹之樂而今教汝以遊戲酒脫之方倘見余祖宗則汝跪白之勿隱余生平之過見余故舊則汝婉道之以酬

我威昔之殷見僧尼左道莫不以往生極樂相詔人生既死何不可樂者且其唸〻咾叫叭喇哪〻喃〻等險怪不成文語欲賺汝數貫冥錢汝無錢彼自不爲汝道也且泉府有瓜角有椒髮豆豎者則盛氣直罵曰我非別天山從者也何物妖魅敢前促將厥狀孱徐〻退輒止勿之較將詣夜郎臺前陰風慘惻爾人膽骨易生恐怖心然自斯文家去可不恐須匍伏直前爲予告曰家主申意大王天下王惡者鄉愿至無耶者孤窮望體上帝大德毋速人之死毋訐人之小過毋盲穿窬小人之僞慈悲爲今之光棍者

是也若是則汝雖亡猶我使也猶將命于冥〻寂寞之中而幸或不辱也汝嘗生前勇往之氣須今日解脫之方諒亦不負斯言而得優游乎泉下矣但不知問余夢中而復余命否耶嗚呼惜哉

哀辛兒文

歲丙子冬家夭一童曰卯兒卯兒生頑然如石塊嘗謂之曰此吾家混沌也余甚卿之先是乙亥秋卯亡其父從法以頑然石塊之童忽能號哭其父是不惟號哭而又披麻[illegible]踊至于終日不飲食而面深墨不踰季而卯亦竟死年

方九齡余始潸然悽愴于中殆不能忍益深痛其能致哀
于父而爲世之爲人子者之所不能及也越二年戊寅冬
家復夭一童曰辛兒辛兒非卯頭石北而其父從祿則亦
日思而箕者也故嘗謂丁爲犁牛而喜辛爲騂角及其死
也年亦九齡哭父哀之至于終日不飲食此理有固然者
耳雖然赤子無知獨能愉蓺經之大故舐犢有愛不能令
騂角之復生其中固有幸不幸而總以見余之德薄而已
矣辛兒生五歲輒能記誦四子孝經從家塾三載洒掃進
退周旋惟師命之從三時祭奠之間挺然于衆中贊禮讀

祝出詞吐氣朗朗有聲至或命之撿點籤軸如素所經歷
而楷書艸聖過眼即能辨識余謂有此一童必可以克異
日望宮牆之使嗚呼此余意中事耳而大聖人豈以其
綿質伶俐而遽收之爲巳有耶豈謂眞有教誨令與互鄉
闕黨者比耶顧余魂性頗清明晝夜如一辛兒死前數日
忽得惡夢一回牛頭藥叉執戟鎗與從祿交而鬭數合而
祿亦作兒臉獠牙狀一擊而勝之忽遽然覺自駭無因昨
爲怪事越五日而丁之乳女一婢死謂夢有因又五日而
辛兒不免嗚呼何其毒哉先是一婢之折辛兒哭之哀閱

數日病不起奄奄在牀又似哽咽不能成聲者至是辛兒
殤而其三歲之弟又且呼搶痛楚幾復成病友愛惻怛之
情皆出自天性之不容自已者是豈非主人之果德薄而
而能有以致之哉雖然天道固好善而惡惡而英華聰俊
之子天每忌之今混沌死不混沌亦死此不可解者一五
行家謂卯木剋丑土子剋其父（從法名丑保）故子父俱亡丁火
剋辛金父剋其子（從祿名丁保）故子獨夭然而混沌中又何五
行生剋之有所不可解者二夫混沌者吾養之稍可造就
者吾教之養之教之亦徒費吾精神財力汝于夢中作牛

頭藥叉與父相角不令人怒返令人哭且哭而至于慟抑
何其巧于騙人若此吾不知三生石上余及汝父曾與汝
有何因緣也是果可怒也而不可哭也而今乃必哭之至
于慟也所不可解者三

中元悼薦諸亡僕文

嗚呼天下之貴賤不同而生死一也夫人自有其生則自
爲堂簾上下之分以相綱維至于死而軒冕珠繡一歸于
塵土灰燼中而此塵土灰燼之日疇則甘之而疇則免之
歟顧莫重于人莫重于人而貴者尤莫重于人之貴而有

壽者爲匹夫者人々羨將相之尊然與其爲宰相而今日死毋寧不死而爲異日之匹夫是故以人道論則賤不如貴猶可期也以天道論則夭不如壽未可期也賤而夭者固不若貴而壽貴而夭者又何若賤而壽者哉是殊不然匹夫與宰相同一造化之生而無異生宰相之死與匹夫之死同一造化之死而無異死至于父母之生子謂明日生毋寧今日生蓋欲其生之速也子之于父母謂今年死安得延至于明年死蓋欲其死之遲也吁癡亦甚矣欲其速生一日則必將來速死一日欲其緩死一年安得當日緩生一年是知明日之死無異今日之死來歲之死無殊今歲之死百千萬歲之死總何別于今年今日之死于是時宰相匹夫雖加衡量今歲來歲今日來日將所來除大雄氏欲出離生死余竊謂旣歸造化安從出離則取而一視之其所見不嫌于器同耳余祖世僕從頗盛先君子方御世未及余身而死者過半一至于余之身而死者又半其間壽者壯者壯而夭者以及夭而殤者若明若暗或懦或强生有後先沒有緩急不有前日必有今日不有今日必有異日將謂賤也夭也不得不爾脫使貴而壽也其若

之何勞々天壤之間瞬則其之瞬則免之而獨汝等乎哉抵余哀悼不忘匪伊朝夕茲値佛設盂蘭勝會乃舖陳水陸芳筵凡及吾之身目見而躬臨者無論少長男女項刻同程悲然來思各衎侑食于是呼老蒼之名而招之老蒼者皆五十而上至于八九十者曰侯命曰聽命曰時福曰來華曰守志曰守存曰守材曰守幹曰多壽曰來明曰子章曰發曉曰敬池曰堪輔曰堪用曰堪佐等十有六名次呼少壯之名少壯自二十而上者曰近兒曰進保曰六保曰玉美曰閏保曰連保曰正保等共七名次又呼夭殤之名夭殤乃十歲以下者其無服者不與焉曰十保曰三保曰卵保曰辛保曰宗保共五名呼召旣齊奔赴必速矣嗚呼余以佛法薦汝則汝等未必遽能出離吾以天道訓汝則汝亦惟順受焉而已于是又重誡之辭曰汝等勤勞我家克忠厥事々無大小時無久暫但以毋忒乃心爲貴汝之主人未免役汝訓汝詈辱汝時或稍咎厥職則鞭撻汝汝毋謂汝主人徒役我詈我鞭撻我而又不能奮勵自强振起在位以顯揚我輩但使我輩雖有發光力量亦埋沒于晴烟凍雨間又且朝斯夕斯不克了我終生性命之事

是我不能爲主人解者嗟乎汝之埋沒我自知之我之埋沒汝獨不知之耶我與汝之埋沒亦我汝知之豈眞不能脅然者比耶是亦命爲而已矣雖然當是時汝縱貴爲卿相八宰六轄滿座金貂今日之事所不免也汝縱壽如彭祖八章四皓七返九還今日之事亦所不免返思汝之生前金紫蒼衣佈素老耆幼丁渾渾噩噩無愧于主人又即無愧于天下之人其視世之青紫朱丹猥人而取不義者誰欺而誰憐耶汝之生前若會青紫朱丹一有猥人而取不義之事至于今日決不能係我感傷汚我筆舌則又何

去而何從耶言及此亦可以大慰汝等之心亦可以大快吾心矣計自今以往汝既聞說此法但順受于冥冥長夜之中余祖先靈光爽爽左右驂乘旦夕授命脫或不恭幽中譴罰余不能代爲汝覔者其次則助汝徒侶長汝子孫以振拔汝生前不盡之英爲后來餘地可也余作事偶有不及汝其贊我于不知不覺中長我精神健我筋力庶幾汝幽明一忠于所事可也家中大小惟汝護之地方凶吉惟汝明之大爲忠臣小爲義士生而正直沒即明神愼勿效魑魅魍魎之狀飛幻作厲上干天誅下觸人怒可也然汝雖死而汝之徒侶子孫皆爲我佐有我在而汝等尚可以不朽也

西山菴鍾文

蓋聞菩提山不見見見相成空妙法以無聞聞聲即悟彼如來之顯眞具普圓覺以光明惟師利之偈拐撥假音聞而超脫茲者西山有菴僻在幽谷像惟大士僧乃無懷非發海中之鳴莫壯獅王之吼宣揚寶梵放之若號大慈悲振響空山聞之者獨余小子但既提撕醒潰宵從冷地備洪鐘繼觸諸聽顯象各向靜中聆木鐸爰資涓滴用襄

恒沙若諸有情共勸厥事謹意

戲弔姬人文 有引

陳君卓爾以嬰錄老人精風水千里奚囊自指南而外惟吸烟銅管一枚自日之曰吾愛姬也常詡助酒興歌每至中心如醉忽難作馬兒山川分首余窺其婉惜之意戲爲弔之且哀且笑

蓋聞瓊英價重抵消金谷之魂翠黛綠鬟徒恨玉鈎之慘抱青青之風韵逑士迷心憶小小之風華爽儒助氣獨憐洧棠之睡安期連理之分茲有陳君愛姬名某者婉嫋風

生薰蒸味淡櫻桃呼吸四座溫柔之鄉翡翠輝煌一段鮮妍之態類一瀉之西子緇口猶甜作五使之紅娘細腰不擺眞可謂發青華之容色不讓于綠珠消烟火之心艷欲分于紅線者也乃陳君以頒白年華川陵遍跡而某氏以朱顏弱質湖海相携既饒尋山問水之奇復寄吸露餐霞之逸浸云掌上可舞實爲各尚相依三更霜冷消滋枕上之温五夜月明頻助樽前之興恬香腮而欲潤清瑩生口頰之芬撫勞項以相纓燒熱下通腸之汗儲之錦腹旁人不許偷香倆在青黄仙子由之服氣感瓊漿于仙竈盈二

好夢拾元霜抹靈藥于天台隱三神娥浮紫烝但天上姻緣之薄止宜泯子消魂而人間快活之緣安許老僧饒舌是宜千半奪去叱利不來離別佛堂之間而扳折他人之手矣嗚呼流風餘韻曾閱半世之思墮粉零香空惹三生之恨求快活反不快活回思從何處得來乃姻緣化惡姻緣有願竟一時抹煞自此滿腔鳳泣付之東流縱有一滴鸞膠終消北寺奇緣可再重來好地相逢同穴有懷怎奈佳城木卜錦帳三生願俏娘子一去無因相思一筆鈎老人家從兹黄昏矣

誄外甥何小三郎文

何小三郎者家姊丈何公吉人之第三子也名鈹小名房哥年十有三歲以庚辰三月戊申殤故父母慟之甚以成人之且效世俗爲醮事薦爲禮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下殤則其堲三郎也似過乎中而不知所以自解之耳易氏廖子志灝不聞其病及訃至而遽已覦達字受炎以凡銀一星爲席招而誄之曰三郎生而清奇讀書輒過目不忘年九齡習舉子業春容有度絕無跅弛之態家姊氏性嚴正男女二三歲即約以禮以故三郎飲食居

止恂恂有長者風凡遇菱栗瓜菓等物知去其核以奉嚴慈天性眞摯器識軒敞則既偉然一丈夫矣吉人嘗謂余曰房兒係吾弟某之后身也未誕時會吾弟生辰之先一夕夢徐徐來家與之語不答至日爲其牲醴祝曰三生不昧重命有期是願已閱月而房兒生形容動止大勢髣其人嗚呼亦奇矣哉當日吉人母弟字某亦十有三歲亡吉人觴同抱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至性所感罹公再來固其宜也無何十有三年而天顯之親一轉而爲天性之親其視也倍于昔無何又十有三年而折肱之慟又一易而爲

裘明之斷其斷也更倍于昔既離復合合又復離数十餘年轉〻折〻終使父母兄弟皆無以解于三郎三郎其胡以自解乎哉聞之釋氏有云凡轉数世童子身者證果位九元七祖皆得度脫余始謂之未遽以爲然夫證一人之彫而傷数世父母之心爲佛者獨何爲心耶今三郎已顯然三轉矣向爲吉人之弟生甲辰没丙辰今爲吉人之子生戊辰没庚辰其中間自丙辰至戊辰吾不知爲誰氏之子只此三十餘年之内㴱轉于何氏之家星命同圖冒日同秀生同上二救而病〻同十九日而亡骨肉兩世哀悼兩番再會再離重欲重條三郎有知應謂今日父母之恩難比其厚縱有九元七祖之報吾猶慮其幻也雖然三郎根器不凡倘若少膓数盈一靈甫就認受恩深處而疾返還来大之爲將相公侯揚其名以顯其親上之爲聖賢仙佛佑啟爾后以無忝所生今日大傷父母之心異日亦大慰父母之心報恩在于目前當不在乎幻誕度脫之說至于此時而問未生以前本來面目吾其爲汝詳道之矣嗚呼三郎是耶非耶證果之說然耶否耶三生石上父母弟弟之恩及余汝甥舅之誼汝得自主耶抑別有造物爲之

耶醮事之日將㴱羽流更爲我焚一楮中此說于夜郎向轉輪臺而問之

燕日堂錄卷之

醴陵廖志灝伯湘氏著

夢餘艸

西銘論上

今夫于太虛一統之中先萬古而分陰分陽者爲天地后天地而立則者爲天地所生之人於天地之中先數十季而分男分女者曰父母由父母而得生者爲父母所生之子不有天地其何以人不有父母其何以子是以遂古以來乾稱父坤稱母有生而后父稱乾母稱坤以乾坤生々不已之氣化交之父母生々不已之形骸積數千百萬載而種々色々無數生靈從以出焉此其本原烏可誣耶人乎天地則其父其天其母其地子乎父母又皆各天其父各地其母以父母爲天地則大域中一人一父母不知幾千億萬之天地安所謂一體之量乎以天地爲父母則萬物共一天地安所謂親々之殺乎西銘所謂理一而分殊者蓋大道之權衡中庸之功用也願予以藐然一身軀不過七尺形不滿百季與兩儀參與兩尊人對以道德仁義爲己任與靈々蠢々親疎貴賤剛柔純雜之無類相周旋

晤則庶幾乎至當不易之則不愧於爲人不忝乎爲子使措置乎施不爽其宜也哉蓋以理則一以倫則五以分則萬有不齊而其事則在乎有倫而無我是故遡而上之大極爲一理之本也等而下之予回爲參兩之基也自理而之數立而爲兩父母之分也列而爲四行而爲五老稗生成之象也位而爲八至于六十四時而爲九至于八十一其中有男女少長之分有上中下之別則範衆之宗也自數而之倫配則爲夫婦愛則爲父子分則爲君臣以及敘而兄弟締而朋友此天下之達道也然其中秩然不齊實有條然而各正者夫婦爲造端之始天子有后有妃有嬪有夫人才人各宮娥之別諸侯以下有命婦有姬妾士與庶人有正有偏其位乎內者有若是類焉父子天性也父子子有嫡有庶子于父爲嚴君其于繼父則有三父有八母父以上有祖有祖妣至于高曾祖妣以及于百世不祧子以下有孫孫之下爲曾爲玄以下逮夫親盡而無服者父母而外有伯父母叔父母叔伯之上有叔伯祖父母有叔伯高曾子而外有侄有侄孫有曾玄侄孫自朞功以至于無服不等從父而親又不從母而親從妻而親者爲外

祖父母爲外子孫爲舅甥爲翁婿爲姨父母以婦道言之爲舅姑爲姻婭爲女氏親疎内外本一體而上下之不等者古今等也君臣者天澤之分其義肅然大君爲父母之宗子以位而子乎天者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以德而臣乎君者朝宁有大小之分宫廷有内外之別貴爲貴戚近爲親臣有同姓有異姓有大臣即有羣臣有大僚即有屬吏師閫之中大將主爲有偏裨有士卒郡邑有司牧之役爲府胥衆爲庶人家則有主有僕有少而僮女而婢者無非尊卑之義雖曰君臣同德君民一體有分焉不容紊也兄

弟夫婦之誼同父同母者無論已父同母異者爲異兄弟庭幃中至雖處者母同父異者不及焉父母之女曰姊妹伯叔之子曰從兄弟外戚同行曰姨兄弟姊妹之夫曰某夫妻之兄弟曰舅妻之姊妹曰姨親盡而降同姓者皆一支也異姓而降同類者皆一氣也至于朋友有非可以一而盡者心性友文章友道德友詩友酒友玄禪友先正典型仰而友葯蒐一得俯而友五倫之中獨父子非友士農工商漁樵圃獵同類之友鳶飛魚躍猿嘯鶴啼木石居而鹿豕遊以及愛蓮賞菊宅梛妻梅動則飛潛植而感若者

皆異類之友故父子而外君臣兄弟夫婦無非友耳自倫而推之有職業之不齊四民之首惟士士有氣節有中行有狂狷有舉子有騷人皆士之倚而非今之所謂俳達專門武斷自喜者以有易無曰商商有行居水陸之不同以功謀食曰工工有精粗巧拙之互異至于民之所重曰食國之所重在農或百畝或五十畝或二十五畝農有上中下次之殊而總以謀生而務本焉四者皆本業本業而外有遊乎治容技娼關博者又宗子所必教而殺之者也自職業而推之有方土之不齊秦高氣誼魯尚詩書齊晉尚

質而寡文吳越多文而習雅中州三楚性近中和閩粤滇黔未離邊俗或儉朴或浮夸或好禮儀或競勇力此風俗以方土而異者他如漢以節義而雜覇不除唐以紀綱而靡靡相襲宋有仁厚之風而至誠不得其道明有文明之象而章程未盡其實此風俗以世運而遷者中華數千里秦漢至今數千年有能外體性而邈包與者歟自方土而推之有稟賦之不齊舉其合德賢其秀也以德性言之有清任和之日以事業觀之有揖讓征誅君相師儒之各別從容中道而至性自然曰克明峻德以睦九族曰夔夔齊

慓曰惡旨酒曰聖敬日躋曰善繼善述曰至德要道以順
天下要皆體天德行王道與天爲一所謂合德者也次則
爲忠良爲志士爲義夫爲節烈爲果敢直前之士爲休〻
者爲智爲勇爲寬弘長厚爲敵愾壯士其于家也爲孝子
爲友恭爲恂〻謹信于世爲達觀爲任俠爲勞臣爲廉吏
爲文章華國爲鐵面官爲一鄉一國之善士爲直諒友爲
仁人爲隱君子如是等明體而達用者皆所云賢其秀也
下則爲機械爲狂且爲巧令孔壬爲放曠不羈爲貪爲頑
爲忿悖他若開除四支爲遊身寡廉鮮耻爲倡優爲佞人

諂士爲銅臭官翊〻爲驕人佻兮達兮爲輕薄子放言侈
行爲佚士爲僻恭高唐嘲風弄月爲淫人爲野心浪子專
財網利爲嗇子爲賤丈夫沉湎因果爲空門禿多言爲躁
士外金玉中敗絮爲無賴人如是等無量無邊皆曰悖德
至若逆父母不孝悖君主不忠犯長凌尊狂肆無禮慘刻
不仁謂之欺天大逆者無論已他如疎定省荒寢膳遺教
令毀髮膚私貨財匿勞怨違心傲色辱身賤行舉爲不孝
簒弑而外長君邪逢君惡巧容媚擅威福輕名器植私門
敝賢防國持祿養身舉爲不忠犯長上侮高年輕有道詆

先儒悖聖行越道義躁妄其說橫逆其行侈肆荒淫縱慾
無度者舉爲無禮若是者倫理大殘皆害仁之賊耳昌謂
之濟惡知過不改飾非不悛人從其類世濟其兇由小惡
以至于大惡由一惡以倡夫群惡爲朋奸爲敵黨爲漢之
王梁爲唐之武韋已爲巨慝人爲鴟大家爲蝕室國爲亂
邦若是者舉謂之不才四民而外固爲遊徒然其中亦多
以法術而附于本業者未可一槩抹殺也長法曰官非官
曰背官吏之餘盡士農工賈矣生理不齊姿承不一固有
與士農工賈雜然而並營者長採桑夜分繭曰蠶婦寒燈

機杼曰織女操斧斤利揉鑿經營匠心曰技丁〻伐木曰
樵短笛騎牛曰牧戴笠垂竿曰釣扁舟夜月甘老烟濤曰
漁翁决休咎曰卜療人之肺腑而起人之膏肓曰醫辨人
聲察人形曰日者袖青囊而把山川靈秀曰風水客揖讓
升降正鵠求身曰射挾雕弓馳走狗曰獵家奚囊騎背動
風雨鬼神曰詩伯高山流水奏古人雅樂曰琴精神筆力
奪化工巧曰画外則裂帛飄雲雛鴻鳴鳳曰笙曰箜篌曰
琵琶丁擊坎〻之鳴抑揚和緩曰鼓吏迎風把露灑潤添
神曰花史禪心映月野梵含雲曰詩僧檻黄庭鐶白玉往

遐亂坎曰羽客轉爲蒼輕蓮步而誘人入夢者曰歌姬厭塵半而鎖禪定曰尼姊攬轡扶轂執鞭而從人后者曰僕御叟嚚車神邪閤投刺日門客穿木人而神機巧曰傀儡子以及丁談半隱縱橫河洛之祖窺豹以千成梁整游之博是皆無本逐末以遣歲月而營身口者較遊民稍有間焉耳以彼波波吒吒孰不欲富貴哉然而有氣數之不齊世之利貴蠅舟較朱輪爲縉紳爲公子以及山寶屈膝投刺窺覰額焦頭雞鳴犬吠以求富貴利達者不必列已卒生剝集中偶擧可矜可駭之人有終生𧴎賤者有碌

祿失怙恃號稱孤子者寒燈夜啼有所謂寡婦者遠征光痵有邊戍勞人者屢霜爲逐子長姑心酸爲逐婦而髻二然無告者囹圄縲絏悞失入人罪有遭滯獄幽囚者髮皤皤而形倫二有老而無子者重闈絕食有淚入孤軍轉盼坑斬者凶年饑歲有凍者餓者餓莩而溝壑者長安大道之中有四體支離五官破碎歪頭裂項而蝌行蝦曲者有風疾猖狂如馬嘶者有理屈詞窮而自濺頸血首賴人者有拋磚自擊乞人憐者有刺臂穿胸者有挑猴弄猢蛇纏而大相者有持鉢當門晝夜疾呼曰瞽者曰跛者曰拖行

而臃腫者又其瘴毒之氣稜鬼之形有觸心而捧鼻者困羈踪鈇資斧有病而無醫者有妖風怪曲而人莫敢前者結蒲菲委溝壑有死無棺槨者合而觀之自我而外之人自人而外之人自人而外之物自物而外不常之物齊諧志怪魏魚而羽鳥者若而傳禹鼎象形兕首而蛇身者若而類皆目所不及見吾耳所不及聞不知其幾百千而萬億也形形狀狀總總林林萬有皆天地所有天地爲予之父母則萬有不齊又各自有一予作爲故夫自物而外吾皆人之彼殊鄉絕域蓬頭垢面文身裸袒之徒皆與吾同

大父母而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矣內則衣冠言語其我中華禮樂章書同茲暦日並居大一統之內而衣冠我族者其包與又何如也烟火連村井里接壤居其地熟其人出入守望相友而聚首于一鄉者其親仁更何如也至于同懷同抱同食同衣同詩書几案既同性生復同形生而遂天倫之樂于一室者斯其性情切至尚可以好惡情欲間之哉夫自無始以來形氣精神俱屬陰陽五行中絪縕化醇之物於是時雅同兄弟之誼特法象糟粕散而不倫耳今何幸自陰陽之散千萬億者一旦復從我父母聚

之于數十年之中至于數十年後又且傳一離之不可再合也矣彼此云乎哉故所謂殊鄉絕域疲癃殘疾謂之兄弟者是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中一氣之人也我之祖宗爺生親疏雖有役其本支原未嘗離而曰兄弟者是近而或千年或百年一氣之人也至于同父同母比肩並出而愛敬同東者是則目前一氣之人也何也大極兩儀見在北間耳于是知造化之不可睹不可聞者安睹而事之於睹聞之中而尼嘻之可睹可聞者又焉而省之于不睹不聞之內乎故體然覺爲盡吾性踐吾形存吾義徵以復

其師之原養吾剛大以完其塞之量無愧于性生之父母斯無愧于形生之父母矣事性生之父母遡而上之理之一也事形生之父母等而推之分之殊也若者爲父母之所生爲吾同包者則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若者是爲父母之所生爲吾與者則盡吾性以盡人之性盡人性以盡物之性若者是爲父母之宗子則爲一家之長代父母以君我者吾君之而已矣若者爲父母之合德則爲一家之師代父母以教我者吾師之而已矣若者爲家相則兄弟中之贊理者若者爲賢才兄弟中之傑

出者若者爲特德爲賊爲不才則是逆親不道壞亂家法之人教不及則宗子之法以繩之法不及則父母之命殛之矣若者爲顛連無告原父母之心何嘗不愛之恤之但親恩不逮及惟宗子有濟之誠宗子不能周知惟衆兄弟哀矜之而已矣蓋天地之大德曰生〻者父母之謂也聖人之大寶曰位〻者宗子之謂也聖人承天體物遡親其本始而大公無我之量以昭疏親其晰然而等成條理之序以出則盡物皆我而無有物盡我皆物而不見我盡物盡我皆天渾然一天然其道由天出而其事則自親〻

始是故三才一道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不出戶庭而得之矣

西銘論下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惟聰也斯能配德於兩儀而作則于庶類故守身以事親祇全此父母本生之身以告無愧于俯仰而存心以事天亦不過還天地固然徙順中和之性以求無忝于所生天與人無二事而事天事人無二心其權衡存乎宗子合德之人其功用在乎踐形而盡性其負荷有民包物與體性志事之名而其道則仁

孝而已矣孟子曰塞乎天地之間是西銘所謂塞也又曰
夫志氣之帥是亦銘所謂帥也塞之已然而無迹曰化即
天地之分殊也功磚萬變聚散千端盈貫𥧌中無踈息之
停無毫髮之可間者也帥之自然而有宰曰神即天地之
理一也主持造化樞紐萬物無聲無臭而爲一元三極之
貫者也彼其在天而未賦于人則穆藏業靜味淡聲希黃
鍾潛悉之宮大和保合之候氣之方始數之方升藏之無
元亨利貞之迹而賦之爲仁義禮智之端涵變化而行鬼
神者上帝之藏也及其在人而稟之于天則渾一無滓淸

靈未琢任眞率順愛敬天然不必求復之機而純然至誠
之體者赤子之心也大空無倚之中其虛隙處皆氣機之
充宿其不睹不聞處盡良能之主宰赤子之體寓于空隙
之中是一塞焉而已赤子之性得乎至善之原是一帥焉
而已吾所受于父母之體載天地之性以行吾所受于天
地之性寄父母之體以立而無極二五因人賦足無不于
是心焉寓之純乾至健之理有物有則帝心在焉猶堂上
兩尊人之臨察孩提而日望其長而繼吾體也是以女正
內男正外是淸寧之敕然者也陽生生而陰主殺是嚴慈

之截然者也和氣致祥而乖氣異猶父母之愛順而惡逆
也慈父母愛之猶雨暘寒燠之適其安父母惡之如雷霆
霜雪災異譴責之加而無所逃者焉父母之勞子也冊過
欲其子爲肖子爲賢人天之譴責人也亦無過作善降祥
作不善降殃無異致耳然父母之情可見而天地之情不
可見其可見者人之志事其不可見者天之化神四時錯
行七曜代明鼓之運之一周還與夫二十八舍之懸珠示
象是化也而天地之事焉見諸施行推諸事理謂詩之豊
理動容周旋之作則是事也而父母之化爲大至纖渺中

鬲一掬三辰係命羣動爲宗是天地之志而本謂之神嚴
君有道正誠存心意緒幾微天懷蘊藉是父母之神而本
謂之志以事親之道事天則知化以述事窮神以繼志以
事天之道事親則述事以知化繼志以窮神其實一而已
矣子也稟大一神兩化之原而荷茲參三之責與天地合
德而仁同乎父母焉與日月合明而智同乎父母焉與四
時合序而義與禮同焉與鬼神合吉凶而信同焉維時主
靜以立人極因其自然者而利導之以協夫天理之同原
因其當然者而品節之以得夫人情之至當故定之以五

常之性以見秉彝之質于仁則親〻仁民愛物以次而推
于義則尊賢敬長慈幼恤孤各裁其所宜洽禮則于親仁
愛之中尊敬慈恤之內又各有隆殺差等之別智則確見
夫仁之質義之宜禮之節文條理井〻而不可紊信于四
者以實心行之而已于是屬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五
品之倫兩者天屬而體之以人三者人屬而出之以天陰
陽上下二老六子錯綜造化皆人倫也于是以五常之德
而行之于五紀之中仁以惻隱爲自仁而體之事親曰
孝悌于幼爲慈以之惠衆曰寬以睦九族而致咸寧曰睦

婣排紛解難曰公盡心而行之曰忠以己推人不欲勿施
曰恕仁自門內以及朝廷以容保天下無非元善之體周
之剛毅近仁克復爲仁湯武行仁之權夷齊得仁之正惟
殺身者成之而已矣利者義之和由義而推之事君上以
貞老〻以敬弟于長而補悌慷慨敢言爲骾中立不倚人
不敢干以私者爲正不惡以待小人爲嚴一介不取爲廉
處五倫之變無郵無尤爲和不以三公易者爲和而介致
身取義爲烈見利思義爲有恥見義即爲〻勇處朋友爲
諒若是皆義屬自其處倫善世之間謙〻之謂恭有節有

制之謂度微小必端樞機必慎之謂謹尊而能下人者之
謂謙進退周旋無所爭焉之謂讓無大過不及謂中于時
除之當權〻之謂敬若者皆禮屬而散循禮之本也倫常
日用行欲方而智欲圓故貞爲事之幹知幾曰神見幾而
作曰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曰哲經綸精密曰聖燭
事于未然曰炳決疑斷事爲通而敏仁禮義行天之常智
達理之變乾道飛躍蹈亢大聖人仕止久速非大知不能
信爲貞一爲篤攀爲中孚而無適無莫不逆不億庶幾四
德信而後成五者之達道信而後行也節之以親疏之等

上下之分而制之爲禮之儀朝廟庭幃有其序婚喪冠祭
有其文拜跪坐立揖讓升降有其節三百三千所以見天
地之則而爲了之翼也和之以五音六律而爲樂六變八
變天地人鬼所攸分八佾六佾天子諸侯所攸降金石絲
竹宣而揚之所以協天地之和而爲純乎春者也宗子不
能獨治而設家相家相亦不能兼攝于是考政務之繁簡
隨材德之偏全而列之爲庶官六職九卿牧伯郡邑權雖
殊其爲輔宗子而愛無告以治不才則一也民志紛糅于
是因禮樂之所不能一者而一之以五刑大而大辟小而

穉朴審其情實以爲設有法雖殊總以矯民物之不正而
歸于正也日用錯綜無定于是因物之不能自齊而齊之
以五器權而輕重度而長短量而多寡一皆稱物平施之
安器雖殊總以衡民物之不平而使之得其平也慮民之
無食乃爲別五土之宜而制爲稻黍稷麥之五穀以稼穡
之使吾兄弟公得父母之遺地之五穀則亦聖人之五教
矣慮民之無道乃爲之表五行五事五性五倫之大義而
作爲易詩書春秋之經以誘掖之使吾兄弟僉得與聞父
母之教聖人之六經則亦天之六經矣若是者豈宗子枯

其勞而衆兄弟享其逸合德者盡其憂而不肖者食其利
耶蓋其盡哉成輔相之道爲民物給欲無非爲兩大宣猷
而克家之子爲兄弟籌生無非爲二人體德獨是天之愛
衆兄弟甚于愛宗子其愛不肖甚于賢秀之人猶父母之
愛不才甚于能克家而父母之愛吾之子也甚于其愛吾
也苟能日覩吾孫更甚于愛己之孫也然而三季之制變
而一耕一耕降而數几其勢將有不得不然者天性所鍾
誠恐其日遠而日遠耳大學由格致以及治平遠近遞務
其存而罔不統于一身中庸由盡人以至盡物同類異類

各適其量而罔不統于一性要而約之實在乎體天之仁
以盡事親之孝也云爾孝經有云禮莫大于嚴父嚴父莫
大于配天豫大象云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王者郊天
禘祖則大尊祖考以位事而並尊庶人父乾母坤而考與
天以心事而均並盡其制則極典禮之崇盡其心無非仁
義之至分以勢爲而殊而理以心爲則一也詩曰陟降左
右是文王之能樂親書曰底見瞽瞍而夔夔齊慄是帝舜
之能格天聖人固人倫之至而無五倫全順之事役井焚
廩方命圮族謂之非父可乎攙搶舞李亦竊日食謂之非

天可乎朱之不肖均之不肖謂之非子可乎疲癃殘疾惸
獨鰥寡謂之非人可乎舜以堯爲君以禹爲相君臣之道
合其如父子兄弟何也有舜焉而後子兄之道盡矣父子
雖揆而理一也文以季爲父以武爲子父子之道得其如
君臣何也有文焉而後臣道盡矣君臣雖揆而理一也姬
公之管蔡柳下之盜跖其如兄弟何也有周公柳下而後
天倫之道用法用恩皆理之一也夫頑嚚之變羑里之明
東山之烈大師之剖人倫世運之間在聖人眞有不能言
者然其委蜿曲致甘自居于不肖之子臣而吾君吾父何

嘗不遡然一天也且夫舜文上世之宗子宣尼末季之介德然舜文之時不知有宣尼宣尼懷舜文而不見此其分以時而殊也祖述憲章是固其理之一也宣尼之于定哀固有難焉者矣而定哀知之而不知用之此其分以勢而殊也若魯與周是蓋其理之一也三家之僭妄與道殊矣墮三都詠而觀則理又恃權而一也七十子齊魯之儒其習尚殊矣然設杏壇開性道則理又恃教而一也陳蔡之厄匡人桓魋之圍與夫沮桀楚狂微生荷蕢之相軋其所如亦不合矣然鳥獸不可同群而斯人之徒在吾包與中

亦甚頗連而無告者耳春秋二百四十二季之中功利權術其例殊矣然以布衣而假南面理不能申而申之以天子之法法不能盡而盡之以素王之心若曰魯吾父母之邦天子之事在吾魯矣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體乾用九體坤用六其變動不拘矣然體不一而一之以天地之心用不同而同之于三聖人憂患之旨是猶若曰是吾周天子之書以言乎天地則備于我周矣舜之大孝在于號泣旻天且幸天之聞之無異于吾父之聞之也文之大孝曰昭事上帝謂帝可昭事豈吾股而不能服事也孔子之大孝自信爲天之生德與天之未喪斯文既曰知天命又曰知我其天吾不能行于七十二君者幸得之于七十二子使天下萬世之老友少咸保合于安信懷之中而渾不知其爲大同曾子啓手足全親之體即全天之體伯奇履霜援琴順天之令即順親之令潁封人錫類于莊斯錫類于萬世閔子騫無間于父母昆弟是無間于天人聖人純乎天故時時純乎孝賢人勉乎天而事事勉夫仁豈必見天地而爲父母見父母而始稱天地耶故天之賦予一人非眞正僅于空隙中作腠血形軀之塞如一木一石

無所關係于天地間蓋其含眞養和必實有浩然者以與造物爲表裏而曠觀俯仰內省幾微俾堂上之尊尊如北極而維皇上帝近在庭幃廓然大無我之心森然操有物之則斯不亦窮神知化而稱德之盛繼志述事而爲孝之達者哉嗚呼千古之道法千古之心法爲之也人心不明則兩大所賦兩尊人所生之原本自我而耗喪之于不可窮極而詖淫邪侈流而入于盜賊放而與禽獸不遠其亦可傷也歟故孟子闢楊墨以正人心昌黎詆佛老在于明先王之道嗟嗟特先王之道未明耳彼楊氏爲我吾不知

其何以爲也彼不知父母所生之身原與化而同靈而萬物生生之易混與我而同原彼不知民物分量之大與夫宗子家相紀法之宗以爲天地間但有我而已將以天下之大經大本置之何地而天地化育獨爲我一人而設歟西銘萬殊而一貫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昭然于天子庶人之義而不至于薄其君墨氏兼愛吾不知其何以愛也吾父母吾愛之吾兄長吾敬之而秦人之父母兄長吾亦如是以愛之敬之耶彼固知大造無非仁愛之區而不知仁愛實有推行之序不知有序則不知有當然之義條然

之禮旣不知禮與義又烏知所謂仁耶西銘則一統而萬殊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秩然乎父子兄弟之親而不至于棄視其父雖然戰國時之楊墨東漢以來之佛老旣已各立門戶與聖人之道已不相謀矣獨怪夫吾儒之中陽隷衣裳陰趨異學受形于天地而不知萬物之皆備于我酬酢于人倫而不知君父之有獨尊卑者旣視之爲空言高者務求之于幽渺其爲害道也說甚是故先君子實見西銘一書爲聖門求仁之大旨爲萬古道脉人心所維繫向爲衍繹三十八章援古證事逐求諦觀而爲異學旁門淫詞新語所不能搖奪者也因蠹蝕豕譌未克盡爲校理明備之義當在指顧間耳余旣爲賦以颺之又先述其大畧而論之如此

堯舜以天下讓論

堯舜者盖一元十二萬九千季中之第一大聖人也其以天下讓不有天下之心也其不有天下者非薄視天下之謂盖誠有見于天下之大非予不足以治之而予之后非合于予者亦不足以治之是非予不能得合予之舜非舜不能得合舜之人遜而禪之又非合于舜者不能得合其

所合猶恐北類錯出獲其背而不獲其眞聖人之心實欲令夫萬世之爲君者盡如我而萬世之天下盡如我之治之而後即安也議者謂唐虞之世草昧初闢爲君者之勞神焦思奚啻百倍于稼穡不得已而總理之但求止乎吾之身而不以累吾之孫若子則其愛孫若子勝于愛舜尚多多况爲之孫若子者苟不知憂勞而但求逸樂其流弊罔知安所止正莫若從今日卸之而不嚮桀紂幽厲之覆以議及吾身此亦不可謂非遜后之有私衷矣嗟乎聖人當日總欲措世于大安初何計及此哉彼造化生百千億

載之天下而生一人以百秊之身以爲蒼生而輔元化則此一百秊之內亦默受皇天之倚託蓋吾憂患以上答寘寘無慮也祇慮百秊而往無復有受吾之倚託以憂吾之憂患而上答寘寘者遑問家與不家哉故知聖人之心以億萬載之天下爲家而不必計吾之有家以可託天下者則爲家人而不必拘所生之孫子何則此蓋以天下論而不以天性論者耳是以夏之罪不在于禹而在于啟商周之罪不在于湯武而在于太甲成康當時禹之與啟亦猶夫堯舜之于舜禹仍不見啟之爲吾子耳啟之繼禹之道

以能敬承而啟之後人皆能敬承以繼啟焉則亦猶夫舜禹之于禹啟也倘不然者則夫家業之微自啟始之而論者欲歸咎于禹抑又過矣孟子曰益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以繼世之賢湯武伐暴救民水火固亦無有天下之心及至于得之以爲禹之揖讓而家之吾之征誅而又可以[illegible]之乎聖人之心固本爲天下而不爲吾孫子伊尹姬旦可托斯托之耳但恐爲伊旦者縱使皆如我心而伊旦之後又未必人人皆如伊旦心且因禹之傳啟其事已較然在前其相沿業已至此正如趙普所云毋容再悞焉耳夫

泰伯以天下讓稱曰至德夷齊餓死首陽號稱得仁當是時周以新命舊邦上帝既命之以有天下乃至德之歸首推泰伯文王而不及古公與武者此其故何也周自后稷以來至武之身而千載矣自牧野陳師至于東周獻地又八百七十有奇其中聖人間生正自不乏若從後世之見解言之僅以子孫之有天下者爲榮而有德者不與則當日之泰伯得與王季並稱亦幸甚耳而大聖人獨尊之迺不及王季是可以見周之德自后稷其之至于泰伯而益盛且大焉使後之有天下者正不必分伯季之子孫而同

爲聖德之後焉可矣愚故謂三代而上雖有征伐之事而尚不及于一本之天倫至于秦漢而下殘刻肆行如玄武之變金川之役泰燕二子業已家天下矣骨月之間亦何必如此此其道惟宋大祖得之而大宗皆不及萬萬者也雖然中古之官天下至堯舜而止矣而其以家而天下者始于啟之賢至于以兵而家天下者則倡自湯武之弔伐吾夫子發論舜禹既曰不與又曰無間禹是時想已有德衰之謗而獨以無間表之正謂禹之心本無毫髮利家之心乃其稱而贊之但云服食溝洫之小事而不及其他爲

湯武謂爲也亦循之乎稱泰伯之讓文王之服事殷所謂至德在此不在彼是亦春秋之意云爾且夫天子之貴四海之富上則承天下則子民匪以云侈耳正思有其德無其位不足以答下民之仰瞻而副蒼蒼之眷命倘其心但知有富貴而已一肆志于朝夕遊畋內外聲色誰爲親政勤民尊賢納諫之事者是固返不若貴公子之隨意取携而兵脫然無累也今欲令貴公子爲天子非秦亥則隋煬非叔寶則寶卷倘以九載之水七年之旱待處分于般樂靖燕之身彼公子者必曰吾不願爲此也腹心爪牙之中

有能代我者而我幸矣然則子噲之與人以燕也無足怪而許由巢父之不受禪于舜禹與貴公子之相距能幾何哉雖然以天下讓此上古之人心能之後世不能也後世譎術狙詐變態無常若家業已久乍開賢者親者以推與之端即起天下以謀立之漸陽爲伊周陰爲莽操者將不可勝紀故不惟其事惟其人不能其人惟其德總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民視聽之間可通呼吸能心乎天下之心斯心乎天之心創業而外要在繼體而守成者人人思皇祖之艱難世世作中興之主洗滌宸衷確守家法則傳之億萬斯年謂之家天下可雖謂之官天下亦無乎不可矣抑又觀之佛氏視世界爲勞區故不種血食而樹法嗣倘亦得堯舜之偏者歟然已不能勞天下而并其子孫而無之子孫既無勞天下之人遂欲并天下而無之是故其罪甚於巢由楊墨而爲唐虞之世之所不容者也嗚呼帝舜有道堯以侯終而何至于舜弟象而仁則舜亦以家授而何有於禹堯舜之心亦微矣哉

王陽明從祀論

明新建伯王公守仁以功成配享兩廡與程朱諸大儒同

列矣然則歷代勳代重臣皆可以配享聖廟乎語云能敵王所愾則祀之則其祀新建也固宜夫亦何議焉涂陽子曰祀則宜祀而似不宜祀之吾孔子廟也夫陽明既自爲道學矣乎古之道學有能如孔子者乎後世發明孔子誰有能如考亭者乎而陽明與考亭每相倚角以爲孔子聖人必不敢輕加詆毀意猶曰姑從之以俟之云爾若其視朱子不過曰此南渡一儒生吾欲與之並行天壤不爲兩立之勢則不能成一家之言是其意中所主蓋云云焉耳而賢并存他然不知十哲兩廡之中其言行得失必世法

而世則所關係于世道人心者非淺鮮也且夫宋儒不必
論巳以文皇帝親加表章之書籍如日中天縱有疵謬爲
臣子者以功令所在何敢妄爲去取又況濂洛關閩微言
大義表裏巳山以天高地厚之恩而不思罔極之報又旗
鼓內向思爲已甚之剏制竟敢以弟子背其師以臣子詆
君父之舊章而略不加忌諱此其人而尚儒者耶此其罪
而不與自用自專者等耶蓋其剏新奇幾法令欲相率中
國而異端之倘非汗馬勳勞則主持世教者當不免其非
聖之罰乃幸一二權奸忌刻生事使其功與罪俱掩而不

彰迄以沒世得理學文臣之報則其世道又何可言也或
者曰子嘗謂空言無補發明聖賢之言不如實體聖賢之
事若漢諸葛唐汾陽鄴侯以暨北宋韓范諸賢躬行實踐
俱宜從祀兩廡以鼓勵于秋陽明之祀曷爲不可乎曰此
所爲古今人之見之皆不及到者也宜祀而不祀失之隘
不宜祀而祀失之誣漢唐諸賢蹇蹇匪躬純心亮節德幾
顏閔事亦非夔律之宜協聖心必喜而進之以爲三代而
下亦吾徒也至其于經傳事則又退遜不遑是以行無過
舉言無過當列之頖宮亦爲明德之馨今陽明身任諸賢
之事當王事倥傯之時既已功成身退震人耳目矣又何
必漫談心性務立門頭以謂前賢皆莫我及而後快於心
耶斷然祀典關萬世之名教宜祀不宜祀皆公身後之議
是蓋當日君與臣處之未盡其道而於公無與焉者方其
總南贛定江西下息田以一儒生而控制東南半壁潛據
機籌出奇制勝其威望赫奕豈在謝東山羊峴山下耶倘
其時上有明君內無閹豎論功行賞賜之食邑即進秩與
汾陽鄴公等諡曰不宜乃賞功之典行而爵位不償其勳
蓋惜之事定而謚法不稱其寔始則壞于群閹之弄權繼

則惧於腐儒之議禮此其中或有陰爲驅使高大其門戶
者此予謂不必祀之大成門蓋其爵則宜王宜侯其諡宜
武而其祀當在武宗之廟無疑也夫良知之說孟子發之
矣致知之功大學之綱目也大學之所爲致知亦豈有外
求之知乎彼曰致良知於大學加一良字于孟子加一致
字抑何便指爲非顧其解大學謂格物一章不必強補謂
新民本是親民此雖剏新之說尚無關係并謂格物不是
窮理良知二字包行在內而致良知斷不在即物而窮其
理吾又不知致字之功從何處入手也顧所云知行合一

荒爲確切上夫然理有未窮知有未盡此是吾儒問學大關鍵亦是尊德性下手第一工夫今如此說正恐作用茫無實力令學者泥虛着悟暗中忖度以𨽻希于上達高明陽明能之而謂下此者能之乎獨是朱子之學天下之論定已久卽陽明亦旣知之矣久雖難變而厭常喜新者亦愚夫愚婦之恒以周末之聖道而亂於東漢之老佛彼其時何嘗不知孔子之爲大哉爲隱怪之說惧之耳以故先生旣沒不數十季間而譌以傳譌認賊作子遂至陽儒而陰釋因朱而病孔甚且削髮披緇左道招搖至尊陽明爲

大聖人而外孔子爲不足學稱兵向闕明無忌憚如李贄諸人輩已不可勝誅及至壞亂已極兒戲天章乃使簪筆大僚進魏忠賢主于大成門下不亦爲艸野之士羞乎原其初心抵爲欲與先儒並行天壤豈恐其流獘至此而不知流獘之遂已至於此也嗚呼公之事業行誼本大有功於聖教抵爲多一饒舌則從而議其後者不問於庸夫孺子之口吠影吠聲亦覺厭聽而先生事業行誼遂以不見白於後世之人然則先生議朱子朱子不服而后人之議先生先生又服乎哉漢楊雄僭經之罪小事莽之罪大其

寶說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以大寶配大德提挈元化負荷天工覆被羣生照臨四國非承天之位莫擅非配天之德莫居斯其爲寶也久矣位爲大寶鼎爲重器故寶位以寶鼎而寶鼎乃以寶天下自堯舜以來咨儆相傳兢兢自任汲汲乎惟恐弗逮者惟是寶上天之命與羣物之生未聞寶玉而寶珠也夫夏瑚商璉殷彝周鼎廊廟之寶也瑤琨三棘璦瑤琅玕山川之寶也彼二氣鍾靈百年結秀凡異物奇珍同出乎山陬海澨之穴與日月爭

華與嶽瀆生色則其有于天地有于山川爲造物之光也可知原非世人之所以爲已有者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及其身吾卽無論殃之及與不及而斷以爲非人之所得有有之而無益于人之身心者也蓋化機洋溢物理克盈尊爵良貴無人不有則是人人自有其可寶者寓乎當身耳目之前而眞不在乎人間世不易得之數其所可寶適又求之則得舍之則失舍之雖失而求之又復可得所謂人莫不飲食而鮮能知味者哉試觀夫日月兩輪晝夜相代大陽之精太陰之魄互亘古而不息而出地爲見入地爲

黙也名宜朱龜山表章之功少衛道之功多其入也亦名宜而先生心龜山之載道返有似于揚雄之僭經正謂其心不白耳雖然後生無學何敢妄論先儒艸茅無權敢得榜搖典禮但從清夜解紛平心觀理必不作吠影吠聲之譚實見得朱之所以爲朱有非尊德性一語所能屈服者惟是先生以益天之勲從祀已近二百季必無降攺之例要使後世果有益天之勳如先生得以依例從祀以仍吾諸莭汾陽之說則人心幸甚而不任乎致良知之學也

潛者人而無日月也則眼耳無所施手足無所措歲功月令舉不能成向使無日月而寶物能照臨耶故日月爲在天之寶唐虞之世五日風十日雨時和年豐民康物阜亦後世所不易覩者而風曰蕭風雨曰化雨又曰箕好風畢好雨亦上應星氣向使無風雨而寶物能披潤耶故風雨爲在地之寶水潤下火炎上天地之內總坎離兩物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則是有寶物而無水火決不能生活我故水火寶焉有風雨水火乃有菽粟人有之則生無之則死道殣滯穗嫠婦得而刋之假使人經十日之饑百

日之爽幾幾欲死而欲取珊瑚琥珠之類爲吾飽焉爲吾衣焉得乎則是有寶物而無菽粟決不能飲食我故菽粟寶焉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全其五則爲全人失其一則爲鈌陷五倫之中聚順則樂淪散則憂人不幸而失怙失恃喪偶喪則乃生死性命之所攸關切決不與喪失一物者同其重輕人而無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縱有珠玉之多豈能備人倫之數況乃父沒子承兄終弟及友死我殯至于歆而不朽者此則人世之大寶已矣而且吾身本具有寶焉受之維皇秉之父母性涵大極心衡陰陽純

如荆山之璞明如火齊之珠虛靈爲體仁義中正以爲之用所爲天地之性人爲貴非刀鋸所能彫琢非砥硃所能假借又非若外物支離得之外地而終屬之他人者此豈非吾自有之大寶而求之則得舍之則失與生俱寄與死俱歸者乎若乃金石藥餌可以療疾布帛皮張可以禦寒木石瓦甓能爲人居豈珠竹帛能紀人事齊璣薪艸能與人照瞻而有光問之寶物悉必不能縱使或亦能克則其用亦抵與藥餌布帛瓦甓齊璣諸物等而矧夫其未必然者乃今啓價昂然而用未必如諸物與夫啓價既昂然而

用僅如諸物則皆天地之玩焉已矣獨是天地間金石布帛瓦甓齊璣諸物非金不能市之而其必金乃能市物者又何也葢金銀銅錫生人需之不可離須臾是金也非寶也金也者乃五行中流暢之資天地設此以濟生人之窮與水火等非若寶物之但可玩而未必可用者世之人竟以多金市一寶不亦惑哉雖然黃琮白璧宗廟所陳躬桓蒲穀列侯所執先王葢嘗用之矣不知先王當日正謂此爲兩間之奇貴而非人之所恒有用于宗廟以通神明用于列服以等侯冏意若曰非至尊如天祖至貴如公侯伯子則無所用之是亦先王之有深意寓焉書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此其明驗矣秦人造璽綬爲傳國寶漢人守之新莽奪之亦漢人之恥也歷漢而晉ニ而唐而宋而元中間前后五代閏數千年而竒遲溫氏一旦掔而歸之則其物亦遂爲艸野之物而非當宁之物矣夫秦造之而秦之天下寔未嘗兩傳也明失之而明之天下寔亦數十傳也然則寶又何貴于人哉是故日月風雨水火菽粟流行于天地而收效于吾此天有之而與吾共之者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維係于天性而固結于死生此天生之而爲

吾獨樂之者也仁義禮智忠孝廉節天命之而吾性之萬物所無而吾獨有人所共有而吾獨全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莫非本此以形之固非若瑶琨等物之可有可無旋得旋失與夫得之外地而終屬之他人者比也則是瑶琨三棘斑玦琅玕之有于世亦適然耳而又何寶焉

風水說

謂風水之說爲無耶則周之時業已相陰陽度鮮原不無審顧而經營之矣是安得謂之無謂風水之說爲有耶則後世風水既與宜其篤生聖哲胡迺不若上世之不甚不

封而神靈間出者是何憑謂之有蓄凡物負陰而向陽受
生而避殺莫不皆然而況乎其生于土而歸于土者乎夫
堪輿家之有取于龍穴砂水宜也謂大龍悠穴正水秀砂
清宅高明向法卑濕五患不得而侵之也窀穸之區爲千
百載之宅兆若以龍爲宮室以穴爲壇座以砂水爲几案
列屏而左圖右史前堂後幃取其可以悵吾意焉而弗使
有傾斜欹側之狀雜乎其間而已矣蓋一有所雜則賓客
且爲之弗肅而況乎其爲吾親一有所雜則且久不可居
而況乎千百載但因其形之端邪以卜其氣之清濁要亦

俾化者毋使土親膚云爾是故心安而理得則地吉理不
得而心不安則地凶先世之體魄既寧而後人獲福斯亦
理之固然無足怪者而今術者乃遂于此分別官貴之高
下財富之大小人丁之多寡與夫世代之長短因而習俗
相沿輒不念先靈而特以爲弋取榮華之具恍兮惚兮恭
之鐵券不亦惑哉且夫天自爲天地自爲地方貫動靜豈
能強而一之余觀青烏白鶴青囊黑囊諸篇以及頂門之
針琢玉之斧將天星天市之星子丈則官之卦爻鋪奏合
以佐雄談而滋世惑雖三尺童子鮮不知其謬者幸余鄉

止先生統一全書出而堪輿家始知恩星卦遵辯頭一取
五星九星之正變而握生尅體用之柄其旨似矣獨其間
因山立形緣形定評以其帶誥帶祠謂之曰貴而又有御
屏御座天乙天馬不一其名以其帶倉帶庫謂之曰富而
又有金廂玉印禽星獸星不一其號不知誥軸倉庫等類
自有人來始有此物有物方有此名豈天地當日無名之
始于生山生水之際遂有心爲今之人預設此物以爲求
富貴利達之具耶天之星易之卦與地無涉朝廷之誥敕
人家之倉庫于地又何涉然則執誥敕倉庫之說而笑星

卦是亦五十步笑百步其相距能幾何哉總之山水之生
非人力之所能造作稍不傾斜欹側則亦可耳與其必待
誥軸之地令其暫不能安座何若擇于稍不傾斜欹側者
而座之爲安也至于勢窮力極并稍不傾側者而無之必
令其終不就座何若遷就于傾側者而且座之爲愈也爲
人子者若置父母當然之寢席以冀後此未必然之富貴
夫豈仁孝之思也耶雖然世之人葬吉而吉葬凶而凶此
固理之常也若乃葬吉而返凶葬凶而獲吉其故何歟蓋
大姦大惡之夫若葬吉地輒獲吉報則是有地而無天矣

天人呼吸應感之間殺之涉氣數深之閒積累必知性者可與言之有非時術之所得而窺其萬一者也吾友快山人精風水故爲此說以貽之且囑曰知地必知天看地須看人其惟吳廖曾楊乎山人憮然爲間曰唯命

香保說

歲乙亥之秋九月余亡其僕者再爲之哀嘆累日而不能已忽有攸人名尹某者來自攸携僞僕數往假故以求售於人乘機耶亦偶然耳始則疑焉未據以爲確也已而有鄰人某某者力主之從而買其一需乘金若干主者自主

奴者亦自奴更其名曰長兒與稍抒哀歎之意云爾未數閱月而同買者之僕乘夜竊物而逃之白其事于邑鄰人懼事之及己也輒以控于攸攝而訊之始知主者賣者之姓名俱贋而逃爲奴主以欺人而詐其金者耳夫既覺其詐必窮其情官得其情必繩以法人可欺天不可欺也爾邑文牒交攝展轉幾半載僅令價償于原主而假僕者各返于其家尹人雖得未暇深求從寬典也嗚乎人之不古一黠至此哉當日立劵受金者尹扶九也鄰人某脉于攸而其邑遍索無其名正躊躇未已忽遇諸塗而執之呼之尹扶九輒弁旁有招譚某者則立而應本是譚某而其胸中實二有尹扶九之事旁招者則假僕者之父母此亦可以見天之不欲與人爲惡也夫主之者假譚而尹僕之者易香保爲脉保長兒者余命之名長兒之至家也余悞配之婢朝夕第任酒掃焚香巾櫛之事而不及其他老母待臧獲撫如子女訶譴不加長兒遂若家焉而不復憶前此之欺人詐金爲何事者迨事既覺而仍如常余亦以常待之寬其典守俾得出入自由而竟不去至于去之日又低徊譴綣有不欲去之心此其故又誰爲使之耶汝易香而

脉是以不香也易脉而長烏在其能長哉當日者名可更身可奴廉耻可喪而無非爲詐金之故是汝之良心已梏梏矣今日者待之如常事覺如故任之而不去二之而不欲是則其良心之猶未盡梏梏也蓋始爲之爲此者因譚某之導汝于惡也非汝之自爲故罪不汝及繼爲之爲此者因余之能遇汝以善也亦非汝之自爲故賞亦不汝及但汝有父母有兄弟族有長者余不能汝留歸持此說以告之其改前此脉保之心勿忘今者長兒之意以終有此香保之身可已

仲子說

陳仲子居於陵錫百結之鶉嚼半螬之李徉然不以爲舒然不以爲饑盜戎聿云莽腹空臟餒如夜半臨敵交兵戰栗無耐而其友愁之仲子強作色曰嘻嘻首陽薇蕨陋巷簞瓢彼獨非人情耶吾欲以廉潔恥青齊爾不欲爲廉士妻耶其妻蹙額而對曰吾聞端冕之君不以黼黻絺綳而議其非義千鍾之士不以膏粱饈盛而議其非仁是故大烹以養聖賢爲聖賢設者咲蔡藿黃裳以美吉士爲吉士設皆彼藍縷孤行獨厚小聞仲尼之負杳名亦爲几三

孰道姬公之鮮儉德子欲復陶唐茅茨之風而未有如日如雲之德子欲效大禹惡衣之志而安得平天成地之勳子欲擬帝舜之側陋衣閔氏之蘆華而胡爲乎昊天未聞其號泣父母昆弟未嘗無間言且晏子服狐裘而儉譽彰仲由衣敝縕而勇名著而子何譽而何名耶夷齊采薇而爲聖之清顏氏簞瓢而爲賢之冠而子則何聖而何賢耶苟此饑寒胡間解慍之瑟哀哉孰獨盍歸西伯之仁子既無一得于世上而徒恐百困于胸中相率天下爲餓莩爲東夫自孝以遺害于人而子尚以子爲廉耶悲哉悲哉忘其君棄其親遺其兄恐其妻以成子之廉是亦焉能爲有爲能爲無而子且以子爲廉耶仲子聞之俛首而語塞請朝出而仰天私泣曰天乎既不能成吾名曷若轉移吾福命乎爰恐其東向而憑于潭耐其饑而薪于數孔孔然歸忽與蓋大夫之客遇諸塗枯槁羸瘠而欲發亦客曰君其大夫之介弟奄所稱廉士者非歟胡艱拂一至此歟獨不思皇途咫尺援引蓋邑一赴乃旋蹠光爾室爲齊王之管晏爲齊士之巨擘于何不移廉以作忠非李可食生飛乃蛙廉士有母遑恤其他永陳廷之世德表齊國之世家于何

不移廉以作孝子有兄子友敬之彼窮亦窮彼豐則豐蓋從千駟萬鍾雖伯兄之不義恐仲氏之鮮恭子何不移廉以作翁子有友子勿絕焉在廷多賢排子好漢右師爲援陳賈作幹勿效乞人之妻妾須登丈夫之壟斷子何不移廉以作友子有家室將望子給衣子之衣食子之食子但如斯彼其奚適無與妾以言悲處中庭之獨泣子何不忠也孝也弟而友也庶幾可以免于交摘耶仲子憮然良久曰噫悲惡知子哉吾意將天台托迹海外棲心清風動色夜月聞聲隱飛熊而不夢築傅說以無星家有辟纑

之細君而英娥匹德我其洗耳之高士而巢許爲鄰耶消
遣大歲月殆將與爲終身言未已不意其室已施從所之
窺其狀聽其語出而向客嘆曰甚矣哉吾丈夫之以枉爲
而以計爲真而不自覺其愚也願齊國之士勿竊笑焉時
仲子赧然退客起而去者久之乃復追囑之曰我意雖堅
予言甚活謹銘方寸以圖他日幸勿以潤婦之說告伯子
也客切然而微哂曰當奉教

黑牛說

康熙庚辰正月庚申生一子家人喜甚屯咏爽時令家僮

報一字曰可解者曰一丁一口是宜男未幾月高三丈男
果生是卯是辰未有以辨之生而不食乳者三晝夜余拙
之命曰拙犢拙之者賤之而犢則又甚其賤然亦沉〻如
在船中時不多方醒之亦不乳乃星家者謂祿命英奇庚辰
己卯庚甲己卯但涉辰初則有四柱小厄宜禱于牛以禳之俗信
如耆龜久矣家有老牝色純黑家人書帖于欄更其名爲
黑牛具茶酒禱焉余既哂而從之又戲祝之詩〻曰脅美
周官九十犉斗南分野萬家春犁門且認犉爲母易卦原
嘗北象坤渤海買來刀減價桃林放下馬非鄰中原豚論

予鈞重珍愛母貽牴犢真八旬既成付之固然矣然其沉
沉復如故至二月十三有房媼送乳食之莫解何故且食
且哭少頃輒不食亦不哭視之而氣已絕矣余據星家言
以爲是辰非卯則禱于牛應解其厄若是卯非辰而禱于
牛抑又何損嗚呼命亦不靈卜亦不叶祝亦不應而牛且
蠢物又何禱焉惟是當日可憂之報有所可必有所未可
倘及頭角崢嶸余亦幸爲仲弓之父今山川乃竟舍之矣
不爲可也之雍而爲下之〻耕固知拙犢之不自居于騂
角而老于尚非犂牛也遂古之世人壽百有數十往〻多

女氏而獸形今日午運方季聰明欲張已非混沌比而頑
拙之犢之牛之是恐返爲造物之所不喜而吾未嘗罪焉
者也則名黑牛不亦快哉

婺邑人接笏石引

聞之嵩嶽千華降神于賢甫武夷九曲璟翠于眞儒雖感公之移巨鰲之戴不無惑焉而裴公之塹蔡子之堤爲可考耳偕者固不言風水而風水則亦有不可廢者余邑治北二里許巋然有一閣焉臨于江渚曰文昌閣當斗柄魁亘位閣之下有灘曰姜灘姜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滌灘之上則巖嶢壁立出石笋一枝怒起雲端氣骨夌嶒晦明朝暮之間烟帶阴霞人望之若縉笏垂紳正色而獨立者灘中水淙淙汩汩之聲直至天明與漏聲荅響則此石之待

漏朝陽不知幾閱滄桑矣名之曰笏石舉其似也邑自唐宋至于元明人文蔚起名賢碩德史不絕書而其文章事業之尤著者不減緋衣與君山地靈人傑堪輿家至今謂此石與有力焉但天柱地維尚蒙摧折之憾而石以亭亭獨幹之身經風日霜露億萬斯年保無有星移而物換者抵幸雖殘未盡戕其末尚餘其本不可謂非厥物有知將天工一半以俟人力之補衷有心者念之久矣獨是殘缺既盡興作維艱事固有無往而不復者此類是巳頂某月日吉之中有慷慨趨事人起而任之思欲踵其餘而復其故屬余一言以婺于紳衿父老子弟余告之曰夫人之欲婺奮爲維固在乎鷄窗螢火而不必祝噴頭爲靈拙也從來地以人傳人非以地傳荀子弟廢弛詩書因循歲月以坐待風水之來而風水又不能明告以有無之故比及盼望大際老大徒傷然后委咎于地之無靈也不亦晚乎蒞今悠撫昨即事遇物興思當日何故而興今則何爲而息萬一關係于此亦何必留此須之缺以遺憾將來百年名世且亦數過而將考矣况逢

今天子崇儒右文　邑大夫雅意作育鼓舞振作共在茲乎

則此一石也雖不獲與嵩岳武夷並峙而彈丸艸澤中倘有眞經綸眞道學出焉則頑石當自爲之點頭而起又豈必非天造地設以待斯人者哉余願同志者毋靳錙銖以共樂觀厥成可耳

婺下坑菴重裝佛像疏

山居家壠小溪而上崇崗突岫迤環周匝若無數獅子象王偉瘁于宕穴之下蒼蒼蔚蔚莫可端倪顧常見遊雲往復上下而有菴居其中菴而曰下坑者不改地也菴故有寶光瀧月如來一尊是余先外祖母陳孺人以歡喜心作

捨施主而飛茲延齡集福之大慈悲也菴之前后左右原
有琪璧叢列古木參差白雲一塢與金沙相掩映輒謂之
此地之祇陀林焉庚后數十年地以人廢樵牧相仍山靈
泪〻菴失所庇而佛身遂金而泥矣住僧知止謀所以新
之而具以其故告余且乞一言以募余問之曰吾聞佛稱
大人師所以一生死訂輪迴度大千問三世而不可壞者
也論四大則本空〻則何壞論千百億化身則無量無量
亦無壞若住則華輪兆塋固不壞于塔設像則金粟玉花
更不壞于像何有于風雨何有于蟻蟲哉胡乃與物推移

隨時興替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當日何以不壞法身今則
何以敗柵之不若蛇蜂互窟萃裂如許是現在佛不能自
壽而過去未來者尚何以度人耶僧曰山川頹墮陵谷變
迁自古有之我佛自天竺南來大雄演法而金剛不壞之
軀以不見〻以無聞〻佛本在無象之三藐人自作有象
之故依故予外祖建茲寶利金身爲是山功德主是益以
有象合無象者當其盛則人肅然起敬〻其凋零無緒而
四方隱君子陟其堂觀其貌未嘗不泚然自汗于立地生
菩捨心是則人之裝佛非佛之感動不可也則謂佛之能

自新可也佛能感人非予外祖母孺人之功德則無因也
則謂孺人之能復新可也佛有新感孺人有舊因四方之
未至者更有善知識而非人之貲助實不成也則謂人〻
有佛人〻之能自新復新可也予曰善此固非募以佛而
仍募以人也即以其說募之可矣

鉢平渡重葺關夫子廟及大士閣募緣疏

舟自滇氣肆虐南楚千里內外干戈而燧燧者既二十有
餘年矣頃此二十年前虎嘯豕奔燕巢林木遐陬僻壤之
中問所謂白雲茅屋竹籬柴舍尚有罔種而剛疏者乎曰

無有問通邑要津江淆古道向所稱梵宇琳宮爲諸佛菩
薩所客寓南闕者尚聞五漏之鍾三更之火乎曰無有于
是時蕭閒戎馬蘩嘶梵唄響絕一片荒烟落照間求其金
璧愈盛輝煌而香供彌加蠲潔者則在〻惟關夫子廟巋
然獨存也我荊南爲公舊治威靈所被至于千有餘載而
民之供奉之者不間于里巷山澨雖方亂時趨〻如杯蚍
目而揚鞭者僉作食人狀燬祠拆屋其性習則然迨一覩
關夫子像莘悚然額泚下馬伏于地惟恐其輒加譴于若
毙隅介從卒送供燃燈不可指數渦無論本祠加赫即佛

利道觀鄉村廬舍附于其兩翌而后者幾幾不存而終獲
寔然而如故非藉威靈能若是耶雖然諸佛菩薩以大圓
通眞實願力客南閻浮提幾際滄桑遂不克自有其象教
之身而仍受庇于東土之神力是諸佛菩薩能善善而不
能善惡也以公當日現金剛身亦心爲漢賊魏而狗吳雖
殺人如麻至于今善者化之惡者亦警之其神其德亙有
勝于三摩提六波羅蜜者于是知眞丈夫爲不朽而徒慈
悲無益耳今松年渡有古廟一區歷祀公像廟前江水一
泓擊楫而渡者日夕不絕廟后建大士閣數楹爲僧人課
誦處古樹槎枒夕陽掩映居民僉于此信心焉歲丁巳
王師西下分兵駐北賊人乘黑夜來襲寨弗克對岸發火
炮數十溉道去厥明視之火鋒所至悞觸殿閣我守將壁
壘下士捐芻粮鳩工庀材與居民爭新之廟爲之一肅然
矣夫賊人之隔江以火攻者庸詎知有廟也賊以不知觸
神怒不旋踵而賊亦遁亡守將卒居民以捐貲復舊觀亦
不旋踵而師奏凱民樂業縱感召匪彝所思而其護國而
殄寇福善而禍淫業已彰明較著若是無何二十年來剝
蝕頹圮弗葺春淋漂泊物換星移過而問津者往往

之往將其介其山主陳子欲余一言以募于宰官士夫暨
其地之父老子弟夫宰官士夫父老子弟有不思受庇于
公者哉而况乎其庇之于前者已較然如茲也惟是公浩
氣塞宇宙何須乎此土之人之廟之覩之而人之不得不
廟而覩之者罔遂既殄民既安天下受其賜而渦南居多
而北土又若多也廟后胡復閣而閣復大士耶方其滄桑
之際公之威靈有獨烈矣及今昇平之時而大士之慈悲
可並行也第當日大士之閣藉廟以存若茲返令公之廟
與閣俱賴吾儕耶受庇之人與方思受其庇者斗米錢金
猶愧其薄坐聽興廢必非人情倘于此舉當亦順而易焉
者矣曷以余言爲哉

募重蓋包公祠疏

香火一方之福鎭端乃廟貌赫乃堂皇令人悚然起敬而
不敢瞶越非神爲之而人爲之人爲之匪徒以祈福亦借
以警惕自心耳故善而菩薩能令人喜威而閻羅能令人
畏喜而畏焉者皆所以勸于爲善而懲于爲不善也里中
有塘曰回塘塘之上有山山腰巍然而開拓先君爲殿宇
兩楹以鎭之殿之中範有像厥像惟有宋龍圖直學士包

公而孔嚴寒毫光閃爍左右輔以丞〻之下森然侍衛者皆眦目張牙怒髮上指是殆以宰官身現金剛像者乎當時謂閻羅包老蓋以笑比黃河清黎其時亂賊奸宄之胆而裂之今隔數百年矣而不善者聞之[illegible]如疾雷劫電咋舌縮肩瞋目輒作鬼狀此謂之人寒鬼胆神揶人魂揶何其氷倒刀鋒若此世人謂人〻心中有活佛吾謂人〻心中有活閻羅王先君不範佛而範包公因所畏而畏之者也頃殿閣圮癈斜陽漂雨神必毋寧住特來屡請與復不能固辭于是一言以告諸會中人并都里諸檀那銀不過

錢米不盈斗量資涓滴以補恒河俾木植瓦甓獲還舊觀堂嚴則貌肅貌肅則過而覩焉者悚然起敬而一拜之以興起吾心中所常畏之閻羅而未嘗一拜者而今拜之矣不然平旦雞鳴稍有覺焉即不自安又安問夫平旦雞鳴之未嘗覺者雖然善信發心不俟持鉢之募爲我包公而能捐一文能減一合誠爲喜助完其爲我包公而捐一文減一合之心又安知不變金剛像而爲菩薩身乎此又余之所以厚望于鄉人而閻羅包公亦當爲之冷然一笑也

代邑侯建火醮疏

竊聞德以動天上帝普好生之利誠能感物聖人宣贊化之猷蓋水火兵饑任彼倉無非至教而雨暘寒燠藉神道可以爲覩惟明察之薦元工斯阜成之及蔀屋歛時五福錫厥庶民茲　知縣某〻劍衞渤海刀憁庖丁河陽之錦就茄召伯之棠欲根爲蘭縧爲保障抵求告無負于主知或撫字或催科竊巽巳罄心于民瘼好風好雨漫後洪範之休咎疫蕃炎災熛春秋之戒蓋大仰奏塲在宇宙者五十年而開閤焚香于微臣已六七載孤狸遁竄妄巽渡河之徵數影飛空敢恃文風之德今者時惟六月序屆初秋

喜五穀之甫登逢彌月之不雨念茲地之村連烟火望符切于雲霓傷此日之煉爍陽華杳莫窺夫箕畢仰觀漢渚紫艴與赤練齊飛俯察輿情物怪與童謠競熾炎塵燥物或恐胃熱以傷盲薰風拂絃誰是阜財而解愠雖主伯亞旅流火之什方賡而亢旱稜仍未雨之防宜密幸而融皇部令徐〻拒螢惑之威適來白帝司權冉〻挽湘江之澤是用輸誠仰祈禳解闢齋壇而建醮藉神力以回天數滴清瑩普灑楊枝之露一回耳側用傾瑪瑙之泉暫吾道之吉仁以水勝火若黃庭之設教取坎塡離伏巽元功赫奕

帝命昭回鑒中孚之信及豚魚惟呼吸之誠通閶闔要使
出作入息光華隱〻覩堯天暑往寒來福履雍〻增壽域
亢旱除而清凉至庶幾老安少懷萑苻逝而怪疫消爾尓
河清海宴涤江而岸離〻文彩映蘂華岩月一輪冷〻秋
光眎鶴影躬清治恊庶苔爾百姓之殷勤化肅風成敢對
揚
天子之休命

醴陵廖志灝伯湘氏著

夢餘艸

夜氣箴

夜氣者浩然之根柢也乾坤千古不磨之正氣人々得而有焉觀其克塞之云爾余攷邵子復卦詩二字云夜半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交時余既論之頗悉觀未發者時々有工夫于此際倍覺清切故箴以自警云

殆哉殆哉天心之在于人者也大哉大哉人心之復乎天者也一天一人日絕日續絕續機緘天人面目慎勿倭々則鄰于陰慎勿放々則蔽于物無極之先忠孝之原動極而靜々為之根獨私之處穩藥之府既存后察存為之主大和之英克則為仁為有鰥之底豫為孤竹之潔清貞一之緒配之為義為孟氏之浩然為文山之正氣欽明之體綸之為禮為虞典之惇庸為周官之條理圓靈之機著之為智為成湯之禱旱為大禹之行水其為氣也剛大之原無狀之可言其為氣也道義之根而無端之可緣瑩々乎星宿之泉淵然潫然而未交乎百派之源隱々乎鑽燧之烱熖然烱然而未及乎車薪之燃故不言日昃日中而言夜不舉心性情才志慮而舉氣之夜方是時未必全見夫仁而見夫無欲害人者未必全見夫義而見夫無穿窬之心者未必全見夫禮與智而見夫無受爾汝之實者未必能好能惡未必好々色惡々臭又未必遽能真好仁惡不仁而見夫好惡與人相近也者

主敬箴

立志以貞涵養以純內省以密克治以勤主一勿適戰々

兢々齋莊嚴翼肅々彬々遏私滌慮寡欲清心好色惡臭閑邪存誠如臨如履如見如承如逢大敵如對神明物々必察時々若存事々惟一念々惟精毋敢放佚毋敢因循毋敢怠慢毋敢驕矜顏淵問仁仲弓問仁子曰欽哉不違其心

獨臥箴

敬哉惟獨慎哉惟獨夜氣微茫雞鳴絕續夢想日因寤覺為情神隨形動道與心存冬至子半夜至子半嘗守一中治于未亂畏天之威文王以之樂天知命孔子以之

四勿箴

人生本一物交則萬色遍具球視以方寸　右視箴

尼聖兮兮神明耳順我則冥冥非禮勿聽　右聽箴

惟是樞機豚魚取信未發將形存之戒愼　右言箴

躁悖曰狂從容作聖日用天常動惟其正　右動箴

羲皇贊

龍飛在天火德沖元因重三而艸創一元羲闢渟和之粹理包太極之全子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察地而視天

禹王贊

龍見在田封山濬川範九天錫皇五心傳眞九年之艸味旭四百之家天子曰禹吾無間然禹吾無間然

周文王贊

龍躍在淵穆爾誕先明夷羑里道炳穹垣參后天兮設位患中古以成能子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民無得而稱焉

周公贊

龍惕在乾終日乾乾我徂東山心在金縢稟三后以成德躬君子之勞謙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庶幾覩其象而玩其占

宣聖孔子贊

龍亢在潛消素司權五十學易五十知天秉中天兮袞鉞撥百世之機先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可以無大過者又在假我乎數年

五聖御六龍烟罫圓圖贊

全體在乾大用曰九六位時乘羣龍無首體方用圓剛中柔順太虛惟天時中惟聖乾道之元坤道之元神而化之聖道之元先天之易后天之易化而裁之中天之易大哉

聖人渾一沖融卦卦用九爻爻是龍活潑萬變範圍一理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五聖御六龍者室方圖贊

先天後天同一易焉先聖后聖同一室焉河出圖洛出書八卦以象告爻作之于述之爻彖以情言亢有悔而爲戒用無首以開先發憂患于皇古得假我于中天子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百世之道在二百四十有二年

六尊人贊

六尊人者天地君師父母也六尊者皆無上以我視之
皆謂之天故天曰主宰天地曰順承天君上曰紀法天
師曰名教天父母曰慈天六尊皆天則是絲毫不雜
以人而絲毫不可以假者也○其一主宰天贊
大清之中無上之上有至尊焉定六虛握二極首乾真坤
繼離出震而作造化之元君父焉在北辰一物之中在靈
臺方寸之府無在而無不在無不在而在則謂之帝而已
矣帝若其來予而謂之曰咨爾渺予以大虛全明付乃血
氣以有汝恒性潛中隱發時予闕焉尚名充合精保和體

我元在發徵德火坎而完乾汝無忝受汝二人以固予一
人之命予默有命討欽哉惟獨中對予贊曰於穆天主宰
予無極師為化主授汝命鑒汝處勿陳官徑寸府體純乾
惟肖子

其二順承天贊

夏秋之交盡捐耳目視聽之勞專攝黃中凝一事黃中者
蒼坤厚神也神若曰咨爾渺食我水土踐爾形骸毋殄毋
肆毋貪予能福爾殄爾壽爾夭爾視聽爾造就而傾覆爾
資爾晛守爾分隨地而萃厥靈焉應我貞蓄爾厚恤我物
力滋爾祉順我五土一氣之理以康汝軀愛我比丙坤木
若菑芸生含弘爾德性爾鼠隙豕縱予水火焉時其鼓爾
志定爾慮淡爾聰明嗜好莊爾禮若度約尔樞機以肅我
夜明浩浩乎直哉其孚養元氣勿自取促贊曰順承天持
載予大生父廣生母代乾元周物與生我軀真我宇蘊居
中予小子

其三紀法天贊

春王正月天王布令于青陽其約曰普天之下誰為能仁
能孝能弟能慈能易簡寬洪能和而介能中正以持身齊

一以矢心能嚴毅慷慨勁直以行其志雍和遜順愷切縝
密以和其情確然凝然而肅然者厥惟天民宜天爵加之
若反是類為悖德為逆行為僥倖小人為機變無所用恥
若巧令與浮且傲慢若異端若鄉愿如是等種種華面不
華心予恭行天討殺無赦　贊曰紀法天化成乎那日星
踐水土遂吾生範吾矩禮三千倫惟五是所樂非所苦刑
三千法惟五甚可畏不可犯尊為主親為母心誠求保赤
子

其四名教天

先師仲尼繫易之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教顏氏之子以克復爲仁猶是也其謂孝經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他日教曾子以一以貫之而承之以忠恕者亦猶是也既曰五十知天命又曰知我其天又曰天何言哉然則先聖渾然一天謂仁與孝爲天之事但與二子言之是亦欲無言之意也千古而下果有與聞學工夫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明明德盡本然之性達天德以道中庸默識此理從忘食忘憂爲之跟腳時到疏水曲肱樂致得逝者如斯之意以質體夫莫予知欲無言至

于天下何思何慮之日爲一中必有遙相符契者先師聞之必曰是可與言仁矣孝矣彼失厥道也假諸義也俞歟焉耳矣夫豈吾徒　贊曰名教天範獨爭大極翁中天祖述堯舜憲文武統一原貫萬有道中庸醒大古能步遐吾弟子

其五嚴慈天

先君子素菴公訓曰我惟以四海爲家先自正吾之家始以萬物爲一體先自正吾之身始是故我生惟身生我惟親由我而上遡無極一脈之身皆祖也而近世高曾我不幸而不見之乃于予呼吸猶關焉若曰予無憾汝體之于無殞汝靈之耳于是守吾之身以親吾親上之推一本自父祖至高曾以上至于極上于是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老老幼幼一以貫于睦族勸鄰而信文明內之存忠厚廣詩書崇禮教而肅名分弘綱紀目不使蕩閑而踰檢外之接物以貞誠以嚴介勿欺無妄以勿喪本真隨吾恒產以養恒心念人之孤貧老病而周量以濟之是或庶乎無忝所生不若是天地不以之爲人父母不以之爲子矣先君踐斯言益本吾祖母唐之教者今母氏慮予遺忘重以誓予曰

汝父常有言曾憶之否予敬識之筆于家以誌不朽　贊曰大哉乾予之父至哉坤予之母生乾坤曰太母家嚴君剛健主敬之霆潤之雨家慈君坤厚土仁之褒義之誥吁嗟乎不肖子

總贊

始無極生萬有上天帝下后土近一王遠孔子慆祖先顯父母六至尊一爲主一皆何貌爲處七尺軀徑寸府萬化根純乾蓋向一中環八宇恭二人對三古形夬夫心赤子祇愼哉式臨汝感而通聰無語

六輪贊

易曰變動不拘周流六虛潛見惕躍飛亢貫在無方無體不即不離若聖人加以時乘御天四字甚圓活甚警策故余每以六位謂之六輪亦以位有定而輪無息也疾風旋轉瀕永迴環活〻潑〻大虛無礙觀象觀變惟其時物而已故贊之

維天之命虛六以托夫神維持之位主一以轉諸輪妙合于一周流于六變動于六時乘除于六物造物用之而確六甲聖人演之而成六畫一元大始與時偕理一貞大終

偕化從容成象于乾為兇為烏為躍為俛成形于坤為大為珠而為轂為輿體之乎身也出震而隨巽麗之乎事也坎行兌說而艮與居其光明以德不大聲以色其出入有度而莫拘其數其來也完粹堅確其行也無聲而無臭至其叢徙而螢用虛而明氣和而澤機轉而靈元會十二萬闢于其一圓晃〻晃謂之輪是故輪也者淪也原凝聚以為清輪也者倫也運活凝以為神自夫湯漾未起燭彩方旋時惟沖漠質本陽炎搆精窳宅含孕全乾一輪渾穆于是乎潛迨夫出地昭明鬫爽始踐鞣雨酉郊潦火北面順應以誠道經于變一輪灼〻藏極乃見巳而貫照搆霾水澀晦蝕退深重泉韜光一碧御剛大于在宥奉皇中之軌繇兹炳〻乎一輪又乾〻而若惕若乃明出地上率附何天潛若巳極動欲翻然疑壯住分思尺尚追視夫初潛抱一輪之隱〻為戒躍夫在淵至于長空耀赤黃龍偉翟子宮起蟄午位騰哀理入九之象數羅億萬之威儀起大風于馬驚御天道而龍飛乃若知柔知剛知得知喪靜理乘除暗中磨盪陽極爭必陰人可下而不上未逢于野之爭用悔重乾之亢茲其為物也扶徐于大虛之內如貝琉

之浪金盂而浮沉升降于溷濁之中若漆燈之乘長夜於穆不已是謂天輪厚載無疆是謂地輪至誠無息是謂人輪出地之晉唐堯虞舜亢之而大順入地之明殷箕周文潛之而有靈

宣聖曲肱贊

文章性道於昭于天〻何言哉四時行焉其可得聞者在一博一約善誘之〻教其莫我知者在神而明之曲肱而枕之〻前是故一瓢水也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曲肱也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顏子贊

擇中庸事克復一問微其髣足仰彌高鑽彌堅竭吾才□不能博我文約我禮吾見進未見止無伐善無施勞心巳誤物同色有若無實若虛昔誰友事于斯不貳過不遷怒既如悲復非助不違仁不遠復治一巳撥四勿一瓢飲一簞食貧何樂ニ何事舍則藏用則行禹同道稱何人夏之時殷之輅兼帝王專制度子如在何敢死今則亡天喪予我與爾有是夫顏氏子庶幾乎

曾子贊

作大學乃曾氏內正誠由格致外修齊至平治聞大勇尚弘毅體孝經養親志如臨深如履薄質也魯守則約命可寄孤可託臨大節不可奪勤三省信一唯仁為任死乃巳易簀后知免夫曾氏子其庶乎

子思贊

紹一貫接兩論闡性道揭誠明中未發和巳發夫婦端天地察中不偏庸不易造夫婦察天地中無過無不及既發育乃峻極庸爲德且爲言禮三百威三千儲爲臣寇何有伋如去君誰守道從時禮有數伋也妻白也母承家教開

世教淵論孫賢肖以先覺ニ后覺衍魯緒啟鄒學

孟子贊

魯有聖□有賢躬一道著七篇發情才道性善非淵水斥杯棬日知性日養性以事天以立命存良心收放心防桎梏憤操存我知言我養氣塞兩間配道義入則孝出則悌居廣居立正位紹統緒接幾希闢私淑實見知衍堯舜道湯武去夷尹學孔子承三聖息邪說闢鄉愿距楊墨薄管晏黜功利遊齊梁陳仁義車十乘從百人兩餽粟一客卿數則過時巳可欲治平其舍我貌其學孔之ニ乃萬所方仰禹下

千佛遶毘盧圖贊

我問毘盧其佛太古本來ニ無生出衆有大千小千億萬百千未來過去無量無邊視佛皆兒化身即我兒托我來我托甚麼

自題天山捧笙小影

祖爲古宗庖羲夢姬旦樂宣尼誠茂叔敬程伊勤微濂學武夷本六尊之顧命當五聖之子遺彼夫東遷之魯南渡之嶽地之相距不知其幾千里世之相去亦不見爲許幾

何有予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庶幾史闕文而馬借人乘之者乎

自題天山觀物小影 圖中繪牛兒抱琴牛兒戲沼左右山阿又畫寫牛馬鹿豕等物題曰觀物

牛曰目馬其性在野主人命之戲于波若牛金曰牛厭質亦作主人牽之與鹿豕遊抑縱入調百物齊召臨池以觀爲鼎而跳物且人耶人豈物歟牛馬聞之相視而笑

自題致和堂一樂圖

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惟願兒賢時察兒課但問今來七尺之身軀曾否憶當日三年之故我一反身而求之耶自信其頎二

自題隱几小像

有琴不鳴有樽不傾我醉人語人醉我醒每作邯鄲之夢而爲醉鄉之遊豈逃禪而入定抑假寐以飛淸却原來昔衰之弟子而胃孩隱几之虛名道逢孔先生振鐸大呼曰朽木不可雕也倏然而一驚

先伯處士府君廸爽公行狀

顯始祖文炳公家醴陵凡七世至筆山公自筆山而下至顯亦七世七世中無甚顯者惟高祖靈臺公爵一命出宰民社會明肅皇帝念天下郡國奇材異能之士無問爵秩崇卑乘賜旌額我靈臺公得恩光兩大御書奉爲世澤其貴顯者如此然幸詩禮淵源不絕如綫而寒素布衣多以聖學躬行自命不屑屑與流俗競短長至今七世中嘉言善行蔚之家乘者犁然具典型焉靈臺公生楚麓楚嶽皆爲諸生楚麓公子四長騰霄公表率人倫講學以知性爲主爲先伯先子及諸族人師楚嶽公子三長文卿次光楚生先伯廸爽公又次則顯大父榮我公方是時甫際滄桑光楚公善琴書精術數學書不得志學劍氣槩不可一世會從戎出征幸爾言于帥曰我國家氣數不利宜退守不宜進戰遂罹禍死廸爽公纔十九歲值此變故大慟曰吾父豪氣蓋世以鬱鬱終非神化即仙去也就光楚公自卜吉壤建化仙菴爲饗祠自廬墓焉越二年余大父又不祿先伯與先子家塾攻苦旦暮講誦雖甚寒暑不輟方喪亂避兵茅簷中往往獎勵先子潛心肄業以身先之曾

熙朝鼎革先子出試補博士弟子公脫然曰子綠書香吾老業布矣自是置制舉業不道亦不與童子試朝夕靜坐于性理一編晋心全體大用之學有邀爲國子之遊者曰老夫無成自有長貴在焉遂介然自持壁視軒冕故先君子晚年謂嵩曰汝伯氏寶書如命寶藏書之人如命恤墨如金恤先人之墨更如金惜禮如執冰救急如救火視子弟如已生視流俗如奴隸是其一生行誼可爲後此法程者也汝其識之茲不幸而赴召玉樓須用是狀其生平以誌先子之言之不誣云祖世藏書頗富兵燹后翁檢閱

蠹簡每至欷歔泣下過字跡殘滅盡日粘補如新刻乃已有潔癖書室僅丈許日灑掃凡三過架上標目列書爲八倫以六藉四子爲君父而大全語錄及諸名解附之以鑑綱諸史爲兄弟而稗官野說附之以大極西銘諸儒性理爲師長而臨川魯齋王文成陳白沙等集附之以荀楊老莊屈宋諸子爲友朋而秦漢而下詩古文詞附之古程時墨坊行試社題曰國人天官輿圖兵刑禮樂纂類分門者題曰有司醫卜星數題曰流術道與佛書題曰方外至于家學所授要旨及近代儒先一脈薪傳則曰我命脈在此

開卷必盥手收卷必掩塵足寶書如命也與會所至亦舘于人惜舉子業不中時蕤致從遊者稀然講解務根極理與而出口成趣快人人開卷時能令庸下人踴躍樂聞不倦無論其門從暨他子弟中有勤敏好學者輒曰我不取你來讀書我家是寶藏書之人如命也作古文喜韓昌黎筆愛技一字不肯人籬下然矜持過慎絶不肯隻字干應酬嘗曰吾得志與君父報効不得志與聖賢明理學當爲俗子貴守恥或有字與人不過如口頭說話憶頭被掠逆寨中寄一字來云汝不須挂念父母他將爺們在家莊

不是父母誰不養兒女但謹愼小心而已兵卒見之甚快斯語又嘗與邑中差與縣公爭一事寄一字云凡事帶得過去即便過去莫要事事想出人頭地出人頭地不在此時行撤亂爲在此時也試思之凡屬往來通問無分親疎貴賤只淡淡數語率類是以故著述無多非真有關係不道非必不得已不出是恤墨如金也先大祖筆山公書藉充棟丹黃爲軼故號筆山然無佰一存者間有公筆漬簡斷殘但加硃藍迹者或于敝簏陳緗中得之或論于別宅則詩巾及憊購之時于一楨顏白碎玉以貿書如積寶

也至有手冊全文未狀無意檢出輒大喜如獲拱璧誇于
人曰吾今日得此豈非恤字之報耶是恤先人之墨如金
也嘗受用表闡幕次三年是不及門闕或尊客來具酒饌
亦狀故次二年如一日今人喪服例以二十四月關則奠
曰先王制以八月爲一歲耶有人問大祥遂從吉者此是
何如曰此本宰予之教耳予于何詠月無朔望肅衣冠來
拜先大母致敬盡禮母慰諭之曰當從俗何必拘是對曰
吾家非俗家吾輩詎俗乎耶先大母之喪亦痛哀慟哭居
葬十有二月若親喪然斯豈矯強所能至乎至于祖考生

忌辰必祭節侯必祭家族五服内外其忌之年月必書幼
者之生年月必書婚時必書葬某山必書有不知者極力
訪之爲將來譜牒章本平居冠必齊衣服必斂足拜必加
額揖必深拱押無謔語醉無失容行步紆徐坐臥嚴翼是
挑礎如冰也家產未逮中人而見人之急如已渴自不克
濟必募人濟遇族里中曲直紛紜事必面折而慰勞之否
則其喪不能已二又窮親一一悉往二以卜擇星數福人偶
聞有不叶者即不詢及亦多方細囑之山是數十里外信
及脉魚若推心置腹中是救急如火也家庭子侄無毫髮

聞于中不特詩書耳提面命極力誘掖即俄頃小故相謁
亦不擧色憶一日有牲踐青苗者先君俁爲公家物召其
夫子嚴容怒責之翌日以酒謝公與之話且留飲酒與之
翁曰汝父待予嚴其于吾子故嚴吾待予寬故于汝亦寬
耳酒歸白先君先君曰是無間彼此也又明日自往謝焉
是視予侄如已生也俗上多以詔諛爲工際翁以一詞厭
人寬而謔翁者翁不答有貴客在座二中人與翁言頌揚
貴揚事不答乎或謂勢利二出鑽錄淺二自詡詞語文飾
貌是恭者則其耳如未聞目如未覩是視流俗如塵也翁

儀表魁梧年踰古稀僅可五十以上人目燗二然精神強
固意其增耄耋期頤之壽而竟不克待哀哉翁諱士琦字
廸菽行二生于天啟癸亥年■月■日卒于康熙乙亥
■月■日壽七十有三祔葬學士山祖墓之次先是癸
亥先君祔此山窆甚至是翁欲祔一棺于右灝力沮之謂
曰祖塚不可再殘且昭穆難順也我山地頗廣何論彼此
若得佳城以報吾伯幸矣倘祔吾右不傷先君乎從兄弟
執不從乃進于先君墓下弟左兄右已爲不妥弟上而兄
下可乎■春灝不得已舉先君之柩重扦以避昭穆伴

化者得安于地下焉翁元配黎繼配易子三長志峻次志
泰次志君孫八長鐸峻出次[illegible]泰出次[illegible]君
出女四長適丁次適黎次適陳次適李陳諱某儀于庠爲
邑名士所著有[illegible]集一卷藏于家嗚呼吾家先輩典型
之不抵者賴有翁存今翁沒而我輩何所矜式乎哉故亟
湔而狀之語無倫次端有望于當代名碩秉筆造就而發
潛德幽光者也

曹麓峰先生行狀

先生姓曹氏字中玉別號麓峰又號德航子醴陵人高祖
勿亭公大父今會公威以明經世其家父介菴公才高不
第應順治癸巳年選拔將補縣未果卒四世一綫單系至
先生先生幼聰穎垂髫時識問學大體過庭請業遂諭經
世之務淹貫經史又旁及百家二氏之書靡不研究九歲
學爲詩取盛唐中晚讀之輒能辨取高古深厚清幽雋永
之致爲舉子業尤奇捷自朝至日昃成五藝不繼燭是時
邑侯張公器重之置諸中課業遂克代啟札應酬諸作十
五爲諸生屢試必書經論並陳每每冠軍無及于乙丙午
鄉試首場已薦會表文饗帝字出格磨勘者惧爲頌聖遽

乙之壬子當掄元以三場條對弗合司衡者慮涉徵詢並
置弗錄揭曉之明日撿廢卷閱之已有國士之目僉嘆息
久之先生慨然曰大丈夫何人而不自得哉嗣是頗輕浮
名銳意于詩文師友間是時中湘郭公幼隗王公山長甯
鄉陶公仲調文子涞水譚公延卿俱稱當代文章宗匠先
生負笈與遊終歲不問生產泛泛窮年探幽索秘欲盡窺
諸公之與衍以自成其一家之言故其爲文也森森乎如
瀑布之瀉秋崖一練穿雲萬斛奔落乾乎如西冷南北高
雲絲而霧捲以點綴朝暉夕陰又如秋空鵰鳴響徹嘹影

歷落而不可亂又如王耕爲牡丹蹀遊蝶探其中色味任
人領畧諸體詩寢食于魏晉開元間得老杜者爲多古風
峻潔中且點染多姿是孤山處士是羅浮美人尤往往令
人莫可辨識宅後一方池池中作書室延袤丈許左右植
柳計七株命曰柳舫有時垂楊若釣烟月往來如畫舫入
武陵源余問一至其中先生謂曰此若富春若淯水若扁
舟五湖柳特其寄焉耳余因喜而誌之答曰先生之柳也
猶是濂溪之蓮也和靖之梅也是殆即我觀物而本無物
因物命名而實無名遇蓮取蓮遇梅取梅先生則遇柳取

椰故余稱爲七椰先生云甲戌年五十有四忽一旦送友
视予北上遂乘興壯遊不勝僕不計裝每行一日則記一
日從之八閱月計程八千里有奇爲文得四十有三首所
有盡品題風月絕無長安冠蓋金銀氣歆雜其筆端吾楚
兩漢太史奇之欲置諸篋中不果遂拂袖行每嘆曰世界
如許二轉不遊抵空老耳丙子偶發南轅之興又蹴舟下
湖口歷匡廬泛彭蠡抵金陵抱鍾山爽氣稍憩息江天逝
鎮江訪虎丘諸勝然后東泛貝區抵于西子吳山覽勝海
門觀潮後與九余泛卓諸老遨遊雲水間酣耳熱上下千

古間其胸次愈益天然其詩文愈益游存濤立蘇子由謂
太史公周覽名山大川而后其文有奇氣者非歟生平灑
灑落落不屑較尺規寸矩初對䏍恂恂若不出諸口至談
古人得力處則有時彈冠袒裼雖尊客在座弗之顧事其
母田孺人至孝沒之三年每道及猶欷歔若初喪時余時
在祖母喪因謂余曰吾欲掇緝古賢孝節母能成其子者
爲一書而以吾母附焉以報劬勞地下余因思身后之報
負貸誰何此賢于浮屠萬萬耳立身皎潔幾和而介當道
企慕之如郡守黃湘蘐微好若平生所契惟賦詩飲酒別

無干請作乞憐態性坦朕無物與人交無分貴賤毋論賞
介了弟或負重名以行藁請益者夜坐一燈酒一壺筆鋒
所至如老樹槎枒竟不憶此爲何人文㝵作回互丙寅春
諸彼俊禎軼事當道禮聘校郡邑乘先生極意搜求孝義
節烈恐山林潛德有一下彰而爲已過雖艸創潤色兼任
絕無隻字謏言任官長其秉筆亦嚴矣爲人倜儻吉可親
然目之中筆之下睥睨不可一世以故稍不理于口晚年
又思黔粵閩海之遊遂不祿生于崇禎己卯年四月初七
卒于康熙戊寅年五月二十七壽六十應康熙癸酉歲貢

蕉山門虎形山之陽元配蕭氏繼配許氏子一爾恒娶黃
氏女四長適丁國選次適雷炳讀書爲諸生所著有懷新
堂初集二集椰舫齋艸石齋詩燕遊記行于世先生五服
漢如騎狀于灝灝切師友之誼不得辭謹述其大概如此
以俟採風者云謹狀

三無名傳

采端子年少時有志于四方十五輒好遊閩吳楚秦晉黔
蜀探海嶽巖洞之奇適歸來華髮而髮霜年五十有七計
遊且四十二年厭徒牧陽生者問之曰夫子壯遊天海其

有得于山歟水歟抑風月歟而胡弗舍也曰吾非山也水
也風月也而吾人也或有得于樂山者稱水者而品題風
月者之人也問曰可得聞歟曰吾歷年四十僅遊三子之
三子者非今之人而古之人也非今之人所謂古之人而
古之人所謂古之人也非古之人所謂古之異人而其所
謂古之中庸者也非古之人所謂古之聖而其所謂古之
愚也其聖可及其愚不可及其奇異可能而中庸不可能
也吾且喜爲舊言四十年間而盡得老子牟尼宣聖人而
見之也吾且受巧受吾僅此四十年亦安得天地古今之

老子牟尼宣聖人而盡見之也許由巢父固非寓言荷蕢
丈人是真大隱吾師乎吾師乎得見吾師者斯可矣曰其
行實可得聞歟曰之三子者皆無名也一在龍門墟余見
時年可五十外古貌婆娑倜〓一長者遨遊千里巷隴陌
間飲酒高歌和其光而伍于俗人習謔之亦不與較往〓
詠而歸其廬一燈夜坐如木塑人鷄鳴盥沐肅冠裳向北
極默朝上帝已而焚香再拜宗廟方就座惟務默識潛証
終歲除飲食日用外無半語隻字亦不關發天人性命古
今成敗之理有人論及則曰此已然者靜觀而已其動靜

作止容貌周旋又蕭然沖和洋溢纖悉不着色相有談及
佛氏之教則應曰未知人焉知佛數十里中雖丐子齋夫
芻蕘牧豎皆得而友之日相酬酢涵濡于和風甘露中但
莫得其姓名亦莫窺何自來往曾中有二十餘侶皆不著
履歷亦未嘗序師徒或長幼主賓禮朝夕伏臘祗奉翁若
神明自春王至除夕絕不聞唾嗽聲若而侶者聚首一室
儼然虞廷揖拜之風而先生居中殆隤然一古愚也偶一
日有判客南來挾七首爲其兄報仇兄擲路也嘗盜人牛
爲鄰人殺之客兄林經秀與少懃一二日且祭伐家與之

語客憶爲痴愚人其以實告翁曰是非他即我也客曰子
長者豈殺人耶曰吾非殺人乃殺一盜也是耶非耶子欲
行復吾讎當之子之兄盜牛被殺而子行復我殺盜牛之
人而寧未有復者乎客語塞而退衆駭其故曷爲乃爾曰
是非我莫解山多虎素爲人害江陵公子出獵射其一逝
不見伏于室側林莽中衆謂此噬人者宜去之公乃親詣
莽中令曰汝不爲中山狼得不死虎搖尾至前馴伏廄后
爾飲跡林中而諸爲害者悉已余是時從公兩載有奇僅
耳茲數語見茲兩事卻爲聖賢仙佛人從溫火中陶鑄稜

角已十去五六然未嘗聞語言文字之教如卄泉在前不得飲既而同人有泰遊之約將辭行受齋誅不食再三跪請曰欲得一言答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汝周旋于時物變遷之中以自得汝之生理是矣復請姓名不許嘗以鳳兮鳳兮作吟哦蘭余遂師之爲楚狂先生云嗚呼生之一字未經古今吝註聖門之求仁釋氏之圓覺老子之還丹皆是也而先生亦不吝註但曰生理得逝者如斯指其掌之意焉一遇于大掠卷卷曰大掠存者蓋子然也際蜂烟時挈余先一夕宿荐仙驛驛里許有大樹婆娑

余將探禹穴遡匡廬過其處欲稍憩片晷先有少年在焉謂余曰子適南滇耶對曰然曰何求曰吾欲得大虛我俱而子棼我師而莫知所適從也少年曰茲豈非恵子臃腫大樗乎而茲地即漆園氏無何有之鄉也此去西五里有人焉汝知之耶汝不知吾爲見之行數里許絕無烟火處鳥鵲不飛至扉有人儀表深穆覩其年更少于少年者少年再拜曰昨奉事偕矣余問其故不答少年曰須自覺之已而携卜筮出山麓一竹舍間數戊人者來謁曰神哉神哉欲與俱往挽不從戊解腰玉爲報弗納戊衣者去復問

少年何故曰此馬門奴聚衆十餘萬將刻期寇白陵巖巖險峻避亂者居之恐不及覺暮馬門來卜余乘間爲卜之斷曰課中火剋金彼方正旺若見崇岡火炬燹林木中則機已洩而禍非常矣慎之是夕審令徒衆止息伐松脂大燃火于岡顛山故寇退而返神之然問卜于此而寇跡終年不及大掠斯亦奇矣室中有絕美人始莫知爲誰少年翁每晨起拜美人皆數四察之是其母母亦端坐受之不爲動余因亦隨衆行禮登堂而拜焉燕居恬靜從容每日升座講周易一章畢皆如環淵大易無方無體須從動處

觀心靜處觀化得之矣望焚香告神有箋疏不著名第書吾弟子三字問胡以不名而吾之曰吾者天地之化機也何有名天地且無名也亦何有數天地無數也嘗言有其質而求其名者以所有易所無者也質也有其名而無其質者非其有而取之者也盜也遯世無悶不見是無悶確乎其不可拔者也潛龍也又嘗言佛氏圓寂大過玄家積族大過皇極大乙擺布大過吾契文章宣洩大過而俱不得其渾渾者造化一理流行其體一中其用一中渾渾而已大易疏陰陽春秋誅亂賊而不失其所爲渾渾是爲選

人之書有論金液以先天爲母此是何如曰人亦何莫非先天者而獨金液乎哉凡日間拜母后講易講后時下山遠近一遊覽是謂暢機遇長者必拜遇幼者一接引談笑遇源泉瀑布必流連吟咏一回遇大松及石則坐要以鴻濛過世界而以上古人處我是謂偕景至數日一開行桃阡柳陌遇歌童野女遊戲消遣日是可觀心歸爾中灌花灌竹灌蔬及菜水限以斗炎涼以時日其生意日消其化意日長是可觀化堂三間延袤僅五丈許庭開風靜閉其無人然往〻焚脂香供酒掃任灌溉者日以數十莫知何

來久之乃知徒衆悉結茅于前后左右間一開磬則趨焉余一載與處每見其遇事圓明洞達持已嚴翌冰兢時〻若臨鬼神而對大賓無作喜無作怒無義抑無怠容無期必一年如一日一日如一時而真乃自強不息者焉會南都馬阮之亂將避地余亦辭行送于竟桑坪嘴曰吾老剛也幸勿爲意此西去二千里而遙緜荒碧洞中遇耳有七子者是今之天人也汝往師焉須久耐可盡得其學遂別遡長江踰大別抵荊門上蜀道遍物色之不可得越數歲偶有行吟澤畔不履不衫若痴醉徉狂者詭果七子裍丑

下余度非遠爰再拜而前問曰先生將何之七子者不荅遂行余跡之五里許問如前行亦如之且行且歌〻曰能兮不問鳳兮衰我牛馬兮將焉之鳳兮之詞彷彿楚狂大抵昔衰世之意于是窮日而宿隨所武而止于所舍復稽首再拜拱立于側久乃謂余曰子明人也我幽人也人不相等而易其爾 余曰敢問幽明之說曰汝未讀易乎幽明乃陰陽人鬼晝夜死生之謂汝未事人焉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哉余心且駭之是豈生人耶抑豈死鬼耶而言若是也行跡之遐翌日余爲負其行裝翁不可又劍負之稍

遲輒進問生人之道曰得不鬼爲人得不死爲生矣久之漸問鬼死之道曰鬼而人也是知鬼死而生也是知生矣此未可遽爲汝道也余言下揣度必非常人隨行十餘日至黔雞山猝然曰吾幾忘矣吾將赴桂藥坡之難矣子能從〻耶問其故不答曰且去未半日隔山隱〻作金革聲有頃則見一大簇人紅頭裸足趫疾如飛又遙見原野中排办列戟如迎敵狀兩隊爲合烟塵蔽空翁督視良久曰可矣汝無懼則隨我否則遠去余足將呆〻若夢中竟偕往翁披雙肱支氷劍悶入陣中風馳電掣響聲如新雷鳴

發須臾則見倒戈鼠竄無數陰霾淨盡第餘紅頭邇山渠魁亦死殆所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者非耶時迎敵者百餘人始莫解故交鋒間惟見披髮仗劍者左衝右突人人稱念佛爺佛爺及見翁則人人倒頭拜曰是救我命者也衆簇擁而行先使報主人主人肅冠服出迎十里下馬伏地曰神人我何德而至此耶留宴半間片晷辭行弗果先是杜藥坡履世多積累主人中烈子有二女美姿容絛人稱吠天珠止者悅之强下聘爲姬烈子不許吠珠據衆叛道經廣烈子營于衆曰有能設法相援者妻之女嗣是

見翁默默有仙致欲以歸之翁曰救人難而利人弱息是吠天珠復生也敢再進者有如此劍衆于是不復言翁亦不告遂行來裝就道行坦途一二日入叢崗峭側中稍錯趾即羅坑塹忽高壘一隊人操强弓毒弩大呼曰主人多致神人必欲欵留如有執泥恐多開罪翁曰返欲殺我耶對曰苦劍若能折弩即放行矣翁一躍直上高壘壘前衆弩齊向翁身不着祇聞喀然一響已擒其隊長入手中衆皆竄去隊長泣曰非吾殺君奉主命也翁曰主人何險甚耶曰主人亦非欲殺君欲得君貳室耳乞恕死翁笑曰君

欲殺不止殺汝一人若不殺并汝一人不殺中意汝上我大掠使者也寧使汝辜德毋使我違心隊長歸報烈子率衆以刃加頸祈頭請死願爲之徒翁不顧行一日忽又見紅頭者衆出來翁曰吠珠餘黨決傾國來害前憤我去汝勿來一時轟烈莫知所以黃昏更靜聞四山啾啾哭聲非人光兕皆不可辨余懼甚至明日出山望紅頭若收屍骨者出沒如晨星余又伏茅叢中腹已餒及漏下二鼓俯天大息曰休矣忽一人從旁笑曰何休焉彼里許有光隙者非付舍耶問視之則中烈子也余問何由來曰先生不殺

我者爲大掠巷也大掠者余先人師友之地也渠來救患我返無狀願爲行役以贖前愆余問大掠名姓答曰不知又問大掠于先生爲誰答亦不知勉就途至舍中翁果先在焉爲置飯食之翁曰來何暮耶此間有景中人可細玩耳有頃見美女子三四人出俱西子東家北翁與之狎且飲且謔余異之翁曰語云如好好色聖人得非好色者耶余亦低頭不敢語遂各就寢又明日渡鐵午江江濶甚翔風驟發波立丈許同渡者咋舌余亦色沮翁戲曰水族百萬非生魅耶吾說一法汝衆思之人一日無水不生何懼

其死一日見水輒死胡賴其生無水不可水多不可彼造
物者安所措也且今日當見水而懼之時思渴時不可得
雖日當不見水而渴之時思懼時亦不可得矣若皆解此
理吾同汝向萬丈龍潭作一翻身不沾涓滴衆稍定余亦
思之遂濟江翁至岸休于旅舍偶然曰吾去矣汝不復相
隨矣余詫問故曰吾家廣陵有父祖母在焉芋家避地心
竊憂之吾父子通家師友十有餘地舉乏資托吾天涯訪
之矣與汝暫別二年有會期余泣曰弟子從行庸何傷曰
子從我尚蚤也諸公威武不能屈而汝屈鬼神不能動而

汝動坐懷不亂汝懼爲亂履險若夷汝視此愛工夫十倍
未有一焉從吾何益余聞訖大哭四支墮地願先生作何
開示作何磨礪翁見余哀涕再四已復慰我曰汝必隨行
亦任汝意無何至洋溝山翁持一粒食余曰此去三百里
無烟火食此可無飢是山古木陰森巖巉峭壁日午蔽大
陽不見巖下水滴滴汩汩在萬丈蒼影下翁曰吾飲水一
勺四來遂不見坐候皆黃前后左右無路出回顧來時路
盡荊棘盤結巨石雄塹四天黑暗風雨驟烈片晷間猿聲
豹聲怪鳥聲陰霾魑魅聲惡雜呼號時入于耳余震怖骨

流無何以兩手蔽兩耳頃時鬼影立現妖火流空千變萬
態若咲閃灼稍一交覺又覺諸魔直逼胸臆開眼在眼前
闔眼在眼中稍靜一時而五內肺腑如枯槔如梭織已復
如前如是者幾十閱晝夕初一二夜牙戰骹栗方寸無所
主五六夜心偶頑意稍冷龍奇險異之狀大抵云云至于
八九十夜則既視若故常相習而與之俱忘乃知不愛不
懼不識不領須在閱歷諳練之深頭一日昧爽覺有人自
山巔呼曰彼坐者無路出耶何不樹上尋之余仰首不
果見則又呼曰何不雲中覩之遂看青蒼窈窕中一雲方

出岫余目識之似鄧艾之冠緣崖尺蠖求伸不得不屈步
雲際不見雲抵一小洞開焉稍暫息有二樵者從余額角
下尾而跡之則一線路艸間出訂向之坐十夕處距此殆
尋咫云繼數武轉山阿翁掀髯大笑曰磨于十夕間換數
十年胎骨矣吾方與汝講大學開卷第四句曰知止而后
有定也汝夜坐處是汝止也坐之是知止也十夕后是有
定也外外所止知內所止天日何高山海何險余問所服
一粒何物曰此非金非石非艸非木非日月華非水火鍊
即汝身之生意存焉又問生意以孰爲覓曰性者生之理

身者性之所配汝陰陽分二以象兩儀汝大極裁兩以用中和汝五行是樸四以歸奇化汝萬物是孫萬而本一造化不得其中則造化無生人得其中則人無死有川流之德在天一之先有敦化之功在五十之內是謂生生之易而藏于一粒粟中藏世界者又何死生人見之可言哉汝善思惟朕言不再余既領畧斯語嚮前兩老叩其端而今先生述其秘奉爲金針退而潛索者又二年餘一日翁首有余既中叩于曰來吾語汝吾授汝無餘紙遊戲三島方得解脫今東洋絕微萬里外有一金阿羅菓大如箕秘在

鬱毛山右余將有炎焦思之潤渴汝二子往取焉余敬受命職海艦下扶餘出雞頭口遇颶風大作燄火亂流海怪垂雲怒而有翼舟與人行水中五百里眥目瀆白顛倒無算至尾閭島而舟尾裂矣余兩人者仆島上去來無所援五閱月間異類雜處而方寸靈明頗無前此錯亂但惟曉暮望南舟在烟霧中縹渺如畫忽中秋前三日一巨舟將邇岸揚帆數百里如飛而來仰望之則翁之舟也又審視之則大掠之少年西向坐少年之毋南向翁降而東向立今乃知少年者翁之尊人也余稽首再拜呼先生又再拜

呼尊先生翁曰吾金阿羅吾自取之汝金阿羅即在于汝之自取之耳余又再拜望一援手翁曰吾援汝于性海矣于一勺之海何有焉必欲援汝楚狂且來言訖颿揚卌數自甲如飛而去余且驚喜候之甫一月果又一舟自長空瀉下舟中十有三人若棋若談若觀書內眞有楚狂在焉其十二子莫知爲誰大約皆無名氏余伏地叩首大呼栗端子望先生久先生不答但遺一物如葫蘆者可十圍許余悟故是援我出海者翌日兩人乘此物一試波面則安坐如輿錯落風濤浩森中不欹不側閱三晝夜如所寢也

而不覺渡海矣歸視其物體明晃如晶內有金阿羅菓四篆書則知金阿羅者不離于此物也至今藏諸圭峯之藏經閣中烈子別往桂藥余亦浪跡天涯二十余年記憶如昨之三子者父也子也友也人在世外心存世中五倫中之極樂者也然莫知所終顧余久與處得而見之又得而師之其與衍處則不可得而聞故耿耿朝夕云栗端子以告牧陽生牧陽生亦隱姓名稱大隱者聞其說曰若是則先生之栗端子弟子之牧陽生十猶未去其二三也得抑和之致甚混沌之精眞何有于精粹燦爛哉時栗端子唯

唯又也三十年牧陽生爲余評道之且日吾聞之師者未
宜亦爲人說予其序之以誌源流俾勿忘焉牧陽生者余
之方外師也
涤湯子曰以余觀于三人大約似虞仲圖南麗居上者流
而不以名著晉晦韜光爲造物保清逸之氣以退藏于密
則又較深于虞仲諸人者雖然世間道德氣節之士其潛
伏于山林湖海者必不無賢于史册所載嚴陵諸葛不過
文叔與玄德終老布衣又何怪哉然后知千古之有其實
而無其名者更多于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世外之交不

一而足牧陽先生私淑栗端栗端視見三子其猶秘處在
覯我生而大槃以去名根爲第一着源流所誌自不容誣
嗚呼三尼聖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三子者斯可矣

醴陵廖志灝伯淵氏著

雜著

六辨惑有序

楚俗尚鬼而好佛鬼佛之說而止于楚也吾固甚惑于吾楚之人鬼佛之說而不止于楚也吾且不止于惑吾楚之人惑焉必問〻焉必審要使幽明生死書教象教以及異同邪正之說無纖毫疑義然后鬼佛之道與而吾之信鬼以信佛事與法事且得以爲徵焉原夫神道設教之時王

者禮樂不能化繩之以法〻度之所不及則二氏起而救之以性宗歆之以因果懼之以地獄來生迨夫地獄來生之說窮則又相與造爲超生拔死之佛法事益其心主乎善而理未免近于誣于是乎以象教而有金身于是乎以言教而設經懺于是乎異端之中生異端之魔若異端之外有異端之異端與其傳疑爲愚天下之術毋寧傳信以正于古之經吾年四十而不能無惑于此則不容以不辨焉者今夫佛自有所以爲佛者教人以晨鐘暮鼓領戒持齋不過欲其動心忍性以爲磨磚向壁之基而所爲正法眼藏者不在焉道固有所以爲道其教人導引擦摩通關補腦亦不過固精鍊已以賓進火退符之具而所爲金液大還者不在焉况夫緇服金冠搖鐃鬪華作關撲腳色如扮戲傳奇者流則豈釋迦老子當日立教之本意哉迄今觀其書則似近今爲之而非若楞嚴參同之與衍問其人則曰隨衆隨落依教行持我亦不解是故不敢不信且不得不疑雖于正法大還之義未便妄爲去取且畧舉數端之淺近爲吾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近日近地之荒誕不稽者質之緇羽中之高明而我輩士夫其能道而信之者必

且有說以開吾之茅塞而辨吾四十之惑焉則吾幸矣不然之數者惟楚有之而楚之風可得而正焉不惟楚有之而惟楚爲甚固且願其一變而不必至于若此之甚也則楚亦幸矣獨恨空言無補端有望于主持世教者採擇而酌行之可也

一鬼物之惑

夫巫陽禱召自古有之而未有甚于湖南近日之盛鬼魅竟習染而成風者彼夫祀典所載無論已搜神之說亦所固然外此稱神或被封勅或受居民戴奉事必有所由始

而近地除上穀神外每里稱廟者以百計每家奉薛寄者曰家壇其三五里無烟火曰冷廟曰壇曰廟依草附木遇臃腫大樹輒神之而側破裂死缸輒以屋之神焉如是何以自立於靈明然神未嘗自道而丈老竟莫道所從來此一惑也疾病之家除祈禳外有出神拘魂之法以木爲像而入匿之名曰打神是人打非神打也又以人爲神名曰附體東奔西竄向前所謂壇廟者咒之仍是人走非神走也人得暴疾者恨不及待出神爲憾然往往見魂歸而人已莫問者亦恬不之怪若有若無吾未嘗有無之抵覺從

物生死之權俱任其爭閙而莫之自主此二惑也又其甚者有致鬼之術簸幣中似唧唧有言及審聽之則莫辨其音與其字又其甚者有過陰之術逆符咒咒能令人身死冷寢中囈語作鬼物聲嗟嗟人鬼之間竟可彼來而此往九地重泉無界限無鎖鑰亦何幽明生死之分此三惑也說至此而人尚曉曉乎慕之其不率人而鬼也幾何哉

一佛事之惑

緇流羽士㑹紫披金非扮佛仍扮鬼也其中科白多不近情姑舉其甚不可解者言之一曰須赦吾見朝廷之赦朝廷上之上帝之赦而每每可須也斯亦奇矣況天宮時時有赦而死者適逢其會歟抑欺上帝無言而作佛者自赦之歟雖然縱上帝有赦而死者仍不免則須之亦徒然此一不可解一曰贖罪人死受罪之說朱儒辨之詳矣人之生也有形軀血肉則刑有所施及其既死而體魄一歸于無桁楊枷索將施之于何處爲人子者不能于生前揚親善而返于歿後彰親惡獨何心歟吾見作佛法事者除懺悔外又造冥府錢作十王衣爲贖罪其審爾則是閻羅王亦受錢財冥冥之中公行賄賂又且一衣一楮所費無幾

而天下之爲惡者幸矣此二不可解一曰破獄地獄之設正爲斯人曹操秦檜何惜數十萬金而破之耶以獄爲眞有則必不可破以爲眞可破則又何貴乎其有幽泉重禁反不若監盜者一牢卒彼獄雖嚴又何畏也此三不可解一曰血盆爲女人而設謂其生育子女汙穢世界聚血爲牢以罪之天地以好生之意寄之男女女有牢而男獨無甚乎天地欲不生則亦已矣天地而欲生不自咎而咎人則亦惑之甚者也昔月犍連持戒而其母犯葷犯葷之罪未必若是之甚而釋氏遂歸大惡于其母則其孝亦可知

矣今剖盆者無問母氏之聖善女子之賢淑而總以巳爲
目連以其母爲悅帝利豈非忍心而害理耶況夫天地惡
其小賤而所聚之湖所剖之盆此物豈歸于天地之外歟
此四不可解一曰還受生錢世人謂南嶽注生還錢者必
至嶽不敎是錢也天地得之抑嶽神得之耶錢可通神果
有之矣造物且然而況人乎未生且然況旣生之后乎閻
羅變成嶽神愛錢天帝愛錢而又何怪于世之人耶天地
得此紙錢吾不知何所取用獨其生時不需現錢而身后
乃索冥帳人身不惟可買而并可賒世之艱于嗣續者何

不慨以現錢買之逕覺易易耶又不知羽毛鱗介受生于
造物而誰爲還錢者此五不可解一曰行鍊玄門家三候
採藥四候溫養三載鍊巳十月成胎慍無所成而彼以瞬
息扮演遂曰拔死者以升天欺人耶抑自欺耶若云擲緣
善符是行鍊也則神仙滿世界矣此六不可解之數者固
非釋迦老子之意而爲之徒者莫識何時衍爲科白俾聦
聽聞人皆曰予知而不覺習見習聞于中爲其所愚者久
矣

一經懺之惑

佛經之謬朱子辨之矣今人唸經必以五千四十八轉而
成一藏吾不知其安用許多經典果出自眞佛之口則書
西域梵音而今之金剛圓覺法華楞嚴等書竟成嶄然文
章之齊句比以華言譯佛言則言語巳非其本音字畫巳
非其本體道聞佛之本來面目也哉夫誦經乃學口也今
所誦者并非學佛之口而學人之口也禮懺乃捧號也今
所捧者并非佛號而人之號也且以平等人學人之口至
于八九十聲不勝瑣屑而無謂稱人之號至于十佰千呼
豈不煩膩而可嗤呼之學之在于凡口凡號猶爲不必學

不必呼而況乎其爲佛耶呼之學之果係眞口眞號猶爲
可學可呼而況明知其爲凡耶至于路引一案尤爲可笑
弟唸阿彌陀佛一聲手拜一點五千四十八點爲一引合
計唸佛當五十萬四千八百聲豈西天之佛必呼之五十
萬四千八百聲而始聞之而輒引人登彼岸耶舉頭三尺
一念可通操莽杞檜無論五千四十八至于五十萬四千
八百再至于五百四萬八千何所不可則是地獄中必無
操莽杞檜而地獄不成虛設歟嗚呼噫嘻吾知之矣當日
之爲此倒也于世無益而于彼有便焉者一在乎熟經沙

門誦經如童蒙之習四書以熟爲度則彼之五千餘轉一便也一在乎收心誦經既多爲日必久彼令其徒子藉此熟玩義理而收玆意馬心猿二便也一在乎取錢不耕不商而坐食十方則惟經懺之利爲大三便也然而路引止唸彌陀一語則所謂熟經收心者又將安在似覺二者循經而取錢之意若多吾不知十方之人何用學佛口呼佛號何用學假佛之口呼假佛之號又何用請假人而稱假佛之口與號耗有用之貲財而貪玆無所證驗之因果惑乎不惑乎

一塑像之惑

象教之說昉於佛氏久矣然吾觀靈山繪像峋嶁癯削是其本眞原非有滿月金光之形如今日所塑者則此滿月金光是亦假佛而已矣夫佛之教在于明性佛之心在乎救人至于涅槃而后諸弟子乃範土木以像之則是像也者非佛之自爲者也佛未嘗以象教而况乎其爲假像耶此而可假則何往不可假耶我近地每三五里有數菴毋菴有數像每像少則十金多至百金其累于人也實甚然佛未嘗教人爲之而人人竟踊躍以爲之至于佛之教人明性教人救人而返不肯爲與其重費而爲佛之假毋寧不費而得佛之眞也耶獨其假像論其假言行其假教勞人傷財相沿成習竟使威音王那畔所窮擁而不彰良可歎此是余信佛之深而惜世人之徒費金錢而不知所奉之者也惟是圖像一說在中國已千有餘年無論二即今聰明正直之神皆範以土木矣吾謂果忠臣果孝有功于國有德于民者祀之則宜以主而或者疑之疑主也者所以祀先聖孔子之禮凡爲神者曷敢當之其說不然彼有功于國有德于民是即大有造于名教而爲

先聖之所嘉而進焉者况夫聖廟主祀自明大祖始謂其稍別于佛老耳嗟夫見之固明行之允當然得其一未得其二謂佛老無益可以不存則主祀不可像祀亦不可謂佛老有功而可存則既可象祀亦可主祀此其事固係乎主持風教之人然而不能無惑焉

一異端不敢闢而甚惑異端之異端

異端不敢闢謂無有司之位有有司之位則敢闢異端無有司之位而惑異端之異端猶所以爲異端也異端之異端何曰應付僧以及白蓮諸教而已夫禪子之持齋把戒

絕欲掃塵尚藉口以明心性了生死爲象彼應付則何爲
者耶以之殺生則書符歃血勅然勦牲不比世人之殺生
也以之利欲則鳴鐃扮鬼賣經取錢不比世人之利欲也
酒肉葷擅香花利益諸船快意獨害色魔至于冶容外曠
心猿不收有怨自埋誰使乃爾是心性不必悟生死不必
了珎御如來名色廿滅自家后嗣是誠莫解其何故者然
而非佛菩爾爾自苦矣顧余常念此種非無故而然實由
多端所致人約有愚夫生兒推美命薄而遂捨爲沙門者
有遊手無聊不能自食而仰給于鉢中殘肉飯者有見利

起念垂涎募緣或見其僧人殷實而願爲之徒者其或攘
星得肉趁亾得錢本討不費分文而剽掠數貫錢者又或
犯法漏網畏人物色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變形自匿者
諸如此類當局自知不獨應爲然而禪或亦有之每見常
住法門往往有能詩能書通文理美談論者益其中多有
逃名自好之輩亦皆盡甘心事佛之人而總不若應付者
之爲可厭耳至若白蓮諸教尤爲無禮既曰持齋而又俗
裝如故既曰持戒而又男女雜揉是宜不攻而自破不待
教而誅之者也吾族中有兄弟二人持素不三載而相繼
沒弃遺腹一子而亡之見余誄文中益其生也余每勸之
不悛至于沒之日而后知彼白蓮之教爲佛菩薩之所深
惡而速譴焉者今應付爲釋家之叛逆而顯然叛逆白蓮
等教爲釋家之鄉愿而揜然鄉愿倘其清夜問心不自甘
爲若輩欲歸禪也其效遠欲返正也其禍多彼應付之還
俗僧稅一衣而白蓮諸教之開葷更不若彖諺云頑子做
和尚生成的苦笑謂獺子之爲僧與應僧等之還俗二而
一者也○歲丁巾余以祖妣之喪作誓言有云無闢異之
識無匡世之才不敢生排斥佛老心嗣后凡遇非下各教

理斷疑闢不欲與其說相左故謂佛本有好生之心而其
流誤之爲戒殺佛本示寡欲之教而其弊竟至于絕倫在
當日儘有實際工夫有非膽體禿子輩所得夢見而偷覷
者而冗于應教白蓮種種色色大壞規矩者哉之數種者
以爲是佛弟子不可以爲非佛弟子不可以爲非僧則又
似僧以爲似俗則又非俗既不能起活佛于今日則其惑
終無有辨之者矣余信佛之深衛佛之切故不覺情見乎
詞而大聲疾呼如此

二一　異端不能闢而甚惑異端之爲孽

異端不能闢謂無聖賢之學有聖賢之學則能闢異端無聖賢之學而闢異端之魔孽亦所以為異端也異端之魔孽者何曰尼僧曰女道而已今世之為此兩種者想々時激昂之氣所使耳否則其父母厭其生女之多而捨之者又否則悞入非幾而假此以掩穢者天下寧有女人而願為此者哉嗚呼自身之投入于此自身之不智也父母之捨而為此父母之不仁也或激昂或悞捨或掩蓋出于一時能保其終身無愧悔之迹長能激昂而掩蓋乎頭以常情論之和尚之難々于鰥夫尼姑之難更難于和尚姑為

乎和尚多傳而尼姑迺不多傳也以女流論之節婦之難難于烈女尼姑之難更難于節婦胡為乎節婦見節而尼姑并不見節也觀于此則所稱尼道姑者不必盡知亦可概見矣天高地厚之中此更易見易聞之事向非靈山老子復生誰為化摩登伽者向非靈山老子復生又誰為轉阿難者縱使此老復生亦安能盡轉許多登伽與阿難者今日在々登伽恐亦人々阿難矣謂之魔孽又何惑焉

讀孟子

問孟子願學孔子而實々能如孔子否曰孟子之願學誠欲體其道承其心如闢楊墨正人心之類若其措置作用各有其時自不必强同耳學聖人者學其因時而制宜者也如陳蔡之厄軍旅之對燔肉之行三子之告陽貨之諾南子之見公山佛肸之欲往以及匡人圍之而以後死者自命是何等仲融何等渾脫所謂仲尼天地無不覆幬者也若孟子則如兼金之餽々同而受異以幣之交受同而否異弔于滕弔于公行子皆不與王驩一言王召而辭疾

客齊行而隱几闢楊墨薄晉晏舍夷惠其立身甚峻其與世甚嚴蓋所謂泰山巖々也泰山巖々有象天地渾々無迹此聖賢造詣之別也但其說大人則藐之其意中尚有一大人在不若聖人之入公門如不容有自然之節度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其意中有一我在不若聖人之文王既沒而以后死者自任有自然之擔當然當戰國之時日趨而下不如是則與儀衍魯連何異此又各有其時也程子云學聖人先學顏子始蓋顏子一渾々者也若會思則在渾々巖々之間耳

孟子之時世主喜爭奪人民若虐政遊客好縱橫處士多橫議正氣衰壞人紀阽危幾二幸人類而禽獸于是孟子出而操性善一大本領挽回造化生人之機爲聖門重揭生面以繼唐虞精一之旨辛之許子之並耕告子之義外楊之爲我墨之兼愛不能勝焉自非義藴之精力量之大工夫之堅確焉能孤立以砥柱其間而使之俱爲我禽也哉齊王之不忍一牛甚懸于伐燕而謂其足用爲善然反本陷而責之以是在世子樂正子好善而推之于美大聖神是皆因端見底而欲令擴其性善之量者也告景丑不召之義詰陳賈長君之非原匡章之不孝明仲子之非廉不與子敖而并責樂克之同來欲諷齊王而旁引距心之知罪不屑教誨是亦教誨是皆因人下藥而欲竦動其性善之機者也至于告子先我不動可謂得力矣而其學在于一偏故因杞柳湍水之喻生與食色之說反復辨明以確昭其性善之旨也良心梏桔者謂性有不善乎旦之氣猶存性安有不善者哉

管仲孔稱其仁孟薄其霸以爲功烈如彼其卑又曰齊王反手則似鄙管之不能成王業也桓公九合一匡幾于攺物仲于是時假萬乘之强齊當列侯之推戴全在尊周攘夷而仲大義于天下故主盟者權也尊天王者正也若必欲改物席捲天下而王之則即是山陽陳留之事春秋尊王之義又安在乎成湯放桀猶恐來世爲口實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之共主行未至于桀紂葵丘首止大義凛然管仲之仁正在乎此楚僭稱王春秋以號舉向使齊桓稱號則一齊春秋不知功罪更居何等矣蓋當時孟子在齊祇見齊人稱霸嘖不置而更不知有王道之大故以此言感動世主得以躬行其道至于得位而行則上與其主下救倒懸以繼孔子東周之志未可知也夫王霸之分在誠僞義利之別而豈在功烈之高卑不知其本而任其流其弊不至于大壞名義不已後世强藩跋扈乘王室之衰而假興王之義以盜竊神器攘奪不已蓋不知孟子之深意而適爲管仲之罪人矣

夫子尚論帝王贊堯舜禹曰如天曰不與曰無間論周之盛德推泰伯文王曰三以天下讓曰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而未嘗一語及湯武者蓋春秋之戰爭擾奪列國尚知有周共主如醫者于歷年之虛症而用溫養之劑欲還其本

以及其末也至戰國時孟子對世主多稱湯武葢見列服無君已甚病入膏肓如醫者于七日之傷寒而用瀉火之劑治其標以徐圖其本也葢其志在于救民水火其術將以動人君故稱湯武不置欲效其仁義非眞踵其放伐也若道性善必稱堯舜此又大本之不可誣者矣

土芥視讐與夫聞誅一夫之說似非對國君體然孟子當日必察其人之可進而后進之若以此語進于明大祖之前則金石之射當不在于百技之后矣夫進英主之言當如甘露和風進庸主之言當如疾雷迅電葢非疾雷迅電

不足以振拔其委靡之習氣乃言之如此矣々而聽者仍爾漠々易位之語不過一變色而已甘露和風之言尚何庸乎雖然戰國之君聞玆逆耳雖不能行猶能聽納若至于漢唐而下敢諫之臣雖戇如汲黯直如魏徵而能以此等言語進耶未得生王之頭先成死士之墓矣然而明大祖之忌寇佐語葢以爾臣子敬謹之分逆知射之必有能救之者既已射之而復祀之則可以知其意之所在誠懇其一言之流弊至于賊君也有孟子之志則可無孟子之志則欺也

桃應之問孟子之答葢推度大舜之愛親之切而視天下之輕極其心之所至云々非有是事亦非必有是理也瞍始年溺愛不過曰父頑而未嘗有殺人之事况舜既爲天子而瞍尚有無故殺人者耶藉瞍天子之父皋陶天子之臣縱瞍果殺人安有其子之臣執君之父而誅之者耶况舜爲天子瞍不得有殺人事縱瞍果殺人陶果執法舜亦安得竊負而逃棄天下之法而私一己之親是尤不可爲訓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下罪己之詔優卹后之典于恩于法或庶幾焉竊負之說論其心耳無是事也無是理也

或曰舜未爲天子瞍若殺人陶必執法舜于此時竊負而逃可乎曰烏乎可犯殺人之法于天下重逃罪之名于吾親于理未當即于心有未安必也引罪于己而代其親庶幾殺身以成仁歟或又曰聖人止知有親安知有法安知有名曰此可謂愚孝者言之而豈所語于聖人之大孝哉聖人不慮法亦不廢法不計名亦不喪名隨事盡善泛應曲當豈其于吾親也苟焉而已乎

周書牧野之戰罔有敵于我師既已會矣安有不殺人者

歟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必不至于血流標杵過矣夫旣布黃鉞白茅立止齊步伐有用命之賞不用命之戮則其中三百之乘三千之賁于甲子昧爽奮威敵愾惟恐有不盡殺商士爲快而紂旣率若林而來豈盡能拱手受縛不待兵刃之接歟則標杵之流亦其常也蓋仁人之用心與天下之服仁人之德蓋在乎一戎衣而天下定一語不至于再不至于三非若春秋戰國而下積年累月盈野盈城之甚也孟子此語蓋慘痛血流之語似乎殘刻有傷仁者惻怛之衷然此亦是當然之事固然之勢不必爲聖人

掩也盡信書不如無書然則我于孟子取五六篇而已矣孟子服乎哉

書速報三事

杜子虛泰和人素不軌居近吳粵衡凡旅客往來伺其貲輕重殺而擄之幸以爲常其子惡席丈業幼賈于黔廣者十數年擁重貲歸甫離家十里許日已暮過舅家索炬舅再四止宿覘其行裝服物甚詳厥明舅命其子送之中途而返將及門日昏昏御倦輒俯首從道傍適子虛揮鋤之田環顧周匝竟前及念偵其行裝頗重視其人滿口齒髭輒以鋤擊其首死置橐中攜所劫而歸喜可知矣翌日其舅來賀謂杳甥歸杜莫知所謂爭嚷未已及舅至室中

見行裝等物駭曰是非甥物而何子虛乃悟故托以辭夫婦旋往壙中驗之則果其子也遂俱自頸而死嗚呼一鋤之擊施與報皆在湍夫之巧于待惡人也亦甚快然也已（耿其子無罪蒼天乎此處少一乘除）

吉州有某寺者僧衆往來甚夥住持某戒行頗精嚴會戊寅二月大士誕辰例潔齋供香花誦經禮拜腓明住僧預至佛所爾視供物驀遇一巨蛇蹇几昂首作向人狀師不爲動大喝曰何物孽畜敢爾老僧幼入苦空應無夙障意者大衆中有與結不解者耶蛇爲首肯者再師爰擊鼓鍾大呼徒衆中言有蛇來報寃之故衆愕然相繼至獨一僧

齣劇不敢前師呼而給之曰汝直述所犯吾爲解焉僧永州人泣曰實不敢諱昔于貿易中途謀殺一販傷客人耳師令之跪師前跽與蛇對須臾間其蛇忽聳身向天門飛去回視殺人者則已斷其頭矣夫殺人者死被殺者先登鬼籙鬼之報人也何有令不以鬼報而以蛇報則知是報于幽不若報于顯者之尤令人悚惕耳是或大士之藉以警奇僧也未可知

王世公江右安福人持素三官甚謹歲往滇中貿易幾致千金往往以金帛歸慰父母厥族有從兄某者聞而艷之亦從貿易其地歲暮歸世公將二十金爲贈又自爲家書一通付之已而翻然自思莫若趂兄弟同侶遄趨裝至粵付舟行從兄伺橐中所有久萌禍心弟無如舟中十日何忽一夕舟泊市岸客衆及舟子沽飲于肆遂乘機以小揷刺之輒以其衾被包裹沉之江比衆歸舟大哭曰吾弟捲衾捕蚤偶失足于江魚腹中矣衆錯愕信以爲然抵喫息久之背北地距家尚千里是夕世公父母不成寐俄而大聲震响椽瓦俱裂即之見一衾裹死人在地毛髮皆豎熟視之則世公也喉血濺衣獨胸前微熱亟以湯灌之稍甦醒世公半日始言語具以其實告不令人知越旬日其從兄歸持所爲書來給其父母次日爲治酒筵邀族鄰與飲佯問世公行止答以近況無恙踰年可歸一句句亂嘆天花以爲中藏而不知世公已自室中出矣執而訊之言三章之法能寬啖哉嗟嗟彼夫遇險獲救瞬息千里人以爲三官之報畸曰不宜然吾謂天下之不持三官者蓋已多矣彼有被人謀死而不報者歟惟是天下之施而不報者亦每有之而既殺而復生者希不數數觀如此救之速報之又速爲世公者必深有契于三官則知持三官而得速報者必善人也苟非善者三官能復其仇未必能活其命也

滌陽子曰儒者不言果報言果報二氏之事也上三說爲安成劉君愧三遍地之事劉君述之甚詳審若是則凡天下之殺人以心而不必以刃者彼其報之視此無疑矣天下之殺人不必以刃而又不止于殺一人者彼其報之更毒于此又無疑矣佛氏出離生死以神道垂教其說恍而大其事精而嚮似有所得而無所滉然每見天下人有天堂不足歆王法不足恐獨禀禀于地獄求生爲眞可畏而

平旦未戒猶知捨其不善以至于善是則其彼岸因果之說尚爲功于世焉耳夫地獄來生猶爲可畏現前熱報更當何如語有之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楊雄創論也今日行險之輩皆剖其頭毋亦余之創論也歟抑又聞之諺誠怪誕多出之好事一種人有事趨事無事流言是數說者君子聞之疑小人聞之畏惟其警惕人心無論眞幻縱爲好事者所作當亦與蒙莊寓言同功而况乎其出于劉君愧三作君子不疑矣爲小人者又何恃而不恐哉

四焚書序

歷代藏書之富爲千古美談而余獨未嘗羨之謂其但粉飾太平也而書之實用安在乎其能藏也秦氏焚書之禍爲千古恨事而余亦未嘗恨之謂其能力還渾潄也而書之實用又安在乎其能焚也但秦氏之焚書甫夫孺子皆知恨之余因不恨其焚書而恨其焚之自始皇耳雖然夏時之當行遵聖也而后世不以爲不遵郊祀之當合意天也而后世不以爲不合裂郡邑以更戍服事雖紛而其迹竟爲世法銷兵人以淨禍亂計雖拙而其心又覺可原若

謂滅六國有罪而漢唐以下之大一統而不滅人之國者幾何若謂一世至于萬世之說彼家天下者孰不願之獨是坑儒而焚書其禍重在坑儒爲桀紂之所不忍爲若但焚書而不坑儒則又漢唐宋明之所不能爲此其所以爲始皇此其所以恨焚書之不當自始皇耳嗚呼試問秦氏既已焚書而唐虞三代之未焚者有能讀盡看盡而行之盡者乎秦氏既已焚書而漢晋而下之汗牛而充棟者有能讀盡看盡而行之盡者乎尙能身體力行則孔氏之六經爲大經大法之宗學庸論孟爲下學入德之序廿一史

通鑑綱目以備治亂興亡得失之鑒之數種者又有能讀盡看盡而行之盡者乎兒曹莫恨咸陽火焚后遺書讀盡無有味乎其言之矣能讀之盡即是博我以文能行之至即是約我以禮古今天木所在既不能知之明而體之切則其餘又安用許多故曰不死盡人心之僞無以見天道■精微不焚盡非聖之書無以復上古之渾漠恨始皇之生于春秋之后而不生于漢唐宋明之后也作四焚書

四焚書序二

秦氏焚書而書存漢氏藏書而書亡四焚者非眞敢焚書

也焚二三書之書也邪說淫詞浮文小說支離背戾與聖道爭毫釐而千里者皆焚聖人之書者也昌黎曰火其書雖專指二氏要亦孟子欲正人心之遺意也近成李贄自作書曰焚書弟亦夜氣猶存自知其可焚比之作惡而能自首者云爾今之人不自抑量强勉著作以火戾于孔朱之教而又自執滿堅牢不可破則且李贄之罪人矣

火樹答

曹中玉先生寄火樹問無借上人上人未識答轉命吾余請答之〔附原問〕寶光三樹奉佐請觀是火是花若眞若幻若云花從火出何以凡火無花若云火自花生何以凡花不火若云因緣假合何以一團渾具透出去干枝萬朶都在個中若云一切惟心何以無蒂無根放將來花瓣亭勻不殊造物若云是眞非假何以過眼即觸空花若云是假非眞何以諦觀又成色象若云非花非火何以火輪明現而花色鮮妍若云是火是花何以火既歸虛而花仍無着若云是花非火何以火先未發不見花開若云是火非花何以花到方生頓忘是火儘說是非火非花都又道是花是火請師一一開示何如

檑枝嗼朶花豈無火彩電鮮砂火亦有花是花是火有相爾我非火非花劫盡恒沙是花非火鎖骨媽摩是火非花佛及登伽火即是花花即是火風幡心動佛法僧和花不離火火不離花五陰淨界七返還家花生不落是名優鉢火城無生暗下傳燈因緣假合花從火脫一切惟心火擷

花情拈花一笑畢竟何窮刦火飛天此又奚緣火花着色
大千凉熱花火齊空普現圓通

醴陵廖志灝伯湘氏著

一樂編

致和之堂無極氏之民居焉堂光廠而靜正姚姬曾閔之道在焉堂之中有剛中峻表如烈日行中天者曰家之嚴君骨硬方楞承尊而率卑嚴君之右有純一端粹若霽月當空而冷然靜運者曰家之慈君承太一輔乾元時措焉而不覺兩君之上而又有極尊而至上者曰一太嚴慈君一太嚴慈者蓋發育我兩儀而子然在初之謂也夫兩君

者乾坤也子之尊人也昊天罔極也一太君者乾坤之母也尊人之尊人也太極無極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一理定而二氣均稱祖稱父稱母蓋載胚胎之下藐然如一粟者憊嘻微哉則惟予小子焉是堂也三尊立極萬慶巍廷對越森嚴神明恬順堂之上前後兩慈母老少兩赤子以兩慈保兩赤而親親之天君焉上嚴姑下順媳尊元父身稚兒而尊尊之序位焉由祖父遡高曾上推無極而一本之誼續焉老者安幼者懷老老幼幼貴貴賢賢而民包物與之道肇焉彝叙既定而系之詩詩曰

六合其堂和氣致祥一人發育太極陰陽應地無疆吳
天罔極其數參三夫道則一

我兩君之奉太君也日每雞鳴被服以候太君之辰太君喜慎而盥漱掃室焚香以淨其所正冠肅容以協其儀嘗呼屏營以致其恭靜慮怡神以謹其色太君之未起也候於寢既起也巾櫛以候其沐既沐而候於堂及登堂命左右坐有言動則侍立是故一日之間或動或靜或默或語朝而養夕而飧一歲之內歲首歲暮月令時占分至啓閉之期生淵溢清之節朔望弦晦齋戒之辰與序陳而時物

薦或恭以延賓客或敬以臨春秋祠廟與神明禁日暨先人生忌辰一一省視調和周旋儀度咸使無忒至於正之望前臘之朔後梅月之晦日三尊人誕吉也閨室齊潔倏之齋莊肅穆因時順行不必聲音顏色而後喻

堂上愼言語禁色笑淨聲容祓飾設無大故不加喜怒應事接物言不過十語飲食以二簋為度非大賓不牟豕衣服取適體尊人之身無寸絲尺帛為儉德累居恒淡漠性成有事以至與相浹洽無非曲體堂上之意詩曰

過去無留未來不卜現在靈山燃燈一佛味淡聲希風

清氣古誕孕乾坤神明鼓舞乾稱父兮坤稱母予茲藐
焉混中處
嚴君一念無妄無欺奉先崇本而親睦族時悲仁孝一毫
之不盡是以實體西銘默思補過太君之念嚴君也若是
而已矣詩曰
體象乾乾（先太父號惕齋公故云體象）厥惟家嚴太君之子赤子之
天杜門証易上九初潛死而後已如臨深淵
慈母調和內政纘績而外以孝雛茵蔄酒漿為亟亟謂是
婦者家事之先籌此長惓惓惟懼蘋蘩不潔弗克光先緒

以善貽不肖於是昧旦不遑焦思竭力代天有終太君之
念慈君也亦若是而已矣詩曰
上奉吾祖中承吾父下育吾躬是惟吾母發續蠶繅藝
牲茵蔄厥事躬親厥德固有三十之骨出母腹欲報之
恩碎其骨
一日大母居嚴君侍作而言曰吾母可惜生男一人缺天
倫之樂奈何母嘆曰汝必以我之所生者始為兄弟耶盍
兄弟何必定在同包天地之人不同包而同形祖宗之人
不同包而同氣蓋同包兄弟父母之子同姓兄弟祖宗之

孫兄弟有間祖宗亦有間乎嚴君於是作西銘衍詩曰
人同一天人同一地萬物胞與四海兄弟矧是祖生不
殊形類百歲之前合而一氣
太君謂嚴君曰如何謂之仁人君子對曰不過即一點惻
隱之心便是曰汝亦有惻隱之心也無曰無惻隱之心非
人也太君曰吾見非日有備錢半文不捨是何惻隱對
曰兒性子如此且裁之於義安得許多生平但不忍於聾
跛聾瞶疲癃殘疾流連無告之人而甚不宜於此種兒見
此輩便覺虛惡而何惻隱太君曰世間惟此等比之殘疾

疲癃者更甚眼不瞎足不跛耳不聾終日靠人討活既無
瞎跛可恃但恃着一副顏面真真奈何甚可憐甚可憐今
汝便全無一些惻隱兩下所差幾何詩曰
見相聞聲吾心乃現丐子可憐禿奴可憎原情定罪真
贋截然丐亦可憎禿復可憐儒子入井乞人不屑糈曰
隨時不作區別
又詩
不瞽不陀安得許多不聾不啞我亦難捨真心不動何
以假為怵惕惻隱乃大慈悲

又詩

太母好生渾一春無所不愛何如仁嚴君取與因時制

行而宜之之謂義曰仁與義乃足德我於其中更區別

丙辰嚴君壽屆大衍挈家避亂山中初度之日族戚子姓

無一至者嚴君偶不覺一發吁嘆皆須之太君怡顏慰曰

吾子當示壽矣福壽兩者天之所諱與不易以與人故臨

何之日不宜歌舞喧嘩今日山靈發韃闢其無人一則齋

一以酧母育一則寧靜以養天年吾甚喜詩曰

近人爲壽累千言人如蟹電言如烟太君一語爲兒壽

奉爲中黃上下養生篇必淨必淸廣成子無心無物老

君語更闡吾子說眞言仁壽還饒靜爲主山靈岑寂仁

之樂爲君說法天華雨我存卽是壽根原願我長爲仁

者毋

嚴君年四十多求全之議太君曰汝父三十時已爲全人

宗族鄉黨無閒言今汝年過矣而不理於口云何曰昔人

淳而今人薄父老之言不爽耳則又叱曰人之言必有常

處猶不思自反

一慈君述嚴君少時作戲物絕工巧衆不令太君知常以紙

繫紙鳥臨風一擲飛去飛來偶一歲上元前三日爲百壽

燈一輪挈於中堂甚精麗以壽母太君見之曰此何物耶

此豈教家訓孫子之道且造物者喜拙而忌巧宜速毀之

嚴君請曰爲母壽而作非然者未敢爲也曰德性以慰母

心事業以光母身小聰明豈可用哉於是嚴君終身不復

作詩曰

巧者勞兮拙者逸製燈爲壽可不必德性文章任汝爲

但使兒孫不向公輸匹

或有道人君之高節者不答而出顧謂嚴慈君曰甚哉人

情之可笑忠孝節義將欲何爲免恥而已彼不忠不孝不

義之人無面目立於天地不如死也與其不死而爲不忠

不孝不義之人何若死而爲忠孝節義之人我禱荆止有

此一事汝男子輩其事多多更宜警醒

太母性貞介家中得其歡如景星慶雲故兩君於奉養之

下委曲體順凡動靜語默必念念如其意事事得其歡心

乃已

嚴君時因外觸或怒容在面太母一 徐徐至前遂消融不

之覺嚴君常自謂曰我喜氣見母稍加 忿容見母輒散故

人有相犯者告於母則不較焉

一日者嚴君捧故袍一領請衲於太君太君以其碎裂大甚艱於補薦嚴君曰勞母心神缺者拼之大碎者服之母曰無乃過甚乎曰取溫暖而已若過甚則不著衣矣母心悅

楚俗尚鬼家家先佛神而後祖宗吾家亦奉一選子觀音爲曾大父所塑也有長者謂嚴君曰子儒者竟不復撤俗耶曰吾大父所塑佛即大父法身也何敢云云然公祠久圮木主各奉於香火側未免置座不安嚴君時歎之一夕

夢大父與語曰吾不復居此方另擇所矣嚴君寤而泣乃命工增新昭穆世系之總主而別爲小龕以奉高曾祖禰本支一脈之親母與曰何其實獲我心也嚴君告之故且悲且喜

好鬼浮屠偏楚俗毋每佛仙先祖祖後佛長者有言嚴宜聽其奈大父法身不可沒夢中一告惟其誠幽明互啓同明馨欒公大恚矣啓裏我將復降爲人身

太君歲掃祖塋一遍躬至山麓榛枳叢蕪屙輿不得入遂步履而上歲壬子嚴君先請列塋闢荊易茨祛繁葉豬陽

明母至問今胡以乃爾答曰此當然事耳母悅

嚴慈二君一日問侍於太君諸命坐諸而神意流通晤言融洽故二尊者觀至上之凜凜莊敬而莊敬有加焉太君悅

太君命慈君理家中事凡祀先饗神治蘋蘩白奉奉賓客事上御下一一指揮如時雨化然太君悅

慈君見太君附鄉鄰里餽遺慶弔如一體之誼於是倍加親密慷慨慇懃而無纖毫缺陷之處太君悅

慈君躬率家人親紡織桑麻事夜坐宵火雞鳴至於微旦

太君悅亦不就寢焉

事事婆娑而頻委恒山蛇首顧其尾一日二日互即離千載百載無窮期從來木不從繩木不直吾母不悅事不集

外祖母陳孺人栢舟自矢亦年未滿三十乏嗣續僅二女太君其長也母八表卸世舅氏環零廬產爲入牧太君嘆曰吾不欲復見唐氏耳嗣是厥君嗣意於茲莊有外裂者間爲倍贖焉太君悲且悅

夏大暑太君與慈君休於堂左榭慈君與太君扇太君止

曰婦女家德性貴從容毋暴急飾操貴嚴毅毋軟弱今初暑而扇與初寒而火非我汝所宜慈君進曰吾母性貞固寒暑非㑹然夏而不病冬而不溫以非婦道之宜太君悅

坤道安貞靜以柔水火不避炎涼休造物由茲試孝順
溫凊寒熱適相投

家常例遇尊人誕辰會親支伯叔內外姻婭元朔爲壽簋以六爲度素兩脡四會止月望三太君偶以小恙忌食雞（鄉俗之習以雞爲小祥物）慈君訣之先于直以不恭慈君曰意以母食則烹之母不食烹何爲也事親豈盡拘儀文宜體親儉德何必以飲此

不食之物爲憾乎太君悅曰汝等裁酌有當吾食之矣詩曰

庭幃太順莫相勝養志何關烹一雞食薦萬方誰讓侈
誠通貳簋未爲賤

太君適至外家或有以先世所失之宗器售者其價倍於常嚴君欲易之慈曰不可物真偽未辨議値過昂宜稟命焉嚴君曰我母視物與思必貨無疑矣相持久之使人馳告母母曰易耳真者贖之偽者置之須辨明耳益一體志一稟命毋心悅焉

上天有命降生下民若曰愚魯之子最宜忠厚之家故傳德稱予中堂歎藹而予小子生焉詩曰

小子之生大寒月非是長庚非傅說是宜天上愚者星
當在鄰門予焉列老人珍若掌上珠不愛聰明愛真拙
至今渾渾人間世懶從鄉愿饒附舌

小子甫三歲慈君以一栗子見試即知殼食之母曰拙奴食且不知及他日再試則知務去其殼也太君問曰誰教汝殼者答曰自知太君曰吾願得汝長不知殼

一日者慈太君懷中令數左右裝白髮莖至日昃不得其數太君曰求日數之滿至次日如之三日復如之太君

喜曰休哉兒汝常常記憶我懷中數髮成個好孫子詩曰

髮亦有白數之云何更慮桑榆其白孔多童心本戲母
心特切毋轉孫慶百年再累

夜靜時無事嚴君書上大七八字樣令小子識之夕次第識之無錯舛旋按點畫令書之亦然太君曰赤子混沌亦不宜早發

蒼頡作書代結繩不與皎童開知識雜端不識六與七
此是先王善從真良質混沌豎開應不必可惜盤古生
於前我來其際方欣然

秋夕皓魄當空太君指月示小子云中間黑影是一顆樹
小子問曰樹根安在何處太君顧嚴君云請解答曰知得
天根人根即此樹有根詩曰
誰謂天無根疾風何自旋誰謂人無根忘道未生前世
問有根只云樹樹繫懸空根莫擬真如沉浮本大虛試
問大椿木何處
余五六歲時教乳哺呱呱之聲慈君曰汝時呱呱不像此
時呱呱彼則真此是假也余思一年歲乃真呱呱五六歲
後教呱呱教者假也不於今日教且不能況於真乎以是

知復初見性之難并老萊戲斑亦復是假
太君新病初復輒手自辟纑衲衣晝無停晷一日曉畢留
手慈君慮年老神易耗假小子至其前設言為問曰我問
自始遷至今歷幾世母停針屈指以數又問歷歲幾何則
又屈指以數又問本支祖堂幾何所太君曰夜無事吾語
汝小子曰何不放下一時曰兒亦知欲休息我乎然手終
不輟詩曰
欲問何代方冊具在欲問何山喬木斑斕見母衲衣諸
衲孔與衲衣何為放下不得

太君日就几補衲會父所外出令小子手一編溫習於側
教之曰古人發憤為雄而不逸跡且者畏此光陰倏忽也
汝憶少年倘昨日事勿謂黃口而白首有待也蓋聞之大
禹惜陰士行運甓豈徒苦勞人稟天地之氣精神與日月
並行方成得個人若棄世光陰又焉用在世為也
小子方十五六時太君教以立身處世之要曰汝初與世
人交切不可作媚悅逢迎狀媚悅逢迎者婢妾之形也
友不善遇物或以告於太君太君曰何無禮若此小子對
曰常聞之至上日寧為傲骨毋作奴顏太君曰益謂彼善

於此汝兼其可傲乎
嚴君五十七捐館時太君年七十有二小子哀毀骨立不
請家政家慈自旦達晡水漿不入口哭泣累月太君曰死
者既死生者仍生吾子至於成人而死吾道盡矣汝子尚
未成人汝之道未盡也今日譬如良冶爐中遺下一塊頑
金若將置之乎有頂顱小子泣曰老仙老仙又脫去一副
皮裘矣詩曰
汝夫死有于我子死有孫豈知出金鑛還充冶金人生
死一時變性天百世真皮裘重複脫只現老仙身

小子初理家太君患其躁妄常言張公九世之居祇用得
一忍字汝須記之小子初忍時則髮豎而面赤再忍則氣
踧躁而心欲持平忍之一字須要得到忘情地位方做到
止至善處
太君朔月齋晦剎發望小子亦效齋朔望太君恐兒童瘖
瘂之性不可以協神明乃曰齋之爲言齊也要齊一其心
不可兒戲克此齊一之心勿二勿欺不難上格神而下動
物焉使是齋心發必作戒詩曰
天帝不宜欺心君更難嬌莫效吾口齋但似吾心小懺
罪及邀祥此皆多終遠恬淡甘如飴神明始通曉

澒逆犯順擄小子任戰舟之役勞炎甕嚴君搶地太慟日
夜泣廢寢食太君曰徒垂涕無益也吾身亦以爭之矣兩
君復止其行毋曰吾烏用此老身爲也汝兩人又烏用此
中生爲也怒威雖暴大義難猶與其置一綫以危祖宗何
若拚無用之老或可轉移於萬一遂決意往既至中途忽
所善心腹家大呼曰是何故擄此羣兒留之不足以備數
殺之不足以示威吾此來必死非有畏也倘蒙原釋拜德
多矣怒威霽遂捨而俱歸詩曰

將軍打擄兵一夥鬼血淋山遍猶火小子無兵氣可欺
孥來克作賊中邏七十老人身亦來散髮憔面足亦跛
大呼吾兒吾今來小卒開營莫可那燈巡向軍言不如
且殺我殺兒徒損威殺我無不可捨生何必盡成仁
此一綫綿明曆強弱之數人可賭在在天理能服人
是年丁巳五月小子被擄太君及嚴君朝夕欷歔不已獨
慈君治蘋蘩奉牲斎飲食居止自若人異其故慈君曰今
東南被擄者多矣何獨我家且吾兒生來無凶天相必不
至於殺身既不至殺身終有歸日何必急在一時詩曰

自昔別離難草昧由天造古來大壽者豈必長懷抱爭
順兩徒然凶吉誠有道天不斬無辜老人勿自耗
嚴君因鼠雀之擕見小子讀易至否嘆曰吾愛此卦之厄
久矣太君聞之曰寧丁否運毋爲否人
嚴君生平寡言語每以怠爲致意開辯可令人近意將退
則將絕外擾兩畔燗燗則有思其所思之事以神情而知
或靜坐撫劍或日光珍物則必怒或怒外物與家事或怒
小子皆以事而知或觀書或堅其意必閑或發嗽發或
呼呵發或驟然拍案起則警發人息忽心或默然閉目點

首或書几書衣其中益有所得或手左右指或散步而吟
哦念必主於何物應使物物相安事事克當然後乃喜
嚴君性嚴毅小子孤畏如神明過之則蛇行匍伏太君曰
天性之親恐不應爾嚴君曰此實所以正性而全天
小兒與隣兒談聖人造詣正暢極嚴君聞之哂而問曰汝
等談聖人有甚麼相似答曰如乞兒醉夢間談御庫中物
嚴君復哂曰連這說大話的乞兒也不曾夢得詩曰
莫謂聖之人且認聖之理理在家常中人卽在身體乞
兒雖醉夢豈無天日將御庫珍錯列開之不能拈掇予

亦有言先以顏以期歸仁是正鵠居敬爲導師
又曰
物不可盜人可盜偷將性命無贓考家君力透可須書
橫渠當年鼓上丞
小子年十有一歲嚴君問解明了易有太極麼太極是何（何不曰太極者其理也）
模樣曰像是個渾淪物件嚴君盛怒叱之曰不見秃奴種
子藉道蹈虛話介跪索之反復將八卦兩儀畫數上溯之
只朦朧復曰乃是三畫未有之前然而心地本未豁然嚴
君料疑而未達乃將周子圖攤下曰細玩此本打破汝邈

食瓜
至善非空亦非物釋氏固陀老恍惚濂聖一肩挑陰陽
堯天四象歸根窟小兒無知敢妄希家君問我朦朧濵
其實須臾不我離衣履茶飯皆聽忽不與圖書言先後
不向纖綿循行復眞仁一點大丹頭木石之眼風烟骨
又詩
上帝無權我是符本來面目不相模虞廷精一尼山貫
活是眞眞太極圖
又詩

虞廷二十二杏壇七十二街談周旋問渾是一箇事
又詩
吾觀土木像腦後一圓光塑繪亦有假誰是眞光王
嚴君行西銘至第二節呼小子問曰帥塞二字只是孟子
上解法抑還有變通否小子答曰帥是天地之主宰塞是
天地之流行似可分理氣看嚴君點首曰固是何不卽將
現成說來帥卽是濂溪之太極塞卽是正蒙之太和解來
更不費力
小子於尊人之前事無是非毫不敢起齒牽有默不辯嚴

君顧謂小子今欲殺此騾佐晩餉汝往令之兒諾其言以
行嚴君拍案笑曰此吾試汝也假令吾欲殺人汝亦往乎
兒謂若吾父有爭子則不陷於不義縱使我無不義事汝
豈得此語示人詩曰

莫殺騾兒殺騾汝將殺之誰之錯騾可殺兮人奈何亦
衣不為訓恭亦徒蹉跎乾羃鼎何如莪詠得知呆痴呆茲
謂殷

又一日乘馬從嚴君遊適春漲溢渡之府梁嚴君顧兒
曰馬力頗健策而過之何如小子進曰若是兒請先之嚴

君笑曰今日痴呆子纔講句機巧話始知嚴君又以此試
兒兒曰本非機巧馬實可渡耳曰春漲之水可以身試乎
遂止宿明日方渡嚴君之小心如此詩曰

濕水余吾馬所出的顏三丈神其疾策馬渡河亦等閒
履險如夷非有術老子逢之試吾巧吾見老子特心小
欲過停過此向機假云春漲非常猋從來了不先於父
身試危處焉復觀

壬戌除夕嚴君謂小子曰我天地父母之餘形也天地覆
載吾當為天地作好人父母生吾當為父母作肖子若乃
毀聖賢棄善類壞先德戕本支是與天地父母為仇天必
絕之小子謹識此語

己未庠中間地方經逆跡擱餞饉薦臻殺值騰涌嚴君以
兵燹所餘粟悉散給居民雖升斗不受錢不為動顧小子謂
曰人無餘粟而我有之是誰天地之賜以天地之粟濟天
地之人不過借我之力而已倘若坐視無告獨得而有之
必犯天地之忌詩曰

人為天所生粟乃地之有以地之有餘濟人之不足假
手借吾作功歸洛造物亦望太虛之若若我且太倉之
一粟

嚴君好讀易時懸五聖圖於書屋中每朔望焚香再拜手
捧一編反復玩味沉吟弗輟方欲卜幽靜一區建五聖祭
享名大易草堂自作大易草堂記一篇其篇首曰大易草
堂蓋予欲搆之而未落成也胡為乎搆未成而先有其名
志在易也雖然寧不終望其有成乎不幸中年捐館事將
竟寢今小子溯念茲在茲此責誰諉詩曰

未嘗先有記此意即洪荒一畫流飛躍雙丸互橐籥匠
心規游月仙岸煥文章無俟清扈地此為大易堂

我嚴君之嚴嚴而弘者也嚴之中有慈處慈君之慈慈而
正者也慈之中有嚴處
會天寒朔風號舞鄉有以姻事會飲并招幼者嚴君曰今
日風寒兒勿往慈君曰欲令若常住文襁中乎彼男子也
雖可避風雨必往
小子五歲時慈君語汝明年要讀書小子問書是何物曰
是古聖人教人做好人的模本子亦是人生帶來有的小
子問聖人是什麼人曰是天下第一種人曰莫非皇帝否
曰非也皇帝是極頂貴人也做得聖人聖人是極頂好人

正不消做皇帝古往今來只有這兩個人第一不朽但皇
帝人人做不得聖人是人人做得詩曰
小兒有識須頑戲口口聲聲說皇帝一聞天下極頂人
打破昏昏前夢寐豈知古來堯舜暨禹湯鄒魯與之頡
先芒蕣槿失錢肉糜爛何若夷齊餓死香聖人願得萬
物聖皇帝只是一家皇總之竊皇難免千秋傑竊聖猶
儀君子德後世小兒毋自忒
又
漫思天下無雙貴但作人間第一賢董賈桓符今獄鬼

關閩濂洛正天仙
小子一日坐館舍塡寫紅字畢倦而臥於几慈君醒之曰
汝此時寧猶是乳哺時乎猶是庭前作戲時乎晝而作夜
而息有其時矣且先生立有工課工課不完有譴責雖太
母與吾不能爲汝貸然此亦非先生事是汝自己事先生
非故惡苦汝汝將來自知之此言也倍切於朽木之責矣
詩曰
汝讀汝的書汝作汝的字是匪異人任點點爲汝自雖
受先生托何與先生事將來自知之斯言實不二

小子少時性頗劣聞人語輒非之凡鄰兒族子爲毀訾者
慈君輒不令知之又屬家人莫以告或問其故曰漸不可
長彼少年性氣最昂若止之則躁急倍加毋寧不令知之
而久自陶淑也蓋我母不但當時如此至今日猶然外人
之來言語行事者咸致之從容婉順毋使相犯務寬舒以
和我氣委曲以全吾行言念及此高厚不足以語之矣詩
曰
自顧頗非忿覺身家慈惟恐觸生嗔勇使人不與之較
跚至犯而不較人天也生人性復習毋分愛子醉乎醇

嬌草嫩珠物之養和風甘露天之恭

慈君理家數十載太君猶耳提面命省覽省織不以老齒衰辭慈君感恩不已傾謂小子曰太母之恩汝父莫能報待汝報之自太父捐館母以死誓矢勤苦拮据瘁額胼胝悴無虛日汝父三十六始生汝太母乃一開顏謂撫孤有續右汝能成立得太母底豫汝父母不負于家豫矣

慈君恐小子恣縱無恒時爲切骨之戒曰方未生汝前汝父漈徵下孝冊太母洗心祭禱勉行積累而幸有汝汝生之日太母喜吾返瞽爲懼汝父之不終於爲善而仍失其

子又懼汝之不能體行父善而必戕其身

鄉人之甍困無聊日踵門以告慈君憫而周之指謂小子曰若者若者何獨非人情歟饑無食寒無衣日用無資披霜戴月無居任者何啻十八九矣汝生以來何以不饑不寒不罹之不披星霜是果誰之賜哉誰無祖父而汝之祖父所賜汝者不卽發經綢繆拮据彼則何辜而任其勞汝則何德而享其逸思之思之思祖父何以報答汝自思何以消受

小子年甫壯童習未除慈君每痛懲之不能自滌一日馳馬學劍側覩行止呼而責之曰汝欲學武夫劍客則汝家無此種類汝欲效貴介公子則恐汝無此福命自高祖靈臺公來至於汝父四世皆爲宗族鄉邦當日何嘗交一匪人行一小邪徑一非聖書閱一不經之說汝父平居謹愼坐泰山而行流水是汝親眼看見今乃好慧樂盤馳急尙不親名教不恤己身祖宗父母豈少此一遊手遊身欲食其有餘不盡者乎自今以往以吾言銘座右改非遷善或不失爲中人不然廢棄祖業爲先人之贅死而又何顏面居宗族中詩曰

象箕戔馳騁長者惡斯馳非奉老母言方拉宗人忌象童始習辯射御亦六藝丈夫志四方豈復甘繼毅嗟哉古君子道以藝爲委仁義根於心威儀斯爲庠后羿作前驅王良爲右使叱叱風雲生神明高絕技韓王及鄰侯天下皆指臂坎行且止中且宜先于式

余小子矢心學問而家務盤錯俗下紛糾日不暇給慈君曰吾將撫一子以弟汝可乎潮與分治大綱自持其或有齊受擇於衆中取其爲賢可以推心者厥惟惕氏子命名志戒字曰莘生易擇上於地莘君子以除戎戒不虞爰亦

亦生聚教訓之義也慈君怡然喜曰可矣詩曰

人則有言湘子別致只聞撫兒不聞撫弟湘子荅語人
宜如此非吾撫弟是母撫子人言切切勿用鬱悶毋生
嫌隙我視同胞訂穎千載取次分宅勉旃汝我以報母
劬勞 由

我理家十載飾僞得血症一吐數升延醫無策心甚憂之
先在癸酉老母患傷感一再發兩月危甚余禱於祖宗仙
佛請減己美祿母其略曰是家吾母壽餘十二頹年尚餘
二十七願於餘數內減一紀以增之神俯從所請佛與有

力焉今我病慈君見小子日夕憔思謂曰胡不減筭以禱
之對曰減後無幾權其重輕不有人子大事在後乎母笑
曰惟至誠格神動念即是減者未必減增者亦豈眞能增
顧神明轉移自難測耳余且諾母命以戊寅八月日爲文
禱於神神亦俯從然詞中究未曾言增減事不敢假神也
我疾稍瘥小子實爲母告之母大悅 補

族人讀書者寥寥不及先代慈君嘆曰吾家書香遂若是
乎於是房下人無錢教子者願代之今撫再從侄二子係
伯祖文卿公曾孫幷死友所托二子延師教育於今六年

母戚視若親生朝夕撫摩備至余慮之曰數子斯跡不學
恐非載道宥率初心奈何慈君曰吾盡吾心焉耳已其必
欲成者人也其必成必不成者則天也 補

余小子自入元闢詷竅以來元神本體自度頗純一無僞
益三尊人以至善精明之性眷合於一身循庶物秉彝但
見物不見無極陰陽也甫三歲雖襁褓雖令嬉遊常驗虛
靈不使游縈錯亂雜之物又三歲乾龍師見讀三字經完
能悉卑詞復即高乃授以經書朝夕肄業又三歲輒令爲
八股文章講四書易經解究性理得有一字一句稍混朧
於斯理目不食其喫食之切嚥之思不肯稍滿中也
如此一小子生三十年回首昔者太母嚴君俱存之日堂
上二尊人如復如萩相得有成太君之於嚴君也日之隨

天也不踰其軌程太君之於慈君也時雨之化也不大聲
以色太君之視小子也猶視嚴慈君也倍老倍精若崑崙
之載奉石嚴慈君之視小子也猶太母視也剛柔並運如
雷雨之鼓潤生成故一日百刻無刻而非至敬之心一月
三百六十時一歲三百六十日無日無時而非至誠之道
人各一敬共用一中人各一誠共成一和誠也敬也在中
之樂也中也和也發而中節之樂也益襁褓之時樂懷抱
童蒙之時樂驕依教習養止之時樂教育而化成親之樂
子也樂有後也子之樂親也樂有天也而要之一樂也純

乾之心孩提之性也余小子奉親孔孜保赤維虔入世甫
凌夜氣恍惚縱未失孩提之性而非復孩提之身縱得孩
提之身而弟日奉慈幃不及間至上嚴君兩尊人訓誨孩
提之器是故自母懷泣乳以來天然之淚至今方潺潺靜
中下欲尋前此自樂樂天之境殆將終身焉一樂尚存亂
章不[illegible]

一樂編書後

先壬申歲輯一樂編蓋自先太母先君旣歿之後追憶髫齔掇拾細微以補壽狀之所未及也於是時兩尊不祿老母與姪甥是一樂焉耳曾幾何時而老母棄不孝矣自催孑然一身雖蹇易逆旅其居大衆之乾坤而壽僕蒸惰衛夫我一人之天地則四十年逸樂轉盼而終生憂患生我者旣不可恃而何有於我生耶嗚呼觸物觸境四顧潸然孩提猶長宛然在北堂上一團本來面目遠付之山高而水深計自今以往不見四十年之故天地則自今以往方不見四十年之故我一樂云乎哉書此以代亂章之作

以下原缺

乞祖母壽言小序 有引

祖母唐孺人生於前明萬曆壬子年正月十四日適今壬申已値八旬乃不幸遂於二月初六日端坐而逝彼蒼何故不顯矜 不孝 而忽奪我罔極天也正月間 不孝灝 曾將逝節槩丐一言以介觴且欲使畢生憔悴之志稍爲何榮乃距今甫廿餘日耳 不孝 當仰天泣血肝腸寸裂之餘欲備述不能成一字謹即前序所陳姑錄之以者行實幸

仁人君子哀我志焉

洪範第九疇五曰考終命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曰命也有性焉則可以見性與命之相因而弗離也夫秉懿好德莫不具有純仁大節之資而至於險阻艱難勞苦拮据天未肯少私毫髮以藏斯人之拙則知事天立命自有本眞非可以襲取而安希者惟是仁人孝子欲揚其身而顯其親徒侵假一二過情之語以邀譽後開或令自失本色媿然滋識者已謂之欺天而昧性也若夫冰淵畢世獲效坤貞踐之者有資不可磨滅之精神逝之者誠出於思報罔極庶幾自領無欺敢僭告於大人長者以求垂世立教之言而無媿今我祖母唐孺人秉性貞淡持守介嚴其適先祖榮我公之歲僅九齡時曾大父楚獄

公卹世巳畢家徒四壁祖母相先祖井臼親操粗完居室而謂度伯仲間俱從容諧善無間言十四歲丙寅乃生先君廷簡公粹質從行益挺厥物表先祖榮我公以有子克家更當英華振拔之年方欲奮志四方不幸而三十二歲遂已捐館方是時先君甫十有五齡乃遭世事滄桑流逸猖獗雖在蓬窩山谷中黎羨度日祖母惟知教子肄業外督耕內課織數載冰蘗而先君遂於磨礪勞苦中得堅厥志也逮至

熙朝清晏獲寧家室倉皇拮据中但令先君以詩書禮義爲事內外公私以一身兼理之舉凡錢穀稅糧桑麻布帛歲時享祀賓朋往來一切瑣瑣細微悉躬親無缺事至其敦睦之懷解推之澤悉至誠予之不少留遇族里人有乏食者不時升斗給之或疾病或患難則代爲默禱不至安寧不已歷冬肅烈若遇單寒戰慄之狀必多方代謀溫煖之物手爲縫補祈須臾立就其或殘廢孤獨臨終莫自給者又不勝咨咀歎息願自減食粟以求拯所未備於是乃令先君歲中多貯絮棉以禦人寒廣置棺木以周人後此意幸至今未缺也若夫犧樽豐潔祭掃及時事先之禮惟所欲至而生辰忌日自始遷以至高曾及期致孝罔有滲漓纖毫者一生不聞非義不樂浮屠先君每思崇報無由有

效佫修齋誦佛之意則固此其非曰心即是佛處處何爲故先
君常言我母劬勞昊天罔極撰爲我父行兼我師每念及此每
爲之潸然涕下也無何至於癸亥之歲年甫七十不幸先君復
不能待疾漸之日恒以不孝爲終天之憾祖母又撫我謂之曰
予年未終汝數已盡使汝得體受歸全吾幸矣是時 灝 孤稺不
諳事先君身後事宜一切賴其條理而措置 灝 少時性嗜酒且
不善遇物每談及身世事則不離陶士行之習勤張公藝之忍
耐爲言 灝 在側時時聞之久與俱化他若先君存日語通有無
一日捨通約百通念貧甚者一切焚之禁勿取 灝 居恒倘涉紛
華則戒警不已繼之以怒遂至於寢食俱廢且曰汝祖汝父以
質樸持家今若此吾死無立錐矣但聞訪有道廣見聞則從所
請獨不許交匪人費時日而趨博奕小慧之事平居無故不令
出遊郡邑誠恐理閙非近官貴落炎涼世態中至於不得已因
公事欲往則必戒以早完糧稅守法又叮嚀申復以媚悅逢迎
爲切戒夫自先君之沒所轄以侍漿餐供紙織親勞而代辨者
惟我母在其側耳所謂上守亘遊下供詞令應賓客而知酒掃
者 灝 侍其旁耳故其生平之待老母也立範端嚴而母能曲體
其已然而恢張其所未逮今祖母八十有母年六十有四三是乃

怡然爲慰曰吾不及子者蓋有三焉終事執婦道無違一也自
有事姑無倦容二也當年事簡而世役皆衆今日事頻而身勞
者多三也何微子吾亦倭矣又指 灝 謂吾母曰吾守吾子汝事
爾夫一也吾有吾孫汝守爾子亦一也吾與子祀此而已吾夫
與汝夫祀此而已自 灝 有生以來惓惓以 灝 爲心無論教之養
之之澤昊天罔極乎甫之變 灝 將兩被掠差營坪索無厭刀兵
煙燧之餘祖母以有事入囂告以至義乃獲免性喜勤而不喜
偷喜儉而不喜奢喜和睦不喜爭訟三尺童子未嘗有欺些微
毫末無往不慎生平自紡自績以爲裳衣閒來無事爲人補衣
以消歲月或勸之休息一時則曰焉有在世人而甘棄世乎故
至今蒼蒼白髮自朝至於日中昃惟靜坐庭除低頭凭几碎纖
穿線無暇日焉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春
詔徵啟禎事蹟謬爲公議所及荷以一節忝入郡邑乘今壬申正
月上元前一日年屆八袠 灝 嘗喜懼交集之秋雖艸茅微賤不
敢妄希
錦章但念老栢枯桑無媿名節萬一少見矜憐乞表章一言爲
老者生色且世實焉倘涉欺非鄉之人不能爲我掩也

誓言

志灝不孝罪逆瀰天禍延我祖妣自攜半生非幾不堪枚舉因憶我祖母存日於灝之立心制行僻者匡之倭者扶之外者誘之内者進之或不幸至於大不類痛責之又從而引導之今日者昊天疾咸此生何倚縱呼吸之猶通嗟夢魂而恍惚爰是洗心悔省刺血和淚爲一言以誓於祖母之靈曰嗚呼慟哉今而後誰爲匡我扶我誘我進我痛責而引導我者哉誰爲恤我身恤我命愛我疾病患難而慮我之愚不肖者哉又誰爲出嘉言示懿行坐中堂誓屏藩陶我情融我性洗滌我腸肺格我而

與心使我不能蕩閑踰檢者哉祖母逝矣所謂恤我植我憂慮我陶融而洗滌我與夫格我者夫豈其無之耶上有天帝下有后土幽則有祖宗祖母及先君子在焉明有一王大法有有道之端人碩彥而庭幃之上顯有我老母在焉然而天高無語地厚無言祖若宗不能明示其非王法不能格端人碩彥又不屑教誨所恃而怙恃兼倚愛勞兹至者惟老母一人其或欺天罔地褻祖先悖王法侮端人正士老母待而治之其或欺天地褻祖先悖法侮正所不孝於老母又將何以治之乎此灝所以痛心疾首躃踊涕泣而不能自已者也乃誓之曰行之不善老母

治灝於陽心之不臧祖母治灝於陰今而後齋栗以持心莊敬以持身全平旦之氣保赤子之真不敢生妄心不敢生慢心不敢生驕肆心不敢生驕佚與放僻心不敢生矜伐洋洋自滿心不敢犯分上親仁賢見善而生嫉忌心不敢於沉湎貪嗔中生爭競心不敢作威福凌愚弱無故呵叱任意生拂然忿戾心居恒以沉靜爲宰不敢生輕率心與朋友交不敢生隱曲疑貳心不敢同於流合於汙囂〻卿〻生比黨心事至物來順而應之不敢矯揉穿鑿生機變心小心慎獨不敢生浪子心非禮勿視聽言動不敢以大白大赤之故生朱玉東家心謙以持己和以

待物不敢居之不疑生踞傲心宗有道篤詩書明理欲邪正之介始終不敢生昏惑心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不敢以兩篇八股詡〻然生高人等第心見義見利其確然守於中不敢因循苟且悠〻泮渙生淫佚與怠忽心好惡必正賞罰必公不敢以私喜私怒任所欲爲而生恣肆心生財有道源可開流可節不敢乘年計息懷阿堵較錙銖生魚鹽商賈心如量而施如分而止率性自然不敢炫衣剝而華敝朱輪學五侯後塵而生貴游子弟心時言樂笑不敢外嬉怡而中狡險生笑中李貓心居必以正動必以禮不敢因世態炎涼恣奸獻媚生權門鷹犬病風喪

心無闢異之識無匡世之才不敢以匹夫賤士生排斥佛老心
節飲食愼居止不敢放鷹逐犬爛醉喧歌臥長安而行小慧生
酒徒獵士心足恭非禮矯曲非直姑息非仁慘刻非義不敢以
似是而非者生鄉原心令而後一有是心於此則爲欺天地褻
祖先悖法侮正之心一有是欺褻悖侮之心是不孝於母矣一
有是欺褻悖侮不孝於母之心是卽不孝於祖母矣果不孝於
祖母是眞爲天地祖先君師名教之罪人也我祖母又何恐令
不孝灝有是心爲是人雖是罪而不爲匡之扶之誘之進之痛
責切導之植立之憂慮之與夫陶融而洗滌之且格之也哉

先君行狀

先君諱士修字廷衡別號素菴年十五我太父榮我公蚤逝會明末李張兩寇爲亂賴我祖母唐孺人朝夕砥礪遂常有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期讀書酷嗜西銘術華以爲熟玩兩書可以盡出入世之槩經史而外又旁求天官河渠星輿筮卜窮其精夜但一切歸於義理而止非如術士家言居恒齋肅寡營事事必奉教於我祖母凡日夕省視承命必拜跪無怠容年三十六歲始生不孝灝灝生五年入學就塾師經書甫畢卽授以平日所註評西銘令捧誦溫習務求所爲理一分殊之義且曰讀書須有本領徒章句奚爲也一生愛靜居寡談笑雖燕私獨坐將手骨竦竦有凜然不可犯者與賓朋接亦惟是正誼明道之言略無一語及長安縉紳騷林風月事益不孝灝在庭幃恒慄慄若臨冰淵卽當其隱几時亦惟有蛇行匍伏而已至其待子弟與臧獲皆則有嚴亦有寬雖中堂不敢仰視而無心過失切不與較故有以跌足而覆公餗及小家僮戲侮以斧觸其臂者恬然視之亦不加怒容少時英氣頗盛亦不樂爲人下故偶以土田細故與人持論者三載久之乃皤然悔曰貲曰貲財皆自反之未審耳與逆之亂不孝灝累爲寇所掠全家蕩爲烏有先君

逖母命但將祖所遺詩書器物藏之山澤幸一二存無恙者方是時村墟荒落田地榛蕪先君曰不有樹藝雖免死何以為生故兵戈絡繹猶躬率種植不少輟時康熙己未幸　大兵盡下湖南諸郡時飢饉為殍米價騰湧先君以兵火所餘粟悉散給鄉里雖斗米千錢不為動曰貯一人之金與甦衆人之生孰為得也遘中年多病從方士學服氣訣未效舊肰以理命為歸篤好周易坐臥居止時手握皇極經世併大極啟蒙諸書互相參考晏寢澗循沉吟卦爻辭弗釋所為謹起居絕嗜慾者且有年何意昊天疾威忽一旦不起臨危時囑不孝灝曰我死四事未

終一則母恩未報也其母以禮葬我但汝能報祖母于餘年即瞑吾目于地下二母塋未卜也汝體我念擇端方幽靜一區俟葬母後乃附我于側但久暫不知以茅覆棺可矣三學易之願未酬也汝為我覓幽壤作筮室一區置大易皇極西銘于其間不時誦讀以妥我靈四宗祠家譜未復也其尚以暇日餘力為我畢厥愫勿推諉于弗穀是四者天地祖宗實式臨之我死可欺天不可欺也言畢乃泣吮母乳極呼天搶地之狀聲莫續遂以七月二十九日卒正寢甫及殯時若有淚痕在目益悲我祖母不能終養倘亦天之所致也歟嗚呼慟哉我先君生平一念

以匡時利物息邪輔正為心雖未克大展厥猷而持身端嚴有如神明之赫奕一言之出終生必踐故在家以孝親為本其次則惇族誼不惟敬老慈幼循循舊規而扶綱振紀立懦廉頑不遺餘力次之則和鄰里排難解紛之必周又次之則篤戚婣餽問往來慶吊慶綏之無不至而要之一以精誠懇切為裹不在乎儀文貴飭間也讀書貴體認而不貴尋摘章句作文必由性靈而不徒尚乎議論詞藻嘗將續先祖博約歸家誠十六章及大易艸堂記藏于家因貲缺未克付梓以俟之將來而至其平昔律度之言行諸節目之細又未可以一錄而能條晰者也嗚

呼不孝灝自有生來嘗天性愛良之下恒令我悚然不敢起怠忽心是胡彼蒼者天終不欲使灝為五倫無媿之人其負罪于我先君者雖碎首捐軀邈無及焉茲肝腸寸裂不能成文聊述行狀于萬一之似以俟矜我者云爾

醴陵廖志灝伯湘氏著

學吟草

飛來船

南天門有石名飛來船余鐫之曰天然舫日華仙爲波浪也

南服衡嶽萬象盤上峰錯極如飛舫徵氣震盪碎㶏走層
青空碧摇煙潤星斗疾移暗流轉八極吹嘘九萬摶老人
扶杖撐碧落巨靈搖櫓下長灘太虛汪汪洞庭埜氣似艨
艟波似馬半霄騰影拳表窒一帆高挂銀河瀉飛龍遊礴
坐雨揚天嶺沂沂秋欲化神沙鬼霧蒙虛無渾白聲老雁

上下君不見舟人曾乏一葉扁変風抄手凭天然北極作
舵南極懸鴻濛爲宅氣爲泉寶輪一顆跳耳淵萬歲千秋
乘此船

天台

天台深萬丈中有美人鄉夜雨神魂靜春風笑語香攜琴
彈月影帶劍入雲雅流水堯花內閒吟採厥章

太古

太古由來默中天動有聲鬼啼千古詐人柔一朝名意靜
原無我身陰樂有生此心在何處只聽杜鵑清

過鸚鵡洲有懷禰正平詩以吊之

正平予何來多事撾曹婦多事比顏同多事詈黃祖徒令
江漢中黃鶴嘆鸚鵡

昔幡

吾身父母生父母倚吾禄天地之德共父母之恩獨萬斛
樽寘難一勺甚進寂然而造化心專喜庭幃璧明格幽亦
適一勺可萬斛

片雲

青空一朵之皙臨天帝藥發過碧虛嶠上輕綃飛玉珮衛
前華蓋繞瓔珞風旋龍馬來無轍日駕鯤鵬蕩有餘萬里
海天如許境行止無心神二如

心塵即事

余祠室後築塵埠數間以便山人有無之需名曰心塵厥塵不以利而以心也故云

岑寂山阿繫萧舟白雲千載富吾求巢公亦識漁蠻利巨
貫翻同鹿豕遊黃口笑人觀皙唇白頭問我買新秋守錢
湧說源流事萬斛靈泉一貫收

登南嶽上峰與映方禪師夜話

衡雲飛步祝融巔絕到朱明古洞天梵閣空中宣眼藏高
僧象外說心禪現形絕頂光無萬極目炎荒照大千坐對

已忘身是客色空乳水淨無言

參學四首

世成昔契本瓊姿泰儆中華未越阿只說西來無一字牽緣一部又何多

其二

浩劫輪迴轉大千萬緣空盡福無邊一空已了眞如案面壁何須到九秊

其三

宦名貪利相名全不壞沙門共色身試問釋家空甚麼至今猶向祇陀林

其四

菩提無樹爲名樹明鏡非臺怎號臺有樹有臺藏不住無臺無樹不塵埃

過前明官山吉王墓

闕淡烟林十里幽空山無語應啾啾金陵氣散千江月玉碗魂消一片秋（墓爲土人所伐）古木捉風號鬼怒新花泣雨對人愁簡中帝子悠然遠鳥舞猿啼渾未休

壬申春二月自郡歸得祖母訃音於龍頭舖今乙亥二月復經此地覺向時情景恍在夢中撫今思昔不禁泣然因口占一律

再過龍頭二月時蕭蕭風雨復凄其一番春色人猶醉十載蒼顏夢欲迷野翠呈來增舊悵烟光燎處觸新悲眼中無恨潺潺淚物換星移豈有期

山間即事

驟雨日邊來烟靄暮山碧要時風徐徐孤星透林際

其二

小兒問大兒月在何鄉住大兒笑不言轉似鄰家嫗

其三

世人皆佞佛莫知眞窟宅櫻堯陳作供一佛出堯核

其四

赤鳥飛上頂仰視疾逃離獨有水底蝦注目分羽儀

其五

牧童緣崖臥有人囉耳廂若胡脫乃爾我且未牛羊

其六

明月風波正舉鳥啄長淵大魚蠢生酢小以佐沽居

老子

百問老子八十終圖脈陰數已具足多此一番來

邑中祈雨

風雨本無數祈之偏得晴氣蒸山欲滴雲起電徵轟刺史
驅車壯兒童拍掌行文成疑未醒越宿聽鳥聲

讀易

西伯大聖家大難天下乃歸羑里半明入地中不可天維
茲中古生憂患外焉微啟否何時內獨箕子貞明夷嗟予
未恐商孫子有二之臣復只之抵闕大亂必大治振古如
茲非可易維天命聖有微權維聖承天六十四畫本義皇

絫以周先幾定屬鬼神謀殷季文王謂周易周衰夫子作
春秋此間情象有至命繫到坤離恬不愠日是艱貞胡利
爲君不見內文明兮外柔順

問月樓夜坐

孤衷寧耐欲無寐問夜何其晷寸消月帶仙華飛五漏風
吹我夢入重霄精形恍化青藜灼色臭旋從碧落超不憚
臥遊天萬里嫦娥爲我賦招提

長椰秋日即事壽黃安生

洞庭縹渺楚雲高天際秋臨遠浦遙雁字斜翻神禹篆鐘
聲點斷屐平騷道髓嶽麓瘦朱呂夢入湘江懷賈陶更喜
滄浪人八十詩魚一酌共瀟二

丁丑春抄與陳君九有重晤於邑邸凡兩閱月將歸
帳廣文署中作詩爲別次韻和之

一春兩聽悉奇條繇志伊尚潛祖禎展足郤嫌南駝窄寓
言不見北溟寬兩風瀟月談何壯詩酒今宵興未刪門下
五陵頻立雪風高絳帳不毯寒

睡起

釣天高臥白雲隈縹渺青虛獨去來過眼風雲成變幻垂

天星斗共低徊牢騷欲化莊周蝶潦倒疑成傳說才何處
曉鐘驚夢覺一聲飛落在天台

三月三日之夜旅次獨酌感而賦此

爲愛韶華刻是金靜中風韻托瑶琴催花暗擊漏平鼓酌
酒能招李白吟新月一灣憐半影碧栽幾點透孤林微酡
直到狂歌罷還見春歸點也心

其二

春郊初霽曉風涼造物移人逐境忘逆旅有懷頻作賦閒
愁無客自流觴堯花影裏秦人在蘭禊詩中晉字香爲憶

古來多韻事獨餘杯酒散幽狂

感興

大道無乘除入世墮紛塵欲解聖人愛只空秦氏火灰郤
聰明根不立文字可不用政與刑刹談因與果處中果不
滅那見人殊我多此一形身淚倒同包裹毫毛爪髮餘與
仁實負荷

其二

人生混沌鑿赤子三皇餘所以知有漸結繩而文書仁體
無其名剝復田與廬將數倏奄忽電鞭掣雲車野馬捉不
住存想將何如

其三

萬物本盈數梨棗且多餘曷不分撰之一物作一書追二
千古遠所有不相圍遂古無字時世界寧弗如鑽燧暨播
穀胡乃不典謨至聖開顓蒙非啓嘵二途理氣數則一描
寫家二殊聰明角億萬補缺一何居我則無懷人生後蒼
頡書卷帙叢耳目所贖貨爲魚種二無中來能使有如無
但覺一吹息逝者如斯夫

其四

身已無百年時也從而半金能辭甚力容可遲二炎前道
無先等一人作一段直信已所藝風散而冰泮百年豈不
長四海玆永歎乃問靈台公此惟一以貫一日十二時三
萬六千旦

其五

天高不計尺兩耀循規中離坎互升降陰陽摶雌雄渣滓
爲形積黑二入大空人生雖佛仙豈曰非鍛鍊一寸將巨
萬乃限七尺軀所照多千古終無百歲翁杜鵑聲不歇只
在揚花風

其六

色物經歲敝臭以時日窮聲味過耳一羹隨流空遊魚
戲淵水翠蝶貪花叢化機須臾耳萬年將無同造物自無
爲二之亦奚庸偶得良知能盪於迴旋風厥玆聰與明消
磨日月中

辟穀

辟穀有至味忘飢飽天淵留郭未暇論孤竹豈學仙我足
托雲山日月一至焉志不貪遠翠吞吐任兆千久二雲鳥
投欲化鴻濛烟問韶味南薰醉醲倚湍漣簞瓢勺水下天

地隊綺筵

癸酉五日壽琴師劉達可

中天風月嬋娟娟淑景明節韻事傳雲謀一翁來我隱閑前物外忘天年廣陵獨樂音縹渺流水高山在雲表一曲黃鍾帝椒通天涯誰識知音少嗟我客止靜我衰徐二舞我木仙採葵花源上清風起五老峯前雲瀑擺圯橋千載幸相見三醉岳陽時得識義皇幻作漁樵身仙夢翻從蝴蝶息君不見泰岱之雲崇朝雨雲臺之月華峯玉先生甲子及時宜須向福舟問誰與時逢可傚意在名利

題歸湖圖壽何南屏六十

我聞在昔稱觴圖不啻海屋會歸湖會中當是計然子覇國翹然越大夫或爲鴟夷變齊隱或以金產名陶朱當日建節殊赫二獨寄雲水胡爲乎乃知振古稱英傑灧瀲波光定安宅上極峨山下朝宗東具區兮南夢澤擁背挾摭亦奚爲點綴烟波或朧脂我今再見南屏翁獨立蒸濡擇羽翮翁生氣粹和如春處士日見聿官身孫綸查二信鬼物敕慨然諾揮千緡有時單前奮方略叱馭貔貅吞洞庭天子下詔拔才俊親王握手闢金樽或如揮臂效曳尾酣醉花鳥嘯山嵐氣如長虹吞大壑天下侯王安足論又如通都匯郡邑有司頗問事皆二決大投艱鉅肯敢辭紛解難稱鄉人方今六十人如此壯志前頭猶未已千頃之陂只若常鄉貳之官棄如莊舐思聖賢待將來積書萬卷貽孫子昔年湖上亦吾翁今日林泉有范蠡

喜晤中玉先生南北二轅歸書以贈之

爲覽與奇識嶽川等閑匹馬駕雙轅波瀾吳越盆中勝臺閑無端甘外傳岩月靜時生道境白雲深處友詩僊逕二

客蹤難更僕惟在人間獨傲天

其二　榔舫先生文集　石齋先生詩集

踏破青楊匯百川大虛人蹟轉加蘇商周聲佩音猶在唐宋冠裳夢欲傳榔舫秋聲驚鬼物石齋夜語泣神仙相逢除卻金貂外還向巢壺共一天

題瀑布泉圖

一練寒光百尺泉凭空瀉下芙蓉巔夜半飛濤隔外出雷轟電掣走蒼烟造化毫端不等閒天機原自人心起隔山指點有銀河此道斜帆在雲裏君不見湖出海兮月圓缺

潮何山今四時雪逝者眞欺莫可圖道以靜觀而有別

書放生者事

南山金碧寺盤活生二魚云此大慈癇故職以專諸所命
故佼人募資寶其渠不知龍象力乃爲蝸蚌餘住持非不
智洋二復開二可嗟好生意佛祖自乘除

奉和

今上台翰林學士賦閑情詩限韻應制用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百千萬丈尺雙兩半一十八字刻香二字

詩成

十朝花雨四三溪二八春光丈欲西爾地夢魂斜逐燕百
行情訴忽驚雞七裏半織千芾落一葉雙成萬願齊九五
弘恩高六御尺雲深裏杜鵑啼

其二

幽懷萬丈隔波溪百尺樓臺一兩西五內七情羞寄雁四
更半月怕聞雞坐峯十二雙雲捲楚雨三千兩淚齊人到
天台秋入九六時顏對雁鴻啼

其三

四天離香百千溪丈尺閑陰半巳酉七夕九霄欲渡鵲三
秋五漏愁寒雞二心同結知誰解兩黛雙描恨未齊十萬
蟬光難一會八音六律喜還啼

其四

雪深幾尺二三溪百丈樓梯門望西六花隊中雙逐鵲五
梅香裏半聆雞一派彩線千愁起兩泰黃鐘萬籟齊十暑
九寒春七入耐風宿鳥向人啼

其五

七尺閑深九曲溪百端牽惹夕陽西兩擬同係連枝蝶一
枕孤愁半夜雞二八芳容雙鬢拂十分春意五雲齊書成

四六心千丈萬鳥三陽帶血啼

其六

鬢華七八度前溪半尺綵羅萬丈西鏡裏魂消雙對雀夢
中聲落兩三溪百千熱恨誰堪其十五蟬光孰與齊四望
濟然情九曲六時空教一鶯啼

臥冰池和韻詠光元韻

至性無賽得天眞自有芝歲寒魚可侶心熱水爲冰飛躍
同誠格炎亦總順承是池千載與和氣名休徵

其二

我不知魚雖魚當爲我我亦毋心方味淡我體復何求不借

霜華發惟當救水承普天同霑慕河漢率和歆

和賴明府瀟湘八景元韻之三其一洞庭秋月

天籟含風萬頃沉大空無際一鏡臨秋寄不語秋光極含

得清虛浩浩心

其二遠浦歸帆

天際雲帆淡欲沈夕陽飛影共晴空客心千里迴無夢惟

憶家山夢寐中

其三平沙落雁

湘水潺潺繞白蘋鷗鷺寒一陣碧空流風翻十百淋漓字寫

向秋江渚上留

雁字詩 中玉曹先生以雁字詩見示或有以雁字書雁字畫雁字者案解者予日書則傳其字之跡書則摘其字之行草則寫其字之聲雁詩則出之疎奏體和乃是活雁字耳

鳥跡由來象作文忽從霄際集同羣連行絕續錯三畫寒

陣驚飛摘五雲文羽拖烟飛帛練素領著雨斷編分機杼

自宰霞天外古趣翛然出典墳

其二

何處仙娥秉筆華九霄天外出瑤硃書騰碧漢行行濕墨

落青空字字斜蹤過平沙隨月到思迴斷浦共雲歸承自

多少心頭畫一觚花寄楚天涯

其三

齊列活潑任心揮筆點銀河漸翠微科蚪形飄野馬起龍

蛇影共落霞飛絲牽劍尾拖虹健氣染秋毫點露肥草就

但靈無上賦仰窺斗極燦珠璣

孤雁

迢迢萬里獨翩翩特地荒荒自在旋影側半鉤殘月角風

翻一點拄天邊縱橫海島孤陽伴點綴沙門個字禪何代

神人渲着筆尚殘纍跡一嘵然

月夜奏平沙

離徵天籟聽無秋收拾萍沙對月流疎喙應絃爭瀝瀝細

鳴入指碎悠悠雙勾幾點雌雄辨撥刺一聲雲水收稜竟

亂章輕着泛衡陽峯外聽鏗留

鴈字 次曹中玉先生原韻

翩翩霄際樂何如誰向雲航辨魯魚鳥篆直從銀漢落風

文斜向彩虹舒羽揮淡日環函表翼點濃雲點畫餘疑是

天徵丹詔出晴空萬里降天書

採藥

採藥多呼何先生先生不答深龍潛我本逍遥樹下種何物痾我貪長季嗚呼長年亦可求世人不應相馬牛呼以牛兮應以馬儘使盧醫買盡林泉假

秋日登天華火

何年天雨清華芳何人捉斧劈大荒混二一氣使萬狀呼吸鼓盪神能翔我行高崗臨虛物氣和風日怯和光耳目形骸無復用癸臭色聽呈豪囊岡籟飒二初秋衰見空不見故吾洑此閒此見誰爲者大虛一點真滌腸

聾啞篇

啞子無聲喧擾聹聾人不聽是非無乾坤都使真聾啞刑體消融見大初

看工人裝佛

土木賢賢然裝點肖生佛儀表笑欲顛令人悚而伏惺者半文不得捨慨然一像指千秋土木是假終疑真血氣都真返感假彼既無心亦無言堪笑人且多言胡弗然

正月朔

三陽甫旅正月朔亘古一元肇渾噩三百六十正始辰千萬億年轉其杓養生豈必假累年漸耳毋書須遺瘥屠蘇巳覺讓先杯香浴徒傷無踊躍周曆無笑爺何年我於其中得渺渺一番椒酒百歲新三尺童身只如非天高地厚此日闔大青春王爭界樂

三月三

勾萌敷暢三月三翠碧金堤搖碧同陽榮煙澔垂細柳羽觴隨波曲有澗走練叢花莖閣起銅龍吐水天泉沒白詩歌罷飲如洛石畢不視亭猶蘭春風童冠臨沂是想像大古洛人間

五月五

天中地臘五月五家佩芝艾蒲艾虎汨羅之水令人悲振檝飛鳧亂江浦我居三閭忠魂鄉棟楝綵絲角其黍臨風投祭蛟龍驚陸降靈均可告語騷歌賜作赤靈符夜氣留克火藥補仙人一點如意丹不在靖頭在羊乳

七月七

天上佳期七月七金商散緩星垂翼長生連理願長隨絲盒蛛絲驗疎密先天幾度上鵲橋萬古姻緣茲一夕乾坤以氣不以形耶女變神匪變質經季妙敘如不聞夜半要

童奏靈匹我欲從之乞巧太研朱穿線了無得笑來巧且
不如頑仰視蒼蒼秋一色

九月九

陽數雙逢九月九御其尾兮紬其首老金生水不爭前乾
德內通自相偶田叟弟兄簇笠視有灘來迭東籬酒殘秋
保合和氣中返作小春春在麥洞觀八極龍芝黄此身已
出高明阜道能扶陽卯逆肉食肴柱觴坐林藪

聞雷

淑雷殷殷牀頭蟲須臾列缺寓宙盈仰空把捉未可質起

觀琴硯皆欲鳴先生問我此何起一聲霹靂出毛端耳順
心通恐未然渾教差似我知巳

送視堯禾廣文之任沉陵

天心愛道聘恒彼位置高人馬一棄千古豆蓬心是邛府
在三經蘊酒堪悲杖藜遥上青瓊暎吾道將南柔雪騰
帝眷遐方偏覺厚乃將新鐸振沉陵

其二

毋惇傷風未足欲喜君禄薄與堪棄脩脯有鈌詩爲補課
藝無常道是惡士氣漸伸風雨壯師心高被管社騰寄言

轉爲宮墻使切戒婆娑若醴陵

烟

三尺之童知嗜烟自秦人如所天孩提非味糗嗤逆此
物胡作牟惘然丈老爲吾道所自始於萬曆非從前造作
人爲攻有使烟草出地亦何季杜康儀狄世世出造化豈
逐聰明喧金銅黙昏神忽朗薰蒸五內何炎炎重以烘炙
下燒釀孟氏比之車薪燃中天烟火斯極盛仰求鑽燧澄
其原

贈閩客張某

閩海人士客楚多古風今將張大哥十年君我宦如梭江
門之潭狩陰武昔稱大智能有義得見若愚斯可矣又美
滌埜拾金人與君饒笑爾知已乙亥余有族人平侯以輪年里役經收納戶餉銀一
錠在手忽醉役與人爭闘失其銀莫知所在將以聞于官衆皆謂爭闘之故藉口由賴余亦促之頃之有閩人業僱
傭者以失金處告之則在其門首深溝中也去亦得金欲與分以酬之不受

白硯

人任白硯鄉不知硯醜好但能殺人又道可鍊實彼固
殺人爾未食彼能實兮幾家善性惡與淚猜認取本
來自相識

讀易繫辭開卷第一章率爾成韻

天尊地卑乾坤定分而立兮合而從卑高以陳貴賤位君臣父子主仁義動靜有常剛柔斷天下萬殊從一貫類聚羣分吉凶生否泰之機爻象衡成象成形變化見聖人左右隨其便

庚午赴秋闈風阻洞庭連朝不進感賦二首

王國掄材多士揚中山隻字向洪荒窮簷獨虎輝螭座顛解𩙪飈入戲場雲路若催千里近風帆提挂一時落家山且道行人久想已方城號客廊

其二

江上凄其風雨過拍拍舟子病婆娑南迴嶽影重雲疊比眺湖光肅氣羅洞老無魚詩復杳湘君有曲韻誰和傾談偶幸隣封友邂逅言歡可奈何

湖上阻風過黃與王君授琴而鼓之見投以詩次韻

到處天涯覓好音猗蘭一曲邁同心客窗話盡風騷調流水情連游鬧深萬里青雲飛慧劍滿懷白雪付焦琴帝娥若許南薰奏並棹秋湖學朗吟

湖上阻風和黃與曹君之之作再叠前韻

偶識荊州氣宇揚儀型相望出南荒逢場姿學雕蟲戲拜賜何當獨虎章人道挺振齊漢逸君看捷步斗牛落前交遥許畢生步玉馬滿風快廟廊

湖上阻風次衡山康君元韻

咫尺蟾宮接五雲寧期風伯竟云云湘君若肯憐愚意何必揮絃始動薰（來作有借君一曲暢南薰之句）

漢江別友

瑟瑟金風襟碧羅龜峰南望恨如何话逢傾蓋談如故詎許分襟隔已多家岫幾重浮嶽翠客雲千里戀晴波道途

有主今無楫楫點江湖一葉過

舟泊鹿角因憶關中首場已受感而賦此

湖天縹渺竟元倉心在重霄路影落斂室千尋凌暗色鯨波萬頃碎蟾光携風妙手飛無際破浪雄心正未央大塊吝人幾一粟英雄豈惜戰無場

其二

聞道唐虞五日風而今匝月轉冥濛新英豹變秋香裏游子鵬飛野霧中碧月有懷堪保屬金波久似不相容廣寒消息浮雲外歸認巖泉舊主翁

舟在湖上阻風將匝月乃爲文以禱於神是夕果大
賜東南風信乎其有神矣爰作湘水六章美神力
也

湘水湯二中流洋二維神禪之磊石之陽既肅乃範爰赫
其常二氣之良能度人之慈航

其二

湘水湯二湖光曄二有客乘桴載振其楫曰胡爲乎中露
跕跕度月匪云邪否吁嗟乎風伯

其三

乃潔我馨乃薦我腥以享以祀以禱於神云如何其曾不
我歆神曰俞哉惟汝命是聽虔幾夙夜以待東明

其四

神之格思莫夜或求日之夕矣驟錫薰飈羣競利涉亦洗
其流明心熒二發於沙曲漸於中沚以抵夫君山之頭

其五

東方明矣前入嶼溪二水瀞二風力徐二秋聲欸乃秋色
漣漪食日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其六

中流洋二神明孔章不疾而速不顯維良匪我是涉惟神
是康億萬斯年爰祀無疆

乙丑任學師以言公卸事爲詩二首以誌私情迺文

西庭洞旌出黎頫冉二家山萬里翁歸棄屈騷乘浪放宅
成陶柳帶雲栖依二夢逐飛霞落片二帆迎淡雨妻沂洛
詠歌成對獨徽音德範景星奎

其二

翠山楚望一流連解帳辭歸思欲旋熏染舊沾時雨化別
離新作惜花憐雲深恍處談經夜雪厚依時授簡年闡道

性心師範遠汾濂洛泝共源淵

湖中玩月

湖上冰輪瀁碧瀾漾二一點見君山天空籟寂入無語問
月先生到此間

賦得一線雲稱穿滿月

天理無形不可摸天根月窟儘葫蘆等閒露出真機巧一
畫平分太極圖

復塵

先天畫下無生有太極圖中有本無天心七日從頭見當

得滑龍再出圖

蒙溪

至道無名源井〻純心未發井源〻泉從山下盈科放一氣〻江勇孟賁

雷舫

扁舟方丈三千濶大地員𠲿一舫輕直入水天真化境堯花芽屏露風淸

觀亭

盈乃至誠無物性瑞然太極未生身返觀確照維皇體自

翁黃裳拜至尊

既奄

黃中緼緼尌天寶雪裏抽添萬化芽雷風山澤咸宜處水火陰陽濟泰家

正性堂

乾元渾穆天含性道體真良性合天逝者如斯藏愈密天常轉活性常圓

琴臺

無絃主静和風雨一曲良知泣鬼神全副至誠通默感渚

宫上載寂無聲

射猴

猫宰猫静主人公喜與王良博射雄猴較無妨先薄意呵呵一笑壓花驄

談玄

醉向羅浮躺大藥卧從安樂問天根霞中鐵馬耕無盡月裏金鰲釣没痕

誦佛

資父事君忠孝佛止男悦女性靈仙如來老子空無處一

飯完將九載圓

冬日擬寒納小姬侍綬偶拈十灰自賀四首

寒入孤山綬酌杯小鬟身代一株梅自來冷局琴爲伴絕到温鄉酒可媒柴炁融冰還解凍紅爐點雪不沾灰新人未解醉翁意猶看酡顔到幾回

其二

雪霽頻傾琥珀杯蹉跎歲月又將梅披青宛女知誰字須自嬰兒自作媒温向冷來融淑氣色皆空處並寒灰不須至日林關閉天地微陽一線回

其三

捉筆吟娥幾索枯欲題一葉便尋梅咸亨卦叶須從卜嚩
遂昔成不待絑帳內多姬悲樂奏席間有文更心灰此耆
郤與誰相似雲在巫山月自回

其四

牛斗韻雲深夢合杯大台還折浩然梅含陽燉蕋宜蓋各解
凍新詩可當絑白雪和章徐應律黃鍾燮意欲飛灰老夫
故作枯楊態須看春深造化回

代王婦和韻

暐遵輕言合巹杯萱堂願有歲寒梅待兒縱令眞如叠月
老何當自作絑幼昔曾云方辟穀年來胡自不心灰多情
想是遊仙戲須放青衣走一回

代婢人和韻

欲向幃簾捧壽杯不同飛劈願同梅怕聞主令嚴如將還
伏夫人宛似絑君意豈知無熱趣奴衰本已淡寒灰抵聞
大德生二易獨候焚香子半回

答魏拙菴和納姬詩再叠前韻

湧喚青衣問酌杯柳枝原不並林梅嵯盛弱水名空渡賦

就高堂夢作絑遊蝶良親眞搞木腐焚豈着不燃灰悶采
消遣無他法喜展名篇詠幾回

讀周易參同契

大還金液大滑淵木返相親火返燃顛倒全非生尅序金
公木母慶團圓

其二

木相金星天下治坎男離女室中諧元二衆妙無他巧夫
婦君臣共一胎

其三

混元祖炁已無季郤被仙家尋得回試問先生眞學易後
天何處索先天

其四

陰陽生化總天心丹道全陽不煉陰聖人也只純乾學爾
個葫蘆一處斟

其五

豈前周易法其混命到衆同性法華都認先天為父母不
知病了是誰家

其六

周遷之末三尼聖宋渡而南兩黍陽天地縱横原不二乃

令筒二作親郎

其七

至誠之道已前知夫婦之愚可與知只定一中爲聖脉安

知九轉是天梯

其八

聖人數往順而正仙氏知來逆以奇造化從來顛倒局編

愚未可使知之

白壽岡歌

羲皇而下中天中逕二祇滿百壽翁乃神乃聖之舜文來

敢屈出離生死之兩是尊不須鶴鑱竪入百亦幻矣焉道

五季匪予崇所云仁者壽也者儒仙異趣將無同我欲冊

實驂列御更欲乘虛空卻大千坐獨顧君子長者相徜徉

中間獨坐天台公上馭白鶴者爲南炎之太極飛仙魚門

賸窮饒人臥遊傘之絕頂道歸必清必淨之崆峒沮溺之

狂且自釋鳥獸荷蕢荷蓧何必不老農採蕨豈須西山下

釣魚耶恐東海東共遊仙於劉子及阮子奇太事於乘公

與壺公散枰局於棄之之四老問飲事於竹溪之六逸道

德多少看青牛背上鶩人駭俗出蝴蝶夢中賓瓜正美安

期提割肉誰似東方雄出世肺腸都付芻蕘飲二髯髮

欲化淮安童又有八仙從酒到又有四皓楠裏逢我與君

攜手而握九萬里之南華倆我與君並口而授九十歲之

尚書家我來受書爐黃石我太倂穀從赤松將並香山之

九友兮素心而做賦將擬洛社之十三英兮我冠峨帶以

雍容幸逢君之初度於今日聊傳酒以雲釀君將觴我於

金谷我擬化唐虞之大老兮祝君以華封

答友人問余何處做工夫

問余何處做工夫克已時看點雪爐震雷不驚頑似石烟

霞有味淡如酥坐於止處行於止飢也無時渴也無不見

形骸今十載腰然老大此葫蘆

題賀大鵝扇頭將來風送圖　己卯夏五

萬丈湖光一葉舟長風直送到雲頭昔季王子新敲句今

日先生再上樓縢背三千當奮翮龍沙八百暗增籌（先生有志金丹之學）雄文且自倚高閣獨踞西江絕頂秋

送蒲州趙聘公歸里（聘公善琴與予有華山之約）

古道誰云邂相逢與摠豪縱談舉列御惜別話平驂羮水

將前淡華山夢裏高何年窺絕壁風雨對仙操

贈别徐奮南并次元韻

天涯何幸覩宗莊野服傾談到草堂雪閣觴君詩欲醉珠璣生我語生香道嶠西嶽垂雲降（徐字同紛）書向南滇二酉藏（徐詩說）欲訂中原千載約漫將水鏡照人蕊

贈别周斯徹次韻

涉說三秋各地泛㴑明當憶韻中非交情偏是和而介造道余兆義以方風雨有心千里夢烟波何事九迴腸主人有酒難留醉歸向窓前看一陽（時冬至將臨）

戊寅夏月作劍石含霜洞庭秋月二圖爲

寄公咏時公以岳郡司馬署吾醴篆一滌江八景之一

一瀟湘八景之一也

昔人試劍此岩驅今叉牛刀賜上方巨手劈空千載碗清心徹底九秋霜鍥鄂有蹟妖氛遁斧鑿無痕聖化揚數月漸磨春欲醉仙風吏治協光芒

其二

楚澤涵天四望悠秋嵐點綴若浮漚一輪影共湖南北萬象輝分漢斗牛神禹山前悲巳弱岳陽臺上樂先憂丹青指日江天外還念長沙借寇留

三閭廟和式菴和尚元韻

江上陰霾淡欲沉忠魂千載烈於今彭咸宅就追遺意漁父妹懷獨醒吟天問無言秋色點王疑不解洞庭深瀟湘古意疇爲主留得芳均耀寂今

畫師劉東寫四景圖內寓琴棋書畫漁樵耕牧各幅索題其一　琴與漁

烟雨芳郊曉霽新且當高士向迷津陽春調起新濤泛緩下漁留待躍鱗

其二　棋與樵

江上薰風醒北牕一枰寫意對巖廊隔山樵斧遥聲和抵是丁丁兩麥裳

其三　書與耕（兩耕者有讀婦携子送物）

秋事方登又理疏遙逢異客𣪠亟魚相看願勿多嘲笑拙婦痴兒不解書

其四　畫與牧

畫意寒空淨碧烟畫中有畫更通禪牧童尋得真消息一派丹青滿雪天

吊橋山觀囬陽子爐火有感

萬物流通號有名先天無象翕元英寒潭月静苗初種太極黌園藕下生雀火鎔二勝後甲兌金渾二脱先庚河圖四象歸元處五十相磨造化成

其二

吾道源流直碎攀丹家頗覺曲如環陽神未出金精游鍵翮先飛火廠山身過三閗雙化土氣旋九轉百無頑可知問學須占候成鏡磨時只等閑

其三

盗取乾根活潑來五行磨盪是良媒金從天一兒懷母木隱離三子更胎着紫嬰郎堪作父披青姹女會將孩潛宫用九飛龍泰一個刀圭萬類栽

其四

世間無氣不螟蛉同類相招隠賤形毋育兒身兒復子日珥月魄月備星暗移精液委呈粹鑽向愚蒙血不腥芽雪無根天雨粟蛾牛犁下古黄庭

其五

煉金須是煉乾金易簡源頭丁孤争白火還從紅火尋能返作白龍吟燈傳一貫安身穩化脱千層寄體深皇極乘除加倍法但離乳哺見天心

其六

運動周天水怕乾内爐先試外爐看木金水火同歸土砂汞鉛鉾是丹九道月華崇寶霧一輪霞彩囬靈玕陰津淨盡純陽見印證神仙握斗竿

其七

化生螺贏化胎生巧制無情作有情八石點頭歸聖路五金脱殼耀真精黄中母氣生方熟白裏師恩性换清您萬

河沙囬正覺如來項上放光明

其八

再伏神曠水火融性天蒙養扇仙風庚辛煉質金爲乳戊巳含真土作翁雙二混合顔先豔九二薰蒸氣倍雄返觀驗得規中熟毫髮差殊枉費工

戊寅醴邑

新大尹蔣侯滋任繪涤江八景圖來以七言　侯閩人其前任額侯十餘季亦閩人也醴邑八景係南屏聳翠劍石含霜漱玉芳洲聖池瑞漾東臺集鳳白鶴晴嵐金魚細雨醴泉浸月

瑞漾漣漪洲渚芳考亭道範幾滄桑師儒過化山呈翠仙
今今來劍復霜下風十年𡊮醴凋金魚一旦海潮洋都原
顯聖更非別畢竟添綸是紫陽

戊寅元日

問我年幾何已踰三十七幾希見惡年所爭十之一爰憶
結纏初但免梨與栗爲莊蹤過自笑循蛾蝨一劍藏枯
腐雖雄未有匠不視龍馬圖璣衡吞王筆后甲如今茲先
庚尚三日

維涤八章二十句 余旣浮江借伯從羽季發於泆欲重復之學猶有與萊者雖爲康庚年有率爾任其事者余且感且懼爲詩以訊之無何稱既不成詩已爲覆瓿物矣越十年庚辰復閱此議撿閱舊稿不勝悵然

維涤有橋君子作之四方孔道王國是司厥始何從曰維
其時既登物力爰契我龜經之營之乃與人規

其二

維涤有橋君子作之爾乃王命惠政宜之平渚迴瀾清且
漣漪感茲病涉爰度其宜彼君子兮衆人之母兮

其三

維涤有橋君子作之森楊夾岸車馬競馳山靈河伯久嘗

於茲天工奪巧騷客成詩盛古之蹟先民之道

其四

緬彼先民厥度維慮大德弗德剏日錙銖力任斯艱心慮
如惄邪二世祀風化之書焉得斯民而古道與俱

其五

時之移矣物之息矣暮雨幾烟爰其泣矣中流湯湯維石
齒齒古道蕭蕭誰其疆理瞻顧伊人尊尊爲已

其六

維辛司牧民之攸庠睠彼地靈梁是用作資之維艱匪其
莫衆謀及庶人庶人曰德父母之心巨室之責

其七

厥謀僉同執任是當有傑爭先何用不臧鳩工度勢舉莫
之將狀元之翼君子之慶利已利物交互其相

其八

維涤有橋君子作之有赫斯擧匪或所思將宜厥稱大振
其靡玉練蒼虹拭目俟之有斐君子寤寐詣之

偶興

霜雪梅花月波瀾掀槃烟一聲天籟起人在武陵源

己卯冬暮四十初度自寫鄙懷

對影時觀未發神泓濛瞬息易中天曇公道已三秋滿李老胎方半月圓笑到陰陽無極處還如父母未生前有誰返得前華朝返向黃虞作大年

其二

又見三陽將吾親一番歲月一揣摩沒誇鄒孟知言日怎當宣尼志學辰竊思兒知何兒惡敢將無悶飾無聞縱云聞道當朝夕已比顏淵老入春

其三

學劍無成擬學仙逃仙歸去仍儒仙思歸已是羑翁半不動何妨告子先向上未求生受用規中且應活機隨仰天倍假饑饉羹追到尼山不惑年

贈別安成張遠竹并次元韻

孤鎖年聲暮雪天光風何自賁巖泉未驚我夢情深矣等讀君詩意藹然白鷺千秋同慧業青原一斗是靈田此歸遙憶天翁返張是吳天門先生女倩府先生有江南之遊多管吳江月滿船

冬至

陰霾重結困寒陽力鬪咸池戰未央匝地霜戈收摐隊滿

天星甲鋒戎旌天心隱隱青藏白野血磷二玄雜黃戰退寘氛總出震春王擲令轉青陽

洞庭之野水府神每歲淺各舟於沙渚春水起而放之名曰守洲此神例也乙亥正月予歸自鄂渚際大風雪其處見所巨艦相望不半里許爰爲詩詠以四言

湯漾其流平遠其洲神來帝所狩於河頭乃靈斯鎮乃職斯遊乃舉仙風以保人舟神曰止哉汝其用休人日俞哉吾爲神留神人相感我殺是求是以際風雪之苦而不言

烟波之愁

劉畫史索句次賀次韓元韻

化工時一過縮事日重來不應巨靈斧便宜得取材

二

我有不朽宅君點綴其中碧翠落嶼石青蒼淡禹功

三

醉墨潑寒烟慈乘象帝先圓球一大幅方寸展天然

四

畫裏詩無限詩中畫更神杜陵爲主帥摩詰是功臣

飲魔六首之二

天堂地獄雲裏斷晝夜浮沉各有半惟有醉鄉少區別佛仙羅刹共呼與瑶京作賦退無鄰高塚纍纍不計春一酌乾坤總混沌大千頃兆耕沙塵青蓮捉月今千祀仰挑九閶叫天使糊塗猶笑好官兒謬認天罡克力士天罡面赤髮上指何物文人爾無禮非徒酒膽大如天畢竟崑崙小似蟻君不見古來浩氣特磅礴醉吐長虹吞五嶽今人酒後何稱王抵畏衙卒如天罡

其二

夜又夜宿雪嶺攝把刀曳鍊風雨挾山變罔象走如傴引頸天靈觀自在瞻聞酒香葆梅香大吼一聲拖長鍛卻遇甦瞀老丐殘硼醉天皆口吐瘡頭汗如瀑手如冰夢中喃喃似梵唄喝令舉鬼曳不起又顛倒地深百拜拜罷贊嘆無已時云得金剛之三昧前身曾唱菩薩蠻我府閻羅脊脫解夕陽在山丐者醒問爾何人住何界昨從應付學普菴幾向瑞聞醉酒債

風月詩追和丁會山先輩

六服公同一雨三風清月朗復何慚只空把斷寒酸話不令人聞作笑譚　元韻附錄風月倫交我忝三我於二子借多懶尋常無數寒酸話流落人間作笑譚　予最愛此詩兄地玲瓏出音嘹亮敢追和之

避暑吊橋菴

渴若一涼境乃在無思中炎鳥咕淺林寫作孤山桐聲影自生滅冰炭乳水融我來不討所吊橋挂碧峯諸佛起如烟烟動匪形容老僧欲轉語處士無機鋒無心亦無物方寸生微風

賦得人中有古人贈別吳學蓀世兄　有引

庚辰茂蓀兄枉顧余山中爲述夢中一聯有夢裏遊儒

夢人中見古人之句亦奇嶋甚矣余既喜而誌之率賦長歌一闋以當陽關三疊

我聞蒙莊之化蝶輕烟爲毛怒有鬚不採人間合蔕花但息天根大樗槳又聞傅說之儲精蒼龍尾上瑞麟生巖野海隅共物色大風颯颯琴牙鳴近日西江有夫子雙眸炯耀飛龍紫汾沫閶闔共一身典墳丘索從今始篤生長公學蓀君浩氣凌爍十萬軍月旦品題冨大酉風流譚笑薄層陰臥遊已足空三古馬跡趂趂遍寰宇眼中半副山海圖胷次全成混沌諸共余偶述江郎夢佳句古人相贈送

浩歌一笑安樂窩奇文應出靈威洞觀君詠史墨如淋千
秋嘆息縮寸陰生自黃農長虞夏壯於漢宋老於今君歸
聊携洞庭月夫子匡廬一點雪過庭雪月曈朧中滿耳滿
目皆很窩

集古三首奉懷吳天門先生

天門兮穹崇乃與元化并參騶萬仞聞見同一聲重重
大古色恬淡隨人心靈龜卜真隱雷雨傷杳冥夫子即瑰
樹為我留青青鞭揮日月久則然合大清

其二

八十滄浪浪老翁口鄭明月賣芙蓉道遍天地有形外意
匠經營慘淡中幕府罷來無藥價扁舟歸去有樵風月明
忽憶湘川夜萬籟悄然霄漢空

其三

久別東吳黃鵠磯曉聞天籟發清機漁人網集澄潭下龍
向天門入紫微一時渡海望不見頓令心地欲歸依步檐
倚杖看牛斗四座無言星欲稀

伏日夜寒次左右客韻

炎雲三際潤餘霽滴新凉金氣沉沙鳥銀烟洗苑煌天空

秋尚窮夜靜月何傷萬頃歸潛伏烏衣不染沭

題何仙姑圖

朝飡雲母餅吞霞飲煉毫光聚頂花借問當年回道士潭
州今日住誰家

鐵拐

一拐一拐來何方鐵龍鞭起刀圭香何撐鵬飛不到之天
極俯觸鰲足底與之坤綱我欲從之共周匝搜剔陰陽何
互藏且來題張輔與閣且來授道尋雲房跛子能飛不能
履直駕參父前魯陽一拐一拐從何去我欲從之君乃仕

秋夜有懷譚琰卿先生

半生慕道喜天游夢陟雲陽幾度悠向日幽蘭清似水參
天古栢與如秋名山枕秘傾湘漢美玉含光韞斗牛願見
先生無彷彿綠烟一縷護南州

秋夜有懷譚廼柱先生

炎雲一派洞庭收楼點衡湘儘卧遊未卜松從先拜屐已
看黃熟使同儔玉人有夢乘蝴蝶銀漢無波渡女牛試問
相思何所似嬋娟兩地一泓秋

次韻贈別陳白菴

圖書非有秘湧迸坤橋傳拜石余識辨麥雲子亦仙名耶
復爾隱几日脩然不厭相看庭南天萬里幀

萍學宮奎樓落成次江遜翁先生韻

遜翁爲龍虎府中乘龍貴胄以明經教授昭萍屢登泰
岱詩閱界與衍聖公游幾莫逆殆有心斯道者在萍多
栽祇璘來學誠可典型上官以卓異開得西秦之白水
縣辛巳將之任捐俸建奎樓落成以詩見示倚韻和之

爲大祥光放彩紅連珠東聚煥魁宮青藜影灼新天祿絳
帳風行眞聖功六籍有靈占地脈五丁無意奪神工訂交

湧遺垂天迹帳望南溟暗色同

其二

儒其一氣湧長空誰覩龜蒙俎豆風舉世漫推先覺異聖
人惟得我心同性天不秘家常素風雨無私野遍紅大乙
中天人不見一輪經緯玉壺中

其三

奎光獨共大人遊二十多星象蕭升竊疑我愧凌虛手且
喜君詩在上頭樓前月滿張兩白筆底花生紫氣浮聲振
韻蒙千古衆乾坤捲放一雙眸

其四

大塊儲英北極南精華咀茹一中涵學由動靜分千百數
倚方員配兩三道然入畊清似水高雲展眺細如絲宮牆
豈足尋常例咫尺猶將立雪探

其五

春明堯李闢叢榛投簡臨池富日新造物因材皆磊落斯
文作棟起嶙峋圖書左右情孤往吾道東南脈一新不朽
但供遊戲事生徒女衆任天真

其六

聖世崇文每大書遠臣風韻自如如宦情彭澤先生柳家
學者山父子居辨論游揚深有造經綸房杜定無虛先憂
後樂伊誰責忠孝門風有道廬

其七

龍虎朋從脉幾同濟升且喜合天懷西山老友敲音共茂
叔同寅正學推唱和青霄聯月上鼓吹白雪奏雲開泥金
指顧瑤臺下白鳳迢偕紫殺來

和霞陽子春日寄懷元韻

烟雨殘紅心欲醉何堪杜宇更催人昨宵一探眞消息瓶

得漁翁洞文者

次韻贈答葉房仲文學

老大形容久病疎，問行與我一停車。歷寒共讀詩騷後，酒罷猶酬尺木居。月且無痕評往昔，江花有夢賸庭除。相逢漫訝知音少，解君是家在我應魚。

題三星圖壽李賓喬老伯

天上巨人垂八手，手指撒開如絮拆。舉大僊吹碧雲，遊一握陰符作南斗。斗陳變體樹舞珊，用為車鶴為魚。三家相見三花合，不與人間賓祿來。太乙祕此長生籙，名之五

福字有祿兒眼未見，摘星來今日華堂是函谷

秋夜

秋光何有秋夜氣，豈不夜只看秋夜中。淸空在天下

四十婦行

人道我容衰，自度且倘早。君出一度歸，幼兒甫在。襁世舉案高年儂，獨不願老。叵耐春光中，對鏡心難了。儂且與如蚕。風雨于時實，別為底事開。髮鬢笑滚倒，天平笑我年。贖取紅顏好

蛺蝶

蛺蝶蓬雨鬪不禁，疾塵驚所操，亦有勝無殊。楚漢猶足縱而牙擊。匏鼓分外鳴，步伐亂秋毫。灰土動入絃，彼自轟如雷。行者測未明

送老友入童子軍

畢竟天機載眼前，文昌喜與丈人聯。十年膏火天邊爍，幾度魁星掌上懸。蝌蚪終須形竹帛，龍蛇今自奮雲烟。看君行矣，巖泉寂，香谷何時再續編。

次韻贈程文石

疎頑千世不知聞，埋照巖泉鹿豕羣。梅月孤香慚處士，蘆花相對即詩人。無心亦在水中沚，有客同怡嶺上雲。漫道

高軒笑空谷，不堪面目自云云

賦得新秋歸遠樹

幾年大白逐冥深，爪掃炎凉凱奏歸。十里聽鳴三覺，籟半天露布，一匂金高楓未染。林先寂古翠含暉，聲欲陰咫尺。不須悲玉賦，停驂遙憶投絃琴

又

江上幽光古木滨，九天一葉為誰臨。晴嵐縠靆疑新碧，遠樹空濛帶金。客夢未驚華表在，鄉關疑在洞庭陰。白雲

馬首渺相望夜月枯桐寫素琴

贈別羅如嵩用來韻

吾道悟晉本乾九南荒發放疑無偶半生受用學中庸片
言問道倘飲酒鄰有相如不亟稱羽徵甘泉慚出口一執
難容四體驕相逢庸卜誰高手君材什佰尋常人南淇北
淇咫尺親毫端百斛風濤起焦尾洋洋近帝釣璈向矣巴
奏絕枝謬從衡汲飲陽春更許英華多物色塵吳得訪桃
花津過荼相視飯莫逆會我齊衰身若倅鐵惠瑤章不復
酬凄凉幸爾畧其跡問詩余固不能詩問矣余且不學矣

復問帝都及天衢空空不答而相釋雖然丈夫入世如擔
犀圖鬭行藏善者稀但問封矣葬人骨易於未發覩已徵
願君自照天然色內相靈臺呈彩暉欲問帝天昔不遠一
言以敬之曰誠神幾

梅花詩八首次一足和尚韻　其一　處士妻梅

寒來無處不精神一線微陽露本眞錯落疎星窺爾室朦
朧隱玉傳幽人香沉素靨姑留態粉倅玄黃不惹塵願見
家風親切處暗香疎影占先春

其二　詩僧尋梅

大素文章灑落神滿天圖畫入囊眞江城笛落本無物霜
上詩寒不見人應手摘來星斗從騎驢踏破閬風塵際嚴
收拾洪鈞意剪下冲和雪裏春

其三　安樂觀梅

不須龜馬問河神消息枝頭理事眞呼吸地雷根在握品
題雪月渾由人圖書綴落虛中竅斗柄回旋邑外塵便是
庖羲今日在畫前指點太年春

其四　羅浮夢梅

粉黛櫻素總花神惟羨寒香夢亦眞嫋嫋瓊姿集裏宴飛

飛蝶翅鑪中人芳魂幻化洪爐雪仙醞消融大海塵天表
餘醺疑未散一枝猶挂鬢頭春

其五　道院栽梅

霜清月白映元神誰是胎仙面目眞玉液華飛金栗子瑤
光頂聚藥珠人三車有雪紛如翅五氣含圭煉似塵浸道
眞如無種子先天蚤已抱陽春

其六　借舍枯梅

摩珠有眼定栖神透脫寒光始逼眞八臂同頭人似樹一
花五瓣樹猶人銀龍帶角杖三昧玉兔歸根解六塵稍想

嶺山拈笑處安知不是嶺頭春

其七 閨閣鏡梅

萬象森然並氣神囫圇影裏滿全真色空兩透圓中相發臭濇消眼底人疑向水簾妝粉黛懶從烟火辨紅塵欄杆笑語空賠華南北枝頭筒裏春

其八 驛使寄梅

幽萉迴迴宅孤神郤盡渣滓奇渾真豈道江南無別物不知天末素心人凋零此意清猶水憔淡君詩細若塵冰蕊傳前安郵案到來珍重一枝春

中秋次周斯徽元韻

寥廓秋空下雲浮月自京會知灑落處便是羽霓鄉美子蟾宮近孤余野趣長傳前良久坐話不到冰霜

中秋蓂上疊前韻兼懷譚柱翁

每讀悲秋賦惟君惜遠京浩歌嬴島上分照洞庭鄉室僻光遲發山幽夜正長天涯真有月不禁夢如霜

賡逐萍子方梅舫

釣天韻奏問何其午夜挑燈客杖藜木葉風高華嶽夢蘆花月泛洞庭詩半霄韻盡聲依永一掉秋空影落笙謌到

鴻濛雖聚似寒光萬頃散江湄

壽蕭柯亭五十

濯濯梅花月幽光占早馨笑談揮鶴羽詩酒鍊龜齡湘漢逼天漢客星是壽星五旬添海屋一句祝柯亭

代友作制疏一首自評貽之以博噴飯

八句婆子紡新華眼問抽添耳問車兹直天風雲錦碎未知是雪是梅花

牧牛頌用梁山禪師韻同逐萍子作

尋牛

前溪幾度漫追尋迤邐山高又水深烟雨瀟瀟經歲月一番悵望一沈吟

見跡

春明曉霽低無多獅步蹤由擬恁麼冰底蟲吟枝上吠謊真蟲曾辨非他

見牛

前村花鳥懶求聲倦眼朦朧儘聆青一向何方迷水草等閒落得舊生成

得牛

夢到蕉林已識渠無心奏合不兼除信手牽來繩索穩臂
嶸頭角遂幽居

牧牛

孤峰十字落問身怡地風光不惹塵直俟西宮添一線藍
田玉種錦何人

騎牛到家

函關深處別無家安許人烹露地霞料得源頭霜葉盡大
雄山下候排牙

忘牛存人

來到臺山去徑山兼程萬里特安閒長安古道君忘卻煞
留無腔逸草間

人牛俱忘

火欲無言法亦空聽驪徑過石橋通精金入匣何須鑛酥
嶽嶽翻洲存宗

返本還源

幾番戎六奏捷功漫數地啞與天聾金風颯颯宜人韻吹
上扶桑一捻紅

入廛垂手

入境參差任去來虎頭時觸驪龍腮九年壁上重重現二
鐵圍中處處開

狗子有佛性也無

吹落紅雲有萬千老葵無磊氣炎炎趙州不展雲門棒也
吹牛皮佛半邊

瓜葛藤

瓜根盤曲大虛空苗在西南本在東半對眼眶齊抹煞金
稜挪過景明風

賊賊

古鏡裂開籌子窩新爐幻出電光蛇湯道乾坤藏覆窩盆
踞還遺骨頭又

你若無心我便休

六個骸髏三個打七人騎馬入人拱逃離兩雨千山哨你
若無心我便休

黃龍關

驢腳出驢身佛手生佛骨若問我生緣誰家驢子佛

燕日堂錄卷之一

恒產錄序

醴陵廖志灝伯湘氏著

言哉孟子之言也曰有恒產者有恒心無論國家之為民與夫祖父之為孫子凡以為心也夫天之生地之利帝王之經而庶民之德係焉造物者揚精醱粕種種林林坤為腹而兌為象日如蟻螻丘蚓逐穢鑽甜無非營一飽以冀綾於旦夕逆夫力窮物耗下欲等身餓莩逃非分之思而至於大壞仁義身底大戮為國蟊蝗而家妖孽者比比而然

嗟夫則亦祖若父之過也自阡陌既開人各為業而世之善為孫子謀者固不必侈倘清貧峻拒安飽要亦體先王厚生正德之遺而恒其產恒其心以恒其德也語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況吾輩乎余不幸幼失怙乏昆季竊侍老少兩慈尊俯仰提命勉守舊廬以苟免放僻之誅而聰明作息與族佃數十輩日相見於斗升秤尺間數頃之田五畝之宅半菽可食麥荷可衣噫乎不可謂不侈矣獨是於數十里經界之區死蟒烟霧運語步風以余處乎其間而南北左右飲之食之素倘先人之舊德則知祖考制產以生我匪第生我一人已也固不得不推而及之以為數十百輩之生而此數十百輩恐與我相為性命使各得其有恒始為余之有恒心矣以故凡遇旱乾水溢盜賊蝗特無倖親為撿踏即其所自註者遺之而余之恒心得矣乃人之言曰誰為昧心者也其貧如故也其不貧亦以故也而在在指天誓日似未必有如許鬼神察察惟倖之乎且清思三截五截而彼之恒心亦得矣造物有衡始謂天乎然而造物之平不可併見吾且持吾心之衡以平之足之謂有恒吾有恒吾自知之吾無恒衆人知之吾及衆俱

無恒造物乃從而知之故汝佃賴吾以生而吾更賴汝佃以生彼此互相生若造物之互為根倘有衣有食而令若輩凍餒無歸則向者不靈之鬼神鑒之矣此先人之旨也

壬戌年恒產錄序 先君手錄終於是序

產者何先王因利而利之者也恒產何先人治生之本計也壬戌者何紀歲也歲胡為不始於甲子而始於壬戌終則有始也終始之際不可以苟焉猶春秋之不始於平之初而始於平之季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也壬戌下列地與人而領分之倣編年之例便觀覽也備無倉廩官

非度支羣居萃處時二三子佃以給饔飧以備稚正之供焉今歲無恒而必曰恒何也洪範言雨暘寒燠春秋皆有年豈大有年旱暵水潦無常期三代井田秦人阡陌無常制也物之肥瘠物力之豐耗耜耰之盈虛吏治之用二用三與夫主人之或久或暫舉無常數者先君子曰守我恒產自我恒心而以無恒者俟之造物可矣是故御說手冊以寄心緖先君以壬戌正其終不肖顥以癸亥正其始嗣是而甲焉乙焉而丙丁焉天一地二丈終于及孫亦生生爲者巳者乎故錄恒產於是乎始

壬戌冬放栗小引

養生財有大道矣財也者開於天藝於地而生於人者也踐土食毛之儔東作西成晝爾于爾爲公家力作穫其餘以活此嗷嗷待哺之衆食五六人者什三食三四人者什六而要其中井有不克自食厥身者夫此不克自食者豈眞待命於天而比閭族黨果有食五六三四人力可波及於此人能以有無相資新舊相易出三九之餘積以爲歲首爲通融此雖後世之事亦庶幾古者常平社倉之遺意歟吾鄕自甲寅漸氣播虐以來土田棄莽菽粟泥沙人家數萩饔飧之具一捲而灰燼之大亂之後旋遭大荒戊己之間雖豪有力者不復與兩歲爭此鄕人方足時先君覺彼夢惕然風聲鶴淚之餘督農人刺刺不休而又買牛數番備極況瘁亦似逆知有今日爲之早計者展延歲月間頗餘升斗微積稍可以佐恒河之涓埃而門外曳踵相向者蓬宅宅然以古道相期先君愀然曰粟小事也民生大命也是豹我之責也夫於是量權子母不例錙銖謂苟爭此者寧疾呼之聲俾物我兩遊於樂利誠亦快事而不知造物者之寶寶假手于勞人以與爾隣里鄕黨也人情不

甚相遠乎之生欲吾心索之報未免生忌邪心顧旣以其身爲羌里先人將雍和之道未開而怨誹之聲以起得無取腓而滋戾乎先君知造物盈縮之理不可以力競乃曰人道好還無往不復彼公直自在人心遊遲之又久豈果無誚我勞焉者歟然固已探之造物與人歷敢以我意計云

癸亥年恒產錄序

是歲秋七月先君溘然遊䢖棄不孝於子然危殆之秋哀毁骨立聾不能積前踰月喪事亦潦草乾緖是時五穀登

揚公私叢集又未幾遭橫逆作祟乘我家難鼓衅染頤即
身恢嚴至茲必俟其大不類而始正之不孝當此推知凝
營漁宅以受求物擾擾者因不使分其喪而株守坐臥閒
縱是詞訐之背求除也無何餘祿而動逆至多勞一歲之
訴訊吏則謀撓于上供三時之作已成農復告納於南
訟而官民交迫發處驟寧其中奸胥黠佃又不無玩我而
愚曩衙胥蠹于文牘之下未應有此褻姿也幸先君貽謀
于斯月月有倫春月間曾逐段詳核而親命不孝領之因
已知不孝之有今日而預為之地者原本具存尋其條理

而揆度之考其祖知其產聽其言知其人舉一一瞭如指
掌問而酬酢往來若或有告我以神明之效不俟終日斷
可識矣雖然數百年忠厚之道我今日始承之余亦自任
其愚以俟愚我者之自息而誠偽之數疑信之端固不必
指陳而發揚之是又先人之所以厚期于不肖而未嘗出
諸口者也

又

儒者匿居一室修談博弈將宇宙間形色蒼生無不如吾
意之所欲施豈非所厚望歟顧其量有大小有循名責實
之殊必充吾無欲害人之心或澤及一方澤及斯世舉覩
之漠然若非吾之所得與焉而後即安要非氣稟純全經
綸卓絕位通顯而握化育者不能爲之暢遂也非借積巨
萬駕閭宋而每畝國貲者不能如其取攜也固未可以一
介牛蹟而退與於郷黨朋友者矣吾郷土瘠民貧當東作
芊發之際勢不能不仰面向人春貸而秋償毋一而于半
此常例已有人於此舉貸衆之人而責其倍息遲之又久
遂至於信蓰而無算人必曰此計利者歟即或生平瑀爲
樂施置一簞食豆羹於此强頭之素不識而其心竊溺溺

目拉人又將曰此好名者歟我輩躬親畝畝竭終歲勤動
不能綴用一用二之呼縱使僥有所餘既不能與人而不
取且取之而并不能不量入其息俗習如斯夫與人而不
取吾不知其能繼之否也難乎其爲已也與一而取二吾
不知其人之能應之否也難乎其爲人也總之匹夫無周
賑之力郷里非居貨之鬧去其利之念去其名之念並危
周急如量而施少有微勞無有些毫物我之見芥帶其意
中稍具達觀共郷人消歲月壽可矣余承業相安體先人
無爲之意嘗始與物接之時不敢瑣瑣細役與鄰里爭斗

啻之息亦不敢高稱喜捨與空門旋濟渡之功前乎此者用意深且遠矣後乎此者未可知也豈其當吾身而與守錢虜計尺寸毫釐乎是故予先君存日然知其意之所在而不必言今先君既沒予其酬者不辭而否者亦莫之問其武嚴客秋所貸之數者幾何受貸之人奚似并覩是秋酬貸者何如其豈當且其本歲未給而候之將來者果否與前言相符驗姓名具在昭昭可指竟按籍而不以已意與焉然而豬亭人心可以觀矣

鄉有爲宋人之言者曰能施放者佛仙也其不能者小乖也而守錢虜聞之寧辭佛仙之譽而甘小輩之譏嗟嗟可笑矣哉稱佛仙者豈眞佛仙也不過豢飧無計設此邀備以勸人而耳小輩者其眞小輩矣事至物來平施順應何至於錙銖以終老但漠及黎未范文正公利澤在人雖三尺童子能道之幾曾以佛仙相許而顏淵閔子騫假令出而濟世當與禹稷易地乃簞瓢蘆葦中亦何能舉升斗以似人若以今世論之又寧小輩乎嗚呼此說爲守錢而發而其說過矣爲守錢虜者抑又過矣

甲子年

由癸亥而甲子歲之相循於無端也自祖考以至於子孫世之相嗣於不已也先君殁於癸亥予不肖承於甲子爲三十年父子相繼之秋更當六十載貞下起元之會是亦若或使之耶不肖甫遭家不造初歷年所比及五六月間洪流泛溢而沿江數頃田盡飽魚鱉腹中矣々水不泛於大海之濱而發於生火之年殆或蒼々之省將草菲而有以廢其喪者也故識之

乙丑年

往者聖王之治天下因地以生財因民而制產而當時之羣居野處者恒有無相濟豐歉相安無致有仰而向人之態彼其所仰而給俯而蓄皆有遂生復性之丈夫爲之代謀其隱而措置其身故倉廩實而禮讓興菽粟足而仁義播於是數千百里內外貧富淳漓率直道自天性恐不克而維爲社此所以延斯世於大和納斯民於寡過者也自頻諸之恩不逮而仰極從設常平之制空懸而望甦實切來秋之收穫後之蒼天終歲之勤勞莫之父母故彼此代爲何地無之而鄉約社倉於今久矣迷夫時和既登先期

訂約負貲既衆省欽無多或酬不如期或至期負約栗主
生嗔而亦發赤亦既低首下心而無復置喙至于旁觀者
爲之夏畦矣此際之物力任于虛來歲之家口又將焉恃
是更有大無可如何之事橫亘於中非第一將栗主生嗔
孫齋相對而已也殆七人孰無畜德之良倘以一信未孚
井平未遊而遽曰此地無完民豈理也哉余家居石村簡
不過並系脉雜夫壘之肱決先君每逢凶歲則二三族佃
造廬而商確之不可待所有而生視其無猶不可過所無
以大欲其有是故儲蓄者不盈百斛散給者可數十家時

歲之會未嘗不過問其豐歉而乃糶之賽乏之甚者以官
吏之追呼兼商賈之取索披閱家衆于室而六取者入門
逋者出戶甚且至其門而菜色饑腸蹙額相告有心者又
方欲周之而恐言取乎哉無何自壬而癸自癸而甲而乙
蟲霜凶易場稼三登而余家舊日之倉廂空留數十片殘
瓶遊夫差臨餉廻公私交困而內外無所告之於是轉而
望給于人有念及者不過其意焉而止方是時幸食墨者
以墨吏譏去雜呼肅然不入魂夢如安常間歲月中嗚呼
大道其果權衡矣哉向使不去墨吏不綏雜呼即盡入逋

券所有已蕩然廢之況夫不去墨吏不綏雜呼并不能入
逋券所有則復爲人之豬窠已之肉究亦何補須歲暮寧
家余喜甚喜天道教人哀多益寡不爽毫釐遂快取逋約
數百通而悉付諸火玉蕊烟飛美蓉絲結吾與鄉人皆拜
天之賜矣計凡今以往深望此戶同心居行同志相卒十
室而三代焉矣造物之生物一也何有彼此何有盈歉哉
我何歉彼何盈哉盈者豈非造物之使盈絀者豈非造物
之使絀哉以此之盈補彼之絀以彼之盈濟此之絀是皆
以造物之盈濟造物之絀而已矣而我何與焉夫陶朱生

衆有富之心也焉猿之示羲有名之念也富與名總造物
所有而非我所有也我欲强居之以與造物者爭造物者
不爭則曰吾以此富與名讓之於爾而一歸之於何處也
吾語塞矣

丁卯年

閒之年不順成國家有減膳徹樂之舉烈吾儕草莽微臣
尚敢大言都野而向人索負乎哉今歲夙謝司天焦黃漫
野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炎風掃瀏赤烈瀾空江上漁
翁且絲陰晉暑矣耕者向余而悲且道苗所以稿之狀余

曰若ゝ固不必而既已知之矣雖地有肥磽歲有饒薾
穫不能均天理人民正不必余是慮耳但其中有全歉者
汝必不能作自欺之狀其中有全荒者余亦不能作再生
於歉而薄焉者倘獲其半倘未獲其半亦聊以給
[illegible]來耕之資余寧減官賦於頭加不忍冀乃倉於未
必若等其休焉勿慮於是衆稍ゝ色定已而秋登甫竣余
丁漢夫勞ゝ者之耔耘方殷而粒食且付之大空矣凡坐
罕齋焚香竟日揮毫不輟吟誦不廢然後知用菑泉石之
樂未[illegible]亞旅之歡肯彼若有以司之而未易數ゝ以與人

者今比戶之人造廬執數而請覓有餘苦不能盡狀余適
聽其言何其隱臣其分量之所能堪而莫之强有薄存焉
取之常年什之六七而已矣雖寒薄需生必無當於恐懼
修省之萬一然而畏天之命念人之災當亦士君子之所
深因時而制宜者

甲戌年

是歲余以里長之役執掌於當事之門春二三月間朝呼
夕臨正供程限常懷恐後之憂堯舜之世詎容有此命不
循耳咎將安歸方是時既不邊聞鄉人流離及歲事寒燠

若何乃至策馬開遊省老母晨昏母告不肖曰鄉之東作
難矣業質騰踊於市井商賈輻輳於江湖今比閭而居無
論貧富咸降與抱晨閉不積之憂汝賢者歟其若以前此
已置之恆產日前可恩之小利刻ゝ於懷則固無能為也
雖然其何以處此余不肖聞之未敢言嗣是脂伊朝夕過
從之告糴者殷ゝ凡里中擁斗斛稱殷實者莫不閉其窖
而居之余自擣囊發外所餘幾何既已勉為辭說什用其
三四以勿虛其來於是數十里內外北屋望給者俱倒而
私之願老母色喜曰吾雖未然假草心快然矣無何

嗣是而後四五月間亢暘不雨槁矣夫其秀秀而不實矣
乎忽六月十日大雨如注枯苗盡興余喜甚非自喜也喜
人之有年也非喜其有年能酬所貸喜其有年將來歲可
以再貸也余此一喜物我咸有所麗固有無入不自得者
存是何必屑ゝ較量哉然而余勉强應酬至於此亦無適
莫意前此後此又安計哉

乙亥年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易之明訓也盈虛
消息造化所其已然者示人而不能必人之不平者而歸

於□避以貧富貴賤參差若是一有待於人之自知其盈虛而損益之者然而勢固有所不可也古聖人體國經野因人之利為民之則將謂天下後世無一夫不得其所然而地有肥瘠歲有豐歉農夫有上中下次之殊吾不得而齊焉其間拙者得宜者失順者得逆者失巧者善於規算而亡者常足於拙頑者覺於傑人而物力多本於淳助撒之吾家俗近古而先王之法猶不能齊人人而饒裕之况今舉世斯民渾離大朴而吾鄉之人事事倭弱獨薄於貨貨者恐故其皆見疊出猶為拮据無或乎共息者逆者巧

且觀者雖一歲兩成什一不取吾知其必不能倉廂而棟移也況未必然者哉余鄙性慵懶仰承祖父所踐之土每歲西成奔走於烟塵蒿藿間纖悉較計日不暇給自視徵驅議自覺而日可憎顧其間魯拙餒懦之輩既不無動我之矜憐而其機巧而寔悍者又徒費我以喉舌往往盤錯隨試而矜善懲惡之意亦應念而生既而思之彼人之不能家人役于我者必我之猶有未盡也念自甲子以來固已蔵遂焚券盡棄予人暨壬申遭祖母之喪又踵例減額以粉飾厥志至於旱有蝗有捐貧者以人慾親者以情

讓即令相諒於不言而淡忘於固有余亦脫然而安之抑乃新舊旋踵遁負如故匪惟不諒反以生戎我無予尊之催彼任禽獸之性所云以逆來者今不得不順受之矣夫然後知吾與人之不能家人父子則是樗之於鄧舜之於象則亦聽之固然已哉天道幽而人情幻王法遠而怪逆興或以問於涑陽此可以盈虛之理斷乎涑陽子不答

丙子年

丙子秋七月之秋日忽憶從前租賦歲有常額得毋有過而取焉取焉者因將往者簿書檢自癸亥迄於乙亥逐一

翻閱而十有二載中天道人事之災祥善惡既為之一感嘆也已而見十年前敬業未純卒爾遇事至與人面籌升斗而時有出入舛錯之病屈指計之已及若干件數乃當時相與面籌者業今不存什七纔或存焉抑又安能盡翻十餘年成案而瑣瑣反覆之哉雖然不幸而當日錯矣不幸而今日又將錯就錯矣猶幸而其錯之出者多錯之入者無有耳謝上蔡有云做是常惺惺法吾心而能惺惺決無有此等悔而况天下之事其小於此者不知幾何也更有大於此者若失之更當何如也爰從而斟酌之胥察之

禎而長之不於是竟也而獨而推之於是乎始

戊寅年

夏秋之間五風十雨滿野盡滋農者冀收穫之弗得其天
於是乎驗者如望雨然余不禁撫掌嘆曰噫乎今歲而猶
有旭賊蝕使年々而皆是也則天下負苦々庚矣使歲々而
皆是也則吾一無饑民之民矣余生三十餘年而僅遇於斯
年楚翦自竟無斷穿曲中大侌風被殘民穴攷出雖遷於
初茂夕燕斷而首倘問疑若不知有克天窮日者矣如是
而為之今無年歲可乎余所知者皆曰而宰處皆待以衛仰

甚庚而輸租樂事之惟恐後也雖然天下盈寧之室僉快
於豐年而鄉村懸磬之家仍歸丁於造物收穫未幾索
租盈塗向之失望而徑期者咸取給於今日較之常歲或
甚門旱蝗稍支吾其緩急有無之說了不可得稍欲展延
亦流顛背天地之人人無有不憫焉者常歲之賊在旱蝗
水潦之多今則賊無旱蝗水潦其為乏食也一而已矣余
哀與野人酬酢每至一戶必瑣々較錙銖謂非高尚之所
托跡然使賤然不與之較則公家之稅賦無所出矣既不
能賤然不較即桀々然細為較之而貧佃之疾苦亦難為

情但若輩積年所逋余曾已代為輸之矣今官家所需之
正供毫不可緩而惟余所代之積逋實有可轉移者也余
既喜其登場之富復體其委曲之情自次年己卯正月為
始各佃除新租外舊欠數目盡蠲不取匪余之納交於箪
食豆羹也亦以存厚道於汝輩且或生其廉恥之衷以稍
快吾心於萬一云

戊辰年

君子觀象玩占在君子必有格天之學而後可以立乎其
上而錫類於斯世斯民故史書有年書大有年豎夫書蝗

書旱書赦書免非但紀時事而已良寓意於治道之得失
民生之休戚與夫天道之裒益之數而重有寄焉者堯水
湯旱在氣數本屬自然當其時微聖人之功為調護彼巢
窟樵蘇之倫蕩蕩為烏有之墟然上古此巢窟而樵蘇者
不識不知無所謂覬覦而猜忌焉者以聖人為之上以上
古為之民適得其天道之平而無所損益耶歲炎皇秉令
民室磬懸瓣甭望杏之儔每々朽廋操耒冀四租之有伸
我黍我稷或作故人之想無何嘉苗甫蔬烈盾高蒸弗蔚
情懷之繫徒惹炎禽之笑方謂商羊起舞稍解樵勞何期

蝨賊拂騰反供饑餓蟲之飼之焦之稿之叉從而嚙而壹
之嗚呼蒼天此何辜哉噫々王者計畝稅租因時課賦蠲
終歲之勤勞苦以養其半以養父母妻子是所排之用王者
之刑也彼造物者絕不念吾儕獨不念公家賦稅乎乃茲
歷卯而辰而藏饑饉賑付子虛余固已見公家之福蓋如
天而小民之命真不猶耳湖南自滇粤肆虐以來
聖天子之憂勤時切於宵旰爵祖之　恩詔屢見於京程今
年蠲餉明歲蠲漕軫念無䆮不一而足顧其間餘荒而徵
熟豈無僥倖其中以熟而作荒者　聖恩之浩蕩固不屑

々然而天道之權衡銖累毫莫使放過以是知公家福
祉時捐散而有余百姓營求日增補而不足者也余日擊
此艱偶賦秋興一首寄苗神自嘆之意苗若有知當必許
余為知言佃余田者亦知余意之所存焉否耶蓋天生萬
物饑極必亂必留少須以寄一綫無何蒼生命薄盈則必
傾而旱與水潦相仍猶幸而必不至於大不可救其不至
於大不可救者恃此中有分其咎之人造物不得已而責
僑百姓故雖警之以災而不遽絕之以生倚賴
聖天子之神靈有以維持於其後也延里中人類不曉事三

數年間相率告蝗告旱以匙目前又慮不能成災多與余
商確余笑曰此大道之賊有乘除而非無故以災汝者我
靠水告災而　朝廷已先獨之矣彼愚昧者未能深達其
故余既已竟以諭之乃筆其說而告之且戒之以質受勿
造恐白迅雷烈火以戕厥生也如其必欲告蝗告旱則無
論未提之金鉅稿之粟所不敢問即西山廉價不知何以
高騰矣恐吾雖欲作夷齊而亦不可得也

辛未年

往者甲寅之亂先君挈家遁竄山谷中日夜啣風鶴不可

以眠至丁巳五月俟聰隣人謂將渡江爲進北計會賊兵
爲至闔家係累之余方總角役戰舟者兩閱月我地數百
里內外族屬被擄且焚者十之七余在山中寥々無所侶
而在賊返覺有日前人獨登於是時其脫然無事者羣羨
爲神仙中人然亦竟有崩種菌蕨足跡未經者向使家
家被攜地地成蕪湖南之民尚有孑遺乎哉已未三月
王師南下刻期奏凱如破竹然雖時兵甲之後饑疫載聞
而
聖天子惓惓南顧先已蠲免數百萬休息十餘年矣而向之

崗種崗蔬與被焚擄被飢且疫者共錫無疆之福爰及甲
子之水丁戊之旱蝗又本年大旱而此兩種人復同受之
罔兩澤潤吾固有蝗所應有而報類復額亦指日可乃
朝廷爲民心切屯屢屢春注不休而爲大吏者爲同念
重念不肯乃報種復額塞責於是有二十八年丈量一案
展轉歲月踰其事而增之遂激而成三十年之丈量騷擾
勿發倉穀向常平之假平時綠野而荒之者今且並荒
矛盾當而田之矣嗚呼天道無私不復理有固然受蠲免
者當之宜也受旱蝗者當之誰日不安被焚擄被飢且疫

者當之宜也而歷來崗種而崗蔬者當之誰日不宜吾輩
流離而後 朝廷沛澤十有餘年造物者固已默有成美
然竊之 天子好生之意其實不然今大吏誠恐負 朝
廷而竭百姓於是體造物之意而行之造物者但損益於
當前大吏必經畫於百世且爲之有司者亦過遵其法而
而爲悅之丈量一行增損百萬意猶日睢惟爲 朝廷定
賦亦且爲爾輩子孫永福也吁吾儕福薄寧待今日而始
然幾當日兩銀爾米而多旱蝗吾本不敢當 朝廷之爾
而不得進 朝廷言也今日增弓增畝而多賦稅吾亦未

必真願造物增之而不能向造物言也太吏聽 朝廷之
爾銀爾米而行造物之增弓增畝又欲望大吏於造物之
中焉 朝廷之意亦又不敢與大吏言也不能向造物言
之不得進 朝廷言之又不敢與大吏言之則且遍告於
衆人曰額外大吏增我賦吾不能額外增爾等且其可以
增者法而不可以增者心是今日之意也計自今以往我
汝用物則宜三而兩力作則宜兩而三此今日之意也則
又告曰前日縱無旱蝗而猶而猶惟蠲免之故今則有旱
蝗亦不能猶爾我與爾但焚香告天願歲歲無旱蝗無水

潦我與爾子孫但焚香告天願世世無旱蝗水潦是今日
之意也衆皆令其意曰唯命遂援筆而書之

戊寅年 首篇

大臣奉 天子命簡畀侯服以惠愛元元國遠而民遐故
每每爲國之念切于爲民權其輕重亦勢所必出而我
大師相督部李公殊覺不然公以經綸余才節鎮吾三楚
者兩載 天子名之見禮數有加燕對一語痛及湖南丈
量之害 上嘉納之輒允所請雖然天下不乏慷慨敢言
之官誰肯向 天顏咫尺中倉卒發此語者則是鄭一拂

先生再見而南服之流民再生也既聞凡歸任徹南書九郡屬之官吏士民而亟施行之九郡屬之民聞風換骨䏲不蒸々然色喜而視天吏求何蔡耶是故今日之丈以清夫三十年之丈非猶夫三十年乎可知彼三十年間苦者自苦而歎者亦仍歎以一大八升擻精神振拔而洗滌之則天地鬼神惟所指揮有何弊不可清何痛苦不可救者乃今郡邑中則有一丈一不丈者何哉夫一邑而丈此願丈者也一邑之中而半丈半不丈則是有半願半不願者至於一邑而全不丈則所願不願固未嘗過而問焉吾何以知之吾於蘄邑而知之歲夏五余獲僭聞此耗欣然如郭求各衙門懸徽識之固曰丈者丈不丈者結是蘄邑中丞使如雲取結如雨督丈之意緩催狀之法嚴稍有扞格則以莫大利害恐其後余固不欲結而余兄弟輩爲余懼而結之矣嗚呼自二十年至於今日星霜八易餉米八徵于梁萬望如大旱之望雲霓望得一天人俯承 天語將必如日月麗天而行覆盆幽暗而我彈丸僻壤竟不獲霑餘光以自明願丈而不丈不願結而結然今既已結之矣倘何言哉倘何言哉獨是造物之生々一理也今

天子之好生一德也督部公之痛念疾苦同一心也惟吾儕真有幸有不幸又何憾於造物與 朝廷也八年之中惓々之望不知作幾番惆悵幾多兗詐胡爲一至相逢牛句無也三十年來余爲焚香告天之誠而人酉爲迂今事至於此 督部公豈能長爲我留而

天子仍以穆々造物仍以冥々今爲焚香之告又將安所告耶抵今康熙戊寅吾鄉果眞正無旱蝗水潦此固造物之適有其歲而未可爲常是故余且私與佃人更始自今以往恐不能常如今歲之無旱蝗水潦設有旱蝗水潦又何言哉又何言哉

已卯沐新恩說

康熙已卯冬 朝廷詔免三十九年地丁錢糧 新恩浩蕩人皆成樂歲矣人々皆樂吾何獨爲不然顧念乎等人開施報取予涓滴難消以 天朝如許洪福沛如許 洪恩而下民德薄福輕講能坐而享之恐無是理過恩從前十數年之蠲荒只將容易看過故其中旱蝗水溢之歲多而全熟之年少雖未必人々受累歲々成災而與其間一有之何若全無之爲愈也是故若無從前蠲豁不特天無

水旱之危即大吏必無丈量之請天道好還無往不復若
以譚天爲迂則既往者業已彰明若是然則今日之事編
惡之衆我輩之恩也但吾儒貴有實際非若釋氏誦經禮
懺者比今試於此作退步法飭不免離典籌必不敢不稍
今隱況矣更宜推此不敢不稍之心如常設法如裁設法
有作好爭不可遂端意偷不可因事騁奪或議建宗祠事
人設本或議作別業以倡學術或於所議貧乏之饑無飢寒
無嗣死無歸者量備周濟更於貧佃中有畝捐給升斗使
均霑其惠又不必徒有其名須是存之有實心行之有實

事如趙清獻晝夕所爲事事必可焚香告帝此心乃已否
則所其自欺即不能消受前項矣雖然儒者動稱釋氏我
不當爲而不知釋氏正有我所不能爲者試觀大常住中
爲之食故大衆爾然念經禮懺以謝襲旦施主以爲實事
誠可貨無即以爲虛文吾儒家誰肯爲其虛文者夫既無
此虛文又從而責以實事實非迂甚譚天既迂譚佛又迂
是皆不若譚心譚理心安則理得理不得而心尚安是亦
編愚小人矣然則鄙愚左若無與焉彼將曰是濁也爲我
推之熟知之罪薄乎云爾故吾此說先爲士夫言之亦春
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辛巳年

自丙子而後余以一切鞅掌鎖屑不亟之細故託之於撫
弟或而此中猶有一段天然格外躍如呈露之幾自謂可
以大踏步向靈台經寸討一便宜出脫於是時擺落綑鎖
信口信手說仙說佛稱堯稱舜而不意郁伍擱疊中翻謂
余不知何以故而托於方以外人也甫是歲八月而戊以
病疾天釀轉如麻雖復主賓照款未免傷傷於吳[illegible]骨血
照顧吳天爲必欲奪我堯舜佛仙而復之以瑣屑不亟是

誠不解何謂而又不意郁伍中見余爲非仙非佛非堯舜
而卒乃喜之也嗚呼仙佛堯舜豈遂爲郁伍中異端耶余
豈其絕人逃世高遯絕躋不與鄰里族佃折旋俯仰左右
以慰衛雍耶又豈軒冕一切使先世拮据慶產一歸棄而
荒烟有而不與耶惟撫茲心日間日夕躡躅與人較錙銖
角斗耳沾沾惴惴以落於賈人乞兒乎以非所以命見務
作大人耳今既五閱年所以遞返勞仍復故我因心衡慮
安知非天之所以予余余亦藉是而謝於鄉之人而鄉之
人且復以較錙銖角斗耳爲余快余且何樂而不快哉雖

然撫膺自省余斷不敢馳逐利欲余亦何能而幸也竊有
以逃乎堯舜仙佛之名則又不幸之幸矣遂仍視書是歲
之會計名目於左

壬子年

余於先君先太母之歿不知造物者何以命我也茲又不
幸而老母喪不知造物者更何以命我也蓋宗十七世紹
緣此潤安土敦仁凡百年如一日應知由明暨今之故紹
承繼述於一元十二會中有不以存於閩焉者迨衛此六
紋哀聊窮目垂泪奄奄哀啼未審所以報罔極皇上溫多

加隆殊恩惟父老告不孝曰請請祖爲報余嘗竊之未及
答余惟先君之沒既焚乃參先太母之沒盡焉其息此父
老所知者而鄉族中處處徧所知故未見其加殷富則余
之體行聖善未有至誠而先人之德虧矣是故前遇己卯
歲
皇恩大沛仰思 世臨重大旦夕焚香懇懇懇懇勸人作善
而實但其樂於受也今日宜焚務何敢不焚曰宜請祖何
敢不謹焚務之焚但之謂非喪事之所謂而焚之謂之無
補於先事以無益矣若夫貧然如故殷富不加欲盡己心

以貧矣福識者返以爲不必耳然則必何如而有補於先
哀須不孝之自焚其心自損其軀而後可必何如而有益
於若輩須若輩之各各焚心各各損軀而後可慰吾母謂
鄉人曰你等輩欲爭滅免谷一須其望在人不若爭挑我
一擔其望在己自焚自損所謂望在己者也茲適偶有失
傷詣廬請踏者無算余乎日不過歷諸仙今豈能過歷諸
佃日困者吾知之曰逋者吾栽之曰旱且澇者吾減之教
役者吾酬之其不困不逋不旱澇者吾亦宜酌免之且戒
之曰汝等各各守分克己敬思吾母之言以利祧子孫俱

勿視吾母之喪爲己利也不孝在制中死灰槁木但日給
饘粥一餐亦不暇於濤青中較零星焖火也乃委其事於
僮奴中稍能書記者

癸未年心產錄序

父老有言往昔崇禎癸未天降大旱赤地千里嘉隆生人
僅覩茲厄維其時承平數百年倘僥倖爾迨夫丁亥戊子
而民始饑饑始孚矣月擊癸未又臨天從徃復後生小子
勿謂我老人聽舊貫曆可厭也有信之者預設溝渠以待
不信者果如老人言而竊嘆之然而信之寡矣曾幾何時

而癸未矣先是壬午頗有年秋無雨冬無霜雪余切憂之
然稚農廬罔敢措比春來又無雨初夏又無雨苗之不水
者日作而三藝之不水者不而五日矣耘不水且不泥天不
施也不生山泉蒙澤水田而大旱作矣始而秧未栽而歛
歸乎於田繼之澤未涸而枯禪争於洫又繼之則錫鼓呪
木者鬬於山擾神奪巫者聲於廟鬨聲盈於野訟牒熾於
庭者逕山谷無所應公私無所施而争者始無所事其争
矣俟於心哉奉坑商格極日稱厌夫然後奉老人嚼唇之言
得今者雜也詎不既哉荷

奮仁浩瀚 憲德廟蕭邑大夫初政祿洗齋沐暴烈日者月
有旬天道咫尺忽際六月十四日雨二十一日又雨嗣是
而秋霖不可日計邑以聞 憲々以聞 朝其爲慶幸可
勝道哉而余竊怪夫余命之不猶何也邑雨郡雨邑諸鄉
而鄉各境雨邑左右咫尺雨皆十四日之雨也諸大雨我
地獨微雨諸聚雨我地獨遲雨早蘖踰期而旱者爲多脫
而得力而脫者返少彼皆油然沛然勃然此獨焚如死如
棄如是固亦有幸不幸焉嗚呼顧余雖不幸而邑人幸矣
猶之乎余幸也余不幸而幸而聞所聞樂其樂閭左歡忭

上下慶賀以六十年前不能得之嘉隆之人而得之於今
日苟能々以一隅數十里不沾霑霈則亦天下之福也惟
是邑人幸矣余幸矣而余佃之人不幸猶之乎余之不幸
也彼佃人者疲憊多而資智窮其各々心中乃謂今歲縱
不能租亦難活命既難活命則蕩不輸租然自賢知者觀
之亦自涼當非之必不報実主人之必難免佃而吾儕又
安敢不輸租以累及主人耶正言直截寓言悲酸反復聽
之有似冤似乎天雨一方而不雨我必是余一人之德
之薄以累及汝衆非衆人累我也況終歲之所入不及當

歲之作三歲其什之三者而又半之則生機殺機止此
一二分而來歲賽殘牛種絕無所倚至於東作罷而西成
荒不亦重爲汝佃累耶雖然主人又將胡以生耶於是乃
爲諸人告曰存汝之良度余之生一大癸未之厄豈我汝
所致當之惟是各無相負庶幾無負 朝廷以無負彼蒼
大家困苦必得大家圖圖矣或曰某々立心如此如此今
得雨似宜詐某々不耘不鋤以早爲遲今苗復生似宜惰
然乎此不可常恃也勤朴可爲而不可爲詐惰不可爲而
可爲豈近日天道固如是哉亦付之無可奈何已矣余幸

年失弟壬年丧母玆七月又亡吾姊丈除玆頑厄而天灾
臨之是殆余之罪也夫是殆余之罪也夫

癸未年又序

是歲之旱苗就槁矣旱後之雨槁者復苗余於其二三可
收者命奴人量加揠踏斷截分數以稍濟余一歲之輸將
其已甚者則槁雖苗〻亦竟不復莠固不得不姑置之以
還於造物余旣爲序以弁於簿首時秋七月二十六日也
無何陰霾更結淫且長天細雨斜風自秋初以至於中秋
不已寘之在野者甫拆爲芽萬一刈之穫之又將腐朽可

子臨醫赤地之枯苗一易而爲平疇之白水於是乎今者
望晴又切於前此之望雨[illegible]不知吾一方何辭而
故爲是也夫前此撥耳振梢[illegible]至而竭生以求無非
冀有雨則民有生矣不意彼蒼震怒一久雨而苗皆沉沒
則是焚亦死溺亦死吁嗟吾民將必不可生耶雖然造物
非故與民仇亦聊以試之耳旣明奪其歲必黙相之以仁
仁也者民自有之生意也民自有生天郎因其生而生之
况夫有稼可採矣有雍可烹矣前六十年之癸未至於今
而尙有人豈今日之癸未不留六十年以后之憔類耶請

則一言以爲證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

日之一日而明日之散於萬也道以消滋而臨長也其復也亦不見爲前此之萬而將來之歸於一也道又以消消而默化也未發已發一時一晝夜而逝者無瞬息停焉子半午中一歲一晝夜而逝者無歲月留焉極明生死鬼神予百年一晝夜而逝者不以古今間焉抑又觀之其出於山川蒙蒙以養正行漸功焉上於木日井井喪不窮以浸行焉大而草昧故綸引而絲理也水與澤一物故可制度數焉德行也行於地則江淮河漢之親上於天則陽和而潤自洒至於既濟之亨吾偏之交以顛而異學之交於道也經之習坎之險能不失其性而已矣此固有係於聖學王道之大者非有不逝者也逝者息而天地或幾乎息矣故曰神無方易無體至誠無息

子在川上　晝夜其三

觀化感之下也也見聖心之無窮焉蓋道無往不在而逝者則其昭著者也不舍晝夜予卯有會于意言之表者乎世吾觀於造化之爲物也渾合而有常一川流之不竭也已彼其觀古其所於營與之長而卑人偶爲其理於心日之前故當臨流一詠嘆間而所謂逝逝之上下古今其猶示諸斯焉已乎一日予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今夫逝者則亦何常矣哉惟其特言逝者未嘗言水以其在川上則謂之有取於水也固宜夫水之德在靜而能蓄盈兩間莫盈於斯矣水之功在動而不拘潤萬物莫潤於斯矣是故子在川而其心則在逝者子在川瞬息之府而心在逝者則晝夜之道也子於此其會心矣乎其言曰造物原無盡藏矣滿逝活潑之中誰則爲之在其後出而從入也混混者吾不知所由或以爲出於天悠悠者吾不知所入或以爲入於地正恐天不任施地亦不任受極之氣之蕃變而湯漾難狀歸宿之乖天下有何物焉周環且終而歸宿之無心如斯者哉化原亦止絡繹矣安瀾浩湯之際則主之令其何去而何來也盈之而長不已發求之矣自茅於屬目者見其來放之而去不審歸往之矣從前今過耳者見其去誠恐目不勝視耳亦不勝聞殫畢世之聰明而終古不盡卷放之致天下有何事焉反覆騁明而卷放之無常如斯者哉吾於斯而不禁感慨而興悲焉問歷數十年何者非朝聞夕死之數而言念於斯必非無

故所云然者若翦以爲紛吾暮之求則有倚無倚與邈不相關之故又胡爲乎此者於斯也我之視彼猶如彼之視我故一息之推遷有常萬類之流通同之間則知天本無體而一其逝者爲禮也無體之禮繫如斯矣吾於斯又不禁歎舞而盡神焉而交千百載無往非代興明盛運之世乃遁更於斯者有所利而爲之者如也以此其把注之澤則或山會倡以邁之資而則爲予悠永如斯也後之視今會今之頃昔故褒衰之緒奠靡定一真之妙物有原則那那同所極而真逝者以貫極也無極太極蓋如斯矣於此而之川而川卻故問之晝夜而晝夜如故問之真也而也不可得而名無已吾還同之川上之人

子在川上　晝夜其四

聖人之觀物也能以一物通萬理焉蓋川上一嘆耳而逝者如斯世者矣致學人之心驚而遂通天下之故昔吾夫子哲而倘仍秋春秋非復尚書之世作春秋之律則後之筆然世尚是人人猶是化門其誤曰警誥與太日史云者其變無窮其道一而已矣邈古之初書契未開結繩而治粒食未藝茹飲爲生迨自一畫開天而播之五穀而制之六書垂衣裳而天下治聖人之道千古而下猶或見之而當日之度數經綸誠有杳乎不可復識者故吾子刪書斷自唐虞則見夫唐虞之際視前此已大古也當惟今日乎哉雖然堯禪舜舜禪禹一堂都俞如今日然傳幾何時而唐虞古矣商代夏周代商奉天承伐亦如今日然曾幾何時而夏商又古矣迨夫周道東而王迹熄諸侯以葵丘首止戎士城濮之會挈天下而號令之會盟日講兵革日繁迨千今擾擾兩夾亦既十百年於茲然而大學人當日河洛之首韶護之音與夫精一執中之緒未嘗頃刻不存於天下則可以見於穆之然有微機有心者於斯道不覺臨流而大爲之感觸也彼夫聯聯且暮天造而地設也久矣然造之久而留之不可一瞥但望吾耳目所遭逢之候而此中之一神兩化者不知其幾億萬變矣昔者羲和之授時也寅賓寅餞循四序之分至而推步之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總之一宅也而若是嵎常斷不能復行中之虛爲日中之鳥顯其故也斯以覺其恒也夫

治曆者以爲不如斯不足以合天令而如逝者之不如斯也道體之變動不拘一乾元之健行不息已矣遝々族類道變而化成也速矣然化者速而生者不復終止極吾神明所考索之朝而此中之高厚悠久者不過此數大人耳昔者神禹之治水也隨山刊木遵九州之故道而疏瀹之導河自積石導江自岷山導沇導渭總之一導也而若茲同宅必不能挽非昔之洚洞爲今者之安瀾殺其勢也抑因勢其刊也夫可空者以爲不如斯不足以安民今而卻逝者之必如斯也世運之日向於文猶江河之日趨而下已矣且覆載原無古今從須臾者猶之而起所六消々之流不疾而速益勢之所必然也頃一靜一動將示於當前而嵩移于中漢此處與質同流而表裏顯微之說無所容之象也者象此者也而象於何立數也者數此者也而數於何輩日星河漢並育於終古彼何嘗一日下形諸心目聞哉擧人物何有今昕自念慮間乘之以生所云混々之泉盈科而進將行之所無事也夫一呼一吸運行於云方而諾喻於意言是形與性爲一而升降浮沉之淪無可問之三代四畢之禮以其來者而見之也有世損益之數固

其往者而知之也禮樂文章不隨於形氣又何嘗一日不存諸流峙中哉吁皇古云遝固知先我而生者幾文王之既沒斯文未喪竊冀後天而死者幸聖人之復生吾夫子至於今二千年耳洙泗之瀾炳若中天之中而猶是晝夜也而猶是逝者也

子在川上一晝夜　其五

觀化於在川川流而敦化矣夫逝者常物晝夜常理而變化之道寓焉非達天德其孰能知之昔吾夫子崛起洙泗之間接千古之統緒而一以貫之蓋太極爲體而上下同流者也一日者偶在川上曰天地間孰非神之所主化之所流氣機之所洋溢與夫質理之所充盈者哉貞一之道本廣遠以無疆茲何以俄頃間而覺悠然以逝矣而在之淺自運旋而不測茲向以咫尺中而竟宛然欲逝矣晝往夜來夜往晝來往者來者則無非逝者耳而作之離入地發而出地晉實則逝者之乘中天照也洙々之溢爲江河其朏繼明焉耳矣晝永夜短夜永晝短永者短者則皆已

逝者耳東險之坎下大訟而上大審觀則逝者之由地中行也滑々之盈於天下則亦貞明焉耳也由斯觀之絡繹無轍一晝一夜而如斯也圓轉無端屢晝屢夜而如斯也吾益精深的郎幾不圖逝者之如斯也胡以儵忽此川而偶見逝者之如斯也吾不知逝者之爲晝夜而晝夜之爲逝者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嗚呼人生百年閱三萬六千晝夜減可謂奢矣然而一晝一夜呼吸便過二萬六千又當幾何而況於未必三萬六千者耶彼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人習以爲常而將不知怪不知過一日吾載去一日過一時吾載去一時白駒行一丈石之光即幾去一丈清夜念之旦可驚心曾憶孩提時宛然如何今四十有三矣日復一日歲復一歲悠々忽々不知何以故遂十至于四十之余而不可復返乃其日之所擊自一淺而十歲而二十而三十至于四十其間往命相依一人母有衆若有慈君有髮妻有撫弟各從靜中慢想一回爾息間能使孫禄而後四十餘年景象縮之凡帶車閒生面蹤則貫々有之到今日成一虛想像矣乃其耳之所聞自羲農而堯舜而三

代而秦漢唐宋元明其間精神相感有大聖有大賢一有大丈夫有正直神明有仙釋隱君子各從靜中模擬一同瞬息間能使中天以來四千餘年光景縮之几席重謂々生面雖則實々有之到今日亦成一虛想像矣夫既實々有之而並無一個在吾眼前此吾之所以痛々々夫也大既實々無之而又無一個不存吾方寸此吾之所以皷舞盡神也何也自我觀之則皆逝者爲之也夫以四十年視四千年而四千年之人逝矣以一年之視四十年而四十年之人逝矣以今年視舊年而舊年之我亦逝矣以今日視昨日而昨日之我又逝矣如是不持古人逝而我亦逝古人全逝而我則半逝古人與我逝則天地皆成一虛想像天地尚何所恃乎哉雖然古人俱逝而古人之仁義忠孝未嘗逝也我雖半逝而我所學於古人之仁義忠孝不可逝也仁義忠孝我性也蓋仁義忠孝者人也人以人爲實而性爲虛吾以人爲虛而性爲實敬爲大虛聚爲實理我故曰虛與實同流中精曰惟至誠爲能盡性孟子曰推聖人可以踐形吾故曰形與性爲一蓋人生而靜以上爲逝者之由來處朝

明雖識悉而有所不能轉故操存貴密務絕之於外物未接之先抑誘已者病已者也而已之所嚴禮即其為其所為我躬固有之良發擇之有要矣彼妄言妄動之徵罔不由於中發則夫樞機物則易馳情于未及堅持之際至一逝言之素後雖追悔而有所不前故防禁當前永惕之於一念將萌之頃固也勉乎哉

子曰泰伯　一節

讓天下而無稱者周之至德所由始也夫泰伯之時猶是商之天下也而三以之讓其情隱矣君子曰是至德也無得而稱焉者也今夫商周之際有識者之所難言而聖人不得已之懷則又藏而且密宜乎後世之不問其稱而括不之怪豈觀其迹者中淡而無譽而原其心則渾彰而莫則自舜禹以下篇濟以前處君臣家國之間擬之義之而莫能名言之者其惟泰伯乎中天之揖遜首推唐虞然唐虞見德而泰伯不見其德我周之創承端始右提適君稷有名而泰伯不有其名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論交終之大故出表乃所以全讓泰伯為古公之孝子則季孫王

迹何難丕顯於先公然而臣節未終必不可施之於天下歸殷之日衛傳國之常情襲爵亦居於列服泰伯為殷季之純臣則胙土分茅惟以屏藩乎王室第恐前麻未竟又何以即副睚幃而命之喪泰伯日吾有吾之仲季在焉而其他無所顧耳斯時之天下吾考意中之天下也承考者嗣之吾則讓之已矣斯時之天下商王本有之天下也臣商者有之吾則讓之已矣斯時商周之天下又數世所必決之天下也全天者得之吾則讓之已矣夫內以承考上以季歷其大義皆凜然千古泰伯於此一若以君父之所難而俟之維天之一命確於已乎無與焉者如必曰聖德有在吾不受來世之口實則是既欲自潔其身而又逆度吾家有必窺天下之勢彼其心亦何樂而不為臣服之文王與扣馬之孤竹也哉一蓄休命必歸聖德以天與人歸之養而嘗理亂於不道則一讓而商基固結是未可知主器真若長子於天性天倫之際而親寄貴於本無則一讓而孫子法程亦未可知公天下者二帝家天下者千年以淡漠之隱囊追皇初之沕穆則一讓而萬古之綱常永賴皆未可知是雖曲體前脈而不見有象賢之事也是雖善全

臣節而竟泯其忠良之蹟也以為古公之孝子而其迹有似乎頑焉以為殷季之純臣而其身實類於逋焉謂為王季避國之兄而避國之未有以稱焉謂為西伯服事之則而服事之未有以稱焉故民無得而稱焉夫揖讓征誅並遁有德之號而有實肥遯獨以無得而稱若泰伯者其千古也矣

大孝終身慕父母

孝之大者慕之終者也夫孝子難盡之曰總之一慕也云爾終身之慕在大孝者亦無可如何矣哉且夫人世之大倫莫大於親畢生之大節莫大於事親此吾所為上下古今知赤子之為大人易而大人之為赤子難也以綢繆五倫之心合為一心以少長一生之事萃於一事其必負存俱存與沒俱沒而于時係之之念切於當身者其又足多乎幾夫人少之將少而有妻子與君之時多也有生之初時則不依々於日暮遊至櫻椅家室而此心抑何嘗々也抑今無私依慕而膝下色承則亦孝之常情焉耳並拜之始時則然々於庭幃逮至委贄王朝而此情又何莫々

也縱曰華膴榮親而天真勉托斯亦孝之虛聲焉耳而豈所論於大孝哉若大孝則何如哉身也者父母所予之形也自少而壯々而齒一日之知覺運動皆父母之所授而我無與焉幸而父母猶存也竊幸吾身與之俱存也第覺服勞定省抵屬具文尊養優隆猶為外事大孝者朝乾夕惕無論得乎親而悅而慕之有餘日即不得乎親而怨而慕之無已時也惓々此念至於一息尚存則慚々而不可少假者已身也者父母所餘之體也自冠而婚々而仕一生之耳目心思皆父母為之源而我其流焉不幸而父母云亡也竊幸吾身未與之俱亡也第覺昔之懷抱渾若目前歲時之蒸嘗洋乎在上大孝者日明日旦毋論及親而事之而瞻依之慕時切即不及親而事之而號泣之慕無窮也昧々我思至於死而後已則付之無可奈何者已慈人三十當居室之年承先裕後父母何嘗不與吾之有妻子然而男女唱隨祇以盡謙順之節而所慕不存焉惟是時也吾之視吾儼然一丈夫父母之視而吾則仍然一孺子矣夫則極之思撫傷父母有終之歲而吾身之慕無終之年此大孝之所以不弟日月至焉也夫人未至於三十

則老夫而谷有孺子其心者三十而往如玆孺慕者幾人
歲四十當强仕之際家籌延獻父母何嘗不望吾之有君
然而鼎鍾祿騶祇以佐甘旨之奉而所慕不存焉於是孩提
也父母之視吾已在人士之列吾之侍父母寵何異孩提
之童父性愛畏之之下以爲吾身有終之年而父母之恩無
終之日此大孝之所以不因形骸盡焉也夫人未至於四
十時成人而或有孩提其性者四十而往知玆童性者何
人哉而擧知其有五十而慕者乎此舜之爲舜所以稱孝
之首出
者乎

人皆曰大孝者心心惕厲事事周到惟恐一毫之不孝
斯吾親不底豫耳余曰不然大孝者心心陽陽事事周
到只計吾親之歡不歡
何曾計吾之孝不孝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中庸明道之體而天下皆在性中矣蓋中也者道之體所
自存也明其爲天下之大本孰能離道於未發也哉且夫

道之原於帝載者固將合天下而貫其始也而及此不遺
之施無不取足於自然之體天而後可與觀未發矣理托
於至虛者也而至虛之中卽爲凡有實者之所不能外後
藏於至靜者也而至靜之地遂爲凡爲動者之所不能遺
中也者何也天下之大本也天有陰陽也有剛柔問陰陽
剛柔之何所基曰中而已矣易知簡能雖有端而未造極
宗市問盈虛消息之致固不敎固於一原之合也天下雖
弘而中也者盡同條而共貫者已民於有民彝物則未究
民彝物則之何以肇曰中而已矣仁育義制賓有理而未
乃極人世中經綸事業之數固不蘊藉於一理之同也天
下雖遠而中也者始終全而同歸者已是故易有大極原
自無極而妙合而凝所以立天下之樞紐也斯卽萬殊平
成盡終古雖全之體而斷不能創本之所無道本先天乃
有後天而純粹以精所以極天下之準繩也斯卽經營制
作出生民未有之奇而終不能離本之所有夫執中建中
帝王之大用而其體獨還乎用先本天本親人物之已形
而此理特居乎形上君
子之戒懼烏容已哉

大人者不　者也

人有獨全其大者心惟不失其初而已夫人之一也而大人
異心不一也而赤子之心同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爲大人
人而已矣自古以匹夫爲天子有之矣以聖人爲匹夫有
之矣未有匹夫不爲聖人而能爲天子者也其大用爲人
之所獨見其全體則惟得其所同然仰天之所爲者也而
人之所爲者後其後者必無以加於其先者然後返觀我
生蚤有以自足矣何則天下之至德者赤子而不學不慮
則得乎最初者也天下之至偉者大人而盛德大業則從
乎將來者也是故一言大人高矣美矣一言赤子渺乎小
矣其勢固隔其分相懸而其心則一而已矣德熱蔽大
人具什伯肅衆之材人無不震而駭之以爲此赫赫非常
必天之有獨鍾愛於爾矣不知天下無生而大爲者仁民
愛物早自親親敬長始而至於績而充之爲聖賢爲豪傑
舉包與之業一本此性之有善而無惡者推之有誠而無
妄大人者大以誠不大以妄正謂彈厭羆綏而不求夫愛
敬之天然者也功業昭垂大人饒出拔類萃之衆世莫不

驚而興之以爲此超超首出必天之特降才爾殊也不知
天下皆有生而大焉者天經地義要自易知簡能來而至
於擧而措之爲君相爲師儒盡神奇之用一原此理之克
盡而無虧者極之大公而無我大人者大於公不大於我
正謂全吾養好而不遺夫知能之固有者也予觀近日之
列辟丹楹刻桷擁玉挾娖擧一國而尊之僉曰大哉吾君
矣然究之居養潛移盤樂嬉遊之態倍蓰於性情及問之
以繼志述事之大端竊竊然以其支視之人謂其爲大人
吾謂其并非赤子也是故仁至義盡其實無加於我而生
其道卽可爲堯舜身外之會廩府庫誰不易吾身中之所
有不恃堯舜之人而恃有堯舜之心耳堯舜之心伊何心
哉予觀當代之貴人朱輪紈袴之蒙華驕僻萬夫而上之
僉曰大哉有家矣然究之性習既遷驕佚傲刻之甚百世之
夫物則及投之以醜喪承祭之大節悠悠乎以故事應之
人見其人之大吾許其心之非赤也是故內聖外王其功
不由於繼起而其量卽袷於伊尹此後之道德經綸究未
嘗創性中之所無所恃伊尹之心乃可爲伊尹之人耳伊
尹之人又何人哉蓋愚孝愚忠乃天家之良貴此道得而

隨聲附於公卿假仁假義是人爲之
穿鑿後氣已而禰上無非桎梏悲夫

性道學等事淵深弘博融徹箇中其立心制行決不以
宋元以下人自待者爲之詢厥由來大約得之母教者
居多暨後先大姑雷母孫女作配嗣君甘蕭兩氏葛時珽
復登孺人堂接孺人範其謨吉如抑風君甘霖而精明叢琁
肅之意仍自樂〻道人姓〻細察其旦夕綜覈事諸尊相
夫子謂兒孫仁孝慈〻纖悉無所失未嘗不肯然
嘆與曰嗚呼天之篤生善人也乃若斯乎是氣之淸而
學者也是不負乎天之所與者也是豈造物之所靳惜
而爲齡爵等不錄不貴者也也乎而亦有今日也耶
嗚呼天於孺人學耶薄耶雖然孺人之壽既七旬有二
亦應無媿於兩間名長留於千古諸閨之矜可致之祥
莫不備具且令嗣君理企張程才追呂宋諸閨孫蘭資
土菑卑〻人革異日預詔英黃進揚派導直指頭問事
天於孺人厚也終不可謂薄矣而孺人又何憾焉珽悲
衛之作挽不能文數語薄奠
郭致其意云爾哀哉尚饗

又　洙江譚元理中鼎　元璉中銘

於戲鳳山南峙鯉池西濤瀏嶽之英父賢母嘉猗歟廖
母扶風閥閱生而靜淑家世懿則行不逾閫名垂梱閫
作配夫子佐讀成業侍權堂上養志靡斁經營後續綢
室委折壯歲育嗣聿酬厥德起宗風毛敬姜維翼理常
歷亂胥無忒式是母是子湛偵久匹義方丕彰龍章佇
赫余與嗣君莫逆諸塾樂編習聞慈儀循悉蹤弗登堂
如覲母賢古稀逾三遐齡宜百云胡不遽倏歿遽華訃
音突如怒焉心惻孝子林宗生芻莫及間關祖載臨風
涌躃撫香蕪灼
格于几側尚饗

讀孝子哭詞諸章爲集唐四絕并錄

寂〻北堂扃絲瑩終天隔地與春辭身前影後不相見
唯有黃昏鳥獨悲　李郢　焉待微　張謂　劉希夷
空心歩影向誰陳寒食悲看郭外春莫設臨風倍惆悵
後庭棕帳一相親　盧綸　僧雲表　溫庭筠　畢輝
瑶臺無路可追尋碧落寰雲生遠心心折此時無一寸
紅豊露濃鵲驚林　李建　劉滄　杜甫　錢起

爲想年來憔悴容油幢影裏挹淸風坐翰明月鄕無汨
徐孺亭前湖水東　韓愈　羅隱　凌敬　許渾

又　雲陽周　永沭

嗚呼太母厥世已九閱月矣嗣君伯湘思母痛母而悵
母不谷憂矣我發余久踞川長則多不禁泪脫悲夫至矣
太母孫與無間宗光亦在停推蹄時窆之歸斯際哭因無
豈侍役何已護既爲文幸不責告故作哀辭聊以舒嗣
君之憂亦以誌余之意云詞曰一片慈雲兼太虛愛
何冬日衰存照慈哉廖母眞天生終養姑年八十餘姑
念母勞恒惕〻常况共白宏家室籌燈佐讀弘經濟仁
孝聲聞四國謹門端仁瑞履雖趾命自繼天嶽降于湘
子于歸余爲善交母儒子視無恙此余茲報母長太息推
于號天霰閫極還侍守身奉饗詞吧山自在何須咄嶷
上蓬萊內政時諸堯想已熟瑤池更倚閭圖停驂望家
山閑照復何之鶴聊翔聯侑郎飛蓮花座上靈光輝臺
光彤〻微乎微魂不聞兮視也非想到非
非予悲遠不悲遠兮誰與歸嗚呼尚饗

又　賀大聖命　大捷等　大震　大幹

嗚呼孺人逝矣孺人之德久播人間生平行事歷〻在
人耳目中矣昨接令嗣所著行狀捧讀一過不禁擊節
嘆曰善哉何其言之詳且盡也窃嘗觀令嗣之敬以持
已和以處衆也可以知孺人之孝與友觀令嗣之理家
政雖煩而勤督也可以知夫人之躬親紡績觀令嗣之
於富貴利達恬然而不以爲意也可以知夫人之以義
命相慰觀令嗣之處世不務浮誇是責己重而責人之輕也
可以知夫人之訓謹厚而推移怨是戒觀令嗣之捐扭
賑恤歛然而不自滿也可以知夫人之樂施而不
忌其爲德觀令嗣之著書立說卓然欲流芳百世也可
以知夫人之德不朽而爲閨之光洲流窮源有是母
必有是子此豈無所自而然哉異日者于登嫏孫翰
諭升顯爵褒封乃分內事耳奚足爲孺人羨也嗚呼孺
人逝矣逝而無憾微孺人其誰與歸某忝眷屬聊具湛
奠以將微忱夫人有
靈祝其鑒寮尚饗

又 禾川賀擧恭

嗚呼自古壺德之難備也爲賢人婦兮難爲孺爲賢人母兮難爲母猶兮自愧餒以勤學兮非樂羊誰匹其偶齊雙皆於廡下兮非伯鸞誰相敬於白首若夫畫荻三三冬兮孫岦寒爐之灰熊丸夜搗兮不停慈闈之手斯皆母儀之令聞兮郝惟婦德之備式故左宜而右有綱惟馬大君之淑賢兮水王潔而慈蘭芳敝雞鳴而問夜兮撫角枕而傍德挽鹿車而服勞兮勤孝養於高堂偉令夜之蛛而不倦兮凜無逸於敬姜代夫君以終養兮爲婦而兼爲兒秉世德以訓義方兮爲母而兼爲師是以天篤仁孝式穀佀之肯搆肯堂艮冶有其本家學之淵源兮蕭盡兮古之書縊然學優而不仕兮魯桑子之衣冠兮恐絕股浩之璂窈讀一樂之家訓兮崗間問而籬森然七夫非盡人之子兮誰不也敬也孝崇郎夫高堂何婺星之不留照兮靄光片片渺九霄而化青鸞羽恭桂揆老叟蘭譜新沐疫瘵巍之無其之生芻之一束疾翠風而展拜兮敢陳詞以代哭嗚呼奧山顆椋兮雲愁峯凝淚水含悽兮唱對悲曲卧中郎於草廬兮狩來痾花之野鹿安慕母於幽堂兮永蔭連理之奇木徵青炳炳形管兮永垂天章之联璧寬裳翩翩桑宫兮何孝人間之象翟

又 禾川桑生蕷

嗚呼古今之稱婦德者每詑述陶士行之母截髮剉薦以成士行之名以予觀之此特陶母之一節耳使別無令儀茅能燕喜行客稱令客不若范遂子不肯士行焉母者寧能無所爲而客爲終夕勤劬爲其子佐交遊揚譽與市道何異耶然則爲婦人者固不必赫赫人耳目間凡於綱常倫紀之大詩書教養之微順夫與子所爲而勤勤之斯易所謂柔而巽應乎天而時行者也茲予讀江廖伯湘先生之母焉大儒人庶幾其近之歟予昔從先大夫宦庠有客自湖南來者傳伯湘先生詩古文辭以相貺披而讀之知將爲楚南主持文教兩時心儀之而未深悉之也及浪遊豫江急求一晤而不可得庚辰夏乃始投刺入謁相接甚歡領其胸次如萬斛珠

如千葉蓮令人心曠神怡而其至性純篤品誼端方此近日士林中所不多遇者退而求之知其得之慈訓者多也稱人生名門以九歲歸廖輒能事姑婞順夫子一切勤苦操作紡績經營年未及笄居然宜家之烈婦比及佐夫誦讀卒成名儒勤夫納妾視如姊妹宜其天眷慈良篤生英賢矣方伯湘之生也孺人年已二十有二在常情斛不視若掌珠而孺人待之等平常不加重兒不欲以近小望之而其以遠大期之故督之以學問正之以矩獲雖未從公早背而教之大義前廢凡其表而訓紉針而教者悉皆忠孝名節之大義故湘先生勉承慈命傳范華昔旁及子史方外織緝之學風度翁於士林令聞傳之鄉國此卷以母道而兼父道以母道而推師道宜匹匹之丧妻判婦佐交游而揭譽者所可等視瑯固宜尚陵其其壽無窮其福使湘先生蹈拜楓宸請封養大何竺應大君之仙台而總孝子之膽依一疾永訣長與世遊則湘先生之哀慟悽傷廬墓戀戀而不已思其天性然也昔歐陽永叔少孤未及親承父訓賈賴其母鄭太人撫卹間諭自少至長迄於成人崭以父志詩匕不倦故其文章奉黍光明洞達深厚汗溢至今讀其書想見其至性方之廖氏母子不前後一轍者哉

又 邑陳治學

嗚呼古今母儀之克稱者多矣大約孝子之母未必郎爲文人之母益謂其成子以名易而成子以行難也文人之母又未必卒爲孝子之母益謂其督子以經義揚往宇於海宇者雖而易而爲子以慈愛鍾獨慕於庭幃者易而難者也兼此二者其惟廖母焉太孺人乎嗣君湘門先生詩等身著作如林毋一毓出士子爭爲吟誦芳名壓誉遍楚南而及天下詎非孺人和熊伴讀紛針示勤有以致之歟若夫視膳問寢懸板鼎烹嘗笑中而生敬長嚴幃中而切愛慕詎非孺人至性流動天機鼓舞有以感之歟至其篤生名門結褵世族奉姑以孝蓮治家以勤儉寬以馭下嚴以持身墜鄰厎而邕有無恤孤寡而濟貧窮此不必嗶知之亦不必嗶言之矣嗣是嗶與嗣君交好數十年膽肝相照意氣相投莫逆於心而忘於形雖嗣君之濟惠所及亦何莫非孺人之仁

愛有以默相之者焉將或歲邁從吹以桀栗㑪以雞黍
皆其自然純摯溢於形迹之外固宜崗陵其壽無疆其
福俾嗥得囚嗣君而常被餘庥胡爲天奪之速一枕永
訣而孝子慈母不得永爲𦖋皈訃音至前能不撫膺悲
傷含淚嘆惜乎雖然孺人往矣嗣子令孫行將覲對紱
宸邀榮封誥則孺人昔爲孝子母今爲忠臣母昔爲文
人母今爲公卿母孺人其亦可以含笑九泉矣
三爵致奠郵表哀忱孺人有靈來格來歆侑饗

又 安成劉雲發

嗚呼天之生賢母不偶而賢母之生賢子也亦不偶盖
聚盖之井不能爲江河聚洪之衆不能成果棟潤畔之
松柏等於崗中之花信非誣也如老孺人以九齡歸廖
嵩未離鄉即殳勃家政然年踰三旬未舉子人幾疑孺
人之艱於嗣矣而孺人亦恬然而安之也故當日爲翁
娶次室孺人視之若同胞姉妹然居然大姒樛木之化
也乃不數載而工燕之夢忽投石麟之奇爾慶故嗣君
先生早歲顧題名黌宫博孫經史其視青紫猶拾芥耳

而究之屏迹田園瀟然有以自得俯仰觀察如視諸掌
則嗣君先生之造詣聲名何莫非老孺人有以啟之也
豈惟金花誥贈云乎哉語曰千羊之皮不如一孤之腋
劍之盛也獨而益神何必入龍入士乎是以運其時而
若有所待約其數而非有所吝也謂非天之有意於孺
人哉夫天既有意於孺人則當日唐孺人之艱於執法
天欲以此胎孺人孝敬之德也歷過滄桑躬親操作天
欲以此昭孺人處變之才也凡德必從淬礪而成者而
後其所ㄙ者愈全才必從蘊積而出者而後其所出者
愈大此天於六十四年中其所以成孺人之德與才者
爲何如也謂非天之大有意於孺人哉昔杜季良豪俠
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至客數郡畢至今老孺
人壽踰古稀遊遊異鄉而嗣君好義此朝陽之鳳雛翚
之爲遠方之上安得不聞訊而致來勿以頌夫人之德
與嗣君先生之大者於無已也乎予雖生分翌軫然先
君荼閔君先生之才而叢於一時而予休嗣君先生之
愛而難於一酬聲氣相交頗稱莫逆因德知孺人之才
德且熟識天心之待孺人甚厚矣何能自諉於不文之

以下原缺

盧雲前編

祖母唐孺人生前明萬曆壬子年正月十四日年九齡辛

已作嬪先王父榮我府君十四歲丙寅生先考素菴府君

越二十八歲王父捐館稱未亡人五十載又不幸於癸亥

先府君先母而逝其間祖孫相依者十載會康熙丙寅奉

詔徵故顯事蹟有司具其事以

聞例得大書曰節母唐氏茲壬申正月壽八十有一遂以癸

酉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不孝灝斬衰承重

乞詩言序

洪範第九疇五曰考終命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又曰命也有性焉則可以見性與命之相因而弗離也

夫秉懿好德莫不具有純仁大節之資而至於險阻艱

難勞苦拮据天未肯少私毫髮以藏斯人之拙則知事

天立命自有本真非可以襲取而安希者惟是仁人孝

子欲揚其身而顯其親徒假一二過情之語以邀譽

修間或令自失本色摧然莊識者已謂之欺天而昧

性也若夫冰淵華世獲致坤貞踐之者有實不可磨滅

之府神述之者誠出於思報罔極庶幾自顧無疚於匍

告於大人長者以求垂世立教之言而無愧今我祖母

府孺人秉性質樸特守介嚴其適先祖榮我公之歲僅

九齡時曾大父楚徵公卹世已早家徒四壁祖母相先

祖井臼親操粗完居室而調度伯仲間俱從容盡善無

間言十四歲丙寅乃生先君廷簡公粹質健行瑩挺然

物表先祖榮我公以有子克家更當英華振拔之年方

欲奮志四方不幸而三十二歲遂已捐館方是時先君

甫十有五齡乃遭世事滄桑流寇猖獗雖在蓬蒿山谷

中藜藿度日祖母推知教子肄業外督耕內課織數載

冰蘗而先君遂於磨礪勞苦中得堅厥志也逮至

熙朝清晏寢寧家室倉皇拮据中但令先君以詩書禮義

為事內外公私以一身兼理之舉凡錢穀稅權桑麻布

帛歲時享祀賓朋往來一切瑣瑣細微悉躬親無缺事

在其教恃之懷解推之澤悉至誠子之不少留遇就里

人有之貧者不待升斗給之或疾病或患難則代為默

禱不至安寧不已隆冬肅烈若遇單寒戰慄之狀必多

方代謀溫暖之物予為縫補衲新須臾立就其或飢餓孤

獨臨終莫日給者又不務吝嗇中出多歎息願自以減食粟以救

孫所未備於見給乃令先君或中多貸絮棉以綏人寒廣

置市衣以周人後此意幸至今不缺也若夫猿猱盤

余赤及時事先之意惟所欲至而生辰忌日自始迄以

至高曾及期致孝罔有滲漏纖毫者一生不聞非義不

饗祥祭先吾節思宗報無由有效俗進薦誣佛之意則

面北其非日心即是佛虛康何為故先君常言我之母勖

勞吳天罔極嚴為我父律報我師毋忘及此毋為之諧

然而下世無何至於癸亥之歲年甫七十不幸先君役

不能待下贵淵之日可以不孝為終天之恨而母又撫狀

謂之曰予年未終汝數已盡使汝得一體受歸全吾幸矣

是時灝孤稚不諳事先君身後事宜一切賴其條理而

措置灝少時性嗜酒且不善遇物每談及身世事則不

離陶士行之習勤張公藝之忍耐為言灝在側時時聞

之久與俱化他若先君存日誼通有無一日拾遺約百

通念貧甚者一切焚之禁勿取灝居恒倘一步紛華則戒

警不已繼之以怒遂至於寢食俱廢且日汝祖汝父以

質樸持家今若此吾死無立錐矣但閉門訪有道廣見聞

則從所請獨不許交匪人務日而趨博奕小慧之事

平居無故不令出遊郡邑誠恐理關非近官貴落炎凉

世態中至於不得已因公事欲往則必戒以早完確

守法又叮嚀申復以備說逢迎為切戒夫自先君之沒

所稱以待頻繁供紙織親勞而代瘁者惟我母在側耳

所恃上以豆豉下供詩令應賓客而知灑掃者灝侍其

旁耳故其生平之待老母也立範端嚴而母能曲體其

已然而恢張其所未逮今祖母八十母年六十有四至

是乃怡然為慰曰吾不及子者三終身執婦道無違一

也自首事姑無倦容二也當年事簡而世役者衆今日

事陸而身勞者多三也向敀于吾亦饑矣又指灝謂吾母曰吾守吾子汝事爾夫一也吾有吾孫汝守爾子亦一也吾與子視此而已吾夫與爾夫視此而已自灝有生以來茫々以灝爲心無論教之養之之澤昊天罔極于內之委瑣人晴雨夜掠茫勞肆素無驟刀矣逢之之除世母以許與人纍告以至義乃護免甦喜勸而不喜之隋吾儉而不喜吝不喜聽不喜爭訟三尺童子未嘗有欺些破毫末無往不慎生平自矜自積以爲裳衣閒來無事爲人所衣以消歲月或勸之休息一時則曰焉有在其人而且牽世平故至今年々自髮白一朝至於日中昊性靜從除低頭凭几繰攀線無暇日焉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春

詔

孝孜表事跡謬爲公羨所及荷以一節忝入郡邑來今子申出己上元前一日年屆八袠灝當喜躍交集之狄雅一時步笆微賤不敢妄希鶴算但念老稻枯寒無蛻名節當一時邑於旌之表章一言爲老者生色且世寶爲術

八十壽序

嘗觀詩書多言女德東漢而下諸史亦有烈女之篇是閨中有善古人未嘗不樂加贊揚使之有聞於後也况適當吾世而節行可傳令壽可慶又何不可徵實爲言以發其幽光於奕禩耶余承之湘醴舁思表顯幽懿而訪求其人輒不易得至如廖母唐孺人爲今廖子志灝之太母者則與論所稱洵有可采焉孺人自于歸以迄有子年猶甚少乃溫惠淑愼儉而且勤遂相其夫子克創有基業洎所天忽失年猶僅廿餘耳以煢々一未亡人欲扶植遺孤使屹然成立揆之事勢有所甚難孺人獨栢舟自矢風雨不能飄搖節烈凜然內外斬々詩書禮義以爲教不輟於亂離益修於平定愛而能誨兼父兼師令子雖早以克家之資而所以成就之者一皆有母力也既而母齡尚未大耋子已夭年終在恒情亦祇乘悲惻耳孺人則深達理數安子命之歸全存老身爲保幹又知有孫如令而可以恢大家聲昜之以勤戒之以忍欲其處世和平猶欲其持身方正不獨期以富貴

功名而必期爲端人偉士乎凡訓廸之語俱非抗風流俗此豈尋常閨閫之見所及耶他若節制費用手錄寒衣於以睦族聯鄰賑饑恤來德澤在人更未可一二數也夫返古所稱女中賢淑者若少君若德曜若班姬若同母孺人一身皆已晴與相合而兩遭世之艱阨天之昔其節者亦至矣乃卷引猶俗髮不衰意者留於前而伸於後大特綿延其美以待廖子之光顯乎孺人之完節光已哉邑乘中獨借事蹟未詳流傳未廣今春適逢八十慶廖子因備撰其行實以示視之辭余覽其間述多不異疇昔所聞知非盡飾以諸巧袖士復爲之請余故不敢辭々言之俾得持歸以爲洗腆致慶之一助而寄其徵實亦足備軒輶之采云

賜進士文林郎知醴陵縣事兼攝瀏陽篆年家眷弟楊逍彥頓首拜撰

又序

閨壼之吉名矣而寄作一人文不一讀太母則非凡之其言行存閨訓故將其實行恐切

書之做六經體孔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庶幾此意云爾

昔康熙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甲子廖太母唐孺人壽群客會於堂于時僃七陳儀筮巫獻卜王人錫命大史陳詩雍々乎一時之盛也孺人坐於上孫子拜於下乃命巫者勝筮卜得一卦其名曰蒼々元亨苦節悠々入句有慶厲无咎彖曰至哉蒼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蒼元亨以亨行時中也苦節悠々恒久而不已也入句有慶其危乃光也蒼其見天地之心乎象曰天尚地厚蒼君子以報恩罔極初六闇其蒼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閨中之蒼以養正也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紳婦吉于克家象曰十年乃字正室也有子克家其進光也六三喪其偶夫子凶婦人吉守貞无咎象曰婦人之吉從一以終也克守其貞又誰咎也六四君子終日乾々夕惕若厲无咎象曰終日乾々女中君也夕惕若厲未失常也六五介于石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上六終吁皇々白髮蒼々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筮畢乃展案焚香再拜稽

嗥言傷聰稍踈言問每事之來但唯〻否〻而已人子事視之道當如是乎罪四祖母生平以至叱于人取惟恐其傷廉與不虞其傷惠而不孝灝勿以鄙吝之習與爲阻撓遂致意中有慈厚之樂咸不使不孝知之遺親之善極矣罪五祖母自六十以來老身康壯居則受中堂寢則休正室適年灝命不辰風痛爲爽疾茂花母身乃爲別造灝〻以敝風雨日之黃昏急迎入室雖卸拂其所宜不勤也罪六不孝灝從有生以迄於今若居家無賓客夜飮必侍乃客冬十二月始祖母遂終夕不飮或飮亦聞〻飮一二杯而止於是家母令別鶴奉之不灝不必侍以灝飮欲多故也灝安之恬然不爲怪豈期天年之在兩月間乎猝首無及矣罪七今年正月十四日幸留八裘之長乃先期命不孝灝確辭親支之說辭之不已反復辭之灝以爲擢弗報也以是辭者辭而餞者亦反是孚凱哎胡陳復既珍儀不孝灝勉強概卻之辭欠就尚而不謂其卻之大踏也乃責灝曰我今八十豈有七十次當不歡喜些兒此何說也雖窮於何以酬也罪八子印交母之年不可不知又曰父母在不遠遊祖母非

滿八旬喜矣越數日忽自謂曰交生後覺弗爽然又一夕謂不孝曰我死但附於蛇山袁母之側切勿奠他所又曰藥師經果可延生否也無何遇蠱試見不孝將趣裘久之作流涕哽咽狀灝遂決意不行旋責灝曰考試大事汝以我爲死耶徑加督促使不孝灝於正月三十日起程豈期于二月初六日遂歸一夢灝是夕寢不安枕次日亟歸自府訃音途至嗚呼慟哉何意三十日中聽之辭遂爲終天永訣期也至是而不孝灝之恐心害理無復辭爲者矣夫今日之大故挐自今日始知之夜之不飮一辭也壽必辭儀二也曰交生曰奠三也臨裝之流涕四也問藥師經五也有此五者是其生死素明而不容驅說不孝灝竟貲然若罔聞以從命之小而失逃死之太罪可贖乎不可贖乎祖母再生或可贖也灝雖速死不可贖也顧其臨危撫几方問及清明祭掃之頃問夙兒來髮又頂之又問某兒適歲何禮曰祭掃曰來髮曰適儀此心至死而未已也其不一言及灝者何也將謂灝不在旁而遂不可待耶不可待乎不恐言也將謂之遠遊不孝而不欲待之耶不欲待乎不忍言也抑將謂

灝之飄流不才或成立可冀而遠任之耶任之者不必言也灝歸來時意必愴然以起得聞責灝痛激與示灝者何辭而竟漠然何說歟異日相見於九原灝固將泣血以問之矣然異日相見於九原灝亦何面目問之耶此灝所爲痛心疾首甘就死而不得者也第以祖母不衰三年之喪未終老母在堂百歲之輪無倚惟有仰天號泣並縗須臾升陳罪逆之狀以待君子之誅

殯奠諸儀勉從禮教永遷之際刺血和淚爲一言以告於祖母之靈

誓言

忘灝不孝罪逆彌天謫延我祖妣自喬半生非幾不堪收幸回顧於祖母存日於灝之立心制行辭者匡之餞者扶之劫者誘之稍可者進之或不幸至於大不類者痛責之又從而引導之今日者昊天罔極此生何倚嗚呼

吸之猶過嗟夢魂而恍惚憂是洗心悔省刺血和淚爲一言以誓於祖母之靈曰嗚呼慟哉今而後誰爲匡我扶我誘我進我痛責而引導我者哉誰爲憐我身植我命憂我疾病患難而憂慮我之愚不肖者哉又誰爲出嘉言示然行坐中堂警屋漏陶我情融我性洗滌我肺腑格我而與心使我不能暴闇驕倫者哉祖母逝矣所謂抑我檢我憂慮我陶融而洗滌我與夫格我者其豈無之耶上有天帝下有后土幽則有祖與夫祖母及先君子在焉明有王大法有道之端人碩彥而庭帷之上灝有我老母在焉天然而天高無語地厚無言若祖宗不能明示其非王法不能格端人碩彥不肯教誨所得而怙恃兼倚愛勞並王者惟老母一人又不或斯天罔地褻祖先悖王法偕端人正士老母得而治之其或欺天地褻祖先悖法倫正并不孝於老母又將何以治之乎此灝所以痛心疾首痛涕泣而不能自已者也乃誓之日行之不善老母治灝於心之不臧祖母治灝於陰令而後齊栗以捧心莊敬以持身全乎且之氣亦予之負不敢生妄心不敢生慢心不敢生驕心不保

敢生驕佚與放辟心不敢生矜伐洋洋自滿心不敢犯
尊上褻仁賢見善而生嫉忌心不敢於沉湎貪嗔中生
爭競心不敢作威福凌愚弱無故呵叱任意生拂然忿
戾心居恒以沉靜爲宗不敢生輕率心與朋友交不敢
生陰曲疑貳心不敢同於流合於汙嘵嘵啣啣生比黨
心事至物來順而應之不敢犄掎穿鑿生機變心小心
謹獨不敢生很子心非禮勿視聽言動不敢以大自大
赤之故生未下東家心兼以持己和以待物下敢居之
不敢生踞敖心宗有道篤詩書明理欲邪正之介始終
不敢生昏歇心苹木隨身逢境作輟不敢以兩篇八股
詡詡然生高人等第心見義見利其離然守於中不敢
因循苟且悠悠泮渙生偷佚與慈忽心好惡必正賞罰
必公不敢以私喜私怒任所欲爲而生恣肆心生財有
道源可闊流可節不敢乘年計息懷阿堵較錙銖生魚
鹽商賈心如量而施如分而止率性自然不敢逐衣刹
商華談未輪學五陵豪侈靡而生貴游子弟心時言笑
不敢狎昵怡而中姣陰生笑中李貓心居必以正動必
以禮不敢因世態炎凉恣妍鬭嬌生攢門懷夫病風喪

心無關興之議無匡世之才不敢以匹夫賤士生排斥
佛老心節飲食慎居止不敢放廢逐夫糊醉喧歌臥長
安而行小慧生酒徒獵士心足恭非禮矯曲非直姑息
非仁慘刻非義不敢以似是而非者生鄉原心令而後
一有是心於此則爲欺天地褻祖先悖法侮正之心一
有是欺褻悖侮之心是不孝於母矣一有是欺褻悖侮
不孝於母之心是即不孝於祖母矣果不孝於祖母是
獲爲天地祖先君師名教之罪人也我祖母又何恐令
不孝獲有是心爲是人罹是罪而不爲匡之扶之誘之
進之痛責引導之俾立之憂志之與夫陶融而洗滌之
且將之
也哉

原缺第十葉

奉政大夫知湖廣長沙府事甘陵劉公表其墓撰誌銘者
爲鄉進士文林郎知善化縣事三山倪公署醴陵縣事靜
海王公文林郎知醴陵縣事蓮峯賴公

墓表

壬申夏三月余以承乏長沙方郡事適醴陵廖生志灝
介善邑王少尹請見先是少尹曾攝醴篆稔知廖生行
誼故以爲請北衰絰拜見其容黯然其意慘然少尹因
之其祭日生不幸於祖母[illegible]之喪將歸葬擇德還沒後
世子孫勿克知爲卑故奉狀乞銘煩我公一言以垂不
朽余因嘉孝孫之表揚祖德且善少尹之能錫類也當
余之爲郡也凡屬邑之孝子節婦一切採取上之於撫
事如例旌表今廖生不求名公卿銘仍請之守土循爲
可嘉乃不辭而銘之孺人姓唐氏爲望族成所公之女
歸廖生大父榮我公舉止合禮歲時家祀必躬事烹飪

精潔無怠主中饋服箸理以供客克相夫子致敬鷄鳴
猶勤於女紅寸絲尺縑不敢棄常手紉葺成衲衣以衣
貧而寒者至薪米用納及婣黨吉凶諸儀皆其力辦甫
十四歲二子即廷簡君也榮我公年三十一捐館孺人
哀毀踰常飲食必薦獨操內政稟稟若嚴君其誡廷簡
君曰我非不死以從汝父於地下冀汝成立以報汝父
爲無憾廷簡君感奮砥礪增飾堂構光於前人不意癸
亥廷簡君疾篤孺人謂之曰自爲汝家婦不幸而汝父中
道棄捐所望于成立今復不幸不延乃天命也夫汝能
無毀身體以從先人九京亦可無憾若子幼我當撫成
之是時孺人年已七十教其孫日授諸書就外傅使人
覘行止或涉嬉戲輒不憚至流涕若與良友往來則喜
今廖生蜚聲黌宮序皆孺人成之也孺德之難者莫難
於以母兼父以母兼師而孺人且以祖母兼若子之教
其孫爲更難能也楚俗尚鬼孺人生平不信巫覡並不
喜齋醮嘗曰吾不求福田利益惟子孫能積善爲果報也
甲寅吳逆變亂時廖生被掠入營索重貲以贖孺人親
至賊壘職以大義告以至情其生平節概巾幗之丈夫

志於流離播遷之際脫孫䕫於寇賊援攘之中德以守
貞才以出險毋於是乎不可及矣今
聖天子方闡揚潛德必有採風之使以毋節彙上冏登膺
褒顯俾諸永久冏不待余之表彰也謹爲述其大畧並
生卒年月以告後人于以徵實于以傳信云冏孺人曾
邑望族庠生公某之女適夫諱某字某早逝于淮某字某某
先孺人十年卒爲人亭年八十孫志德字湘門邑學生
卽今本狀乞文表墓者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八月
受且猶屬長沙內善化縣縣丞
前署陰陵縣事蔡王損拜撰

墓誌銘三

廖母唐孺人節著邑乘以康熙三十年某月日卒卜今
年某月葬醴陵令熟施彥忝之以文復誌其墓曰陰氣
毓秀受其祥者質美坤厚載物兼其才者德全余觀於
女德惟孺人兼其體矣九歲于歸卽作宗祐卜日奉嗣
益者母儀克贊其夫予栄我公有行誼有文章德之人
經不負于德之奇夫何造物者不仁婆歲喪夫旣年哭
子丙厄家難嬉兩際世變風雨爲之酸鬼神爲之泣孺
人從滄桑水雪中待一孫之呱七作歲寒之松栢北岂
細閣脂粉中所易得者耶猶可難者甲寅之亂能孫拔
於孺人曰廖氏何辜乃貴不顧軀身詬誶詈貴以大義
究亦驚止物固長誠孫得不死此又孫君男子所易能
者耶昔郭令公單騎說敵韓昌黎獨馬解圍千古猶稱
其勇以閨閣中兼此膽材非所謂女丈夫哉至若述義
方以立訓則仉夫人之餘風也勸績紡以宏家則文伯
母之遺教也菼賢務以救貧得俠士之推施也部浮屠
而守正明聖賢之大義也嗟乎自世運日降士大夫風頹
正氣不開軟媚相習求貞節於閨幃覓堅操於巷婦每
鈞雜遘不意嫠雛垂精秀鍾滌水有孺人之才德節義
俱全昔詩曰胡不萬年惜乎逝矣雖然孺人何嘗不死
傳天壤昔日之邑史今日表之幽壙其日彰之示庭
絲綸褒贈泉室生輝其芳聲寧有竟哉銘曰寒空堅一松
似孺人之節歷江漢月似孺人之行任重三世小堂
貞嗚呼孺人誠可以告上帝而質幽明睇耶其
昌後人康熙壬申季冬穀日鄉進士丈林郎陵

縣事蓮峯植趙
彥頌首拜撰

盧雲前編

先考素菴府君生於前明天啓丙寅十二月初二日甫十有五歲先王父蚤世賴先太母誨育卒能學通博約行淩西路時草建大易草堂沈玩易理作西路衍義遺于后年三十五生不孝灝壽五十有七以癸亥六月[illegible]卒正寢

行狀

先君諱某某字延簡別號素菴年十五我太父蒙我公早逝會明末李張兩逆爲亂賴祖母唐孺人朝夕砥礪遵常有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期讀書酷嗜西銘南華以爲熟玩兩書可以盡出入世之際經史而外又窮求天官河渠星輿筮卜窮其精波但一切歸於義理而止[illegible]恒[illegible]嘗事亡必奉教於我祖母凡日夕省視承命必拜跪無怠容年三十五始生不孝灝灝生五年入學延塾師經書甫畢即授以平日所註評西銘令捧誦溫習務求所爲理一分殊之義且曰讀書須有本領徒章句奚爲也且願子之所爲具聖全體者無過博文約禮而已傳非僅讀書作文宜捜求一事萬物之精要處約亦非但主靜在隨在而自得之一生愛靜居寡談笑雖燕私獨坐時手骨稜稜有一廩然不可犯者與賓朋接亦惟是正誼明道之言畧無一語及長安縉紳騷林風月事葢不孝灝在庭幃恒慄慄若臨冰淵即當其隱几療亦惟有蛇行匍伏而已至其待子弟與臧獲輩則有嚴亦有寬雖中堂不敢即視而無心過失切不與較故有以跌足而覆公餘及小家僮戲侮以齊禍其脾者恬然視之亦不加怒容少時英氣頗盛亦不樂爲人下故偶以土田細故與人持論者三載久之乃曉然悔曰費時曰費日費皆自反之未審耳與逆之亂不孝灝采爲已所掠全家蕩爲烏有先君承母命但將祖所遺詩書器物藏之山澤幸一二存無恙者方是蔴材遊荒蕪田地榛蕪先君曰不有樹藝雖免死何以爲生

故兵戈絡繹衛躬率稱施不少較焉康熙己未辛酉兵盡下湖南諸郡時饑饉薦臻米價騰湧先君以兵火所餘粟悉散給鄉里雖斗米千錢不爲動日時一人之食與匪衆人之生孰爲得也遭中年多病從方士學服氣訣未效晉耿以理命爲歸篤好周易生時佔止手握皇極經世衍大極數實諸書互相參考夢寐間猶沉吟卦爻辭弗釋所爲謹記先節欲善且有夢年何意昊天疾駁一旦不起臨危時嘱不孝灝曰我死三年事未終一則母恩未報也其以禮葬我但汝能報祖母於餘年即瞑吾目於地下侍母後葬乃我汝于廁我但久暫不知以孝覆柩可矣二學易之願未酬也汝爲誦我兇幽壤作並室一區置大易皇極西路于其間不時爲我讀以要我靈三宗祠家譜未復也其尙以暇日餘力爲我畢厥懽勿絕雖于弗毅是三者天道祖宗實式臨之我死可欺天下可欺也言畢乃[illegible]母孔極呼天搶地之狀莫續遂以七月二十九日卒王寢[illegible]日益悲我祖母[illegible]不能以終日食[illegible]之所毀也欲嗚呼長我先生平一念以匡時利物息邪輔正爲心[illegible]

克大展厥猷而持身端嚴如神明之赫奕一言之出終生必踐故在家以孝親爲本其次則悍族謔不惟敬老慈幼備之舊規而扶綱振紀立懦廉頑不遺餘力尤之則和鄰里排難解紛之必周又夾之則篤眾姻睦問往來慶弔禮綏之無不至而要之一以精誠悉切爲要不在乎儀文貴飾問也讀書貴體認而不貴乎尋摘章句作文必由性靈而不徒尙乎議論詞藻所著西銘衍蘊家誡十六章及大易草堂記藏于家因貧缺未克付梓以俟之將來而至其平昔律度之言行謹節日之細又未可以一錄而能條晰者也嗚呼不孝灝自有生來當天性愛畏之下恒令我悚然不敢起怠忽心是明故蒼者天終不欲使灝爲五倫無愧之人其負罪于先君者雖碎首捐軀遐無及焉茲所瞻寸裂不能成文聊述行狀于萬一之似以俟矜我者云爾

祭文 本邑儒學任俊

涂江之濱彰翼之精誕厥俊彥含眞毓靈拔天漆而舒芬藝苑擷鳧象而括秀泮林掃前敝而振先烈才霖雨

而志剛雲英齡拔武於弢序不英渾勁之嶽〻中年養
晦於東墅何殊驟謝之欽〻蹈危復變不困以壁其樂
閒耕紛解難抵于此小試其經綸博學而飭躬可繼清
虛後士之世譯轄名而積學宜嗣熙績解邦之家聲足
以為生今龍驤〻亭〻丑今節古亦御世英單及嗣王
謂其盜門受得宅相借國之珍是昔君之厚德所致長
發其贖方冀君鎮世祿一堂之家當綿北郭〻生之令名黃
上紫誥冊名帝庭何意一旦厭塵氣之汶〻樂從乎地
下以徵文豈小視夫生前之榮祿而以盛大之業附之
掌述之人嗚呼夫誰為以悲吾不為君誠也志未攄
音下為君消也原始要終諒君有可傳也獨是北堂
音缺昔其詞以自即也嗚呼杰李方妍而羽為又賢其
一也歌鳴風雨詞月星霜胡能不杳然長望而潸然以
泣也生奚絮淚是其所以滾焉流焉而致莫於君之靈
席也嗚
呼尚饗

祭文二　長邑宰李周煒

業不能以光前者不足以揚微于異日德不可以裕後
者不足以著美於斯今故事必資乎能創而不徒尚乎
其守成苟有以上拓乎先猷而下弘夫統緒是其世之
所不偶而為士之所堪欽予於遐覽靜觀之下而不能
不致慨夫君之生也以華胄而偶承先志及其壯
也以英年而振藻泮林擴井疆而四疇奕〻攬墳典而
蔽軸林〻而更能業施廣予賤玉揮金歷滄桑而才能濟
變之紓險阻而志益峭崍是以寢呂寢城實大聲弘此其
業之擴〻前庥而不替遵先澤而值增于王共篤生往龍於王
樹亭〻齊班倚馬蘊古窮今已蜚聲于藝苑看翔步於
瓊林門楣國秀荊璞隋珍其于奉慈幃而篤孝愛親定
有而賤榮名敦隣睦族示義行仁是其德之可垂於後
世而余言亦烏足以悉其生平嗚呼宮牆堯李方望其
述茹而紓英上國巨室楨榁又安意其剝落而萎摯平
君雖然而君亦可以無憾于地下矣繼述有人行看天章
之錫後先無愧華欽人世之榮世祿堂是君家之舊事
白玉樓恨此日之速成嗚呼驂赤虬兮排閶雲飛白羽
兮出素塵羿雲歎兮隱〻下紫霄兮陸〻生夢兮一求

燕日堂錄　白雲齋稿　卷之一　十七

如在兮
君之靈
始祔窆於祖塋之次以俟祖母唐因呈秀山辯穴緊密弗
克再令遷於嘯天龍山之陰阡巳亥

吻進士二甲十三名今江南道海州刺史北濱陳公志其

墓邑曹謙奔先生表之

墓誌銘

廖君諱士修字廷簡號柔菴潭陵人其先人以讀書醇厚起家凡數世父登賓少有才名早逝君生而穎異絕人遭世變賴母氏曹撫鞠出入艱難險阻母子僅以身存旣長能讀書時值有大節不屑世間一切聲利選懸委頭東不復顧常翛然容管簡言笑手西銘南華兩卷旦夕坐臥讀爽時若不釋居恒表率里閈宗族恭儉而有度所與朋從往來不及非義勤規以正無憾後恂恂如父子喜怒不形生平矜尚退不彖仕進中年益自韜晦歛手避衆右拾朋類所護施周急倫族倍釆償將詢悉致其餘者皇中匃以存活者不少君性孝自年十餘失所怙依母處漂泊困窮無恒家雖倉猝兵間遊地流而窮谷中定省不廢事不累命者不敢行其

歿也母唐年七十疾漸之日泣戒其子曰我事未終母恩未報其以齊我殮我死必祔我母我母托天永年日月不可知其以茅覆我棺可矣言訖吮母乳呼搶而卒嗟乎人生功業成就何可等量唯是生我罔極之恩不克自効無爲體受歸全之地君生而辰將甘旨無缺養毅之日不及爲母服三年之喪覩其遺命哀服蘗葬以待母之天年其可哀也已君生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卒葬於某山娶某氏子某娶某高廬陳子既誌其母唐節君乃復爲君誌而重以銘銘曰

墓表

廖公柔菴邑潤遂人也以其潤遂之過來莫得而窺之年長余十有二歲於千什百人中獨許先子爲[illegible]以故余服其重而知之深今歲兩往矣冢君伯湘以[illegible]來欲得一言勒貞珉余聞之誌而銘焉者皆當代之[illegible]道而能文者也况伯湘能讀父書行爲西銘大極功臣寧不克自表其親及兩四捲ゝ以請誌不獲已抑亦先人之志也嶽爲之言曰吾聞天地山川之氣不容易宣洩久耳目間至其鬱鬱積蘊之數十百年而後或調而爲巨或積而爲干將鏌鋣或能變幻騰躍爲神龍出沒不可端倪其節也人第見爲一山一水而不知其匿影埋照有若是焉出乎人之耳目之外者蓋其於人也亦然人之靈於萬物也亦以其精潤能變幻然嘗其積也不覩其發覩其深也未卜其流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不息則久ゝ則徵言乎其可久者且不必速其可大也柔菴公自守ゝ如有懷抱於例不得行稍ゝ擴先產往庭子以自見少爲諸生時衣健几而獲覺几以大故人公庭或與嬿友會至無一漂鮮可喜人與之則曰上不得擬於公卿下何妨鄰於岢畯故生平廉儒可俾而於鄉人也嚴特甚其氣象如泰山喬嶽其言笑如[illegible]乎詩賈河岢涉非禮雖長只老期貴以遊孟無從犯者盜其中以唐至孝年踰壯有事必禀命ゝ之曉終日不敢退[illegible]南[illegible]之[illegible]覆乎之論寧得已哉由前行力

頗餘三九自甲寅後滇氛肆焱戊己鄉大饑公所有給之曰吾損粟十佰頭予鄉人而猶書千萬卷貽孫子快心哉吾爲其快者不爲其啬者非邀譽於所識窮乏也性嗜易壯門沈㴱詞義務以手自書夜輒ゝ所自得處頗嘗與先子論易云易無體也因用而見體之用九其體剛而能柔坤之用六其體柔而剛其發揮多儒先未有作大易草堂記以見志云畢生自奉母訓子外終日危坐若忍聞見而息喘息新見者僉曰某先生何若是ゝ殆猶玉之在石如其潤未宣其彩劍之在匣養其鋭不發于硎神能之在淵明有一物焉而莫測其變幻吾固知公之精潤變幻殆垂之于數十百年之久而茲欲以旦暮遇之其在伯湘矣乎曾子曰使天下皆知柔菴而天下可無是非伯湘每爲余言方欲建精舍貞易其中以尉公志夫之又作三讓堂祀堯舜泰伯仲雍齊以示來學然後見公之屹然不言笑者益以讓教也以伯湘之才不自表考墓而求表於人抑讓哉昔康熙癸亥仲冬之吉邑人

曹之璜中玉氏拜撰

又肝廿六
先慈見已兩月蒙蜷匕扴服一體無間以靈柩在堂尚
不及躬詣碻謝也此際幸托清泰惟勉强堅忍齋戒冀
鬼神或有可通且以卜窆夕所在耳五月二十六黃昏
恒暱夢老母仍在牀蓐以有起色自言吾此日病可延
恐冬來必欲去又初六夜夢在石亭故蔵于歸女環聚
中母忽破全珠眼色亦無言語然則迷明感名或一哥
也近聞王田家劇落我并令伯母壽俱以熱剂不便即
古倘送從
為代肯
又二廿六月
先慈行實以梓工猝至康艸灾梨未及賚閱衷毁之餘
只道本來面目狀居槐昜倒書姓諱長脈秀壯應必敘
令叔擒榜未審何如眞字之區强半在白雞山油鋪後
尚有微情商懇
附之函吉不贅
又三廿廿月
石工在密大與封竊此千古事也弟方將勒石紀其盛

矣聞石色清亮喜老母碑誌可無他求敬托與石工議
定上下兩片子口合縫下如方盒但不中空上如盒蓋
內外光細如鏡縱橫皆二尺或送或接隨其所意耳再
老母歸窆擬卜于白雞山似乎田歸潭應而公然下莖
非義也預請台命以懇斟
酌魯莽極矣其如之何
又二廿九月
令叔三公尊恙竟爾陷於不知不及少效奔走負罪於
前輩多矣老成凋卸感有同感某在制例不敢與外裵
至戚之地且未審何以為情愈不禁泪潸潸下耳
又三廿九月
老倉奉吾老於天年而忠於所事則固非殀殤者比弟
言念先人所遺僕歸猬卸必不無欷歔之感云爾某還
年來畏此生化迅速換舊添新大人不免何況若儕同
思及此甚慰甚慰盛晉兩家作雕各一仰意彼之孝思
盡於如此主人又從而焦勞之從忠厚也石工既去墓
誌且可後補無煩倘長微軀頗復舊秋抄冬間惟竭力
於報身堂之役抵笑無財不可以為悅耳往往悲中自

發一
酉
又肝廿廿
某與令弟漢老誼同一體今歲之遭際抑何同也人生
大故莫大於此當此之昨不哀非理徒哀無益惟送死
可以當大事此惟有力者與副此語耳漢老孝思天植
此際渾身是一團天理用事身外一切宜視之無有況
既當物致用復游有餘非特伯仲兩大賢為之維持而
調度之周將何所顧耶當事者念念合天理奉揩函明
義事者事事盡人情渾是物我然後隨將盡善心安理
得愉勿說瀕之草草苦塊俾以一哭塞責也狂瞀抱痛
趁位多言不能有諸已勢不得不求諸人幸於迹外寬
之不
又
又肝廿廿
報身之役爲拙匠所誤竟失日期反覆焦思恐終成道
傷之策矣承稿猪酒某不敢辭謝弟以俟將作之齊而
知命卸約以首市大惠為耳大君榮要伊過甚不及如

常奔走而同憶老母之存愈有切切焉者矣喪中事繁
不能以多役聽候丁保來須少飲之酒差堪小用溪南
儀誌發來一
查酌爲感
又肝廿廿三
前字已悉因近地鄉客多雜不得不分期以便打點實
於初二堂祭初三至初五受家族近隣之弔初六至初
十受遠方親友之弔也二陳諸友既不能卒來望驾至
先酌而行之無膺待矣提主者究未定妥一府十二城
並無可請之人其將奈何想不過掩飾耳目以應故事
而已饗堂木料為匠人所誤尚未到齊今
天色忽變且兇焦思恐終成畫餅矣不悉
又勝卅廿
身在大故當旬者迷不知何似竟以草草完局也釁承
厚費復荷勞神惓惓懇切有加無已非又矜我匱乏而
周之急減求之意未審所以報也顧於墓前度歲旦夕
送嘗局勤灑掃為暫光幽壤計其實何補弟以致有餘
木盡之心而已門內無人一切親族賜弔新塋俱以罹

遂於心遂許闔張之義股肱心膂報效於耆幘生臥
行其扶斷金於蘭室既連枝而同氣方擬海蟹之無腸
合兩體而一心不見乾就之有首方謂終生充痒齊百
歲共保之身安知中道拔離經一朝霜露之悽寒蠻屬
瑟律景淒清淵乎其若聞禽嗌然而喪五伯大人兩
詩之內何處再見此衎衎我先子九原之中列底孤行
而鵡七招魂不下徒悲宋玉之狄跨鶴求歸疑是丁威
之花殘閣難再夢貽何期思考而莫爲之備遣官也以
爲之後丹誰成榮錦孫豁親於予叔也伯也其親仁祿
宗路宗父分有分間衛泉列也德孝德尊報深俯予之
良今則想像思而莫貽乘生之前刑是輸誠於太上特
許變晚之源因豈學金丹而未成遠今預果之不食恭
涸三生石上世七同逢箨室并刃於
一柱秉中時七共駁蟠花淆謹記

李土像贊

嗚呼是乃吾弟李生也耶吾耶其耶即汝即我非鬼亦
人其命是假天性是真過去汝往現在吾身得本來之
面目遍天下之神是故北一處也一二三數之內推

夢魂之可與同舉彼一岸也千百億化之中惟吾道之
周遍以圓靈然則誰是汝姓誰是吾身總之一仁而已
矣子曰仁也者人也不
知是汝是我是鬼是人

醫悔說

余觀天壽之理雖曰天命亦強半醫藥誤之哉雖然無
非天命云耳天命堅則逢長刺天命絕則遇庸醫
不自咎藥之不精而竟乃隨衆人之口而委其人於天
識可畏哉夫死者當死固有羅刹廹之於前而醫者之
醫更甚於羅刹以驅其後羅刹殺人無形醫者殺人有
據故曰其焉余年來自命不由僮僕大小如水瀉去戌
巳間四柏益土又少僕從信病即血弟李生病吐血從
信年二十未娶李生年三十已娶而復出兩人患此症
而亦不見些毫嗜慾勉問之則陰事絕焉余日夜思之
假借有所見而不能學賀諸土醫之有名者或用知柏
今連或用參芩耆术而其有識者則謂元陽未全竅衰
必是稟賦有虧用得所宜雖不見亦可梐附今哀如是
法用補無效矣猶不敢輕投乃又繙閱方書一主養榮

湯一主回陽至寶九對證察方逐味商酌始服一兩月
假有效繼之反覆不顧欲求如當日之原病返不可得
一卑辰十月死一辛巳八月死余痛心疾首仰天而嘆
日天命既有在醫藥復何濟哉半生抱痛而此心切切
不能已久之過訪高士細繹諸書每爲商夢間忽有一
旦豁然悟者嗚呼且下知是真是幻也夫叶與其標而
天一補其症之本元陽既萎虛火上乘是顯然一陰
虛之症宜補陰不宜壯陽也明矣知柏不可與投參蓍
又豈可驟用只以六味地黃主之何患乎不瘳胡爲乎
遽遽三載遽墮墜手以現前之藥而下一言及之一念
及之豈不亦可傷也哉夫方外養生大旨全在涵養本
源今操力勸無根之火以柔無質之水補神枯渴導引
何▇於是乃知非道之過而實醫之過非蘆醫之過而
實吾之過又況霞隅道人不許乾醫乃以驕昧而自誤
之耶文大可傷已嗚呼向使此語然一語在三兩年前
耶兩人者絕不能全而或可免一吾友陳君安侯久患
此症遇之遇人專用此方今在數不復發嗚呼醫之
爲人之命也之人者其下遇之人者則天也

喪母之先年辛巳秋七月▇家內弟雷君炳字仲聆卒
未服誌其全姑錄其哭誄之章

祭內弟雷仲聆 壬午正月

嗚呼生死之間在仲聆有難言者矣仲聆慷慨有大志
攻揣摩家言小試童子頻弗售因而善病從余問理性
之學余嘆夫性學之不明於生而夢死者久矣子路問
死子曰焉知生原始要終彭殤合一畢竟有可知者在
知其性則知死生之說知其性則知鬼神之精狀雖難
言也而性向爲子反覆言之今復何言哉夫天之束人也
以數而人之知天以理生理完備然後可以去來自由
懸嚴而撒手也嗚呼仲聆得自由耶不得自由耶君與
余嘗痛老人之苦君與余嘗稱後母之賢後母而賢猶
爲罔極欲報之恩有待耶抑無待耶昆季無論癸酉而
歷行宜敦家室不問光監而刑於有漸序別之誼全而
君耶人生在世宗禋重大君年未逮二十可以下年數不齊
嗣續之道稱耶未耶念及此則仲聆必不可死以必不

可死而竟死此益所謂難言者也雖然是不獨仲昭爲
然即亡弟莘生亦嘗知性學爲兩人稱其遊
交其行同其命同其疾又同其卒之年月又同一旦而
逝昔夜郎吾知其此日以行矣中玉曹先生與君爲錦
借與余爲忘年之交地下者閱五年所則骨了文章無
間於聚散吾知其附驥以往矣嗚呼事至於此夫復何
言益人生以上不容說人生以後更無容說聞道而死
與未聞道而死幾〻乎無所區別然而存亡則設學聞
聞可夕死不金丹不舍利不覽舍轉輪責〻有一幽明
晝夜不二之理於不自由中而確然得以自由者此所
謂難言而爲子反覆言之者也向也反覆言之今也又
反覆言之然則仲昭於父母昆季之間任無可如何之
數直於我操順受之正而已矣嗚呼仲昭魂靈何托上
定月窟下幻鶴魂中遊蝶夢君華登極樂而苦爾在余
余年來於朋友中喪中玉兄弟喪莘生丙兄弟喪仲昭
適逢觀造物往〻壽孔而夭顏是故不作尋常兒女子
傷悲留連之態其望錫蝶夢魂
而適兮歸伊人宛在也何與

喪母之又先年庚辰亡僕者三亡婢者二而余所哀痛者
惟天僮牛兒年二十有三又先二年喪厥兄正兒年亦二
十有三皆哭以文

禱牛兒病文 庚辰十月六日

穹夫天壤之間離合之際胡爲乎至於此極也往者溯
有所禱神罔不我應神未嘗以瀆爲責神不以爲瀆而
無再三瀆焉縱神無責其能無自責耶夫生死人之至
常無可諱也妖壽人之大數無可移也今乃有數在於
必死而其情有必不可以死者然則今日之瀆固知神
之必不我應而其勢又必不得不瀆縱神有然來又自
信而無復憾者也其自先人委棄以來家叔傷歿者三
難更僕某欲爲之痛之哭之而未敢以瀆於神益僕之
命也夫亦某之命也夫惟老蒼名堪佐者生五子一女
日十保八年死日渭保二十二年死日三保三年死三
正保十八年死女十九年死皆强壯克任事者而竟[illegible]

然其俉某哭爲之痛之哭之而亦未敢以瀆於神益
某之命也夫亦彼父母之命也夫俉六男女獨餘第六
人牛兒今年且二十有三矣先君遺僕人數十其世於
家者僅尚人存牛兒其一也佐多子僅一人存一者牛
兒也[illegible]言念先人每泣數行下於衆人中觀牛兒若已
兒牛亦領會此意[illegible]人[illegible]父不意於戊寅得鼻血疾
忽[illegible]眩忽是瘧忽[illegible]不能言忽而中風卒倒[illegible]息乃
甦如是者兩載不更事余不欲介涉風雨晴明謂目前
之[illegible]藏與齒[illegible]日之馬牛乃至病在膏肓始謂其必不
[illegible]死也[illegible]矣九月又[illegible]不能言存能[illegible]枯逝七日復
[illegible]乘能[illegible]聲喇〻又又日遂昏仆不飲食[illegible]頤容在
[illegible]首什乞[illegible]古退然後其必不得死者其必死者矣
雖然[illegible]善禍[illegible]天道則然牛兒質性樸素[illegible]其心母二
於余循必可壽而必不可死今而必死似非鬼神福善
之意也樹木樹人古有明訓某命蹇甚而一二世僕諧
必得存而必不得死今而必死似非祖宗慈育之澤也
牛兒之亡也宗族男女六人而餘其一謂必可送母死
而必令可以母逝子死也今一母哭六人而不留一人

哭其母似非先王教孝之心也厥母哭牛兒於其病日
始夫儀之三年不望報哭之三年何以堪哭而至於三
年其哭可以已矣而猶不免於三年之後之哭匪渠其
母不能堪某亦何能堪其母所謂情必不得死而其數
又必至於死似非上帝好生之仁也夫數之必死既下
能越數情之必不得死又豈敢矯情所禱者今其母年
已六十有奇秋霜伊邇不若先母而後子且吝終寠使
其母子相隨於地下兩無所憾則數不越而情亦曲全
不然神明之待凡愚奚必若是之酷烈也耶嗟乎天壤
之間若此等事但可有一不可有二如以此爲常事有
傷天地聖人之心自造物爲之不知其遽於際是
故身之言之而亦不知其過於激也神其許我哉

哭牛兒文

維康熙庚辰孟冬七日我家僮牛兒字從信死是日主
人廖子伯湘有大不忍於中乃向靈一擧灑酒三盃率
家人服素一二日而又聲其罪而哭之曰嗚呼牛兒汝
說汝今日之死欲盡委於命則非也汝命天生之汝身
汝自保之保汝之身以從母之死保汝之身以服主人

毋沒後魂魄作何景像　每思到道理文章路上則強
置之　每思到嗜慾路上則置之　每思到營怨路上
則置之　不驚擾　不急遽　行坐不抬頭　頃刻不
離杖　一事不真自心厭之　一念不真鬼神譴之

門內之戒

宅內有條熟未上食不得先食　新造之酒新摘之蔬
未薦不得先食　喪帳祭器禁不得雜用　香燭
及各供物禁不得雜用　祭祀半月之前禁入廚　豬
牛搗禽之物違徒不令近牀　惟牀竈不令近牀
小兒女不令入牀　封固老母生前穿褂禁婦女小兒
往常往來　極居中堂前後廳左右俱淨穢　紅帽
半抱者止步不令入　兵器不入　火器不入　閒人
不許入　醉人不許入　挑負重物者不許入　家人
早晚聽事不得因循取怒　作事務令從容不得喧嘩
室中哭聲不得擾亂　喧嚷返責斥罵可惜　僮婢輩
衣衫孝不得白頭青衣　禁家中呵罵犬不許撥登
禁不許亂步　步喚者即報起發不令入來　步者
來須與之飯食毋令譴譁　一概在堂家有病者可不藥
而愈瀕不欲聞病也　概在堂家有犯者不治而庠瀕
不見其頭也　概在堂左右前後不許動土動則必告
概在堂凡有工作必令遠去　禁與蓋鞍響之物不
設於中廳　禁上鐵錫銅器皿不設內室此我家所無
恐不知而借用　禁漂鮮桶澡之布凡有服者不得章
身　除喪事鼓吹外禁簫管絲竹之音不得入耳
禁聽牌骰之戲鄭大賓客亦然然大賓自不爾也
嗚呼不孝之報吾母也止有三年之喪此禮之所不容
越也而三年之禮始自伍存之數月此備之所不容已
也凡不孝廬於家者九閱月廬於墓者十有七月而此
廬實之心則白雲有盡而心無盡始自果觀己巳年老
卜母之生辰至於何年不孝之死日而此心猶如
一日此禮猶如一人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仰遵治命量惠親屬

癸亥先考瀕留之頭命不孝門我指撥之餘幸頗餘粟
數百原不為汝一人有之須按數分給房人毋虛我意

後老爭亦焉曰我別設他事不必盡同汝父推能推惠
以及眾房而我志慨矣意蓋恐天時人力之弗逮焉不
孝慮也事至今日追憶前言不勝痛悼乃按等發勉為
布置其從親五房各予穀二十碩再從十有二房各予
穀入碩計分惠穀一百九十六碩五服以下者無與焉
全家姊丈何君吉人無以伸念老母曾命將當年襯几
一縱偏一舊所之莊田六十畝稍致遺愛蓋襯物止存
門使我姊嫂各得其二也吉人再四推辭強而後可但
家姊篤孝愛以故吉人事吾母如母而其奉吾母也一
如己母其後扶病襄禮不辭勞瘁而祭塋所賻之貲卒
浮於所惠不孝以旹升未敢少卻然於心
滋愧焉○家僮婢各勞穀入碩計口予之

并推其意以及田人

鄉邑之例士夫家凡遇吉凶慶弔之事零瑣需用之物
未免取辦於田戶雖所勞者甚微而瀕必不以其之不
幸而累彼些毫也凡有所取必有所償又自應食言各
書一約與之約日孤哀子廖志灝過傳各佃人戶知之
本年不幸慘罹大故正值悲號旋復害痢事務叢集獨
力難支凡有些小需用未免勞苦汝佃今仰體先母遺
愛本年新租除旱踏外每戶量減一碩又愧未曾請
分昨外除穀三斗以折昨肉二斤共除穀一碩三斗尚
後別有煩勞隨即按數償價茲于九月內每家砍柴十
擔算租八斗每家各出人工四個到家聽用算租六斗
又除做濟糧外於十一月內每家做枯米三斗搗米三
斗算租一碩四斗又每家挑碗內鹽穀一包鹽即現發
其有火把草薦并歸塋走效人役臨期倘請在外開除
各物交遞之日俱取我親筆飛子為憑斷不食言我止
有此一大事故切莫支吾果能照數如期不違除前笑
外更尚感不既也戶說尊記執此留心七月二十日筆

卜塋之山

當日先君兩遷先太母亦兩遷凡屬己山未有不登涉
者今寐夢中皆可歷數也至是延請老成細加揀看避
無入手不孝發之一日者有近感龍姓者素嫻風水偶
道及白雞山發有個去處瀕思白雞山發經來往未嘗

瞯目開言心動於六月四日月暈登之御仞昔日未暨境界另闢光明帶復脊龍祭勢一枝正幹而走大江然後翻身逆轉穿田過峽發起彈弓木星雖穴倚微茲左右壯吳不少稍為形家者口貨僅得中材品耳然觀直來橫受剛斧為真坐局貓嚴氣勢弘壯砂水明堂羅城四面賞心悅目不孝喜之卻先慾有纍頭而已喜可取一也大探訪大達則祭掃維艱採訪遊刻則臟日持久不孝但存妥魄不求富貴一念求之而此山近在咫尺惻火韜曠今日無遷延之患他年無隔別之虞可脈二也折穴之下平衍可基延袤八丈乘覺大覽可卜一日之築瑒而永千秋之祀事可叛三也得此三者雖外得活龍生風吾不易矣○既得是山不可不請於塋乃於七月刺筴得天水訟之五爻曰訟元吉斯亦奇特之詞于卜塋之義似無相交涉者嗚呼此不孝二十年來一段神光所在未有人知者也不孝心居山中冰兢自附常惠厥德不廸出語不藏匪惟人之為訟而鬼神之訟我者亦至矣是故將於塋室之下作三讓室祀皇古之能讓者以拔訟之本也外又作平訟堂示方今之無訟者以見讓之實也蓋既自張其訟之心於以親上下古今民胞物與則楊墨佛老俱歸一體而吾儒德性問學夏知之訟與夫宇宙問鄉鄰同室之鬭俱可不動色而平者矣今孝塋得此卦殆聖人告戒告敵之詞若曰既妥母靈而平訟之說可行也不然自塋自山何訟元吉哉

定塋之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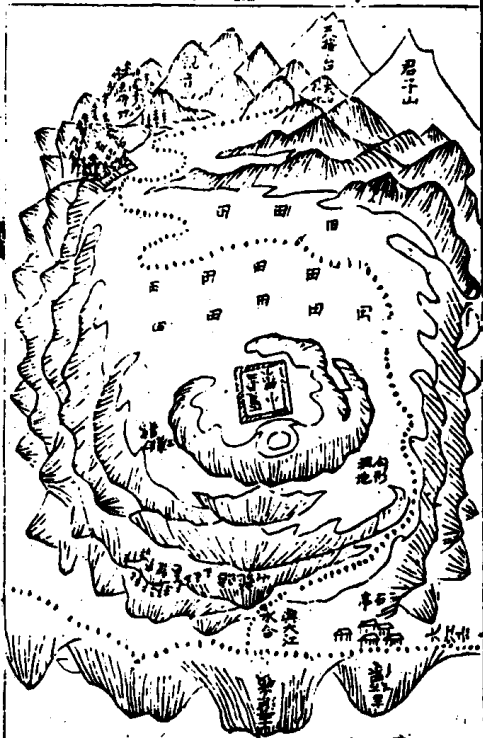
堪輿家謂得此地須從吉日日家首斗首而諸家次之若論斗首則三五年一遇其諸家之全吉者亦難李遇茲許年命山頭宜大寒後亦似乎淹留之舉難道也然事宜從俗則姑從之且熱血之痛未忍旦夕遂隔隱匕與不孝痿褭微有合者於是決擇十二月十五辛卯暫停厝中堂使不孝朝斯夕斯離咫尺五萬一得開聲息影響則又不至之幸矣

歸 壬午 木

塋 癸丑 木

日 辛卯 木

祔 辛卯 木

附堪輿塋書

恭惟廖母馬大孺人佳城自天華臺發脈萬馬奔空辭樓下殿迢迢數十里至覩奇山突立少祖逆拖水木行龍忽從龍脊吐暈解鞍頓宿就身新月一案在於地名陳秀山已作老太母唐孺人宅兆也中間一路倒地木星勢如瓜瓞從中脈落旋搆潭應陽基而復旺氣飛騰直與營築直走大江至石亭河岸又左落為盤旋鈎形祖地人皆以為盡結而不知此尚為梧桐偏生也余細察此脈乃緊交中之幹必有中出之條豈知一孤逕江忽從蟠龍山右闢翻身顧祖逆轉二里許至來龍眷展

開一字文星大帳〻中抽出連逝角踪只尺陽〻等起
彈弓木星亥脈入首正合雙山三合連珠之格余借作
亥山巳向兼乾巽二分用丁亥丁巳分金坐室十二三
水度與舊人己巳化命水木相生亥脈巳向與水源來
寅甲暗聚合堂遶纏玄武而出丙午丁方秀峯青插但
穴前微落時眼揀擇只看左右砷翼丙堂祭聚前後
案清楚下砂環〻逆關八國羅城週密九曲明堂無價
源頭收盡氣象萬千潮非有德者不能居矣其安塋吉
期寔取壬午年季冬月望日卯時迎怵下肆合人中三
奇壬癸辛地支合山補脈爲納音一氣木朝元之善格
也快山
人議

廬塋之所

顯既擇得塋區天人協吉幸而墓前寛敞可望有以妥
先靈矣爭奈山前片地舊許泗居多載欲存之則恐作
斧嵦擬而弗靠欲徙而去之則貽以已衰之良而累彼
重遷爰擇石亭近洞可作之處伐樹之屋而移徙之費
又量給飯食幸僉竊羅許可乃從而闢其荊榛构其間
下闢拓而經營之爲報身小築所以便老母之行居而
蔽納鄉之風雨也其
規制物料詳具於後

治葬之具

窆區非旦夕所能得成擇先朔二十日開壙益山勢層
崗氣脈堅厚穴宜深七尺長丈餘廣七尺周圍砌磚各
尺有奇頭上留七星竅底鋪灰沙尺厚砌河圖五五之
數於上轉輩擀槍尺有五左右兩階各空一尺腳下裏
法銘距二尺有四通計磚槨自頭至下長尤尺五寸有
奇廣六尺四寸有奇封槨後罩上及兩傍仍鋪灰砂炭
末實之造與地俱平然後覆以土[illegible]河圖五十五折用
之槍底以通氣使元氣渾合而長存也洛書九十
九折用之堂前以折水使元神水廻旋而有致也

計附什物

石灰二十碩 桐油五十觔 墓碑一同 華表二柱
窰磚二千 窰灰五碩 紗不五擔 灰水十擔
炼炭十擔 綿黄一觔 餘砂半斤 火酒五十壹
盆壙箍子 起脈木料 火把一百 拔龍二柱 塤
觸二百 鍬鋤十把 牲醴隨辦 楮錢隨辦 開壙
人夫三十名 砌壙工匠四名 墓後石屏羅圖翁頂
石櫚石蕭墓門拜堂一
所不能辛成另詳於後

四月三十日辛巳母生辰黎明率家人治牲醴服素上奠
始哭以文

哭文

歲皇清康熙壬午四月十日爲吾母厭世之辰不孝顯
春七歲泣哭不成句越兩旬三十日敬際吾母生辰生
辰也皆似乎宜從事生之禮夫以生辰而行生禮則不
敢哭然行生禮而不見生容安得而不哭於是乃枝泪
軟血而爲句以哭之曰痛哉吾母傷哉吾母今且者養
四月之三十日也夫豈操飾肴盤爭裂妥加有天地安
神有月日哉豈顯不孝之餘生老母之委形也骸亂形

骸向未隨母化夫耳目贅疣而夢魂勞㷀不見生容而
第存月日之虛文則猶是四月之三十日爾嗚呼吾母
今三十之日何日不孝初喜其有此而何意其事之至
於此也前初十之日何日不孝幾忘乎有此而事亦竟
至於此矣癸亥之變先君棄世二十年肅哉堂上之冰
霜蓋自癸亥以迄于今也壬申之變先太母已七十載
悲哉礎前之泪血蓋自壬申以迄于今也不孝生而柔
拙乳哺懷抱之餘不憂貧而憂病不憂不達而憂不才
不憂不孝於已而憂不孝於太母與先君日而如是憂
之萬有六千日時時如是憂之十有八萬時日日相病
性命相依影不離形言不諳耳顧復劬勞之戀自啼子
以迄于今但若夫朝而費夕而殘上甘旨下教育丙戒
事外實明臥雞鳴起昧旦百凡未豐膏薪華粧蘭酒
對酋杏片汀頭繁作百孫事于一身而閨四旦如一日
艱難拮据之苦蓋自戊寅以迄于今也母前九齡未家
致春秋七十有二矣於七十三歲中而以六十四年變
勤於家政于六十有四中以四十五年事先君以五十
五年事太母以四十二年撫不孝又以二十年撫不孝

之子若女自少至老屎始要終迄無寧日而在有者亦然曾不留一暮半載以暫不孝顛之萬一今日之事尚忍言哉尚忍言哉眷戀庭幃不復向來之繁采雜畀物已非往日之良辰至于撫柩撫膺易斑爲縞已換人世之大不幸而是商是吉未知何去而何從也嗚呼吾母正欲先期委形方倚廷從尔鈇鉞欲直追隨地下而不可得頓吾母死而不孝實得獨生然不孝生而吾母亦未嘗死以骨立之形條獲桑然之生氣而精神命脈長依我於夢寐夢間則是不孝未死而千日萬日常存此日不孝既死而千秋爲世亦安能少此日也哀哉

五月五日丙戌率家人奠告

告文

維年月日不孝男廖志灝恭率家人等仍治蒲艾載陳几篩而以清酌庶羞之儀泣告於吾　母之靈曰嗚呼悲哉今日何日節屆天中彩纏吾母逝數終窮泉漠讀天漸尚泛川悲顏安在恍惚參前前年此日去年此日有客來庭母勞孔亟興念罔極即事即時腐腸寸裂肺

漢如節艾與服榴蒲酒盈樽母亦我告庶幾來歆尚饗

嗚呼吾母憶上年端午日余道人在此卓尔師亦在此又永新朱其數百果並瓶蝦蟆來母問何用不孝且戲答日可造不死藥母笑痴呆子你癩蝦蟆之不若耶人不可変安勿與変若其人可変而令蒋此物非倚也此時何等精神何等氣象想三五年間不得到此地位今日之事斷ヒ不料余道人以導引己萃生病只知憂萃生之去年豈知變吾母之今日革生死不孝在憂葬中尚思否去泰來在我母子兩人團聚令日之事斷ヒ不料光二三年六棺蓋土豈逝代一人不得母年雖老侍以無恐今日之事更斷ヒ不料嗚呼吾母今日去後竟得此屋不像原日的屋地不像原日的地百般氣象都不像原日氣象今日看見吾母底手策心下恐不任至想他年看不見吾母底手策心下更恐不但抵不孝於此問痛哭吾母于彼岸挂帶總無一條路逕相通只凭者一個念頭一個夢魂而巳乜可勸者今日霎前祭品并前日祭品後日祭品術難牲畜茶酒菓蔬皆是吾母

于今現成物件兩有三八日弟事並事祭事只吾母喫試問母不孝　再年了紛紛碎碎亦是吾母喫飯背血哉是不孝罪無一毫可以報吾母者然此現成之物皆意欲出不合粮合母意只受得一爐香沾得一口氣耳哀哉

是月十日辛卯對忌辰率家人上奠

哭文

嗚呼吾母棄不孝顛巳一月矣棄世之日不孝昏昏既無天日一見一間參皆吾母參前迸矣滿月以來哭之不答掙之無影而知吾母果棄不孝矣爰從是日始行每月祭奠之禮而其性體哭於其靈曰嗚呼吾母其與能棄不孝耶豈惟有生之始懷不孝十月三年即有生以後且懷不孝四十載矣豈惟昔之日懷不孝以生即至于今之日必長懷不孝以往矣母恩高厚而則以死瀾罪深重而何獨生觀瀾母生而心死矣留此母以終我十三載死此心以隨母于九原永懷難陪侍謁

可過雖不我咎而何嘗不我聞耶聞之大不孝失老母而哭老母棄不孝而安有个哭者耶不孝哭老母而老母必聞之老母哭不孝不孝変從而聞之耶嗚呼亦既聞之矣不孝頭生四十三年性命相依視聽相倚精神相拊心指相痛入不遠側出不遠遊影不離形言不離耳以西十年在抱之赤子而忽去諸懷顧盼冥漠之問俯仰左右誰爲之膝依而眷戀者此母之哭不孝今也先大母生先君再母生不孝團聚一室加一人耳今三人俱相從於地下使不孝孤守於靈幃一離一合想兩尊在前必不能恐心至此下而先吾母熱血割裂膓月愈悲此母之哭不孝二也不孝生來如一閑客奇人贅下飲之食之亦坐亦臥頭者而華殿繁荊室塵婢[illegible]所指之以方哀之年始在少壯之事不有默相鮮不復乃條者此母之哭不孝三也遍來六棺蓋土老冯既傷死者而尤恐傷不孝之心一且僅此大故環親周匝相率以貿ヒ從事嗜則爲不孝傷老母嗜則爲老母傷不孝此母之哭不孝四也勿勞聖善人所共知食謂七旬長容而朝夕涕淬非人子所宜故願嘗慰吾母日何不安閒

太母也以六十三歲之老媳奉八十有一之嚴姑下氣
怡色事死如生一如九歲時吾母之撫不孝也和風甘
露迅雷疾雷薰陶振作至於此日一如四十年前生我
時嗚呼吾母相見於九原告成於地下內無媿於宗若
祖師無媿於天地百神凡不孝灝之追憶平日所難忘
者人幸如此其餘則一桑絹詳具之矣母生於前明崇
禎己巳年四月三十日卒於今康熙壬午年四月初十
日卒年七十有三子一即不孝志灝初娶胡氏蚤世今
娶雷氏本邑文學雷公諱鶯百女孫鄉飲處士諱作霖
長女生女二長適邑庠生汪諱文緒夫婦蚤世次適本邑
恩貢生候選教諭何諱天佑孫男三長銘業儒次錫次
鏡俱幼雷出銘娶何氏本邑候選州同何公諱志昇女
孫歲貢生何君諱天衢第三女錫娶賀氏本邑候選長
同賀公諱逢頤女孫庠生賀君諱大治長女孫女三長
胡出次幼雷出俱未字外孫三長何鏞國學生娶潘氏
次何鏡邑庠生娶譚氏次何鑣幼未娶外孫女一皆胡
前[illegible]男志戎蚤世又撫男志衡撫孫男銘銑銘鋌業[illegible]
前[illegible][illegible]於本都本境白鶴山亥巳之陽山前築室[illegible]用
報身堂暫奉慈靈爲不孝灝廬墓所不孝灝死之年哀
籲無大惟　名公鉅卿曲垂悲憫錫之華袞爲世澤焉
隻字有斯
疾受母諱
是月十四乙未乃效世俗建齋事七日肯至壬寅日止崇
用經懺表疏不敢藉言因果全虛以滋欽陷

疏意

恭聞黃輪無相洞開玅淨之門白毫有光朗耀淸虛之
表惟元靈之未散雷不住現在金身感至性之攸鍾卽
凭是本來面目婁京大地號泣昊天永慕但惟不孝志
灝慟念吾母端人性秉尼珠明含玉鏡物勞況瘁具過
三藐菩提節孝慈祥黙證六波羅蜜事先君而悅太母
時皆景星慶雲撫不孝以逮諸孫念念祁風茸露若鹽
米薪蔬若桑麻蘋藻直不啻億萬化身以承歡宜意或
畫荻和熊假弗及百于上壽大千法界不出三尺之帷
幃丈六威音便是七旬之難老方謂金剛不壞永傳百

葉[illegible]光豈期風木作悲遽歸四大和合傷心哉天高地
厚何至永訣於終生吁嗟乎日往月來安得重逢夫再
造從茲望雲履霜之際莫已風停樹靜之思追遡無則
寘報豈爽用是輸誠於梵釋特詳薦拔之葵枕木無黍
於所生豈貽累於身後妙千聲之救號出離總得於辭
開須三寶之休光度脫良由於宿慧蘊吾母原爲眾母
同聽泰岱以諸佛而變一佛共證恒沙從有獄海千重
喜吾親本非悅帝即或輪迴萬劫依彼岸自遂貞如伏
冀華雨遠添慈雲普覆法輪不昧惟受者作者並滌前
因大道無私想世尊天尊合鑒此果庶發圓通大覺不
繞我佛如來畢竟粉碎虛空重認肉身菩薩一粒粟中
原有種祈人人得育摩耶三生石上果無虛願世世承
嘗舍利仰功德而莫量特眞性之
常明存順沒寧人安物阜謹意

一佛事　地藏經四十八部　涅槃經八部　千佛懺
十二部　梁皇懺六部　星主塔一藏　河洛燈二章
天地輪燈一章　河燈一夕　路燈一夕　課誦十
二堂　大赦[illegible]一壇　其須赦破獄剖盆還受生錢滿

夫不用　一齋供幷雜办、粘米　糯米　灰麵　麵
巾　黃豆　黑豆　綠豆　豆粉　茴粉　徽粉　之
蔴　石羔　香信　木耳　金針　閩筍　小笋　麪
餅　麪羔　白糖　荔枝　圓眼　核桃　棗子　豆
醬　時菓　時蔬等物　一　雜餅　檀香　絳香　柏
香　息香　青油　白蠟　燈芯　燭　銀硃、京墨
筆　硯　硃砂　黃丹　幡布　經布　紅布　色
布　神湯　耳露　河沙　大竹　小竹　蒸籠　磁
器　錢箱　詞毫　楮錢　楮貲　草薦　火把　排
位　繩索　僧帽　僧鞋　一紙扎　黃疏　白疏
竹料　綿料　皮料　紅紙　綠紙　錫箔　色箋
金箋　金箔　火紙　供花　幢幡　毬幡　蜈蚣幡
青鸞幡　白鶴幡　寶蓋　蓮臺　星主塔　藏經閣
帛馱　面然　王衣　伴衣　幽衣　監壇　監齋
監袋　曹官　庫子　車夫　功曹　香亭　靈屋
金童　玉女　龍燭　鳳燈　大轎　現轎　鞍馬
人夫　蓮燈　壯燈　錫燈　魚燈　路燈　河燈
衣厢　金銀厢　金塔　寶塔　金山　銀山　一執

事僧二十人　證盟二人　紙馬四人　錢匠四人
壇幹四人　提調四人　知客四人　一齋庫二人　點
齋八人　點茶四人　舂粉十六人　散齋一人　收
禮同齋二人　火鼎一人　鳴金二人　吹手四人
鎗手四人　同扎登數二人　打
監胥器飯頭　柴頭火頭一十四人

十九日於白亭河岸放燄口一壇攪黃河九曲即洛書一坎至九離之義縱十有八丈橫十五丈中間曲曲直巷門距四尺有奇設四部洲四位黃河神座于有二百位登焉齋矣多卸數黃僑登臺四更下座市中來任事者五十人行奇成蹁躚起附不約而同點燭添油焚香運器百不失一肯日報老母之德又且連朝陰雨是夕忽霽上臺大風中臺肅然而人天頌協從至擊鼓者西山菴丘持禹山督事爲吾友蕭君一柯亭也〻夫欲報之恩送死之義明知不繫乎此而試一爲之亦非矯強從俗之謂竊揣萬一於此可報而豈留些須之缺於將來因如是而爲之雖欲不盡其誠不可得矣夫爲之而不誠不如不爲之爲愈也爲之而誠則其中亦有可取而不

可盡非者蓋十七之夕設座請靈際長空之下清烟沉碧煙月淨輝而闃室長幼男女於平日未嘗盡哀者至是撫時對景而傷慟有加是亦古者招魂之遺也僧人登燄口壇奉母靈另立一臺從天橋上座聽法聞經幽光燭燦颯〻悲風起焉既得尊親之體復善利幽之義也朗誦佛號梵音寥亮肅然而壯淒然以清似能超人覺悟之情化財化物一片烟塵杳然灰燼而風聲火燄中如有神物主之似能起人幽遠之思然則六辨或可以不作乎日此爵簡作如是觀耳若沱洏於此于生死何所證據於身世究何所裨益總之漢唐而下送死追遠之義苟不若是亦甚寂寞亦哀世之意也○嗚呼不孝於是顯吾母而問之今日作佛事　有耶無耶吾母英靈有知無耶不孝思他人欺心作業既無本心安有佛事也吾母念〻合天地事〻格鬼神又安有佛事也但此佛事焚紙衣紙錢紙物吾母一生并不愛錢物至今日豈愛紙也佛事拔罪過母一生無罪過豈今日有罪過也所取者佛事中有經經中有些好話頭不孝聞之即如吾母聞之豈有不好者也佛事中有懺懺悔人過不孝拜之即如吾母拜之無罪而加之懺更未有不好者也若說打破地獄則必無打破之事果有地獄豈爲一人而打破也若說接引西方亦必無接引之事西方在何處更有誰人來接引也若說焚錢可以贖罪豈有閻羅王愛錢也若說禮拜即能超脫豈諸佛菩薩亦受假奉承也嗚呼吾母不論佛事是有是無且不知吾母是有是無只凭不孝心中若有母靈即有佛事心中有佛經中有佛懺中有佛燄口中有佛歷光火燄中有佛虛空有佛夢魂有佛佛即是母母即是佛

然則不孝之所以爲佛也固在此不在彼也

六月十日庚申如前上奠

祭文

維年月日吾顯妣孺人棄世既兩月矣不孝顯仍以牲醴奠於其靈曰嗚呼今而後吾母離棄之思不見其減而歡會之境目覺其多也方將與顯考再舉齊眉之案而與大昔重敘膝下之歡也當其考終之日豈惟老母以下孝爲憂我太母與先子亦何嘗不以不孝爲憂至

於兩月而還神魂甫靜語及不孝勉強成立老父問此日何如二十年前老母必日不然大母問此日何如十年前老母必又日不然架上詩書未殘庭前松竹無恙弱孫差可繩世澤頂亂現足供粢盛而至聖行宮祖先冈宇方有事于役作信斯言也則知歆獻之下重以笑言所固然者雖然猶日二六時中幽明互答半諸家計半概滄桑事之在此閒者吾母固諱〻而不諱祿之歸彼岸者不孝且脉〻而罔聞是故不孝乃復問於吾母日我父自玉芙蓉尙留隙址以攜別業否我大母罪浮元圓留餘淨土以樂大年否又問於吾母日撫子志或大抵慇勤倍昔新天僕軰畢竟躡躧如初祭耶否耶如其然也則大母猶然端拱於上嚴君敬事於左吾母承相於右堂之側志或可以代不孝宜意而求志堂之下丑保牛保諸少年奔走而紫悔則過九天之上九原之下循是一樂之堂也已不孝結想如是夢因如是而廣寘波羅恐未必共果能有是此所以旦夕悲號愈不能已已也嗚呼尙饗

附告志戎誥穀城隍

嗚呼志戎今母攜人從四月初十日乘余不孝兩即幽
也汝知之否汝茍有知于初十之先必能掃除焚香迎
候於道左汝若有知於初十之後必能親膳問寢趨事
於晨昏嗚呼志戎豈期吾母當日之撫汝者正為今日
乎哉大恩高厚底事深濟匪惟我抱恨於終天即汝亦
未免負疚於泉下今日之事倍有重於生前矣蓋生前
之事我兩人同今日之事汝一人獨然其事非我之取
必於汝亦非汝之所能自必蓋皆出乎理數之自然若
喪葬之謂之何哉嗚呼志戎我昧昧以思上年失汝今
年喪母我之大不幸也我為汝昧昧以思昔與我離今
與母聚汝不幸中之大幸也以大不幸者而返以為大
幸此何幸歟而敢言哉尚恐言哉嗚呼志戎事已至此
夫復何言但望汝振拔精爽洗滌宿垢體貴宜意以慰
母懷濟蹤冏爽物支學暴以康母魂夏清冬溫朝夕久
療貴眡往來鬼神酧答皆汝事也況夫大母在上慈雲
藹藹汝所見者家夫子在前泰山巖巖汝未常見者能
日在倚以侍側明事事中規時時盡孝小心謹慎是惟
汝能承日體我志代我勞憂樂我憂樂事之大者孰大
於此哉雖然我未嘗無以報汝者汝事我父母於宜京
我養汝父母於現在幽顯雖別晝夜可通其分各盡其
理則一汝我之間又何施報之可言哉但西山有宅太
士有菴先慈之靈實式憑焉余將以是宅為血祠而附
菴後為齋堂慈容滿月汝相依旁一瞻顧間而髣髴百
世即言施報豈當容易受此報
耶汝試思之即當盡之向饗

西山新宅一區原建為本支私廟半里許有菴菴之前
後有茶老母性耽採茶又喜山水幽靜每歲清明至宅
內住十餘日止之不可今歲三
月得病於此及歸猶戀不捨

是月三十庚辰瀕病作

是日午大寒熱黃昏退又復寒熱三更退　六月朔以
寒熱故妥起方然并是日加非夜間渴甚問內子有梅
膠否頃之睞一小片來曰是藥藥所存物也食之已渴
問猶存幾何曰懂存此耳方欲留之則已食矣激泣下

貴老曰一片膠亡一片心亡矣內子亦應我衹如母在
常取物頃刻忘之嗟乎是何內子之愚也或問留此何
用淚不能答是亦不孝之愚也數日間忽而燥熱忽而
號戰忽啞忽瀉如過火鍊如坐針氈忽披衣離地忽以
冷泉洗手足其魂夢之中忽而侍病忽而抹山自見至
午自午至晡日晡心脊莫審所出或服臺寶或服朱苓
或服清辯或服滴者與不能自主賢者亦為昨否久之
病間淚自吐舌與人觀之兩齒黑後全無潤澤反復旁
徨口噤而難言氣結而無息昏昏瞶瞶不醒有人問
者間病付之將欲隨老母去為亦并不見母形容捲矣
然　初七八日之間忽從病中振拔而起乃說病之為
魔也微寒初升魔氣四舉一人其中魚龍野戰鬼物出
沒毫毛辰甲盡化魍魎壘一人之身裂而為四鄰蔣
兩之勢及至汗散熱醒如咫尺擁濃雲堵大虛而丰容
勝負之機亦殆矣哉所作者惟方寸中刻刻懷老
母雖覺天日猶翻陰陽遠潤而此心未嘗稍放焉
閏六月十日申予強扶病上奠割頂髮為香滴心血灑酒

病不能文而哭謝於靈几前

哭之曰嗚呼吾母今不孝之病一至此耶神魂闃越天
日條冥幾幾忘乎其為顯也不但忘乎其為顯並幾幾
忘乎其有吾母也此固不孝之罪而不孝未知其為罪
也其必生前奉養之非禮其必病時調藥之失宜其必
今日哭泣之不實其必灑掃之弗潔而黍盛之不豐其
必奉身不謹內外採雜有干拂悖在乎日既爾朦朧而
際病轉無忌諱不孝之罪大抵當死而不復惡也不
然其吾母不忍置不孝於人間而欲其俯隨以共殀者
爾則三年之喪未終愈所以重不孝者又不然其或非
吾母之所得主而別遣鬼神之怒耶然思不孝除喪事
而外且無獲罪於鬼神之事不知吾母其能告於鬼神
少緩須臾否耶不孝實不畏病亦不畏死而抵畏不終
喪之罪更有大於此者矣吾母有靈其尚察之○初四
之夕病劇痛昏昏夢間忽命僮奴持斧鑿金向聲數十
大驚破內忽有人問作何事
不孝始覺焉醒矣是一夢也

親水不慣常將更衣亦無甚汗垢及有神明事方沐浴
凡七月十一俗皆焚香掃室迎接宗親到初八九老母
囑內人拾浣衣命僮奴打水僮取深沐親治牲醴爲內
外設筵行奠凡五朝夕乃今日以背血天親恐於棄去
遠百有餘日不知在外頭同宗祖同來不知尚在家中
未去邪不知祖親魂魄果正此日來歸也無果是來歸
又不知一向居住何所今從何處發足不孝於是凝神
定氣從更闌夜靜時看有聲音顏色否也而竟寂無影
響念念思之時時摸之只在不孝身中意中恍惚在耳
目如說話恍惚在目即是現形可見化者之精神不以
頭與諸子孫之體洋洋濯濯式憑一
誠正非必著在形迹使人說鬼耳

是日廿五甲戌經始平基集工料以小築於白雞之陽
場築之建蓋爲風雨之梁棲魂之穴如欲衡謬而奠麗
之固非不孝之所敢安也然不孝之身在此而老母之
柴亦在此不敢離離則累於己不敢偸偸則慚於
親亦惟是棲魂魄而伸祀事耳然者未敢云爾也

又命工塑三大士

八月十日己丑上奠

嗣後每月十日皆如期率家人上奠

惟桄在堂行之朔望之奠三年行之

是月中秋甲午上奠

九月九日丁巳奠告

每歲重九例以倂入皆來候飾今辭之又先君曾建龍
圖包公祠於同塘每歲以是日集族里人宴會適當儉
年以先人義舉不敢有墜乃告於母靈易素入
祠如常集讌但不與飲飯各就席輙別衆而歸

冬十月朔日戊寅上奠

十一月望三大士像成入報身堂供奉已而迎之

先是七月中命工塑像三尊計金價三十金有奇金光
翠碧猊座蓮臺蕨閃龍飛緣緣纍纍可錄也一曰法身
二曰報身三曰化身以身言也一曰觀音二曰文殊三
曰普賢以名言也一曰過去二曰現在三曰未來以世
數言也皆似也而皆非也蓋塑像將不孝意中實有是
親親三大慈尊出吾之方寸而入設無詠者以爲是三
大士士不可以爲非三大士不可既入不孝顯盧不必問
爲佛氏之母僑氏之母而總爲不孝之母矣不孝之母
人以爲不必有三而不孝則以爲更不拘於三也如必
實指其所爲三則三身也三世也三菩蘊也則不孝之
有三身即繁吾母之有三身可也不孝之有三世即繁
吾母之有三世可也以爲過去未來現在可也以爲文
殊普賢觀世音可也以爲淸淨圓滿千百億可也以爲
元始靈寶道德可也以爲孟母陶母文伯母無不可也
數備三才則此爲天地人之母道合三教則此爲聖母
佛仕仙母身兼三乘則此爲先太母先君先慈而要之
三即一也一即三也是不孝
顧之所以塑三大士之意也

三大士贍書

皇清康熙壬午年月日謹伏爲先太母先君先妣三尊人
裝塑觀世音文殊普賢三大士像少資冥福先塑成謹卜
是月日靈顯之辰安佛臨開佛光使佛之智慧神通因
之而出其文日伏以法身常住指天指地無雙性體一圓
融即佛即心不二雖三車火宅人人種上品金蓮縱一
介微塵在在植無根種果眞實相不昧不開方便門無
邊無量矣歡半世癡愚罔知復佛三乘昧解脫覓
倏也一旦風霜不禁身原之作遽幸而三生兩露乃恩
覺海之舟迷爰爲[illegible]敬裝[illegible]菩薩一座實頂
擧實金容滿月遍體三十二相相流通血脉中擧
身放爲入千光光光出入毫端上嚴驗相法會降臨道場
慚非七寶莊嚴幸恃一誠盡潔匪特和梅之隨即合
裝身供養永復溪谿獨看兩旁陀之花須知香體沽照
乃悲自信恭先[illegible]雖一人之母莫非慈悲之化身而音
蕭乃衆等之尊必繁我主之命命歷追於劫劫智避菩提
應擬現前携登般若本來發妙爲吾親返本歸根正法
眼藏臨我佛安身立命彌陀一句透五臟之本圓靈嘹咋

連珠房三身之梵唄伏願應現無方神通有宰所望者潛提默佑所與者自在眞如凡路與聖路非遙故云打成一片親恩僧佛恩並報或可追卜承當無生滅同歸而西明普照矣更祈老安少懷家寧國泰宜孫宜子廣宗植河之沙卜世卜年悠永同儕之

報其不可思議應作如是觀讚書

既塑客有言於融者曰報身祠爲念先儒人而建若又位佛像於其中其恭敬以不專一矣既有佛必有僧有僧必有鼓鐘安靜之區以梵唄之既不妥於魂魄享祀之後必用拜體又不宜於齋家其爲韵之可乎不孝百拜首肯其言遂以左右二金身迎入來龍菴并菴之南面三之而留其一位於報身之左隅庶不失畫像之初意云爾來龍距報身半里許在龍之脈而先有來龍之名則亦天然位置矣

十二月二日戊寅先君生辰黎明拜奠畢以是日午行歸塋開堂禮初三日開弔至初九日止弔

分布祭弔事宜

議弔儀 發整書 迎提主 請相禮 議百執 整屋宇 起棚 安客房 辦床榻 辦薦席 辦椅棹 置缸罐 辦柴炭 辦碗器 辦米酒 買菜品 買菓物 買猪羊 買膏燭 買布帛 買綢帛 買鹽油 買紙扎 乾池魚

分布祭弔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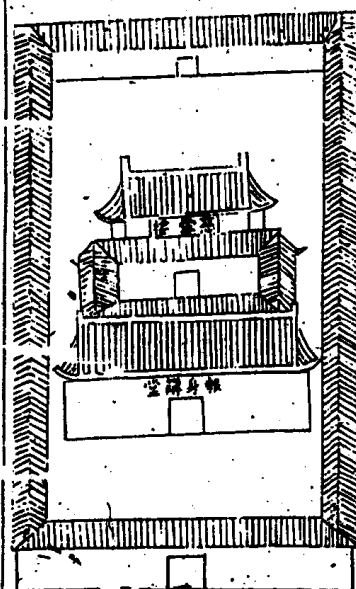
侍香一 司樽二 司帨一 司燎一 管軸一 燃燈一 登數一 同扎二 知賓八 提點四 司庫二 司厨二 素厨一 司帛一 答帛一 收獻二 答獻二 監場菜二 管藝事二 鼓手四 鎗手四 其餘管酒燒酒管米管炊斟壺上飯傳茶整菜任灑掃瞻呼喚盥盆出入柴水盥運等務通計二十四人

歸塋開堂儀註

通 就事者各司其事 喪主以下皆就位 喪主就位 舉哀 哀止 鞠躬 拜興四 平身 通 行初獻禮 引 詣盥所 盥洗 去杖 司帨者授巾 執杖 詣酒樽所 司樽者舉冪酌酒 詣靈位前 跪

通 喪主以下皆跪 引 去杖 上香 奠帛 獻爵 酹酒 執杖 讀祝文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通 行亞獻禮 儀如初 云云 行終獻禮 儀如初 復位 通 鞠躬 拜興四 進格 焚祝帛 禮畢

歸塋開堂祝文 維

皇清康熙四十一年歲次壬午季冬月丁丑朔越二日戊寅孤哀子廖志灝率孫鉛錫鉞等敢昭告於 顯妣之靈柩前而言曰古今天下生必有死死必有葬心雖無盡神且難留今我妣委不孝而去之於今九閱月矣幸而得地於白蓮山亥巳之陽將以本月辛卯歸葬不勝痛悼謹以牲醴用伸奠獻 靈其有知來格來歆痛哉尚饗

初八乙酉盧雲小築始落成

塲盧經始秋初至冬十一月猶未及半始焉爲將作工料展延時日繼焉木植兎梵雖搆既而爲日無幾迨至月初天忽雨雪瀕甚憂之非第憂場築之無居實恐目前之發引山下而停厝之無所也爰咨於友人蕭柯亭

張香山萬幸其力任監督自辱衝寒身先役作又吉兎年皆爲積棄構結乃用十有餘釜拂湯以揚之不旬日而告厥成於是午

報竣工百種謝之

盧雲小築之圖

廬築規制

廬築在墓下十尋有奇卜其地寬厰向陽四山環拱歴
其處而谿然洞然覺起人幽明感召之思吾母有靈當
欣不孝於靑燈夜雨間也前爲堂顏曰報身講堂縱廣
皆二十尺有奇左右房各兩間廣八尺縱如堂制後爲
樓額曰一片慈雲是爲慈雲樓廣四十五尺有奇縱二
十尺樓之上弘敞不爲戶限三面軒窗洞開後敞之以
垣垣有牖行居坐臥風雨晦明無非一坏之土參前也
樓下爲廳ヒ而廣十有四尺左右各房兩間之與廣八尺
許樓之前營展廊四尺許左右各廂房一廂之前後爲
巷各一以便出入自正屋而外左右又翼以寮舍共九
間爲廚爲倉爲碓磨爲湢廁等屋周圍繚以垣直合取
報身堂外亦爲大門
三間此草創大槩也

通計廬築工價

窯磚一萬五千計價一十二兩　窯瓦伍萬六千計價
八兩四錢　土磚二萬七千計工價一十三兩五錢
十杦工價八兩　木植并鋸料計工價三十兩　板片

門壁裝飾小料計工價六兩　鐵匠工價三兩　泥水
砌壘工價一十五兩　撒料挑磚瓦小脚人夫計二百
八十有奇通包工食銀八兩四錢　各匠工
役利市并犒作酒米猪牲通計五兩有奇

廬中器用

靈座前大香爐一隻　錫爐一隻　錫屏一對　錫臺
一對　錫燈柱一對　金硃木燭一對　金童玉女一
對　舉斝一隻　玉盃三隻　錫盤五具　蘇臺五具
磁盆五隻　棹幃一副　方棹四張　小棹十隻　小椅
子十二隻　磬子一圓　小宣爐一隻　小淨瓶一對
匙箸一副　香盤二隻　茶盃三十隻　茶碗二十
酒盃三十　宣德二十　常用燈柱一對　常用燭臺
一對　平頭椅四隻　大櫈　小櫈　大小釜二隻
盆甑一副　香盒　綱簾　竹簾　面盆　浴盆　水
架　衣架　大櫃　米櫃　牀榻　鐵爐　燈籠　藥
蓆　鼎罐　瓦缸　缸甕　酒壺　茶壺　飯壺　石
碓　石磨　水桶　茅簾
柴刀　鋤頭　火鉗　笤箒　田十畝

初十丙戌行告廟朝祖禮

通執事者各司其事　喪主以下皆就位　喪主就位
奉魂帛出靈座　舉哀　止哀　鞠躬　拜興四
平身　通行初獻禮　引詣盥洗所　去杖　盥洗
司帨者授巾　執杖　詣酒樽所　司樽者舉冪酌酒
詣靈位前　跪　通喪主以下皆跪　引去杖　俯伏興　上
香　奠帛　獻爵　詣酒　與爵　執杖　俯伏　興　復位
平身　復位　通行亞獻禮　執杖　引　云ヒ　平身　遷之　禮
通行終獻禮　讀祝　告詞云　永遷之禮
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　伏　興　平身
奉魂帛朝祖　引詣祖宗位前　去杖　俯伏　興　拜
與二　亞獻　平身　終獻　詣　執杖　讀祝　跪　引去杖　伏　與　上香　初
獻　亞獻　拜興二　執杖　平身　俯伏　與
復位　鞠躬　拜　興　平身　化文　褚祝文　通　奉
魂帛還柩所　安魂　魂於靈座內　化　復位　禮　朝　拜
與日　平身　化財　禮成　○考諸家禮於朝祖後
卽撤靈座夫始奉魂帛於座內而遂撤之非惟病其過簡

亦何忍急遽若此今溯於撤靈另爲一禮庶幾
儀節不溷且於人子永訣之思少致懇懇云爾

告廟祝文　維

皇清康熙壬午之歲季冬月丁丑朔越祭日乙酉孝嗣孫
廖志灝謹以淸酌庶饈之儀敢昭告於　武威堂上歷
代高曾祖考之神位前而言曰志灝不孝罪逆深重禍
延我妣停柩踰時禮當安葬謹卜是月望日安厝於地
名白雞山之陽扦作亥巳兼乾巽三分因思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敬奉魂帛祇朝於廟神其保佑
俾無後艱謹以淸酌庶饈用伸虔告尙饗

十一丁亥將遷柩行三獻禮而哭以文始撤靈

哭文

維康熙壬午季冬月丁亥之朔日母孺人方鸞靈輀而
卽窆矣不孝男志灝昔侍膝下四十載習而安焉豈期
有今日今侍靈幃九閱月亦將習而安焉又豈期有今
日哉然事業已至今日矣乃盡率家人以淸酌庶饈之
儀行別靈禮焚香叩頭而哭之曰嗚呼慟哉今日何日

實意終事之禮莫大於此余自得書後洗心滌慮一以
孝子之心爲心數日間惟恐偶越禮湊數語是自欺也
爰開新增儀註與諸君斟酌咸宜云此近日世家常行
而家禮刻本所未備者諸如所悉篤摯周詳殆錫類之
用心矣愧謝不
啟哀感無盡
仲冬中旬與友人蕭子河亭周子斯亂買舟尋訪方外師
余道人物色不及安成吳大門尊宿南顏講學未歸已
合大公學蓮來吊唯讀書湧水附
蕭奄先生旋以書答　附書另錄

是月十三己丑爲吾母生不孝之辰詣靈奠告

儀註　舉哀　哀止　鞠躬　拜興四　平身　上香
通　就位　引詣酒樽所　執事者舉羃酌酒　詣靈
行初獻禮　獻酒　獻饌　讀祝文　俯伏興　平身
位前　跪
復位　通　行亞獻禮同初　行終獻禮同亞　徹饌
辭神　鞠躬　拜興四　平身　焚祝文　禮成

祝文
嗚呼痛哉此辰何辰不孝生辰一年一度四十三春此
身何身吾母委身抵餘骨血忽杳天親稟元神兮未散
稟體魄於凡塵窈窕兮劬勞之德冥歸夫大造之仁惟
茲寸衷莫表薄奠徵陳生我兮
今之日如在兮母之靈尚饗

十四日設牲醴祀　后土於中標之左

儀註　鞠躬　拜興二　平身　引詣香案前　上
通　就位　初獻　亞獻　終獻　讀祝文　揖　平身　復
香
位　通　鞠躬　拜興二　平身　化楮焚祝　禮成
祝文　維
皇清康熙壬午之歲季冬月丁丑朔越祭日庚寅信官某
敢昭告於　白雞山后土之神而言曰今爲待贈廖母
馬老孺人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醣
醢抵薦於神尚饗○瘞已
先開新祀后土從官祭也

十五日黎明卯刻迎柩歸窆行題主禮

題主儀註
歸窆後設題主官公座於墓側并備盥洗水巾孝子詣
題主官公署門具書二請然後題主官更朝服朝帽承
帀乘輿至題主所　通引題主官盥洗　執事者呈水授
巾　引題主官陞座○主先用紅盤捧主官先穿吉服
俟通主官坐後手捧神主同孝子送主至墓前用鼓樂引請
主　通捧主者跪　孝子跪四叩首　孝子俯伏　通捧主者退位
主　啓公座　通接主○左右接之
敢請出主　○左右執事出主先呈內後呈外
請　通請內主外主　請祝筆　○題主官執筆贊云用墨筆點之
之　通闔題主收魂帛　○文執筆云云闔之收魂帛
於內　通題主畢　捧主者詣公座前跪　接主　與
孝子　孝子亦與　迎主歸靈座　○仍用鼓樂捧主者同
孝子送主還靈座行　通就位　鞠躬　拜興四
平身　上香行　獻禮　讀祝文　俯伏與　平身

復位　鞠躬　拜興四　進財　○祝文不焚孝子懷
之　禮成　引　引孝子至題主公座前跪謝四叩首
題主官答拜　謝捧主者四叩首　捧主者答拜　後
題主官及捧主者　各咸友俱易吉服至主位前賀主
題主祝文　維
皇清康熙壬午之歲季冬月丁丑朔越祭日辛卯孤哀子
廖志灝敢昭告於　顯妣馬孺人之神主前而言曰形
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
是依嗚
呼尚饗

是日歸塋題主后復祀后土於塋　左　儀註同前

祝文　維
皇清年月日信官某敢昭告於　本山后土之神而言曰
今爲待贈廖母馬老孺人窆茲宅兆神其保佑
佑俾無後艱謹以牲醴醣醢抵薦於神尚饗
○此處宅兆既成奉主歸祀舫非廬墓則墓道寂然矣
庄於歸舫禰中辭墓捧靈一段儀節則此心此理始無

遺漏或曰旣已題主則宜從主而不從墓灝曰人子之
心無所不至矧玆一抔之土爲蘊蛻之所托乎若遂從
主不從墓則封殖之守祭埽之儀
不旣多耶然亦存乎其人也云爾

是日初虞行祭於報身堂

儀註

通 就位 出主 擧哀 哀止 鞠躬 拜興四 平
身 上香行三獻禮 引盥洗 通詣靈座前 跪
上香 去杖 初獻 亞獻 終獻 執杖 俯伏興
平身 復位 通侑食 主人以下皆出 闔門 祝
噫歆 啓門 復位 點茶 告利成 利成 辭神
擧哀 鞠躬 拜興四 平身 哀止
焚祝 納主 徹饌 禮成

祝文

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牲醴粢
盛庶品祗薦
祫事尙饗

是日奉主歸祀先出先祖妣先考主於座乃奉新主詣祠
堂卒哭行祔

按家禮虞卒之後齋祔於妣位及大祥遷祀之日父先
而母後者合享於考龕事固因時義存各當以灝撰之
於新廟詣祠之府爲他日入廟之漸今但出舅妣主而
不設考位似於丈母睽屬之思若有所未盡者矧我先
太母先君先母於當日一棠堂中離離大順極盡周詳
迨至以廿載之暌遠而復搆一朝之團聚死者有知惟
恐相見不速其尙能限制乎哉玆故出舅祖妣神主南
向再出先考西向而奉新主東向各設一座中寘香案
旣從當年位次如在目前此
小禮以義起不相妨害者也

儀註

通 就位 參神 鞠躬 拜興四 平身 降神 引
詣盥洗所 盥洗 授巾 詣酒樽所 酌酒 詣香
案前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 拜興二 平身

進饌 行初獻禮 引詣祖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 拜興二 平身 通跪 主人以下
皆跪 讀祝文 俯伏興 拜興二 平身 引詣先
考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 拜興二
平身 通跪 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文 俯伏興 祭
引鞠躬 拜興二 平身 詣先妣神位前 跪
詣 奠酒 俯伏興 拜興二 平身 通跪 主人
以下皆跪 讀祝文 俯伏興 引鞠躬 拜興二
平身 復位 通行亞獻禮 詣祖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 拜興二 平身 詣先考神
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 拜興二 平身
詣先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 拜
興二 平身 復位 通行終獻禮 禰臨洽匙 侑食
主人以下皆出 闔門 祝噫歆 啓門 主人以
下復位 主婦點茶 告利成 利成 辭神 鞠躬
拜興四 平身 焚祝文 納舊主 納新主 奉
新主返靈座 安靈 鞠躬 拜
興四 平身 化措 禮成

祖妣祝文

維年月日孝孫廖志灝謹以淸酌庶饈之儀敢昭告於
祖妣唐老孺人之神位前而言曰志灝不孝罪逆深重
禍延我妣玆旣歸窆禮宜齋祔謹以凡儀用伸虔告饗

先考祝文

維年月日孤哀子廖志灝謹以淸酌庶饈之儀敢昭告
於先考素菴府君之神位前而言曰志灝不孝罪逆深
重禍延我妣玆旣歸窆隨行齋祔俟大祥後遷廟並享
謹以凡儀用
伸虔告尙饗

先母祝文

維年月日孤哀子廖志灝謹以淸酌庶饈之儀敢昭告
於先妣馬老孺人之神位前而言曰痛惟尊靈奄忽棄
捐幸玆歸窆神返家先隨行祔位奉還靈筵祭之如在
事之如生謹以凡
儀用伸哀奠尙饗

越葬之三日覆土於墓爲不孝灝廬墓之始

前此柩在字九越月然云廬次未離家也至是□爲始
乃廬於墓一每日平旦蚤起詣影堂座前擊磬焚香
四叩首以安靈也一每日黃昏墓前燃燈四叩首以
安魄也蚤起墓前洒掃一周滌除塵垢收墓後薔
日雜路告免閒人來往封廻樹木禁止推畜牛羊
禁止汚穢等物春間剪刈荊棘并拔去惡草根苗
春夏掃除蟲蟻蜂蝎每大雨細察羅圍界水不
着皮靴履墓上墓前不可叱不褻袒不嘻笑
稍懸息不敢背坐不動鍬鐔無事不與閒人酣酢
下譁玄禪不看風月書容來拜墓者必肅以茶
諦女來則避之逢伏暑熱起謝益之逢大冰雪
以㮰盎之母愛茶墓左側將爲茶蘭母愛瓜菓墓
右側爲瓜菓蘭植松柏竹各數十株其他時物之
薦出入之告節侯之祭禁忌之節詳見於前

是日廿四庚子奉小照入慈雲樓別爲靈座治牲醴上祭

儀註

通 奉小影入靈座 就位 舉哀 哀止 降神 鞠
躬 拜興四 引 詣盥洗所 去杖 盥洗 授巾 平
執杖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 平
身 復位 通 叅神 鞠躬 拜興四 平身 進饌
行三獻禮 引 詣靈座前 跪 初獻 亞
獻 終獻 執杖 讀祝文 俯伏興去杖 平身 復位
通 侑食 主人出 闔門 祝 噫歆 啟門 主人復
位 獻茶 告利成 利成 通 徹饌 辭神 鞠躬
拜興四 平身 化楮 焚祝文 引 禮成

祝文 維

皇帝康熙壬午季冬月丁丑朔越廿四庚子爲不孝顯本
命辰也謹以是日奉顯妣孺人小影入慈雲之座而以
妝禮奠之曰痛惟我母厥靈安附或臨於家或休諸墓
不孝在玆寧莫瞻顧骨血匪遙夢魂若勛奉饗於祠示
以術霧來格寸卅式凴尺素母也罔極終生孺慕上饗
神主祀之於家小影祀之于墓然則當以何者爲主顯
答曰顯依墓則母靈在廬濕依靈則母靈在主母之靈
無所不在顯之
心無所不在也

是日除夕祭告燃高燈於墓左右

祝文

痛惟吾母奄棄塵區日月流邁忽值歲除慨音容而莫
睹念罔極以難酧薄祭具陳不勝
號慕尊靈如在乞垂歆顧尚饗

瀕逝丹靈屍見天家度數有云廬益燃燈之事按月加
數正月一燈二月二燈以至十有二月皆如數燃之以
照幽壤使知月日也其事不見之經固亦人子事死如
生之意然而禮奢寧儉事繁從簡但宜朝夕廬中禮拜
望朔墓前燃燈惟盡當然
之事而按月加數不必也

康熙癸未春正月元旦丁未昧爽祭告

丹孺人之即幽也至是始一度歲七旬之復旦易而爲
一旦之幽光其爲歲月未知何如乃大書康熙癸未春
正月元日丁未朔而焚香酌酒稽首以告曰嗚呼慟哉
今日何日此土何土在〻謳吟人〻鼓舞俯仰高深獨

失吾母幾度新年一朝千古撫景成夢有心如醉
椒酌淸烟寒風悽楚靈果在玆聊沾樽酒尚饗

於是日始掩門半月有拜墓者出答之

是月十六壬戌始出拜先大父大母先君墓

是月十八甲子詣外祖妣墓前祭告

祝文

維年月日孝外孫廖志灝敢告於外祖妣辟耦黔斗奎
之墓前而言曰維我外祖保乂有靈誕生聖善爰及灝
身源本之思夙夜維殷奄失怙恃悲悽瀕類是用齊沐
妝禮凡儀用伸虔告伏惟
鑒注其來我饗尚饗

是月二十丙寅辭告墓前逐戶謝弔

謝弔儀節

塗中衰絰不敢離身 塗中飢渴有送茶菓者祗可坐

夜光幾燭奪明霞

十

身同槁木念灰灰萬死重生是母胎直向九原相見日
廬雲依舊賦歸來

十一

吁嗟尚須有詞真四顧啾啾伴鬼神夜籟穿林殘月上
天倪一掬露前身

十二

豹天消息聽非文影在雲黎響入宾常月母懷兒有竹
今宵兒負母無求

十三

至哉安順體坤元曾祝岡陵百歲萱爲被疾風搖裂後
一泓霜月共無痕

十四

靈台飲髓骨毛寒土未乾時淚未乾安得微軀伴槁壤
大家遂就一團圞

十五

千古仉桓永不刪英娥左右識間關洞庭秋月義川守

靈蛻何如昔日顏

一

遂蒞復憶廿年先大母嚴慈日月天終生毫髮原無二
瞬息呼阿濁大千

二

桑榆堂上擬蕭蕭暮到黃昏曉碧霄一望蘆花新露白
安知此景是今宵

三

毫年項項向樽前小飯曾居第二爻重爲弱兒觴黍累
用傷懷抱不堪拋

四

鞭我遂迢滯我乘百身難贖我劬勞返從心口私相問
抵覺區區負孟陶

五

不知母死向誰歌來者幾希逝者多元會無倚天亦老
西方東土儘南柯

六

號天方寸亂如麻碎身捐軀枉嘆呼問大虛天之色

重逢畢竟是誰家

七

依稀遺樹倚斜陽七尺全棺一炷香料想氤氳渾不散
丈明相守到洪荒

八

抑甫懸床漠問庫神通晝夜沕然生蒼容滑穩光如旦
不向輪迴乞判真

九

理與爨爨攝土青先天諸燧付元真長生大藥今誰是
問氣扶輿一鍊形

十

天人脈絡互熏蒸墳墓星餘哭泣星呼吸頓殊溫肅易
抱將一樂種雲仍

十一

一縷重編遺德尤夜臺歡笑又離愁遙知相對無他語
沾到孩兒一點頭

十二

自信孩負須未使黃泉齒指更傷心秋聲嫋嫋朦朧地

快是慈幃稱積音

十三

薄酒三尼食一壁清淵裂裂托廣嵐空中漏出無縫塔
八角玲瓏照半醉

十四

烟火無由再米鹽寸天尺土不堪拈三生莫認來時路
萬化安從過後占

十五

至性通真二氣咸迢遞何處想封函千秋碧血成虹母
貫入鴻濛永不剗

九月望日方會葬於何氏之宅告墓而往

告文

顯在墓凡十有月矣無一昏暮而不焚香灑掃無一望
朔而不叩首然燈非時事不敢履戶庭非謁弔不得如
鄉鄰竊慮神罔恙依而以顯之魂魄爲歸也無何而又
遭姉丈吉人之變數十載之人爲除一旦之長翳骨肉
之間生死之際心非鐵石有不摧裂永訣挐訴難褻言

母必責我之非情且吾母之視吉人無異視溺也何使
吾母而在其所以哭吉人者更不知何似矣之日勢必
哀與往視其家既哭大慟嗚乚不已乃不幸從新喪之
庭環視嫁郎終少吾母一哭徒令瀰眼舊痕未乾新悲
激宕則夫臨喪永訣舉訴離喪凡以代母哭也況溺遭
三大喪者頻吉人勞神焦慮俾余幸書今其身沒而無
以報之九原人其謂我何茲以十七日卜十月朔歸
窆恐不得已以半月離左右母如有靈其不可一往何
宅後魂勞魂送九原
淮合鬼神護以告

是月廿三房侄鑠因與其叔構難病篤挈妻女而歸於余
三越月是日死

冬十一月望日丙辰卜孝臺道心平訟二堂以是月庚申
之吉命樑登座載伸虔告

告文

孝臺築室之建先君子蓋有命焉然而求於時限於力
難於材弗克就精者幾二十年每念臨危易簀一語有
下橤泣然泣下歲戊辰濰採於岐陽之崗得石五片命
工琢五聖人圖告於母乚喜曰既得石何以位之灑對
曰請謀諸堅陽越甲戌偕友黃山人則恒相度得西山
之亥巳負水而面龍告於母母又喜曰既得址何以宅
之灑對曰請謀諸大匠夫未得址之先筮得天山之遯
辭曰嘉遯貞吉故曰天山既得址之後筮得澤地之萃
辭曰王假有廟故曰萃臺請諸筮乚從告於母乚再喜
而揣想當時鳩工斲阜伐石闢山母晝夜不惜手足胝
治酒漿蒸給數百人飲食而復束於時限於力絀於

材差陀歲月使吾母不復目擊其成是則灑之罪也夫
茲既告積歇躬追悔無及度節光有限決不留終天一
恨爲地下老人憂過此以往肖敢不銳志經營而徒以
公私逋負藉口邪爰於上冬畢塋之後鳩工庀材以是
月十九日中土擇吉建惟
母如在其陰相之謹告

康熙甲申春正月元日祭告

告文

嗚呼吾母自壬午至於今兩易歲矣今日之於壬午猶
之乎壬午之於壬午也而壬午以前辛庚己戊歷乚和
明也今日之於癸未亦猶之癸未之於癸未也而癸未
以後甲乙丙丁且歷乚可推也獨奈何壬午有母而癸
未無母也壬午以前有母而癸未以後無母也頭上午
之新年母子同居一壬午氣象也癸未之新年幽明異
路一癸未氣象也迨至今日死者不可復生遠者且不
復近又一甲申氣象也嗣是而每歲三百六十日莫不
繼春茲辰嗣是而半生一萬八千朝夕免終兩截了

道方終母忌厥始人事方始母
替於終此不孝灑之心也謹告

是月四日因志戎之生父母一月間夫婦俱亡告於母靈
而自往捐助其塋

先是戎之母殁於上冬十二月八日病故既已畢而塋
之矣戎父暢賛林以憂婦抱病又於是月三日而終嗚
呼可謂慘矣爰告於母曰志戎有勞於灑而不及報吾
母之喪灑不忍於志戎而今得逆其父母之死錫類之
心報復之理吾母而存當爲色喜謹告又呼戎之靈而
告之曰汝之亡也汝之父若母俱亡也余居之以西山
之新宅賜之以三十頃之祖田歲時伏臘周恤饋問較
前倍殷汝之父母自能爲汝道也然若至於八十九
十暮景齊眉更覺綱余初志而不幸天年若此則是余
欲終養而子之親不待其將奈之何哉乃爲之措寘棺
余親往調護宰衢行奠讀祭鑿山生於我養死於我塋
問之我心可告於戎也矣暢覩女一適我族人撫嗣一

秋七月八日至十日效俗禮經徹三日

初十戊申夜半省牲行終制禮儀祝如大祥始撤靈

越己酉至辛亥安居服素三日不忍驟改吉

十四壬子天山箸室五大聖圖範上座越用冠屨服緇青

望日癸丑行中元祠祭同吉

既望甲寅乃用冠屨緇青詣墓前致祭

告文

嗚呼灝自壬午四月十日以來非復平昔之灝也思吾母見之未有不色沮也灝自甲申今日而後又非灝壬午之灝也吾母目見之返爲之色喜也三載齊衰一朝

冠屨母不重生服豈容美麥固難忘心曷可已人子之身先王之禮然則今日之卽吉也豈其不孝之再造耶抑豈吾母之復生耶而謝爲若是疾也然而母之靈不以久暫殊灝之心不因吉凶異也灝嗣是而往日一素食朝朝懸薦以協星霜時一素衣念念稍齊以瞻岵屺蔬以十四日聖儀登位旣不敢不明盛從事十五日有事於祖先儀如之始於是日以吉禮詣吾母墓前恭薦不腆母若曰汝今日始與爲丈夫耶灝泣應曰幸聞母言猶是赤子

云爾尙饗

月前輒發宿咳暑雨無以避越乙卯祗祠小藁似得咳熱之症他日歸寒熱有加稀亘旬有奇幾不免幸甚甚自槪

不藥而愈

先是六月望往西山倜家以火釀新牲饗我儀遂過餐之頃夜歸馬驅驟不能住偶吐匀合不爲過也而瞀瞀

月內以將作鉅細之役不復詢遣數日間寒熱如輪下伏昏昏爾爾若四封變豐至廿五復嘔吐不止病勢至此似不可支而余猶信其有固然耳蓋吾母臨訣之際不孝忽而不愈病未有如此之甚而溯熱自利煩熱於今及夫母喪百日危疾發不起亦弱熱自利其勢固甚於今日而未有欲血之變今則服闋不踰旬而溯熱復益之嗽咳哄洪燥神倦力疲外察畫證內徵因證吉凶未卜於斯若也豈吾母欲促之行耶抑當日載靜壽母之詞其數止于是耶命自天然何足怏哉而或有以請禱告者縱曰余自禱是自欺也禱於神卽欺神也余則何敢或有以導引使行者灝笑而不答或又有以吉凶之故請問諸卜者灝曰然請卜之然距西山聖範既灝又病枯槁者策錢鈔皆無所施爰先期抑禱於座中日盥[illegible]焚香曰嬉隨地命僮輩左右各報字得天地否之上又曰飭令先否後喜旋復令報二字得水風井之五爻曰井冽寒泉食爲義使深有難處處難然天道辭如吉凶分定而余於此重自慰焉三夜告變一生之大事殫矣而夢牀封檀之未啟云毖升鬼而世之[illegible]顯學矣

而抵覺舉揚之未善果有不測亦且稍據於中猶幸而夙夜罔懈邀乘神庥雖旬日間方藥頻投遂罔效至月朔余命醫者偶拈地黃湯稍稍服之漸漸如火消冰如水穿石坐臥飲食旋覺如常於此見彼倉者天未必命後死者以辛

然之禍也噫

涤江廖登宸榮我父著

揚坐振書

致用堂藏板

燕日堂考訂六世遺編卷之一

醴陵廖孫宸榮我父著

侄士琦校正

孫志灝編輯

惕齋放言

自序一

物一物也在洪荒不可以物也洪荒一物也彼洪荒之洪荒則并何有於洪荒也時一時也在終古不可以時也終古一時也而終古之終古則并何有於終古也人一性也在清虛不可以性也清虛一性也彼清虛之清虛并亦何

有於清虛也如其有之則不過列缺之星浮漚之影靑爐之蕋薄硝之花即其有焉何一爲洪荒終古清虛有也而洪荒終古清虛又何有於一物一性一時也譬之一粟然其臆無內其生無朕於無內無朕中尋其谿然洞然之處無碍諸形色毫莫萬狀空曠一天是不過一粟而粟中之無盡藏者眞無盡藏然而拔之颺之箕斗中又具無限無盡藏者彼天地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達觀者力肯乎上神徹乎下光漾乎內綿密乎外行持乎東西南朔莫有紀極之區億萬乎我身一乎萬物而放浪乎其中我何我而天地之我也天地何天地而空中之天地也空中何空而無極大空中之空也於是入大空而乘空入空中而撰天地入天地而有我我則一大空也於是出我形而遊天地出天地而遊空中又出空中而遊大空大空則一我也有天地有我無天地則亦無我有我有天地無我并亦無天地若是乎我與天地似相維繫於何處而不可解者又似渾渾漠泱一無所係而無外而無內者苐有我則有身有身則有事有事則有物物爲我之物事爲我之事身爲我之身而天地爲我之天地矣物爲天地之物事爲天地之事

身爲天地之身而我爲天地之我矣我爲天地之我而何有於我之身天地爲我之天地而何有於其事與其物是故未有庖羲而先有易庖羲之易也天地之易也易則一庖羲天地也未有禹而先有鼎禹之鼎也天地之鼎也鼎則一禹天地也未有仲尼先有春秋仲尼之春秋也天地之春秋也春秋一仲尼天地也夫使天地而不生易不分鼎不成春秋無論我不能畫羲亦不能畫也我不能鑄禹亦不能鑄也我不能作孔子亦不能作也是天地之所本無而不能使之有也若夫帝心簡在名教維微造化以本

心徇終古之人物必欲龍龜以示衆山海以著圖天道玉
法以嚴勸戒則義即不畫我必畫之矣禹即不鑄我必鑄
之矣孔即不作我亦必作之矣是天地之所本有而不能
使之無也至於璇璣齊政鳥跡呈祥五色垂裳八風宣律
當日生民未有之事而今日不得不有者譬若春花秋實
夜月朝霞五漏鷄司春分燕至非其時莫以告至於此而
方伸化工神物不能自爲其權總奇之贊化育贊神明者
而不能毫忽假借者也彼夫贊化育贊神明其事爲何事
其人仟幾人於一元之中而有千百世於千百世中而有

一二世於一二世中而有百千億萬萬人於千百億萬萬
人中而始有一贊化贊神之人而始有一畫卦經野作春
秋之事其次而人者則曰智勇忠義而已矣其次而事者
則曰騷雅名節事業文章而已矣夫如是而作者之盛於
前昧者之因夫後也賢者盡歸於昔人而愚不肖之盡屬
於我也然而我雖予聖不過天地間一呂周我雖智巧不
過三代而下一亙信我能豐騷雅而厲名節亦抵楚人中
屈宋唐人中元白儲王我即表暴其事業敦厚其文章曾
不過北宋之所謂韓范歐蘇而有明之所稱三楊敦李而

已矣如是我思之毋寧自安於愚不肖如鳶魚夫婦者流
自幸機杼獨往孤來以予聖讓之周人以智巧讓之漢人
以騷雅名節讓之楚人唐人以事業文章讓之南北宋以
及有明而落落寞寞附於周漢唐宋明之後而各相爲人
立乎周人漢人唐人宋人之天地間而共見其爲天地濟
濟洒洒綽綽敖敖而自放乎浩浩無瑕之丘索閒也豈不
快哉西銘有云乾稱父坤稱母乾坤爲父母則天地何嘗
不以我爲子是故周漢唐宋縢下之歲月也周呂亙信屈
宋元白若儲曠世之兄弟也予聖者亦其德智巧者佐其

明騷雅名節發其志文章事業効其力我之兄若弟能爲
天地宣勞即謂我之能爲宣勞可也故天地之知我無能
而生我於後亦父母舐犢之愛也是則予聖者猶之我之
予聖也智巧者猶之我之智巧也騷雅名節事業文章亦
猶夫自我爲之而出之也又何必拘拘焉繩繩焉畫餅以
充饑畫蛇以添足并效畫虎以類乎狗者之所爲而徒勞
無益也哉且夫天地一父母也萬物皆吾之包與無極一
大父母也天地亦我之比肩贊天地者父子之謂也可與
天地參者兄弟之謂也天地無能聖人成能贊之謂矣天

地設位聖人成位參之謂矣天地之子計以萬億無極之子不過三才是故上古之天地以上古之聖人爲兄弟也百世之天地以百世之聖人爲之兄弟也向使上古而有我而天地聖人兄我弟我於上古之初百世之下而有我而天地聖人兄我弟我於百世之下乃天地知我不如衆人生我於衆人之前後如無極之知我不如天地而置我於天地之中然則易之畫鼎之鑄春秋之作謂我能畫之鑄之作之我不敢誣天而嚮日所畫所鑄所作卽謂猶之乎我之畫焉鑄焉作焉我不敢誣聖人故我之於易於鼎

於春秋委實未嘗畫未嘗鑄未嘗作我又并何敢自誣我不能如無極之子并不能如天地之子我不能如天地之兄弟并不能如天地之子之兄弟則我誠亦頑然塊然一物而又不自甘於頑然塊然之物是以天地聖人眞無何我則惟放我而已矣天地聖人無何我我又無何天地聖人且自亦無如何則惟自放之而已矣我無大神化大勢力放乎天地無大德業大問學放乎上古聖人百世聖人神不能放力不能放德不能放學不能放則自放我之言而已矣放有三義一曰放蕩之一曰放置之一曰放傲之

天地聖人欲蕩我而我自以爲不可蕩我欲傲天地聖人而天地聖人又謂我之不可以傲於是命我爲無懷之民逸民以尊爵安宅天固日封之也我自曰放焉

自序二

天下者古聖人所造作現成之天下也天地先有其已然聖人從而條理其當然顧安得有終古缺陷事以俟後之人小智小爲一言一語而矜爲補天之手也乎哉以制作則有事至今日無非現成之事以敎宣訓誨則有言至今日無非現成之言其所爲事也言也是造化之固有而聖人特代天而行之代天而言之而已在天則推步璿衡經緯定月令成歲功正中星布甲子以行其微在地則條理山川經營井野而畫一其所不能一在人則立綱陳紀定

爲三綱五常三物六行著爲天經地義以立萬古不易之規在朝廷則設官分職自天官以逮冬官兵農禮樂政刑經綸統緒以會入極之歸於是垂衣裳而山龍藻火文繡布帛正上下冠裳之體於是作五穀教民粒食嘗百草療人膏肓以綿萬世香火血氣之原於是制車輅服牛乘馬作舟楫浮水濟川遠邇中外莫有不通於是作書契代結繩六法盡善萬象森列而百官庶常萬事萬物罔有不察懼民之有非也設爲士師制爲五刑五用以律不軌懼民之非極而生亂也創爲伍兩卒徒教以止齊步伐威以弧

矢戈矛之戎器而象之以方員曲直五六八九之陣形以戒不虞齊之於禮也則朝聘燕饗之外拜跪坐立冠婚喪祭之儀達幽冥而昭其順通之於聲也借六律五聲八音六變九變敷揚節奏合天地人以導其和發之而爲言也則易道陰陽書垂政教禮以定分詩以陶情春秋以明一王大法創制顯庸規模完備上盡裁成輔相之道下及日用飲食之微而試問今之人有不範圍於其教者誰乎今之人有不約束於其法者誰乎而試問今之人有能於制作蓋著之外創生民之未有爲天下之所必不可無者乎

佛教入中國幾二千年自跨大其說爲中國之所無而究何裨於生民之所有壞人禮義毀人形貌絕人後嗣天下多此一番新奇之學正壞去一番現成之法然則後世之所謂創生民未有者徒亂生民者也聖人之教奧然精密惟聖人得而作之而又坦然明白人人得而由之然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使知之不可使言之至於後世由之而輒求其知之然後穿鑿附會之與其知之而輒思以言之然後角立爭訟之端起欲爲其奧然而精密者每失之於紊亂行怪欲爲其坦然而明白者又不免於勦襲雷同

是故吾清夜思之仰天大息以吾問我以口問心能於聖人之後再作聖人否耶曰我不能能於聖人之事之外再尊聖人之事否耶曰我不能能於聖人之言之外再立聖人之言否耶口我不能匪惟我不能也天下之人吾知其皆不能也然而天下之人不能爲聖人不能爲聖人之事又舜終日嘵嘵雜雜殫精耗血以髣髴乎聖人之言則是人有定事有定而言無定也夫聖人之言聖人已言之聖人之弟子已言之聖人私淑之弟子又言之與夫角立之異端臨辟之學究嘲風弄月之才子以及里巷小兒漁樵

牧豎閨閣女流又皆從而言之而我獨無一言可乎我無一言而人笑我爲贅麗我之所不受也我言之而仍舊不離聖人之言不離聖人弟子之言私淑弟子之言不離異端衆人之言而我又自爲依樣葫蘆我之所耻爲也我欲言聖人之所未言聖人弟子之所未言并私淑弟子與夫異端衆人之所未言而我又實實不如聖人又實實一異端又實實一衆人允我之所不忍出也我言之我不能如聖人之無可不可或庶幾虞仲夷逸之身清而廢權也我不能如聖人之捲之而退藏於密或庶幾道學先生之放之則彌六合也於是乎放我之言是聖人是聖人弟子是聖人私淑弟子是異端是學究是才子是小兒女流而我任之非聖人非聖人弟子與私淑弟子非異端非學究非才子小兒女流而我亦任之不知者謂我爲新奇而我未始新奇也其知者謂我爲現成而我又何必現成也吾不樂聞新奇之說吾且姑受現成之譽何必現成何必不現成也天下者非新奇之天下本是一現成之天下也

物化三

大化乘氣以潜神有天地而大虛之化行焉氣必形而後有二人物而天地之化行焉有處必有感無處不通有府必有行無時不運是故天之下地之上六合之內皆虛也人物虛中之渣滓故形而後有也天之上地之下六合之外皆虛也天地虛中之橐籥故氣以潜神也消息升降無號令之迹而森然以律如有將之者然形色聲臭榮枯屈伸無斧鑿之痕而規矩準繩如有師授之者然蕩然以虛隤然以實運之而氣形之而形洋洋乎發育而莫指其匠

所之攸始僾僾乎三百三千而莫窺其等威隆殺之奚自來究其委則倍蓰百千倍蓰億萬而莫抵其窮返其原則瓜六而兩半兩而一半一而半以至半之靡上而匕其首民生其間一男一女一飮一食蓋天道晝夜之軌也求之於飮食男女之外者非道也即非人也

夫往者已然之迹來者未然之運今日之往前日之來今日之來後日之往寒暑晝夜寂而逝者也中見爲往右見爲來中見爲來左見爲往山川水火人物舟車動而逝者也辰忽而巳見巳如辰昨忽而今今無異昨覩巳然而化之也既巳是巳必無復辰既巳今來安有昨往此據當然而化之也過一時則一時化過一歲則一歲化時時見歲時而不見過之迹也一莖生一草化一木生一木化人人見草木而不知生之流也是知振百年而一日渾老少生死而一之者通晝夜之道者也括萬物於一人并形骸內外而渾然同喪者㠯物我者也夫人不知而較昨量今日彼曰此拘拘畱滯於躬中者是不知天地之化

彼與我雖殊形而其質一也而無兩也秉授于天其形一其性一其知覺情慮一其行居坐卧飮食好惡一特易其

名號耳馬牛草木無名不過曰牛曰馬曰草曰木人而不以名也亦不過曰人而巳王侯曰我貴商賈曰我富樵人牧豎曰我貧賤我曰我也彼亦曰我也我曰彼也彼亦曰彼也我與彼其實一也然而我與彼其名二也我彼可化而名未可化也

性者何善與惡也名者何堯與桀也孰爲堯我爲堯誰則辨我爲非堯者孰爲桀我爲桀誰則自辨爲非桀者謂我爲非堯非桀何憑而實指其爲堯桀也謂堯桀爲非我又何憑而實指其爲我也堯非桀桀非堯形跡之異也堯一

其二一竟物化之同也

天涯海角古往今來無時不化無物不化無事不化獨名留而不遷於化名者實之賓也語云聖賢仙佛不斷名根則走窮也谿爲主矣放道人曰名亦安有不化者哉自盤古至羲農試數得許多姓名出來別物化而有生是以化之疾也名化則無生是以化之遲也

我自號吾爲放道人而不知其是耶與否耶六合之內千古之下有誰爲放道人者乞丐而放道人也則乞丐之於斯人無損也將相而放道人也則將相之於斯人無益也

以爲放道人之名先天地而未有也是我無從着落矣以爲我之身后天地而歸無也是放道人亦無從着落矣謂古往今來人二而放道人可也謂古往今來並無一放道人可也謂我未生以前先有一放道人待我可也謂我既生而后即以我爲放道人無不可也是故我之生以放道人而題也其實放道人於我無涉也

水往而復來其往者即其來者火熄而復燃其燃者即其熄者往而不來熄而不燃則變化之機息矣往來燃熄儵忽離奇而塞乎天地之間所謂兩在而不測者也

人於大撓所作爲二轉甲子大晝夜循環中而得數十歲焉人於佛氏所稱大千世界上下宇宙無有涯際中而得尋尺焉人於蒼頡所易書契億萬點畫形意中而得吾名氏一二字焉天高萬里天無極也地厚萬里地無極也人長幾何萬里中一七尺耳天子七尺縱橫中原諸侯七尺縱橫國土人民七尺不知延袤幾許而已以七尺世界繫之於數億千劫世界以數十週年月涸之於無始無端季月何來何去何住何留將欲與無涯爲頡頏較之蟋蟀之鬪角蟻之營共相距幾何哉試思之試思之

或問於放道人曰吾聞天在虛中如疾風轉輪二則誰從之轉也風則誰使之疾也放道人曰吾試問汝身之有於人世又何如乎曰如水中浮萍曰身則誰使之有耶萍則誰使之浮耶身且不知而問天地哉

身如浮雲而一任長風之上下也身如片帆而一瀉江天之飄泊也身如殘燈之火而不知燃膏之幾許也身如明爐之金而莫自辨其身分之何色也所凭者靈台方寸中耳何使人而無此一寸也則千百丈光陰何有也七尺軀又歸何有也

或問老子有云無名天地之始是天地亦有母矣敢問誰爲天地之母曰我也問胡以云然曰大極所在耳又問誰爲天地之子曰亦我也胡以云然曰陰陽所生也又問誰爲天地之奴隸廝役曰亦無非我也爭名疆奪利鎖蠅蛾營營牛馬奔走非廝役而何越一日或又問曰誰爲子之父母曰我耳然則子能自生乎曰父母亦我我亦父母耳誰爲子之子孫曰亦我耳然則子其無生乎曰我生曰子子生亦曰我耳又問誰爲子之僮僕廝役曰亦我耳承欲菽水以奉我之前身奔走波吒以逸我之後身非廝役何

扐子道成將御機而行問於雄角長老長老詰之曰子將托足於何所曰吾見浮生實幻殆欲乘鶴圓嶠扶搖九萬里左挾斗柄右扶閶道美陽九泛秋海千秋萬歲邇邇漠漠直覩至混沌無極之終又何所之之也長老曰吁是夢因非真脫惟天下至誠隨所至而至之以握其自然之柄無極六極一舉了然惟情愛惡飲食居止皆天也吾坐拳石覆中天之雲取勺水通湖信而旋藪是呼吸大塊之温淵一覺一寐相謂於無聲既已元會大定一懸安樂窩中逆夫氣轉沉冥停旋歛亦乃從巨羅恒不死中穩抱一真與北樞相暉映慷荒荒中古藐焉而已也我有其真者一息皆真我爲其幻者天下皆幻夫夫也不知真實廣大之性而旅視浮蝣屈郤造物方欲亢而上之則其謂之幻也固宜

人謂生可樂死可憂也而不知生可憂而死可樂也生者動而死者靜也生者勞而死者逸也審爾又何若釋氏無生之爲妙乎曰非也空門之了生死不見此中之樂也衆人之貪生畏死實以兩者爲憂也朝聞夕死何所憂取義成仁何所不樂舍取勉然殺成自在盍聖賢之別也故盛

蠶蔽視聽肓徒抱識神沉沉若夢衆人雖生而猶死也滌清明返大虛還本體聖人雖死而猶生也

日生日死者以形累也於神無礙也日榮辱曰得喪曰喜怒哀樂者以情累也於性無涉也入乎品物之內而不能逃元會之數者有形象者也立乎圖書之先而獨得大極之體者無思慮者也是故人也者器也而器無不壞者也人之所以爲人者道也而道無有窮者也

紫戎峯有滑盧者業丗納術余過而問焉曰先生何爲曰吾身爲農行爲賈讀書爲士子周旋爲禮義人行師動衆

爲丈人秉鈞節爲大司寇端拱爲二帝弔民伐罪爲三王
此皆吾生之分也至於蕩而爲風騰而爲雲逐而爲流星
閃電以及植而木媚而花焚火于石漾波於水此皆吾死
之分也造物者未生吾而先生農工商賈帝王將相是我
之所以不得不生也化物者未化吾而先化風雲雷電水
火木花是我之所以不得不化也
天也道也莊先生所謂大宗師也大宗師立乎一元無始
之始以分天地之分退居乎大貞無極之極以徵天地之
合大哉師乎吾不得而見之矣莊先生若曰吾宗師出入

世間眶甲子計吾目中星斗萬萬變日月萬萬輪騰清降
濁閱如許晝夜生生面目不見其不更幾無復本來之相
小子日食鴻濛之血謂之母乳抵見紛紛渾渾發揹亂墜
中特道性陽光不死在大虛逍遙耳問是可提摸否曰是
何必提摸清夜問於本性中流出自有一段光昌莫掩耳
問聖人與天地合德天地闔闢數十萬年聖人壽不及百
年焉與之參三而等量乎曰既有天地即有聖人未有聖
人之身先有聖人之理及其生也而此理與之合則謂聖
人與天地俱生可也故其作用神靈裁成輔相睢因應百

年而[illegible]年不能少易及其沒也而此理未嘗沒焉直符
一元厚味又自貞下起元是聖人與天地俱化可也然開
物後不窮息而開天地聖人之道固未嘗異此之謂大德
敦化也

物化四

天地之生五行也爲生人通變也而五行中之有金爲天地轉使也是故含與結實質性自然光華發越從無而有造物者因使之圓活周流無一息間斷於塵埃而其貧者富者巧者拙者皆與有賚焉天非有私於人也人之生財也自生之蕃莫非天予之而人之立志爲聖賢爲豪傑爲忠辛廉節雖定於有生然或至於時之厄勢之窮力之盡則無財不可以爲悅於是藉此以行吾忠行吾義行吾名節以及夫艱大危疑博施濟衆事吾有之而爲造物行之

亦非有私於巳也陰精陽氣與水火同德而非此不生與日月同行而非巳之所得而有借人之手以轉吾形因世爲事而行吾氣布天之行濟人之變自人轉之於我今日之我成一事則化行矣自人復轉之人明日又爲人成一事則化又行矣是故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二語是以天德而行王道者也隨其有無盈虛以順其出入往來而得川流不息之機則氣行而福至非然者勉强致之塵土結之使不得伸是逆天也是撓化也而禍不旋踵矣一水火生活耕養之化也水長養金運用歲月之化也萬物非土不生非土不歸發亦御二氣一元之化而不見其化者也

賤傷而貴其權在人貧餘而富其機在天人能得生化之自然因其利而利之而開節不肅心者此順天者也如或雞鳴孳孳較錙銖量升斗與世祖競而與化爲亢者此逆天者也順天者富而壽逆天者夭而貧

邵康節作皇極經世恁地拈着便成四象日月星辰對待之四者元會運世因乘之四者人有仁義禮智之四端物有羽毛鱗介之四種四時布令四方定向然則天地萬物

果一定於四而不移者乎曰此正邵先生觀物活潑處何必四何必不四拈四即四拈五即五拈六七即成六七自一至十物有之自十至千萬而物亦有焉經世之四周易之八洪範之九潛虛之五大元之三皆此理焉邵子欲觀物之靡定化之靡窮所謂舉一隅以例其三是果可定而可窮者耶邵子曰吾何嘗必欲定之而窮之也

乙有秋舉一粟以觀化其言曰天地一粟而已矣天地內外終古一粟而已矣若人身直粟中無礙耳置一粟於此播而種之其生二弗巳自一而十二而百自百而千小千

以至於大千二而萬一萬以追夫巨萬又極之於億萬無筭以數千百萬之粟積之數千百萬載除巳經生活終古數千百萬日用飲食之人勢必充塞大虛數千百萬之宇宙皆自前古一粒粟中流出即是一物有一大極嗟乎此方外幻語也若再過數千百年豈非盡粟界而無人界耶然彼則實有其理而不知其妙於化也

袁中郎論格物之難即問者何以豎目何以橫鼻何以短髮何以長亦不索解嗚呼此偶尔劇談耳天地生人與物不同必像一人形若使目豎於眉髮秃於鬚直是鬼魅不

若造物者豈以鬼而狀人乎此而不必格也無復有格之矣彼如牛一也有家有野狗一也有犬有豺彘相類也而家豬野豬之胡異猫相等也而家猫山猫之各殊家禽曰雞曰鵝曰鴨野禽曰鴈曰水鳧曰山雉形相近而性易爲遠也至於人或同生而異氣或同氣而異形或同形而異習或同習而異性有人性非人形有人形非人類甥若是之千岐萬態層見而疊出耶不寧唯是如堯李春闢正應生長而籬菊之宜於秋臘梅之不畏夫冬寒是何以故耶又如金生於土而剛於土何以火能銷金而不能銷土火生於木而烈於木胡以水能剋火而不能剋木龜蛙蠶動也而能伏蜂蝶化蛹也而翼以飛人能辟穀而羽身否耶一腐爲螢而精光綽約屋梁蛛隱而絲縷紛々人能從空隙放光明而張網罟否耶總之大塊因氣以賦形格物者窮理以盡性就吾性中本然之知以窮大造化已然之迹將欲過爲穿鑿效宋人之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豈不悖歟邵子曰夫何依々乎地々何附々乎天々地何依附曰自相依附此直三尺童子所能道者如必充類之盡則此老未免將口掛壁故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鄉之人有蠢男其父令熟籌身世之務久而曰吾思得之矣父詰其故其子曰吾終夜思之人鼻喜向下而不向上足喜向前而不向後鼻向上必爲塵污足向後輒爲人所踐而將顛蹶矣嘻格物者不求日用當前之物而奇探巧索於耳目之外也於蠢子乎何殊

人靈於萬物而不能如萬物之飛躍質限之也萬物捷於人而不能比人之虛明性囿之也物不虛明物而能虛明者匪恒物也則除非龍馬鳳鸞也人無飛躍人而能飛躍也必匪恒人也則除非變幻神通仙佛菩薩也天命之性

血肉之質嗜爲之虛明嗜爲之飛躍嗜則爲之不飛不躍
嗜則爲之不虛不明豈龍馬鳳鳥得人之性而仙佛菩薩
返得物之質也歟

雞唱司晨鵲鳴兆喜杜鵑啼血鸚鵡能言其聲其音各有
所當是固予以自然之性不必傳齊而傳楚也若夫鵝鴨
在厠鴟鴞在山棲宿嗜食并無常職而休休逸焉既與人
世無求而人亦無所求於彼空乎靜養天年以俟爾命而
歸乃宅宅杳杳一唱羣咻槑人耳而熱人心者奚爲乎宜
乎仲子見鵝而爲之顰蹙曰烏用是鶂鶂者爲雖然無物

不生不以其無用而不生是天地之好生也無物不化不
以其有用而不化是物之必趨於化也於鵝鴨鴟鴞何有
焉

牛勝耕馬致遠於人也有功犬守賊猫捕耗於人也亦有
功羊無崩也而跪乳可以與人孝魚無聲也而不食人食
全於豕獨何爲乎爭一歲之糠粃當崇朝之鼎鑊毫罔所
裨於人而徒以供口腹則亦可哀矣哉世人競尚便宜雖
一粒半菽不輕取予而顧肯朝朝暮暮以飼爾食爲豕者
豈不能知故耶雖然人之飼之也必曰爾食我粟我畜汝
肉而豬之被殺也口不言而心亦必曰予母貪我肉我將
病子腹

力無大小有德者王之虎以雄猛物而稱百獸尊尚德耶
抑尚威耶易所謂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必內文明而外剛
健允迪厥德故百物來王亦斷斷非山林草澤中垂涎狗
彘之稱毛蟲者也若夫山林草澤垂涎狗彘之物吾謂其
殆不如猫耳虎貪家物而害人家猫噬鼠雀爲人除害特
其威稍不及焉耳雖然物之分量各於所施虎雖稱威催
能奮爪捺牙偷雞弄鴨鵝怕一兩間茅屋人不必論見獅

兒豹毛骨俱悚即令遇山中老豬作色亦且退避三舍是
固反不若猫之捕鼠尚能遊戲多風也然而猫力甚薄覇
且不可而況於王吾蓋欲以天下之物王諸山中之食虎
如食鼠者

或問天下之物有生有化乃復有鬼物與妖現形作祟以
爲化則有精以爲非化則無迹此是何如曰男女者人之
大欲存焉人無欲則一切物不生有欲則鬼魅亦嘗出現
而況於人乎是故狐狼虎馬蛇蟒蜂蜍楊柳芭蕉奇花異
石截角而披毛依草而附木是物也而人矣露簌烟霏魂

遂性掩玉劍宿草宿蓋塵封百季未□之氣一旦露形爲
虗是鬼也而人矣甚至髑髏並坐淼稍私奔禍起折枝與
生吹竹始以情合繼以災隨吟風弄月之歡轉而爲長夜
生悲之感其即於人也何嘗不娥眉綠鬢閉月羞花態度
若大仙非人世所有吾見世間浪子狂且貪妍採媚逐臭
逐心嘉禮野合之時其所遇娥眉綠鬢之子抑又安知某
非毛頭獸面鬼像猴牙飾枯髏而紅粉者哉縱不我食若
令露出本身巳消卻三生石上魂矣雖然世間多此一番
不可云有不可云無二非爲浪子狂且而設亦非造物者

生化本然之數也
顧又謂何必鬼怪枯髏之可畏也天下除聖賢仙佛外
何人而非鬼怪枯髏也哉過去之鬼今日之人鬼怪而
人也則人之今日之人將來之鬼人而鬼怪也則鬼怪
之十載紅顏電光一閃百年白骨塵土一堆所謂朱顏
綠鬢翠鈿娥眉其爲鬼化也更速言念及此能不令花
月有情人冰冷而灰寒也乎向非爲造物化生宗嗣接
續則男女一倫正可不必但謂天地若不生女而只生
男或可以息枯髏而遠鬼魅矣今捌以男女並生而得

多龍陽溺子一類逐臭爭妍以爲可愛而不可畏也則
又何鬼怪枯髏之可畏哉
大塊巧製人容聖賢不諱言色以故兩儀靈秀自中古以
來半鍾女子生爲國色死曰香魂天仙活佛從此中現身
者將不知其幾千萬耳大千子下飛廉過昆崙之墟金母
進而宴之左金屋右瓊樓抵見明星淼雲如畫如戲如滿
月如新秋如水□範琉璃光如來盈二漢二連偶而戲
珠者大千子眼花撩亂意徘徊而不能去也金母笑曰彼
也是汝也汝也是彼也毋相訝也毋相戀也彼有色也安

有目也是亦化機而巳矣
空中無華眼自華之寂中無音耳自鳴之閑中無味口自
味之可知聲色臭味我生巳帶來有種滌去渣滓巳去眼
矣而況復貪求而苦索耶
物妙於化而不妙於留而騷人墨士每爲造物留之㕓花
雪月星日烟霞花柳鳶魚林泉竹石一段鋪張作用取鬼
造物者之工而巧而往二古往今來操觚而染翰者藉以
發揮其胸中蘊藉之奇而不知此乃造化所有非騷人墨
士胸中所有吻風弄月賦雪吟花亦徒費自巳精神謂之

高唫絕唱似多此一番饒舌也然景物千季不改佳句與日俱新愈出愈奇亦殊覺別創一番氣象是造物者舊而騷人者新造物日化而騷人日生也則所云嘲風弄月賦雪吟花亦可少不可無也

發音生於人言語出於天文字剏於人而章句成於天自鴻荒底奠以來女媧補天燧人取火而後歷代聖人制五穀嘗百草垂衣裳作書契與宮室舟楫禮樂政教成之大世界脫然而言語之來未聞始於何代剏於何人此其故眞有莫之爲而爲者矣聲在言之先言從無聲中出言在

字之先字從無言中來字在章句之先章句從無字中起所謂先兩儀[illegible]而非有毫髮纔起之事也如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illegible]曰父子曰夫婦兄弟無名之始名從何拾既名之後義從何定故聲音生於人言語出於天也今之愚夫愚婦之子纔一二歲便知有爹娘稱呼備之巴巴字樣自天性中流出是誰使之然哉是誰使之然哉

天在大虛中有常換也人物在天地中有常形也天地既常則[illegible]變化一有定質九頭之鳥百尋之蛇何一而非常也然大虛中無端而有天地一怪器也天地內無端而有[illegible]怪形也天地既怪則凡種二百二萬有不齊男女老少耳目口鼻衣冠聲色又何一而非怪也爾試思之以爲常耶則覺自身之來也已怪而見於外耶以爲怪耶則又覺千古之運也有常而見於我耶怪而不怪是亦常矣常而不常是亦怪矣總之凡人見常而怪聖人視怪如常但不語怪而已矣但雅言常而已矣

物則五

二氣交感萬物化 醇溢並行各因其所受 獲全焉中和之氣鍾於聖哲剛正之氣負於忠貞嚴肅之氣畀於俠烈秀 之氣鍾於文章元靈之氣翠於仙釋逸民至於操雜糅粃流形品物智愚賢不肖貴賤夭壽種二林二兗溢大境而弗獲其正比二蕩而 所準 其 遂至於盜賊鬼魅而不可止故孟子養氣之論養其塞天地而配道義者也文山正氣之 其氐形 而並鑊與日星河漢同流者也

為聖賢易為義俠難俠士固天地間一旋風烈欲也自有此種而天下之不平者懼矣聶剌韓累而綱目以盜書荊軻渡易水而楊生如傲屣盜自取之吾獨痛夫樊將軍田天夫之無辜也郭解貫高古生磨勤亦振古英雄若以謀人家國投艱遺大當有可觀顧竭畢生精力而僅成人一陰私事 又何為獨博浪沙中一 打得千古人懨快心耳丈夫激烈慷慨之氣受諸有生宜善自韜晦鋒芒不宜用非其地身不可輕許智勇不可小試倘一旦審擇弗精以奧大氣魄施之於報私讐諾小故 俠之 為身於不義而不知也又安憐哉

顧按義俠非特其力甚不可及其涵養亦不可及也但涉於一偏窺之聖賢之中道有所不取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而試問今天下有能如軻政解高其人者幾人乎如其無之則狂狷已不可必況中行乎嗟二聖賢者不得而見之矣得見義俠者斯可矣

斑琰瑤碧琅𤦲夜光蓄積靈區奧窔洞天福地中千萬年一見非取於人之有耳目也天地間無帝王無將相而於寶也無傷蓋其出也晴也數也偶然耳吾知出者什一而

寘晦光斂翅而不見者常什九寶物且然況夫非常間氣鍾於至人者歟且夫古往今來名垂竹帛勲勒鍾鏞曰道德曰功名曰文章氣節上自先天迄於曉古叱咤風雲照耀日月此人不出遺覽世界無色聲采俱冷如是無量無邊皆天之一定顯揚其材而為仁義道德樹藩籬也又有養高千尋肥遯萬里塵視軒冕傲睨天物避聲色若讐仇捐功名如荊棘巢父壺公釣波臥石此人不入覽林泉花鳥寂若死灰如是無量無邊皆天之一定逸其材而為山林川澤養源厚也凡此宇宙百年莊嚴萬象見者顯[illegible]

者亦留聲譬若偽男辟乃面目與其冠裳而宗廟百官之
猶深數伪者殆未可以隱見求也別有一派天人迥存夫
樸體渺於穆藴抱冲和生則保合元神沒則返歸元氣是
大塊退藏於密一發千潛而不欲其毫髮光芒洩露於口
舌筆墨之間斯其人也爲巨靈乎爲無極翁以不見而見
見在日月之光華以全隱而隱二於乾坤之窟宅非猶夫
世之見而世之隱者也殆見而不名隱而無跡者也
閱大地員球自北極至於南極自東極至於西盡天之所
蓋地之所載道里數百萬殊感數千區其匪地匪人足跡

不經名狀所不及者又何止以千百計我中國萬里僅一
小彈丸地耳開闢以來攷至今中天午運已不下五六萬
年而此五六萬年中懷柔聲教禮義之所化干戈之所指
經未被於百之一豈衣冠文物之教格而難行而文身裸
袒之人果無天命之善歟嗚呼我知之矣造化參差天心
倘在異域萬殊而中國則天地之本也殊方絕徼鳥語獸
形極二色二總是欲念好生流形品物之意天正不欲以
此鳥語獸形者辱吾聖人之教亦不必因聖教之精稍監
好生之德也大聖人崛起自唐虞以迄于今天可成地可

平鳥獸可驅亂賊之心可懼亦豈不能開闢域之所未有
而聖人之意正欲以其漸而孚不必自我一人盡大地之
陰陽品彙而速之使雷同無色也然則方外之教胡爲返
被於震旦耶曰此中國之所以爲中國如覆載之無不容
受精粗穢淨罔有或遺聖人視彼之入於此猶蜘蛛之網
於簷隙乃既入中華遂愈誇大其說以爲更有三千大千
云者吾不知世界之外果有大千否也吾又不知彼之教
亦何以能加於世界之外也
感應之理自古誌之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其間施報不

爽毫髮理有固然惟虞舜以大德受命其致也何捷周家
積德累仁自后稷開基以至文王乃新厥命其享效也何
遲或者謂舜一人之德則美報隆於一身周以數百年之
深仁其福祉輒延及數百年其說似矣然而天人相與之
際甚爲微渺有非人之所能知者或我躬積善而百福萃
當前或貽謀而洪庥應奕世又或當躬不應二之後
人一世不效俟之數世數世不效至於數十世小德小受
大德大受至於大受誠非小可天既試爾以艱難又驗汝
屢世之積累然後適逢其時會而畀之若無庸心庶幾宗

廟饗而子孫保矣蓋有德必有報無德亦無報如影響如拜尺不爽銖黍然亦有二德而無報者何哉天固知之人自不知耳是故以假善好名而天良弗類有矜伐自喜覬覦果報而矯勉潤澤之或本心力行將施隆施見福未臻而自怠棄抑或全行已登介福流及一數世鮮有繼者遂墮厥先猷周后稷至于古公季歷何無文王之德以光大之而其後不知居何等尼父大聖萬世木鐸而世澤流衍將與天地而並存焉名實之間較然著矣今之人議論某也善某也誠某也功德而不位不壽不祿遂以其責歸之於天二豈任咎也哉天之所福者自一日至百年一世至數十百世必非今日行好事明日望好報之人也

學者至於聖人盡矣聖人而至於堯舜禹爲猶極也三聖人者人倫之天地也堯不能得之於子禹不能得之於父惟舜實兼父子之變而又弟傲焉非天地之德而能盡善乎舜號泣豈恐聞於人禹幹蠱安欲傳之後世後世見聖人之大孝如斯明德如斯而嘉歎之而效法之至窺之聖人之心學使吾之大孝明德隱而不彰庶幾吾親之過蓋而不露終生憂患正不得吾父吾子皆聖人而吾退居於愚不肖爲可樂也夫以聖人爲天子尊者也後世學聖人之道則親者也聖人尊親無有可諱獨不體聖人之心爲聖人之親者諱乎聖人天地安敢議天地之所從出乎況天尚書所載茅曰文祖又曰載見瞽瞍而不及其他殛鯀羽山徒爲治水無功而并有別議朱均不肖特不肖於堯舜之德而斷非承乾胡亥之比胡倘論者但知尊聖人而不諱聖人之親致使設故生端而有執法殺人之喻亦獨何歟夫舜不以禹之故而用情於鯀堯舜不以瞽瞍之故而依舜禹且惟惟不乘而直以天下讓焉聖人哉聖人哉

吾夫子祖述堯舜無間於禹而未嘗一言及其親若子所謂在持載覆幬中也聖人哉聖人哉

吾夫子之於鯉也但曰學詩學禮吾夫子之於回也則曰行夏時乘殷輅吾夫子之於鯉也但曰鯉也死吾夫子之於回也則曰天喪予於此見聖人之以天下爲一家於此見聖人之與大道爲一體於此見生死夭壽其爲道也一而已矣於此見父子師徒其爲性也一而已矣以天性之失愛爲人數之常以聖脈之失傳爲天道之變聖人哉聖人哉

顏二樂編中以鯉也死爲樂府二首附記於此

鯉也死常數耳才不才各言子回也死天喪予天旣生胡乃爾天生予乃生汝乾坤倘在斯人亡上古一肩挑萬祀堯憂舜二憂焉

其二

鯉也死一家憂回也死萬古愁春明百鍊鋼霹靂散大脤二光向如許反覆照春秋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當時之亂賊吾猶謂爲聖人之徒見春秋一字之誅心而郎猛然省惕然恥身爲亂賊

而知亂賊之不容於天下是猶有懼焉耳嗚呼後世亂臣賊子即當時孔子復出而春秋復作亦不知聖人爲何如人春秋道何如事而況其未必出未必作乎

予與友人論仲尼生平得力欲從論語一二語求之得否曰在吾道一以貫之曰此言道也豈得力處又以爲無可無不可曰此自言行也亦豈得力處然則得力處安在曰在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耳蓋千古之發憤者能如仲尼幾人乎此所謂天也然不發憤者不惟不能如仲尼并不得見仲尼之羮墻此所謂人也至其所謂樂以忘憂者何也曰吾道之不行吾教之不廣周公不夢而周不能爲三家不去而魯不復變以及繫周易刪詩書作春秋正雅頌無非憂耳而聖人之心不見憂也而祇見樂也蔬水曲肱亦樂以忘憂耳學聖人者發憤以求其所爲樂焉則一以貫之而無可無不可也

佛氏傳燈語錄曰三身四智以及三昧三玄五蘊六宗皆如風如影有言語而無意義老氏之書曰龍虎曰坎離以及元關一竅大藥三品皆不外心腎氣血之屬而其實以日前事裝成啞謎語令人不易知豈其意不即欲學者爲

仙爲佛歟如不欲爲仙爲佛則此教成虛設矣若揭示其旨遂果可以成仙佛豈不亦大快事耶然使揭示其旨遂成仙佛則我孔子之六經四書尤其明白簡易而人二得成聖人矣然聖人與門弟子指授心源反覆詳明而性天終不可聞也日用倫常夫婦可與而中庸究不可能也故知二氏幻誕荒渺其說本淺而不得不文之以深吾儒旨趣極深而不得不引之於淺吾儒異端之殊亦大較然昭著乎哉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所學志也學也總此道也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能使
是君是民皆堯舜之君民顏淵謂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
亦若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御康節先生堯舜之談
未嘗離口伊尹之志顏子之學孟氏康節之言一堯舜之
道也堯舜之道無他孝弟而已矣仁義而已矣夫孝始於
事親中於立身孩提之童天命之性即作聖之基迨夫集
義而生位天地育萬物至於爲堯爲舜爲禹稷伊尹爲顏
孟周邵要以克全其分量而止非於本然之外有些毫增
損者也

源按物之始生也渾靈致粹一竅未鑿謂之蒙方其蒙
也全體無妄舉我生所有天德王道之大中和位育之
全俱包在此渾靈致粹一竅未鑿中及其長也知覺開
聰明動不得不因其既動而正以養之顧所學何如耳
夫學以毋失乎其初以克滿其分量而止是故入小學
則引之於灑掃應對愛親敬長循二訪之以締其基入
大學則進之以格致誠正齊治均平而克之以至乎其
亟於是以六經四子涵濡其神明而會衆理之精涉獵
於俯仰古今諸子百家以盡萬類錯出之數方慮性習

相乘以物交物乃揭示求放心之旨爲千古問學第一
關鍵求放心者求所爲未發之中仁義孝弟之舊本何
着落童蒙讀書今日赤子他日大人從今日次第而長
至於十五二十三十以及夫百年以毋失乎今日赤子
之心則堯舜在性中禹稷皆從心出其志卓然其氣沛
然其情與才皆中節而性命之學不遠矣

原古六

人之言曰有一人而聯屬十人者十夫長也以一人而聯屬百人者百夫長也以一人而聯屬數千人者可長三軍也以一人而聯屬什百億萬人者可長天下四裔也允若茲則王莽之稱功頌德四十八萬七千九百余人此四十八萬七千九百者果皆心歸王莽者乎曹操八十三萬下江南彼八十三萬衆果皆心歸曹操者乎然而聯屬其人須聯屬其心使之心悅誠服若七十子之於孔子如子承父如手足捍頭目維繫於中固結莫解力服誠不若德服

也力服者一人之力豈眞足以服千萬蚩蚩五霸之假之非術不可力服者蓋術服也後世之君若漢祖唐宗宋祖之得天下純用此耳而爲之臣者如良信諸葛房杜趙呂之輩處君臣內外之間猶所不免況其他乎夫諸葛以術用兵而無失乎輔漢之正無術不能濟其正子儀以至誠待物而無失乎保身之權非誠不能行其權至如南渡李綱岳飛張陸數大臣命去力微身亡家破又全以正而無術者也春秋之後世運使然毋乃非術而必不能濟厥事焉也歟

甚矣自古得天下者之各奮其一時之英銳而未嘗計及子孫失之者之爲可憐也常人孫子勢窮力極至於覆辱尙不能忍況帝王乎夫有盛必有衰有得必有失有興必有亡雖以周祚八百之長至于八百六十七年之後必未免羸王獻地之辱自開闢以來未聞家天下者至今猶存也漢獻之見廢於曹宋昺之沉沒於海明懷宗之自淨于煤山天日慘昏神人痛憤號哭震地野血成河見者魂飛聞者色變使今其開國祖宗親目見之其一段殺伐英銳之氣有不沮然自喪而心寒骨戰者夫豈人情雖然千百

季後吾之子孫吾不得而覩之但念今日之得天下與彼當日之得也無以異彼子孫今日之失天下與我後日之失也亦無以異目擊他人之亡惻然動念推我數百年後不忍於吾之子孫者加之於彼爲亡主全體貌爲勝國存血食爲吾後來留餘地可也是故爲天子不如爲布衣之安有位者之尊不如有德者之久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四代之封百世之饗有德爲子孫貽謀無德者爲子孫設險也無論他人即以唐明二祖之善創一至身後而二世之兄弟叔姪遂不相保況其他乎吾願創業之君毋使蕭家

猶當存不嗜殺人之心為後人久遠之衅而為之後者宜戢兢惕厲毋怠毋荒毋俾身受不辭以上辜先朝之付託故曰德可恃而位不可恃也

玄武之變德昭之死金川之失兄弟也而仇讐叔姪也而醜詆是何視富貴若斯其重而天倫若是其可殘耶唐明二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庇其長子與長孫秦燕二王抵見天子之尊而不顧孩兒弒主之惡是何怪乎里巷小兒輩之爭產聚訟終身而骨月叛離也但當時之兵不起第不失為藩王而篡弒之謀一成遂以得正大統故後世之人徒知唐宋明三大宗為英主而不復言建成德昭建文之冤是亦可慨也已夫成則王敗則寇作史者之勢然耳正德無道逆瑾竊柄寧藩之兵不書靖難何歟向使建成等不亡安知非三朝繼體之大宗而秦燕之與寧藩同罪又何疑也郭青螺詈蔡一論樹千古綱常赤幟可與權矣然當時周德新命殷罪貫盈尚未可與三君者同日語也

王莽篡哀曹瞞廢獻其為漢賊也昭然千古綱目不以正統予之明大義也若乃否敬之于唐劉智遠之于晉郭威之于漢趙匡胤之于周數子之立心行事其距操莽也幾何而綱目與之統何哉豈兩漢之時得光武昭烈以繼其後而唐晉漢周無中興令主遂以將錯就錯論氣數而不論名節耶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天道往復假手相殘前後五代蓋有之矣讀史者盍平心以觀之可耳

周瑜陸遜之材非遠遜諸葛夏侯張許之勇豈盡亞雲長而人品事業似相頡頏以大義責之遂分霄壤管仲之于子糾可以死也而不死不死傷義也仲由於孔悝未可以死也而竟死死傷勇也嚴將軍之頭烈矣使其事漢室而為他人禽則固當與蘇武齊名千古宋武穆元脫脫其心同也特所事異其將耳三叔流言周公輔孺是同德乎文王之心者也而領會不同大公鷹揚孤竹叩馬是又同以文王為心者也而各成其是商周之際文武之跡判然而各得之伊尹之於太甲霍光之於昌邑興廢之志固同出於公其盡道與不盡道微有議焉者齊桓霸諸侯以尊周為名袁紹推盟主而陰移漢祚二子者不問其心但考其跡而肺肝顯然齊桓雖假尚畏名義晉重耳為周同姓號令諸侯亦知大義之不可掩隧道河陽之間宜春秋之

諦之也揲血之鼠痏難之兵奪門復辟之舉莽自視不知居何等骨月之間朱祖高邁千古矣漢昭烈以中山之後而弗恃孤窮存揚以晉王之子而克殲醜逆其名號同而真假微有辨天下事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一者真而二者僞也

忠臣非殺身不足以成仁文山已就義而元祖詔止之不及恐成文山之仁而爲趙氏之光也靖難諸臣忠於本朝大爲不屈是文皇之所喜而盡誅十族正所以成方練之仁而見我高皇養士之報也夫天祚一人耳留之不足以興宋而殺之適足爲宋光不如勿殺之爲愈也方練亦一人耳留之固不足以興建文而殺之正所以光大祖殆不如殺之矣君子曰是可以見人臣之死事有必然而生之殺之者誠不可以苟焉而已也

留鄴兩侯假辟穀歸山以辭亢龍之悔仁歟智歟留不出則韓之故讐不報鄴不出而唐之舊物不復兩人者秋神下骨既無以絲毫利其身若大虛之勿染纖翳乃克伸人天大義以誅人家國度厥哀乘天下如敝屣而其視信越李郭輩不知居何等兒其他哉世人高談黃白曰坎離曰龍虎從何着落而兩人之不言仙竟若仙态也仁矣哉智矣哉仙矣哉

智廉勇藝禮樂始可以謂之成人千古而後幾何人哉計自嘉隆以來至於今日一百二十餘年求其人竟不一覯以朝廷之貴天下之大百二十年之久豈遂眞無其人無已則有說焉海剛風之清烈公綽也韓都之神明藏武仲也楊大洪之敢言無畏卞莊子也以百二十年計之纔有三個人以三人合之纔做得半個成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灝又謂今日之成人者何必然盡吾目中所見吾耳中所聞吾意中所慕所謂見利思義者自陽明而下無有也所云見危授命者自倪李史黃而下無有也惟久要不忘者一人是吾目中意中人也亦差得今日半個成人

詭判七

北海林生以書干相國李炎公告以經世濟民事閽者索賂托之故辭以明日至明日如之又明日亦如之林生義激於色詈然四揚仰天狂笑曰何物敗家而作是態閽者恚曰汝何物狂且敢無禮渾二府耶生曰汝家我知之我固非汝所能知也吾有生來頁之所戴心之所盟腰腹之所懸佩與坐談而起行者無非三代以上人物而膝下三分足底五寸呼呵叱涕瞞冠踏臉隻頭爛額無頓忘形稱公相者不知凡幾筆尖果堆火埋紙燼金貉劍嫂蓋已多

多而何有於作模作色之白衣老皂隸耶閽者笑曰汝見鬼來曰是鬼是神是仙是佛我頁戴二十五人軒皇六相虞周九官十亂平成輔相之手是吾先生府中五六七八十人蕭曹張霍房杜狄裴以及韓范司馬蹇夏三楊冠裳楚二不可勝紀者皆腳膝知交至于膝之前足之下數十百輩爲奸爲佞爲瞞逆爲驕且傲皆有姓有名有迹受吾膝下捬何衆也若夫李氏一宅捬則鄰下西平踏則林甫義甫奸二反二誰不周旋汝眼不見鬼我眼并不見人閽者入以告炎公出倒屣迎之不顧而去

鄉有射虎者其業不利過放子於道問曰吾射虎爲生孝別師一載月獲一焉別師三載歲獲一焉今窮日之力累歲之功而一毛弗登是矢之非鋭抑法之非靈乎放子曰得非以捆不風花蜂飯蝴吾之類而合而成焉者歟曰然曰安乎歲月之不獲也吾與汝搜求今古窺索隱微得四不祥以猾吏舞文之智爲機以閨閣中溫柔娬媚之氣爲引以强盜殺人之心爲鏃以亂臣賊子欺君誤國之膽爲方疾如電飛如磁蝣朝廷之貫天下之大刑其鋒鍔莫不摧殘而碎裂一武染血再武封嚏而三武斧魄矣是謂之

以毒攻毒以猛入猛天下之毒且猛者莫毒猛於此數種者也虎之兇孝亦何足云

吳越之俗以鬪蟋蟀爲戲始戲也蓋至於相傳也其鬪之至於百戰不挫者輒呼之爲百勝單而主者至獲百金利吾聞之有感焉賈平章黨啖湖山曾試于半閒堂矣嗚呼平章之蟋蟀知鬪於閒閫中而平章不知鬭于疆場何也蟋蟀鬪於閒閫一或不勝爲姬妾羞平章不勝爲國家耻爲曾當中蟋蟀不若耶吳越之人習俗使然今且鬪之自若也

唐大宗作帝範十二賜太子而不以一語及閨門得毋以納曹剌王妃事而遂耻而諱之耶是故一再傳而武亂之又再傳而韋亂之三傳而太平亂之四傳而太眞亂之至于五傳而又艮娣亂之終唐之世而宮帷扺成一妖孽世界無復顧有人倫之萬一貽謀不臧厥于何始嗚呼大宗英銳無雙以自犯之事而不能教其子孫況身不正而能正天下也乎

揚再思巧諛昌宗其言曰非六郎似蓮花也直蓮花似六郎耳梁實卷有妃國色步步生蓮彼造物者當日應將以

娉姿解語之六郎配之天香嬌艷之潘妃美與美相稱矣以貪殘虐厲之實卷偶彼飛扈羽狼之老嫗惡與惡相稱矣不然以武曌幸六郎以潘妃配實卷究卻六郎究卻潘妃也若又以蓮花名六郎與潘妃且究卻蓮花也究卻六郎潘妃可也究卻蓮花不可也蓮花君子花也非小人婢妾花也

鄰城之東舉兒相戲中有役猶者指白首猫詐鄰兒曰此野猫也甚妨爾畜鄰兒曰非也家者耳野物寧不畏人乎一詐一眞互相爭鬬不已鬭於兩家父母乃出而散之嗟乎家猫與野猫類也鄰兒倘未知其詐也彼趙高指鹿爲馬德儒指烏爲鸞極不相類者也而二世與隋煬巳明見其欺矣未知其詐猶至於爭明見其欺而置不問是胡塁巷小兒之不若乎祖先有過報及子孫俗人詈之曰孽障謂孽之所積在是也二世與煬帝秦隋二氏之孽障乎哉

人主深居靜攝竊承上帝無事則躬修元默有難則死社稷以九五之當尊而宗廟之任重也乃至有禍至不清恐辱青衣而行酒異域者矣有比昵匪類身親褻亂而黙辱宮禁者矣又有市肆其宮商賈其服而肆欲於無賴者矣

以天子爲厮役以天子爲賍家以天子爲鹽工肉販此其心豈厭氣襲人必欲側身下隸問烟花里市傳拳酒保辦事娼家每日賺錢十七八文而後快於心歟尤可笑者混名號爲鄉黨自好所羞者曰和事天子與人狎也曰門生天子靠人求教也曰白板天子[illegible]也甚至竊命無門竄身潛穴以上天之子作下地之物曰鴽非天子者此何物也一蛙焉而巳被人收執向人討活縱使不死而至於今豈不遞變而與蚊虫狗蚤之物一類哉

或有問於曹瞞者曰大司馬莽爲何如人操必曰此篡臣

也又有問於韓侂胄者曰秦大師爲何如人胄必曰此權相也夫爲操爲侂胄者其設心處地何嘗不自知此身爲莽檜后塵耶又何難湯武其莽而伊周此檜哉然當日者帝可廢后可弑大將忠臣可殺大儒君子可逐而必不敢湯武莽而伊周檜者何也是羞惡之心非是非之心也惟此時良心梏梏身既爲之人亦知之已付之無可如何使其惡跡未彰之時克其不敢湯武莽而伊周檜之心不終於爲操爲侂胄矣大奸巨膽敢於欺天敢於欺君而不敢欺天下萬世如此

南嶽直石老人爲予言剪山有蟲名曰綴二長十有餘尺掘地行數千里所食者元惡巨奸之髓無雌雄生類食一人糞一小蟲其小者復作如是食大約新莽曹瞞之肉秦檜吸侂胄之尸糞而出之遞相幾也問何所攻實曰吾友李卓老身歷其地目擊其物是附之於此老者雖然吾獨恨林甫蘇椎固忠斷首王敦死於兵魏璫戮於道徒飽狗彘魚鼈之腹而不使入綴二之腸也豈天將謂大憝元惡專食人肉而不留有餘不盡者乎吾不知佛氏爲劫輪迴中此等奸雄又從何處覓尸首矣

一友人問灝剪山何地灝不能答又問直石何姓名灝亦不答問李卓老何人灝曰此蓋實有其人殆憤世疾嫉俗者也雖然此皆寓言耳吾大父言之爲放道人之言大父聞之於岳石則爲直石老人之言直石聞之於李卓老遂爲李卓老之言而吾與汝問之答之遂爲吾汝之言卓吾奇蠢日觀時艱其言出之似無疑已況亂臣賊子人二得而誅之物二且得而食之綴無是事而不可謂無是理也○余伯祖光楚公纂山經成韻語內有巴蛇吞相一詩二曰巨哉蛇兮吞巨物千年不死收

干壽食盡莽操賈魏尸至今糞出肋笆骨客有問肋笆骨今在何處公曰此一時難措語耳必欲語之則巴蛇之糞之蛆一變而爲今之貪賤污穢所以臭惡難堪也是曰肋笆骨

屠先生作曇花中有凶鬼自嘆一詞可以喚醒世人其言曰我盧杞作秀才時曾罵過李林甫來只恐後世罵我的固多做我的不少嗟乎此直爲奸臣解嘲耳蓋奸臣人二可罵獨不許盧杞罵林甫也奸臣人二不可做盧杞亦不想做出林甫來也悄利令志昏罵之時自知其不做二之

將不擔其鬥罵耳普天下秀才開口罵人時須穩藏氣骨站定脚跟不然則謹愼言語勿令前頭盧杞笑後頭盧杞罵也可

奸有奸形媚有媚態史冊形容亦殆盡矣齊曰趙鬼唐曰李猫朝隱以身代畈鄭注爲蝮鼠趙師睪爲犬吠雞鳴楊再思陳彭年爲狐號別兩足九尾若諸等類使其聚首與俱則地獄現鬼面狙几出牛頭蠖屈鼠伏犬吠雞鳴猫柔狐媚一段逐塵與俗之態啓如轉輪盤人畜雜遝之中藏角披毛龍臭狂鬥几几面形同二向人間逞孽猜者向

以我作閻羅王當令他日夜叉執斧揚錐驅逐此班孽畜於大荒長夜之鄉不使中國人染其厲氣乃稍快於心也

楊元爽客似道幕中每作語給人曰我著有法言一書不可輕泄一日賈闖之索甚厲閉卷閱焉即係子雲舊文賈問曰子恢矣乎曰非恢也僕子雲之再世也曰何以知之曰因平章知之平章加九錫握威權方受宋禪是明二大將軍莽之後身也平章既莽之後身僕非子雲之再世而何似道退而鄙之

王臼調好誇先世以驚人聽一日謂項邦義曰項羽我先相國荊公以明經術學之功復從祀孔子廟庭項知其誕有應之久而曰昨中宵有所聞否曰未也曰想熟睡耳三更時鈞天大奏玉皇已禪位於先祖覇王矣王曰何言之幻也項曰非幻耳覇王之可以稱位猶之荊公之可以配享

唐蘇味道爲相模稜兩端衆謂之模稜後宋王珪爲相一日有三旨人謂三旨相李西涯入閣數十年無所可否人譏其伴食此三人者異時同轍幸而與蘇范同朝則日惟公處分而已不幸而與杞檜同朝則亦日惟公處分而已

謝劉之去逆瑾之專而西涯公然在位豈不亦靦顏也哉

吾鄉有一老人齒甚高時兩家因爭訟俱投牒彼饋一雞則曰好好此饋一豚則曰得得迨臨事贊成他人判其曲直又曰難難時稱爲三旨公公若使以中宗爲天子蘇模稜王三旨李判食爲宰相趙模爲樞密鄭均爲尚書又使吾鄉老人爲下執事其一段延頭縮頸點額捉唇朝宁開彼此相對當必有可觀者

李斯趙高曹節王甫董卓林甫三思盧杞元載以及京貫補成秦檜史賈王劉魏崔諸元兇兇幽於阿鼻無間守闇

羅下令曰仲尼有言不教而役謂之虐嘗教之而後刑之慮無以爲師於是奉書天竺尊釋迦文佛爲國于大鄣逹磨爲監正率諸奸徒而訓之欲變其生世之孽脅兕風欺天而殺人者爾時世尊乘大白牛車稍開放白毫相光悉照幽府俄塵因上先期阿難登七寶壇大布施食願示勞之來之ニ意然後宜說無上秘密涅槃妙義聽其自知懺悔乃已卽是三日佛名南問之曰汝輩尚欲坑儒而焚書乎尚欲指鹿而爲馬乎尚欲移燕蘄斬扶君而弑后乎尚欲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風霜而專制朝命乎尚引笑刀藏

腹劍而危李氏之社稷乎尚欲陷雪窖之魂作風波之孽歸湖山而亡軍國乎尚能挾親征天狗馬殺盡東林方濟虎債乎平日兇頑今知懺悔否諸奸埒首而大呼曰事已既往何法懺悔今欲懺悔亦卽懺悔懺悔之後當復何如佛故紿之曰能悔已往卽新將來吾能復汝生胥使贊冥府作護法王諸奸竊哂而應之諾交首側耳私相謂曰我等能假幽府一命搖納幽明上下羅神與夫地獄牛頭爛額吞人食物曰孽怪者與爲心腹布之陰陽以盡滅此僞仁僞義稱忠稱信以暨一等持齋傾戒誦經拜懺自讚揚

爲佛弟子者佛知其說辭不可教閻羅怒令降魔夜叉一員大喝登壇振鞭一聲奸魂攝伏遂令先剖腹視其心肉刑滋蔓復可確指彼乃各ニ前首嚴果願剖惡臟自求皈依捨向格心於今爲始嗚呼豈釋迦之慈反不及於夜叉乎蓋人之純善也皈佛教可也不必皈佛教亦可也人之大惡也閻羅教之未必佛教之亦未必也而人之善惡混也則半佛半閻羅而閻羅之功居多也當吾之世願我佛如來普歸西土悉息金沙毋以臧惡玷清淨讓亟發眦目張牙爪烈魔王千十百輩仕吾邊曰惡須惡磨待百年後魔

盡長生賴佛慈悲未爲晚也

冬日晨起碧天無雲振林四赤茅屋霜白萬木參差滌陽子端坐衡門童子焚香掃地陰風慘烈殺氣四塍若俾遊遊丘陵蘆紛柴植介肖於前雪亦霜戈排鏑左右號令孔肅鴉鷺不驚而陽子則金聽鐵面鎮靜於中固儼然大將軍升帳大閱時也於是稱童子爲都虞候傾家中疾鷹壯犬大獵於鴻濛長夜之鄉不瞬息而狡兔兇狼鼯鼪狐狸悉爲吾禽已而鳴金收軍稍歛肅殺之氣以靜養微陽而以所獲之狠兕鴞鵂害吾民而侵吾

豢役者暴其罪於社殺其皮刻其肝以佐吾之昼脯且
以勞將士吾於是時乾之鼻陷之執法董狐之筆誅閻
羅王之拘魂捉影更覺爽利多矣公事既畢口占以詩
詩曰　至日閉林關人靜氣蕭殺躬被豹子裘如拄黃
金甲風號山骨鳴萬弩齊聲發申令田中禽無然今沓
沓

叅異八

聞之二氏之說有圓陀二光灼二赤灑二之物問其物何
物曰大極也夫大極豈圓而且光者哉蓋吾儒以性命爲
實學而彼則淪於虛吾以大極爲無形而彼以爲有象不
惟有象而且有光鄉村之窮將入寶藏之家預誇於人曰
昨無意中獲肉鼎一圓其色如珠其光如鏡重千鈞而實
無價矣斯鼎也殆所謂陀二灼二者歟夫世間有象之物
求之日月星辰而外誰爲圓且光者必若求之卽元宵七
夕烟花市肆中十七八兒郎彼來此往相鬪之黃赤流星

燈也二氏之大極其指此也歟吾儒又贊美其詞曰一物
各具一大極其殆流星燈之謂矣
釋迦牟尼文佛特無量無邊恒河沙數中之一耳而胡以
獨稱世尊自尊之歟抑大衆尊之歟彼稱佛者有過去現
在未來皆以千萬計既言過去則過去之過去不知其幾
千萬也言未來則未來之未來又不知其幾千萬也然觀
佛有三身其一曰千百億化身所云過去未來現在是豈
皆一人所化歟則其尊也謂大衆尊之也可謂自尊之也
亦可

淡蒸遊無隱峯見虞春禪師〻〻以冷悄話頭詛之淡蒸曰某不知參禪師曰不知參禪也知說話否曰善哉師天下參禪人不過是會說話人某不知說話故不知禪嗚呼即此一語已參透西來大意彼凡宗門中從口頭筆頭蒸天如來者其假之假者哉語曰即心即佛又曰非心非佛又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釋迦以最上一乘遞付法嗣傳之東土必實有一歸宿處而今養薺究中多記得幾個扭捏公案塡些之乎也者字眼以賁飾其詞而欺人於口給令人之聾者瞶者聞之駭然曰此善知識也寧不謬歟

天高地厚古往今來六合之外聖人既存而不論矣至於精微廣大之理繫之於微茫毫忽之人心若絲若髮使天根永植於終古賴聖人神化無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是故天命之原至誠之道如日月行中天而夫婦之愚不肖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況恍惚無憑虛靈罔象欲今醉生夢死之人拈一話頭肓猜瞎估而暗中摸擬得乎雖佛祖當日自圓正覺固有得於暗中摸擬者與今欲使學佛者人〻皆佛祖可乎譬之癖路之人本不知山陬險道黑夜引人入林莽中信口呼曰隔溪有路於是從而行之

一唱百和跛者曰溪在前也瞽者亦曰溪在前也曾不數步間舉跌足而入叢荊虎穴矣彼如來其謂之何

無我無物無言無心無聲無臭無可無不可無克伐怨欲無意必固我是之謂大虛而佛氏則云空彼之空吾不知其何以空也西方既云淨土又云七寶莊嚴珠光玉潤潦徧其間以稱極樂倘所云空不離色耶其俗以如來爲彼岸以衆生爲此岸清空一點容與無渣咫尺之間或彼或此如來謂之耶抑衆生謂如來耶且其刻木雕泥曰象教傳衣付鉢曰燈傳則是精華氣魄又甚式於丹青土木之中〻而仍以言語尸位嚇人矣華嚴法華諸經卷帖繁雜謫觀宗旨亦欲教人爲善變仁義忠信之說爲五蘊六宗七財八正奇談啜儒者之唾餘以文其師說而與西來無一字之旨不覺自相矛盾也

延州有美婦人諸惡少悉與之狎歿之後有胡僧禮其墓曰此鎖骨菩薩乃徇欲喜捨之大慈大悲也嗟〻此胡僧者胚惟惑世之深其垢佛亦已甚矣大士本身是男化形爲女豈天台劉阮巫峽襄王之所得遇者悉如來化身而淇上桑中鄭衛淫奔之習固皆大慈悲所爲而不必怪者

歟果佛而非是也是可爲也孰不可爲也事佛而如是言
也是可言也孰不可言也
陳文莊誦金剛經有人入冥府見築室曰金剛經之報也
石匣童子誦法華經沒而蓮花自舌出秀發一枝曰法華
經之報也今世之持齋佞佛誦金剛與法華者比比矣將
冥宮九地不勝經營彩茶之勞而世間荒郊累二妻風東
雨之古塚中盡可作青蓮池洛觀也可笑孰甚
人之言曰聖人亦佛也佛亦聖人也且姑勿論其是與否
也縱使佛而果聖人也則抵成其爲西域之聖人而已縱

使聖人而甘以佛名也是亦中國之佛矣佛也者梵語也
彼自以爲聖人云爾無何世之人不尊聖而信佛其惑也
滋甚不信中國之佛而信外國之佛其惑也不滋甚歟嗚
呼我孔子與仁興讓之教未及乎文身祼袒之鄉而彼之
無君無父之行反揚揚於光天化日之下斯悖戾何如哉
或者謂佛興千載勢不可滅縱有德有力而能滅之亦似
乎不必滅之但使外域之教歸之外域而已矣蓋世之若
僧若尼皆我中華赤子也作寺作觀者我中華之土地也
以中國之人食中國之食衣中國之衣而敗形易體持鉢

沿門滅血食而斬后嗣隱然以我佛爲其君父氣候所至
爲合所招必起千萬世後之大不祥而有世道之責者遽
焉不悟何也昌黎原道洌先王之道以道之歐陽本論曰
禮義以勝之其說甚正而未免迂遠而務爲姦計者將
寧如乎明示之以大義令其人喻而戶曉吾申之以確法
不釋三令而五申其現前之僧尼稍寬其自便其在家之
亦十陋不許復入空門都邑長吏有能轉一人還正者若
何賞若有民間一人爲僧者若何罰在下則重之以保結
在官則律之以考成行之既久戶口增益財費節省寺觀

廢塌還爲民舍行見數十年後止知有中國之聖人而不
見有西域之佛再數十年止知尊聖人爲佛而不識佛爲
聖人於治道未必無可觀者
或謂此說一行普天下梵宇庵堂黃頭雁髮之沙門有
不大半人合掌稱快者乎普天下之女尼一抹緇顏三
生薄命眷光自惜有怨嫠佛一聞此言有不齊心合口
共發歡喜心者乎於是空門自空俗人歸俗王法無情
蓋歸乎來且私心各自忖曰我佛之慈悲方便寧有是
哉嗟乎此種雖名人類僕役阿鼻久不得轉而爲人類

吾道有靈明加捧喝立換皮毛一轉移間可不問而知其爲踊躍從事者也有不踊躍者吾請身爲禿子代之

大父張臺公問余言曰汝看目犍連傳奇否曰看曰此是何如曰此亦釋氏之孝也大父曰不然目連自處於孝而令其生身之母骨血暴露形狀披離受極刑極辱於長夜之所稽其科山不過爲一犯戒耳夫子持素而母食葷非甚大惡者北卒令其生也爲毒死也爲苦甚且出怪變形爲鬼爲蜮至於妍醜畢現乃自顯其孝子之用心是自爲之歟抑傳奇者之過歟觀世音證果而多告夫妙莊之有挽目連救母而又暴其母氏之不仁空門稱孝大抵云云與吾儒爲親者諱焉異矣

唐傅奕不信佛蕭瑀力爭之稱非聖者無法其尊佛也至矣瑀以梁武之后沈湎家傳而其祖之死之地之狀似若贊之然未之聞不知何解昌黎原道力排異學爲吾道山斗厥侄湘于好神仙遺與其學相左抑何故歟吾儒之教叔不能得之於侄異端之教上祖可以得之於曾玄因果之說人固如是乎宜夫世俗之人不以臺城之餓死爲可恨而返覺潮陽之貶謫爲快心耳

羅念菴先生曰佛氏棄人倫遺物理不待聖人而後知之迺至其縱横善變不可窮詰則在毫釐千里之間有非聖人不能辨者嗚呼此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今夫學術之楷莫精于端本清源學術之大尤莫大于人倫物則聖人之學無過踐形而盡性明物而察倫除此而外又安有所謂學者惟是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尚未至於著也未至於著則辨在幾微已至於著則較然千里彼既已毀形亵棄人倫遺物理則是已差千里又何問其不可究詰之毫釐乎此事三尺童子能指摘其是非如必待聖人而後辨之則仍終無辨之一日矣語云不捉露壓之賊而必捕之於黑夜偷摸之處不亦迂乎念菴先生豈明足以秋毫之末而不必見輿薪也哉

約言九

人有五官天有五行五行一大極而五官共一心也五官由於心而耳何以不能視目何以不能聽鼻何不言口何不臭胼胝於母腹誰爲之安排若此而絲髮不相假借耶是故愚夫愚婦所生之子而耳聽而目視鼻臭而口言者自若也六十耳順聲入心通未有不由耳而聽之以心者雖謂聰明之子五官並用而能視以耳聽以目耶其亦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臭於無臭得矣

赤子之心知有父母而不知有他人止知有父母亦并不知有己身也及其稍長時而知有己之身矣及其爲人父母時則知有己之子矣吾而愛吾之父母也亦如父母之愛吾也則吾子之愛吾也一如吾之愛父母也其母以易者事親而難者責子故事親也貴誠待子也自恕而自待也必嚴

袁公安云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即其情之所發而見性之善矣然今人見黃金而生利心見美色而生欲心此亦謂之性善可乎余答轉語云乍見黃金無是非之心乍見美色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近世有倡爲不宜生女之說者謂夫一世爲親二世爲娘三四世後漠不相關竭半生之心勞已不能終吾生之奉養親也娘也存其名耳不惟無光於宗祀亦且無補於約樂養女徒勞亦良是矣然而一人不生女人人不生女無論後嗣繼續即思吾身何自而來欲先滅其造端可乎語云盜不入五女之家謂是大公言之信斯言也則倚爲弭盜之方也可

天道有陽必有陰人道有男必有女男女者人道之始也世道日沉人心日薄無論他事之忍心害理乃至溺已生之女自生之而自殺之猶貲貲然稱爲快事又且家家如是習染成風得毋有若或使之者歟夫莫厲於虎虎不食兒莫細於雞雞且抱卵至於人道之親莫親於父母之於子女而人事之惡莫惡於置生人於死地以至親愛之人行至慘惡之事乃令造物無權王法無救向非有若或使之胡爲乎恬然溺之絕無勉強之態既溺之後全無追悔之萌歟孟子之道性善叅指乍見孺子入井者也荀卿之言性惡殆指今之溺女者也然則時至今日荀之說既行而孟之說可廢耶余且爲轉

一語云試問溺女果有父母親自下手者歟如其有之則其心甚硬其手甚險其毛骨甚悚然而語人曰絕無勉強必其甚勉強者也性其有真惡者哉

智者格物因乎目前之兆而料乎未然之禍如天有施必有承未有作雷而不雨者地有種必有生未有種豆而生麻者人有感必有應未有作善報殃作不善而返祥者

人不畏天而畏鬼欺蔑青倉暗驚邪魅天可見而鬼不可見而祇於不可見者其不可解者一人不保生而保死服前非爲害理沒後作無追魂生可知死不可知而疑於不可知者其不可解者二人不思犯於王法而防骨血之傷殘返謂落於冥司而畏靈魂之痛楚魂痛尚不可曉肉痛必不可禁而惴惴於不可曉者其不可解者三

天道好善而惡惡然惡者與之言天道則笑與之言地獄則恐惡者非不自知惡不可爲而每自爲之說曰天之報施善與惡所差不多耳審若茲則善惡果無分別乎余獨善夫釋氏之爲地獄一說爲惡者設而善不與焉謂夫眼前不報終日報之骨血不報歿首報之自身不報子孫報之人間不報地獄報之則是汝大衆一時富貴花酒狠毒快心他日未歸土時身首異地已歸土時骼骸殘剖又其甚者某氏之子某氏之孫如此云云似有如無死之骸骨披離遺孤鬼魅而其魂魄又在阿鼻拔舌血淋鋸碓中淩虐種種萬狀丁形如此受用又豈其甘心焉然今惡者倘強辯言曰彼安知其有此也佛者笑曰彼安知其不有此也抵看狠毒快心見利纏涎開茲額泚蓋地獄之功居多焉

嗇鄙於儉懦近於溫足恭之禮苛察之智皆似也而皆非也東陵之市有土公者日食一豆賓至則三之一日以豆羹餉客二日豆似未熟土公顧左右曰豆尚生乎凡有生機者皆可蓺以需其發慎留之凡若此類是嗇也非儉也天下守錢尊儉德之鄉愿也猶賢循謹與中之小人也

茅茨與冊刻無加舒也布帛與文繡無加煖也菜根與珍錯無加飽也若此爲儉若彼爲奢猶是飽煖安居而必欲惡此而居彼耳目奔逞之慾而不居儉約之美不亦惑哉

宋大祖謂世蔭子弟但能彈琵琶柔絲竹白樂天詩平封還酒債堆金邀蛾眉聲色狗馬外其餘一無知僧貫休公子行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今觀梨蘭家狀

一切公子須皆歪肩提鼻糊言諂笑如出一模厥狀出而豎兒丐子亦恥效之而莫不羣然笑之將士大夫一一爲顯官而爲之十者豈人人悲不肯哉若是則官不可爲矣而不知官可爲而子不可不教也官可爲而德不可不積也今貴介之子有不知琵琶者乎有不放鷹逐狗者乎有能道五帝三王之全體大用者乎有之則亦什一而已所謂醜態堪羞盡狀其九而一者不與焉又江湖一等狂自稱清客爐衣剃面以諂於愚者曰我某官子也某官弟也某官姻戚也是又不恥豎兒丐子之所恥而爲梨園中九公

子之唾而駡焉者耳可惜傳奇腳本未曾狀出此種人

有痴公子者父爲顯官子舉進士其父責之曰汝子之不若何面目耶痴者答曰你兒不及我兒他父不及我父此說鄉里傳爲譚柄若有從旁詰之者曰兒不成兒父不成父此何物也痴公子必不能對

諺有之宰相難當爲人怨又曰官不要錢鬼也怕語雖鄙俗其實有致蓋爲官者但不使人怨但能使鬼怕而可矣人怨則人之爲鬼亦怨之是人鬼皆怨也至於怨則不怕也鬼怕則人未有險於鬼者是人鬼俱怕也至於怕則無怨也嗟乎人而怨豈止於怨而已鬼而不怕豈終於不怕而已言至此亦甚可寒心矣哉

梁何遠言無虛妄每稱人曰若得我妄語者則謝之以縑嗚呼即此語已爲大妄矣儒者去妄存心之學愼言語袪嬉游徵飛必檢又不可盛持盈滿此心梟然將爲警惕其告於人必曰若有妄處希指摘我是去妄者學也有妄亦其常也若乃栩栩然自矜所長以鳴尙於人而又爲戲謔之談非妄而何

衛叔寶談老莊王平子聞之絕倒蓋老莊多寓言出入世間似眞似幻恍二者鮮不謂其妄也夫亦一人談而平子一人絕倒猶覺冷淡假令今世有談老莊者出雖千百人必絕倒在地矣何也今世之人并老莊不解也但俯首打磕睡耳

歐陽公喜談政事而不言文章蔡君謨喜論文章而不言政事此擬議二公者未免存一莫可何之意見於中其所不足故喜談之而不知文章政事體用相需未有二諸內而不形諸外者豈若是謂二公之不掩所長勿代善之道則得矣其於跡則未化也

天下同名其姓者多矣余不解其所以彼同府而同者謂兩衙於不知如聖門之曾與殺人之參漢右將軍莽及大司馬纂位王莽泰東陵種瓜邵平與御廣陵之邵平是已有異時而同者以名字相模擬如齊見昭王之公孫弘與漢平津侯弘漢元安昌侯張禹與安鄉侯禹唐呂黎鶴部郎中薛翩與江淮刺史翩是已然而異世同名有無意而偶然者如漢賈逵以長頭知名魏賈逵以嚴法李衆宋賈逵以武人念親又如晉之李密以祖母辭爵魏之李密以母老習醫隋之李密乘牛讀漢書迹相彷也他若晉著作

郎張載當代文宗宋橫渠張載關中道範漢關西震爲經學之師宋代州震爲武勇之冠行相頡頏也若唐庾子之貪虐宋宰相之奸邪同爲蔡京無足怪已有躡其美而行絕不類者三育之相與貞觀之相其爲珪一也門戶之李與文章之李其爲益一也至若有誘金失禮之秋胡而胡爲杜陵之不諧有聖門救止之張儉而何以師約之相襲漢司馬長卿慕藺相如而改名似乎弗相及也宋李綱之效張綱又過之矣嗟乎善類之相躡宜也匪類之相躡亦宜也襲美名而貿不相稱恬不知羞何面目數十年乎益

其不善藏拙復辱先賢此人定墮無間地獄

喻言十

鐵額公子居小獅子窩有雉翔而集審視之雉之翼有蟣焉其細不可辨又審視之蟣有髮厥鬚如戟厥臭如梁一尙千目一目千瞳其瞳之狀皆把矛作勢仰之如丈六金身從琉璃光中現貪兒庵王像者鐵額異之而神往則見蟣有額其額如峯峯有洞洞有田有室有橋梁有古木脩篁鐵額公子入焉兩輪迭耀烟火迷離殿閣崔嵬綠竹𦶜葽一切風雨晦明飲食男女無異人間世計其地之延袤不下千餘里是洞之中復有窩窩復有雉雉有蟣蟣臭如之蟣額有峯峯復有洞鐵額公子又入焉狀亦如之其中之田宅倍多山水雲烟倍廣其路則習行之路其風景則習見之風景徐而步之則小獅窩故居也

天山之陽帝江居之流波之滸有夔在焉一日遇於道夔問於江曰子多足而無面目吾不知何以見聞也江曰吾自混沌以往耳聽無聲無臭者八百萬年矣開闢而後從上古迄中天升降聚散又目擊幾十萬變吾恐有耳有目者未若吾見之之多也夔曰六足何爲曰用吾之所無亦不棄天下之所有故多多益善云江又問於夔曰子有首有身而缺足其何以行之哉夔曰子見子之混沌而不見吾之聲光乎吾自東海以至於西海自南海以及於北海所至之處風雷轟烈瞬息千里笑天下足蹊之多恐未若吾孤行之大也嗟乎此二物者何如乎以江之多足多翼而靈蠢在于不視不聞以夔之首骨軒昂倍大力量而跳躑不過一武半武妙用智於無形而解愚於有象是物之無目足者且然而况於有目有足而尙爲人者乎

鄰有堪輿年老其子請於工爲之圖眞圖之中寫精宅一區傍以山水樹木堪輿視之見遠黛淸幽甚喜謂此天乙貴人大加奬賞歷幅而下大恚曰畫者欺予胡爲白虎出燥火而以朦朧大樹閉天關耶樹可伐嘴不可斷其子爲易之乃已又一畫工之父死請地者卜兆畫者曰此非斧劈此非披麻此又不肯折帶解索我自從師捉筆時即不屑爲此而以塟吾父何說歟嗟乎堪輿認山宜星峯整肅畫工布局貴在巒頭幻亂則是畫之見止於畫欲於幽穴裏傳神堪輿之見止於堪輿而欲向紙圖中消納二者得趣於山水不同而其實則愚而已矣

孔子遇陽貨於道貨問於孔子曰舜何如人也子曰古之

天惡人也曰惡乎惡曰舜號泣於旻天慈父母也以天下
傳之人棄其子也胃丹愁然非惡而何貨又問曰跖何如
人也子曰今之大賢人也曰惡乎賢毋富以濟貧義也殺
人以示威勇也義勇兼資非賢而何陽虎退子路問曰夫
子何爲出此言耶子曰由烏知此哉舜跖之衡在彼㫁有
成見於中如必欲爭之也是反所見而獨其威必至於大
無禮矣今以千載而上之聖人安能藥久無人心之陽虎
哉然舜聖也跖盗也貨豈不聞吾善跖而惡舜貨必知其
爲巳癸也清夜夢魂得毋思乎

盗子遭陳仲子於道語之曰吾聞於陵之叔不勝夫圍邑
之榮井上之蠐豈美於生鵝之炙鼎鍾麻騶文繡珠珍吾
分定事耳子之於名也得矣我將言其不利也仲子曰惡
是何言也哀晃之華黼以適體珍錯之味苐以適口堂輪
奐宇蛾眉不過榮身而悅目吾繡被身如棘刺旨入舌如
螢攻坐高堂若置塗炭雖有千乘之國亦將讓人奚利之
足言歟盗子曰然則子何以爲生曰寧爲蚯蚓毋爲[illegible]
吾無以爲生速死可也陳仲子又問於盗子曰掠天下之
富以濟一巳之貪義乎肆匹夫之毅以戕天下之生仁乎
夷齊之潔比干之忠號稱先哲子之於利也得矣吾不知
其何名也盗子曰有是哉子之迂也覆載之大萬物之衆
决非無故而有我也夫既生我於中舉天之下地之上寶
珠粟帛之物朱提之產金屋之圻無非爲我設焉者意所
嗜欲取之意所不在則置勿問焉天下事吾攝其實焉耳
矣奚名之足顧歟仲子曰然則子將何以爲死曰寧爲狐
貍不爲豚豝吾無以爲死長生可也君子曰人情孰不貪
利而好名貪生而惡死然名利之見一重而生死之分遂
不能自持至於欲覬覦長生而返得速死皆不覺悦然自
失矣貪殘之心矯飾之態其爲獲罪於天一也

來山冦長入嘴聚南洋作亂走撤郡邑以誅權貪靖君側
爲名而志在子女財帛山有隱德曰千索君頗爲賜奚術
小憇林麓中入嘴利其貲掠而致之千索君曰惟君所欲
耳入嘴曰欲得山中之藏索君卬天大笑曰安有山中千
索老叟而富於長入嘴將軍者乎君之利在四海也老叟
何有焉冦顧左右曰縛之
越翌日冦殂千索君甚窘張肉刑死具以恐之詰曰子之
金果重於命耶索君又大笑曰金世之物命天之物也均

非我所得主也若世之物可以易天之物秦皇漢武豈不
至今存乎
八嘴曰吾之德能效大法地吾之力能翻天掀地而子果
不吾畏而仍吾欺耶曰吾天地中一塵而已矣君能效天
法地將我在吞併中君若能翻天掀地則我在傾覆中吾
自以爲吾亡而天地長存也今天地既已翻掀又何有於
我而又何欺焉而又何畏焉
又嘗曰置大鑊於庭沸油以待指而示千索君曰此汨羅
波也索君色不爲動作而起曰是無難也待吾一語畢仰

下舉辛推之遠於鑊側促之曰何語曰我死鑊中定矣君
異日倘致君側權奸及郡邑貪墨舞文者將何以待之請
下入嘴不能答笑而置之
千索君不可屈入嘴莫可譏何名而問之曰子不畏鼎沸
何所恃歟曰吁何畏哉造物者一鼎沸焉耳已在造物中
者一泡焉耳已大此則泡徐小鼎則泡疾吾甚愛其疾於
泡也君果能翻天掀地廣幾其可免乎入嘴聞言而拍案
曰有是哉
還讀施耐菴水滸傳而嘆强盜之不可傚而可傚也以

其名忠義也且實朝廷之官之可傚而不可傚也謂强
盜忠義而官吏必不忠義也作書者借古事爲萌蘖發
胸中之傀儡爲强盜標榜而不知且爲强盜生色矣今
夫假仁假義掊賢下士之局自齊桓晉文始而非自宋
江始也則宋江可不傳也殺人放火戰爭攻刼之事自
春秋戰國始而非自天罡地煞始也則天罡地煞可不
傳也大書特書誅心誅意自春秋始而非自水滸傳始
也則施耐菴之水滸可不作也至於據事直書有案有
斷左丘明受經於聖人自左傳始而非自五才子之水

滸傳始也則金聖嘆之批五才子可不批也盈篇累牘
獨表及時雨之權詐至於魯達則曰爽快於武松則曰
天人於鐵牛則曰樸誠一部三十六與七十二人中之
殺人如麻者盡皆曰此天真爛熳耳則春秋治党之法
又安在哉是故水滸傳非淵盜乃長盜文之金瓶梅非
止淫乃誨淫文之西遊記非息怪乃長怪邪說跛行淫
詞三書有之故吾四焚之意首及三者無疑矣及讀吾
祖放言至長入嘴類則始知近日之强盜如彼云云而
昔日水滸傳之强盜眞有好處不可沒者昔日强盜散

財而近日强盜貪財昔日强盜下士而近日强盜殺士
昔日强盜猶能假仁義近日仁義乃爲眞强盜則如施
耐菴之傳水滸多其善而少其惡强盜而有善者又何
不可風世乎哉然耐菴托筆下之春秋而誅宋江更不
若千索君監[?]頭之棒喝以判八髯千索君爲誰盜一
部春秋爛熟於胸中者也

光泥十一　伏養

光泥子始居鹿頭都務谷抱眞而潛虛冷英而啜玉年可四五十許若處子行如超鴻然廿寧淡靜凡器粗衣糲食淡如也而其葆光淑德圓神方智湛然凝然於鷄鳴昧旦時先觀喜怒哀樂之中大把虞庭授受惟精惟一無過無不及之中旣而道心堅熟神明存眞動而不泥虛而無碍妙二氣之橐籥存一神之玄牝和混天倪而注天府飲食居止一純至誠之悠久而渾濡天然不着毫髮天人物我渾在環中至一切心有所向意到而境隨之無非大虛合

漠之妙且嘗曰老鈞吾師也混沌吾友也忽舉手焚香凝念而至覺長空渾旋中光華高朗一輪赤毳亘夜周天不可暫注目少頃又素月流金青蟬蕩碧靈犀煥爛長天一色曰是吾師吾友現身鴻荒爲我說秘胎諸也秘胎者盜將來貞下起元未生天地之胎本也一日聞異香從西北來光泥子若有所觸頂之大空有人作語曰元龍健翮倘未可以遊戲根窟乎乃向空作禮相視而笑

逃觴

光泥子一笑晴空蕩碧毫毛爪甲百靈俱騰達長虛啼森

是引黃姑之轡駕白烟之輦萬龍捧滃百鶴卻輗與蔵飛
丹延維除道東登亥南井淵北觀姑西赤水遶天一匝過
日宮老嫗前觴焉老嫗問曰子東來者周之民其未艾歟
對曰岐山之人謂不卜其存柴野之弌不至今未其耳嫗
曰吾聞東土有大聖人者其名姓爲誰歟光泥子曰某亦
聞西方有大聖人焉不知爲誰耳嫗曰西域牟尼子非在
我西池也此子神道廣術大于上霄天龍俯徹蔘極抵今
西教久霾霧且而中風未被遐荒是以問耳曰我東土聖
人也與二子同生而道不同以維皇爲好生之府以六合

爲仁義之區登泰山小天下若登崑崙而小天矣嫗駭曰
曩者有偉丈夫與金仙遊諸五不還引先王之大經明上
帝之勅罰金仙衛退將逃而歸焉殆其人耶又問曰東來
之日月奚如曰日盈則晨月望則虧是惟恒性嫗曰我聞
東之人謂我西昧谷何謬也洪丹兩耀萬古一圓如環無
端傳晝作夜造化何盈虧人自虧之耳又問曰本來之日
月奚如曰先天處一輪常圓後天處三晝問缺學純乾者
既缺而復圓也嫗曰人生何圓缺人自缺之既復圓矣今
得見子之純乾耶光泥子於是豁身微吸於性穴中奮離

正光王一道𤥭映巨羅見崑崙一粟子在陽華璀燦中而
閱浮世界帝王將相之𤼵抵棄脊屣其光又俯仰蕩漾并
照孔子㧁客牟尼報退光泥端坐老嫗與觴威儀毛髮并
井不爽辨晰嫗驚而異焉爰歌以謝之歌曰白雲在天渺
渺予懷道里謹方神乃徘徊知子不死太公能復來光泥子
答歌曰我徂誰方滔滔天下萬神咸秩將復而野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歌訖嫗進三觴與有餘酕矣

陟冥

酒既罷光泥子揖嫗而辭焉又揚拂歌曰斗極東懸兮今

何夕兮太和于捧兮惟其適矣乃厥念一動巨靈隨之下
覩蒼蒼已摩霄頂六合之中有形六合之變無體於是乃
問帝居何所空中語之曰上也今上矣曷上乎爾曰無上
之上幾矣意中踽踽遨極摩蔘而外閶闔一圈既出萬竅
沉寂復問帝居之所空中語之曰內也今自內來何內之
與有曰無內之內幾矣光泥子言下大會已無復言頃之
忽聞割剝一聲遥望西極數百萬里之淵壑中陰風慘慄
妖𤉘漏空黑赤波濤與戈矛燄火相鬬軋二不休而天荘
地維俱豖催折之憾問其故則皋古老鰲轉側西極相抵

共工誘爲不道殄阸盡率醜類以與我天宮抗衡也上命天大將軍爲帥驃將軍副之甲子黎將臣同習及我師戰於溫谷我師敗績帝甚警焉問所欲維何答曰是物自周中棐以來受西方如來戒說認涅槃無生掃碎虛空之義將欲席捲大千以勢返於空不留天人住世職由此耳光泥子聞之怒而飛其髮上指其翼若垂天之雲

降魔

維時光泥子立馬天津以察敵壘拍掌笑曰此其迦老教之抑魔物自爲之耶何關此老說法降魔令其弟子自現

魔身其謂之何翌日請大將軍所請以身當將喜爰滴酒誓師大整我旅乃簡房乘百乘積卒千人建左旗右旗張天弧鉄鉞下壁壘陣次於狗天之陽聽其納欵不悛又令諜者一員諭以禍福復不悛乃一鼓而進焉老怪瞋目張牙立於陣前曰彼來者誰氏之子歟而亦知吾之伎倆耶泥子厲聲喝曰汝師伎倆我固知之汝固吾不知也逆天巨憝天弗汝殛假手於我還問汝能爾怒疾發怪率爾兩十萬舉布天一陣泥子謂老妖水怪天一水陣用神過旺動必先左意中作二氣陣以誘之以二極爲將副以三星

怪喜爲所尅向我師杳擊不一時輙變爲三才以三台將之副以三老斯陣彼生我故我銳而彼挫曰晌午又變三才爲四象以四瀆將之副以四皓怪又喜其生已沓力向我不一時輙變爲五行以五諸侯將之副以五虎彼始爲我制矣第見輙亂旗靡曳兵走者不紀其步但惟九天耀武九地稍疎老怪潛形遂得漏網無何循弗自艾越三日復集水族來戰泥子仍以五行迎敵彼謂我驕乃互爲雲垂風揚沙飛波擊之狀一瞬息問我輙變五爲六瞬息又變六而七又變七而八變八而九天六甲人六相天七政

人七三天八門人八仙天九旂人九老游移莫定變動不拘遁甲星馳河洛互用神鋒布審混沌交環入其中者如渡九曲而恢二乎雷轟電掣不知是晝是夜鈍哉厥物遂束手而爲吾禽矣時軍士鳴金奏凱俘馘無筭泥子請於秋華公草露布將十餘萬丈之老蒼精與水一口化作蚓蜒三寸囚之火袋中忽而御羽冉空颺颺一陣循乾竺國止焉爾時佛在寄精園從獅子座拂然起曰是何方衆突如來忠泥子恭敬而白佛言妙哉我佛善演妙明方外衆生敬求解脫佛言妄哉三淳奥地七處明徵非頃刻言能

解脱汝泥子白言世尊四大威儀夙怨根定三十二相面
識金光不知百寶蓮臺光中爲許殺人亦圓正覺於是放
取大袈裟蓮座復原質流滿識號欲白佛言而不能語泥
子拊然而人喝言是清淨法是圓滿報是入眼通是宿命
通是八相是我相是衆生相是壽者相是有相宗是無相
宗今欲三界成空六根現摠願佛開示永證菩提爾時世
尊變色垂金色臂摩老精頂亦大喝言魔障未除壞我三
界一流至此不墮無間無有出期光泥白言地獄之設匪
爲菩薩及阿羅漢若大菩薩及阿漢等亦或淪墮是誠不

孝泥子負武不從剃度返得逍遥吾是以知妙淨明心但
有言說都無實義也言范乘空作禮不顧而去

卜居

獲捷之後天將軍白其事於帝二命謫者手勅河上丈人
洞庭老人論功行賞錫土分茅以籓翰中天大業會西竺
之往來驟蹤跡而丈人等欲出迹一覩舉有覩而千里之
感及東歸道出飛狗峽間彼倉物色甚嚴喟然嘆曰吾其
爲富貴鍾鏞來歟天地爲我性生父母有患爲男兒
[illegible]青所可爲固有生來性分當然非出奇異況此形骸外
事尚未可以報父母者倘望父母之報我耶古者鄒洪水
驅虎豹作春秋闢楊墨又誰其報之哉淸夜思忖將欲瘞
蓋錄此神空色相別衆人天俱寂之境治鑄其圭稜而漸
摩其歲月於是從間道下歷嶽賁千百萬頃層淸疊爽星
辰斗拗不知不覺至於南野之紫浪山旻慶南野爰相陰
陽則見其疎陰蕩碧玉洞生秋一字香二龍二諸岫能靈
蕩翠氣化則雲可袖霞可食烟雨可聽而銀河可滴渴形
化則爲獅爲象爲鼈爲龜爲利扎馬之貞爲滑龍勿用仰
觀俯察則列宿張明三垣拱局萬象森二萬籟如吹而常

會乎其極光泥子振衣一座憮然曰休哉是可以居吾矣
爾乃盡放諸緣不有自見惟守一一以虛中二淵二然而
莫底其深綿二而若存客感忘而故吾化天君活潑若渾
敦死而不知爲天地中也飛華亂墜如有千日萬月行也
木石鹿豕俱不復憶人間世有膏火也耳目雖在方寸渦
漾并不見有已之身與夫何從來而何從去也平居一杖
日隨人遂號爲參足公而山間往來惟是睦唎于蓮花翁
[illegible]論友道逕客共紫浪山朝暮焉

光泥十二　譚眞

山中黛色含幽淵漣廻曲流光冉冉至道難聞一日崆峒數子私相謂曰南天浩蕩百靈攸峯肯惟草昧而關中極之化杳然今公治行端形全體沕淪出震嚮明久當厥任吾輩欲尊太上而讓諸處得不羽戴於而以振離天覇柔弟恨不及借光泥已人中命行催其勤盛事也翌日以告公二曰吁嗟乎異哉是何言歟無聲無臭萬妙一原有物有則秉彝不二是何言歟數子闡之謂翁脊郤非強之不可公知其故搦然正色曰若將以袞周共至視中天無上

乎心叙雜皇自居大極西極之老蒼再見矣若等練化雖就精義未神毫芒有差見諸言語令人生厭而起暴也數子闡言汗流夾背匪惟我宰實天人師爰合南天大衆大君子逸丈夫禪流羽士漁父樵民千百人俱戰慄齊明而告公言曰某等自無始以來伏氣溫胎濯日浴月研幾索審委見糠粃伏願我翁上登法座權任教主爲我宣說稱深無名至義使我洗心誠明獲證無極是時公因衆請再三避席不居乃携衆升於擢明絕頂詰問若等天何以而生人對曰天上地下人處乎中不有人來世界殊寂又謂

人何以謂之天對曰人在天中一大父母不有大德其何以生公曰不然此言精粗非切冲和天賦曰氣形人爲廓化靡歸元是爲守樸在天曰理予人爲性盡性協理是爲返正運氣惟神所踐者形所理爲義所存者心天不虛生是爲我天當虛致極即天之根我不虛死是爲天我精一之中乃成我果是故聖人以天治人即人治人仁義中正以爲準繩以人合天即天合天大虛大素一體乾元春秋一字庖羲一畫處延教中老氏抱一是天人秘不容毫髮斯爲成位斯爲合漠大道無形不滅無息寂感並澄衆之

以字性二之謂天天三之謂人人二之謂仁仁二之謂性而無一相假借者也衆又問大極無名而何以復名曰二極一名無極無名一人一極靜專動直一極萬人氣化形生又問谷神不死而人又何死曰有神無死有死無神萬谷一神無脩無明萬神一谷何入何出言已衆再拜稽首如飲醍醐而夢初覺是日抵見雨花散綴雲谷流馨三籟寂然而飛樹點穎自是而紫浪山前皆以爲太初眞人出現矣

良貴

先將魔党澌滅帝大光泥子之功將大泝賚予乃億上清
夲寂冀得朝夕與居時稽其陶鑄融和之化或不幸而魔
種重生其負頑妄縱開其遨遊未返時而念茲無已若堯
舜之不得舜禹臯夔為之當斯任者已而羣真上謁僉奏南天
大野中有遂古臣靈再見精炯非常窃撫愧於光泥翁者
而不知翁身雖遠隔南荒而黙與九天爲陟降矣翁之在
紫浪帝非不知也將以成其志耳至是聞奏大悅乃下命
曰我其試哉有能爲朕致之頃之下龍旌文玉等物訓敕
廣寒子芙蓉君如紫浪山前再至而再邵之如是者三翁
曰帝既已鑒我矣今不出是負殊遇也於焉命駕驂乘隨
所聘而謁帝所向所云無上之上無內之內通拜謁神而
無體聽系綸語而無聞至其境不至其時不有也帝若曰
咨惟子至德爲鳳爲龍爲光泥子爲參足公對曰本來面
目帝所錫予面目以中臣得自至帝曰感子大勇報我公
家乃復退棄其故何耶對曰名受徒虛歸全鮮實懼無復
命是以逃之帝曰子作適臣天非適數既歸乃與厥受非
小對曰臣竊還來更需何物鼎流不拘是用辭二帝大喜
爰命左右賜雲錦龍章一襲元冕十二旒元圭一白璧雙

形弓秬鬯兒能玉章等物翁拜手辭曰臣自有生以來受
帝賜者不少也上命維常赤子維艮純粹圓明遠廻夜光
是物也今寶之在躬以映徹一元于古而復索何寶耶又
命文物非榮乃崇封襲特授太上無極廣漠上真無極大
元帥以總行恒星宗動大赤兜餘諸天翁再拜辭曰元亨
降靈中天邪嚮簡在帝心是爲尊爵是命也儘可濔淪六
虛以攝代異端曲學而何需何贈耶帝又謂襲號具文降
以武宝命於大虛帖素中授光王宮爲從遊所翁又再拜
辭曰臣自無始來所受廣居者大矣哉眞神人出居之維
咨爾丁元二獨森籍宿是居也蛋爲陰陽窩宅以收斂知
覺精魂而尚需何居耶帝曰子圖高潔朕何爲心雖然必
有以報子廻顧左右曰遊戲天中不拘迹外臻首蛾眉風
情倘在翁謝曰臣身有黃姬外鮮青衣誠如上命偕老允
宜帝莞爾嘉歎曰聊且兮是物也矍鑠哉是翁也

不乜

帝下詔西王母遐玉山駢麗佳人不以數王母捧詔而笑
曰此予亦來欽天河車乎遂應命以如帝所是時正張宴
天樞圖大設瓊漿瑞醁水陸珍錯命大樂正大奏鈞天作

斷鰲立極舞八首克諧從無啓中大放九成之曲酒半酣
樂將闌然後令銀河織女傾河嬌發十百輩皆如蟬絹曉
態帶水秋神燒溺嫋嬈雖行爲隊並現於大羅天上光泥
子前日得其一爲小星女孫偕如許耶帝笑曰毋乃多
埀善耳泥子頓首謝辭歸由翌日西王母治觴餞於珊瑚
閣泉美人拜別母哽咽不及語母曰殊遇非常風姻不偶
遇望之自局感云然對曰乾坤正配坎離抽添恒餘如斯
夫復何憾第慮婦人從一男子情多不無感耳母慰曰光
郎三生辛證七聖完明別有姻緣家風非比陽臺野夢與

日金母小當吾其從之天門爲矣汝往欽哉又囑光泥子
日嬌嬈弱質倚托夏重郎君一顧甫就應知百感交非雖
雅與方穠幸勿以天台作餌云也光泥子曰諾謹惟命由
是驅車並轡而來一路雲霞掩映至於紫凉山前而洞達
弘廠境界與天家無二光泥子自焚瑞璃奇葩北面稽首
拜恩畢乃南向坐一時羣香雜佩娬媚而前泥子日正丙
正外天地之常經日爲月兔人生之大藥幸之子室室俾
王假有家其尚各畢乃能滿共爾職以克副凝命爲望耳
於是晨昏進御抵見夫珠圍而翠繞者則有西子美顏南

威夾欵絳仙呈黛湘嬪生遊焚素起居鄭姬點頰綠珠引
睨紅拂開軒焚　一然綢雲消而蘭蕙香也毎燕居歌舞抵
見夫飛鈒而流韻者則有呈娥代悴麗娟迴風盈女彈箏
文君入指佐好把每每倚而巴女弄絃趙嬉歌筝節竟裘
紫而環珮滿珊二如其在寒宵秋月間也時乃爾優爾水
以浙以咏爰有小二吟依悠二待月琴操迎機作詩呈幅
恩蘭獻錦魏萊縱裳朝雲曉掛夜來睨繡呈技劫能壓天
孫之巧而出之語如也至於風晨月夕索飲而暢厥懷爰
有文君當壚羅浮貯酒曳荊液雲谷流丹遊女生香紅

綃遺香扑蘋賚茗蘭香納韻味欲淡而聲欲希合造物之
醇醪忘醉鄉之日月而并之漠如也其餘鷺鴻落雁飛蝶
遊龍解語遠貯廻車點額盜不知其幾千佰矣光泥子獨
處乎其中與爲綢繆而雨雲甲拆以咸亨冰火變通於旣
濟而俯仰左右爭妍而效媚者一隊二如衆星拱極如千
流之逆犯虛又如浮雲之點染大虛中而日月至焉而已
居百有二十妝始合余疇之數其蒸皇極之胎上元甲子
正月朔日舉丈夫子五分居五嶽以配五炁而屬五行光
泥子於是身中有身二外有身而入間烟火積矣

真空

語云色卽是空二卽是色舉一切世界中有形有象之物盡是無中生有色何爲哉空而已矣今光泥子任世有年煉神正氣翔翔於過客形中游戲於蟬蛾隊裏自謂天地之升降浮沉且依清虛中撰出而我生之泡影倏忽何莫非無極流來已而旣生男子成位參三與血氣同倫與一元並祇且仰天而大快曰麼幾無忝所生矣乎由是而十百香魂化作明星歸諸閬散西王母喜曰至哉元乎其後天而有成者矣由是而性原覺海萃爲皎月歸諸維皇帝

悅曰偉哉元乎其先天而資始者矣由是而性中之性身外之身渾爲長空一碧還於渾沌而覩洪鈞贊曰善哉元乎殉成位乎其中而逍遥乎其外者矣夫然後無天無地無晝無夜無覺無夢無死無生無佛無仙無景物移人無鬼神貴亂無歲月疆圍可紀是地也何地也是光泥子之地也是時也何時也是光泥子之時也是人也何人也是乃眞爲光泥子焉

太母唐孺人壽序

廖士琦

祝壽之言多矣而壽不一人文不一體大母則
非凡壽母言也其至德不待浮詞頌歌故將其實
行懇切書之用以五經體孔子曰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慶幾此意云爾

康熙[illegible]十有一年[illegible]壬正月甲子庚太母唐孺人壽辰客
會於堂于時傳士陳儀筮巫獻卜王人錫命大史陳詩雍
雍乎一時之盛也孺人生於上孫子拜於下乃命巫者揲
筮卜得一卦其名曰蒼　蒼元亨若節悠悠八旬有慶厲
无咎彖曰至哉蒼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蒼元亨以亨行
時中也若節悠悠恒久而不已也八旬有慶其危乃光也

[illegible]久地之心乎象曰天高地厚蒼君子以報恩罔極
初六[illegible]其蒼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閫中之蒼以養正
也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季乃字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十季
乃字正室也有子克家其道光也六三喪其偶夫子凶婦
人吉守貞无咎象曰婦人之吉從一以終也克守其貞又
誰咎也六四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象曰終日乾
乾女中君也夕惕若厲未失常也六五介于石貞吉受茲
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上六終日皇皇
白髮蒼蒼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筮畢乃展

祭焚香再拜稽首左黃鉞右白矛王人鄧諾升階口宣錫
命其詞曰
帝若曰咨爾氏雍肅肅克烈以順惟貞惟一允執厥坤道
毋違我其今茲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子子乃孫其尚
咸承爾範毋替厥命維時三命既終氏德允協風人愛歌
詩以介觴效大雅體賦詩八章二十句其一章曰皋月
其黃衡嶽維磅氣環靈鬱秀發於唐母於穆斷厥範以維
規中矩正乃式維行八旬之母節十載之女鄉其二章曰
[illegible]彩[illegible]烏鵲肅肅命乃母歸妹其堂母於家室思媚

予[illegible]惠於[illegible]公以敬以方以淑以慼以克相夫繁香其三
章曰日之方中倏晦爾苍曰予何辜天奪之艮母於孀處
鐵骨剛腸千年古雪百尺瑤霜悠悠五十載冰淵莫量其
四章曰化暑遲遲慈肅以剛一子弗穀胡義之方天降喪
亂伏莽何傷且就且將且翌以常機杼之澤俎豆之光其
五章曰入口維家十室云坊聚族環視僉樂我康哀彼煢
獨恤此徬徨為衣為裳為糗為糧孰不來商女之鄭相其
六章曰天之不弔嗣續乃芳嗣也不終抑後何望賢哉克
紿抱孩孩裝白首髒髒黃口[illegible][illegible]母年七十又戒孫行其

七章曰弱孥孫稚巹率莫常毋曰嗟哉亦孔之傷餘皆綴
遐厥紀爰將耄年一怒乃律周行如天之羅如震之惕其
八章曰既振三綱既度五常八秩之光百尺之標日中不
昃日月不忒如松如柏如冰如霜毋也君子萬壽無疆已
而詩章既亂節亦翁如大毋之德被之音鏗矣苟無一言
以紀其後則千載之華袞弗彰太史公乃秉筆直前若左
氏之傳春秋太黃曰吾讀烈女而知爲女子者之難於爲
丈夫也觀於此而亦見其難之尤難者夫純嘏之錫不能
以措於毛髮而惟得正氣者克篤行而實踐之太毋有之

所謂　止月何明天人之合也甲子何紀曰也胡爲
乎紀曰明此辰之不易有也孺人何毋也壽也者何太毋
春秋八十以見自少至老二萬八千八百日如一日也彼
夫王人筮士風人太史皆三代之遺直而其子若孫云者
直山中之園子樵民爾太毋確秉嚴翼不易厥初矢金石
之志盡性至命以合於天而天之理數不能奪焉猗歟休
哉當亦周公仲尼之道所不廢哉

太毋唐孺人行狀

廖士琦

嗚呼天地之大也終古之遥也綱常名教之重如泰山也
以一人之力而欲荷此任於艱難叢挫中以補造物之缺
陷往往性男子亦斤斤乎難之況夫一女子身殖倫常扶
大義從諸者備嘗中人所憐痛而不能堪者獨毅然任之
五十載未嘗一日衰而氣骨精神死而後已嗚呼此其生
也爲何如乎嗚呼此其没也爲何如乎憫哉我叔毋唐孺
人庶可告無罪於此矣叔毋唐孺人系出唐公子方之后
爲儒士[illegible]公之女先叔榮我公之元配而吾弟素菴之

所也成所　逢喪毋陳孺人治家極嚴所居孀三十年毋
以九歲歸榮我公事我祖妣袁孺人克盡蘋蘩定省之禮
貞順嚴靜蓋本諸性生而成諸毋訓者居多方是時我大
父楚嶽公厥世之日我父光楚公與叔榮我公兄弟三人
叔其季也伯氏先楚嶽公而喪叔毋事伯仲如翁視妯娌
若姊妹合爨者十餘年叔性質剛毋事之加敬慎而中庭
燕喜内政雍和一如楚嶽公之初微我叔毋則祖氏之遺
風替矣不幸我先君見背叔亦相繼而没時毋年甫廿有
八抗節自矢以廖氏宗祀綱常爲已任琦及弟廷簡方雛

禠禠是遭明末之變叔母於亂離倉迫中猶日課農桑而
延誦讀歲時伏臘蘋蘩薦豆有一事之弗理者乎微我母
而榮我公之手澤殆矣母治生操藉有餘我兩家稍逐荷
不時相謂曰三孤兒一狀也慎勿彼此視之於是啼饑號
寒教養之或得或失舉同其苦一體之愛施及猶子者較
親生爲甚微我母而我輩湯如穉絮矣詩書教育必求莊
嚴而練達者爲師始就實塾勝霄先生次從師文元直先
生俱稱先輩典型間講論則必問今日講某書逢會課則
以究人　　下某文又細求其句讀文與題義何如不差

三丁
　　謙慧稍獲成厥志於壯季厥后中立方嚴卓
然有守寡言時笑有如包孝肅黃河而一生飲食居止但
見母如父微我母則延蒨之成立未之或知也又不幸而
中年遘疾母令靜以養之毋過擊色差陀二十載壽以五
十七終正寢而母怡然自解曰夫沒有子二沒有孫天不
絕吾何其訓之孫志灝時尚少但朝夕依膝下罔敢恣肆
毫髮故灝之失怙者十季亦稍稍曉成人事微我母而煢
煢弱孫不知流爲何等也至於心肝古雪之死靡他老倍
精神亭亭獨幹經兩世之厄以踐九原之誓烈血寒心可

勒日星而爲金石此又五十年來天地神人所共見者也
性和謐亦復靜正庭幃肅然之下終歲不見紅紫色不聞
笑語聲堂上一呼大小般棄雖三尺童子不敢亂步不惟
其躬以身教先耳春日蠶桑三時紡績夜生一燭躬率家
人至夜分不寐或倦欲臥者則復怡顏寬訓且援一二故
事以聳聽聞卽未嘗加怒容人之感於至誠者亦耻且格
焉其督農也及時耕作一日三親隴畝中坵堘溝洫較若
列眉臧獲輩皆呼以赤子間有惰而弗力者嗔怒之餘又
娥酒廿　　二戒族里中壯者必以孝弟力田爲先欲人二

乂矛　　乃已生平極厭逢迎亦不喜子弟逢迎人或
有道其高節者謝弗受久而曰忠孝節義免耻而已矣欲
何爲哉母凡事慎密於事先尤極仁厚故畢生以守祖塋
惜宗器爲第一義其教子若孫也亦然每歲冬命輕輿出
掃塚或未遍及而楚嶽公及叔袁母之墓雖莅殂中必親
臨拜謁故客歲猶一至其所焉且不時謂志灝曰我死葬
此雖牛眠莫以易也其於先人手筆雖蠹字蝕書殘竹敗
木廢麻弗棄者猶極愛重而寶藏之母之母氏陳孺人乏
嗣撫僅二女一適胡母氏外族從昆弟親若同包陳所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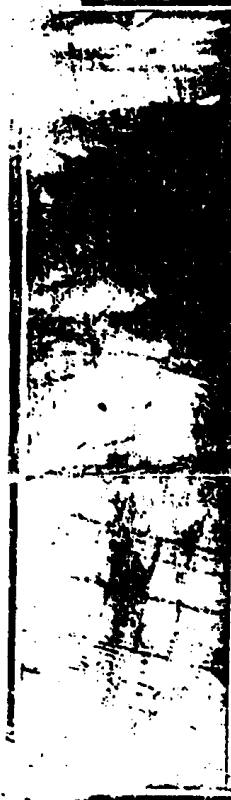
四虛器物悉以其之毫不係念母孫女一初適何婿吉人以盛年食衛饒有才名母及何母丁孺人適特厚益孺人亦撫孤成立者凡孫女歸寧必告以事姑相夫宜家孺已之道而女工不與焉此其殁　母亡取懷而予者何有物我間之者歟夫世族之家莫不有宗祠譜牒遺家不造自先君光禄公没祠室圯廢者數十年世系不修者兩代叔母毎起追宗報本之心而延簡分以公費不給對拂然曰盡仁盡孝賢者責也將欲待貧窶者爲之乎而其志固不失欲祈　之永祀修牒以明倫且必欲制義粟以賑[illegible]乏

[illegible]　讀書子弟二與某將有志而弗遂而母又以此舉教其孫俾不忘也後有賢者力此而善繼之能令祖靈有依人倫有叙孤貧鰥寡有所助人文以振而生齒以繁則母一念而百世矣他若憫人之乏而務可濟恤人之病而藥可濟哀人之死而棺可施拯念人之飢寒而衣與食可代謀且誠以待物而頑廉仁以化暴而賊服豈潔以奉賓客無論遠邇貴賤而無間言敬恭之至思慮之周恩施之詳且密此又其餘事而不必瑣瑣者矣然而有進焉昔母之苦節人知之母之朝斯夕斯人見之而至其小心

翼翼雖靜坐庭除常若有某事未當某人未安不遑寢食之態其意中所主大都皆君臣父子三綱五倫之大端至於觸物遣意又了然於得喪窮通成敗利鈍之故而一生事[illegible]居止言怒哀樂當有一段清光冷致流於心目間母之行狀云爾已矣今年壬申正月十四日爲母八袠之辰琦及顯謀所以酬母者爲乞仁言以表之琦　邑大夫及諸薦紳交朋咸踴躍許可母聞而責之曰不自揣何頻祗辱人言於是比族愧萎藻者舉一切節之懼弗敢當也嗟嗟聲望俯視老[illegible]期二十日耳竟作一朝而千

載乎夫以八旬難老一堅不磨任斯重道斯遠至是其可以已矣謝乃一息將危此愿未了没之前三日倚手弗輟衣至於臨終撫几猶問及清明祭掃與夫孫女束髮小孫迴避贈儀并無一語與家人話別離狀嗟乎何言未畢而痛全長逝乎時二月初六戌刻也先是風雨迷離是夕開雲忽霽看月與星光皎然鳥語如簧天籟沉爽或其素志格天天特現清虛本體以恒聚其靈耶孫志顯離家歲試前六日母本無恙弟啾然耳顯不往母促裝使行是夕顯於客次中寢不成寐云心背間有如棘刺初七月兼程而

歸已失迭死大事爲志灝者將何以爲心也是非母念灝之切天性之眞精神感召之速能如是乎嗚呼瑤池促駕懸鏡無行山嶽爲之晦明鬼神爲之慘泣以天地之大終古之遲使我母終不能逃期願令後人終生沐澤是固天待我輩之薄也所恨者叔母以令德作家儀式爲孫子者弗獲逖一鍾之粟至勝前舞綵斛觴倘亦我生之不幸乎然母矢心古朴弗鍾飧駟弗其所期但慨循循食舊有無道德勲業稍稱母心向使精爽弗昧當必有慨於此矣叔母生於萬曆壬子年正月十四日沒於康熙壬申二月初

六日子一歸士修字廷簡先母沒娶馬氏孫一志灝始娶胡氏繼娶雷氏孫女一適何天佑曾孫二乳名方生尼生曾孫女二俱幼邑明經龔呈秀山之陽志灝淚血既枯癡痛未解屬廿侄士琦述生狀士琦當哀慟無文之筆有記則書故不覺其言之長而敘其略如此謹狀

大易草堂記

廖士修

大易草堂者始余欲構之而未成者也胡爲乎構未成而先有其名志在易也胡爲乎志在易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仰觀天俯察地象吾身與物宜以其生生不已之機而行之以變動不拘之體故六位時乘而三極之道寓焉顧吾以有限之身與無方無體之大易相爲酧酢非窮理盡性而不敢語其深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而不能與其用是所謂無不在而在無在而無不在斯則吾命草堂之意也今試觀於上下六合之間凡夫風動雷鳴雲蒸霞起

冰華結地銀漢橫天鳶飛魚躍之所經鳥語蟲聲唑鳴蟬噪之所出上之無臭無聲下至邑沉沉而音汩汩者誰非易也春燈夜雨風辰月夕太白懸而北斗下冉冉星中依依子半探天根而尋月窟豎夫一動一止一坐一臥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及酒酣耳熱夢魂獨醒之候誰非讀易時也若夫釣月漁翁鋤雲園子羅浮酒客華嶽睡翁黃笛於牛頭甕詩於驢背始無懷之氏而名無名之公皆誰非學易人也至於玄岡阿拷澗散方嶠彭蠡炯中渕庭月下遠而無極無何有之鄉幽而天台採藥飛源避秦秀而我

脊亦戎娟而阿房連昌三十六宮幾千萬落之大略云六
橋花柳南北高峯小而至於竹窗茅屋一巢一壺一峯一
石嵐水鳴琴南山對峽清淨梵王之宮西施歌舞之鬼簇
定居而亦無定向者誰非我大易之草堂也子曰居則觀
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易爲生生不已
之易而余之草堂質變動不拘之門也未成而名之誌意
也其是乎昔

卷之二　二

居易堂浙中新集四卷

〔清〕袁學謨撰

清乾隆刻本

居易堂詩序

唐之少陵宋之放翁皆以忠愛至性發爲歌詩沉鬱豪放大暢厥詞詩人之學其由來遠矣余友袁君梅谷江右名宿探六經之奧與旣成進士連宰劇縣愷悌之政爲三晉最擢浙之括蒼

郡司馬攝旁郡守篆皆有能聲頻校鄉闈時稱得人於戲袁君不可謂弗遇矣夫杜陸二公者遭時俶擾奔走隴蜀其爲詩也激昂其詞淋漓悲壯所謂窮而後工也今袁君膺

天子特達之知畀以師帥之寄政績所被正未有艾覩草堂劒南之遇不啻徑庭而乃以公事之餘陟山臨水覽物興懷直抒胸臆津津乎魚川泳而鳥雲飛也其在淛中有詩百餘首悉原於至性不假雕飾余又嘗聞其言曰六經皆自五倫緣起此可以得

其人與詩之大概矣

旹

乾隆三年歲次戊午小春聊城

鄧鍾岳拜題

居易堂文集序

匡廬五老峰岩嶂壁立千仞而潯江九派澄泓漾瀬名山大川中知必有光明磊落君子也吾友彭澤袁梅谷司馬挺生其中少食貧備茹荼苦立志堅讀父書研練經史悉得其窔奧

西江稱邃於經學者首梅谷梅谷甲辰成進士出宰石樓汾陽惠績清風又冠三晉今且丞括蒼矣復能其官如梅谷者眞卓魯龔黃之亞與嘗出居易集示予予閱集中文牘剴切詳明有陸敬輿風格詩古雜著沉浸穠郁而仍以疎宕出之則又酷似西江歐曾家法予友周蘭坡檢討序其經術治術亦旣詳哉言之矣予則謂梅谷得扶輿清淑之氣而其人其文嶔嵚卓絕迹其不可一世之槩掀髯抵掌動關人倫家國之計處則爲醇儒

出則爲循吏予於梅谷見廬山眞面目矣江州人物豈直柴桑足千古哉

東武年弟劉統勳拜手撰

居易堂文集序

班史傳儒林重經術也傳循吏表治術也經不措諸治爲有體無用之學而治不本諸經則又流於操切苟且而不能登風俗之書二者蓋相爲表裏久矣予持是以求兼之者而不得也乃予同年栴谷袁先生實兼之袁爲彭澤右姓世以儒術起家至先生瓶無宿儲幼從傲廬風雨中研經汲古得其根柢壯借樾邏督白下且買

且讀諸史百家無不躪其室而嚌其胾大江左右翕然以儒者宗之甲午登甲辰鄉會皆以五經雋然其年已五十六矣夫先生則固少而貧老而遇者也士當伏處蓬藋蕭然寒餓抱磊砢絕特宏通淹雅之具數不得志於有司淺卽積爲怨懟卽一二矯矯自好者亦皆嘯歌一室偃仰自如而欲其慨然身任天下事也蓋綦難哉予謂士不貧節不立材不老用不宏天之所以

玉先生正以貧且老試之雍正丁未先生以名進士出宰山西石樓石爲晉廚邑又歲比不登逋課至四萬先生下車惻焉憫之盡出歷年養廉代輸舊賦石民始獲蘇息以次勸農課士修志繕城掩露骼除樂籍凡諸善政悉載集中如是者七年上官廉其能調繁汾陽汾又巖邑也俗多險健先生鋤强執法一時豪猾爲之斂跡如是者二年先生治石稱慈母治汾號神君前

後若不相侔而亦知俗獷字之以寬俗悍濟之以猛恩在石水也威在汾火也皆本經術以出之而治登於古此所以兩邑籍籍多頌聲也既而皋舉尤異授予浙處州司馬申教立法兼向治石治汾者出爲調劑及署四明婺州兩郡篆所在蘄其德而嚮其化以故兩邑士民籲請留治者以萬計噫如先生歷治皆能其官幾幾兩漢循吏之風矣蓋先生固粹然儒林中人也當

未遇時所履轗軻愁苦之境一一動忍而益所不能及六十服官直取懷而次第布之則先生之少而貧老而遇不可謂天之待先生者不厚也先生出所爲文集示予予受而誦之其爲良也愷而摯其敦本也樸而誠其修詞也醇而肆昌明經學發爲事功所撰不名一體而沉雄雅健自闢町畦絕無規橅大家之跡而動與古會予與先生友十五年矣知先生最悉且久不獨知其文且知其人也所謂兼經術治術而爲有體有用之學者先生眞其人矣先生之人傳卽先生之文傳矣

旹

乾隆三年戊午三月會稽年弟周長發拜序

居易堂浙中新集目錄

彭澤袁學顔梅谷甫著　受業 丁浆 朱應五 胡裝錞 何如棨　將項承源　男 大中 大正　姪 大辰 大智　孫 佳淑 佳騏 佳巽 佳駟　仝校

西月曹介巖先生鑒定

居易堂浙中新集卷之一

彭澤袁學謨梅谷甫著

詩

七言律

聖因寺恭紀

聖主巡臨彼岸登湖山宮殿影層層中天花笑宣綸綍北極星懸印準繩紺鉢鼓開御子簾青蓮泛出玉壺冰捧將水月琉璃色長挂人間萬歲燈

四照亭觀牡丹

光懸絕頂引天香人擬孤亭獨擅場慧相不妨呈佛國靈

心幾許對花王掃他脂粉湖爲鏡亮我襟懷月作床解得惺惺根始託無端蜂蝶問誰忙

照膽臺

漁人得寶鏡於鄱陽湖臨安僧購得之懸於漢壽亭侯座前爲西湖巨觀

秉燭通宵萬古熒況懸玉鑑閃雷霆豁開忠義衝腸亮照破奸雄透體靈待旦先教光射腹誅心不覺影窺形當空赤日天爲膽留作人倫座右銘

曹介巖先生日鑑貌辨心應識西湖似鏡窺形透膽恰好鏡是西湖合之驚人句爲三鑑

秋夜泛舟西湖疊韻六首

瀲灩湖光蕩蟻艖水天一色繫殘霞烟迷磯石留漁父宿卷樓雲是酒家流月無聲描慧相行船有意礙鳴沙六橋古刹鐘初動欲醉東籬賞好花

中宵乘興泛仙艖放鶴亭前剩晚霞路逼桃源尋處士舟鄰竹院訪僧家星隨浪起搖銀漢鷗共波浮弄碧沙試聽南屏山下響梵聲夜靜散天花

鄉心萬里寄浮艖落木蕭蕭散彩霞皓首漫歸元亮宅坦

懷且入謫仙家千泓玉鑑臨秋水一片冰壺映白沙對月恍如殘雪後尋香誤認咏梅花

尋芳鼓棹滿湖艖不夜天光映水霞紅葉叢中標佛閣白雲峰下寄人家香凝桂蕊含金豆露滴芭蕉捧玉沙更有籬邊黃菊綻秋花那得讓春花

蘇白何緣共此艖後先相望佈朱霞六橋風月無雙地十景玲瓏各一家彭澤不須題五柳湘靈奚用賦長沙天心那忍拋佳景特遣坡公看菊花

碧天雲淨槳漁艖萬點金波蕩落霞秋水含香魚戲餌霜

鐘滴露鴈思家兩峰倒揷橫鋪錦一鏡高懸直印沙到耳
笙歌寂閶苑歸舟夾浪浮瓊花

白雲山禪林叠韵五首

山高大半白雲封佛子參禪第一重鳳臆丹霞千箇竹鶴
巢明月五株松香函寶座蓮花綻雨灑菩提玉露濃聽法
魚龍眠不得梵聲未盡又聞鐘

白雲深法定加封把住牢關第幾重欲滌塵襟花下雨能
銷魔劫洞中松峰開八面禪心透輪轉千迴道力濃傾睹
太空無限趣手拏日月撞晨鐘

隔斷紅塵淨土封山雲飛白影重重鏡心池上魚吞餌水
月亭前雨洗松弋取寫鶴林烏靜芟除荆棘路花濃由來
此地傳仙鉢祇聽參禪午夜鐘

法臺花雨洒塵封香繞瑤池千萬重積翠青栽君子竹耐
寒偏植大夫松魚遊碧水紅添白月印疎樹淡亦濃惟恐
山雲眠未醒禪林不斷五更鐘

袈裟豈願就榮封鳳詔何須下九重門鎖白雲籬護竹心
栽明月手披松靈臺運化爐烟淨丹竈形御火氣濃此去
天門應不遠撞開閶闔一聲鐘

丁巳除夕六十九叠韻四律

昇平歷歲幾何年七十春秋隔半天香到梅花頭上雪煖
生柘子肉中烟精神日起同春艷淸白常懷共禍眠元旦
九重新雨露君親圖報一身肩

晒字窮經六九年幸生三世戴堯天幸盤敬獻膺佳氣爐
火初紅繞瑞烟惟愛貧朋呼酒座不親兒女伴書眠毋忘
忠孝留餘恨好待春光不息肩

六九勞勞又一年經綸由我運由天農桑多賴三冬雪薪
米無虧萬井烟惟願黎同歲艷恐將赤子伴窮眠括山

此夕催殘臘千里春城可獨肩

陽生子半古稀年喜際元和泰啓天守歲傾尊心吐燄敲
詩剪燭字吞烟嬉遊盛世寧知老歌舞春城不欲眠試問
今宵三五刻星懸南極要人肩

戊午元旦叠前韻四律

燕樓漏永報新年一片春光下九天桃李欣欣迎大德眉
壽熙熙藹輕烟千層雲靄從龍舞五色祥開引鳳眠玉燭
常調齊欣壽早莪亮承有人肩

太簇音和大有年放開老眼開蒼天春生芳草千層翠日

眼靈泉五色烟種竹籬邊該石隱翠雲隴畔看牛眠陶潛
五斗爲儕久負米思親欲上肩

雪花六出兆豐年彩照寒梅不夜天酒豔金巵浮栢子爐
紅獸炭篆雲烟物華天寶同人樂燈火鷄聲不自眠嶂嶂
熙春如有約兩間春色讓誰肩

臥律同須祝萬年祥開閶闔九重天能勝碧海雲生甲鬱
轉金堤柳亦烟椒酒盈尊和露飲梅花舒玉帶香眠旦朝
最喜新增壽元會春光總任肩

先生六十九勝攝寧金二郡回處度歲引酒揮毫長吟

高唱前半夜疊四韻宛如鵠羽乘春後半夜疊四韻儼
若雲光待旦年分新舊詩續中宵一韻發清歌高岡鳴
盛兩年結構細化日舒長　山陰朱應五識

戊午二月赴杭度桃花嶺遇雨

桃花嶺上雨含烟雨潤苔龍出洞天萬仞峯頭霏玉露三
家村裏漲清泉好將老眼同民視莫把鄉心件鶴眠一德
和裴占利見隨車甘澍徧桑田

途次疊韻三律

春風到處吐奇芳青滿山蹊綠滿塘隴上嘉禾怡士女枝

頭好鳥勸農桑仁涵郡屋雞豚樂澤潤林皋草木香共際
太平祈有象五雲齊見日重光

梯山捧日艷霏芳度嶺穿雲過草塘民不追呼多耔種女
能遵路課蠶桑一泓流水灘聲激滿逕飛花客路香嶺竭
駑駘趨國事應知白髮被榮光

白髮盈盈羨衆芳眼看蒲柳艷池塘豈知砥磊山中栢那
比繁華陌上桑鶯鳥不來禽影静廿霖時沛麥花香耆臣
頌獻南山壽草木餘年更有光

戊午三月赴杭告老因以强健見留歸舟即事二律

紅雲麗日映江天麥秀層層萬井烟舟子枕瓶酣美酒牧
童吹笛響清泉精神老健猶留我政事和平獨讓賢此去
乘風回山郡滿腔心血在桑田

歸舟獨宿伴星眠民事關心夢一船德薄那堪酬赤子才
疎尤恐愧青天蒼生徒望難辭老霖雨時懷不記年駑馬
精神廿伏櫪君親百任讓誰肩

舟行蘭溪疊韻三律

片帆高掛過春山芳草嘉蔬綠滿灣民瘼難忘終夜夢輿
情未洽寸心關齋魚不食琴書謝風雨時調雞犬閑惟愛

投懷江上月長流清白照人間

征夫飛渡萬重山遙望平湖月一彎白馬正堪騎峻嶺青
牛何用起秦關詩書鼓鑄雞窗樂刀劍銷除鶴夢閒自是
海天湖汶靜丹心捧日五雲間

風塵萬里出雲山曉起披星月上彎屆地曾經履險道汾
陽不厭度重關豺狼遁迹花村靜龍鳳翱翔客
路閒一日尚存無懈志千秋事業百年間

舟中感懷

白雲冉冉戀西川萬里懷思一夢牽報國何庸思兒脫甚

覓須急穩牛眠已知寶婺流光遠詎料明州借
寇竪且惹奸歐披萬戶甘霖甘澍徧湖天

自挽廷拓有興中登顧十二律 戊午三月

年餘七十歷風塵萬里關河幾度津白髮欣從麟六十朱
幡依舊宦途人忘家有願惟忘君愛國何知又愛身最喜
舒長依化日楷天賦我好精神

甘霖肆沛洗紅塵首向桃源去問津遙憶村中校布文樂
鬪開上補田人若生螟蝗難甘隱民疾榮懷恐惜身好待
三年報政後東山高臥養元神

放步西東不染塵芽山度水恐迷津功名笑讓青雲客事
業偏縈白髮人天下歸仁惟克己邦家無怨在脩身年高
益切冰淵懼敢取襟懷問鬼神

雲嶺迢迢遠絕塵片時飛渡舊關津願將經濟酬明主寧
取箸纓報故人君父深恩惟我負乾坤重任屬誰身皇華
載咏趨王事仰見當今有
聖神

清泉百道濯凡塵木滿長溪月滿津林鳥爭呼留過客村
雞高唱誠行人心勞十載無違力才獻微長有老身放眼

雲霄知日近好音將至問吾神

冰壺朗照淨囂塵一片清光透碧津為政有斷惟返己出
門無礙證同人長年歲月多餘日不朽謀猷總一身好把
寸心勤檢點立功立德在存神

當巾時清萬戶塵薰風噓靜過前津隨大化有無心客到
處陽春有腳人一日勤勞五十刻千秋事業百年身行行
試看生機動魚躍鳶飛悟化神

讀書求洗舊污塵行道悠悠好探津尚友前賢宗四子求
師同伴擇三人關來繼往承先聖琢玉追金啟後身學問

精微無盡境光輝充寶極於神

道學原須步後塵仰瞻遙隔幾重津頓開茅塞再求我晴度金針英漢人弄月吟風天外趣行雲流水個中身要知化雨因時下一貫傳心一自神

一盡推開萬古塵東南西北盡通津三爻乾惕成君子五位剛中見大人活水源頭皆妙道新春宮裏係吾身乾坤到處能經歷太極生生自有神

乾坤難盡是氛塵散卜漁樵問要津渭水鷹揚祇一老莘廬雖伏不多人勲名蓋世伸知已功業參天豈顧身自古

英雄需大用增光日月頌明神

蓋世風光一轍驅會同四海共知津靜觀荒服無塵志要識中原有

聖人戰馬不須愁恭甘將軍何用致其身老臣欲歸南山領萬國尊親享百神

學術事功俱從先天一盡探討出來十二律中遼育星羅名言小道可補入性理一書何如茶讀識

丁巳金著誕日思親香韵三律

黃堂連發悵高堂夢裏音容依舊傷吃感幾經三折坂望雲徙切九迴腸悲風習習情何極陰雨沉沉恨轉長此日懸弧思負米萬家何用共稱觴

滿頭白髮映華堂愈老思親愈可傷萬里雲山悲岵屺五更霜露裂肝腸有懷未報乾坤大無刻能忘日月長欲藉天精求色笑今朝那忍對瑤觴

山陰朱鏡園曰有色有聲情文備至何嘗不以黃堂之祿遂親也令讀者聲淚俱下移時拈豹佐觴永豊碑記並乾坤何處雲飛護九原孺慕一腔還赤子臣心方寸答

皇恩奄我哉柴思親淚績榜時驚望帝魂忠孝文章標大郡芙蓉山對萬家村

讀朱鏡園作感泣以之賡前韵

至性當年共一堂未曾菽養實堪傷吞傳黃絹人爭羨那得斑衣我斷腸楚峽猿啼魂欲冷漆園蝶夢淚偏長忠

君有願酬親願永獻金階萬壽觴

元祐中蜀公范鎮侍經筵上孝經說曰自身體髮膚至于嚴父配天自親生之膝下至于天明地察通神明光四海沧其道者大舜文王周公也嘗讀居易堂思親詩

百出不窮淡而不厭可通其說于蜀公 朱應五再識

丁巳八月初七日攝篆金郡恭遇

封贈宜人老母百歲志感二律

萱親百歲在何方五十年來極不忘膝下重逢將半世違前敬親係他鄉有親無祿難爲養有祿無親更斷腸今日幸逢

封誥至宏開壽域荷榮光

五夷空存各一方思親負米更難忘堦前蘭蕙陪嘉宴堂上椿萱隔故鄉一日無親非樂境百年有酒盡愁腸今宵喜晚臨江渚定識黃泉亦有光

宋境國曰公心保赤比之子產鄭之母也一旦榮親以補未逮爰晉小詩慰且賀云百歲光陰容易過時光易過奈誰何千秋霞帔膺綸綍七十斑衣啄蓼莪孺慕難堪日澤在思成若負蓊廉多壽民壽國謳賢守胎教徽音心更褒

富春懷古十六律 限東字韵

一葉扁舟渡浙東富春山色釣臺雄環堤柳舞烟凝綠夾岸花飛浪帶紅流水有情朝古蹟荒碑無恙剩清風故人獨戀江心月不羨磻溪釣上公

逐鹿中興帝漢東潛龍在下定雌雄祗知潁水樓遲樂忍見淮陰血淚紅炎祚到今無尺地釣臺依舊有遺風繼天不與高賢共宇宙何人眼識公

先生潛德跨江東不假知交獨自雄鳳鳥爲徒聲叶律雲霞作伴影流紅柴門不問千秋業石隱偏宜兩袖風贏得鱸魚沽村釀道高何用作三公

巾裘能飛位正東恐多帝座客星雄故人鴻漸杯呼白國士鷹揚眼放紅富貴難留今日地烏鴉猶噪舊時風當年若得車同載不讓與周望太公

漢室興王運已東才交天子勝羣雄明知爵祿來春艷寧舍衣冠映水紅遠害止尋千澗川不貪惟趁一帆風從來附勢隨流水祇杜江天賴有公

新莽休殘王氣東漢家遺老忍爭雄祚將鶉髮遲時艷肯把葵心向日紅出仕無營甘苦節敝裘不厭某高風焉能降志從天子一宿歸來豈在公

太史占星犯主東足加元首自稱雄難甘杏苑飛花麗寧伴楓林落葉紅鳳隱丹山成絕響龍歸滇海豈英風當時

附翼隨多士今日何人獨吊公
咄咄子陵肯向東垂綸江上逞豪雄路開梅嶺千層碧尋
到桃源滿徑紅魚鱉投懷貪月影蛟龍遯跡卧松風想來
難入君王腹一足驚天孰似公
從來名利戰西東惟傲巢由意氣雄流月滿江心印白落
霞隨水貫鋪紅竹籬不掩先生[illegible]石床長留長者風檻外
湍聲猶似舊乾坤高卧孰如公
富春山水盡朝東卧雪飧霞釣叟雄蒲柳欣從芳草綠杜
鵑不滅杏花紅林篩樹影千秋月江冷漁船萬古風我欲

停舟訪幽蹤歸田未遂獨慚公
今時豈是舊江東定鼎中原幾度雄澗水千泓猶帶綠漁
燈萬點尚搖紅故宮禾黍成幽徑巖穴絲綸潤古風要識
乾坤真處士客星臺上有巖公
列星隨伴紫微東故客瞻天近日雄蘿薜願同瑤草薦
纓不就落花紅焉辭鳳閣殘明月獨駕漁舟臥朔風惟有
山川真面目匹夫焉敢傲王公
茅亭埋釣踞墻東不就三徵氣更雄竹葉掩門雲弄翠桃
花夾道鳥啼紅江寒秋水琉璃月夢冷西樓紙帳風古往

今來同此意汝南卧雪有袁公
樂道躬耕莘野東萬鍾不受意何雄龍飛碧海雲生白鳳
起丹邱羽見紅三聘幡然承帝眷一辭那得正王風阿衡
若忍拋君國笑傲烟霞豈獨公
祥光遙映五雲東萬乘何如野老雄寢席願同天日曉簑
衣差勝絳袍紅逃名北海終漁父辟世深山戀谷風自古
行藏皆定志尼山願學肯從公
扁舟久繫釣臺東信宿歸山道貌雄羨我離邊螢火饒 取境入妙
他殿上炬光紅靜觀水面魚吞月苦聽松梢鶴唳風檻外
長江流不盡乾坤同伴一漁公 結句天地為徒 言

千古高風釣臺邊誰拈蒼司馬袁公兩署劇郡上官以
不器目之未遂歸田戊午春偶經嚴瀨登釣臺乃吐胸
中卯鑿擲近體十六章發金石響光武故人應亦投竿
起曰風送天才得斤柳柴桑深趣昔人有夜過釣臺者
亦有誣臺爲釣名者皆不知子陵者也知嚴光者莫如
高獲知彭澤者不必子陵 朱應五識

戊午正月十五日思親疊韻六律

白別慈幃五十春愁腸萬結痛良辰梅花影裏餘殘雪燃

火叢中泣故人皓首男兒獨有我傷心屺岵孰爲憐幾回欲向高堂訴徒學長空月一輪

金吾不禁滿城春玉漏停催曉徹辰鶴燄平鋪今夕地月華偏照昔年人千街花亮疑無夜萬點燈明不乞憐難向九泉通一問仙車露滴淚沾輪

當年慶渠一堂春（不與○圓者）火樹銀花共吉辰詎識椿萱經歲老豈知棠棣別孤人（弟兄俱逝）幼勞瓜葛應憐姪（日占將正爲少長母姪完聚）孫枝幸有憐今日追思故里好將肺腑託冰輪

花明日麗萬家春大孝當陽慶北辰頑復刪詩因弟子陳

情洒淚爲先人白雲在望懷杯棬烏鳥還慘洽北降泉下雙親膺

特寵（封典）齊鶴歸華表壯仙輪

十載官常歲歲春梟頭南極問星辰上元火鐵頻生樹午夜依哀痛殺人花塚道蕤雲作舍停棺椿老月爲憐（父尚未葬）此番急取歸田計寵劣情旋送玉輪

五馬門前萬樹春任處郡采棠七旬淚眼對芳辰已知爵祿榮三黨那得贈依侍二人白首丹心圖報稱壯懷未吏劾臣降太平犬馬難言老尚有磻溪載後輪

字字皆從至性流出感時濺淚觀物傷神而纔依依咼其有極讀而不灑泣者必非孝子　阿如榮謹識

食芋痛母食棗痛父古人感時觸物無可奈何際此良宵燈火適焚孝子之心大都氷輪偏濕思親之淚讀聲巫峽血字字杜鵑紅何忍再讀　朱應五識

戊午四月十三日思親四律

吾親詩國正無邊七十兒年思萬千翠竹叢中留獨笋清風江上繫孤船祿粹未及供三釜雞犬何能逮九泉久別音容悲夢想虛窓夜靜淚潸然

人生疾痛必呼天一別椿幃淚百千魚腐那通泉下信肥甘難進夢中筵樓空花萎悲棠棣架剩斑衣泣杜鵑三萬時光惟此日孤鴻叫斷夕陽烟

今朝慚誦蓼莪篇未報深恩呼昊天孺慕終身無盡境傷心午夜更悽然風中樹萌隨聲泣夢裏魂銷帶淚眠遙望長空明月皎猶留皓魄照前川

春光七十幾何年猶憶孩提傍父眠教我詩書貽手澤濟人陰騭剩心田却知蘭蕙生三徑詎識椿萱各一天萩水難銷終古恨恩恩此日捧杯淚

語語至性動人益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痛許王曇滄
讀公詩集其中思親者十居五六今七十猶切蓼莪之
痛赤子依親終身孺慕一字一淚 丁蘂譚識
血淚濡毫哀思逊紙諷咏一過恍若猿啼楚峽鶴唳霜
天 林瀚識

七十誕辰思親祭前四律

甫條星霜鬢九天今朔倏忽古稀年雙親祇覺鍊音間二
子何須盛几筵事業未能推老大功名久已媿前賢惟將
白髮叢中過假我精神學易篇

至老聆蓮各一天桑弧蓬矢憶當年劬勞此日思莪蓼
養無時忍肆筵教育神光悲往事承歡負米痛先賢我生
未遂斑衣願敬誦蓼莪父母篇
一陽初動已開天子月愛日俯指芳辰七十年好把微猶當救
水不堪洛署博瓊筵酬當日樂王裒淚怯職心儀卜氏賢
幾泣旻天追罔極門人因發蓼莪篇
山來運命總憑天惟有思親不絕年白髮依然隨几杖新
秋那忍對筵承顏宛若三公養借作蘭陔兩郝賢此日
肯憑藏斗室向山何用進瑤篇

乾坤至性呼吸相通孺慕嬰啼愀然如復見焉是為思
成 朱應五識

賦得清水出芙蓉

一片清心注水鄉紅塵洗盡吐奇芳光浴玉般懸金鑑骨
激冰壺傲肅霜萬卉叢中標國色五花潭上淨天香攜來
面面臨秋澗雅似珊瑚照夕陽

雁貼青天字一行 限青字

雁陣摩空映碧濘排成點畫著天經無需筆墨剛成象不
假風雲字有形虎豹同文來炳蔚山川留影現神靈從來
鳥跡開乾運萬國詩書借羽翎

含葩吐藻神遠調高籠罩一切此合狐綺之所以兼東
方虬也 朱應五識

行春日登少微閣觀梅和朱鏡圃韵

春回有脚到華堂大地榮敷萬卉芳紫閣梅花飛玉屑東
郊旭日燦恩光蒼龍歲駕雲春海綵燕新箏繞梁立春日剪
綵燕賦之鄭穀夫詩漢殿開普賀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領千金甌齊獻壽宮袍光惹
御爐香

折梅寄齋

處處山峰盡白頭瓊花萬樹炫人眸龍蟠碧宇珠同見鶴舞瑤池影共流飛絮亂飄元亮宅撒鹽遙映仲宣樓因知玉屑豐年瑞民樂堯天俗不偷

戊午元日見櫻桃花步朱鏡圃韵

含桃花放立當東一片芳心對日紅細葉欲開疑翠色朱顏半露趁條風玉盤堆朵疑空象繡口偷香奪巧工試看麥英春薦後綠雲崖蜜艷紗籠

留別提憲李馥郁先生

九重春色護停驂半壁青天萬象含日暖文心滋雨露月明棨戟淨峰嵐雅懷風度張韶石僻嗜春秋杜鎮南座上尊思既醉詠黃鸝斗酒聽雙柑

留別月湖書院

簷上名師下榻稀莫春遊詠共追隨谷沂寄與湖留月鼓篋催征客賦詩領得何緣揮麈尾談經借席坐皋比天光雲影源頭活近水樓臺接鳳池

湯君堂前別月湖湖中鯨甲弄明珠龍門霹靂期燒尾海國人文笑濫竽懸鏡最宜三鑑在投錢可有一錢無源頭活處波瀾壯水色長清照玉壺

己未元旦疊韻八律

明良喜起勝堯年雨露新恩下九天萬國衣冠如璧拱滿城花爆似珠聯乾元美利不言利椒頌新篇續舊篇自古昇平惟此日民歌樂歲慶桑田

斗柄初旋慶萬年三公進璧頌如天香飄御殿春風轉花砌金堦淑氣聯朝闕飛鳧驚隻履談經奪席萃瑤篇無邊瑞色從空降青到林間綠到田

七旬筋骨叩新年一副精神儘靠天說到農桑偏有味看來花鳥意相聯杯中栢酒催新句架上鴻文檢舊篇元旦

不知頭白盡猶將老力播書田

雨露偏沾草木年欣逢旭日慶長天雲騰瑞色龍鱗見日耀祥光鳳彩聯栢葉酒添辛五味椒花頌就賦三篇古稀新過朝元會多稼還須種大田

七十春光又一年蹉跎歲月負青天經綸未展心猶壯民物雖疏氣轉聯報國須忘蓴菜味思親難誦蓼莪篇人生忠孝留餘地不忍拋荒舊硯田

春光萬里歷多年一任行藏耐性天流水無心清裏見落花隨意動中聯功名難作三槐賦遲暮宜傳五柳篇愧之

嘉歡酬我后好將老拙學歸田

人生百歲有餘年一息存存敬事天官守紫懷思燕喜民依在抱切燀聯但儕尸素書三上願誦歸來賦半篇此去家修猶不懈尚叨化日閒心田

强把龍鍾學壯年優游靜養性中天文章每就孤燈鍊松栢何愁夜雨聯克己時懷誠意傳丹心不做子虛篇雲山嘯傲休言老且吾龍光盡在田

哼緊庖羲爲人意悠悠千古向誰論讀此乃知三十六宮春都被寸管攝盡 何如榮販

己未元宵思親疊韻六律

當年此夕別慈幃腸斷陶山望不歸皓魄雲迷寬欲冷銀燈蠟盡淚橫飛山前狩柝孤爲伴嶺後荒塋草半菲七十麗眉思更切春風惹恨拂朝衣

椿萱隨月靜雙幃雁去衡陽亦不歸火樹光從心上炙星橋皈向眼中飛功名未與九人共富貴何如路草菲試問今宵歌舞地忍忘當日卧牛衣

老斗偷堅省親幃五柳靑靑欲賦歸遙憶杜鵑枝上泣悠堪湖蝶夢中飛匡廬月映雲猶白彭澤春生草自菲欲向庭前承色笑今朝那得舞斑衣

春風蚤己送萱幃紫燕迎春仍舊歸西望蟾光猶未散南來雁隻傷誰飛花燈不滅先時艷芳草依然逐日菲此際饒山天不夜思親淚濕老萊衣

月華待地入寒幃影照雙親夢裡歸隻鳥還巢思返哺孤鴻戀澤痛分飛傳心至教言猶舊繞膝瓊枝色更菲忽聽恩榮封誥至一堂歡笑脫簑衣

冰壺映月透重幃日日言歸胡不歸赤子難離慈母去新雛遥向舊巢飛風飄御苑花容娟春染金堤柳色菲且看織蠶幾學繭老來欲織爲民衣

三巖古刹石洞嶙峋偶一遊覽傷感廢頹立欲倡興

疊韻八律

三巖勝境變荒臺精舍梵宮盡綠苔虎視飛泉聲欲吼龍眠淡洞眼將開（洞巖有龍虎）千年古刹遭魔劫此日何人闢草來天下名山寧久秘春回有意發殘梅

煙鎖空林百尺臺菩提樹盡長青苔松間鶴影隨泉舞洞裏桃花帶雨開欲識名山多錦繡須知此地有蓬萊天心欲闢三淸路特趁風光好種梅

倒瀉銀河滴石泉。仙人飛瀑潤仙苔。洞中四月秋先到。巖下三潭凍不開。佛國山僧疑化鶴。珠宮祇樹盡成萊。立鋤荆棘清禪道。好待東風護落梅。

嶙峋石洞結三臺。白練千條映水苔。堅骨不隨泉影動。靈光偏向月華開。傾殘古砌雲迷字。斬斷禪根雨長萊。惟有空中流一線。春來枝上看紅梅。

法雨飄空淨法臺。丹泉一道瀉紫苔。（洞有丹泉）巉巖大士禪關寂。（洞有大士）破壁蒼龍笑口開。鳥下夕陽尋古樹。魚餐朝露嚼鮮萊。呼童收拾仙家景。盡入奚囊賦早梅。

紅雲捧日映仙臺。彩石飛花結石苔。倩衍欲御填海鈌。女媧思煉補天開。那堪遶座頻埋土。豈忍蒲團盡變萊。待地尋春春不老。流連碩果一枝梅。

東來淑氣到平臺。綠砌荷池青砌苔。鷲嶺烟霞邀月映。龍宮門戸聽風開。衍成鶴夢隨流水。不了禪心盡去萊。幸藉仙山晴亦雨。九天飛瀑潤仙梅。

何年飛劫化靈臺。燒盡繁華去盡苔。丹竈久空爐火淨。靈光一到石顏開。仰看佛宇生新薜。豈料禪田長惡萊。（寺有僧田二頃容盡被惡僧侵占）喜際陽春先動郿。五雲齊見照寒梅。

賀葉映庭太守署宇落成疊韵二律

星懸福德聚黃堂。海國松筠護粉墻。鳳起芙蓉臨地軸。龍蟠瀫水煥天章。東來紫氣蒸蘭柱。北聳晴光耀棟梁。大郡新兼觀察篆。萬家生佛五雲鄉。

謝梅瑞雪映華堂。檻外清風拂女墻。烏翥雲中傳鳳詔。鸞飛天上接龍章。臨民有譜心爲柱。斷事如金石作梁。載誦斯千歌式好。功成雅化在名鄉。

丁巳十月之望。映庭葉公以紹易金建宇。金署以爲椿樹之堂。雪中落成。檄兼三郡觀察。讀袁公賀詩。快甚。依韵和之

白雪春生數仞墻。雪飄粉署寄名堂。兼符三郡肇天手。獨立群山駕海來。石屏南宮雄柱礎。星臨東壁耀文昌。仕優猶切趨庭訓。千古新豐傍帝鄉。　朱應五

丁巳仲冬同瑶圃烏鎮寧臺壽王太守遊南明山郎席分賦得山字分韵

太平官署有餘閑。溪外尋幽萬仞山。瀑帶松濤頻發響。巖懸石佛頻開顏。高陽古洞雲千疊。米老殘書月一彎。吾附將軍與太守。俗塵俱向静中刪。

數政優優意自閑。公餘選勝共登山。將軍明德堪爲賦。太

守南薰好駐顏傾側冰壺霏玉屑踏開雪嶺半雲蘇天容
晚日憑高望萬里同懷不忍删

步瑞圃明字登韵二律

民物嬉遊樂太平南山攬勝更晴明龍藏古井雲生樹竹
蔭仙橋水滿泓一片湖光水作洞千秋書法石爲叟竚聽
鳳律從天至細柳春風擁百城

聖朝昌運慶昇平天半山南氣象明梅嶺飛花香萬瓣松
林篩月影千泓虬龍舞動書推米金玉敲來字當瓊放眼
乾坤瞻日近貔貅百萬戴千城

步墨濤南字登韵二律

洞裏尋真着意探括蒼名勝鎮乾南岡陽冰雪融千壑米
老龍蛇聚一龕誰照重明瀑布晴雲吐繡襯峯嵐到來
叩鉢天風遠聽法爲魚亦可譚

明山有主倩誰探一片湖光隱樹南翠竹亂搖迷鳥道銀
河倒瀉濯神龕龍蟠洞口來春色鶴夢松梢伴夕嵐天竺
先生同此意雨花臺上幾人譚

公昨歲攝亭郡攬普陀巖之勝今歲攝金郡收赤松山
之奇抑何巳爲兩郡山靈珍藏矣此詩直足流峙處郡
南明有知應不斜階　山陰朱應五識

丙辰入武闈同考值　先君誕辰誌感疊韵三律

一別椿幃日十千愁雲時染夕陽烟孤山月出留餘照浙
水潮來信杳然昨夢趨庭承至教今瀟鎖院泣蒼天昔年
此刻觴桃會可得稱觴到九泉

那得人生壽有千來如風雨去如烟承歡有限空流涕綺
席何時竟渺然晚恨已遲慚自我深恩未報罪通天祇期
敬事酬君德莫漫悠悠慰九泉

三十餘年思爲千音容杳隔泣殘烟空懸獄枢悲何極未

獲佳城罪黯然永鏡有疲澄碧水壽筵無語問蒼天誰云
名下文章重自愧湘山蘇老泉

戊午杰調入闈有感

天高日暮與偏賒風送清香入內衙十載綠陰雲戀樹一
庭佳豸雨儼花衙明爲守博背信俞嶺秋容近月華白髮
依然同考校葵心不厭官爲家

八月十五試院夜起偶占

鎖院沉沉夜已闌楚星齊聚五雲端十千才子嘔心血二
九分房博大觀熟化魚龍風力勁推敲金玉漏聲殘怪將

老眼空千鑑萬丈精光透底寒

曾藏玉尺兩次分房精氣一腔貫注文海隨地吟哦行
所無事矜貴具出羣之槩小心發樂育之聲珠唾與桂
花香並遠 朱應五

壽寧綵分司唐大山四十

富春江水接錢塘兩浙清風處處香越國鹽梅試妙手餘
杭醽醁進天漿星輝海屋無雙譜人壽蓬瀛第一鄉 看取
葉紅天際樹爭題好句擲琳瑯

花明秋色錦堂春班綵相承叶鳳麟浙水調和舟楫利玉

田培植稻孫新萬家金鑄甌東越一路碑傳到北辰此日
杯擎黃菊酒壽筵開處聽絲綸

小陽春近菊初黃綺席公開國色香南極星懸輝玉樹東
甌澤沛潤甘棠千秋金鑑呈新錄一片冰壺進壽觴 丹
詔鳳啣迎旭日調羹妙手著錢塘

丁巳嘉平月署中聞鴟鴞聲偶占

五馬門前啄素絲春風將至鳥先啼新鶯轉柳開三徑乾
鵲憐人噪一枝雷動中天龍乍變花明上苑鳳來儀鴟班
赴此翔千仞豫羽飛鳴恐後時

春融暖臘柳含絲花正舒顏鳥正啼旭日光昭千樹影條
風秀發萬年枝龍蟠滇海開昌運鳳舞丹山見羽儀百物
欣從天地曉鴟鴞亦和好音時

中庸言性道曰鳶飛戾天未嘗以鳶爲鴟屬遂棄鳶字
而弗用也鳳凰鳴羣鳥和右鳳凰亦未嘗禁訓狐緘舌
也周公作鴟鴞孔子繫于豳風所謂變者正之猶夫盜
泉流入洙泗而泯其迹也玩二律深得風人與旨可以
破賈長沙鵩賦矣 山陰朱應五識

和朱鏡湖題山水圖原韻十首 七言絕

江天春色倩誰描欸乃聲波趁小舠携得鮮魚沽美酒與
君同醉望仙橋

灘聲激石夕陽斜古樹溪邊雜杏花邁訪故人天際去尋
蹤有路問農家

綠野花飛山徑清兩峯相對石泉鳴牧童不識春光艷牛
背斜陽弄笛聲

萬里風塵閱歷深水流花發是知音春光到處能生物字
內何人共此心

我生什止總由天行路悠悠識客前好把芳心勤檢點兩

刪春色有人行
乾坤消息繫河圖太極初開一畫孤六子生生承二老陰
陽蹤跡有還無
夏月荷風拂石門綠陰堤畔長苔痕懸崖飛瀑從空下萬
壑泉聲雜耳根
秋染松筠積翠來芭蕉凝露玉成堆荒村美景堪圖畫一
副詩腸對酒開
征大遙隔萬山座寞裏尋思計稻粱塞外草衰秋信杳閨
中一日九迴腸

雪浪輕飄不定浮梅花香老影同流浩然踏去忘蹤跡萬
宗胸天不繫舟

送弟回烏鎮並入觀

中天武庫耀文昌萬里風雲附錦囊劍氣合姿人佩德梅
花孕玉路生香勳名久著添常色綸綍新添染軟光咫
尺星辰開八座朝正仰頌獻無疆

賀帝闡入觀兼五十壽 七言古

文炳文蔚虎豹文雲從風從眞將軍大海高山雄屏障補
天浴日卜功勳三十年前同筆硯雕龍繡虎文心慣居然
屈宋作衙官班典如奴人爭羨書生食飢髮慰撫甲第聯
飛海甸光股肱日近天咫尺武庫文昌列上方東南開府
旄節北揚颺風直破錢塘浪裂帶嗣踊細柳斜合問謀重汾
陽鑑鍾靈嵩嶽偉天開將軍誕生于長至日鳳府新頒鳳誥來子牛
排含仁若壽香滿樹占百花魁書錦堂開而北闕鳴鳳朝
陽雲漢搆元戎殿拜承都俞嘉謨承刻蟠桃核元內庫藏有巨桃半
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刻有西王母賜漢武桃將軍世德大家聲四海春風頌太
平獨有菊花友松柏貞元保合洽調羹

映庭蔡太守曰同硯者以文諧心也宜各一方星分洪
聚利涉利見相慶彈冠情生于文宜風宜雅

三過子陵釣臺疊韻十首 五言律

古蹟經三過扁舟戀故人依稀炎祚水流出漢宮春願作魚蝦侶羞爲王國賓荒臺儀獨釣天地衛金身

老大貪淸潔流連釣月人尋蹤已數過懷古在三春花鳥留知己魚龍伴上賓客星輝兩岸閒坐一孤身

中興傳帝業千古重漁人光武定天下子陵有富春亭甘丹穴隱不作鳳池賓信宿同君寢星辰應此身

七月西流火秋風送遠人學爲荒裔客不古杏林春鹿豕通聲氣漁樵作友賓千秋貽潔白山水是吾身

富貴非吾願江湖得意人雖遭雲作幔墻外鳥呼春肥蟹堪供饌鮮魚可宴賓饒他珍味美難繫故園身

興朝多國士孰似散遊人月白千江曉花明四季春方湖魚結隊彭蠡雁來賓久作歸田賦青雲絆老身

龍虎相從外深山有美人雲飛江上彩松竹洞中春沽得蘭谿酒邀來泌水賓敝裘差慕禮石室自藏身

道力年來健不遺世外人欲携彭澤酒共賞洞庭春山衲皆同調漁夫亦好賓乾坤原一體民物屬微身

雙臺紀漢績於野卜同人欲識高山響先占大地春烟雲皆過客松菊悉吾賓鳥盡弓藏日悠然見後身

我來東浙後三復高山人江濶雲爲岸林幽鳥唱春遊魚貪香餌鳴鹿咏嘉賓帝室屑香上優游獨寄身

釣臺遯而不剝卽嚴先生不壞身也袁公來遂歸田志觸目卽響纏綿往復登守頻呼宛然月落空潭寫出琉璃照水之妙宋應元識

午闈恭徵同考途次口占疊韻八律

鳴雞催旅夢曉起領秋風玉兎光偏近嫦娥信易通文章伸知己藻鑑竭人功舉首天心見英雄入彀中

文場渾似夢遇合一帆風祗聽魚龍衍何須關節通憐才慚詭遇相士愧神功得失莫非數機緘造化中

兩闈頻入夢桃李遍春風花發原無意水流亦自通朱衣憑暗點虎榜定天功自古遺珠恨日迷五色中

半世如春夢逢場使關風五旬纔獲儁六十始亨通刖足由天命嘔心盡我功寔寔原不負收效適年中

緊升一夜夢偏遭打頭風浪險心無事天空路易通少年非坦道老大愧奇功海宇須人事彌綸方寸中

五更江上夢喜逢一天風嚴瀨釣磯靜錢塘潮汛通放開

雙眼炬鑑別萬人功賄裏幽香處神交在個中

七十餘勞夢老來使順風伏牛書藏諸姿望志游逍力群

予臣分做酬君父功謀猷須晚就只此一誠中

乾坤廓大夢行就太和風有覺陰陽合無心天地通源頭

尋活水圖聚會全功二老無窮禪明六子中

心花簇簇筆花艷艷爲掄才而來乃設身處地擲句含

杖不覺要入杜花叢轉轉醉酒吞花天矣　朱應五識

春日航海至象山叠韻四律

一望象山縣四圍盡水鄉雲高瞻旃甸日近見扶桑潮汐

補句中間○關○闢

通天嶺襟懷吐久陽朝宗百谷應聚向在中央

海岸梅花發誰云是異鄉丹山蹲虎豹石井瀾鸑染邑小

離氣氣村荒近太陽清風披遠斎前水自央央

一葉急天際乾坤是故鄉黎民循飲食草野徧農桑海瀾

龍將起山高風在陽迴瀾觀日本死在水中央

楚○紛○桃○噂○

孤船宿海上天地亦同鄉舟子呼朋侶漁翁認梓桑雲迴

結句○警○策○此○中○有○人○

能萬登潮上潤三陽仰看星辰布靠天夜未央

公之方寸海瀾天旁偏境與懷淋瑯瀛響不覺露出光

芒萬丈至若詩律之細會見工部在夔益開　山陰朱應五識

丁巳冬月出武吹回栝蒼署路經桃花嶺口占

莫調天難近栝蒼路近大星辰伴木石鹿豕問雲烟捲月

窺蟾窟梯雲到日邊卅霖從上沛萬象盡欣然

解捺琳瑯天機流暢淡而彌永味入香山　朱應五識

賦胡西垞　五言排律

越國無雙士毫光辟萬夫文章仲知己氣骨重真儒境音

書偏富道亨心自舒交遊珍一諾著作傲三謨獨闢叢

路力探領下珠天根窺太極月窟會全圖壯志謙多益虛

懷有若無才名付水月清白酌冰壺刖足非關玉點晴却

在吾丹成須九轉馬老識前途彩與冲霄漢祥雲卓游[illegible]

一朝膺鳳詔得意上皇都

賀秘監物色李青蓮只爲道難一詩廣爲延譽天下知

名西垞平日以蒼黃門自信果得雲中鱗爪神其才思

奇遇也　朱應五識

送王才考陳可齋先生　五言排律

淑氣翔雲夢春星聚沅湘大官承禮樂

治化沐詔名對天門川衣錦歸衫香求珠探渤海拔鵝山

滄浪嶽峙能廬巳川流衆衆長璃戈開夜月玉尺冷秋霜

析木流清泚離宮耀紫垣羣仙爭獻立引士入為行鳥巍
香尚記曾叨曲水觴臨風披捧賞爵月捧珠光博賜推昌
谷丰神邁李唐鳳鳴朝聽聯五色映宮袞

題朱鏡圃尋梅 樂圃 五言古

雪齋部尋梅尋梅須踏雪艷雪豔梅花聞香可止渴骨幹
何峻嶒冰肌未可涅傲花雪斯馨襯雪花更潔梅雪兩爭
雄雪梅味相結梅花見素心雪花炫玉屑所喜亦無猜愈
冷覺愈熱雪作梅花衣梅鑽天地穴寄與在南枝春光初
漏洩根老花鮮妍花魁比人傑松竹訂神交靈氣貫月窟

梅以花見奇文明不易竊所貴有先資戲酸共調燮貞元
機緘微梅花標勁節雪深立程門涉名不磨滅粒粒迸珍
珠氣味沁喉舌人在白玉堂灔灔冰壺揭春色自年年仁
與乾坤徹山水戀梅花清白原一轍

癸太守映庭龔公曰鏡圃貧而有骨非因人熱者也昨
余守越國物色之矣今讀袁彭澤詩得尋梅花似鏡圃

梅谷先生傳經圖贊有序 朱應五鏡圃

公困場屋最久甲午科五經北闈獲雋雍正二年甲辰
天子菟五經遺卷續拔 欽定第一名進士宰晉石樓汾陽
兩劇邑續調懋大中丞石薦于朝除滇安寧州牧引見
除浙處郡司馬乾隆元年丙辰檄入文武兩闈薦舉皆知
名士時宰相嵇撫浙見公器重之藩臬咸薦檄署寧金兩
郡篆人謂謝宣城與渤海復視于今矣戊午夏公引年告
退宰相檄曰袁丞惡政多端操守廉潔屢署劇郡著有能
名且精神強健不得以老疾告退秋入月仍檄分房同考

入彀皆名下士公喜甚遂繪傳經圖志喜滿庭麟趾鳳毛
挑經滿業趨承于膝翻翻染桂杏風將與公門佻李爭妍
侍側垂涎兇毫作贊贊曰君子多能君少也賤寄情釣弋
浮雲一片探珠龍頷淡而彌炫二酉胸羅百城南面心葬
聖賢樂善不倦價重金臺名聯玉殿三晉壯猷荷中丞薦
星臨浙東兩攝郡篆桃李何言其文豹蔚斐然成章趾麟
同美精義傳薪雲光復旦
紹經新裁經筵重賴先生應之天下賴見

琴崖太守胡公曰贊即古詩之遺也庾信詩新廳工部

稱曰清新又曰老成惟其綺而有質麗而有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老成余于是詩亦云

壽楓憲程公

星氣騰鶉尾山靈媚鳳皇心傳綸伊洛文筆捲瀟湘姓宇颺金馬圖書賡玉堂南宮先甲第溥海仰圭璋久蘊蒼生雨新承天語香經綸資岳牧風紀重旂常疏草朝來闕珂聲出上方排門誇列戟聚米頌如岡庾嶺梅初白陶籬菊正黃湛思春酒灧流澤海籌長末吏慚升斗微稽託稻粱紅裘圖似月碧藕大于航曲水陪高輦吳山進壽觴祥雲紋合繞紫氣滿天閶載見金甌卜恩緜引棟梁

證心歌贈朱鏡圃有序

山陰朱鏡圃曰若懸河慎言人也余慎言人也余口未嘗不若懸河不與鏡圃談則訥而鏡圃從可知矣戊午秋奉檄入閩余與鏡圃旅中舟中雅詩酒別去無一言余之期鏡圃者甚于鏡圃榜發鏡圃下第余意大不快出聽鏡圃淡如也若鏡圃者而猶若是乎固心疑衡鑑者當而失之越旬日朔西垞持遺卷付鏡圃爲鏡圃惜乘病兒乎大正聚觀之俄大正詑曰卷出阿翁房余急就視果然牛胸不能語目注鏡圃了無拂于意者嗟夫鏡圃獨非人情中耶鏡圃慎言人也取斯心以相證可

乾坤秘鑰太極圖先天圖說心相符意不盡言庭草翠不盡意繪眞儒帝載只今存聲臭時行物生焉可証扶輿正氣挺奇傑磨不磷兮淄不湼空洞虛懷對太虛玉壺適與冰壺潔古來金谷多穿窬梅谷香心白如雪雪與梅花獨見奇雪花梅花冷更宜霽藏梅花香始出梅花清亦異人知鏡圃孤岸蹤所遇擊碎石家珊瑚樹區區金谷吹枇

襟大小酉山貯武庫麾戟文壇四十年升揖輪蹄聽去住拔劍長歌天地驚珠唾肯逐春風去北堂有母未嘗顰著三嘆淚如雨孺慕嚌雲郎慕君桂花消息杏花路茫茫針芥兩相逢造物于中使遲暮納履瓜田豈盜瓜何况佳人隔絳紗璧十五城初定價桃三千歲一開花太極圖中含碩果碩果不食仁自吐金人三緘固何爲心心相印心乃古

水乳交融冰清玉潔聲發金石可泣鬼神○蘇軾寄以關節投剈必大受而藏諸笥小偷持笥去事不果周毋

泣日不登蘇學士門可愧耳後必大官台輔終執弟子
禮於拙公前袁鈞識

以下原缺

居易堂詩集跋
詩言志四始六義多推本忠孝要有一不可磨滅之性靈
輪囷轉勃發爲文辭始有裨於後世杜陵之獨以史尊此
物此志也我　公忠孝性成先憂後樂其手稱倜儻與會
飛揚又其餘緒昔柴桑高韻千古流香騷士名人以守浙
著者若康樂樊川香山玉局先後數十輩遙寄彭澤風
公囊琴載鶴跌宕於雲巖華蓋間吾浙山靈增重勿效拂
衣賦歸戀戀故園松菊也　西吳鄭振銓謹識

居易堂文集跋

何如棨

側聞輪轅藏道言出爲章杼柚從心治成有譜是以襲今
共貫符書卽經史之外篇華實相衛詩賦亦休明之鼓吹
若夫治推葸魯操觚而技邁班揚才擅淵雲剖竹而名懸
名札者術長于往蹟莫度金鍼摛藻緝于當年虛誇錦組
遂使談吏治者有不學無術之譏號名流者貽處士虛聲
之誚我　袁公文章宗匠理學斗山樹幟藝壇海內仰千
秋之業秉衡邁政士林盼一字之褒謝安石未出東山蒼
生有待諸葛君方棲南郡名士何疑既而卞璞剖珍太阿

出匣獨魁
欽枋尚
聖天子特達之知益勵嘉修矢古名臣報稱之誼牛刀小試
美哉製錦烹鮮墨綬連膺久矣駕輕就熟切膚知痌瘝以
民心爲己心舊目慶憂勞視王事如家事將支補詘巧爲
無米之炊化瘠爲肥遂乏不毛之土撫凋殘之遺孑鴻雁
集而樂國興謠償流散之積逋雞犬恬而正供足額披襟
獻議不辭詳做厚牽齊僧當仁並偕裝空金盡而且敬教
勸學栽培至而人戴二天舉作傾貲成[illegible]而功成不日

製桔槔以利用花核飛白鷺之滋播骶骼以垂恩育雨斷
青燐之泣蝦和戎幕廉蘭合而趙國益强洗滌澆風鄭衛
刪而唐風如故若夫爻爽積勞相廣洪搥伏如神屏絕苞
苴楊伯起私干必斥介嚴闘很無人敢做灌將軍罵絕呼
盧何處復容袁彥道麟遊集華能因地以制宜尊偃風行
爰化民而成俗甚至支河自從天濬其流元惡就擒神錫
之夢劉昆之反風滅火未足稱奇童恢之咒虎伏辜何由
擅美洎乎晉階州牧旋佐郡符連與名縉馳聲全浙殷勤
造士羣英爭托龍門愷悌愛民編戶欣瞻熊軾布令則春

潤秋肅鼓鑄流形程功則雨順風行仔肩鉅業郡人重得
黃承相去必攀轅童子爭迎郭細侯來皆擁彗橫經者揮
毫抒頌秉耒者騰口成碑雖歌功紀德之詞自堪充棟而
明體達用之學未許問津茲乃紬繹親訂大道爲公因之
鴻寶流傳國門共賞闡披民隱敢言之氣如虹鐵折奸疑
讞案之成若鐵彈提撕于文告頑石點頭抒悃愫于置郵
光風在抱思親念故濡毫而至性淋漓翼傳羽經涉筆而
名言絡繹以運海移山之事業發雕龍繡虎之才華無此
經綸未許一行作吏聽茲撰述㑹不十年讀[illegible][illegible]伏泓

坙蛙鳴廢井報親日短甘爲失路之人謀國心長猶矢乘風之志擇瑤函而錯愕慨慕何窮望棨戟而踟蹰覲陶有待若夫煌煌大集豹炳難窺詹詹小言蕪音妄矢亦曰業揚盛美宜勤職守沭禊官宣播聲明用廣流傳於多士云爾

栝易堂浙中新集目錄

彰澤袁業洪梅谷甫著　門人 丁棐 朱應元 胡來鋅 何如棠　男 大正 大辰　姪 大智　孫 佳偶 佳駿 佳熙 仝校

西昌曾介巖先生鑒定

卷之二

栝易堂浙中新集卷之二

彭澤袁學謨栩谷氏著

上宰相嵇公書 丙辰三月

伏以名世五百年而後生舟楫鹽梅著積賢臣億萬民所共戴海塘河運效靈於際昌期綜百揆而兼四岳統承明德陂九澤以障百川寄翼爲明聽之司天工人代疏瀹決排之力庶績其凝四海攸同天下已任恭惟

㦤台老大人閣下至誠不息大道爲公經濟本乎文章修齊治平不離正心誠意之本官箴由于世德忠孝廉節係然觀光揚烈之休破格而拔單寒三晉人文有主秉衡以收奇士中州俊傑胥羅發哲自昔乖模誠哉著旗常而光俎豆家祭於焉不振展矣紹前烈以啓後昆

帝曰若時登庸無遺壽考臣曰愼乃在位永肩一心在田見龍利見符剛健中正之象高岡鳴鳳矢音抒馮翼孝德之能百世可師萬人爲傑秉性如精金良玉坦懷似霽月光風前此河伯安瀾業已行所無事今茲海神黙相竚看立奏膚功兄復撫兩浙之東西加以綜覈之出納剔奸洗弊西湖濯纍吏之腸除蠹安民北海潤生靈之命伏讀 憲檄

僾孳夜間鏡靜舍新猷如清晨著棒檄日宜力在乎猷爲
靖共務須淸愼夫有猷有爲益以淸愼則有守矣繼曰吏
治積玩居官貪墨詞訟拖延淤案扳累一任衙蠹作奸以
致閭閻坐困至哉斯言守令之弊洞若觀火矣又云州縣
爲親民之官教之以禮躬而和衷共濟教之以馭下而威
愛得宜若夫公明布其惻悌慈惠發其神明則不流于姑
息寓撫字於催科歸聽斷於平允則不傷於峻刻此言精
密公忠所以立政之本也勿營私於暮夜勿瞻顧於紳衿
則不致顚倒枉法勿牽制於胥役勿假權於親朋則不致

偏聽生奸此言防微杜漸所以除政之害也凛衾影而盟
幽獨戒晏安而勵精神字字格言宜悉銘於座右淸愼勤
爲居官之要訣敬信愛爲臨民之首圖明明讒著當服膺
以終身淸夜捫心細加檢點有過必改有善加勉循良者
予以薦揚之榮改過者開其自新之路否則不能稍爲寬
貸勅誡如家人父子彈刻若紫電淸霜大哉至教該本末
體用之全兼內聖外王之學一邑如是天下如是良吏名
臣之道一以貫之矣　臬臧山成末佐江右郴才草野窮經
曾稿聞平大戒中年服政願凛遵乎垂言慶典型正堅欲

聖凡同歸一日殫心道存志遂畢生竭力生順没寧無曠
厥官謀其在位伏願咸熙庶績徧德兆民霖雨潤海隅蒼
生溪聲光照六橋花月春風涵扶桑卉草寧止澤沾兩浙
昆蟲際
飛龍之在天思日贊贊而勳華愈茂慶元臣之佐命惟日孜孜而
黍景方隆庶吏治民安川無伏鱷海不揚波而政通人和
民不食淡物若其天矣

上宰相梁溪嵇公書 戊午三月

竊卑職衣學謭渤陽下士襪線庸姿念載窮經學未窺夫天根月窟一行作吏質徒等乎馬渤牛溲服政懷慚問心多疚幸生

堯舜之宇祖孫父子三世共躋春臺獲隸

皐夔之門耳目心思五官同登仁壽九年令尹山右未克展保障微勞三載司馬浙東仍不失駑駘故我素懷報稱雖雕蟲小技猶欲以蚊負山雅慕循良儘鐵而氷心每思將蠡測海敢曰科名不愧實悔寡過未能荷蒙

閣憲大人冰壺當照玉鑑高懸破格而收片長物色於牝牡驪黃之外殊恩以儲寸木蒐羅於楩楠杞梓之傍同考兩試棘闈罔竭力殫心時將目迷五色署篆發經劇郡亦安民除蠹猶切心懸四知咸蒙藻鑑於事先庶免獲譴於任後正欲永肩賞力不敢浮慕空名庶幾罔報終身得以暇枕末路孝除調和兩浙桑麻樂利千村無警犬之屏獎理兩天婦子盈寧萬井吹橫牛之笛卑職捧土以益泰山求必增其峻挹水以潤江海務能資其深欲竭力以致身忠孝之外有何事顧藐躬而盡瘁家國之理總同原盡此微軀永供厥職有可生之日悉報効之年無如力不從心動多踰矩年已七十左耳不聰易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詩云颯如充耳聽不聰也以廢官廉好爵敢言鳴鶴在陰將偏聽翁廣聽反類偷鈴掩耳豈黃霸顧惜廉吏即重聽何傷惟班昭乞哀代兄莫年還有益愧未遑悉心以盡職尤不敢自欺以欺天更慘同胞共三不幸雁行折二已悲子規叫月復傷鶺鴒在原隻鳥聲驚蝴蝶夢孤鴻血染杜鵑魂勺水歸源慈烏報本痛父停棺未葬獨子負罪更深忠臣出孝子之門事君同事父之敬願言乞骨告老痊親

與其老馬之戀槽曷若哀鴻之反澤敬叩

憲臺大人仁同西伯全浙鮮未瘞之枯骸德擬陶唐在位無曠官之庶職即日收之桑榆尚可見日以披雲無奈失之東隅願言歸田以贖罪驕駘索齒那堪附驥馳驅鶏鶩廣慰駑駘踏躅抖擻伏懇

恩援獨子葬親之例勉從七十致仕之文特疏

題請准予告休庶幾永草木之年優游而親化日沾梅鹽之澤扶杖以觀太平盥手焚香激切上稟

閣憲嵇檄行

該丞居官清慎辦事實心優著劇繁著有能名且精神強健不必以老疾求退仰布政司轉飭知照繳

祭之豈不如養之薄養時負米親已顯卻藉名已揚此日陳情彩鳳立梧桐會見雲開五色哀徵啼巫峽卻教腸斷三聲得宰相留不必昌黎再瀆慰蒼生望應知安石重來 朱應五謀跋

陶徑就荒萊衣欲濕白鳩翔於句曲芝草萃其茝端何如榮識

百轉柔腸聲淚俱下誰忍聞此霜天曉角絕塞孤鴻 丁萊識

上宰相桐城張老夫子書 戊午

敬稟者 謨 草茅下士幸附
宮牆仰瞻
老夫子見在田之龍剛健中正習儀鳴高岡之鳳翼翼孝德兼收獨愧 謨 也受
恩深重報本無能祗此冰淵時凜愛民勤事期無負我
生成造就之高厚也 謨 自丙辰文武兩闈分房共薦中二十一名即蒙令任藩憲委署寧波府兼隨委署金郡今春引年告退乃荷 督憲檄批該丞操守廉潔辦事實心優

著劇繁著有能名且精神強健不得以老疾告退又蒙
令藩多方保留 謨 是以仍殫心供職伏思年雖七旬思
君之外無餘事忝居三任報 國之誠祗一心自返精神轉覺強健尚可末路有為但處郡僻在萬山窮谷之中而聞知一官向屬閒曹不堪有所建立如錐處囊中無由末見惟求能上報
聖明以報我
夫子於萬一也今科文人聞薦中七人 謨 也何人屢收多士皆受我 夫子奕世修恩直令文章通於性命九曲

黄河發源固有所自衈結私衷没齒寧忘負卯時覺飲食
夢寐慇懃如侍
左右　令侄歷任愈久庭實愈懋洵稱世德家傳謹將辰
下所聞擬墨十首上呈
藻鑑庶　讀一片眷戀愚忱願與斯文而俱達矣泥首天南
伏祈
哂納敬修蕪稟遥叩
萬安竪
渠府介福　謨臨稟曷勝悚惕瞻戀之至

靈鳥來賓則易鳴盛實有見夫泰山不爭土壤以成其
高黄河不擇細流以成其大辭氣温厚和平满而不溢
宜公奏疏昌黎劄子老泉啟事鳴所當鳴彭澤衆之洵
是補衮玉尺

山陰朱應五識

恭候宰相嵇公書戊午十月

竊卑職學識拙蒙末吏彭澤庸才幸隸至教門墻盆魚犯
色願勿代天雨露砌草增春服政而及三年沾榮吞委兩
郡體愛民之心以勤事四明免胥權宦儆革弊之法以除
奸八婺川恢老吏推誠無過悉治深仁恭慕告老歸田蒙
檄精神强健功以老疾告休秋闈錄收同考自慚學業荒
疎又獲觀光選士一經放榜即欲揚帆敬叩龍光未承温
鑄乃知頤養少和必因痾燥歷念卑職愚乘時切躕躊維
殷恭惟

閣憲大人聖修滋味自可和羹龍馬精神永宜調鼎易曰
勿藥有喜誠哉是言也書曰天壽平格其斯之謂與活既
感百萬生靈咸識迴天有力免溺濟千秋將墊僉云立命
在心正當壽國以宜民長賴補天而浴日防饑積米在在
起中澤之鴻爲災鑄璽時時鳴高岡之鳳太和保合萬福
無疆　職何人斯嘗加怙門因美伏生九十嬰鍱以陳書更
慕太素入仰從容而奪錦尚思學術濟川猶難處裝脫穎
其旋元吉贍望階墀永肩一心親承師保飲泉者必溯其
源食德者敢忘所潤爰修悃悰敬請新祺竚候名見少慰

小心
詩徵於德詩民者能齡身文生于情文心者斯文藻以
飲和食德之真寫根心生色之妙字字道地聖藥悉從
上池水炮製過來一劑固元方長生湯也 朱應五識

四明山賦

四明者蓋嶠之靈山洞天之神岳若上尋雲深肆無景南
北逵峯東西砌開玉女當扉明星闕牖蒼龍曉闕朱鳥夕
牕翅鐵御之舒波睹鬱儀之翔鑾以是標其稱矣至如蟠
龍集鳳之形匹帛散花之狀延環曲抱宵窕周縈姚墟虞
阪近攤於軒庭鄮水崎亭旁羅於郛郭沃洲天姥不隔風
烟華頂赤城自通雲氣一萬丈之峪特八百里之紆回虹蜷
鰲翥顧將軍謝所未能嫋榭幔亭王子年書亦不盡梅福
以升仙作記莫摠形容孫綽以摛錦鋪詞未聞梗概若夫

森峍屼以騰放偉巃嵷以崇騁譎天矯而傑發仿嵯峨而
蜿蜒挺后土之元軸撥漸臺之高躡恍浮漢以翠列若乖
寄而黛懸圖其散樞流精積德凝甸扶輿貫圻磅礡赤縣
接蓬萊於絳宮俯岱淵於紫殿掩二室之巘巇迴五形之
交紱蓮披太乙異削華於三成帆轉瀟湘似望衡於九面
縈旋合沓磊砢紛卑岦布帷帳勿盤脊慮北刃環以樹岫
標鐵槐兮攢峰丹綃挂兮陽燠素璧鏡兮陰凝萬戶千門
平子則西京彷彿青衣赤岸張陽則地肺潛通或半嶺斜
迴度明堂之閶闔或一枝橫出抱貝闕之芙蓉實挺搁以

萌象當飯氳之化融百泉湧其縱匯衆波滙以懸窗湫似涇涓溪如枋口流淵然噴洞洪雹走碎錦石而淙鳴卷珠簾以潄吼金沙琢礫兮熒晶繡谷沈巖兮蚪蟉蹊窮徑轉路絕仟移林嶔嵒谽㟧綺霞見空中之海日晶半壁之天鷄倘欲往兮何所若將躋而更非下嗁猿兮噭噭美賭鳥兮悽悽入仙容而未辨問漁人而已迷則有珠館瑤臺金堂玉室藥竈流丹砂牀吐白鶴銜前而傳書鸞依屏而起烏王右軍嘆息于徒開陶恒景躊躇於莫測清狂賀監之宅遁塵道士之居記夫人以名榭賭天女以投壺孔祐

之亭存養鹿左慈之岸號藏魚紺殿則花支映彩仙陀則瓶宇排虛銀蘭玉笋之奇紫朮青檀之蘤草何事而成文鈞何爲而美箭芝房發乎秋磬乳洞收其曉綮岩始驗于羿羊石纔飛而學燕蝠送雨而奚神雀司更而不變至乃莎萊動節灑景當秋適屏夕敞濕翠朝流碧亘天而不掃因霽鏡而無愁森迢遞以當戶奔踔蹉以入樓卽丹青以莫狀擬斤斧以安鑱雨靈龍門積素千里渺然與望諸張玉起氷暗成螢峰虛散謡非蜃展之可尋非浮轓之可揗既而雲海諧淨風和日驕幇行行止升乎其巔可以遠眺

可以長謠對高飈于十洲失萬象于秋毛俯視諸峰忽如堂坳沃台雁蕩括蒼之標陋若蒲榖執珪朝不自知出飛鳥之上蓋由所處之甚高然則問青天而搔首豈徒詫謝朓驚人之句夫將出雲興雨方且森入澤而被乎九皐睒䀹光怪懷人雲間毫端挾瞿塘灧澦之奇知士銜聲錀于蘭成宅久矣

山陰朱應五識

錢塘觀潮賦有序

天地四方海水相通渤海東有大壑乃無底之谷名曰歸虛有石淵厚莫計其里名沃焦山不能吸水故曰沃焦即莊子所云尾閭洩之也天地之氣發爲潮汐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再大再小夏時天高故潮大冬時天卑故潮小卯酉之月爲陰陽之交故潮獨大於餘月朔望之後爲陰陽之變故潮獨大于餘日潮汐乃霽夕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因海之潮皆增長獨浙江潮聲若雷鳴者何也蓋緣天目石骨齒於江底狀如羅刹是故錢塘江一名羅刹江當其海水驟漲灌入海門此雷之發聲也奔流三百里激怒羅刹此雷之震動也再二百里潮水從龕赭二山鎖逼而出則雷出地奮也浪花織三百里至富春江而散羅刹諺云羅刹江濤有聲有色者以此賦曰茫夫一綫雷聲來自天上雲乘水立乾坤俱漲海口懸河聲勢特壯倒灌海門千濤放浪舌底翻瀾難以名狀滾長江而忽裂轟走冰山挾兩岸以齊飛轟排雲嶂衛其態時則動蕩氣吐升根本盤大荒目無遐顛顛倒倒疊疊屑屑逐行空之天馬出岐迴之鯤鵬衆者忽碎散者仰蹴激羅刹以噴天蟾珠落鮫人之器返龕赭以折地琉璃燃能窩之燈若乃篚底波瀾鱗甲將化樹次蛋機風雲叱咤舟楫迎潮萬弩齊射凌空泡影激灑鼓而有聲頃刻匠心鏤玉壺其無罅騰松濤兮乍隱哀弦鼓兮欲滴以泅爲戲魚涉于冰舉國若狂人觀于蜡歎囃嘖于沙間掃喧囮于塘下慣伍相之孤忠重錢王之聲價見在吳山百叠立第一峰左顧右盼何雨何風健翮凌霄若個登龍禹門浩蕩誰跨長虹天際迴瀾莫知其蹤絲綸在手釣鰲心雄抹嚴陵之石鼇猶見浮沉片葉長留天地一漁翁

咿吰鏜嗒千雷萬霆山移岸走一瞬俱下庾山江南賦有此魄力　胡棗鋅議

禹穴考

禹穴有兩一在會稽一在蜀蜀人相傳禹生於石泉縣之石紐鄉即指此山爲生禹之穴因號禹穴每歲六月六日爲禹誕辰鄉人持牲酒朝禹穴瀨飛瀑流泉借爲一歲修禊之聚風斯古矣考古者必詰之曰當日崇伯鯀何由挈修己至石紐鄉而生禹於此山之穴耶死則同穴生亦名之爲穴耶余以爲不然昔洪水汎濫生民上巢下穴穴者即營窟也不必以生死二義抹倒穴字況其地之名蜀也由來亦古考蜀之先肇於人皇氏之世迨黃帝子昌意娶

蜀人女生帝嚳又封其少子於蜀始稱王自名蠶叢后樂後有杜宇號望帝然則鯀率修己至蜀產禹于石紐鄉誰得而禁之蜀人指生禹之山爲禹穴固也按漢書武帝詔曰朕用事嵩山見夏后啓母石王龤之云啓生而母化爲石據此則禹生於石泉之穴不必詰也所可異者蜀人必欲掃去會稽禹穴竟將太史公所云上會稽探禹穴六字作三字句讀以爲上會稽指越也探禹穴指蜀也殊不知太史公欲探會稽之禹穴者蓋探禹穴中之金簡玉字也蓋者黃帝歷其芙渡東海登宛委藏金簡玉字於宛委之

穴夫宛委者即今越郡之名山皆稱爲黃帝藏書穴也禹水功未成登衡山長嘯夜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曰聞帝使文命於斯故相告耳禹隨至越登宛委發穴得書洞曉河山體勢識所治水之理水功既成受禪東巡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戮之故宛委山爲會稽山蓋取會諸侯而稽其績仍還金簡玉字於宛委之穴粵稽黃帝藏書禹既發之禹復藏之故不言黃帝穴專名禹穴也上古曰墳曰邱曰塚曰穴皆藏書之名既不當以生人爲穴亦非死則同穴之謂蜀人士必欲掃去會稽禹穴

者何也禹崩於會稽少康封少子無餘於越以祀禹墓後則升墓爲陵有陵即有寢是以禹廟特建於揚州之鎮山曰會稽山之巔而爲南鎮之鉅觀也歷代遣官祭禹陵者事竣陟宛委探禹穴蓋有味乎太史公之言思慕之而神往徘徊之而意得何預於蜀之禹穴

考名山志宛委山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冊禹退齋三日發石取書所云文玉者即禹所發之日月雙珪也禹佩雙珪而無支祁懾據此更願會稽禹穴之奇嶽瀆經云禹治水三至桐柏獲淮渦水母名無支祁

善應對辯江淮之深淺原隰之遠近形如獼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不可久視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能制之遂鎖頸以鐵索穿鼻沉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 山陰朱應五識

破蘇將軍傳

將軍姓周名國泰字敬齋越之山陰人濂溪先生中子燾之後也燾於南渡還諸暨又還山陰之東浦凡二十二世將軍父徵崖公諱應聘俯於天津明季天啓間援貞除鄭城令以疾告休復居天津之葛沽鄉公與夫人相繼去世遺子三將軍其季也鄭城公長子國璧供事史館授昌平州同淼淵解餉皮島時毛文龍鎮皮島彈壓遼海故有是役越大洋遭颶風碎舟昌平公僅與五六人扶片板隨波登岸土人拉之解朝鮮朝鮮人疑爲賊船漂沒因解京師審明還職昌平公以宦海萬死一生且鼓盆辭職病亡遺子文芳鄭城公中子國振二十未娶同棲葛沽與童子試瞰自負爲小人所紿羈獄年餘幸鄭城公故友爲釋憤其推跌異迹當是時也將軍年十二無所倚負氣莫吐幸姊歸行諸俗之往遂攜文芳同往賴姊成立因知[illegible]賊肆行將軍忽瞠目長嘆投袂別姊姊送將軍出門[illegible]且語貞公將軍亦泣背者而別去遂攜文芳走江南投大將軍黃得功麾下數建奇功給國子都司劄流賊破北京諸王師討賊賊遁於是王師下江南黃大將軍爲飛矢所

中軍中死解順治初年命譚大固山定江南江南既定鎮江協鎮張承恩獻破閩策曰人心歸向勢若建瓴今入閩宜採智勇兼擅者爲先鋒固山然其言遂舉周都司爲前部先鋒虞仙霞嶺進攻羅陽閩人乘間有以砲擊固山營者訛傳守砲者即承恩心腹固山疑承恩携貳乃退軍三十里倚險自固承恩患之先鋒謂承恩曰嫌在前兩相疑害莫大焉非以口舌明也我獨攻城城拔疑自破矣先鋒舉槌卒戰承恩夾攻揮軍奪門遂拔羅陽固山疑釋以周先鋒功第一仍以張承恩鎮羅陽攻寧德當西北隅敵勢

甚猛先鋒出戰當胸爲炮所中覺焦疼自辰至午矢炮不息先鋒不肯少挫其鋒竟使敵軍潰亂但見先鋒之坐騎受敵軍炭炮之加七洞八穿竟無尺幅風吹飄颻其焦糊處如從爐灰中取出所以一時傳呼周先鋒爲破燕將軍先鋒是日出陣偶懷銀餅一枚午後歸營解甲視炮傷處而銀遷正中餅中不能內損是以但覺焦疼而已再視餅併有蹟由是協劉中藻攻福安乘夜日雨破銅山擒其險陳若率鐵羅漢欲復銅山用滾被三萬人附城三匝先鋒使夾門告急於承恩承恩皆師一晝夜驅至力戰入城謂

先鋒曰敵勢亟何弗棄銅山去先鋒評曰敵不知謀所恃一鐵羅漢耳計取鐵羅漢則三萬人皆休矣指畫甚詳承恩然其計鐵羅漢善用被陣以紅布畫虎豹漬水左右短兵翼以長鎗步卒四人開闔卷舒鎗矢不入而馬皆驚怖以此取勝周先鋒預制鈎鐮木耙分行布陣疾奔河岸鐵羅漢驅滾被出狀如列翅鋭不可當周先鋒親用鈎鐮注視鐵羅漢鈎定滾被彼長鎗皆爲木耙所制刀鎚交擊立殺鐵羅漢虎豹反走先鋒揮軍渡河血搗陳若承恩依計合擊敵屍遍野陳若生縛乞降承恩勞先鋒曰君智勇天

授漢李北平唐雷萬春不是過也迎刃破竹定入閩制府李公題周先鋒爲延平副將旨既下辭曰國恩積年苦戰露宿餐食以致痰喘乞休許之承恩延周將軍入幕府以客禮優之康熙二年春張承恩移鎮溫台周將軍從張公至溫出署家於永嘉長子文英年十七入永嘉縣庠先是張承恩爲鎮江協鎮從譚大固山破閩就便家於京口承恩父在京口忽爲鄭帥信擄去脅其致札于子降鄭承恩回札云身受國恩甚重盡忠正所以盡孝由是承恩之父抱憤疾死鄭帥信殮之表其棺曰此張承恩之父柩送柩

至鎮江江岸有司以聞具題賜祭葬張公以海冦未靖不宜請假奔喪乃遣二子歸二子年少不能理事乃煩周巢府同至鎮江行事周將軍偕張公子渡錢塘江抵杭泊舟登岸小憩望江亭遇一老僧約六旬乍見彼此驚愕作相識狀語細繆甚絮僧忽屬將軍曰富貴當歸故鄉將軍瞿然曰余幼時倚姊于葛沽及長與姊別姊云吾先世係紹興西郭門外姓周非以父兄名告我我貧志之僧曰有影響便可尋也我當爲汝往將軍欣然告以故與之資且訂曰三旬仍會此卜可否僧曰諾卻資曰往矣至西郭門外五

里霞川橋逐戶問無覓次日橋邊人指僧又行五里至東浦閘西周東周峨池周皆無有應者僧堅心無倦容乃訪至橫河洞橋適遇將軍再從侄周素應亦曰不知素應於僧誠僧曰當年因兩飯僧素應之母問其說驚曰吾嘗聞□□訪問總凡之九十餘歲母曰周家有人住天津四十年前曾有書信得無是耶飯罷引僧叩之總凡之母曰得非周慰嬰之子耶僧曰然僧遂歸杭及期而將軍至僧詳述其說將軍遂別僧至東浦入其家門如舊遊地見九十餘邁嫂如見舊時人商所以歸里者忽宿辭去逾年春將

軍携眷歸東浦是歲康熙四年乙巳冬十一月將軍次子文傑生明年長子文英中鄉魁成康熙庚戌科進士十三年詔天下武科甲効力將軍呼文英勉之曰談兵紙上不如親歷疆場遂任文英偕子往康熙十五年丙辰冬十月初八日辰時將軍騎箕尾去當將軍之病劇也喟然嘆曰一生甲胄殺人生人有國可投無家可奔一姊一嫂祖宗爲誰何能忘我者如也家人問者如爲誰答曰杭州僧也氣絕後將軍之長子文英爲蜀中松潘鎮總戎英子聞緒爲江西分宜令文英授都司劄不仕將軍之次子文傑

爲廣東電白令雍正四年傑子開捷爲陝西西寧鎮總戎乾隆元年又起爲陝西延綏鎮總戎乃眷西硤人望爲公輔器也雍正十三年上元電白公以榮祿大夫飲於鄉制憲上蔡程公額其堂曰三達尊周家爪瓞子姓蕃衍鄉學兩學者香蠟聯而起破瀟將軍大忠大孝篤我周而有如此者闇巷聚談喜蹤跡其髫齡孑孑所不絕者一綫將爽奇矣數聘將軍既歸東浦數淡杭訪僧僧卒不可見將軍每咄咄書空疑爲沽之雜髮雲遊者近是

歐陽公讀楚漢位置洪門宴前案曰作文要道日好使

我身際其時我亦當爲此婦之至服之至斯筆伐豨子
史矣識是乃知山龍門之堂入廬陵之室 朱應五識

奇人奇文史公記子美詩雍門悲顧虎頭畫石曼卿歌
浙雄筑辛稼軒詞無一不有何如紫識

蘭陂趙狀元傳

公諱熊詔字侯赤號裘萼宋魏王德昭後家世甲第祖繼鼎以進士出宰擢兵部主政考申喬以進士出宰歷任大司農贈宮保謚恭毅妣龔夫人生四子公爲長公生之前夕祖夢神人授一軸見彩雲繙護二字曰熊詔即以命名日星河嶽之瑞兆於此矣公甫能言口授經書即能誦五齡就塾日誦千言十歲作文筆花噴墨十五用五經七藝補弟子員龍門居柱下何書不窺是故胎經息子左右逢源玩物適情博綜其趣己丑傳臚第一人但知公之文章嘆海內爲操觚家作珊瑚綱殊不知公之勳業銘鐘鼎而勒所常者實有以見全體大用日新富有映文昌而照武庫戊戌冬

聖祖命大臣子弟効力西陲公方視草禁中聞命即棄筆策鞭馳壯甫慎力請輓輸至入里坤者兩無不應機濟辦說者以爲鄉侯之烈復見于今夫以公之賦性純粹養氣配道義其于鄉黨也則卹隣救患其在朝廷也則霖雨蒼生行誼一敦於古廓然具物與民胞之量一旦任以軍機重務吐胸中十萬甲兵敵王所愾視捐軀疆場乃爲正命較諸

平日之拯飢拯溺又何如蓋仁人之心本于忠孝忠孝根
柢乎仁仁必有勇勇於行仁將安往而不得其忠孝之實
哉公三十侍恭毅公撫浙撫楚恭毅公立心廉介峻於法
公爲之從容佐理一出于和平浙楚之民至今歌仁壽焉
恭毅公爲大司農恩沛寰中化流宇內拜颺天墀父子同
朝天下沐恭毅公德澤之遠郎曰狀元天下禰也公旣馳
驅四牡藎瘁遐疆方視其猷克壯忽聞訃弃恭毅公喪哀
毀骨立惟以未嘗親湯藥視含殮爲痛陸恭人以婦道兼
子職公亦曰抱恨終天必欲相從地下補供子職雖然得
毋傷歟考心公究以哀毀卽世公其謂之何哉郡有恭毅
公專祠郡人士援唐鶴徵配荊川祠錢春配啓新祠例請
以狀元配恭毅公祠當事允其請人謂配享祀典雖出輿
論之公實係忠孝之報差足以踐公補子職之一言也公
世德作求承先啓後子倜數現任兩浙鹽運使民不淡食
頌曰乃吾三朝繩其祖武麟趾徵父子鳳毛唸祖孫江南
風氣彭于大家一門狀元運使公方將肯堂搆于鼎鼐不
必以宋顏固美旋看鳳毛步武形雖皆廟以志狀元公之
文德武功公應忻然色喜曰甫迺乃吾家故物猶何爲獨不然

壽方岳張公文

粵稽洛書九位一自箕疇推衍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九曰
嚮用五福特先之以壽壽者酬也所以酬德也雖我
方岳公備剛柔正直之德仁育義正進剛陟之詠者咸曰仁
者壽又曰天壽平格歲丁未
世祖憲皇帝覧公會試薦卷激賞物色者久之授公天台縣知
縣旋知台州府恭天台上應台宿公泚郡秩階星平競傳
爲他日鹽梅瑞洪範五行配五味其于水曰潤下作鹹惟
鹽主鹹公操鹽政者兩詢非鹽梅調燮之先兆歟古者天

子六年一巡狩朝諸侯于方岳之下以熙庶績屏藩重寄
於今爲烈恭逢
聖天子知人善任爲全浙蒼生計旣周且厚乃眷于公者亦惟
以公之宣流布化驗之于前而又欲其徵之于後公實爲
帝心簡在者也十一郡吏畏民懷風清弊絶闤闠蓋藏夜
戶不閉且稽諸自天無遺壽者公之治績登于上理丙辰
秋九月兼督撫鹽三院篆丁巳春二月
陛見天顏御香徵錫都俞颺拜綸綍煥頒忠臣出于孝子覲
省親忠孝兩得從古君臣父子之樂于汾陽外不多觀今

月初一日令旦爲　公懸弧嘉辰十一郡生靈成長茂樂
利于　公之仁心安于仁壽之域久矣是以思公之仁德
願祝公壽統兩浙八十餘庠多士共聞公之心而相謂曰
欲立欲達未嘗先爲立人達人未嘗後爲民之所以感也
民且相忘于感焉惟進一字之祝曰壽民之質矣將倚山
以作壽也浙西之山以天目爲祖浙東之山以金庭爲祖
金庭即天台山也產長生草尚遺劉阮胡麻公爲郡牧時
郡民曾件觴而進矣天目巔有二池池泉不涸飲之可延
年若是乎公壽而并壽浙東西民者公也而浙東西之民

兄以壽公之壽者山也巍巍方岳尊且親也巍巍方岳仁
且壽也遐溯唐虞之世皋夔稷契聚于一廷未聞聚于一
門修于家而獻于廷爲霖雨爲舟楫澤被天下淪肌浹髓
樅陽家世海內傳之孰是浙東西以鹽梅爲者尚有我方
岳與頭公在也行見枚卜天下歸仁仁者壽固于今日見
之詩曰天壽平格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又三德而嚮五福
壽所以酬之也是爲序

侍扃茶古　何如棨識

壽梅谷先生七十文并集詩十章　吳興　鄭振銓

恭聞獄甫嵩申山呼仁者眷胎芝甲松拜大夫精感物以
孕靈德含貞而曜采是以升壁鍰千春之寶籙蒼官號百
木之長翁恭惟
憲臺大人祥衍嫣年氣鍾廬阜汝南價重鵝湖主牛耳之
盟冀北羣空鳳閣龍龍頭之錫發六經之鼓吹試百雉于
盤根土曉療而都肥田開石縣身脂膏而不潤水買汾陽
處處枯稞翻飛河出無源之醴家家竹騎逐夸滇中有脚
之春白傅青衫江上琵琶一闋謝公紫馬浙東畫戟頻開

萬金湖畔秋光清澄玉鏡八詠樓頭春色慈普遙華靡不
鴻澤濡纖犀神鑠鬼吏威霜律士鑒冰衡者也適當三伏
新秋適屆七旬初度剛川裁滿輸之綺扇形雲絢五采之
金枝奠時絳縣遺棠紀甲子者四百五此月蒼山祝艾仰
岡陵于萬六千而公雅志沖夷儒懷惇篤淋漓巨筆倍彭
澤之思親複香熏關頤酒泉之距客雖黍華永琭琲綵華
特頒毛萬微忱敢諄乖頌是用衆心結轄莫展迴腸苦語
褒嚴獨增祉觴者爾伏惟伯心滋茂並九秋娟娟之姿驥
骨適逍本千里昂昂之器南極輝流星老鍚難老於五老

峰頭西山翠湧天台收恆台於三台垣有昌齡昌德壽世
壽民漢殿傳詩徵蒲輪於九十詩詠七十古來稀逢宮種
樹問椿歲曰八千更歎三千果始熟矣實綴短什申獻長
生謹啓

彼美人兮邦之司直追琢其章古訓是式敷政優優自公
退食三壽作朋維民之則

鳳凰鳴矣聲聞于天誰謂荼苦不自我先保艾爾後秉心
塞淵莫不令德自古有年

彼汾一方漸漸之石君子樹之芃芃其麥貽我來牟力民
代食有洌氿泉徧爲爾德

南土是保拯于太邦盡瘁以仕夙夜在公蔽芾甘棠誰適
爲家婆娑其下穆如清風

秋以爲期六月徂暑使君壽考千時語語何以贈之維筐
及笄何以告之維士與女

大夫夙退不入我門徵我無酒有懷二人母氏勞苦眷令
在原我不敢傚屢舞仙仙

君子作歌張仲孝友矜此勞人維北有斗而有遐心綏我
眉壽各敬爾身歸寧父母

我聞有命永言孝思亦既老思斯勤斯民之共德寧莫
之知邦人諸友敬而聽之

松栢九尢栢桐生矣隰有荷華言念君子爲得諼草介以
繁祉萬有千歲自今以始

酌彼康爵躋彼公堂不我屑以式遄其行黃耇兒齒邦家
之光爾公爾侯萬民所望

署金郡到任宿廟文丁巳

陰陽一理也萬物一氣也上下一德也官民一心也惟神聰明正直前知坐照善善惡惡無逝情是是非非可立判嚴陰司之紫察匪類潛蹤顯赫濯之靈威奸邪破膽本王章而揚清激濁有罪者所必誅奉天道以福善禍淫積善者所必佑是誠闔郡生民所仰賴入屬赤子所憑依者也某以凉德菲躬荷蒙

聖天子初除三晉由石樓以至汾陽歷任久經八載辭湞牧而就處郡待罪將及三年但寡過未能難免素飡之誚而懲

尤日集宵辟閑閣之思動念一粟一絲忍剝民育民脂雖冰清自矢不受昏夜之投而衾影懷慚時懍深淵之墜幸神羞之默相前者逆僕元兇已就誅戮窮黎赤子次第安全斯誠有感必通無微不顯者矣今奉　閣憲委署寧波旋調婺郡地當衝要盜賊之竊發靡常俗近囂浮擧黎之等心非易兇以德薄而治繁是以力小而負重任矢公矢慎朝乍夜以勞心是究是圖藥旦明而自惕有剪稂莠其爲民害者除之急極恐不其爲民利者興之興學校以申孝弟勸力作以重農桑有枉必伸況冤務洗毋恃刑威

姦宄允宜德教和民戒其輕生止其健訟嚴其保甲除其盜賊育嬰以恤生瘞骨以恤死永與吾民休息生全其或貪酷有司重耗以援民嚴刑以朘民積役蠹書之殘民奸牙虎埠之嚼商一切訟師光棍之有害于地方百姓者明禁密拏鋤其强暴斬其根株毋俾異種滋蔓以禍延于我窮黎赤子也所望尊神之呵護司陰教以宜民永介時和年豐盜賊屏跡螟蟲不作虎豹渡江囹圄空虛獄訟衰息是大有功德于民所宜隆其祀典者也某　承乏斯郡敬擇本月十二日上任特洗心齋戒務于前二日敬宿神廟昭

告尊神所有陰事惟神是司至於治政臨民伸冤理枉敎養撫字切愛我蒸民兢兢業業永肩一心總祈冥意以力行不尚空言以沽譽則守令之責也神其鑒察之毋敎

七十告休文戊午

爲年老告休懇賜
題達以免曠職事竊卑職草茅下賤蒲柳庸才荷蒙
聖祖仁皇帝以五經中甲午科順天舉人繼蒙
世宗憲皇帝甲辰科格外蒐羅薦卷以五經拔取貢榜第一名
進士復蒙
特恩除授山西汾州府石樓縣知縣於雍正五年九月內到任
十一年十一月調繁汾陽縣知縣十三年二月發陞雲南
雲南府安寧州知州本年七月初四日引

見蒙授浙江處州府同知十一月初六日到任叠沐
隆恩有加無已卑職年逾七十幸際昇平卽揭老邁駑駘願肖
微驅頂踵愧無以仰報
聖主於萬一也緣卑職處州府同知任內偶沾瘧疾致左耳失聰
權難稱職且可哀者父棺未葬子道有虧日暮西山婿未
畢烏鳥私愛五官負闕愧難效犬馬微勞恐尸位曠官
悲歸川以非父非敢有心規避實緣老邁無能芻馬倦飛
而知還駟馬負疲以乞骨骸遂
聖天子至仁瀕海大孝當賜遊動尚知效豢人猶敢忘報本但
素餐而負非寧辭譏以終年衰叩
憲臺乘啓老朽憐恤重官方俯援獨子歸親之例憐准耳重告
休之時懇賜特
題迅斥歸里庶父棺早瘞德沛九泉之天臣職不勝恩流七
旬之日矣

閣憲批

該丞居官清愼辦事實心屢署劇郡著有能名且精神
強健不必以老病告退仰布政司轉飭知照繳

臬憲批

該丞年力尚健所到之處著有循聲正資治理何得遽
請告休仍奮勇供職候　閣憲暨　藩司批示繳

本道憲批

該丞才優治劇心切愛民兩載以來循聲茂著年雖老
大體滿精神正資強壯之猷勿作歸田之想仍候　院
司批示繳

修火德廟文 丁巳

火必麗物而後炎故取象於離古人取火於燧見鳥咮木木中出火乃鑽木取之俾天下知烹飪之利離之象曰明兩作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蓋謂此也婺城內西北隅舊有火帝廟乾位建廟位乎天位以中正也乾爲金水之交金釜也釜中有水濟之以火是爲既濟足以感召豐年夫火帝之德代天養民功大利溥火帝之像獨不得藉民力歷一椽乎乾隆二年夏歲在丁巳月建丙午德王于火余撫是郡目擊廟貌傾圮思以火覺斯民并以火壽斯民也

豎簿一扇勸民隨分樂輸要知火爲日用必不可少即知火帝之居一日不可缺况離居甲胄能禦災患且三目炯炯能察人之宅心以彰禍福禱皆聞之帝兩目應日月中一目應電電光能透牆室神目如電即火帝之謂也爾居民尚自處于高堂大厦中一聽靈神漂搖風雨有是理乎

禳火文 丙辰

爲哀籲旻天祈神轉達速弭火災以救民命事竊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天之仁愛下民也生成之無弗至怙冒之無弗周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照臨之以日月生活之以水火五百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上棟下宇以處之安居聚族以樂之　天之於民也何所弗備哉故疾痛呼天凡此下民所以望救於天即所以仰賴於天也恭逢
聖天子龍飛之元年時和歲稔海晏河清萬方萬民悉飲天和而登仁壽無一民不得其所無一物不遂其生普天率土

荷天之休賴尊神之默佑也惟茲寧波一郡與海爲隣其沮洳潮溼民更艱辛不料一月之內被火者屢屢矣非匹夫匹婦之辜實爲民牧者獲罪於天之咎也謏以處郡徵員奉　憲委署寧篆於乾隆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任始而西門外告災隨即撲滅繼而東渡門沿燒一百四十餘家終而桂家河沿燒四十六家蒙患者非一地受災者非一民前此未聞被災如此之甚今以謏菲德非躬承署斯郡上干天譴致貽民災問心多慚返躬自責或用人之有乖歟或行政之多謬歟抑或聽言之未審飭紀之未盡

歟是以虔誠齋戒敬謹洗心兢兢業業補過省愆哀懇尊
神爲民請命於天急退火星速除民害仰祈甘霖之立沛
毋致烈焰之肆燎痛念斯民天民也眼前赤子皆上帝之
生靈百物天物也閭閻蓄藏盡斯民之膏血不幸遇災上
而棟宇下而百貨亦烟四起燧捲一空極終歲勤勞而厥
子一旦竭百年樹立而燼于斯須子無以供厥父媳無以
事厥姑幼者哀啼而乘餒老者疾痛而露居行商流於市
坐賈痛乃心何以卒歲何以回鄉祭祀之無資諒亦尊神
所隱疚也下民之灰刼諒亦上帝所哀矜也孟子曰旱乾
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此火災時警虔非社稷之愆實惟有
司之罪而尊神亦與有責焉夫火所以生民而致屢災于
民[illegible]實不德其禍有由特竭愚衷謹于新正元旦爲斯民
請命敬叩尊神轉達上帝迅收火星立消災患以與斯民
休息而安全之地方幸甚斯民幸甚是不得不大有望於
神力之溥將維持而默佑之也激切惶悚謹疏
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和其聲以啟之　姪大展謹識

告風雨文　丁巳

爲敬祭
風雨尊神保護嘉禾軫恤民命以隆粢盛事竊惟五風十雨盛
世慶休徵甘雨和風與朝歌大有曰肅時雨若曰聖時風
若聖王之見思呼吸通乎上帝惟其星好風惟畢星好雨
天地之氣而與好協乎星辰但一極無凶是雨少則旱風
息不舒一極備凶是雨多則澇風暴則傷不若雨暘時若
風燠合宜由活百穀培植群生也風雨之爲功大矣哉萬
民之利賴溥矣哉方今
聖天子在上與天地合其德日月並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同
其吉凶統備肅乂哲謀聖之德上名雨暘寒燠風之時易
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風雨乎
而況體風雨而爲鬼神乎恭逢我
皇上龍飛之元年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海隅日
出蒼生靡不蒸蒸然樂嘉禾慶瑞麥農乃登穀
天子肯新先薦　寢廟藏於　神倉飲天和而食厚德用以慶
我農夫也是固贊天地之生成
尊神顯有以効其靈而黙有以操其柄也今歲三春以暨初

夏風雨順度禾麻粟麥皆頌茂止而歌芃芃莪哉之盛矣詎六月廿六日起至七月初一日風雨連作驟來驟往至初四日之極而初五日之終風當此百穀含花萬寶吐秀之候忽遭狂風陡起大雨滂沱而勢趂風旋風帶雨勢必大傷禾稼殘我農工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秋成無望民何由生黍稷之弗登祀事之難享矣　謨承署府篆念我農夫竭胼胝之勞而不得終歲之養極力作之苦倘不獲俯仰之資赤子懸釜而嗟實司牧不德之愆上干

天譴所召俯察抑或　尊神風雨不調起止違度亦有不能辭其責焉者歟　撫心內問察過省愆或刑獄之多冤名飛霜於六月抑奸邪未盡汰感沴氣於連朝是以洗心齋戒耑我同官哀求　尊神乘念民依立收狂風止茲苦雨仰承

天休默相禾稼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俾含華吐穎百穀不敗于青疇刈穫及時萬寶用成于綠野庶民遊舜日堯天之內鼓腹興歌物阜乾父坤母之中均沾帝澤黍稷惟馨而百神用享矣爲此上告伏祈鑒納謹疏

貫注精誠其言如響引據經史聲徹層霄脉脉寸衷天心若洽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宋應五識

復彭澤柳洲啓 丁巳

蓋聞貧桂齊聲共羨燕山之盛王槐發跡競傳江左之芳惟理根植之也深斯形色發之也實心田培蔭粟苾殘方寸名區督盛潤柔麻勿損千秋勝蹟無何斬彭澤之柳事類焚琴何異伐晨渚之榆條同煮鶴幸爾前徽未歇頻遍事以增榮大道好還復樹滋以養德加我邑侯　李明府者世家奕葉合抱擎天爲棟爲梁渡天津而爲析木是杜是礎採月窟以躋天根保全名邑甘棠復挿官橋嫩柳雙龍賴地上分開兩道金堤一帶繞城西滋潤源頭活水君子平其政不妨萬柳爲庄什木幸逢春望見先生之宅紺河陽之興草潘黃門種花栽之名灌蜀水之芙蓉諸葛君標錦城之號而且種松百里俾行人陰憩前賴蘇公植竹千竿慶枯葉重生稍思忍相厰麗陶令奕奕李侯今古同原後先輝映勸農寓課士警荒怠而策精勤教稼以明倫培嘉禾而發根荄境無不闢之土書無不墾之田柳洲不自棄于官前哲難埋沒于地去羊去餼羊在則愛禮情深樹木樹人人存忍大木斯拔是宜衆擎易舉不致一木難支樹則千行莫庸斧斤入伐堤成兩岸不使牛羊下來柳

眼初開波淥方潮秋水桃眉乍展豔堆孤阜晴雲風颭叢
梁柳浪亦堪鼓棹月窺履細柳絲偏惹斷腸折柳贈行旌
漫唱驪歌別調隨鄉客許何封聽爲舌初開榆杖柴門是
處蟬聲聲響繫船幾畔猶見漁火掛紅偶然烏鵲金絲縈
佳人之髮或藏驕馬漾絲初公子之衣衆竭葵心厚吵柳
汁柳亦何殃于人也而必欲去之人亦何期于柳也而必
欲與之栽者爲培剝極斯復勿剪勿伐億萬年沐名伯之
風是藝是樹千百世留陶公之澤黄童白叟歡呼仁人君
子樂助工資泉湧堤柳依然歸魯汝陰不失廬山真面目

新豐雞犬仍知沛上舊人家公啓
殘月曉風試問青青今在否濃陰翠浪重看濯濯似當
年青溢眉端春生筆底宛然寫出萬柳庄圖 何如棻識

京圻藩臬三憲啓 丁巳

敬稟者 卑職荷蒙
憲臺知遇委署寧金兩郡篆務雖碎心竭力愧無以仰報
鴻恩十月内即回處郡同知衙門整理鹽務投革撓和泥
灰嚴査竊賊訪拿私宰耕牛凡一切職分應行之事 卑職
不敢怠惰自安以貽曠職之愆也但目前所最急者民食
耳民以食爲天民一日不再食則飢民依在食食之所關
於民者甚迫也今歲處郡十縣百穀用成不至荒歉因七
月雨水過多暴風時發入月溪水澎漲近水之田多有冲

塌以致百穀歉收米價騰貴甚至郡城舖戶數日無米可
糶幾至戶嘆星㕽民嗟鮮飽矣處木餘處萬山舟楫不通
上游民貧百姓不甚商賈止靠數畝瘠田以爲生活家無
餘一餘三之蓄戶多半菽不飽之憂一遇薄收即仰給于
龍泉松陽今龍泉松陽青田俱係薄收而處郡之米又舟
運于温郡以致米價日長一日民食更艱 卑職 日夜憂心
再四籌畫郡城無米可買貧民需食今 卑職 念切民依
刻不容緩暫爲一時權宜之計又思爲來春預備之謀設
法多方因地制宜總期有濟民食爲主即同本府暨麗水

縣知縣商南各出養廉百金共銀三百兩卷不假手胥役擇殷實耆民零星分給與壯健之民作本擔挑花價至汞康余華有設之鄉肩挑背負隨買隨賣川流不息用米常運而食不躭價常平而民不病又一面親諸四鄉勸勤懇懇勸民多種油菜雜蔬以爲來春口腹之需又力勸小民節省以防青黃不接之日而本地有穀之家勸諭存七糶三以濟嚴冬民食餘存來歲陸續發賣既得價又救民目下米價一石一兩四錢今十一月初旬幸米穀疏通郡城買米者絡繹不絕所屬十縣俱出示曉諭因地設法以濟民食無使貧民失所以靖地方卑職謹將本地民食大概情景虔肅禀言以稍紓　憲臺關切民命之深衷也

稟胡臬憲啓　丁巳

敬稟者卑職素叨　憲臺教育終日戴煦嫗之恩猶魚鼓盪於春風中而不自覺也伏覩憲臺臬司四省其所以協中而矜全之者不知凡幾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盡心焉故致其忠愛竭其聰明使生者不寃死者無怨久矣哉我憲臺好生之德直可潛通造化矣節如本年二月間卑屬汪阿六一案質天地泣鬼神此其明效也今金屬浦江縣吳德機因潘守成姦其妻張氏爲丐婦俞黃氏勾引德機入門撞遇欲殺姦夫被黃氏攔阻遂戳死黃氏擡屍者則有伊大化潘士孝余用禮係吳德機腹心而親聞親見者更有張德仁爲証則此案情由事經兩年駁經兩次審經四起是浦江通縣萬耳萬目所共見共聞而莫有指其枉者也夫人孰不畏死豈肯代人抵命卑職兩番細訊據衆証確鑿而無一人含糊即德機夫婦直認不諱而無一人狡賴毫不刑求各吐實情豈抵命者已自認殺人而承審者又必于正犯之外別求兇犯乎雖縣審先有潘守成自倣誤招而該縣因張氏百日産限寬紓故得以從容詳察訪得眞情必不一誤至再

說也但吳德機情有可矜其妻張氏爲黃氏引姤其姦夫又經撳滿今一旦以殺引姦之婦擬抵　卑職　臨審之下亦有所大不忍于其人求其生而無路也及至再行解赴憲臺案下蒙行謝供棠委金華縣王令覆審亦且矜之意主開脫吳德機此亦仁者好生之念特是吳德機殺人可矜而浦江蔣令暨　卑職　承審之員則不能無罪矣若緘死黃氏必欲翼護真兇蠶蛇添足則承審失入之罪何辭孟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也況其他乎今于吳德機之外並無真兇特爲殺人者開一面之網而司讞者未免受不白之罪伏思讀聖賢書臨人生死關頭而不細心研鞫得其真情稍有出入何覩然對並臨民而戀戀于官職乎是吳德機情有可矜而承審者特爲真犯直招所貴若縱兇徒而罪問官亦情有所難受古者疑獄與衆共之衆疑赦之今以吳德機不疑者爲疑而故救之有意釋人而入巳于罪是代人受過于理亦有所不安爲此具禀

賀胡臬憲陞任啓　戊午

竊惟

憲臺慶陳臬浙徧雪冤民三尺扇清風雲夢澤中無怒浪六橋臨卿刀錢塘江上靜狂瀾魚系委金威御使星銀漢曉聯綺燕尚存驄繡服太湖秋既明允以提刑復慈祥而善俗好生之德久矣洽乎民心奏牘之箴誠哉通於

帝座庶欽無傾普蓋天南來旬來宣繼隆山右名高方伯職虞廷股肱耳目之司望重維藩郎周室寫翼孝德之選但晉陽壯山河之色保障是資而全浙離父母之慈瞻依顧望惟願袞衣再頌霖雨沛乎蒼生遊看舟楫旋操恩波訖于海宇心懸紫葳意切逢年　卑職　老邁庸才迂疎下吏霑叨末遂自慚駑馬以奔馳益壯有懷願竭丹心而報効大士仔於知巳敢矢高山流水之音而言出於乃衷更切見日披雲之想前此豫章棠蒙

台顧今茲浙水復荷包荒仰止維殷何時重沐狄門雨露景行在望此日願聽東閣晴暉縫綣中心永言思服

江西糧憲李諱蔚代裴大中丞請主鹿洞講席啓附刻

項者

文駕貴臨光輝省會忽忽錦旋以致未獲片時屈叙懷歎何

如遐想　新祉與日綠俱長可勝欣忭啓者白鹿書院實

先賢之遺緒理學攸關主講席者萬難其人今撫軍銳意

振興頃之輿論並採芻言以爲惟

年兄最宜雖昌旌未至而弟已面奉撫軍之委先容道意幸

勿辜此盛舉也倘

年兄以繇曹需次敦迫在門爲辭則江右實屬阿鄉得資化

導其功在於常與敎行桑梓薫其德而善良者原無二致

且撫軍乃今日之韓范而

年兄即當日之天木安定相得益彰將來常何之特薦賈生

之前席弟已决之兆日矣尚此布意泰聞並候起祺臨楮

依馳

辭鹿洞講席啓乙巳

條風解凍桃李敷榮仰瞻

師臺化雨調元萬國江右指顧澤徧天南聲施冀北盡蒼生

而噢咻之上與皐夔稷契爭烈矣豈弟滋恩江右哉茲敬

復者　生[illegible]下士樗櫟庸材前受知於南宮復蒙噓乎省

會初接提命所謂磬欬九天隨風珠玉者是也　生　不啻坐

春風數月矣拜別後舟抵芝城旋里之日叨接翰敎捧讀

再三辱承薦主鹿洞講席感愧交并愧非祁午伯華謬膺

祁奚之薦亦非敬暉彦範誤受狄公之知維撫憲振興書

院之舉實師臺廣儲藥籠之物　生　自慚談經虎觀閲識精

微論道鵞湖豈知同異益正心誠意之學不外持敬一端

而修身接物之功要在申明五教憶濂洛關閩惟紫陽獨

集其成而禮樂詩書李撫憲更衍其化興賢崇學已大陶

冶乎豫章重道隆師更期鼓鑄乎鹿洞在洪都不乏實大

聲宏之儒惟[illegible]材雖免德薄位尊之誚自知列在弟子特

恐好爲人師恭逢撫憲不棄爨下之桐春涵末林兼備師

臺引汲行潦之水游納涓流棠已薦剡維殷豈敢推辭過

甚但愧西席之暴敢邀東閣之恩謹辭

柬金郡葉映庭太守丁巳

葭灰飛動繡線添長律轉黃鐘元氣爲萌蘖之始陽生子半復其見天地之心人與物嬉遊乾坤太和之中民與士熊陶老先生春風化雨之内矣久仰老先生三晉循良迨舉按萃深爲石中丞首薦　晚同宮一方幸亦受知于石大人門墻愧不能附驥竊願步後塵矣歲乙卯量移處丞又幸得復親山斗斋遐心交不識　晚何緣昔共郡千晉之南北今依依于浙之東西心藏之而心寫之不得減地遠人遐也夏四月舟中一別　晚代庖入婺歲將半週雖路鶩驂精力而老邁不陳綴尤愧集幸老先生大爲包荒彌縫匡救實倍銘刻茲同處署爲民食關心然身雖在括而心則時親左右也至　晚蒼碣託在宇下仰希照臨來正登龍再邀鄰風遙想老先生敘天倫之樂孝友一堂暢惠風之和㬢似萬戶覕　晚之民依在念風木徒思相去不啻天淵矣臨楮神馳引勝翹切

答震澤縣陳尉孝丙戌

得接　翰言深慰一切幸魚雁可通爲慰不佞去秋八月出示由金陵九月抵舍與諸親族話舊解行橐之裝開彭澤之尊樂爾任之艱辛潤十年之飢渴徘徊繾綣終日鹿鹿最快新添二孫併有馬僉馬共四甚甚勞甚欲效含飴之樂又恐踰違限之愆遂買舟渡彭蠡越豫章舍舟從陸踰常玉山歷桃花嶺萬峰插天路迢遞從天半上下覘昔石樓之險峻反覺後來者居上是宦情愈淡而宦途愈艱稱冬十一月初三日到處郡並無衙署乃賃民房寄署沓不可爲理擇今正月初四月重建署宇二閱月工頗就緒向兩任西河專以修殘葺廢爲已任不意至此又復經營締室較前殆有甚焉是非爲巨室之工師者堪擬一開山之老衲云爾　夏初知　榮任震澤來札云邑大而民俗刁悍治理甚難但做官者無論職分大小儘着一副精神公忠仁慈爲者亦易幸勤節儉雖苦者亦甘任
賢契努力爲之可矣

叔家常話如味佳珍如玩美玉令人挹取不厭　朱應五

與門人李賡傳啓 乙卯

白下一面已逢 [illegible]復接 來書深悉一切魚雁雖通悵音容終未相接賢契清勤率屬慈惠宜民政聲已洋播于兩江上下之間無聞之不勝怡然心喜竊幸吾門大增聲價至襄橐蕭條正傚官人第一乘好景象總在調劑得宜儉以養廉耳不必致窮酸逢人告苦也愚年幾七旬前任石樓量移處郡兩地山深逕僻巉石危峰其險坎皆人跡所不願履之區而衙署盡傾民居借寓赴任後僕僕于崎嶇木陸之程終無寧日職忝司馬影類孤鴻名雖居官實以吏隱聞令三兄相助爲理祈悉心共事丕顯令先人清正家聲以大啓來者立定脚根不爲羣言搖惑叨在師生骨肉故言之不厭諄復也

居易堂浙中新集目錄

彭澤黃學謨梅谷甫著

受業 丁□球 朱應五 胡□銓 何如棨 男 大中 大正 姪 大猷 大智 孫 佳穀 佳璧 佳璵 佳忠 仝校

西昌曹介巖先生鑒定

卷之三

論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表

頒時憲書賀表 康熙五十九年

周易折衷告成表 康熙五十五年

平定青海表 雍正二年

硃批綸刻成謝表 雍正十三年

文廟易瓦臨雍謝恩表 乾隆三年

序

捐置義田義倉序 附應行條例十則

募建金郡育嬰堂勸捐序

縉雲縣捐置義塚序

募建括郡萬壽宮序

金郡萬壽宮序

白雲山福林寺誌序

許健一詩序

記

曹娥墓碑記

明州育嬰堂題名碑記

蘭谿學泮橋碑記

南明山寺石橋記

清貞禪院碑記

贊

潘封翁圖贊

劉海余錢戲蟾圖贊

趙秀才撫褱圖贊

丁築巖雙桂圖贊

對聯

卷之三終

彭澤袁學謨梅谷氏著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嘗謂人子之事親也貫以心志相感通不在區區迹象間也蓋人子與親爲一體親以心感子以心應直貫徹於親心未動之先親以志喩子以志通實相孚於親志未形之始是人子之視聽一本於至誠夫誠則息息相通而喜怒哀樂常相與于無相與之天若執形聲以求之則末矣昔哉曲禮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此先意承志則然也試申

之夫父母之有聲也聽之而不敢忽父母之有形也視之而不敢忽一聲音一顰笑一動作一起居隨父母之所之洞洞然屬屬然致愛致愨而不忘于人子之一心此亦未始不足以鳴孝也然而猶未也試思吾親有聲吾聽之至于無聲則漠然置之父母有形吾視之至于無形則恝然忘之夫無聲可聽無形可視而志氣因之有間也是親自親子自子又烏足以言先意承志之孝哉竊怪今世之事父母者聽親之聲而不能唯唯奉命是有聲如無聲也視親之形而不能融融致悅是有形如無形也甚且違親之言而出納自主拂親之色而慢易是將豈不大傷吾親之心乎其不孝也殊甚是未取曲禮之言沉潛而深味之也嘗見古之事親者蒸乂時聞而頑嚚底豫鷄鳴問寢而起敬再三當其有聲也大者敬承之而不避其難少者祗承之而不忽其易卽有不可從者必委曲幾諫以諭親于道至于無聲之頃心與心相感或聽之于有心或聽之于無心是以親之心爲心而神明黙成于未言之先夫以有聲爲聽其聽有限以無聲爲聽其聽無窮矣當其有形也喜者樂承之以紓其歡心怒者順承之以回其忿氣卽有盛

威不可挽者必從容感格以底于化至于無形之地氣與氣相通或視之于有意或視之于無意是以親之意爲意而將順黙運于無與之內夫以有形爲視其視有方以無形爲視其視無方矣此之謂事親如天天無形聲而形其無形聲其無聲且無聲而以聲聽之無形而以形視之其昭事于天而不敢褻者卽昭事于親而不敢褻是與天無間不卽與親無間也卽事親如神神無形聲而無形其形無聲其聲且無聲而聽之以有聲無形而視之以有形其寅畏于神而不敢慢者卽寅畏于親而不敢慢是與神無

息不卽與視無息也耶夫如是其聲聲也而聲其無是不以聲爲聽而以心聽聲卽以心聽無聲亦卽以心聽心矣如是其形形也而形其無是不以形爲視而以心視形卽以心視無形亦卽以心視心矣益無聲也聽而弗聞而無弗聞矣夫人子苟聽于無聞則無往而非聞則無往而非聽且無往而非聲亦且無往而非無聲無往而非聽于無聲矣益無形也視而弗見而無弗見矣夫人子苟視于無見則無往而非見則無往而非視且無往而非形亦且無往而非無形無往而非視于無形矣此先意承志之孝人子可不知哉

清空靈轉層見叠出酷肖此老丰神　徐大智讀

欽頒時憲書賀表　康熙五十九年　　辛丑會試　袁學謨

伏以

帝籙亘河山紫氣浮瑤池永耀

皇齡綿日月赤符調玉燭長輝

承滋至之天休光生玉律

曆無疆之曆數彩映璣衡初添甲子之籌海屋雲凝寶篆永啓壬寅之歲高岡鳳叶丹書匝地嵩呼敷天華祝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聖作乎離南面紀周天之度帝出乎震東方應建寅之辰天皇首出當陽歷春秋萬八千歲聖人敬天分仲定殷正三百六旬炎帝序八節以紀農功容成建五行而著調曆系日成者惟軒轅之甲子徵大象者惟帝嚳之庤皇賓餞以定四時祥開蓂莢文明而齊七政治始璇璣由是授時有夏曆殷曆周曆之殊因之建正分天統地統人統之異至寅畏僅聞七十五年之太戊惟恭默祇傳五十九載之高宗上承叙以尚年永觀徒深於致祝頌次言於純嘏猶性惟藉以高歌漢祖應迎火德再世啓黃龍之瑞唐宗

握符土德初居誇白馬之祥蓋久道斯稱化成必俟德
乃以永命若大建元起而後元止宓迎樓上之仙光武
始而建武終登應圖中之讖河名德水鄒衍識十月改
元石涌瑞圖高居變三月爲夏聽仙語而求術服列嘉
平之稱迨農書以新年朔易中和之節無端而稱景運
三十六瑞入丹青何術而得天背千五百人衣綵服從
未有應天保之九如綜夏殷周而一見居聖人之大寶
駕漢唐宋以無疆迥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時邁夏正
壽過堯年
電繞樞星甲午之篇生永慶
雲蒸御幄壬寅之踐祚悠徵厥福斂時位已凝於尚命共
祥長發德彌載於垂元偕六合而共躋春臺
爲壽叶岡陵之貞固統遐方以同遊樂國永年配覆載之舒
長矣茲逢孟冬月朔旦一陽將動
欽頒六丁年寶曆萬象增祥時憲性天道聰明而作
元后欽崇在下久愚賤以若臣謹蕩蕩巍巍千百國忘堯之
大綿綿亘亘億萬年敬天之休博厚高明兼悠久而成
物聖神文武能膺運以配天前茲廸吉克艱文命誕敷
乎四海由此祈天永命懋德欲至于萬年閶闔初開
九天六十載時兆和應昔雨瞽龜新呈澤國百千歲永上兩
地參大歲差里差曆法辨於微渺鈍角銳角算學通乎
精祥該天見八十二家久訂訛於累黍測氣有七十二
候已叶律於吹葭出自
上方寶曆燦丹砂之色傳來八世縹緗衆翰墨之香道協頏
祈誠通符瑞西方惟王母蟠桃之歲已三千中國有
聖人垂裳之年方六十日同升而月同恒海極干支之綜錯
德可大而業可久允符易簡之知能臣等職慚五紀學
負三辰愧無洛下閎之太初難辨六家之僞又非僧一
行之大衍奚窮八變之精況元象難窺豈識玉衡之政
且丹心未報莫上金鑑之篇取三統以爲宗誤同班固
通一事而不得識媿劉暉運馬上之銅壺耿倍豈有闕
推步刻山門之蓮漏甚遠止自敬晨昏永惟長戴堯天
日擊瑤闕之深何幸親沾對日乘逢鴻號之熙伏願

幾康交勅
兢業倍深
體天道以健行至誠不息
秉坤元而發育厚德無疆兼繪豳風之圖躋堂以介壽並
登月令之紀祈穀以永年則惟
皇建極自一二世以至千百世十年閏過曆之長而惟
聖時憲從六十年以及億萬年探策得無極之數矣
綺麗精勻金聲玉色何如榮識

周易折中告成表 康熙五十五年　袁學謨 戊戌擬

伏以
六龍馭極彌綸元化以無疆
九德當陽保合太和而各正
纘包羲文孔之餘緒龍馬增輝
錄爻象彖傳之菁華圖書麗彩參三才而作則
玉言折大易之中總六位以成文
序冠瑤篇之首廣大悉備神化無方臣等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竊惟天地設位統乾坤六子之全聖人
成能協健順五常之德仰觀俯察而河洛呈祥致遠
鉤深斯蓍龜獻瑞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伏羲體天
地之撰以肇端作陽用其生陰用其成文王通陰陽
之變而立象自夏商有作曰連山曰歸藏既嘆杞宋
之無徵至成周闡興若演爻若繫象尚幸聖明之繼
起追十翼成于孔聖若日月之經天想八卦符于箕
疇同江河之沛地爻占象變遂成天地之文悔吝吉
凶以通神明之德迨秦火燼及宋愈明易傳著于伊
川能究變化陰陽之秘理數衍于邵子普洩天根月

竅之藏山澤氣通本義揮煌應洞風雷象顯畫圖昭
映蓮溪紫陽獨綜其成通書發揮其意慨自九事歷
乎管輅五傳失于商瞿讀易床頭徒爲占卜傳經閣
上祇辨異同易類雜傳七十六家精微難盡六十四
卦千載而下百家爭鳴或肆或拘或徵或陋未有無
極太極闡明造化之樞機先天後天丕顯陰陽之橐
籥如
今日者也茲恭伏遇
皇帝陛下

乾剛獨斷
解澤滂流
離照當天光被海隅日出
巽風敷地溫吹黍谷春回剛健正中大哉同乾元之資始
含弘光化至哉配坤元之資生斷天下之疑知來而藏
往定天下之業藏用以顯仁固已涵大易于一心範圍
天地而不過濡太和于九有曲成萬物而不遺矣乃
特啓萬世之顓蒙因占設教冀千秋之明備致用前民兩地
參天山澤風雷悉協玩占觀變屈伸消長咸宜折中紹

執中之傳勿替纘修惟精而惟一
皇言統教言之訓同歸會極無黨以無偏由是發揮剛柔止
諸家之聚訟從此闡明理數正異學之傳訛易傳悉歸
乎中丹書再潤象爻克協于一綠字重新製序統天若
乾元之包六子摘詞涵海同大冶之冒羣生不必丁寬
之三萬言而繁簡允當何須知遠之十五卷而純粹以
精四象揩輝兩儀炫彩臣等玩占無識學易有懷抱朴
忠乎利用衞之孚實受福矣泰乾惕于兢征吉之世永
言保之覩萬國之咸寧已知

聖人首出晛三陽之並進竊慕君子同升近
天子之光遵道以遵路須大猷之教是訓而是行民協于中
百姓識文明之盛退思補過臣嘗知爻象之占業漸日
新文思當有伏願
體乾不息
應地無疆
退藏以洗其心何思何慮
齋戒以神其德無體無方益豫咸恆與日月並明而化成
天下豈謙恆泰與天地合德而治保日中將泛汝誕敷

永映河圖之瑞神武不殺長消海澨之兵矣
排偶之文偏能勃窣理窟三十六宮春擁出筆花萬
樹自是大儒元箸詎云壯夫不爲 如棠識

平定青海表

甲辰擬表 袁學謨

伏以
廟算伐謀靜祲氛於青海
神威協吉掃狐尾於黃沙
一怒民安舞羽來兩階之格
三驅旅振前籌悉萬里之明告成昭典禮之攸存策勳
飲至寬捷見謀猷之克壯錫吉受俘慶溢龍韜歡騰
鷺序臣 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帝德廣運
必兼聖神文武之全王道永清豫宜步伐止齊之法
蓋有征無戰兵非得已之心而外攘內安師豈無名
之舉肇伐蚩尤于異域首羨神謀徂征苗逆於三旬
誕敷文德高宗夏荆之對咸推聖武布昭文王困蠻
之降食曰王猷允塞凡皆受命于祖因之在泮獻功
淩陵渡口風清藥羅葛投戈稽顙拂雲祠迥月靜默
啜息舉類傾巢趙充國擊先零屯金城而遐荒賓服
班仲升定西域斬溤耆而諸國順從於是歌彤弓覺
報之章寵諸侯敵王所愾率泮宮釋奠之典爲先師
訊馘以間自昔哉王弘兹駿業然鬼方之克需以三

年焦穫之征遠止千里雖千羣鴟鴞擁將軍于短狐
嶺上但見生降尉佗以成功仰萬隊貔貅衛天子于
長鄉山前未聞遠走賀蘭而郤敵乎戎醜策屢飛紫
塞之烟制敵籌疎徒遣黃花之戍碣石河邊牧馬時
警邊塵居延城外移軍人迷砂磧何年春色不沾都
尉之旗幾處花開並坐將軍之樹風寒塞漠徒誇四
征雪滿天山空勞五餌從未有兵從天降掃欃槍于
頃刻之閒師以神行封京觀于要荒而外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乾剛天縱
智勇性成
深仁則覆廣彌天
遠畧而鞭長出海
宣聖武於遐陬神箭貫西荒之日
揚天威于異域金戈寒北斗之星鑿齒雕題咸歸屬吏賧
錢賨布盡隸職方罔巳貢雉貢獒象胥靡不通之譯獻
琛獻矢王价無不致之圖矣乃茲羅卜沐澤尤深似彼

金丹承封已久不訓蟊茲小醜輒敢逆我顏行雖彼昏
之不知實狡逞而無忌游魂未熄作封豕於窮邊辛螫
相連逞菲蜂于邊境爰申
天討何憂草薙難圖
命將出征豈慮鴟形未化虎頭授鉞氣成瀚海之雲盾鼻抽
毫雷起崑崙之鼓披圖以分太乙彷彿却月而橫雲演
陣以試六花依稀驚蛇而殪虎徑指初運之穴齊衝張
掖之河飛百道之清泉霜明白刄掃且渠之毒霧風捲
黃沙蕭關橫據要衝千羣烽火賀樓直擣巢穴兩岸旌

旗行數千里而荒霧廓清前徒悉巳倒戈而敗北閱十
五日而窮邊底定魁渠無不繫髮而成擒長子帥師自
是摧枯拉朽仁者無敵不勞箕掃風清但見秦提赴長
安塞上虎兒飛露布凱旋歸故里軍中鳳羽發鐃歌于
是桎梏檻車械縶囚而獻
闕下朱纓白組繫酋長而致
廟廷又復告成于太學之中立石于辟雍之上賞羣力而戎
兵挾纊酬庸功而元老分茅此皆
聖天子應地以行山川效順飛將軍從

天而下戟木知威自此雪淨關門不待驍老駝之乳泉飛疏
勒無煩剌試師之刀威若窮荒績垂青史臣等才慚草
檄志杳枕戈覩禡德之宵則永銷燧火覩旄頭之夜落
欲挽天河學劍未能請纓有志聞雞起舞敢爭破敵之
先執筆揚休快覩平淮之後伏願
止戈為武
緯地成文
告岳瀆以揚休蒼璧黃琮表崇功于千載
坐堂廉而錫福南琛西貝廣職貢于中邦合二曜為戶牖

之明麟翔鳳舞盡八荒安衽席之內馬放牛歸將普天
頌者定之功聚珙球于千八百國時夏承懿德之肆奠
江山于億萬千年矣
雄博瑰麗當與日月之文 何如榮識

上諭硃批録刻成書表 雍正十三年 袁學謨乙卯擬
伏以
皇極重敷言合易象圖書而作則
聖心崇至教統中和位育以成能
綴萬斛之珠璣典制昭回雲漢
揮千行之義蘊文明潤色乾坤集腋成裘織就山龍火藻
銘金鑄冶陶成禮樂詩書豁錄傳心瑤函著績臣等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古帝乘乾龍馬洩河圖之
秘聖王御極靈龜獻洛書之奇故一畫開天參三才而

衍義至九疇呈範歛五福以凝休敷典肇自放勳分命
羲和定四時以成歲考言始於虞帝疇咨岳牧齊七政
以承天交命四海之敷嘉言罔攸伏表正萬邦之誥厥
典即纘脩稽考誠和萬民丕顯緝熙之典寧王永清大
定日宣敬勝之書無逸乃見艱難先知稼穡豳風尤嚴
誥誡首授裳衣故大易統倫乎成周夏商祇各成一說
惟麟經筆削於至聖游夏不能贊一辭厥後炎漢約法
三章不免諸儒聚訟迨至李唐成編六典仍是衆說雷
同循月令而條教紛祇成故事隔天顏而堂陛遠莫貫

深思遂致屯膏晦申巽命從未有關臺捧絲綸而山金
玉集條理之大成實册偕註疏以傳典謨正羣言之淆
惑如
今日者也茲恭伏遇
皇帝陛下
彌綸元化
純一道心
緯地經天著述而參兩悉備
體乾出震發揮而義類旁通字字照見民情不啻推心置

腹言言洞悉庶政無殊面命耳提雨以潤而日以暄時
切陽和之布令必行而禁必止昭如象魏之懸
九重春殿諭從容婉然家人告語五色
天書詞煥爛隨看閭巷傳宣固已類萬物之情而通天下之
志矣乃猶以衆論之未同悉裁於至當陳言之未協均
于以折衷
特勤睿藻加以
硃批爲條陳爲疏奏辨毫釐千里之謬或獎勸或飭行嚴公
私義利之防杜之錫雍蔽而能受勒之金石美必可傳

渾都俞吁咈以賡歌合翼爲明聰而證正言有可採者
立見諸施行而宵旰不怠言介兩可者則盡爲酌奪而
權度不差明示安民察吏之方絲毫畢照切指正德厚
生之要教養兼該明且可通曉以福善禍淫之理鬼神
斯格勉以存誠去僞之功柔克高明剛克沉潛悉會於
平康正直裁其太過引其不及得臍以至普中庸念念
老安少懷舉動入纖毫之細心心仁育義正前箸悉萬
里之明欽恤明刑風動四方之獄而好生之德洽乎民
心備荒積穀粟盈萬邑之倉而立達之仁周于蔀屋歸

其有極永肩一心體易道以統天精微潔靜本尚書以
立政知遠疏通敦厚溫柔趨三百篇之風雅屬辭比事
綜十二公之春秋
須之大臣耳目股肱同運垂之奕世子孫臣庶無愆周流六
虛綱羅百代臣等履錯惟儼服稱懷慚抱朴忠于利用
稐之孚實受福矣拔茅茹於彙征吉之會薄言采之註
炳丹青謹遵聖經賢傳瓊敷玉藻撤聆字櫛句梳闓讀
勤政之新猷允矣敲金戛玉服膺養心之寶訓誠哉纊
虎雕龍捧十三年紫禁簡楔甲乙分天下之鄰標千百

行丹鉛心印丙丁燃太乙之藜用式百官暱茲來許伏
願
顯仁藏用
富有日新
鳳詔益丹黃黍階煥風雲之采
龍章飛赤翰海隅沛雨露之膏坐赤子於春臺大哉乾元
普美利登蒼生於壽域至哉坤德徧含弘如綍如綸範
圍天地而不過盡善盡美曲成民物而無遺矣
崇論宏議高情壯采徐庾班范合而成章 如棠識

文廟易扁臨雍講學表 乾隆三年戊午

袁學謨擬

伏以
帝治重師儒億萬年淵琮璜之色
皇猷崇籲俊千百國沾奎璧之光
釋奠明經宮殿對垂離而璀璨
求賢觀德冠裳映北闕以輝煌九經之庫齊開條終玉振
千聖之成大集道始金聲東序菁莪西膠雨露 臣等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左圖右書上古聖人開天
一畫上棟下宇盛世天子作般九重茅茨停太古之風

增易璧宮原以洗乾坤朴陋龍馬發千秋之秘蠱靡爻
象益以顯易簡精華蓋自帝以迄王道脉啓尼山之統
惟先河而後海心源會泗水之歸秉木鐸以振東周與
醒千門萬戶賦水精而歷中夏衍成兩地參天若作室
家三千七十肯構肯堂若作梓材十哲四科惟丹惟雘
宮牆數仞美富難窺因達者而知宋胄之將興啓于嘗
年孟氏過東魯而具太牢以崇祀厥惟後世漢高暨自
永平位同姬旦迄乎元始謚曰褒成崇九章袞冕之文
疏由蔣靜設八佾軒懸之樂謀始張松王酎釣封尤宜

成平中歲木主更新舊殿嘉靖初年然而廟貌未崇亦
祇蘋蘩虛薦列茲歷世遺教猶是惠澤空文馬上安事
詩書那得增光翠序穀中止恃刀筆選知貢士成均肿
龍增廣數人必非先賢後裔天福推崇五老那得國學
耆儒從未有殿宇莊嚴琉璃表乾坤之中色本支樂育
麟鳳被日月之光華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至仁涵海

大孝乘乾
統剛健中正以成能陰陽合德
本道立綏和而宣化洙泗傳心契在天縱降之靈固已追
封五代迴奕葉高曾之範尤欲隆禮千秋比堯舜而尤
賢匹夫操二百餘年之賞罰會貞元而不老素王正一
十二公之春秋大義著于麟經正名還之天府權假南
面統系東山獨是廟貌不極尊崇因而隆儀猶有未備
侍命國學
文廟易蓋黃瓦黃為中色律叶元音擬臨雍朱鳥之名爰參

交翠埘嘉德黃龍之飾鸞鳳齊飛陶自河濱旭日映宮
袍之色披來月殿秋風飄靈實之香棟宇維新星垣占
會御六龍而
視學正五位以
臨雍露羽集天階薦秬鬯而香分芹藻龍光凝玉宇啓琅函
而義昕與墳寶翠發而蚪料呈雲漢昭而鳳鳥至五色
丹青詞燦爛敬勝薪傳十行
天語氣從容時中化洽觀禮者豈惟五氏肄業者三十一人
列槐市以儲才化雨潤孔林玉樹鬬虎闈而齒胄春風

噓孟氏功楨以迄九畹之芳蘭不遺于空谷惟茲十步
之芳草悉萃于泮宮廣額與賢數協瀛州學士讀書入
監人披雲閣風雲瑞色霄旬屏彩映扶桑之日祥光繞
北牖氣吞瀚海之瀾色壯山河輝增圭璧斯峻德以彰
峻德惟
聖人能顯聖人　臣等學愧聞知志深私淑讀龍門傳記鄒孔
氏列為世家序韓愈廟碑識國學尊夫正統幸生右文
之世常懷則古之思願入宮墻仰見百官宗廟爭趨曲
阜聯江漢秋陽行在孝經敢不薙教水木功崇祀典

惟忠業紹箕裘羅彩鳳於丹山域中魚龍爭獻瑞網珊
瑚于碧海鄧林草木悉呈祥伏願
中和位育
參贊裁成
熙金玉于通明兼聽並觀合聖神文武而慶運
尊德性于廣大博文約禮渾高堅前後以從心總往聖以
開來溯見源頭活水法健行而敎化靜符闔闢與天機將
咸五登三野勸稼穡戶樂絃歌而甲兵皆洗庶安
老懷少民登仁壽物慶豐亨春和而草木皆仁矣

捐置義田義倉序 丁巳

人道之立也必自親親始親親則尊祖尊祖則敬宗敬
宗則睦族睦族則昌嗣昌嗣則孝子賢孫接踵而起記
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
於禰尊親合而仁義並行斯子孫益茂古人云子孫賢
則族乃大但族大必有貧不能耕力不能讀甚至鰥寡
孤獨疲癃殘疾無以相生相養而饑餓凍餒呼天莫應
告人無從者且族大其中上農夫力勤稼多凶年有備
無患惰農歲豐尚不足自養偶遇凶荒勢必流離困苦
輕去其鄉輾轉溝壑者不知凡幾是造物之無如何誠
宗族之一大缺陷事也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此
爲天下言之而宗族尤急余今則深有念夫宗族也假
余食足以充饑衣足以禦寒而吾
祖吾
宗之子若孫啼饑號寒集于吾側吾猶釋釋然食
甘味衣適體此必天下之大忍人矣雖親疎有殺尊卑
有等而痌瘝一體族人較塗人則又有間甚矣宗族之
不可不軫念也嘗聞范文正公曰祖宗積德于孫幸通
顯不忍宗族饑寒遂分俸置義田以贍之余幼時固心

焉慕之恍見范公如可作歲甲午叨祖宗積德深厚附
雋順天五經鄉選閱十年甲辰荷蒙
世宗憲皇帝苑羅五經薦卷拔取續榜第一名進士又三年
丁未
特恩除授山西汾州府石樓縣知縣閱六載調繁汾陽歲食
俸四十五兩至乙卯秋擢浙江處郡同知路經彭澤致
祭祖宗慨念水源木本思畧倣文正公遺意特分八年
邑俸金三百兩專付族中孝子順孫主持家教者某
等經董事預儲義穀若干每歲出陳易新春借秋收課

其徵息隨時糴買義田積租息以爲貧寒者疾無告者
謀婚周急敦同義舉伏念黍藉一官爲族首倡兢兢業
業履薄臨深不敢隕越以貽後人羞又念吾族衆承祖
宗遺訓謹遵禮讓頗有古風繩繩相繼後有仕宦者度
德量力或捐百金或數百金或千金余倘得量移尚思
隨分再捐以擴充此義舉庶義田益廣義穀益豐而吾
族不幾爲義族耶余之三百特始基之耳源之遠者流
必長根之固者枝必沃流長枝沃厚其積以致孝乎祖
宗入廟生敬過墓生哀而仁義之心油然勃然而不容

已夫合族與仁與義其不仁不義者遠矣未必非今日
之一舉有以貽之也余再四籌畫欲爲子孫千百世無
敝之計立法必善而後可以垂久擇人必當而後可以
永行分給必公而後可以服衆吾預勸後之步武者毋
苟利毋徇私毋執己見毋拂公論毋恃強凌弱毋肥己
欺人毋倚族有積穀而借此爲爭訟之資毋恃衆有蓄
藏而假此爲暴虐鄉鄰之具毋起崇榭花園演劇崇禮
以開奢靡之漸毋令奸徒匪棍那借以啓蕭墻之隙毋
私典賣義田以致子姓分房論派爭長道短爲貽戾之

階須念念除此不肖之心審時度勢一本公明仁恕以
永行之果有厚積即周恤鄉黨亦不失爲仁人君子之
用心如此庶邀天地默佑爲吾祖宗之孝子順孫允熾
允昌而垂裕于千萬禩矣所有應行事宜條列于後尚
其敬誌之毋或違焉是序

點點心血滴滴歸源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
斯之謂肫肫其仁　朱應五識

應行條例十則

一元旦暨春秋豐潔腆饈祭祀
祖宗禮拜　宗譜務先齊集　祠堂必誠必敬不可褻視
後至者罰

一清明祭掃
祖宗墳墓必普及各房無嗣者亦得與血食不可遺失

一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量口周急至貧窮無力耕種
及青黃不接之際公同商酌分別借給以濟其不足
秋後取償

一凶年穀價昂貴先儘族中貧病者計日借給毋致逃
亡年豐收償

一秀良子弟無力讀書者公議延師設立義學以教之

一孤兒力不能娶妻者量為資借以速成婚娶俟日後
完補

一府院應試儒童給卷價共四錢生員歲科兩考每人
每次給路費銀捌錢

一生員鄉試入場者卷資二兩　中式舉人給旗匾
銀叁兩

一舉人會試入場者卷資肆兩　中式進士者給旗
匾銀陸兩

一新中舉人捐入義田銀拾兩　新中進士捐入義
田銀廿兩

募建金郡育嬰堂暨義塚序　丁巳

易謂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麟趾不踐生草騶虞不食生物極之虎狼亦未嘗自食其子此皆禀天地好生之德而咸躋於生生不息之域也育嬰堂生人之地也欲尋生人之地必蓄生人之心有生人之心不難於得生人之地地安在卽在於好善之人之心而已矣說者曰育嬰則因其生而生之耳至於義塚所以宅死何以生爲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傳不云乎起死人而肉白骨盍謂骨者月之猶之乎死者生之也是故育嬰堂義塚二者皆本生人之心而均欲其生之也又誰得分死生而岐視之乎乾隆元年臘之上旬余署篆郡郡人章炳等建育嬰堂將落成聚嬰之乳余仰翰余四十兩爲嬰兒覓母以勸盛事

閣憲嵇公賜額曰教成保赤孫德鑑置義塚復置義田以爲檢骨絜觀之資余爲立石於亭曰恩燭燐輝復聞於

閣憲蒙賜額曰好義足風則此生生之心余不敢貪寧人之功以爲功也惟余生生之心已係戀於寧人者又不忍以不寧人岐視我婺人也余恭有感於朱陸異同之

說矣得乎鵞湖者則有前上四大弟子得乎鹿洞者則有金華四君子要之鹿洞鵞湖未嘗異同固知兩郡仁人君子之心相去正不甚遠也歲丁巳清和月余署篆金郡甫下車婺之好善諸生祝先錡龔橙琛等果以建育嬰堂設義塚請余實鼓之舞之更厚有望於婺之諸君子之宅心者以卜其所定之地耳是爲序

鄖孤哀死無二理寧人婺人無異心以生字作樞紐渾洒出皇皇大文當與西銘同讀　何如棠識

縉雲縣捐置義塚序　戊午

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帝王之治人也爲之分田畫井以養之爲之上棟下宇以安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之其煢獨無告生養未遂者則建普濟院育嬰堂保護而安全之所以遂人之生者不致一夫一婦之失所也至卹人之死則尤有重焉者衣衾棺槨所以隆殯葬也哀麻哭踊所以報恩勤也禴祠烝嘗所以重時祀也卽壟陵木所以封體魄也聖人哀人之死制典禮以報本詳且至矣獨是客死他鄉六尺之屍未掩旅魂失主一坏之土無歸暴露荒郊供犬豕之腹拋殘委草飽爲蟻之餐夫狐兎相憐物傷其類別其爲同類之人乎亂世之戰場鬼神爲之夜哭凶年之溝壑天地爲之朝昏死無所歸豈非乾坤之缺陷而人類之大可哀者哉我

皇上恩流白骨澤沛黃泉

特諭天下各府州縣鄉村各置義塚所以補乾坤之憾而恤人類之窮也今括郡縉雲縣監生虞弘翼虞銓生員陶瑞槐陳瑚子民朱健如朱玉山徐昆樓元思等仰體

聖天子瘞骨之恩捐貲創置西鄉應村義塚開晰四至勒石立界以杜後之侵佔者又倡率鄉之仁人君子繼起樂捐建普同塔收拾無主骷髏設齋超度廣置祭田爲春秋祭祀之資是祭田勝心田仁耕義種陰地培陰德子述孫承倘縉之一鄉如是推之千萬鄉皆如是括之一邑如是推之千萬邑皆如是六合內無暴露之骸天壤間皆有主之骨矣虞與陶生始謀于余深粹素志勸之卽行于鄉記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余初宰晉之石樓收瘞饑民百餘男婦分兩大塚陰靈相通署中鬼哭卽露枯髏一首啓之計七百餘首皆明季李賊所屠戮者擇地以厝之置田以祭之通詳在案隨擢括蒼司馬倡立義塚署寧篆勸建育嬰堂現存活嬰孩五十餘口偏立義塚瘞骨數萬余不忍同類之拋殘若此虞生善士也請序以弁其首余樂其哀人之死俾無主之枯骸不致失所夫仁心爲質死者且然則虞生葺之于生者又不知何如也是人之貴異于禽獸者卽天地之性而生人之所以爲心也心天地之心卽完天地之性此舉不誠大矣哉是爲序

募建括郡萬壽宮序 丙辰

歲乙卯仲冬月余奉

聖天子特簡來分守浙之括蒼路經桃花洞萬峰插天清流瀉淵甫入城䁥長岡秀隴櫸山高廠櫸山之西爲九盤山下有少微閣城南有南明山城臨溪河爲閩甌門戶艤舟往來如織山川之勝浙東一大關鍵也但郡無分府署恒賃民居雜沓不可爲理越明年

聖主龍飛之丙辰歲春正月建衙宇三閱月告成余非好勞也似開山老衲子創一茅庵以俟來者適郡民劉炳文

傳視三等見余經營傳舍百日可成遂舉以建萬壽宮請序於余余詰之衆曰悉江右寄籍於此者衆願創眞君殿爲客民香火地余曰眞君吾江右福神也一建於京師再建於金陵暨漢口滇閩諸大鎭所在多有今衆建斯殿於括亦不忘吾故土之神之意云爾余樂爲之序余念豫章之民朴且勤儉耐貧苦不憚勞瘁能貿易力作於數千里之遠鄉而習以爲常夫括隸萬山之中有山可採有水可漁有曠土可懇有隙地可樹桑蔴有日中市可貿遷而取錙銖之利今之蔵於市出於途墾新莊種旱蔴樵山而漁澤者大半多吾鄉人也以吾鄉之人而食括之利爲括之民則其請以吾鄉福神而福括地佑括民也固宜爾衆民務各捐己貲隨分樂輸余亦樂分俸以少資板榦擇城中吉地鳩工飭材建瑤宮以成勝會庶民力溥將而神之福之俾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入茲宮者儼異鄉骨月聚族於斯相親相睦宮額萬壽卽萬世發祥基也視效開山老衲創建茅庵以俟來者皆可取斯心以相證是爲序

金郡萬壽宮序 丁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聖天子以天下爲家蒼生隨寓而安固不妨以客爲家况
乘天時因地利受恩深處便爲家也豫章郡建有萬壽
宮鐵樹鎮歷愼郎名蛟于井由許旌揚拔宅所遺土人血
食之不忘是故海內爲豫章人作客處未有不建萬壽
宮以作會館尊神人以邀福以神人爲祖也重桑梓宮
至如歸也宮宅于心人人之安宅也而萬壽宮不可以
不建歲丁巳夏四月余署金郡篆查郡治城南舊有江

西萬壽宮日久未修適有豫章人熊文誠鄧書也楊鳳
岐李錫遠傅耀彩等今于八詠門外買地築宮按此地
萬山糾錯衍海居于上游每有戾氣發蛟之患加以真
君劍吐夜光逐妖斬魔亦足爲八婺保障是宮之有利
于金如此真君有靈豈豫章人所得而私之哉即如閩
人建天后宮于蘭谿巍峩煥發舟楫安瀾揆厥所由首
事者雖閩人而此心之邀利濟者莫不輸金恐後豈獨
閩人爲然茲築萬壽宮亦惟衆擎易舉相期不日觀成
竚見真君駕白雲度常玉以福茲八婺應無疆也

白雲山福林寺序 戊午十一月

山以白雲名者太虛之中空空洞洞纖塵不挂而飛巒舞
袖出沒雲端雲去而山青雲來而山白上隣乎天日月摩
其頂下距乎地溪谿澄其根萬緣本寂衆竅原空括蒼一
大仙佛道場也卓錫于斯者飛步太虛與空中白雲而俱
逝矣斯山以白雲名也但山之隱見寺之廢興恒視乎其
人耳得其人則山見而寺興不得其人則山隱而寺廢天
下事之成敗一聽乎人之轉移古今鉅細可同槪也福林
禪寺創于唐禪師諱澄者因其山清泉邃谷築舍山巔曰

福林寺澄實開山之祖焉山發源閩大姥奔騰曲屈由縉
雲乘舽而來結頂爲八面峰重巒疊嶂中開大陽禪址坐
白雲巔朝寶珠峰殿倚佛首崖前列洗鉢池一名小虎溪
左鏡心池金鱗游衍活活潑潑魚亦可參禪說法矣外三
塘若痕芳草積翠流丹最後水簾洞出雲興雨歲旱郡人
士步禱輒應旁銅蘿砦寇作居民避兵于此其左輔爲麗
陽山下建飛陽王殿中有龍潭天井神最靈爲郡民福誠
哉天造地設括蒼一大仙佛道場也古寺不可考矣歷五
代迄宋宣和年間方臘叛而寺廢至咸淳年寺建山下舊

址。蒸蕪迨延祐戊午得容中和尚重修殿宇元末白雲和尚克承師志益加修葺明季一宗禪師大營土木葺正殿整法堂建藏殿煥然一新寇寺之典也顧不以人哉予泣括三載辰之役調入文武兩闈同考歲丁巳攝篆金兩郡篆今歲仍入文闈卒不得一親名山勝景仲冬月十六日合與從騎至半山亭俯視城郭山水蒼鬱環繞山下歷冷泉亭迤邐層折而上見挾門古松茂林修竹至山門白雲深處山僧恁迎悉循循有規矩參皇覺殿登法雲水月堂謁三垣柴極覽舍利窣堵波處仙風道骨儼然白雲在山收拾一片白雲入吾目中白雲即融吾胸膈予莞然曰利領合轉九白頭官何如餐霞臥月之白雲衲耶山僧貢陵其師功德幹其徒悉有道念傳諸師之衣鉢開後起之法門信佛信心久之無佛無心又久之即佛即心矣其於師說雖容中白雲一宗諸禪師又何多讓為山之神雲精以不朽者此也而余之心亦悠然與白雲俱遠矣是為序

許蕙一詩序 丙辰

詩以道性情者也古者忠臣孝子思婦勞人感乎性發乎情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反覆詠嘆之其教溫柔敦厚其益興觀羣怨聖人以詩列于經且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虞廷以詩叶于樂經垂萬世之典樂通天地之和詩之義大矣哉始于虞夏商周繼于漢魏六朝盛于三唐歷宋元明以迄于今風氣遞更不拘一律然愈趨愈勝大抵不離古詩者近是恭逢我

皇上龍飛首御天縱多能玉振金聲直追景鄉紀綏之休棉栢梁甘泉陋習一時博學鴻詞蔚然並起鼓吹休明超前而軼後矣予乙卯仲秋赴浙舟渡金陵與許古愚子敘十年闊其仲弟健一出平昔所著詩一集計若干首予沈潛反覆而熟玩之而知許子之性情遠矣心感于物而後動感者情也情本于性即事攄懷托物寄興哀而不至悱達其幽情灑若英而止理義濟風雅以寓勸懲喜怒哀樂所感悉叶正和于古詩其詩裕追其人蓋許子質直好義生平放懷山水不求聞達而胸次灑

落氣宇春融卒於詩發之爲詩以舒心心以𢿘人淵明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其詩淡而真古而茂健一得其遺意歟何性情之恬以適也乃兄古愚夙以詩學揄揚復覩是集則花藥遊游可謂二難矣健一雅人深致泰淮濯其肺腑雨花沃其靈臺慷慨悲歌自鳴其真于三山二水間其性情固然亦其錘鍊者異也許世以理學文章名其家文定公石城先生而後俱克以文章詩教丕承先緒淵源有自豈偶然哉西風獵獵亟欲揚舲贅一言質之雲間二陸

曹娥墓碑記 丁巳

余曩者覧蔡中郎遺事云邕避入會稽取柯亭椽竹爲笛而長笛賦傳又買舟往曹娥廟觀邯鄲淳所勒孝女碑文泊岸日暮急入廟見碑以手逐字捫讀及火至燭之一字無訛乃題碑額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而去迨後曹操問楊脩即以絕妙好辭對噫以文傳人耶以人傳文耶乾隆元年冬十二月余以處承攝亭邑簿渡曹江舟子曰此舜江也有孝娥廟在焉數往返值黃昏未嘗不欲叩門捫碑字以步中郎雅趣而猶未遂予懷丁巳仲春下浣一日以公事赴杭復渡曹江入娥廟過山陰朱生應五捜古碑讀之乃知娥父盱於漢安二年五月競渡迎伍君逆濤而上墮江是時娥年十四號泣覓父屍旬有七日不得乃擲瓜于江卜曰瓜沉父即在此隨瓜走瓜忽沉娥即投水須臾娥屍負盱屍出里人瘞之曰孝娥墓而江遂以曹名其事不甚著及度尚爲上虞令歲大旱邑人患之告邑長曰祭孝娥墓可得雨以娥事蹟進時邑人魏朗禁錮放歸尚因其賢屬朗爲文章已就適尚門人邯鄲淳至尚大喜急其所以屬朗者以娥事囑淳淳伸紙直書字無點竄

尚讀之明碎其草於袖中即以是文告墓果大雨澍野以是神之為娥立廟夫舜之孝以為永傳娥之孝以曹江顯由是鑴文于碑傳為盛事娥於是乎不朽余拜廟拜碑即拜其墓顏曰孝骨宗封慈文以人傳耶人以文傳耶文以人傳也

寧郡育嬰堂題名碑記　丁巳

粵稽帝王大好生之德宰相宏調爕之功大禹泣罪人文王瘞枯骨周公定王制辨四方剛柔燥濕以卹民命皆其堯舜君民之心保民若保赤子也乾隆元年丙辰春正月

聖天子勅

宰相嵇　廵視兩浙授督撫節制東南上下永綏一德既而檄飭守令建育嬰堂咸奉令唯恪余于是歲叨同文武兩闈事竣蒙委署寧篆冬十二月中浣下車卹令

孛負默以開堂育嬰告遂欣然偕往見赤子二十餘口各認其乳以為母負暄戴二天東南隅預沾調爕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于斯益信登其堂深邃高廣費千餘金割地構椽期月告成多置義田乳養衣食咸有節度悉勒規條業經縣令之苦心究賴善士之雲集緬想覆巢破卵之鄉鳳凰不至今堂甫成而予適來覩此嗚咽若訴豈愁然于懷遂同文武各憲鼓舞贊勤俾董其事者吳乾陽章炳等糾合衆善鐫名于石造物消却宜陰食其報丁巳上元匝請

閒窓旋頌猶曰教成保赤即以保赤觀成肫肫乎命意固
遠乎哉
一片婆心落紙淋漓欲濕子壻項承源謹識

蘭谿學泮橋碑記丁巳

古者天子臨雍講道環橋觀德尚矣推其制之所由蓋因
觀聽者衆乃闢池及泉池形如璧使人畫于水不至于座
褻尊也池形如璧國學之制也若鄉學之池則又名泮池
泮者判也判其璧而爲半也故池形似上弦之月且若景
星之在天景星形如半月而泮池又似之泮池之由來遠
矣哉余于乾隆元年丙辰冬攝寧郡明年丁巳夏攝婺郡
謁甬上四大弟子暨金華四君子鵞湖鹿洞殊途同歸人
遠風微慨然有先型之慕乃于仲夏因公赴蘭邑先詣儒

學進諸生講書論文目擊蘭之學宮臨水面山萃紫巖之
秀挹瀔波之文扶輿清淑之氣所鍾名賢輩出皆足以砥
柱中流因覩戟門之南泮橋脩理未竣隨詢諸生之尤羣
以唐大祿唐人祺唐大祐對蘭望族稱唐氏最其先世闡
理學而步巖廊代不乏人祿晨之子唐宇泰孫也恭嘗捐
築厲壇闢其地爲義塚建一心堂以爲幽明共到之所
約費千金而猶能繼志樂善弗倦遇荒捐米賑饑活人甚
多於雍正十二年願捐金修埧泮橋未竟其工越三年內
力肩之完父志也繩祖武也孝子慈孫厥惟衆賢倡然因留
心泮橋而承觀厥成

南明山寺石橋記 丙辰

歲丙辰予蒞括蒼郡越二月偶得許子古愚遊南明寺記閱之恍對輞川圖心怡良久夏五月適南鄉有勸農之擧事畢迂路山下仰盼南明白雲在腹禁樹蓊鬱遂舍肩輿步危橋橋木且朽幾不可度然勢不能止躡而上直窮其巔懸崖峭壁佛殿僧戳禪房幽寂前橫石梁搜剔宋明碑篆剝落不可全讀後壁鐫高陽洞三字見米芾書法殿中古井二列兩楹俯之淸泉㵎底山腹飛瀑約百十丈許如銀河挂落石壁滾花其左石彌勒玉相天成其右多脩竹

猗猗淨翠山門之西石刻忠孝廉節四字其棲釋歸儒之意歟是未可知也第入其中竅石出風鼓響松梢天空鶴唳虎豹虬龍鹿豕木石咸攝于巨靈虹橋護其根帶河濯其足徘徊四顧山與佛悠然遠矣古愚子塵不戾斯遊也玩不可極勝不可貪遂循故道而梟而下復經所步之橋足戰心驚意欲易木以石然非可假鬼斧于石梁也兩閱月山僧[illegible] 發願造橋持簿丐予言募十方共襄斯擧天津固椿析木濕潤必賴全梁無負精衛苦心銜其烏鵲難顧前與予有同然者予倡首而樂爲之序

清貞禪院碑記 丁巳

儒之爲教最大而尊逃儒者多之乎墨墨非儒匹也然其攝身心養性命淸淨寡慾之理亦與儒不遠今世之薙髮而從佛隱深林窮谷者間有明心見性不背宗旨之徒而不意巾幗中有具偉丈夫堅忍之畧闢道立地成佛如開府牟公之繼室李夫人者其最也其大而尊也歟 愍襄陳公稱之曰淸貞序其顚末誌諸牓懸之禪室迄今四十餘年來益歎 公之知人不妄許可而李夫人足以當此稱而實踐之也 牟公捐館舍時夫人年甫十八正蕙

質蘭心珠圍翠繞之日而乃揮慧劍以斬愛根出智珠以填慾浪視金玉如敝壞棄錦繡若埃塵爲偉丈夫之所不能爲當其時固已淸而不可涅貞而不可汚雖百年猶旦暮闔郡縉紳士女聞夫人之名遙拜而尊之曰佛子覩夫人之貌長跪而禮之曰神仙四十餘年如一日也淸貞二字不已槩夫人生平乎哉雍正庚戌 愍襄公令嗣 公復來提師兩浙駐節四明 公爲 牟公世戚知夫人祝髮于此下車輒減騎從來拜夫人見之且悲且喜敘及往事恍如隔世嗚呼浮生若夢夫人之見不趨出微塵萬刼

中哉夫人夙有別搆紺宇之意　公則曰與其卜地而昂新無寧鳩工而仍舊因之時捐清俸卽于夫人向所焚脩之故宇卸舊更新厥資孔繁厥材孔良惟取其堅樸邃幽
公之所溯　愍褒公之志而爲清貞成不朽之觀者首遠而意深哉嗚呼天地間不朽之事不外忠孝節義樹立之人不分巾幗鬚眉其可俎豆于吾儒者卽可鼓鍾于釋氏道不同而理同事不同而心同亦何真之非幻何幻之非真頗令補陀泡影現出蓮座真身則斯院藉夫人而名者藉清貞而不朽

和雪嚼梅寒香徹骨　姪大展謹讀

潘封翁圖贊　丁巳

公諱瑜字又瑾讀石鼓之書傳經以起鳳毛行年八十四歲矍鑠健飯名高月旦風範著廣陵海內爭相師事者也德配張生丈夫子四樂育泮宮器卜廟堂梁棟次君靜翁成雍正庚戌進士歷任建節婺州制府軍門皆器重之緯楔開府指顧間也乾隆二年春余攝婺郡同城七夕登將軍之堂拜公壽將軍以公不就迎養爲哽咽乃出公之圖形命余贊一言昔郭汾陽八十四謂子若孫曰我微時嘗七夕見彩雲中有美女坐飛車心知爲織女也卽下拜女

曰極富貴且壽考今公壽矣富貴不驗于身而驗于子余將進織女之祝以祝公之百齡也雖然汪父假顏駟見武帝帝驚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顏太守時假九十三駟八十四由此觀之八九十歲服官政時也又何暇以八九十歲而遽稱之曰壽余乃晚齒而贊曰唯公攀生孿生雙生也名齋叔夜也行五　大振家聲後昆玉謝口授尚書伏生九十以生古文授晁錯斗杓光射排難解紛彥方流亞恤患救災心參造化卯燮夔龍補輔待駕

劉海金錢戲蟾圖贊 丁巳

嘗見繪終南山鍾馗或於破衣衫綻縫或從袖口飛出五色蝙蝠以生其趣繪劉海以金錢戲三脚蟾或騎于髮或拍于肩或遊于背以添其機蓋亦附畫家興會所及聽其筆之所到也劉累善豢龍龍皆歸焉亦惟能知龍之嗜好而龍始就其豢耶蝠不離馗蟾不離海豈馗與海亦能知蝠與蟾嗜好所在乎圖中人抱白玉蟾倚著於心胷之間蟾之雙睛若電口鼻噴光照室中恍見一輪明月生嫩懷也惜其視金錢爲甯未免玩人於股掌

題趙秀才掃墓圖贊 丁巳

趙子敬臨學富才肆蓋亦不肯齷齪跼蹐爲轅下駒也特一蹇于遇以青巾老其治家雍雍彬彬乎恍在伯通廡下迹其梗槩似亦欲非要離墓側者思親不得見負罪引慝以深其春露秋霜之感吁孝子也把流泉若有聊徐徐遂絕獻若桓景登高劉安雞犬皆仙類是率子若孫共望墓門申其追遠之誠吁所以教孝也是足以觀其人矣是足以風凡爲孝子之心矣題曰陟屺陟岵親在黃泉感時增慨芟掃墓焉流水嗚咽風木悽然形聲杳渺隱痛年年蘋蘩執爨薦食具饌齊眉夫婦瓜瓞其緜終身孺慕佑啓象賢宅心廬墓千古桮棬

題丁梁巖雙桂圖贊 戊午

余宷晉之石樓五年調繁汾陽雍正十二年正月余友王君諱狂號甘泉巡按山西至汾叙闊談及其摯友丁梁巖先生苦於馳逐輪蹄余即往謁忻見先生德容道貌遂延汾署文章經濟兼擅其美相與共晨夕知其胸中有書適年余量移滇之安寧牧先生以長途為累歸山陰迨余入覲陞授浙之處郡司馬各攜重相賂也乙卯冬仲抵浙署忽諳先生遺札傷如之何丙辰冬余奉檄署寧郡篆便道登堂拜影宛如覿面遂携長君志呂至甬署丁巳夏復署金郡篆并携次君仲儀至婺署兩賢皆恂恂知先生積德所遺固已厚矣戊午重陽余分房出闈令嗣賫乃翁雙桂圖至杭請題余從而贊之贊曰先生高風古之遺直想闕心田芝蘭培植飄然風塵恒抱其德驅車過之三晉相識聚散何常飛鴻點墨拜先生影復覿顏色燃霄噴香雙桂羽翼佑啓後人有物有則奕葉森森粟胎孫穉纍實如珠作賓王國

五言聯

午日西湖偶吟

蓮沼鴛鴦岸　璇宮翡翠燈

舟行象山

海潤雲為岸　山空月作燈

棹歌鶯雨岸　寺影出孤燈

雲霞江海岸　日月地天燈

孤雲宿海岸　夜雨滴寒燈

書成藏道岸　佛國照心燈

杏苑花成岸　珠宮蚌作燈

帥學憲

鐵肩擔道義　辣手著文章

名花堪共賞　造物可同游

大門

門開天澤履　戶納地風升

許茹其

經綸傳北闕　雨露到南明

乾坤身外客　日月個中人

蒼龍蟠舊宅　彩鳳兆新門

雜聯

鳥下窺書古　花飛映字紅

浙東春信早　冀北好音多

司命

有德能司火　無私可達天

七言對聯

送王太尊聯

使君得歲三陽泰
太史占星萬象春

送各營聯

長松捧日臨千岫
細柳迎春擁百城

千營雲起騰龍甲
五色祥開見鳳儀

細柳春風披萬戶
長松曉日照三公

龍蟠海甸千江曉
鳳翥丹山萬戶春

細柳營中龍甲動
凌煙閣上鳳毛新

西湖偶吟

漁艇依楊循古岸
吳窗邀月伴孤燈

送槩農守聯

鋤雨犁雲開藝圃
耕仁耨義闢心田

龍蟠瀚海雲生硯
鳳翥丹山彩耽毫

虎帳春風披柳線
龍韜瑞氣藹梅花

梅花映雪千山玉
細柳迎風萬戶春

祥雲捧日紅鋪地
細柳迎風綠到天

八詠清風縈細柳
雙溪皓月印長松

海鷗乘風飛彼岸
松林篩月佈天燈

七言對聯

新建處署頭門

六龍字下恩光燦
五馬門前氣象新

一天瑞氣凝新戶
萬丈祥光起大門

臘盡冬從元上起
春來新戶日高陞

上地祠

大樹靈光香滿郡
福神厚德藏無疆

宅門

喉舌無私門可闢
腹心有託宅斯安

司命

禍德達天陳好語
[illegible][illegible]道日協調[illegible]

百福臨門占大有
五雲捧日頌如升

戶對南山迎爽氣
門朝北海沛恩波

日月兩輪天地眼
詩書萬卷聖賢心

古句

官署祥開千歲酒
福神光照萬年枝

廚房

百福凝廚知飯熟
千祥集案佐羹香

蘇堤口占

桃花夾岸紅生浪。。。。
柳線飄堤綠到天。

署聯

九年令尹祗勤事。。。。
兩郡黃堂只愛民

雜聯 附對

春光爛欄風雲會。。。。
元氣調和錦繡圖

石佛嶺壓聯

石佛有靈道道妙。
禪心無我活天機

君恩切已時圖報。。。。
民命關心不忍忘

紅葉當堦吞錦句。
青藜照案夜翻書。右句

石梁影動蟾宮桂。
天映光分太乙藜。
英才樂育迴冰鑑。
文物生成奪化工。
四壁異花飛錦繡。
一簾晴日煥文章。
元豹夜寒和霧隱。
驪龍春暖抱珠眠

春嶺雲霞迎曉日
海天松鶴慶長庚
紫氣連雲拱北極。
清風映日燦南臺。
鶯逢日暖歌聲滑
人遇風晴笑口開。
愛竹不删當路筍。
惜花常護礙人枝

王巡憲

彭澤襟懷今古曠。。。。
汾陽勛業後先隆

龔黃事業阜民物。
李杜文章發性情

朱應五三聯

問年敢許同松柏。。。。
卜世應知有麒麟。。。。
游嘐天中鋪錦繡。。。。
庭梅雪後璨瑤瑤

璧十五城初定價。。。
桃三千歲一開花

舟中夜起偶占

峯高江上天多柱。。。
月見山頭人到家
師生異地風千古。。
兄弟同舟月一家

細雨舟中燈作月。
清風江上酒爲家

七十壽聯

十縣清風暖壽
萬家霖雨稱觴

敢曰從心已行年七十
未能拔木愧負孩三千

何必肥甘得食依然得歲
止祈深澍壽民即是壽身

松幹白天培雲護龍鱗秋不老
葵心依戊照星羅鳳曆日初升

一城和氣來甘雨
萬姓懽呼晋壽觴

雨趁禾稼求民足
風送芙蕖入座清

南極方明海屋籌添新七十
蟠桃初實瑤池果熟舊三千

德不足稱馬齒雖加思學驥
力猶可用犁耕不厭任呼牛

長聯

處州府堂聯

精察公忠吏治須遵程子
清明高遠胸懷當學濂溪

克剛克柔山右循良第一
宜今宜古江西國士無雙

許如其二聯

派衍潯江翻作毫端墨浪
氣吞俞嶺瑞爲胸次文峰

雜聯

泰展三陽曉日恩光來北闕
春融萬象太和元氣溢南山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樂也

南海明珠光耀綺筵周百里
北堂白璧輝騰瑤珞遍連城

獨立江天任舟人多方搖擺
橫當海浪憑舵手着意撑持

送金華縣王

寶婺星輝一片清操同花曉
庭槐日麗萬家生佛頌神明

送徐堪輿

放眼乾坤叩所學天經地緯
曠懷今古話其樂沂水春風

送丁鎮臺

佳氣溢𡶶山令布陽和黃鉞灑三春雨露
丹心懸北闕師承天寵青旂捲萬里風雲

丁鎮臺送

快堂插之重新明月高懸共仰陽春有脚
樂峰街之環拱悲風遠播羣呪甘雨逢時

賀徐生員完姻聯

午夜春融趁折桂手書就蛾眉椰汁艷飄粧帶綠
三冬學富試探花才篆成博議桃夭鳳煖鏡飛紅

送王太尊

鳳律白天新看瑞雲梅花斡苑春光臨萬戶
龍杓隨歲轉藴精金良玉槐堂旭日照三公

署聯

位忝黃堂回憶諸生雖菽水之供猶不失為故我
心捫緣野願言屬吏惟土物之愛均期無負斯民

壯志未曾休幾思解組歸田放不下眼前赤子
丹心何日盡尚願攄誠報國方無負頭上青天

六十九歲聯

古稀其在望乎喜逢際昇平一副血心覺愈流愈出
耄耋尚有待也幸身依隆盛蒲腦精力猶日用日强
敢曰壽乎但隨分從心尚少伏生廿一歲
誰云老矣惟因時竭力猶餘太素十三年

桃花洞　關帝廟聯

義結桃園滅黃巾誅漢賊正氣常昭桃花洞中天不夜
威臨括地掃閩寇靖海氛丹心普渡括蒼江上浮長流

石壁鳴山寺聯

石壁矗中天隔斷泥塗自是一絲不挂
鳴山超上界喚醒塵夢方知萬竅皆空

朱呂祠聯

得中原文獻之傳手造乾坤良玉精金若合
集兩宋師儒之統心符河洛高明廣大同歸

名山久別好夢難成五百年雁杳魚沉誰道及望門[illegible]
流水如斯浮雲若彼千餘里星分萍聚我來題傾蓋談心

居易堂浙中新集目錄

彭澤黃貞麟檪谷甫著

受業 丁蕃 朱應玉 胡彝鑄 何如棠 男 大正 大叙 姪 大智 孫 惟政 惟馨 惟戩 惟聰 仝校

西昌曹介巖先生纂定

居易堂浙中新集卷之四

彭澤袁學謨梅谷氏著

請繳還浙闈士子三場全卷丁巳

爲籲書侵蝕硃卷懇　恩特破錮弊以振士氣事竊照
賓與大典造士作人恭逢
聖天子求賢若渴伏遇　憲臺調度多方俾兩浙士子踴躍
觀光入闈奪錦者榜登龍虎落第者仍育膠庠名雖未售
而照乘之珠尚期再獻足雖頻刖而連城之璧不致終藏
可憐多士雪案芸窗三年苦志全副精神都注射于三場

硃卷所以順天各省于榜發撤闈之後令各胥吏經承皆
檢齊落第舉子三場硃卷彙集三本一并分發各府州縣
教官收齎按名給還本生看閱益有以警惕其三場殘夢
之菁更足以啓發其三年激礪之心此天下畫一之定例
也惟獨浙闈落卷該經承僅發第一場硃卷而第二場第
三場硃卷皆爲經承胥細歸家竟作紙觔貨賣賺價肥橐
姑勿論三場硃謄之卷費盡士子一腔心血抑如謄錄生
若干名對讀生若干名慎之以專官董率上下兢兢業業
惟恐錯誤取皆始謄出三場硃卷誰料合千萬人之心血
一旦化爲還魂紙張豈不惜哉況經承藏匿舉子三場墨
筆卷紙已屬非分復于硃卷又僅還其第一場隱沒其二
三場汚殘六書情同脈望咬蝕硃藝慘甚蠹魚至于爲卷
備卷更多士必欲全領還批語以爲程式俾子孫以爲寵
榮示同學後輩以爲激勸乃二三場亦秘而不發既已名
落孫山又復珠沉瀚海此皆士子飲泣而無告者也卑職
恭逢
龍飛乾隆元年　特開恩科忻遇　憲臺監臨浙江鄉試十
一郡士子雲集卑職忝與分考閱文十日夜親校葩藝麟

經批點數千行業經洗心刮目出闈後士子登門索卷者
紛紛詎知繡口錦心竟沉擱于蠹書之手伏讀　憲示敬
惜字紙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警醒愚頑足以珍人文而
存道脈大文以載道伏羲洩乾坤之秘而一畫開天字以
象形蒼頡發造化之奇而因書雨粟伏懇　憲臺文章司
命全須士子硃卷遺卷除已往不究俟來科鄉試士子中
式外預先出示將士子三場硃卷亦照順天各省之例每
名一連三本發學全給本生仰祈　金批查案破此錮弊
士子歡騰將遺文不致磨滅仍還午夜心所而字紙庶免

污瘦永惜三場點蕾矣
落臺桐城張公檄行兩浙廣造含頭祠敬惜字紙袁公
體貼盛心乃有此詳戊午科落第多士皆得三場硃卷
喜曰彭澤清風 山陰朱應五識

請革驛站陋規文 丁巳

為詳請革驛站陋規懇 憲臺批立案以免扣尅以全
正額事竊惟
朝廷額項經制昭然驛遞夫銀難容扣累 卑職荷蒙委署金
華府篆仰體
憲臺弊絕風清澄清吏治至意首除積蠹隨訪陋規案查金
郡所屬金蘭永三縣併雙溪華三驛有額設驛遞船兜夫
工銀兩共三千七百五十六兩八分三釐原屬度地制宜
酌其多寡以為正額定數也蘭谿縣地係衝繁上接江西
閩粵五省之交下連杭蘇淮揚入都之境額定僱船僱夫
代馬兜夫等項工食之費差遣浩繁絲毫難容扣減至金
永兩邑地接既闊往來絡繹其雙溪溦水華溪三驛杠運
夫隻穿山越嶺站船水手涉險撑灘出膂力以趁食領夫
銀以營生雖血汗交淋風霜栗烈而不辭也此等窮民殊
堪惻惻詎金永兩邑每年
憲前時照舊例繳府公費銀各二十四兩蘭邑繳四十八兩
其雙華溦三驛亦共繳一十九兩八分共計一百一十五
兩八分不知始于何時從前郡守或收或不收或稱公用

卑職伏思此項銀兩名為公費實係陋規是以上年徐守
有請歸麗正書院延師館穀膏火費用之詳在案夫以小
民勞力之資撥為尊師課士之用民受其苦士受其甘民
任其勞官染其利受之無名存之無謂若其存充公用不
無染指肥槖之嫌即曰節省夫工係無有扣累栽減之弊
況府縣俱有養廉何用剝削窮夫粉飾公費之舉從來猶
設正項不侵于官則仍留于民若利在官而仍無損于民
此豢羽羊拔人之語也卑職再四籌畫此項銀兩斷斷不
可借公費之名以為私槖之計假節省之說以啓扣累之

階所當急為禁革歸還縣驛原項以全正額者也為此詳
懇
憲臺金批立案永遠禁革仍飭該縣驛實心奉行辦理公務
不得仍存公費名色致滋扣累之弊為此具申

閩憲批

驛站錢糧乃應付緊項該管各官自當撙節夫役照額
支給豈容剋扣分肥署府袁同知獨能剔除積弊其見
深已奉公不負委任殊屬可嘉仰布政司會同鹽驛道
轉飭獎勵立案永禁并通行各府清查凡有類此公費
名色務須盡行禁革慎毋因循陋習苦累夫役致干參
究　仍候督部院衙門批示繳

督部院稽　批

據詳金華等縣驛歲有陋規銀兩借名公費繳府歷任
禁收不一今該署府稽剔革除具見實心實政有裨郵
傳深可嘉尚仰布政司會同鹽驛道轉飭永行禁革并
嚴飭各該縣驛照額支給毋許侵扣苦累致干察參仍
通行各府確查如有類此名色一體禁革具報并候
撫院衙門批示繳

請捐修處州府同知衙署文丙辰

為衙署坍塌不堪亟宜捐資設法修建詳請　憲臺批示以鼓成功以襄來茲事竊處州府同知衙署一所創自前明嘉靖四十四年歲在乙丑歷今一百八十三年前官視為傳舍漫不經心後官仍其傾頹全不修葺以致因循破壞官無辦公之堂吏無棲止之廨租住民房官民雜沓出入混淆殊非體統伏思釋氏尚有禪房羽士不無淨室隨緣募化廟舍不致空虛衆發慈悲客門俱堪憩息豈居一官任一職毫不能稍分餘俸隨時粘補竟任其倒塌以諉

後來曾二氏之不如乎處同知無關防印信又無衙門若視為冗員可裁則俸薪養廉衙役工食俱可歸公充餉衙署併可以不設查處州一郡從前通判推官業經裁汰止留同知一缺管轄十邑所有清軍總捕驗驛係經理旗丁稽查私鹽緝賊盜流徒職司俱關緊要不便議裁則總衙一所斷斷乎不可廢所當亟宜修建者也況直省新設府廳州縣暨巡檢驛丞俱隨准動公建造衙門乃久設佐府之同知而反無衙署戶居乎　卑職　深荷

聖恩浩蕩由兩任知縣洊

旨特授浙江處州府同知於本年十一月初六日到任甫入衙門只見徧地蔓草荒烟四圍壞垣倒壁僅存朽柱數楹瓦石數堆全無完屋觸目淒其容身無所暫賃民房三間苟且旦夕若不亟為目前之殘柱剩椽拾現存之磚瓦木片早為修理將來必成廢基更難為力矣蓋事不可已非同長府之役閔子恐其勞民傷財而費不可諉又非同阜門之作宜臼譏其舉贏時詘但工程浩大估計非四五百金不可儘　卑職　俸銀除扣荒外尚得領五十四兩零計一年養廉銀五百兩除　卑職　薪米淡泊自甘外願捐養廉銀權

為修建衙署之費以便作辦公治事之所已擇正月初八日動工計木匠土工人夫每日一百餘人　卑職　親自監督設法工料飯食不敢一時懈怠惟恐工價不給無米難炊卷查雍正九年四月內經前任同知梁永佑詳請估修前任知府曹掄彬專委麗水縣知縣王鈞遂一分晰確估須用工料銀三百五十兩零當經造冊詳請在案此時尚易修理奈牛毛不拔遂坐視坍塌終成廢圃今又遲延五載日甚一日又無關防被人竊取木料等項所存無幾及今修補大非昔比　卑職　捐銀二百五十餘兩僅足供木石磚

兎人工一半之用勢必不能完成訪查舊日原屬十邑散
修但卑職素行清介不敢居派累十邑之名而藩庫存
公項內又不敢姿為動用之請若將一年養廉五百兩全
捐修理則日用薪水無資若將兩年養廉一半共捐五百
兩又恐時事難定亦遲不可待只得詳請憲臺批示酌
量將各邑備公銀內稍可動移之項畧為挈補則衆擎易
舉工價得以接濟而不日可成若萬無項可移亦願力捐
以竣其事庶衙署重新不但同知辦公有所而體統整肅
亦且埀永久而勿替矣

閩憲稿批

處屬衙署年久坍塌歷任之員皆棄置不論該丞涖任
之初即圖興復三閱月而捐建重新不費公帑急公趨
事殊屬可嘉

請補修城垣文　丁巳

為城垣坍塌急宜修補以資防範事竊考易之坎則曰設
險守國易之萃則曰思患豫防以備不虞詰是乎城池期
於金湯之固必取義于坎而從來之起廢興頹綢繆未雨
必取義于萃也細查金華郡城東連甌閩北距括蒼彭蠡
控其上游海疆環于接壤統轄八邑洞開八門羅城計九
里一百步實計一千九百八十八丈八尺五寸上建垛口
計一千五百七十五個分編東西南北四字號每垛垛四
個列為一號共計編列三百九十七號例照金蘭東義永

武浦湯八屬縣分段承管亦分號承修責無可諉非一朝
一夕之故矣但自來府派之縣縣派之里民而奸胥地棍
侵漁苛斂未嘗不以修城為奇貨而樂于赴工故與修不
難而累民亦易今逢
皇恩
憲德惠愛元元洞恤民膏民脂而不欲以力役重煩吾
民應至周也無如城垣不修則坍塌日甚專責屬縣而屬
縣亦各有城垣是故府城飭令縣修則推諉遲玩呼應不
靈共執思患而豫防卑職荷蒙
憲臺委署金華府篆即于四月初八日接印受事隨巡視郡

城逐一查閱其東南西北四隅計坍倒崩裂大壞者有七處量城身各坍長四丈五六尺不等坍厚各丈餘坍高各二丈二三尺不等其餘坍倒坼裂以及高垛傾圯羅城損壞甚多隨經飭令首邑確估冊報目擊城中居民之力田牧畜者皆從坍塌空缺處出入踏成平路事屬可駭即捐貲令約保暫爲繩索攔堵諭令撥役擊柝巡查隨詢據金華縣知縣王緯云每年每季屢報坍塌屢請飭修而各縣耽延遲滯仍復如故卑職伏思郡城爲錢糧倉庫獄禁重地而萬姓生靈所係非淺萬一盜賊從城隙竊入倘有疏

虞誰任其咎此寢食所以不安而籌度萬全不可不急也隨傳工匠估計工料羅城逐一修補完固非千餘金不可若止補其缺隙計非五六百金不敷卑職清夜靜思若請動公項則無款可支終是充飢畫餅若仍照往例嚴飭屬縣屬縣視爲具文亦復觀望不前專責之金華首邑又獨力難支卑職自問委任郡守即欲捐貲修補亦慮無米難炊若聽斯城遇大雨水日塌一日後更有難爲工力之處是以再四籌畫查有暫許浦邑解到于希隆黃思通名下罰銀若干兩係金華府庫之閒款即用以修補金華府之

城垣動項不爲無名修城實有裨益請將此項即備磚石爲主若有不敷卑職願首捐貲百金併飭屬縣照舊小補約畧添足則成工易而爲力不難倘以此項閒款爲不可動則銀仍徙留庫中恐城日見其崩而勢終無底止矣卑職居心急公勇於爲善即如處郡無同知衙門力捐修建已有成效今後同知俱有棲身之所何況郡城巍巍大觀關係啓閉以爲民社之重寄所以卑職立心居一日官宜實心盡一日之職雖暫委之守宜實地修萬年之城無爲地方起見不敢坐視城垣傾圮而不顧也趁此日永辦料

興工事半功倍不日可成而憲德與金城湯池永垂萬禩矣

義烏縣徐汝棟樓有書爭山讞丁巳

核看得義烏縣通詳徐汝棟樓有書爭山阻勘一案查徐汝棟遠祖諱僑宋淳熙年間進士歷官至寶謨閣待制致仕諡曰文清墓在五雲山智度寺後其肖像寺中或因寺近墓所或寺爲公祟所遨遊而塑之均未可知再查智度寺建於唐大順二年院名臥雲吳越錢元懿爲之建殿改曰五雲宋祥符中賜額智度尊崇已久當亦未必待徐文清公之墓而寺始有田也今汝棟以樓有書所買寺僧遠睃葬父之山指爲文清公欽賜祭田查其祭田確據止有

順治十三年康熙三十七年五十九年六十一年歷任示約碑文數紙而已卑府細閱邑誌家乘鱗册并徐氏所珍藏之蛇足示約碑文斷其必無祭田者有四查宋室名臣相業則有韓范歐富諸公理學則有關閩濂洛諸子政事文章彪炳宇宙及其没也亦未聞特賜祭田況文清公身後不過贈官易名即祭葬之典絕不聞於史册而反特有祭田之賜乎此知其必無祭田者一也及查徐氏家乘不過載公生卒年月葬地並未云有祭田倘使當日僅有祭葬之賜爲之子若孫者方且爲之附會粉飾以傳示將來豈有欽賜祭田之殊典反不詳敘譜中没君恩而删寵賜乎此知其必無祭田者二也且據徐璣供稱文清公原有欽賜田二百六十畝山三百十六畝等語夫賜田所以供祭祀豈賜山以供鬼薪乎立說荒唐此知其必無祭田者三也毋稽傳云周制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爲盡天下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爲盡太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周家衆建諸侯慎重名器若此况南渡後至於理宗時朝野粗安疆圉日促生聚

繁而兵民困度支束手無策尚有此等閒田濫賜宰執以下之官乎此知其必無祭田者四也必曰遺有祭田謂之家置可謂之欽賜則不可人又烏得禁其無祭田也然查鱗册三本內其一本不知明時何年徐文清公墓係毀字三千九百八十四號地六分二毫山一畝其一本係崇正九年所造鱗册徐文清公墓係毀字三千九百十五號地七分六釐山一畝兩册相較雖字號因前後丈量之不同而墓地實仍此區舊東西南北皆係寺山又查寺僧所送寺田鱗册毀字三千九百十四號內開徐府出分民地一

分六釐民山一畝、次號卽列十六、並無十五號田山字號、益可見徐文淸公所葬三千九百十五號之外均屬寺產、雖據徐汝棟供稱從前田皆一例、至萬曆年間始有僧民之分、因祖產交寺管理已久、所以照僧田科糧等語、可謂強辨、殊不知名之所在實卽歸焉、當其編入僧田之際、以徐氏族大人多、豈無一孝子慈孫不爲祖宗祭祀起見、舉向衆門力爭歸業之理、於以知彼時之人心古朴、不敢以無爲有、以致貽譏鄉黨、得罪祖宗、不比今日之機械錯出、一切不顧也、查順治十三年署義烏令朱經歷示禁內始有諭葬墳塋及欽賜田地山塘字樣、後又稱除田三十畝通辦祭品以備春秋生卒奉祀等語、至康熙三十七年、前任湯令因有陳必田在公墳禁步內盜葬、斷令起遷、仍行示禁、卽有二百餘畝之說、且譽徐氏英豪蔚起、子姓挺生等語、謂非貲緣其誰信之、再查康熙五十九年、迪令碑文、先則吞吐其詞、繼則大肆其說、並不稽考志乘、甘爲徐氏牽鼻、爲所欲爲、不畏淸議、且不防識者爲之齒冷、其謂之何、至康熙六十一年、周令告示、大都爲僧逃糧、遍給示住僧以便安業、其示內先哲俎豆四字亦不過查連令舊案

及之、並未確指爲祭田也、若果係文淸公祭田、彼時寺僧既逃、而遺賦無出、徐氏子孫安在、獨不念祖宗祭祀之斬絕乎、卽應爲之料理錢糧、培植祭產、何示內止令各姓糧越家長保甲人等稽查、而不及徐之一字、可見徐之與寺並無休戚相關、若其見利則機深思密、竭力圖謀、必盡奪寺田而後止、有害則人人縮頸退伏、不敢慷慨一言、以文淸公理學名儒、而得此等子孫、在天之靈、當不知如何欷歔而長嘆也、更可笑者、當五十七年連令給發牌文之後、突具田地號册一本、送印其弁首數言、有止取祭田三十畝爲春秋辦祭之需、餘歸寺僧管理之語、不知祭田三十畝之說、創于順治十三年署事朱令、原屬茫無依據之詞、而乃久假不歸、覦爲固有、不特將寺內田地山塘一網收盡、且將各姓所葬墳塋大半列于册內、彼以爲詐之巧、不知其謀之拙、而種禍正不淺也、各姓可葬、已非徐業、寺僧可買、則田非祭田可知、又烏得禁積有貲之不買僧產耶、又查康熙五十九年、徐氏勾通寺僧總修、賺取辦祭銀五兩、嗣後絕無付者、乃執此爲寺僧歷年供祭之實據、欺人乎、自欺乎、卽在徐氏族衆、當亦啞然笑矣、義邑新志修于

雍正五年遂將前任逆令碑文纂入徐氏從前無數心機
自詡至此功成行滿不知舊志家譜現在可查歷樓雖冇
自容中斷未有身處數百年之後而欲補綴樓於數百年
之前一經明眼人即處處覷透破綻交結以遂其圖謀呑
併之私聖人復起此言不易 卑署府 逍審疑案必要徹底
澄清原負正氣斷不敢以先達名儒曲爲庇護愛其祖宗
遂恕其子孫也至於阻勘一事雖據兩造紛紛供辯但樓
有書係藐爾子身徐氏生監齊民會合數百斷不敢有攖
鋒阻勘之事徐汝棟因各姓墨墳多塚盡在寺山之前後

左右不欲先勘樓墳致受驗詰遂嗾人衆喧嘩擁擠以致
該縣有與難行無從訊問實爲正情該縣議將樓有書徐
汝棟均予發學戒飭殊無分別應請將徐汝棟飭令該學
教官會同該令嚴加戒飭免其詳革附和之衿民徐璣徐
安等從寬免議其樓有書所葬父墳旣係買自寺僧且遠
隔文清公墳塋半里之外應免起遷其田永歸寺僧管業
徐氏子孫不得更生枝節文清公寺中塑像歷年已久合
寺僧照常供奉香火以妥先哲不許毀壞褻慢致干査究
前任告示三紙碑文一紙用印田號一本幷摘其縣志所
載私增粉飾蛇足碑文飭縣銷燬剷除以絕邑人疑竇以
全先哲大方似屬允協合將該縣送到新舊志書案卷辯
册示碑等項一并申送伏乞
照詳施行
署臬憲張批
仰候核轉繳誌譜卷册碑示並存蒙 司詳院
看得生員徐汝棟與監生樓有書爭控墳山一案緣汝棟
始祖徐僑係宋時名宦謚爲文清墓在五雲寺側塑其像
于寺中供奉已久嗣于雍正十一年二月間有書向僧人

遠暎將寺旁之山葬買五分葬伊父墳徐汝棟等以是山
係文清公欽賜祭產具控前縣黃令審斷起遷有書心未
輸服赴府呈控批縣查報署縣宋令先後詳覆該府飭令
查勘隨經該縣程令于乾隆元年十一月初二日往山勘
訊詎徐汝棟與樓有書各恃生監聚集多人擁擠阻勘具
文通報奉批飭審行據金華府詳據義烏縣審擬具詳前
來本署司查樓有書所買之山雖據徐汝棟等供係先朝
欽賜祀產但經該府縣徹底査明並無確憑擁而攬册所
載徐姓遂管業山止一畝地止七分六厘其餘皆係寺產

其呈驗歷任禁示印冊碑文乃係前任捒請給發至逆令所立碑文載入縣志稱有寺產相傳爲文清公祀產之語亦未指有確據况在雍正五年新刻縣志之內原本志書並無載入卽每年僧人給銀辦祭之處惟於康熙五十九年僧人慈修住寺之時出銀一次嗣後絕無付給且徐墓之旁現在葬有各姓墳塚而有書葬父之山尚隔徐墓半里之外並非禁步之內已據該縣勘明確鑿是有書所買之山其爲寺產而非祭產已無疑議未便偏信其詞斷令起遷惟是徐汝棟係廩生監該縣親往查勘不靜候理斷輒敢率族多人擁擠哄鬧本應褫革究擬姑念尚無挾制情事應請從寬發學戒飭免其咨斥第事在乾隆二年四月十六日

恩赦以前均應援免監生徐殘生員徐繼清雖經一同在場但非首先倡率應與民人徐如周等均予免議餘俱無干概行省釋樓有書既非盜買禁田又係請勘之人自無阻勘情事應予免議所買墳山自應聽其安葬其田地山塘照舊歸業永爲常寺恒產嗣後不許寺僧私自盜買文清公墳墓及寺中肖像仍令僧人照常看管永遠供奉毋得毀壞疎慢致干查究徐汝棟呈驗碑示印冊查非祀產確據應飭該縣塗銷志書所載逆令碑文着令刪除更正以杜絕後患是否允協擬合詳候察奪 蒙

開憲嵇 批

徐汝棟所控寺產卽係祭產之說既據查明並無確據其樓有書所葬父墳如詳免其起遷餘照行另冊候移督部院衙門備案繳卷志等項發還

引史斷獄疑團立破何如榮

永康縣周時度誣告賴婚獄丁巳

審看得周時度誣告杜爾文賴婚一案。雍正二年二月間。杜爾文會在周時度家手藝。劈篾趂食。兩人相處月餘。時度叩知爾文有女四娘。乃以冷言挑逗。與議為媳。致爾文急不擇音。微微口許。而時度即以杜四娘之名。載在家譜。咬定紅絲繫足。終未有媒妁聘禮庚帖之據也。迨後探知杜四娘憑媒受聘。配與應士邦為妻。無如時度癡心忽熖。詭以銀六兩牛一頭。囑弟周吉度牽牛應正乾持銀到杜爾文家送聘。詎料杜門不納。而周時度之癡心。從此可以

熄矣。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復探知應士邦娶杜四娘花燭之後。乃糾衆乘夜搶親。不料士邦之母呂氏睡在新婦牀上。詎度子周毓林破門入室。向牀上摸着呂氏。以為竟得四娘也。急扯棉被。蒙呂氏之頭。纍之而負於野閧。呂氏喊聲。認非四娘。放回地方。應鄉求有報。呈附卷。先是應士邦之母呂氏。孀居困家。無料理之人。於是坐產招夫。乃有杜爾文之子杜景泰入贅其家。是杜爾文以應士邦之母為媳。以女為應士邦之妻。則見為妹婿。嫂作女姑。景泰見妹夫儼然子。見親妹儼然媳也。其無知悖禮。已見矣。

周時度由此乘數劈出層層花樣。頓捏杜爾文故見杜爾為做媒。復遲連環刀筆。與訟于縣。查據縣獄各治以應得之罪。惟應士邦之與杜四娘。仍斷完聚。將錯就錯。以補天地間缺陷耳。無奈周時度妬心未絕。脱捏總吏斯婚人倫不問事。賣控 憲轅批查 卑署府 飭弔縣卷集犯互質。乃知周時度指鬼為媒。以牛易媳。鬼無確據。牛已牽還。且私載季女丁家譜。預謀李戴張冠。竊負母氏而宵行。豈知指鹿為馬。奸徒之無法無天。羅織誣告。恃蠻訴控。縣審已結。輙思翻案。流毒多人。以生民作傀儡。視告狀為兒戲。本應

按律重究。姑念愚民無知。妄為時值熱審。從寬重責四十板。仍俟秋涼後補枷一個月。以警惡風。餘屬可原。並請省釋。

臬憲張批

周時度並無媒據。誣告賴婚。殊屬刁健。姑念事在赦前。從寬免究。杜爾文將女配給子婿前夫之子。亦屬悖禮。雖杜氏與應士邦結髮已經三載。不便斷離。但與杜景泰及呂氏同居。以兄嫂而有翁姑之稱。終屬不便。查據呂氏供稱前夫姓周。應士邦係抱養之子。又縣卷內

杜爾文供稱杜景泰原是過繼等語是否亦係異姓應
否另佳以正名分仰再飭縣就近確查妥議另詳核奪
繳縣卷發司

繙邑蔣氏爭繼讞戊午

據詳蔣啓生承繼一案啓生不愼于在生之日以侄孫承
堯繼叔祖誠鄉忠昌昧不按昭穆之序而亂尊卑之倫矣
查律載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以違法罪論其子
亦歸宗改立應繼之人是該縣定爰書不悖而蔣氏之宗
親罪議亦宜然耳但古今有不易之律而聖王有法外之
情細查詳內供指蔣啓生爲幼殤之子陳官繼立永堯爲
孫族衆不爭於三十年告廟定繼之前而爭於啓生已死
之後是專爲財產起見財不盡爭必不已也永堯三歲抱
養十歲承祧四十歲承服治喪生事死殯總係永堯一身
出力經營若啓生貧無立錐諒族人早已緘其口矣乃利
其財產突以六十二歲之蔣爾允硬抻於四十八歲之永
堯爲繼子卽起啓生於九泉亦斷斷不以衰邁之侄爲嗣
也以爲啓生繼則死者莫知以爲章氏繼則年齒懸絕雖
昭穆之序不紊而昭穆之齒大不相當矣且爾允日暮西
山甘爲人後衆皆樊身爭端又何時已耶查律載遺棄小
兒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律加雖字言異姓且然況
同姓一支乎律註若小兒成人後規生父母告認者不准

按律度情是永尭所無可逐之條兼爲啓生所喜悅章氏又供忠厚孝順連生四子久爲啓生目注一旦以老逐之爾允易之死者不安章氏之生者必不順矣是爾允斷不宜承祀也若以爾允老不堪繼另擇一昭穆相當者爲啓生嗣又不知置三歲收養之永尭於何地也昔衞輒以子逐父以孫禰祖夫子不爲爲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名顧不重哉查啓生幼殤之子定名陳官當命名之日必上告祖宗其名已存其序則不可沒古者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名正故也啓生既有子陳官之名永尭

爲陳官子卽爲啓生孫則名正而繼嗣之分已定矣正名而非禰祖聖人猶有取爾奈陳官之名未入宗譜衆心不平雀角焰爭燎原不息本分府按律原情斷將啓生家業除器用零星外其田地均撥一半公入宗祠以豐先人血食准陳官之名入譜其田地一半仍留與永尭承繼供養章氏爲啓生千秋麥飯之資庶啓生有子永尭爲孫既不失昭穆之序又可銷同室之戈律以情撥禮以義起庶猶氏之爭端自此永熄而宗祠之籩豆與有榮光著宗族人等亦將六十二歲老朽之將爾允斥逐可也此案

湯溪縣伍氏命案讞丁巳

杉看得天下毫無展布之苦莫甚於貧而貧者無所赴愬之苦又莫甚于有親而無以爲養斯時固不望有甘旨之奉卽使藜藿常充饔飧無缺亦足以慰親心而娛色笑如其營求不遇借貸無門目擊親之鵠面鳩形愁眉相向親縱不言而爲人子者稍有人心鮮不引罪呼天肝腸寸裂者如湯溪縣民婦伍方氏因貧服滷自盡一案司讞者於此不覺爲之酸鼻痛心躊躇歎息筆難輕下也查方氏老而無夫所生三子一女次子伍兆魁在武義學工切藥習

學生理遠難兼顧幼子武順壽年甫十八初在蘭谿學藝甥筬一年止得工銀一兩二錢又係兩季稱付氏止靠長子伍兆發泥水工匠糊口女又早寡家貧兆發出門覓活皆藉女爲之竭力照應如是者誅非一朝一夕矣乾隆二年正月兆發往衢州黃堆地方貿工不料天雨兼旬無人[illegible][illegible]旅[illegible]蕭索空橐而歸於二月二十四日到家詢方氏借關心切卽問有無銀錢兆發遂以實告氏命往借無奈親族皆窮兼之久雨柴米盡爲罕物無可救急氏卽啼哭不止兆發相伴勸解至後半夜假倦睡熟家中尚有做豆

腐存剩之鹽滷不知方氏于何時潛行取服天明氏丐肚痛兆發告往姊家借米氏猶囑其同姊速來兆發匆匆出門迫欲索米供親尚不知其母已經服滷也迨至兆發與姊伍氏同歸氏已不能言語伍氏疑有別故見桌邊有空鹽滷鉢迫問伊母氏惟點頭示意隨磨豆漿灌救不效以致殞命經該縣前令驗明議擬通報奉批確審茲據該署縣審詳前來臬署府覆加查核據地保隣族伍正安等暨方氏親兄方喜抬各供如一伍兆發平日並無忤逆之處是方氏之死確係因貧自盡無疑氏子伍兆發據該署令仍照前令援引子貧不能養父致父自縊子依過失殺父律杖流請照旂例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論法固難輕縱應請俯如縣議枷責完結但查兆發一承母命即輾轉那借相件勸解及至到官審訊稱兄弟三人不能將財致親母口食不敷輕生服滷也是萬不得已之苦情小的坐監甘罪不致抱怨萬死應當等語跡其行事與引咎自責之言似乎明理之人平日斷無不順於親之事原情實爲可矜今擬枷責已屬寓情於法格外從寬臬署府毫無他議第恐兆發一經枷示既痛其母之死于非命而一身之飢

寒風雨又無顧恤之人萬一再有意外之虞是使方氏益加抱痛夜臺終無已日所以不覺痛心酸鼻執筆躊躇不敢再言未臧也核轉云云

辭慶壽示 戊午

爲懇辭慶壽以遂初衷以全孺慕事竊惟罔極之恩終身未報昊天之載罪世難忘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歷萬變之劬勞通千呼吸事父如天事母如地貽半生之隱恨門以莪時是夢魂有所不安老耋無能暫釋者也本分府爽鳩想家君父母艱難作室提携婚娶費盡熱心助勵科名盼夢冷眼殘孫孩未曾一覩至倖售叅已雙歸此固孺慕極深者年尤思懸弧苦於一日賓朋宴樂母氏血衣余何忍以吾母攢骨捻腹之辰留爲人子毎歲聽樂銜杯之地少

壯一堂聚首十歲廿歲最欣具慶俱存中年五路奔馳三十四十已痛萱幃早逝至倖登科甲恨泉下之捷音無聞及歷任西河悲墓門之徽稍難到歲當五袠尚幸兄友弟恭迨至六旬慘覺兄終弟及忽焉十載那得鶺鴒在原各別一天宛如孤鴻哀澤毎當初度之旦已曾閉閣思親今此七十之期尤欲掩門負罪青年遠別猶悲慟白髮思親愈慘傷豈不知人生七十古來稀猶不忘大孝終身慕父母時維六月節屆初秋戶外聽西風焉知金非梧桐落置中將烈日猶驚匪皁白雲飛齋戒以洗心難忘此日仰天

而引感念懷二人既未及迎養奉親又未能歸田菲父陵上子規空叫月夢中蝴蝶暗消魂淚雨滴心頭炎忍稱觴慶壽愁眞臉老眼未堪鼓樂娛賓觸舊緒以情傷對孤燈而流下近聞同官古道咸思製錦增榮衆聽士庶隆情共欲醵堂稱慶瞻毽花十樹不須添錦何勞集腋成裘念黎庶千家未見爲霖尤慚衆星捧月夠當米珠薪桂郡城或無二餔之炊兼且士窮民貧裝橐那得一錢之獻惡而好我顧言婉辭更期無蹤司馬塔除尤望亟恤老大筋骨七十難爲禮三月正開諂毋論錦屏繡幛久甘儒素必不受

特地繁華卽有斗酒隻鷄既已心齋何忍耗斯民膏血婺州巳經閉戶祐郡何必開門茍有叩徵老當益切伏願和風甘雨而四時遂物阜民安而百穀昌將士躋春臺同麝老彭之八百民登仁壽均沾王母之三千備揭初衷貴非粉飾而懇愨禱毋庸贅言

至性過人堪續匪莪之句民瘼在念永堅如水之操孝格天心仁周壽域何必披函谷之圖迎來仙侶放金龍之鴿助祝修齡然而賞介兒戲爾公弗拒謠陳兒齒魯頌求刪辭紆忠愛之忱仰答孝慈之美也 何如焚讖

月湖書院開館示 丁巳

為敷文教以育英才事照得寧郡夙號名邦兼稱才藪文物鍾海天之秀代著偉人衣冠叶麟鳳之祥世多碩彥恭逢
聖天子崇儒重道仰體
各上憲建學右文本署府詢風問俗最喜家絃戶誦送來家塾書齋擷秀舒英際此月黎燈輝覩出月湖書院特延師範洵屬名儒選並青錢收藏經庫某先生者本署府親領文集不啻水乳交融爾所生幸入門墻將毋體用一貫

諸擇正月十八日開館所望負笈雲集志道風同挹湖水之波瀾僉知萬川印月借川光之璀璨羣飛綵筆題湖露滴蟾蜍墨潤水文之繡錦擷麻望香消蠹字之魚大衍之書草叢生象昭玉殿九疇之龜文畢獻數啓壺天學在洗心功深秉鑑躡天根而探月窟倒流渤闔銀河濯燕游以游韓潮會到源頭活水爽東作於書田藝圃廣西成於義耨仁耕神女弄珠洗三洲之可接仙人倚鏡觸七寶其初圖在座千頃汪汪碧宇心虛懷同廓當前萬斛炯炯練光共雅頌俱遊化雨遠淵自相訂模範衛川明心悟性道試請董冠皆春勉之特示

挺董李公曰水月琉璃幻作瓊樓貝闕肝腸冰雪勁來慘斧神工

括郡決科示 戊午五月

為乘時決科以鼓鵬翮事照得治莫急於養民教尤重乎造士既當方設井田固居學校之光博習執師庠序即興農桑之後惟茲括州勝地昔屬越國名區野隸天淵紫氣潤圖書之色星躔牛宿文瀾映奎璧之光遙矚海月初升有巖頻開玉鏡近覽香雲循環梅田預種花魁錦山襲岫爽丹霞瀹海源頭活水文成閣講席宏開博古堂元燈未滅朱學士心醉菱杯千日酒高東嘉神擒琵琶數行詞流寫不乏明賢篤生必多傑士鍾高山清淑之氣鵬搏鷲鶴炎宋代有傳人作開國帝王之師洛日補天元明更多奇士科目咸推麗水經綸獨冠青田十邑雲蒸三朝鶴起昔時固稱盛矣今日何多讓焉恭逢

聖天子右文之世碧海無不網之珊瑚幸值

各上憲愛士之期丹山豈復遺乎麟鳳今文風漸起雅得賢太守設教以興才而教學日深更獲 明師傳習經以育士頻見蓮城書院筆花飄六月之香願茲司馬門墻文氣吐五雲之秀毋以老邁荒疏而見棄呈發黃鍾大呂以開蒙一日夜研究經書墨汁灑 春雨露二三場構成表策文光卷萬里風雲探月窟而躡天根桂蕊香芬仙子近步南宮而魁上苑杏花紅襯狀元歸新灌望京門頓疏百年蓄積決開通惠滯定取此際科名特擇良辰聚 爾秀士胸羅萬象筆掃千軍勿謂單寒而莫憐藜季毋辭淺近而自阻孫山文取雅正清真謹遵

聖訓理從布帛菽粟敬奉

王言烟雨樓中風雲畢會鶯花亭上龍虎從須掃冲天翅以破天荒毋徒讀父書而跨父竈恭以啟乾坤之運復其見天地之心庶春浪秋濤多士自茲占利見而龍驤鳳翥

卜識广此慶同升祈思我紙上珠璣務除爾胸中糟粕派衍洞溪徹作毫端錦浪氣吞俞嶺驅為筆底奇峯蔡照南明輝騰北闕青裝蔚起午未聯芳忽然青來掃麈以俟特示

聽你倉谷巧奪天孫高樹靈旗拂星辰而奪日月猛擂畫鼓驅龍虎而會風雲文場元帥勤先挾纊之言筆陣雄師急督奪標之氣何如樂識

勸開水道示 戊午

爲疏通水道以除淤塞以培郡治以便民生事。竊照修城鑿池所以永金湯之固，疏溝導水所以利血脉之行。郡城之有大溝小渠，猶人身之有五腑六臟。腑臟壅滯不通，則千孔百竅蔽塞不活。一日不開則一日受害，積久不開，未有不淪於危亡者，此理人人所易解也。細閱括蒼府治後倚萬象山，前豎鎮東樓，南明拱立，碧淵穿城，山明水秀，以故名賢代出，仕宦高遷，蓋亦有由然矣。近因通惠門外河水淤塞，淵道不清，強梁桀黠之徒占溝以爲田，掘塚以爲

地，拋散枯骨，填築官河，毀滅古蹟，名託開荒，實爲害衆。止貪一人私利，罔顧一郡生靈。古圳不能引流，泉舊河何由出。積水以致污泥，內發臭惡，中藏數十年科第無聞，官斯土者不能無玷，謫爲腐階，至於此極。倘不及今疏濬，恐淤積日甚，水道不通，是不可不先事而預圖之也。本分府諳度地形，觀其舊河水道，由北去城而西，自溪口出。此水與城相背，前人從河內分一支，繞城邊至通惠門城下，建閘引入城內，從乾位入開一水塘停蓄。又分兩支，其一支刷閘繞街由西而南，自南明門應星橋出；其一支折入辛位，直往府縣前一條。辛水向東流，從甲位出口，甲主文明。前人搆一鎮東樓壓住水口，誠爲因地制宜也。本月初五日同紳士鄉耆人等按尋故道，跟察舊河古制依然。千人共視，一加疏濬，即爲順流，且用力不難而成功可卜。衆擎易舉而便利可乘。務擇老成幹練十數人爲之糾首，靠河疏通，以新起之土掩無主之墳，節節挖開，不許擱阻。至城中量河身之闊狹淺深，各家均平分認疏濬，每鋪擇一二老成爲之河長，督率指示。但通惠門外疏濬資費約計千餘工，其城內臨河無人居處之所亦約得數百工，此項人

力須得捐助興工。但括郡士民貧者衆而富者稀，倘以此舉爲有益郡城，務須同心鼓舞，衆力捐成。昨已會同在城文武各衙門妥議，衆謀僉同，共襄盛舉。又于初八日同麗水縣復勘河道，擇本月二十九日中時興工。爾闔郡紳衿軍民鄉約耆老人等隨力樂助，不許科派。本分府會同文武亦樂捐資以爲首倡，俾水道疏通，血脉活動，庶幾滌蕩而灌溉，亦宜香泉流而積穢盪洗，官民兩便，大啓文明之觀，科甲聯綿，福德與南明並峙，仕途亨泰，好爵同括水長流矣。特示。

勸節儉周卹示 丙辰署寧郡

爲崇節儉勸周卹以植民命事照得開源節流自開物成務以來總不外生財有道撙節愛養爲設施加以睦婣任卹有無相通皆所以厚生而善俗也無奈愚民不知物力艱難或有將祖業飄蕩視若泥沙或有乏術經營但知坐耗或有身遭窮困不悔前非且圖一日之醉飽塡溺溝壑良可哀也至於積富之家徒曉關門喫飯儉不中禮鄉族之周卹無聞鄉黨之月旦不齒亦可鄙也更有豪民擁席厚貲務爭無益體面糞金泥擲何弗以我之有餘賙窮

人之不足斗粟尺布隻雞罇酒亦見惠及推而廣之卽如目前之育嬰堂孤老院濟澤園儘可斟善攅捐置田垂久芳名刻于碑石善蹟鐫于志書留作子孫福澤以爲何如合亟出示爲此勸諭闔屬紳士兵民人等知悉仰照前項開載分別遵行庶幾人心古風俗淳佇見斯民享昇平之樂登仁壽之域也切勿冥頑不靈罔知悔悟特示

寧郡關防示 丙辰

爲關防詐僞事照得本署府世居彭澤蓮寄淸風親族雖繁各安職業自甲午甲辰以五經通籍兩爲晉宰旋擢滇攷復除浙處司馬今丙辰元年恭逢

聖天子御極恩科蒙

中堂大憲考取分房復蒙

護院遴入武闈事竣方將返梓括蒼又蒙

大憲委署寧郡此皆與數遭逢殊覺捫心滋愧惟有矢公矢愼實心實政絕苞苴杜請託正己率屬息事寧民與人共

閱共見而已蒞寧伊始恐有不法棍徒假稱親族潛形所屬境內影射撞騙亦未可定爲此曉諭合郡軍民人等知悉要知本署府久於吏治片紙隻字無不親裁筮仕以來每以木心到底鐵面無私八個字懸諸大門表此方寸幽明共知卽有鬼蜮難逞伎倆而且家人吏役內外隔絕各不交言尚何門包規禮之可行倘有奸徒潛境撞騙招搖一經察出三尺具在斷不少寬特示

禁銀匠示 丁巳

為嚴禁奸匠傾銷低潮重鼓餅底以除民害事照得民間銀兩除完糧之外未必肯概用紋銀大約以九六七色為準其餘零星日用亦當以九三為度一至九色以下即為低潮乃訪得金屬地方近有奸匠專傾整錠色銀哄誘堅客之錢其所傾銀色不過七八成而裝點底面宛似九成以上整錠搭用雖老客慣商一時不能辨識堅吝貪利其出息之多趨之若鶩不知紋銀加銅下爐之後多用鉛硝潮氣愈多則銀水愈嫩而奸匠之剝利愈厚及將原銀仍

傾足色所號為九成以上者實猶未足八成一兩入爐竟不得七錢紋銀到手一出一入徒為奸匠作生涯而用銀之人損我心田虧人資本易地以觀能無竊恨其有傾銷餅銀者奸匠每借鼓去灰沙為名任意重鼓銀星隨手落地掃灰重煎銀俱在內重戥收傾輕戥還客多取火錢高擡成色其各種巧取之方非筆墨所能盡述所以奸匠開張傾銷銀店即過時運偶通不過眼前温飽究竟一雙空手霎化冰消疾病死亡相因而至從未有貽厥子孫享其福澤者蓋其所習之業但知損人利己而又加之以明偷暗騙王法即可倖逃天誅斷難遠免爾為銀匠者歷數同行中所知所見之人當亦汗流浹背寢食靡寧也除現在嚴拿重懲拆燬驅逐外合亟出示曉諭為此示仰闔屬紳士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如遇前項銀匠玩法利己騙人定行重究每銀一兩以上大錠給硝炭錢六文若數錢小錠給硝炭錢四文毋得多索但我民亦不得以示禁之後故意混刁多事致干并究各宜凜遵特示

祭高安相公朱老夫子文丁巳

於戲偉人間出山川之靈天地之精含扶輿清淑之氣乘
得之於學養之精明者斯厥福斂時乃能發文章著功業
造文章功業傳世壽世在已不必自知其日新富有在人
亦稍惑乎其爲惠天下澤萬年也　高安公幼而岐嶷鄉
黨宗族卽卜其爲公輔器孝慈一堂居家肅雝既而嗜書
篤學一時前輩咸推老成至若經經緯史擁皐比談經藝
而請益請業者百里千里皆就正於其門無虛晷又何待
南宮既捷作宰於楚視學於秦巡撫於浙霖雨天下蒼生

方顯我公之文章要知公之文章正所以徵公之功業誰
謂文章功業可判兩途公闡河洛之秘稟三才而貫於一
心著書立說顏仁義用文章原本性道學者奉爲理學正
宗得其門而入者愧謨猶後聞嘗聞公之論邑宰曰立誠
所以動物久道乃能化成若是乎公之宰邑居然宰天下
也又曰范希文做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已任是故宰天下
無不可於宰邑見之謨不敏繹斯言而書諸紳憶謨爲諸
生久困場屋歲癸酉始與公同赴棘闈是科競傳發解者
得一名元旋知爲公出甚見廬山真面目爲我江右慶得
人戊子謨寓白下公郵寄秦省試牘屬謨評訂不謂遇之
又久歲甲辰乃於絲綸閣下伏覩泰山梁木得仰景行仰
止之思幸也何如竊有感於李白之於荊州韓公三叩宰
相老泉上韓富歐陽諸公書皆汲汲焉若失孰比渥霧炫珺
豹漸斗豹歷此文明之盛有如謨者幸也何如愧謨兩宰
晉中量移滇牧旋授浙江處郡同知無一日不奉公之教
以自淬礪乾隆元年叨分文武兩闈同考官事竣蒙署寧
郡纔見邸抄知公騎箕尾歸天上乃執心喪遙望哭奠奠
寐不能自已于懷者公之靈實式憑之公之相業彪炳兩

朝高文典冊歷備
三朝顧問以成
昭代之成書按諸道濟蒼生利溥於不言舉賢任能黼黻昭同
文之治公亦可以不朽特是哲人去萎安得不望泰山梁
木興悲天乎誰爲爲之公爲孝子爲純臣元老壯猷武功
文德大備名臣
聖天子優以卹典生榮死哀公之文章功業長存天壤間者仍
留爲象賢家學之心傳千古偉人千古完人日星河嶽之
須含公其誰與歸大孝京堂公來

命扶夜歸里路由浙浙十一郡紳士耆民食公之德既久皆號泣布席於途祝曰式飲庶幾誤且改署金郡篆揣知公之歸櫬必取道於郡預防舟入富春江㣲灘急湍恐驚公之魂魄既酹尊酒亟宜趲舟楫率纜牽舟上灘以補此引紼使前之微意云爾乃抆淚而作招魂之歌曰公歸故鄉兮赤烏璇房訪華林之玄秀兮採蘭蓀之異香褰衣擁袂兮化雙鶴於樅陽集碧落之鳳凰兮漆燈金椀待吉人之藏

尚

祭許茹其先生文 附刻

太原太史王瑚石和

乾隆二年月日山西同學弟王瑚謹以香楮之儀致祭于江寧許其茹先生之靈曰嗚呼士惟文章性命之交歷久而難忘雖不相見而相思思之至於風雨晦明潮洄無從每恨不相見況乎駒過隙擊石火電掣其幽明之睽阻者更不徙天之南地之北而竟成今古之茫茫則低徊往事感念夙誼安能不臨風悵念而涕泗之交滂壬辰之歲廼來先生來自江西晤余帝鄉服咏口誦惟津津乎公之道德與文章余之願交於公實於是焉心藏後余解組訪公金陵把酒論文氣沉神揚而益信廼來之告我非荒唐廼來作吏石樓把袂太原兩人靡言不及公而續蒲還處道公之里其與公敘愫而談心者想亦念余而徬徨三人蹤跡參商從未聚于一堂而晤此則思彼晤彼則思此興嘆而同思者蓋越二十餘年而如常前歲公致余書言隨往處州又冀余偶以他事南下或邂逅處州之署而意若幾幾乎不敢望孰意言猶在耳遽焉長逝遂修文地下而為郎嗟乎公之品行遵濂與關公之翰藻學歐與韓展其底蘊固足黼黻廊廟否即折一枝之桂亦何難炎勝于科[illegible]

巔乃白首衡門羇旅異境而遊魂于處山之巖巖釣水之汪汪有心者求其故不得欲向高高而問彼蒼嗟乎一時之屈後世之光公之著述久膾炙于人口所選房行闈牘咸不脛而走四方且有令子克嗣縹緗世之顯而達者非一以此較其所得未知孰短而孰長公於此誠可以無憾而朋友之私故舊之誼不能不痛于公之不第而欲下荊山之淚者數行念余文之固陋曁作者而未達獨公與廻來之不棄乎自鉛黃而加詳天下有不深謬余文者或不河漢公評余獨何心能無讀遺言而斷腸顧余之謭劣不

能發公於萬一今所得致於公者五百字之哀言塗荒紙而一展誠有愧乎廻來之交全終始而棺槨衣衾之附於公者罔有不臧嗟乎自古迄今靡不有死富貴貧賤同歸於盡何問乎爲彭與爲殤公今先逝我豈終強所爭惟先後遲速之間而又何傷吾所傷者與公半世蘭情傑識一面而一朝千古如薤之露如草之霜人生知己聚會爲難傾形影之相弔若風雨而迴牀則奈何以非金非石之質忘人壽之無幾勞勞焉長逐乎兎迅與烏忙嗟乎公則已矣余與廻來異地同哭哭公於數千里之外以爲是哲所稱同調之士也而今則云亡

人在天涯即離別已深生死之感況長離難合永別難逢讀斯文頓使鶴唳霜天猿啼雨峽神遊虎賁中郎　山陰朱應五識

祭文玉汪先生文 戊午

嗚呼造物之生人其歲月何若是去之速耶人生于造物其猷爲何若是限于歲月而弗克盡耶古人以天地爲逆旅必治日少而亂日多以光陰爲過客必去日多而來日少夫百歲一旦暮也旦暮一千古也人苟嬉遊盛世棄自甘不克早自樹立聽白駒之過隙是旦暮中之蜉蝣腐草矣惟發憤自强寸陰是惜處求志而出達道上則圖其君下則恤其民備天地之撼竭忠孝之忱以造物之無盡我生之有盡以我生之有盡盡造物之無盡是歲月有限而猷爲不可限矣然亦有幸不幸存乎其間余於汪先生文玉有深慨焉文兄少攻擧子業淹貫經史筆掃千軍壯遊學都門與縉紳名下士相砥礪繼而詩蓋豪文旒工言行亦樸誠可敬其爲己則質而儉爲人則公而溥節較京師四十餘載樂育不倦受業者蜚聲黌序聯雋科名而先生屢躓於場屋連蹇不得志於主司豈不惜哉甲午余以五經倖雋文兄亦以五經薦而未售然遇嗇而壯志不少挫奔倒棘闈歷十數科卒不得一第天耶命耶造物之限人豈人之自限耶歲甲辰余倖捷南宮文兄有事

別歸一第一違文兄處之恬如也甲寅余調繁汾陽文兄來汾署共襄數月精神意氣磊磊落落猶欲大展其猷爲以少伸讀書夙志明年乙卯余量移吳南州牧因上京相聚月餘文兄尚思入關欲背城一戰不肯終老頭巾旋緣例獲選貢省府依驗驛前行余旋除浙處分府買舟東渡一去天南一留兩浙吳山萬里魚雁未通昔爲暫離今則永訣豈不哀哉憶文兄讀書數十年不獲一售幸得一官赴任數月齋志以沒又不克終展其有猷有爲夙願造物之限人何若是其過之嗇耶此幸而不幸人之聽轉移顛倒於造物而不能自主耶今春查閱縉紳不見籍名又焉知其赴玉樓跨青鸞而歸於無何有之鄉耶余與文兄生同庚處同地出同時余以老邁告休爲當事執留僉云精神强健尚可有爲竟不能脫然以遂歸田之志是造物尚欲其長留以效於末路耶不知造物於余兩人竟何如也文兄進擧丈夫子四長次俱登國學苦心斯道節儉成家所著詩集長存寓下是豈與草木同腐朽者耶芝蘭競秀玉樹環階知必有嗣起者以成其未竟之業造物之于善人諒必有出尋常意計之外者文兄可以瞑目九泉而無

歲矣茲因文兄次郎特赴婺州余聞訃而哀之急就舟中相弔爲文聲淚俱下誄曰故人仙逝兮海水流芳琵琶壁欲兮德音云亡廬雲寂寂兮鵰烏悲傷霜月沉沉兮蛟龍逝藏余暫羈浙東兮時夢想哲士於柴桑敬陳絮酒遙吊先生之靈庶其來格來嘗嗚呼尚饗

匝珍初獻薤露遽稀志士所以惜日短也歷歷追叙平生似有山陽笛聲助其嗚咽何如榮

祭黃太恭人文 道憲劉諱齊美之太夫人 丙辰

嗚呼太恭人竟溘然仙逝耶辭人世超昇上界玉女來迎仙童引道靑鸞銜寶鏡白鶴獻香草王母虛左以待所飲者瑤池之水雲玉洞之瓊漿非復人間滋味也所食者方壺之雪藕閬苑之蟠桃非復人間粗糲也所衣者織女之機絲仙姬之縫績非復人間布帛也太恭人逍遙仙境孰謂之死耶 憲臺何庸哀毀過情耶夫以人之母之死而概謂之遊昇上界殊大不然亦顧其人何如耳人而無德無分男女死則必氣入地府必受冥誅可哀也亦可畏也若有德者生爲正人沒爲神明生寄死歸無可哀也亦無可痛也若太恭人之德之功之福壽可以垂彤管光女史而不朽矣易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坤者地道也母道也秉坤順者必有含弘光大之德乃可以承天而資生太恭人舉丈夫子四而澤在民生心存 國計太恭人之懿德堪與日月爭光矣至太恭人之功則在教子成立也人之初生提携捧服旦夕寢興刻不離母其資師傅者猶後而受裁於母教者最先畫荻傳書厥惟歐母隔紗受業見於文宣至和熊助苦郢母之賢封鮓責廉侃母之訓太恭人

之功實有以兼之諸令嗣之懋績丕著浙閫閫也非得于母教者先與若太恭人之福則於敷錫庶民知之淸兩浙鹽鹺而民不食淡保浦城赤子而慈母典歌令嗣之歛福非太恭人之敷錫乎他如玉樹環堦芝蘭繞膝繩繩振振淸朝燕喜紫誥鸞回或持節而迎或捧輿而待太恭人之福此又其所自有者矣惟太恭人之壽則又無疆致祝也人之壽以壽身太恭人之壽壽身以壽民甚平反而邑無淫刑還金幣而宦無餘蓄太恭人在一日則爲民立一日之命永昌永熾可不謂壽而臧歟無何萱草與悲慈烏送

別歸彼岸兮門安在大青山無語而訃音至矣嗚呼六橋之花月依然兩浙之淸風如故浦城猶在碧水空流太恭人趙下榻而登仙境太恭人可以無憾矣但　憲臺宦居兩地作大府澍霖別未紉衣裳殮未供含飯此不能無遺恨終天恨矣太恭人之升遐駕靑鸞乘白鶴食仙子之食衣仙子之衣上與西王母優游於瑤池之上出没于無何有之鄉尚何悲耶尚何悲耶若夫太恭人之懿德幽功遐福純壽永宜著之彤管垂之汗靑爲天下後世母儀　莫等仕隔山城職居下吏廢蓼莪之什歌薤露之章公具疏言敬陳絮酒

寧波府屬紳士耆民王相旦方夢賚等保留公呈據

呈爲　盛世之恩膏遍及海疆之彈壓得人公籲久留賢守以壽生民事切旦等僻處海濱嬉遊　盛世恭逢

聖天子用　賢宰相爲督撫是以浙東西戀慈父母爲性命乾隆元年冬十二月蒙　憲臺檄委處州府同知袁學謨攝理寧波府篆傳聞卓異分府同考文武兩閘學校歡騰編氓慶溢首謁　文廟談經論道立雪者盈沐春風旋體民情遠害鋤奸負嵎者咸趨黍谷宣

聖諭於朔望老幼爭聽開義學之講堂經蒙環集撫下屬若同

寅愛黎民如保赤責心爲政不尙虛浮竭力宣猷勿辭勞勩人雖近老而一副精神倍於少年事則殷繁而滿腔心血殫於午夜塵案隨到隨審斷止藉乎片言纂言可泣可歌心已洞如懸鑑認眞除蠹以安民俟忽移風而易俗盤查各屬而雞犬無驚嚴禁衙門而苞苴不入給監中之肉麵獄囚尚恤也何況良民痿郭外之枯髏白骨尚埋也何論赤子防火災禁元宵花爆且焚疏引愿以告天慮潮患勸百姓築塘兼濬濠開河以蓄水敎民孝弟聞言者時佩仁言仁聲廣勸育嬰存活者儼若買男買女淸風兩袖暮

夜四知鐵面濟以慈心春温兼夫秋肅政僅五旬績追三
異方將登民物於春臺眼見雞鳴遐聚正欲躋閭閻于仁
壽心懸臥轍攀轅伏乞　閣憲大人爲民作主爲國薦賢
爲陰陽燮理爲鼎鼐調和據情　題達援穎川而借寇俯
賜轉移俾寧郡以得人因海疆之重地留司牧以相宜地
方幸甚生民幸甚

閣憲嵇批

查寧波府原缺已經部選有人不便以該同知　題補
爾等各囘安業可也

提憲李批

袁郡守廉潔持躬實心任事涖甯甫及兩月惠民之政
不勝數本軍門亦深企慕據呈具見輿情之公好但
題留郡守由　督撫兩院之考察爾士民旣稱即日赴省具
呈聽督院自有裁奪也

寧波府鄞縣育嬰堂首事士民章炳等保留公呈鄞縣
呈爲廉府能員奔籲　特題實授事切炳等深沐
皇恩仰叨　憲德惟願天生好人人行好事是以隨在捐貲隨
時種福毎懷大德陰功全在上行下傚以故於嬰堂之建
義山之埋雖皆次第遵行然亦經營纔半玆有寧署府袁
於舊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任適當育嬰開堂之日隨
即行香旋又須示立捐凊俸率先勸諭俾士民被沐春風
無不歡躍即棟宇更加巍煥兇值落成又復澤被重泉恩
沾荒塚移將白骨盡如堂如斧之封飛到青蚨益千抔萬

抔之土更可異者舊臘民間失火親身救捍返烈焰之融
風叩頭撲除帶隨車之甘雨實因誠感夫豈偶然乃猶躬
自責懲心加恐懼於本年元旦赴祜聖觀　各聖帝前跪
陳懺禱自奏疏文但有省愆言言無慚衾影惟祈洞鑒字
字欲嘔心肝旁觀者無不肅容侍聽者啃皆墮淚時則香
飄介殿儼如一朵紅雲燭吐雙鑾直上三淸環紫闕炳
等就觀言觀未舉他端念玆在玆共覩斯事以爲來甯旬
月即巳碑滿路遐倘得留任三年豈但桃栽觀頁與頁可
質直逵满獻之告天案案仰冤尤勝于公之治獄壺心氷

潔近映鑑湖袖裏風清先吹柳巷兒童並戴神鬼咸知伏

叩　閣憲大人俯鑒輿情特憐輸伏實係以兒戀母冀飼

哺乳令胎渡江上之千帆遥望般般黄閣維浙東之五馬

奔號湛湛青天不勝哀籲環遂攀留爲此聯名上呈

藩憲胡批

該署守廉能公正本署司素所深悉但保留定例所禁

未便請　題實授爾等各回安業可也

金郡紳衿士庶夏之正饒仕還等保留公呈（丁巳六月附刻）

呈爲籲留愛民賢守以順輿情事竊惟太守爲闔郡之宗

廉明實兆姓之福渤海穎川治行標於史冊召父杜母美

政著乎簡編惟是推恕施仁而豐功乃見本慈用法而盛

德可欽典型自昔有之老成於今尚在如蒙　憲恩委署

金華府事處州府同知袁　者秉性堅强賦資渾厚治

尊三閱月遂傳包老復生蒞金始六旬巷頌倪寬再出讀

告廟誓神人胥悅其誠諭關防詞智愚共服其志正已率

物獨秉精心覺世御人罔勿平恕說書於黌序闡聖賢之

微與合學仰爲師資中禁於學宮明孝悌之大端多士尊

爲模範倡捐以置義田普濟堂中將見可大可久好施以

憐無告四窮民內森知有親有功修城垣以固收圉萬載

金湯整府署以裨官民千年樂利建立育嬰堂籌畫以資

乳母亦于沐再造之恩撿收無主骨骸理以設義塚孤魂

蒙怙冐之德芟積蠹以去民害執法至公徹訟根以示天

良用情更切夏耘需雨齋禱即沛甘霖民訟多情聽斷竟

無留牘而且巡視阡陌力農者賞必加省察米棚販糶者

罰必及那有兄弟爭財者兩載不消片言以教式好復有

父子構訟者細加訪察懲戒以篤天倫貌主嚴而心主寬
仰之多覺其可樂裕其時而數其教被之更入於至深兼
之朐藏七器豈同阿世之公孫又且學富五車更似馴謹
之萬石既有孚於衆心必無忝乎民上欽惟我
皇上闢四門而來俊乂師師濟濟悉爲稷契夔龍恭蒙我　閣憲
畢一德而任阿衡綿綿翼翼胥是尹說望旦伏乞　閣憲
大人垂鑒衆願下順輿情保舉
特題恩留賢守豈特士林翹首抑亦闔郡傾心矣

金華府八屬士民饒詳保留公呈　丁巳附刻

呈爲台星蒞浙兆民共荷帡幪賢守署金黎庶欣沾子惠
公叩　題留良吏以慰輿情事竊惟宰輔調元宣化頒則
哲於知人賢能撫象分猷報最良於司牧方挹新膏之普
被欲瞻久道之化成衔蒙　閣憲委署金華府事之處州
府同知袁江右經生淸時耆彥本學問爲經濟製錦多方
綜化理於性情居官有譜汾州歷任九載勤宣淸愼之猷
尊府署事十旬逖著循良之績今奉檄委來理郡符何幸
山陬得依良牧代庖未匝兩月美政已可指陳立誓宿山
字字寒心刺骨下車問俗言言徹膽洞肝謁　文廟而談
經培植門牆桃李察民隱而剔弊剪除道側荆榛勸農躬
歷靑郊洒遍一天廿雨惠民澤周白屋吹來滿地和風課
業延師直使歌有德而歌有道律躬飭己眞乃不愧天而
不怍人絕苞苴潔映雙溪之水杜請托淸標入詠之風架
蓄藏書敷教無非六籍案無積牘析獄止用片言芟積弊
之根株重懲棍蠹除刁健之錮習嚴究訟師聽斷而窮寃
矜堪比于公平恕屋漏而嚴修省擬同淸獻貞廉通於秦
而濬水渠合郡民居得所相陰陽而修府治滿城士庶蒙

麻祈粢遜福於黔黎竭誠請命普濟推恩於鰥獨捐俸率
先建造育嬰赤子蒙二天之樂創立義塚白骨銜九地之
恩盤杳各屬減驗輿野老扶笻覩德化親臨殺厰勤監視
貧民鼓腹沐恩波禮重婚姻立剖爭親之情僞律嚴欺詐
坐獨攺夯之奸私遇弟敎恭遇兄敎友治豪强之兄吞季
產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化愚民之子順親心慈以愛民咸
飽三事之醇德禮以接下羣飲五馬之高風年雖届乎古
稀不讓馬援之壯健事必經夫親斷遠邁陶侃之精勤旋
轉之間風移俗易指顧之下燾戢民安父之嚴母之慈恩

咸荷濟水之慵火之烈寬猛兼施口盈載道之碑僅獲五
月之京兆心切覩成之願希留三載之黃堂穡禱方歌袞
衣足歷伏叩 閣憲大人調和鼎鼐指下洽萬姓之情燮
理陰陽心地立羣生之命乖憐赧伏俯順輿情借寇福民
瑞藹與合情並耀留淵守郡祥光偕婺宿同輝矣

宫傅閣部堂稽 批

署府袁同知涖任未幾惠政多端賢聲懋著具見公好
靜候察奪爾等各回安業可也

金華府蘭谿縣士民鄭鶴齡等保留公呈 附刻

呈爲任專治洽冀達輿情事官期人地相宜政順民情爲
主金華地稱煩劇守貴賢能郡曾源流篤文章於政事休
文遺澤望德造於名人現蒙委署郡篆袁五經博學三善
成名攝政四明人歌來暮分閫兩浙識拔宰羣棠蔭久被
於括蒼竹馬歡迎於寶婺伏遇 閣部大人用賢勿貳分
職攸宜惟署府善體天心大畏民志水心夙稟無煩致凜
於四知鐵面生成自絕貪緣于二庇才不同於代庖事貴
望於專任口碑可訪公道在人鶴齡等爲此備瀝輿情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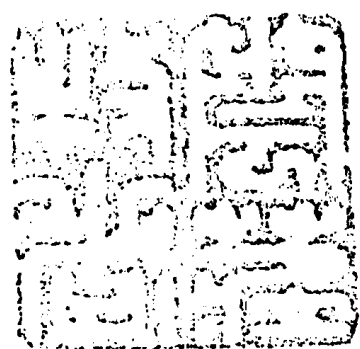
籲 憲鑒伏祈 太師大人賜題實授得俾永鎮入縣士
民不勝翹切懇禱之至上呈

芥浦詩删十二卷

〔清〕胡蘇雲撰

清乾隆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風滿樓藏
板

芥浦詩刪序

聖人之用於世其言足以教而詩其一然三百篇寓政教於天下皆採閭巷士女謳歌以登諸朝廟被於金石管絃雖諷諭人甚微而不必盡作於聖人言之中者用以垂教然作詩者不自意其言可以教而後其言乃可教益意有所至非其至焉者周之盛時朝野清淑其歌樂一出於無心而及其變也鬱而幽憤寓以怨刺聞之者要亦足以塞違而從正自詩亡而騷音起降而漢魏去古雖遠然皆無意於詩至齊梁而下言非不足以感而不能不有意以垂世古之人匪異人而詩之至者可以語道彌罕希之而使讀之者不能如三百篇之動人於不自知何邪大抵今人方搦管未情其思輒規彷古人以爲若可傳若否若取譽若致憎工已而不知詩意已亡也夫人至不得已類皆有所欲言而不能忽不知其出於己而有言而後有詩凡詩之道有天籟尋虛逐微乙乙欲與千百世人相往復而不厭必有溯其源澄而不滓諒易而大同乃雜以弋獵聲名伺人意旨在己既原以詩饜安得使展卷慨慕霍霍然以興感人於莫可名言然則今人詩之不足以感良有以夫南豐胡君芥浦與予相遇於岳陽接見狀貌于于一似不能詩已而延課子諸子欲然又以詩詢既三年矣乃大出其刪詩示予予授而讀之其意微其旨遠其言溫良而澤隨其意以達之皆淡而彌永幾動予心予因勸其付梓不自信且曰詩文一小技而爲名作者失也噫可以知芥浦詩矣使芥浦得遇如周卿士其風肆好足以登於雅即不然如伐檀素志亦足以徵其節見於風人況我　朝以詩試士播揚風雅必有採以歌諸工聲靈動人而乃不自有其詩意在芥浦已自其刻摧幽洞奧淵然以深然則後之讀芥浦詩者宜何如以感也詩刪之作其殆足以垂教與於其歸盱江序以贈之乾隆甲申冬月文安紀虛中牧屋氏撰

予弟芥浦之於詩也始以鍾譚入次李杜次王韋近十年來遊楚南一覽洞庭衡嶽之勝淘汰之有不知其所至焉者芥浦生而善病 二大人憐之既失學挾貲遊於越弱冠方就予學曉夜廢寢食一年之閒畢六經而自操筆爲詩古文皆可成誦然當其時詩閒爲之次年即受知於邑侯吳公郡伯徐公楊公已而經解詩文試輒冠軍學使湯公奇其才有名邦俊彦之譽檄送鹿洞由是邑侯鄭公亦羅致之以優爲而芥浦均不自有也棄去獨好遊山水往往寄從容寂中而自索其意嘗與人登滕王閣衆方諠然指顧爲曹而芥浦獨凭欄目送風帆沙鳥與波上下葢芥浦摯而善悟摯則其能入能悟故不以浮名役而有以自適其趣其所有夫烏知其所至也獨是予累於詩久矣今芥浦又放尤甚其所至更不于人知何也胞兄虞亭序

評閱

大作閒遠澹潔和粹精微其神境具體韋蘇州而行幅波折過之大約古詩在子建彭澤曲江射洪之閒近體定採唐名家而自闢一境真別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矣一向公冗未暇頃當暑披對如涼風倏至清冷灑淅洗我煩襟快甚同邑亦廬湯斯祚

嚴儀卿謂詩如鏡中花水中月水中鹽內典云不即不離不粘不脫大約秋水芙蓉天然艷麗不假雕飾然後乃詩之至境也作者觸物興懷自然流露不與人鬥聲競妍而聲妍之祕讀至數十回而益出廿餘年南轅北轍音問洪喬茲忽覽傑構手披心味頓覺清風洒洒悅在魚山閒梵雪夜敲冰塔然忘其故我將軍峯清淑扶輿之氣一收於句裏行閒息息把訣真不足以盡其勞積矣達隅湖湘盼望何極太初鄧士錦

和婉清幽得味外之味徒以丰容色澤相尚者未能望其腳底也然朱絃疏越知音希矣僕非鍾期竊附聽鼓之末何如文安紀庶中

靈光秀響清逸不群極似常盱眙之作然此中味

惟此中人領之矣南岡朱敏求

古詩思深以曲境窈而清已入晉魏人堂奥矣求踪去跡淺躁人未易窺及近體得手王孟不肯一字落小家家數笠傖曾章緯

尊詩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殆以禪喻詩乎前日讀至玉峽亭詩春雲共往還幽谷人來寂曲澗靜流花鳥鳴聲上下一時不得不歎眞才人仙子筆也已珍棄頭侯公同好桐柏鄧六宰

細讀諸作氣骨高騫幽秀閒雅神韵一似陶謝七言歌行的似太白身後矣大雅扶輪應推此種桂山李天英

芥浦詩删總目錄

芥浦詩删總目錄終

芥浦詩删卷之一

四言古 附箴銘雜謠

南豐胡蘇雲莊牧者

維田四章

維田樂逢時也

倉庾在山悠悠林薄有甸其廬良苗沃若龍翔於天魚游於壑適求厥事祇安以位維此長贏雲成川澤菑畬無度雨不元漠順氣既布任人而作適求厥身樂事惟勤有酒有酒維田隕穫日昃以閑夜晏而兄役於荒畝耘耔其涸適求厥家至大毋昏維田已石不耕而織繭不成帛詣於阡陌朱蘭之英榮落自芳幽谷之壽匪發其香含滋卉木緬彼黃唐

竹柏三章

竹柏美幽獨也

竹柏有真節比君子枝葉則存實維華美不植軒庭幽谷蔚起山立蒼然誰實罕覿有客摩挲歎惋風雨企視竹柏清陰和露

歷歷雲中別有藹藹過而弗珍非曰闇昧竹柏之修竹柏之裁

憶築野涂大于岸

方舟洄漩終流於野允矣君子子爾獨處細祈清芬香風有序聽不聲喧心焉安主修竹其廬森陰其戶道路悠長云何踵武

赤烏四章

赤烏思歸省也

赫赫赤烏集於江渚平路漫漫寞無人語明庶入律芳腴已著瞻望邈邈實維修阻赤烏赫赫鄉園之樹願言棲止漫漫平路桃李其華東風且度我獨伊何靰靰罔顧新澤之淤芙蕖湛湛人依其廬田園夕歛我獨不遑星河汎汎靡所歸宿層陰黯黮稿稻積矣雞草燧矣氷涉利矣棧車戾矣悠悠道路涕泗墜矣貽我親憂爲誰使矣

僧一鉢過訪數月得其琴趣贈以詩

溪雲淡淡喬木扶疏予亦棲止伊誰唱于載言載笑清琴晏如響落泉石風與卷舒悠悠太古渺渺方輿捐我禁辱心日以腴薰風初度竹亭方虛澤

有芷蘭雜以佩裾於何求思香遠露餘

遠木三章

遠木懷勤職也

遠木柔明川原競出萬彙昭蘇良苗秩秩晷度經
天衛門永日循彼東郊有憂無疾
我行其野麥䅀澤澤四遠蔥蘢風動顏色女采其
桑士詣阡陌無求爲榮歌不遑息
禱祀先嗇酹以清酒時日不踰種植滋茂民生在
勤勤則必壽哀我人斯棄如稂莠

憂居除夕

天兮蒼蒼歲兮堂堂迴而無仰炙兒以將兒曠子
職兒當誅殛母毋慟心兒罪罔極

姑山之麓四章

姑山之麓懷山居也

山有岑邱雲霄依之鬱彼修林鳥亦棲之何去何
適曠望以爽姑山之麓森矣漣漪
草木葳蕤密葉離離川原修曠予獨徘徊郁壇相
接谿路逶迤願言息足聊以忘疲
人非金石歲月如馳紛紜日耗莫之能持資生順
化守素則怡不知修短冢何纍纍

姑山之麓田廬沃足春遊以嬉種殖載做鄰叟相
問秋釀已熟陳列時蔬禮讓崇樸言洽意舒永事
耕牧

贈邱木亭

青青藻荇瑩於晧蒿采薦宗廟既離江臯將羞嘉
客陳列東皆離離野莫汎汎秋濤渺然似昔實欣
而茝謹獻吉士鑒此翠翹

伊人有盧二章

伊人有廬思遁居也

伊人有廬遠構幽林谷風習習吹彼雲岑黃鸝樹
外故弄好音春社既散閑託素琴
有廬有廬伊人棲息耕耘方勸山扉日闢好雨時
來微綠盈陌歌動梁塵修篁奕奕俯仰林泉匪朝
伊夕

述悔誡鶴兒鵾兒

茫茫太始三統未形絪緼漸媾厥初生人受中之
命世次相仍凡百有心感念予生
予生焉紀斾棠之載秉姿顓愚歆善未遑哉馭如
馳失不克改旨哉簡策昔嬰多瘠
多痗覯憂中心孔悼動不謹身憑寵任好餐飯後

苓經入畢耗我　祖云徂遂遭不造
不造我家樵漁給膳曰予肆姐揮汗雨洗乃違服
賈弱冠已踐吁嗟誦聲聽之涕泫
涕泫維何罔克開問開問左史躐然思奮無有飢
飽曷知朝旦從事經籍以意索見
索見旬月操觚綴文尺度在心匿不就人泛駕之
馬脫銜敗輪式逆道矣駑不先犇
先犇幾時如溢於色靡識所從克勝効力於維
先人祇承天則曾不省修而強盈尺
盈尺是爭博弈程能交好弗戒沉緬罹醒懲而肆

志進銳害成節窅上巳寢以目瞑
目瞑甦矣數遘陽九孽孽未殄辜延　父　母既
缺旨蓋喪何能厚哀哀劬勞向誰歸咎
歸咎不祿徒憎粥粥事與志違嗳心且縮出門懷
人人盡和淑而不我哂諛言若沃
若沃謳讌言歸其盧辯無旨酒吟咏自娛蕭蕭疏
竹蓰蓰遊魚誰過吾室風滿庭虛
庭虛永日乃赴吳越鼴鼠飲河腹滿則綴蝸舍台
犀蠻觸相伐悠悠良朋遂爾乖別
乖別在昔懲艾之楚葸懼入流頻致訕語聖人之

道方不踰矩有補斯衷色失容與
容與浹洽不喪其居履言孔著匪無根株虛憍之
習中人佞諛愷愷君子淵默不婾
不婾我德爰恤爰思匪不修名馳譽借之匪不崇
樸懊以墮之無鬪既屆後將焉恃
後恃有待如疾思起半履弗踐痛未齧指胡不遒
哉道張力弛逐電奔雷追維凡此
凡此追維暮陽日晚我奔前車爾監不遠兢兢思
持勉勉天憲無鬪他才孝信有本
有本可圖循故則患鶴乎見欲利以剛斷鷸乎見

義曠以思辨不斷不辨已矣罔論
罔論勵行食關榮辱富貴有命妻孥須育育之鞠
之二老且促必有籌策何以思淑
思淑爾職昔　祖有言寢痾世疾元氣則存爾誠
勿耗敦本務勤猶慕繩　祖克大吾門
吾門薄祐徒自治陽伯也不支中越豫章寡姑衰
老亦待而康贊襄誰屬暮夜摧傷
摧傷思勵未展厥志誰不含情而望繼嗣問學經
綸必歸一致勖哉爾諧毋貽後悔
問乩

蕩蕩虛廓與物不觸予生蹇躓役志而遊攖心痌疾積日以滋窮約在疚何以起之偪仄如掌於何履之所失匪往夕不見朝洞黑若漆憂思孔遙爰有方壺爰有員嶠司晦無朕貽我孔昭雲旗閃閃星漢之霄幸鑒茲忱御我風猋

箴銘

硯箴

白莫白兮縉帛黑莫黑兮石墨若黑於白其思惻惻予孫之福

衣銘

衣已舊哉布做新衣且取舊衣顧

琴銘

天地淸水土平聖人在上撫以聲

鏡銘

矢心如瑕人不得閑得閒得閑無中生患

蓋銘

庇人常濕人庇竿立

鞍銘

與其嬉而肥寧役而瘠與其騎而輝寧惕而庳

車銘

一視輪一周光陰如流少閒徧十洲

雜謠

葉邨謠

年至老往莫道

中渡謠

奇葉蔚葳少葳豆奇木輪周遭斧斤

漢上謠

兩心兩面要小必辨

信州謠

頭巾（名灘）爛頭巾爛交結有年莫嫌綻

蠟燭（名峯）蠟燭參天有餘照人不足

登山而樵無水而橋（仙橋人名）前行有路胡不可度

赤心如寶黃金（名灘）如沙心毋作客須回家

茂洲謠

花落辭故枝似妾別離時

石頭謠

游魚潑濟水涜且涸水涸不波溺則若何

仙岑謠

不遠不遠前舟渡淺後舟眼

藜水謠

下壩下壩生手且罷水不可借

壺頭謠

緦微動大材用工師頻頻以目送

昌山謠

石漸漸水洩洩著力不上灘下流舟無救

臨汀謠

石風相磨苔蘚亦多牽牛不上其阿雖滑則邪

潞口謠

舟有漏載帆覆同舟亂看兩岸

芥浦詩删卷之一終

樂府詩

南豐胡蘇雲莊牧者

結襪子

結襪子昔有爭雄楚與漢逐鹿中原龍升雨散須
洞海浪亘古今叱咤風雷不過旦棼冒勃蘇險歷
泰都含羞忍垢終報闔閭醯雞飛上甕中天斥鷃
騰躍蓬蒿間景天照夜銜火燭龍摶象白澤仆柱
蠢蟲君不見韓信布衣時未遇俛出屠中少年袴

團扇曲

團扇經秋風蕭蕭夜復旦郎情已踟躕妾意倍纏
綿妾似機上絲采芳成素絹翦以繫纖腰思情中
道斷願作團圝扇有時相見面

白紵辭

館娃宮裏珠寶裝玉顏起舞流容光金釭華燭照
綺席歌停綠水天未央風前意態縱橫生與君享
歲華妾命輕如花願與君隨日月走廻環晝夜無
窮壽

織絹行

有女織素絹一幅百丈餘十年下機杼持以市齊

都齊都青樓女嫣然容貌殊釵琢燕山瑙珥墜木
難珠蘇合盈懷褻宮衣繡羅襦梁高懸瑇瑁堂開
布氍毹鼙婆彈上席豹胎辦中厨綺靡世希有招
女入其廬女貧守介節誓死抱區區不識所羨慕
繁華非心腴長謝歸故里候門逢阿夫小姑韋女
出子走迎階除結稾炊作薪糜羹聊當酬平生賤
貧慣志願未敢渝

子夜辭

月照妝臺白如水楊柳離離風中起風起楊花百
餘尺妾心千丈無端委

納吉篇

鄭豔不傳粉皎潔耀蘭室羅紈燦朝霞氷肌明曉
雪晨起動自諧清風疏玉櫛流盼發沉姿纖手弄
錦瑟錦瑟五十絃歡虞相對出灼灼婿年華冉冉
馳白日忽惜閨中容謬爲君子恤蹇修以爲理誓
與君結髮君采妾年少妾慕君誠一抱此區區心
婚姻不足述愼毋懷良辰女貞始納吉

邯鄲才人嫁爲養廝卒婦

皎若金錢花委棄如泥沙富貴邯鄲道忽生斷腸
草妾居趙王青瑣闥叢臺玉鏡開明月宮中顏色

誰第一妾如青蓮秋波出一朝天風吹落野草中
鳳凰化雞蛇化龍鼠或變虎蛟變蟲歎樂幾何哀
情終願爲舊日雕梁燕猶得銜泥過宮殿

古劍篇

越人浚智井鑿土下劚掘啟石未及終光怪應銛
出根撥見古劍光常遺神物具有摧吳鋒積年使
淪沒淪沒復淪沒細繹知巨闕惜哉未揩拭兒女
交輕拂

擣衣篇

江月江風交淒清橫空鶴唳哀猿鳴誰家少婦江

臬上一砧一杵擣衣聲擣衣聲急蘆花落秋風透
骨羅衣薄君恩如露妾如草草抱枯心奚足道東
鄰昨夜來素書報道樓蘭斬象胥陰山羃歷隱雲
合中原那得獨完軍玉門戰骨幾不朽妾身瘦似
章臺柳今日空江秋又寒寒到君邊君知不

采桑曲

行行出郭門郭外春雨足采桑最高枝初蠶宜嫩
綠朝采既盈襜暮采復盈掬歸家飼吳蠶私祝願
蠶熟蠶熟蠶熟竟何如官家貴綺縠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

鼓吹華屋雉子班曲張以舞衣伶人競出嚮見辟
邪長尾鹿毸毸竝起支兩角左右攫拏睜威目須
臾一角獨躍立彭闞分存四隅不敢觸當階扇錦
雉青煙嫋娜生介鳥鳴山風清堯舜在上四運萬
物皆光明不有巢父幾令中天氣象湫隘非崢嶸

箜篌引

流水尋源委結交要終始水寒割足交絕食肉割
足傷心食肉如禽妾心誓水井中泉君何爲兮多
波瀾宵燭未光閃爍影來日思量肝膽寒君不見
奔吳濯溉反巧譖伯嚭賜員屬鏤劍又不見陳餘

撫翼一朝起按兵挾漢殺張耳人情自古不足語
世間萬事如流水接軫高門乘旦入霜罣餘瀝知
幾許於戲翻手覆雲不到頭逝水無情東西流

獨祿篇

獨祿水濁泥濘滅足泥滅汙體汙竟則死山麓張
弩峯頂嗥虎風威相薄莫之敢怒衆虎在陸張弩
必伏虎衆方跋弩張不發悠悠義和去日苦多暮
夜有鸞載寢干戈父仇未雪柰子胥何山高有岑
流水有音風木相激蘆中之心

獨不見

長門宮中月飛黃照見珠樓百寶光樓前梧桐樹
寒蟬咽清露下有蛾娥眉侍寵生嫉妒寧死君階
金殿中忍令美豔來趨風富貴可買詞章容黃金
不惜千萬易於戲歌舞媛風輕拂面恐爾薄命猶
不見

拖地蠻 有傳

韓寧者直隸文安紀孝廉遂宜僕也孝
廉父為漢陽守蓄家僮甚衆寧十歲乳
名拖地蠻獨性悍不下人數遭鞭朴竄
去主人亦弗之省越二十年忽重韜蘊

服偉然丈夫跪謁主人問之拖地蠻也
問何匿曰為某藩司典帑藏稱意否曰
終不得謂落魄問何為返泣曰小人幼
愚罔知上下今痛自懲悔願終僕役無
貳志當是時孝廉家既中落難以更蓄
舊僕辭之泣曰小人為閒主公非往日
若也故來服役寧何不能自食而累主
公為孝廉察其意似誠確納之然其貧
益甚寧數年遊江湖閒善拳勇工彈丸
百步內彈飛鳥命中與入交慷慨多意

氣見女色目不邪視而其事主也執禮
維謹雖幼主見必側立遇他人則顢頇
自大不下人猶昔也寧既歸主人曉夜
程度日治彈得禽膳供主閒則攜小鑪
賣酒於市酒定錢一杯一或持酒問價
輒覆地不答亦不再沽自是服勤數年
而疲茶得瘵疾一日謝主人曰寧將死
乞賜櫬一埋犬馬復治酒拉同役數人
酣歌盡歡以死告有流涕者寧笑而不
言酒已自臥櫬中倩人為釘蓋人以為

戲難之寧卧於櫬中大罵為發而留其
隙寧悅歌曲曲罷含泣者曰韓寧人僕
也幼未習詩書知道理壯而浪遊見背
主者輒詈曰沒良心清夜自捫寧之良
心安在因思生為男子不能出死力捍
邊陲致身通顯居人上而流為人僕復
不終事主曾蜂蟻之不若也則生不如
死此寧所以翻然來歸甘心而就死於
此者也久之寂然啟視死已
山不缺水不峙鐵作人鞭箠使良僕從如蜂蟻君

有臣奴有主衛甯愚寧服紀左角觿右僕姑人馬
強雲中途胡爲來霍家奴能事人中不置知始終
通復志高者天卑者地卑高陳貴賤位天地合義
無二

灰塗創 有序

永嘉王泰幼孤鞠於世父元兵至執其
世父索貲財不得將殺之泰年十五自
叢薄中出紿之曰釋吾父吾指爾瘞物
所兵隨泰搖數處無所得乃涕泣告曰
家貧無貲願身代伯父死耳兵怒斬之

仆地去既世父馳歸視之則頸骨已截
獨喉未斷急捧其首合之適有造舟油
灰取塗其痕餌以米稍嚥以扉舁歸越
七日始甦八越月創合而首竟偏

元兵來家無貲家無貲父命危兒在林中駭汗揮
有兒無父生何爲有兒無父生何爲創塗灰

猿馬嘶 有序

金陵張參軍秉乾由武進士參軍象山
協以餉事羈郡城康熙十四年耿精忠
遣將攻象山副將羅萬里叛降賊明年
公返象山策戰守具四月萬里率賊再
至孤軍無援城將陷公大書城樓以死
志入憲司拜 龍亭以頭觸石數不死
拔小刀自刎從者排牆掩之賊退衆不
得公屍公乘馬馳至死所長嘶鞭之不
去衆疑而發牆屍見又張司馬隱南山
畜猿一善伺動靜每海舟至則長嘶不
已公得爲備一日執公者於夜半出山
後不令猿知公徇難後相傳猿跳躑而
死事見蒼水遺集參軍事見姚義齋馬

傳又並見雲巖小引

猿馬失人無所依超失二良無光輝猿腸斷馬鳴
悲至今丹山赤水渺無涯猿馬嘶

去婦辭

鄰家趙氏女美如白玉姿淑慎嫻姆訓姚姒及笄
時候日常早起挽髻侍庭幃堂上初櫛縱殷勤奉
黍醯入蘩潔緋帳機杼秉滌閨既具關雎德復愜
詠雪辭嫁去不生子義當遣還歸公姥雖嚴法淚
落不勝揮夾衢稱棄婦衆嫠哂相紿生于無貴賤
榮辱判天涯告語生子婦生子洵足嬉

山鷓鴣辭

啄莫啄鸜鵒粒翼莫棲杜鵑枝鸜鵒多言語杜鵑主別離一生畏霜蔽木葉貪嗔不戒將何爲昨日零陵李宗古垂老惟餘妻與女向日懸籠春風中笙歌餞玉飛花紅高枝不與低枝同卻懷終日憂心光噫吁嘻莫嫌泼嚴雪霜寒造次出谷黏𥻆竿

怨歌行

歡虞在昔日契闊豈乖離一心隔兩端無影成危疑機謀苟不洩用歎闕其思𡚁以微風起芼莪而須彌相棄萬餘里一室隔天涯

夜坐吟

冬夜畫閣金釭寒倘叩閣人雍門彈趙女齊姬進緋褌蘭英膾鯉羅盤飧圍爐撥絃衡悃歎聲遠彫梁十日煖兩院不知清商曲引杯相向觸以目於戲夜泼辜負指中情明日再見述姓名

東門行

出東門乃往茂陵東門裏累裀坐監奴斥聲如雷闍輔圓顧瞪目視多謝長公子徐徐放玉齒問知城東寒生踏青來花映玉闌干風送柯亭笛命賦芳春出授繭紙及石墨脫冠掀髯方抽思須臾酣歌喧亡璧息白不分來遊客水濁混明珠水清出白石

長安有狹斜行

相逢長安道狹斜路兩分分路哭婦人抱子躅一緡長兒年十二循除能拾薪爲負屋租稅黑索攣朱門昨日過朱門綺羅夾戶陳玉顏列爲僕蒼頭百十羣彳亍叩閣人嗔目未敢言家貧夫已死兩兒難並存躅幼贖長兒庶可圖生全兒躅償餘幾貫錢恰千文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當公渡河濁水揚其波柰觀者何

有所思行

有所思有鳥鳴且飛飛向日邊若木枝枝葉相鮮妍紅瀾漾清影忽來如鸑鷟翺翔上下得所幸文章備五色振羽天路永

結客少年場行

洛陽年少容腰間出劍鋩膽大周於身比戶有餘長裘服狐貉腋春月生容光黃金絡馬頭白玉飾馬韁朝遊伊闕門暮宿孟津娼歡來聽裂帛病則

以酒禳呼盧輸百萬日犒僕牛羊片辭不稱意傾
筵持斧祈道逢遼累士軒渠去如狂

關山月

促織草閒聲憶我秦川客寒月經天垣鐵衣卧毳
幕都護驟傳呼鳴鏑永熲作從軍三十年安得知
妾容華落

浦詩

芥浦詩删卷之二終

芥浦詩刪卷之三

五言古

南豐胡蘇雲莊牧著

古風

風雨無根株惠好被草木凡卉及青陽君子幸相
蓄瓊茅入畹蘭揖蕙瀰阿曲匪曰涼德施衆美勝
人目西顥轉司令霜霰郊無綠過瀰忽聞香乃循
歸山塾久失清芬中使處衆芳族

泰岱千仞松礧砢多奇節枝葉貫四時貞姿蘊幽
潔幸充棟梁用沉精頗不滅斧斤摧作薪詎謂志

明哲煎熬火光中終似壓霜雪

逝節迫元冥鶗鴂聲滿郭佳木有衰時桃李早凋
落陽德布春風雨露非不博物質有盈虧榮悴如
所託繄彼北山梅老幹發輝華朝采擢其英莫
翁沃若采襭以薦嘉洵足風儇

蚌鷸兩相持牛女兩相睽恩怨不具述各自抱其
私緬彼青閨婦薄妝向彩帷歡虞倚夫壻婉孌
良時詎知遊俠子富貴無還期妾心何處泊桂
茂樹枝鸞焱離本根一絕如遊絲

素月頻長夜秋露沾衣裳登閣聊騁望良人在

方遠方夢見之繡户鬱金香鮮我瑤玉佩端置錦
羅囊不願置羅囊佩玉有鏗鏘君自具亮德斷絕
妾衷腸

山棗架朱楹肯與百卉伍悲楚芟方熱周匝庇環
堵宛彼澧中蘭寒巖獨托處不與衆爭妍寧辭風
與雨

鑄劍歐冶子上按招搖星皓鍔已成鍊炎煙散遠
坰龍文浮雲白紫電徹天明挂壁不中用塵封土
氣腥棄置何足道弱中有鳴聲無事更夸毗曉指
徒相驚

溟海浮淼漫望望揚滄波鷺鳧失儔侶汎影掠嵯
峨遠見蓬萊島玉樹交枝柯不得雙比翼好音亦
相和同被大造恩得喪孰云多

湮波灣送客

湮波渺無際蘭槳盪曉月水淨寒峯明吹笛清秋
發千里橫黛色孤城出翠巘忽憶送君歸望望遠
煙泛

眺嶽麓山作

疏星落明淵日出蒹葭碧遠郭動清風曉山上秋
色緬邈誰能窮渡江理輕策東作幾何日季黍已

登陌木葉下新霜樓臺得古跡澄心靜有閒臨流
理弗隔南山見飛鳥雲樹覘所擇則知𢥠託人匪
心爲形役何當登古邱延意懷晏息會待向誰歸
風景變朝夕故山滅遠林秋水寒煙積

宿西來寺聽簡公談禪

皎月出翠微氣澈澄林薄天空露正霏清響滴竹
整開士未談禪木葉微銷落坐久說楞伽妙諦無
聲作象中生菩提偈後發蘭若問以果行緣微風
起寥廓

岳山望曾肅祠

四 芥消詩刪 五言古 三

孤雲欲何之羣動各有族延意向淸光秋山一寓
目吳中千里月寒色餘幽屋亂草侵堦階疏影茅
茨覆伊古有先容合榻盟衷曲念此思公瑾零露
荒山沃荒山闃無人零露盈可掬士易揭肝腸所
難在推轂

將之濟北舟次盜浦作

花光寒愈斂春暝紫桑渚志士勵程途焉能辭逆
旅憶昔端木賜掉舌齊與魯原憲非不介駟馬各
有取還蠲踵前修煙中千萬緒孤城下遙陰湫茫
空沙嶼

瑞峯紀遊 有序

瑞峯距城數里途歷其勝而後至乙亥
春予與友人修禊事期集西岱山 詩時
後先至者十三人皆脫巾衣袷衣從數
僮僕睢睢然指顧相引以爲樂

事鈠抱餘情聊憩三空室羲和曾幾何値此芳菲
節不諒志役苦所悲歲候失榆柳已陰陰麥雨亦
屑屑久晦思春華于焉乘明發遐矚安所之懷芳
引靈匹用笑惜時人良遊仍倉卒

雨霽水南郵木葉明媚赤紅麥綠秧相

四 芥消詩刪 五言古 四

映因渡江過竹隖摩挲古栝嘯歌枯樹
中不欲去

鑑古懷崇替度木知寒暄偃息枯樟腹恍若巢居
年植土豈殊衆積愫匪懷安彼美思顏色志士强
本根百卉無夭札如此焉足論歲閱幾貞脆此木
相與存

稍折南行百十武郵煙相望竹籬中見
絳桃數本時殘英已落獨此桃盛開相
與遏猴之

靄靄墟中煙[illegible][illegible]紛農務白水秧田明郵徑雲邊

去桑榆陰已周布穀鳴無數有風自南來道向桃
花路花下數鄰叟相見長道故道故昔日春新花
輕灌注至今長著花庶以永存樹

既度麥隴沿江行隔岸晴嵐如翠朦朧
煙樹不可具狀同遊者以擬倪雲林畫
圖或曰王輞川平遠山水或曰宋廸

天地浩不息今古良悠悠仁風被曠野萬物滋嘉
麻睍雲羨鴻度監水媿魚遊營皺一何短山中勵
所求所求不足道嵐氣積晉邱遜思張仲蔚雲木
侵汀流

夫畫者無聲詩也詩意遠則畫遠近則
畫近諸子能詩故各以本末論畫然皆
指瑞峯爲大觀廼踰松岡抵石亭漸籬
翁翳護層闕瑞峯在焉歷階上稍憩足
而復下楊梅郡在瑞峯之麓橘柚萬株
綠陰蔽天日遂取道眺羅漢山而龍池
日月湖皆在目前

野老長子孫收梅數千石門外乘涼風疏磬前山
夕自傷昨者非醜顏過伊宅餘霞照滿川始造翠
微極信美邱原中[illegible]開從所適鼎鼎百年內養眞

惟稼穡禹稷何許人所貴在力役

未幾日晡返瑞峯飲酒至月西落歸閒
渡水南櫂發回首日所歷濛濛煙霧中
不復辨酒醒紀以詩并序

向道在初年策勵頗助長中歲多感傷弛志任所
往高寺晚鐘聲偶從宿鳥上開筵向江臯竹風搖
五兩酒行數十爵醉後無心想人事總升沉煙中
浮圖像同行去欲盡千峯獨俯仰出門知何處月
照林泉響

香雪書屋寄懷彭夷鵠

斂性嫻謝客終歲不冠履花開獨凭欄新鶯鳴不
已豈不寡所諧春風思彼美彼美廣敷陳晰理黙
浮靡明月照清池昒昒入勝理别來荒山中轗軻
今何似獨釣溪頭魚萊顏臨逝水無處寄征鴻橫
山雲遠起

過星橋之淨名寺

流雲歸大壑懸崖屹無極秋高天氣清日中見泉
脈洒落入禪林寒風撼虛石山僧四五人鳥梟松
陰夕

泊泗水口東郭州牧

烟水方積沉扁舟意不綫蒼然蒹葭秋雲外故山
遠縱觀非有託揆心失所本湖海路何修禾黍歲
已晚不見鳥聲飛帶月歸逸巘

逘中作

迅商收陽彩暮色山蒼然惜春如流電衰柳復鳴
蟬行役尚未已霜雪慘征顔側聞陶彭澤采菊歸
南山歲功苟卒業斗酒有餘閒安得樓田宅芋栗
足朝餐日入復稅駕積遠流寒煙

下雩都峽

落葉殘照裏江瀨含明滅誰乘此凉秋石峽輕舟

發急湍瀉煙谿飛聲流木末問此經何處舟如陵
窮髮或言灩澦堆夾岸叩天閼千山瞥目過今兹
益超越將安繫桂橈遠林隱微月

候友人看桃不至獨飲西郭橋

花落已紛紛佳人期未晤乘句發微明遥見風吹
處彷彿三兩株餘態尚含露結履將何之踽踽前
山去相彼邱中林鳴禽變佳樹麥畦雉交雊節候
紛農務水田淺以滋秧馬馳而騖偶得覩物理悠
然忘情愫遲遲向酒壚歸來日已暮

竹

百卉皆榮落君材真不偶矗立亦已多清陰復何
有幽人在閒居奚以長自壽對君君悄然露下當
牕牖

南園池塘上淵然一水綠方從遠寺歸清風波穆
穆志士多偃蹇亮節在幽獨良日共裵徊幽光耿
芳躅

贛江即事

登臺窮地域有客寡所諧臺上風雨至羇思忽然
來問予客幾載復自重悲哀二十事詩書三十走
江淮挾策干勢位經術負所懷常擯謠諑口典衣

不能回親老倚門望歸思夢自催所事失意料淹
留故多乖是時日慘淡落葉雙江隈予本懷歸客
臨望益裵徊

鷄鳴關吏起榷鹽通商賈時有灌園人樹下衣襤
縷問知種佳蔬順時競覘土除草使根舒蘩綠亦
盈圃雨露中不調蕪蔓使辛苦適來二十年灌園
獨踽踽灌園雜草興猶望降澤雨所事既不如延
竚復何補

步出朝宗門濟河采蘭芷磧石截江流浪湍聲繁
起眷想非不遙行行重樓止回首瞰崆峒忽見雙

鵜雉聲音不能傳文采焉足紀衆鳥舍之去同巢而異視屏營河之側寒雲重沉水

入曇花亭訪石梁

虛無數峯上開坼見海疆秋山方伐木雲澹久蒼涼厓陰擁詭秘嵐暝積幽光方從人處息睇湍得石梁水自太元瀉往欲窮其方雷電忽怒吼雲霓復縱橫凌濤濺飛鳥噴沫濺高岡倏然鸞鶴起忽與蛟龍翔亂流不及顧惟見飛白芒山僧方鳴磬月上院東牆詎知所變化聊飲寒泉漿

萬安道中

章貢滔滔流草木陰陽易四顧無人聲寒蛩兩岸急沿洄惶恐灘忽來滹河客悵惘默含情重爲志慮役江上共離思道路分南北望之空斷腸各有無窮繹

重經龍陽送人歸建武

仲夏遵江曲草木方葳蕤與子一握手不忍暫分攜今晨歲云暮況復長别離野日寒無色嚴霜伐枯枝祖帳臨寒渚中心凄以悲詎意異鄉容歲月獨羈棲遠帆煙中盡竚立望無涯脈脈不自達寄書以當歸

翠微峯

流雲去欲盡始見金碧容藤蘿引峭石緬邈青冥峯桃源傳秘洞靈跡皆可蹤未若此奇崿鳥道難相從前者躋何術天光微下通跨蹬援鐵索出洞入天中廣袤八九里四塞如堵墉巨石堙洞口俯仰但清穹易堂蔽古木青翠天無窮側聞高尚士竄跡克有終渼文収末運懷抱傷悲風於時胡爲爾豈才難爲用

接王駐防歸咸寧書

大江風日好微波捲雲木雍州人去後空園夏幽

竹盡日無人聲池塘春水綠借問昔同遊何年入函谷歸騎臨渭南衛命滿戎服月出樊川水天高萬物肅投我尺素書遠望渺難矚猶恐相思夜零露下簾宿

遊淨慈寺東西池友人

日夕青蒼合林木隱翠峯下有招提寺水淨氛氳空乘風眺南屏流響落疏桐稍待山僧返暝色波光重忽上西湖月漁網収煙中而我方獨尋曠然靡所從靜諦生寂感心遠託來鴻踟躕已不見猶倚數株松

早發汨羅江感懷沙而歎之

水雲含淸曠魚鳥悅光輝春風渺不極伊人獨慘悽擊汰中流際隱躍見端倪鬱鬱江頭樹磊磊波中磯流盼靑精目散髮芙蓉衣輕橈度蘭風采芳佩所思感彼發忠言隻影成危疑旣枉詹尹卜復厭漁父詞漁父玆焉至伊人去不歸循彼江干路縈念是與非可否不自決聊乘春明嬉

思歸而作

雞鳴起被衣荻葦聲蕭索短草積幽螢新秋露下落旅館耿遙夜自訟非怨激翹首望山河一鴈去

天末木葉中庭下千里人未回所思風與雨安能使情諧江漢一水隔牽滯成衷徊行矣歸東山全此臃腫材

醉後

衣裾不覺薄偃此好風晨開軒酒自慰用以獨辛勤微雲動遠木落花滿芳津孔孟去幾日禮樂燦復陳醒當檢所失醉以保吾眞苟非少康秫毋乃資靡因適得樽中趣鳥鳴遙煙湮

登天星閣寄懷崔斗垣謝齋中

木葉已隕霜涼風動虛閣美人天一方遙峯望欲落千里邈遐覿遠浪洞庭作漁帆江口歸微月雲林末何處寄相思孤城沉魚鑰

湘川憶羅臺山

撫琴殊寥落佳人良讌睽郎中籬菊秀折芳欲寄誰南州昔遊日涼森不可思吾將裁尺素歸雁杳無期秋色如相憶別君華月時

三月三日同幕中人賞花作

巫鼓交被蘔紛紜上巳辰梟原農正動井邑雨已頻蟄蟲眠靡緣醸維雛麥苗新寒鶯獨乘暇愛日有

餘春芳園酌危酒予亦就花茵照席鬢忽白歌者不相親星紀誠屢改志慮豈常勤將向同人衕煙華動綠鈞

越石父

蒹葭思秋水伊人邈相知惜哉越石父相知而返違客本係累者不自知其非所事皆倉卒況經中路時大夫尚如此衆人將何爲

述懷

景落生沆碭竹石交陰森駿烏去不返遺事亟古今懷抱者誰子途路晩駸駸冉冉減虛靈嗷嗷鳴

猿禽停驂欲借問持此東西心
水毋不逃目信天不虛口飛潛順自然天地原不
苟棲止蓬蒿中帶索誰家叟屢空常晏如門前五
株柳力田勸子孫耕稼延清壽
登城眺遠目廣陌入高原百芳凋已盡淒淒有墓
門壽櫟植左右霜雪還復存下辜泉壤澤上負蒼
旻恩
梅實摽落盡芙蕖已秋隕與君申誓約詎謂爽明
久逌遞期不來絕意猶強忍待得登君堂白頭方
合卺此時照青鏡紅顏爲誰損

閒棨讀損益固知死生分齊景馬千駟至今骨何
存昨日蒲州過尚有伯夷墳兩人不相及立身知
所完義和無停馭詹隙轉車輪千秋萬歲後富貴
馬足論
鸞凰傷孤影日暮鳴聲悲羽翮非不麗霜雪爲之
摧天寒無佳薄冀得林木棲林木紛落葉孤鸞益
仳離感彼具鳳德況集同根枝不羨聲名貴但恨
死生虧願乘燕雀翼巢枝爲銜泥
遠日西周圜白日忽西下天路絕攀躋曠世不相
假惆悵撫孤桐山澡聲兼瀉昔値鳳凰棲消響遠

四野柰何上朱絃知音世復寡
借問誰家子生小敦大義但識君與親他非所從
事不知豐歉年晚食有餘味非隱復非農清操尋
吾契
籠鳥思高巢涸鮒思滨水憂來苦日長盼睞無起
止王喬非所期彭鏗未可擬石既叱成羊人或轉
爲螳事與理相違悠然空想似
榮枯有定分賢達不曾貸耿介求厲俗原憲今何
在蜉蝣乘羽翼朝菌乘晦暖所歷春與秋詎知方
旦晦請看昔日士高冢西門外

遠出玉門關沙漠連白草寒日將西沉邊聲滯浩
浩從軍數十年鐵衣傷懷抱歸封定遠侯功名若
不早白首報朝廷誰言武德好
翠鳥集若榴搖揚動風彩婦人重夫君恩義滨滄
海親操侍君側君幸作賢宰忽謫隴阪西隨君陟
崑嵬君曰妾何之誓以身相待生死向君托中途
馬可改
留戀大河畔緬彼大河水水平黿鼉伏波浪因風
起欲濟渺無梁眷言懷君子顏淵非壽夭伯夷非
餓死無用揆幽元鑑理自玆始惻惻念先民臨風

空翹企

趙勉哉偕梅川友人過訪

浮名輕蟬翼宿念捐埃塵所懷在開奬遂門來故人故人交罕許有客投所主紉蘭香滿衣折麻心如縷彼美安可思几席爭今古周才匪所期小隱馬足數比聞此老言風露溪園圃

玉虛觀送龔道人遊之罘

白鶴何年去玉笙冷芝房高秋幸可托桂露澈天香君懷遠人境蹈海沐清光送君聊一望帆盡秋淼茫

芥浦詩刪卷之三終

芥浦詩删卷之四

五言古

南豐胡蘇雲莊牧者

龍固山晚眺憶穀城友人

落日雲木秀遠溆涵寒流卻憶故人別華月已清秋滄浪何處是煙外一漁舟

春夜讀南岡詩草

古者不可作正聲始在茲簿帷一開卷春風吹我衣流音汎寶瑟湛露無聲滋清池明月上疏竹搖煙扉煩囂時已滌陳簟去不治胡爲延竚久得念反如違

草木連清漪萬象春華滋雲物湛虛明風動青芝色春此將晨暉倏爲使心惻豈不採芬芳惆悵在今昔人生有佳會垂老增歎息毋爲攪所思坎坷行路客

日夕望靈峯寺

雨後山泉明秋峯入虛迥清磬知雲龕春此謝公嶺石巖閉幽窅月出上方冷望之不可即孤鶴下遙影

黃岡竹樓送方山道人

陌路方握手忽然遠追逐蕭索問所之歸去方山麓春雨溪流香落花滿空谷林鳥時一鳴澗戶芳煙綠煉師四五人竭來從所欲我登夕陽樓秋露滿修竹疏影落清陰流火入西陸笛吹遠峯明餘音繞江曲灑落宇宙雲送君千里目

松梁書院寄懷紀觀察

山空延遐想卻望阻江濆林花開幾日已落風中春閉門寡輪鞅夐寐益無垠蝶來曉雨後煙動芳郊晨墟里餘靄日陌上幾行人獨坐荷池畔微波空綠蘋

沉思渺不發恍惚微有象無營恣幽探得念成俯仰但憶君子室清言汎漢廣拂塵好風來雲木相長養幽鳥一聲鳴旭日清江上此時修竹中悠然獨心賞

澧州話別

入舟忽不樂適與州人別風雨滿離思鬢髮歷蘇節矧與吳人遊倘汎冰淵淵中路得初心積漸生恍惚睽孤能遐思所悲志易滅慨歎關山遙擢歌惜不發望望不見人浮瀾淼天末

登仰高山寄懷邱聖謨趙闇亭

登阜思未慊轉若無比鄰閣閣鳴黃鳥豈曰副陽春憶與君別日芳郊物候新變遷人事歷風景昇昏晨苟非格至理榮悴孰與南徙騁江干目雲樹入遙湮

宿國清寺

松篁結幽靄夕嵐已滿山還采異花入幽澗溯玉泉日入精藍宿雲亦相與還萬籟歸一磬明月在諸天忽聽西來諦遠憶比邱禪豐干一饒舌所事皆裂然避名不避地安怪寰中言

雪霽舟過雲望山訓郭明府

寒光日初出雲木一何煥凝睇無纖塵白華落天漢餘陰時散薄楊柳影微亂好風吹遠林欣從性所玩羨君宰此區卻憶歸南澗曉起開柴門墟光山雨斷青峯落酒卮翠竹搖風幔有時不冠帶悠然凌石棧或偕牧叟來相語忘昏旦今晨遊何處命意難染翰石磴瀉潺湲繹聲讙以貫灘鳴雷急雨峽影天垂線數柱入空明迴環得企盼不惜積情塌但恨違夙願歡娛苦不早得念反繾綣前路去彌遙流雲依絕巘

黃鶴樓

黃鶴去不返萬里江聲流誰人吹玉笛雲水成清秋我來芳洲暮蜀隴沒煙樹心逐遠帆溟目極飛鳥去天長歲苦促物新人維故蜉蝣乘野馬修短循環生曠懷宇宙內一嘯風聲祚昔人如可見鶴駕上玉京

過芙蓉邨入能仁寺

望雲知有壑卻積雲中峯披榛得行徑越嶺罕所從攀藤遵厓轉溯水任路通逶迤入古寺緬邈起松風坐久聞天籟鶴鳴山水中因觀靜者妙則知生無窮山僧時證性月上竹林東

雪中眺細柳灣遲汪雲谷不至

索處耿不歡簷溜無聲滴循除偶放步兼天浮迴碧遠岸虛波重曲徑幽光積聯聯清思興佳人雲林東柴門遠煙中明花非開隔紛吾其佩修雜采芳與澤幽蘭訂同心良讌當相憶板橋看行人騎馬日將夕

謁謝皋羽墓

商籟西冷起言采秋蘭蕊采采頳征衣微霜凋白芷捫碑起潸霪於邑傷修士芳椒摧作薪玉堂生荊杞歲晏節不任君辱社稷燬事往何足懷無歌

白雲裏

初春同劉莪山遊盤山寺

南方尾星見延覽盤山雲竹樹參差出衆鳥鳴青
春遶見比邱室初疑隔邦閭來流偶理轉不覺造
雲津煙華含水石日氣射池蘋開心除煩想遊物
各懷新因証無生術折梅贈同人
疲茶復疲茶登眺捫弱葛憩石聽寒泉晚嶺山風
發返景落郊垌餘陰散木末此時觀淨因妙香生
所結林鳥忽來歸吳僮行告猝何事東復西流星
去如没

衣涓詩删　五言古　五

南園訪丁數峯不値

黃鳥鳴溪林煙華隔春水宛彼江皋簡含芳浮遶
紫董僕鮮候門空穿紫葛藟久坐花藥欄東風落
紫蕊

桃花嶺觀雲海

雨霽佳氣升青靄將騰趠林密復蔽窺登峯方一
嘯白雲下壑生且與清霜照出没千岡巒金碧相
宣耀昔欲乘玉龍周覽窮四隩適合會有期茲焉
開大造指我從行人長空立海嶠言竚數輕騎余
鼇上玉釣

玉淵潭

炭葉倚石峯曲折天中夾衆水爭一門絶壁瀉氷
雪下流豁潑潭洞黑潛蛟蟄跂足鑑澄淵凝睇神
魂入溪水終歸海看君浮舟楫

晚泊石帆

曲渚斂餘陰艤櫂遵蓼岸采藥沿煙皋叩寺石巖
畔不知歷峯頂已造翠微半月出香林清梵動浮
喧散靜夜獨往還流螢落前淵鄰舟誰弄簫低徊
思江漢

衣涓詩删　五言古　六

過茅坪登凌霄峯

岧嶤起遠峯杖策縱所適言戾野人家地奥秋嵐
積虛牝叩山樵草跋露方澗轉谷吹腥風已優虎
豹跡緣木嘯哀猿食鐵驕黃猴山居亦駭聞怵目
動幽魄忽飛雲中臺青冥聳一色峯頂眺左蠡水
煙開楚澤全湖映天空照耀飛虛白願言乘風翔
凌霄薄羽翼寺磬時流音響落遥雲碧瞰予來處
路淒清下泉脈。

秀水舟中呈魯潔非

煙樹浮出日微茫辨遠岑爰以遵清浦綠陰[illegible]
禽風來何習習緬邈抱冲襟班坐就淺渚[illegible]

江滸久痼易爲樂隨在多所歆觸故有新趣寓目無違心行歌免貽訕一曲懷知音

出門

少小嬰艱虞崎嶬已涘歷今晨復何晨焉能辭行役饑烏下野田鳴噪聲悽惻非無好毛羽泥濘就口食但具困時念徒將齊身策徘徊思本性竚立心不懌

漱玉亭

晴天飛白雪青玉水建瓴四序更遞禪石罅山溜拼昨夜凉風至河漢散疏星誰知還駘蕩秋色落空青

舟過江心寺望文丞相祠

紅日出浮瀾草發露華色微茫曉與中數椽臨幽澤噫昔竄遠藩恢復求良策身死匪所知氣歇從所役至今薦牲牢士人思明德

雪後綠筠軒訪謝退菴

郭外風雪滚浮光積幽林中達邈坂道舊跡難重尋風物動明遠回薄失清沉望廬如不及修竹满郊陰比及幽人宅曉色上遥岑

丈亭候潮望四明山

青鸞滅復出雲濤歧海裔峭崿孰能明晴天落空翠中有洞仙人日月盪情志服液幾千年水簾常假寐三百八十峯焉得尋吾契

曉出荷池寄曇上人

菱荇泄澄淵菰蒲隱白鳥采蓮弄素波水鏡空沖渺蘭橈去已遥曲罷微波曉至音感無聲天末生衆妙佳人不在兹持念贈誰好

潮音洞納凉贈李星池

白雲知何去而覺長空遥之子有所爲習靜石堂坳澄心如秋菊寒露濯芳苞趺坐欲誰語徽響起松梢

曉登禹陵

顯晦各殊狀林樾出遥山側闢探禹穴杖策窮登攀造頂一長嘯空外水淪漣明月落海底萬里澄青煙洪荒邈難度大智渺神淵古碣捫苔蘚虛壁走蜿蜒人茍具奇略獨善豈闕然予生空浩歎代酹薦香荃旭日忽西匿渺茫溯往年

雪齋同甘戴南訪揭省庵

陽律革緒風芳園念久别歷憶舊吟壇朗然齋氷雪羣枝爭喿禽竹滴聲清澈開筵酌我酒幽光逆

寒例當歡感歳徂義固苦心缺日後重相期誰當
變白髮

遊石門洞觀瀑布

景氣澄夕暉宛然含幽悄誰闢此靈區而使環如
抱杖策叩元扃石門聊一眺山水送清音複徑趍
前沿漸入見飛流半空銀河皦濆沫灑珠璣絶𪩘
垂纖縞悠悠憶太初置此青梯杪山僧向我言陰
陽瀉昏曉神淵不可窺萬法無終了海鶴時一鳴
天半去飄緲久坐石亭中對此形容愀幽顯擁压
陰詭異發雲表閴寂無磬聲迴風動虛篠向入挑

源洞孰逾此渶窈

送李半谷之江夏不及

墟落罕人事葵麥滿溪口犬吠竹籬門疏篁北牕
後遊子去漢南秋盡寒江柳風聲樹不静何以將
父母

讀書城南逢友人不至

屛居任所如浮雲無定在偶懇放冲襟閒軒卧幽
靄佳人宛在兹竹響如摇佩悠然愜所尋曉山上
青翠詎知已夕陰一雁遥天外

遊澹湖訪淮王故宮

嗚蜩聲嘒嘒齧甘比卬卬臨澤誰家子似水生秋
容及晨且行樂乘此湖上風魚噞微波動荷陰翠
葢重夕照依天盡明霞交遠鴻是時煩襟滌素景
澹不窮因探造化理哀謝見王宮歡樂不如蒔榮
悴均有終欲與從行述微月隱遥峯

夜上天馬山

餘霽澹江遥流雲去所適偶見華月上煙峯重如
積緩步躋層巒澄輝草露白松竹動輕飇雲嵐拂
虛壁秋興何處來良時轉相憶吾道在巖棲殊貽
達者責素景已蕭條惆悵蛩唧唧

雜詩

北郭老居士騁望空引領偶值金公子下交略形
影素心頗所期不顧親貴幸卻感注殷勤願言訂
刎頸未知後來意請君愼俄頃

蘇代託淳于七爲伯樂顧贊盡滑稽口未立齊當
路燕趙食客車帶星冒殘霧艱難求一見骨肉已
猜妒已矣齊玉門鼓瑟得毋誤

步罡求神仙疏文數具陳娟娟煙篆起杳無鬼與
神爲謝東木公爾術非不眞食桃與仙棗須待有
力人緬彼趙雲容疑爲藥餌歆

逆舟上灘半觸石水漿迸倉皇止漏水舟流已無
竟蒿師應不暇死生一聽命瞿峽響如雷浪與天
爭勝身繫此舟中疾怨向誰病
一綫危劉氏辛苦定蜀中江東幾許士陰曹與漢
攻西下岷江水浪捲東南風荊門以智取北魏焉
可降出奇收要害餘兵散如虹
驅車入咸陽接交趙李客相邀過朱門馥郁香滿
席豈不竭交情希心抗古直士苟負微名附以成
好德一朝歷王廷棄之如遺跡
甘茂拔宜陽疾衍交相訾君側虛無人息壤不可

恃射工中形影讒言中疑似與君結相知披襟忘
我爾誰使中斷絕鬱鬱長念此
昔日楚狂人斂跡如肥遯江上撫孤琴清歌達廣
漠夜靜流餘音一心長縷綣兒啼忽索餐推琴發
浩歎將毋且不還況乃小兒飯
有鳥倫羽翮習習候西風如何就口食遠下雲中
峯已無枝可托矧復羅途窮隻影立雀巢指責生
蛇龍霏霏茂陵裏日照幾棲鴻
水鳥相因依浪激石尤惡欲飛原上邱天空亦飄
泊不如歸舊林巢枝欣有託一步一裵徊十步一

飲啄望望秋燕去終為秋鷄掠

贈周問鄭明府

黃鵠來千里翱翔將遠適所適安可知短長覩已
歷寧比南溟鵬願奮雲中翮引吭求嗜聲斂翰蒼
柯夕下視鶯與鳩善鳴遭彈擊或投機阱中樊籠
棲娟魄常存黃鵠志庶幾避矰弋

登毘盧閣寄劍江道人

清曠乞別理況登雪中閣千里邈遐思虛峯天外
落澄江隔曙輝孤城沉魚鑰凍鳥縮故巢朱樓閉
重幕欲持白簡書聊以縱所託忽忽如乘化馭風

歸寥廓

遊麻姑山用謝靈運入華子岡是麻源第
三谷韻

南郭湧神瀑黯黯連重山清光忽然迎雷雪下飛
泉溯水探絕壑企石緬遺賢（謂顏魯公碑）借問麻姑宅迥
環歷新阡葳蕤踐古徑樓觀沉荒烟積想厠霧縠
逐意入象筌但覺冷風善鶴唳誰能傳足時如夢
寐雙鬟綺牕前太元落虛壁天路聲潺湲竚立日
欲暮山花清灑然

題西爽園圖

渚暝滄波流水曌涼風盪簿帷捲夕雲稍昇月華上月上寂無人林木獨幽賞方罷綠綺琴迴碧浮煙舫

折菊寄西池友人

槭槭梧葉飛涼㷋起蒼臯卑居思未栽菊花開數畞美人阻瀟湘煙暝關河柳月出廣澤虛露墮寒籬後將花欲寄誰索處念來久悵然遠望中秋江空釣叟

偶憶

誰同鹿洞樓探討勵沒齒保己貴物忘身世求所以蹉跎事既涓澇深沉煙水無處問征鴻寥濶朔風起

婺州九日憶家兄登南臺

日落山蒼翠孤雲依遠林道路苟不隔佳夕隨登臨飢驅今各適結想生浮沉惆悵遥天外一雁下秋陰

眷言雙古栢偃蹇發華枝鳴鳥集其上晨風動翰輝如何寒飈起木落鳥分飛秋林無好色秋空白露晞

攬秀亭贈別

李榮憲竹溪

斯須將長別眷此河橋柳清影散迴風吁嗟伯陽叟中心有所期殘編窮皓首闊陿天一涯寧堪人去後

陳溥霈舟

發言陳驚座天淵直加廣有酒不獨酌新詩持共賞終日放神遊紀籍常相忘挂席下江南臨風一想像

謝朝陽東梧

緬懷謝東山高舉不可睇霄漢鳴雲鴻落響滄海裔寂寞㕑陵去繁華已溶滯柳色廿四橋悵望芳塵閉

宋銓士衡

郊祁妙文章如振文禽羽彩翠難爲容碧樹揺秋浦有鳥獨差池下上鳴且舞同集青梧枝流雲動錦組

任基振領從

辛夷發素輝撲鼻亦幽潔人從堤上來折花以衣襭摧殘幾芳枝逝水流明滅今得任公言直木終先伐

宗鉞又韓

雲樓接天居頡公染翰墨直造鳳樓手天然雄顏色士苟倫其才焉用爭尋尺淡墨有蒼柯終爲哲匠得

雷定淳蕙畝

陽澤含元氣玉樹發芳岸登茲百尺樓青翠開朝旦寶劍懸壁間由來屬雷煥夜深占斗宿精光耿天漢

芥浦詩刪卷之四終

七言古

南豐胡蘇雲莊牧著

寒碧堂訪東坡畫竹

眉山竹石森開張亞以老木蟠風霜何氏兄弟皆
好怪畫壁十丈城東堂皮皴根癰非左氏畢竟此
君眞莊子世閒奇文豈易知風梢雨籜落滿紙

大龍湫

龍上青天隨白雲雲亦從龍起石谽崩山倒壑空
際來捲霧含烟青冥下未出峽口雲龍兜鬚臾一
氣交變化瞥目雷電分飛蓋參差雲龍又騰蹐龍
既有時去作雨雲亦奇峯在長夏雲龍會合天地
中陰陽誰能知代謝似龍似雲望不明倏忽大小
亂潑射何日攀躋到鴈湖道知雲龍晝書夜

題岣嶁峯禹碑卷

昔有人上岣嶁峯摹拓禹碑訓文逆七十七字小
佐書行閒句讀端可誦其餘大幅寳豨畫一展風
中飛鸞鳳挂壁蛟螭蟠黑雲倏忽齧鈇趨龍動或
如屋漏垂古心冷然入妙天雨涷不知隕落露與
霜寢卧其下溥寒中又有剝落如天河亦如河決

氷澌瓊莛葉剪股無不奇天工豈鬭匠石用字體
變幻眯人目以意規畫殊可恫軒頡去時無停言
斯氷已往徒聚訟鄧子（甫紀）授我云禹文祝融峯畔
天宇空陸石崩雲無人處懸崖倒鑿摩天摸鬼神
呵護人爭疑至今鐫釋醒如夢佶屈果似尚書辭
但紬意旨類誇頌矜伐既泯功與能安得汝賢自
引重如告厥功承帝言豈惟南瀆底作貢（譯文曰南瀆衍亨）（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舜永奔）形象宛似水浮流窪窿川澤心所綜宛
委之山發藏書水經之注得毋統大智或繪職方
圖告語諸夏憂患共功立不朽天呈奇神禹何須
鬼斧從（有日皆鬼斧所鑿）不然直付古篆文徒釋秪牾取嘲訕
旁觀時叩石鼓歌韓韋兩辯隨折衷且置坳堂各
秘思風雨秋蛇舞巖洞

古髻吟

新鬟雲髻小似錢我藏雲髻大於冕去年鬟髻曲
如拳前年鬟髻大如碗三五年前有古式六七年
前尤大焉小至於錢無小比勢必更大至冕止我
今膏沐髮鬐裝少見多怪爭稱揚粲粲門子不稱
意諒有家人愛古髻待我明年進妝樓女伴傳看
爭上頭花鈿錯落冶容著古髻年深有用處

題畫卷

浮靄漠漠川氣昏斜陽渡頭牧豎喧爭歸墟里度隴去歌入秋原閉柴門沙草微動江涌月砧杵斷續邨烟發似昔楊林投宿時漁笛一聲燈明滅

龍夫人篇

水洞黑兮秘幽怪蹇誰留兮煙埃外鰻鬐而時稱結言珍貝繽紛向陸載夫人揄狄加禕衣洪濤瀾汗來駿驪承吉恐後黿鼉走香奩競進珊瑚韜龍方蜿蜒披鱗甲掀牙晒齒珠宮入見說燃犀屢通宵白晝誰人詎傳及庚辰旱暵如爐烘錡陽畦畷

霈農功四月不雨至七月火曾鑪撻燒天紅太守倉皇主龍禁高臺羽客勅法令八九晝夜香煙升杳無雷電興龍應田父頓足摧肝腸巫覡驚慌熱巫嫗急遽直述龍夫人曰女將辞朝龍王龍王曰送金叙陸駿汗流袓歸家死叶死獨魚軒與毋決謂就龍宮踐后位錢唐破陣樂迎輿列戟持干導前趨崇嶺龍門陛楯立凝碧宮中衆先扶合巹禮成勞酒飲風鬟霧鬢千餘妹日午常見水府人詎數社橋聲三呼自從前令祈雨澤不叩天門叩鰕國直似如姬卧内符探取風行動魂魄願改教令

致椒房必有見聞非所憶越宿罔效具封章竟檄夫人申嚴帝文移三日真滂沱溝洫如川田如澤燥潤苞豁鬱者舒太守懽忭勒碣邑侯承次進綉袍羅襪宮鞋挂通壁奔走時擁城中人笑指淡閨直掟獲我瞻廟貌歷林皋門前繫馬飛雲濤鼎鼐項祝騁詞翰紀頌懿徽如天高是日持畚雜草侶猶道龍曾客吳楚蛻形化影宛然人偶逢鄰歸囑構府鄰歸傳述西郊井有龍穴山以族處將顯靈慈庇我錡前日挾貲致巨賈妾糾城郭內外人斂作蛟宮就井户旁築僧舍奉膏燃至今捐畝籍如

堵正述遙聞鼓吹鳴熱香絡繹來幾許扶老攜幼途中趍碌鷄醉酒薦以俎堂中不雨忽陰霧眉巉目凹視若怒更進淡閨羅幔搴男女玉貌相宝處僧導拜伏百十羣屏息誰敢聲輕語嗚呼龍靈人猶靈長養萬物稱聖明下者碌碌亦巧慧蟲蛰蠕動取烹鑽冥頑夫婦不足數鸞刀割臠批肝膌陸機曾持綸張華焚墨已傳董父擾龍御龍食夏后劉累之裔更啟土噫嘻錡陽龍爲神居民競述龍婚姻畧龍姓李錡陽民夫人金姑氏曰陳咄咄怪事龍夫人

題畫一人牧三馬卷

一馬囓草一馬嘶一馬登道長驅馳三馬齊日一人顧勞逸此中人渓知骨相須當問畫師

渡錢塘江

海上一綫飛雷白雪浪如山捲千尺漸江東江候潮人日中相面失顏色但見雲水爭逆流玉龍上天去何極都人訴潮往往啼曰爲文家夺會稽憤遂化作錢塘浪嗚咽不已風淒迷有曰伍員懸雙眼白馬波中血皆轉鼉鼉怒吼氣大噴靈之來兮紛隱顯自從吳中殺功臣犀弩射潮潮不免從予

行者時紬繹曰臣矢志圖報國生作忠貞死諫人豈似沉冤欲得直不忍吾君詛怨民况經移世怒何茲狡兎死兮走狗烹吳其爲沼心不平吳王越王豈曾悔丹心終古應長在三人爭論誰人強向予辯白未能詳買櫂且搖渡江去遠見鷗鴒入煙樹江風蕩漾天晶瑩海門浪息樓臺清雲斂碧落垂紅日渺渺予懷波中出書此遙寄瀛洲雲請君質之馮夷君

姚太守席上題閩人黄慎畫陶淵明歸栗里圖

盱江太守展素絹觸目墨動冷風善蝕峭參差起雲中巖童瘦馬逕廻旋園林竹木開青蒼秋草露溼菊微黃耒耜既罷酒正熟山鳥未歇琴初張予聞公署擢瓢子作畫令人盜名市安得爲畫五老峯置身松谷萬泉中卻望還畫孤山上叟與秋鶴落烟舫

偶述

生孩三歲不記憶見說千日嬰重疾田園蕩蕩延醫治更歷乳母一十七過後頂天幾何年落地來無無病日父兮母兮詎堪述

謁明誠意伯劉公祠偶書所見

白雲天半飛鵬翮飄渺出羣絶凌轢誰人得似劉青田明初定鼎國柱石學探元元陰符書胸羅天綱周八極江南布衣提尺劍陳列事宜十八策參謀帷幄動鬼神一掃乾坤震蕩力可惜早知金陵雲何苦隸名元仕籍時推留侯滅強秦比責管仲爭紛釋或謂小就非知遇又曰鴻裁鮮拘束臣無智愚具忠貞仕豈崇卑異天則倘無仲尼救時心請從由賜渓論責

過慈澤寺逢僧麴蘖

幾歲不見鬢毛催胡孫藤杖重襄徊天馬山頭數
移主行脚無家從誰來往年石𡨴曇花發去年春
草又蕪没花開花落人不知風凄雨散看麴蘖

有鳥

有鳥有鳥集泮林軒庭廣厦翻重陰鷄頭貓目喙
朶椹左右跂扈虎眈眈噬人肝腸以生啖如何綱
獲投煨燖文垣樹軌千餘尋天葩學市柏森森雪
碑肅穆王言臨儒紳雜佩鳴愔愔翠如其萊雲爲
霧摧殘枝葉天難禁下上其音交相遙振翮奮羽
擬文禽曉夜啁嘈亂雛𪖙食母不足逞鴟音捕啄

梟鳥饕餮恣欲徃逐之河梁濱誰其射者懸千金
毀巢破卵褻瑤簪於戲鴟鴞鴟鴞心爲爾費盡輾
轉吟請看白晝天重沉

枯梅

玉照堂前梅緯萼去年風吹香滿閣今秋葉脫節
如螺灌園老人攀燃火健兒取去削斧柯家令厲
聲毋傷毀枯樹無花可摩挲不知梅老花更多

同崔斗垣鄒宗魏遊石門不及半途日已
晡山魈木客並嘯遇機弩射虎豹置罘
餧獸藥諸物因歸鹿洞失道望火光行
治兵器鑪倩獵夫燃竹懸崖攀藤持軍
鐵而返

元扃幽湫棲神跡嵌空奇峭輝萬億鬼嘯虎咆交
攫挐予適望厓長歎息歎息曾登太白堂（李白讀書堂距石門十餘里白雲披奇一抔怪塵草無所不歷獨恨不遊石門經其地惡蹊不存舊改寺院今亦只杜甫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誌哉即今廢寺）石
枯水死經風霜何時更踵匡廬武眼中況復予摧
傷

題曹石癖篆譜兼誌別

曹娥江頭曹石癖奇情跌宕厭羈勒少遊幕府棄
專經博涉技能以巧臆歌喉如珠妙入神尤篤六

書精鑴泐與我相遇湘江湄出示圖譜珍如璧我
適征鞍將遠行執手斜陽動顏色憶昔撥蠟銷金
銅會稽王冕易以石名傳長沙文博士頗得松雪
之骨力近代凡夫（趙宧）同虎文（陳炳）微窺堂奧未入室
嗣後稍失吏籀書嘉穗雲龜遺程式石癖兼工大
小篆埋正輕遲動合格魚龍變幻騰螭虎彙輯卷
帖飛煙墨自古蹄碣如重購今我感事三歎息李
斯已死程邈亡有此作者誰其識風塵交臂不見
心一刺入血翻黑白青瞳面孔失當前況追蒼頡
古字盡勸君什襲置巾箱行路相逢且藏匿

赤壁

桂棹乘流汎寒月遠岸入煙沙草没崪嵂忽過赤壁山以火來照開心顏老木糾紛盤空鱒怪石巉巖水氣射雄欻欲淬鶻鵝膏斫取紫厓消長夜倏然黧黑烏鴉翻雲中甲馬朱冠熇不知雪白誰交刄墜血涔涔天中昏當年鏖戰誇北魏軸轤蔽江無吳地一朝舉炬燒天紅鬼魅化作火光墜乃知好生王者師軍容太盛干天忌

偶題

短衣匹馬走草莽射殺草中白額虎明日覗虎將

虎取箭中白石没其羽李廣無功舉皆覩轉石爲虎非英武轉虎爲膚復何補

閱董華亭畫輞川圖卷

輞川嘗畫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木癒華亭下筆墨亦無原畫流落誰紗廚此畫本自南京都父子中朝子大夫後裔持以候門趍賞緣百不當十銖我披此畫聲長吁富貴於我浮雲歟昔日太虛陳病除觀畫得毋非良謨此畫摹本天淵殊東閣猶晉西家愚人生定分未能逾且看翠壁丹厓餘霏微樹杪嫦娥孫玉虹素練瀉氷壺再啟卷尾短蒲蘆

猶憶白雲捲歙湖

紀夢 有序

長沙旅夜蘇夢與主人朱明府敬求閱畫卷展大士像諸神擁護雲水飛動次孔子像石刻墨榻打頂嶢眉口旁兩窩作嚼食狀既忽從畫中起坐横牀鯉侍左伋父後侍蘇侍右下悚如也蘇意聖人前知知自死因問曰不久待問前知曰不難予八歲如伋時便知因指伋但死時不當想男作歸德太守女某不秩

地蘇又問死時何想曰及爾時自不想生時繁想將奚絶曰只想不妨但得其當耳蘇醒敬錄之并詩以質主人丙戌秋九月廿六日

春花滿目風雨愁秋葉滿山江聲流天地濶遠無終極予茲藐然奚去留瀟湘鴈唳風遙送燈明短榻殘書堆鬢髮蒼白予夜時唧唧蛩聲還入夢

紀夢

小祥纔過三百六大祥未及九十九朝朝夢母覺後疑無如昨宵夢吾母初來煊赫如天降倏忽過

牕板闔右驚問堂中不見人咨嗟端坐搔白首蘇
從户出趨侍旁見蘇嗚咽携蘇手掌冷如鐵骨如
柴哭聲振動宅前後引袖拭淚問豐歉米價黍稻
不絶口仍是生前饑寒心恐懼晨炊量升斗久坐
憐蘇伯姊老歎息苦節就衰朽憐蘇兄衣裝具單
給蘇繒繭爲增厚戒言九女走池邊尤嗔枚兒飲
巨酒枚兒雀躍簪花來釋蘇之手拂枚垢叮嚀有
言言不得躊躇半晌爲取婦此時蘇正哭仆地驚
醒不見月當牖起來恍惚迴形容萬古吞聲向誰
答

芥浦詩删卷之五終

雜古

南豐胡蘇雲莊牧者

琴言留别

青天攀龍絕高梯渤海騎鯨遭汙泥棲息山中不稱意況復春宵逢容乍别落花飛正値罷琴淒清時起投轄跪結餞樽酒未酣輪蹄發明日撫絃漢江彈極目長空橫雲山

舟中讀太白詩後晚眺磊石作

平湖淡蕩春濛濛薄暮雨霽微波紅駭浪忽騰躍雷電交攻衝萬頃琉璃泊霞浦一片碧宇無垠飛

青虹迷茫不知處呼吸直與天河通磊石亭亭當空中我聞洞庭之波初夏起北巫峽南瀟湘水奔滙倒注下江沱東南地坼皆波靡日月出沒穴其中蟲不知其幾千萬餘里太息側身塵埃幾層基登高逸見李白來叶天回地游到庖犧橐籥已貫洪濛吹況復亭毒昆蟲綿延世代李唐際天寶以來乘除之言遲更速忽至此謫仙謂我又何爲隱躍猶見撒御燭依稀更覩酌頗梨布衣狂名動天子爲誰曾賦清平詞當時權璫欲置死地銹成泥於今滿眼浩蕩大風鼓浪李白詩權璫骨朽不之知日色慘兮晻曖靈之來兮巍巍中有紫衣驂龍彰太笑白骨相撐埋塵翳與我同生不同歸嗚呼愼毋推篷望湖水狂生風浪有如此

丹山歌送姜白巖歸象山

丹山高峭壁敵雲干青霄衆峯攢簇一峯起一峯之高高如搏扶搖綿亘四明五百里海水澒洞翻洪濤中有珠巖三尊爭雄豪丹峯一立空其曹我來越中覽越水傾蓋偶値丹山白巖子蘇眉秀稜鬢髮頎獨挺氣骨金石比筆簪六籍駭百家陶汰

前言去渣滓與我酣歌武林攬秀亭鄉心忽動戒行李戒行李吹東風煙闊竹樹封重重海波捧日丹山紅丹山搖曳雲中峯君在峯頂雲際縹緲空虛中

逐病行

爾尚醜然面目窺重門拔劍斫爾斷爾根爾尚作祟糾心魂久病關人拙沉痼思力竭卷帙煙雲起幅中筆端蝌蚪生錐末喉間隱隱翻波濤胸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蛇相汩沒終教擲去肝腸裂斫爾根絕爾子

白沙嶺望海歌

登鴈山望海關若雨非雨若煙非煙空濛一片沉
青天尾閭汨沒吞坤乾誰出巨手闢山海高者絕
冥下者晦星宿從天落黃河極泥竭澗萬里會岷
山導江湧地來煙摩雲溢並受載又滙王屋胎稽
水漂沙礐石簸激汰萬派千流趍東南地維至此
無中外歧海之海如斯怪我聞窮髮之北天池之
南瀰迤瀾汗五萬八千里野馬塵埃相混涵相混
涵迷旦暮蛟室餘霞無臯山名宿霧淼淼連天亘無
滸颶風直從𡸣嶔來島嶼顛翻駭水怒前波未伏

後波忭洞濘溧潽浪騰罍須臾白晝失天宇疑是
萬雷伐雲鼓又似隱石泰山巔偃草折木紛紜仆
或如貔貅百萬師衝圍殺陣發強弩此時詭晦正
迷離倏然天地澄清浦隱隱漸見玉環山若有人
兮山之巔雲翠霧兮帶女蘿色疑疑兮衣㛹㛹揖
我上玉京拜木公謁金母高拱元默理二炁而司
下土其餘九府八洞皆服玉芝瑤茍仙棋與靈爪
叶膏飫元玉泉飲華池髮叶取暢無生術緊予奇牛
蝸何時酌酒十洲三島側一醉頹然枕古臥滄波
悵望

皎潔兮白雲晻靄兮夕曛微波起於綠蘋何寥潤
兮而閉芳春

逢譚溯源

夜夢不能飛滄海朝見譚子來黎水十年霜刃䁥
閒懸風氣射人刺人頰中得京房怪誕易金錢擲
破銅陵山劈盡星辰顛復顛攫拏休咎張空拳昂
藏直似鄒談天吁嗟乎華表裴徽不後起安得鬱
鬱作卜筮

種竹行次答紀觀察見贈之作

十年之計維樹木雪後誰復爭種竹長繩繫日日

下西川難追逐馬得竹長槐欒朝朝暮暮耿芳躅
噫吁噫種竹之人頑離俗頹園東沃土中春雲帶
雨移濃叢曉日漸出生清風昔日霰雪天當莖溢
寒無色君子立節見肝膽披枝脫葉能不死此中
自有根株植我見種竹種竹一歲大河濱凝翠含
芬戒揮斤二歲嬋娟蔭嶰谷亭亭玉立空洞腹三
歲琅玕羅浮巔縹緲摩雲棲翺鸞有時驟雨龍孫
飛懸崖風急夯山泉或至神交嵇康阮籍旁綠盈
腓柰侵墨莊自古陰霾凍合誰不起至此天清穹
爽真幽光先生先生非所望前種竹石山慕後種

竹梅花屋前種後種均相似種竹之人淡如菊種
竹之意在種不在竹一種榮枯付蒼天脫手誰知
寒與燠雲林與可畫一幅傳之至今堪佐几筵肴
核傾醲醁況復竹饒生氣峭蒨向牕臨水風謖謖
種竹之人寞不足是日春風落山晚躊躇半晌空
繾綣先生不負竹竹將如何比德馨香植蘭畹詩贈
未數向南州高士根見曉何以貽之空繾綣日斜蹤影上窓來持與幽人作畫本風雨廬中深根本

棲鴈行

一雁無食一雁饑一雁離羣一鴈悲桐無枝荊無
皮饑不可爲兮況其悲父兮母兮兒無依

秋夜聽笛贈客

孝章幽縶妻孥湮沒天下談士依揚聲時無文舉
致曹書名成君胡抑塞唾壺擊碎心不平昨夜木
葉商聲落星漢皎皎輝寥廓況復萬里無雲懸鏡
明遙見吳楚斗牛城一笛誰家秋思清秋思清天
露白照夜來絡緯績黃河東落不西流泉下人去
無消息征人四顧心茫然渡江采菱無舟楫獨立
江皋腸斷絕於戲君不見金谷名園陋巷炊臭仰
大賢人壽不滿百天道有往還

題某尊人手卷

誰將興酣落筆石匱之手澤挂我堂中烟嵐飛滿
壁我欲上凌衡嶽巔對此可作鶴馭龍騎驂雲門
時見飛鴻戲晴天

長沙女兒行

長沙女兒年十七生長漁家少梳櫛明眸皓腕布
纏頭縞素衣裳被短袙輕搖蘭橈還江波刺船淺
渚就青莎曉燃湘竹煮湘水暮宿潭烟春樹裏柳
枝貫魚換郎酤羣女來看爭揶揄爭揶揄且莫笑
赤腳髮蓬頭稱挽櫂十年待字豈知他待得夫婿不
再醮方言猶再適人直緣阿爺風波食貧慣困損朱粉謝璀

璨今朝香閨莫漫誇古來失身多鉛華

獅子峯伐鼓歌

登峯獨立伐雲鼓鼓將發聲羣山俯鼓腹張木鐵
作緣鼓架鉤藤懸厓滸鼓杵交擊驚山靈鼓聲震
動搖天宇一鼓飛巖靡再鼓崩巖土三鼓急切散
郊坰落葉披紛亂如雨須臾促杵聲轉高鳥啼月
落淒清寒戰股山魈墳羊騎楓呼嘯也谷應泉鳴蛟
龍怒天地大鬪陰陽户伐鼓爭能神其佐我從去
年策杖過攀躡羊腸路修阻欲上珠林試揚枹疲
繭弗振傷羈旅歸家發篋窺蒙莊思從曼都登天

府曜靈忽節幾何時依舊重遊此峯望仙侶仙侶
飄遙來何時聞閙之聲推肝腑搖手山僧且緩撾
衣長袖短難起舞抱頭擁被石牀眠麽鈎膝攣心
無主兮見善事終歸無翻塊沙彌兩足登臺爭先
覩撾鼓有聲誰不武

秋夕

秋日下兮天陰翳慈烏去兮木葉衰舊巢覆兮子
無依將安哺兮望母歸望母歸兮風中枝今夕何
夕霜露滋

觀獵

茂陵春日飛花紅楊柳渡頭搖東風東風晚撲行
人面輕薄少年方遊獒入山彎弓曳紫衿白馬銀
鬣氍勒黃金指揮騎從發盧矢一矢正墜雙飛禽譁
然笑應東西峯入生練達不如老娛樂山川不如
早日薄虞淵白骨如烟貴賤一軌河清可俟君不
見鴟夷子皮破句吳一葉扁舟歸五湖

途中見

出郭門兮炎雲蒸糶秠遍野兮桔槔聲咿咿啞啞
力不秆力不秆兮從誰愬玉貌雕鞍兮推租稅

送人之長安幕

讐書夜校不充攻酕醄起舞衝寒風寒風定後天
微曙行人息息長安去欲言不言惜別時僕夫繫
馬門前樹携手問客何時還太華終南相鈎連羊
腸阪道車門石射虎雜人穿重山死生未卜歸何
年歸何年翻白眼破屋數間無圍產太平涵濡幾
春秋海角生才如玉鉉舌在無國堪奇說能使技
劔酣歌雄心盡直似螣蛇蒙霧升穹天一朝委棄
沙泥死蚯蚓驅馳道路難盡悃

蠅

汙白使黑汙黑使白青蠅善亂色自朝還至暮成

羣遨千百鬧膻逐臭庖厨歸搖頭鼓翅杯盤飛追
隨不離飲食處扇動朋儕成聲譽喜煖惡寒狹狡
性背負黃金益驕橫問其出身爛灰徑何以爭惡
來營營東家飛過西家聲左右附耳傾人聽今知
技劔斫蠅蠅復至點汙衣冠如蔑視天生人類豈
爾嗔爾嗔爾蕞眇小形骸直似蟣蠓倫此時勞我勤揮
塵氷寒節候看爾侮

蚊

毋輕毀蚊蚉當光天化日爾何去飛乘闇昧墻陰
聚喽血唉好性命輕長吻哄動成雷聲適從何來

當春杪炎氣初復猶小炎德漸布受薰風紗廚
繡幌橫飛蚋那知曾向惡水出翻然懷刺噉肉文
鉞背蚊母時復捕魚至聲尤雜沓如洪鐘響其有
耳而聽聰鳴呼匡牀七尺形軀誰警覺爲爾久嗜
成瘡痏爾衆我寡將安抵蚊盲當毋輕毀

天心湖同王道人看鶴

白鶴獨立沙磧月煙樹浮光燈明滅嵩山道人臥
舟中疑是羽客魂飛栩栩凌風出移舟相近見修
翎相鶴在羽還在聲奚不一上青天孤飛乘雲縹
緲去長鳴

小至日折臘梅贈人之犳連

四桐書屋四梧桐風聲捲葉如人蹤曉挈薄帷過
射圃瀾翻一片黃香濃黃香潑手自折玉蕊檀心
誇奇絕又襯薔薇顏色和煙沒美人歌兮思方發
思發澆酒遠憶林逋家有客衝寒忽報遊三巳目
眙不禁幾何日岳陽樓中驂役漆與我披襟相訂
著金蘭令我追踪六息未恐剝昂藏七尺聲如鐘
山鬼變面欽英風酒灑滿急詩豪邁心口空同無
內外裝著結交阮籍嵆長嘯蘇門目無孫家貧買
書不貧綠留報天下宵小人此日設灰布綴室夜
夜半黃鍾已動律此行直探亭臺山反手摩盪開
天關下覷洞庭如一勺君馬驪黃雲中躍贈君一
枝上井絡君香乃在聲峯頭不與凡卉競薰猶高
曠得毋增清修

芥浦詩刪卷之六終

芥浦詩删卷之七

南豐胡蘇雲莊牧著

五言律

南亭候客不至

曉來方擁彗啼鳥滿春園聞道今將枉相知獨弗諼斷橋煙際路涼月竹中門望望下層閣南亭無一言

西池即事

經年老閒事躑躅蒼山隈木葉驚飛早開門秋色來寒蟬哀柳急曲澗晚風回卻與山妻囿黃花手自栽

秋柳

亦識寒將至清秋只自知榮枯已至此攀折復何辭落日河橋遠離亭玉露滋白門無限樹蟬咽不勝悲

宿清涼寺懷程隱居

何處清涼寺疏鐘隔遠津潸寒煙欲雨林暝鳥將春石竇雲初起松關鶴盡馴流泉雜梵響憶我葛山人

登岳陽樓

原缺第二葉

潮迴寒漸殺舟過幾雲林聽鳥日將夕聞道春已淡小橋流水外喬木數邨陰點點梅花發愁人無限心

夕波亭問渡

漸覺行來遠綠陰杳漵邨春風人下馬斜日草侵門柳外微波漾煙中晚渡喧沅湘千里路孤客又黃昏

三邨夜泛

江月兼天湧白沙遠激明水光霄漢迴秋色暮山平解纜風隨發揚帆岸欲行問知捕魚處已過灌嬰城

夜泊峽江

夕陰雷電作雨腳截江明一夜濤聲急自然鄉思生秋風窮苦淨促織舉家清舊好皆零落征途子女情

崇眞寺晚眺偕曾片峯湯拙餘劉竹中趙玉堂湯莘野

破寺多秋色殘陽噪暮蟬雲依丹壑樹月照翠微煙蝙蝠驚開戶山蛇竄坐氈淒涼晚同倚遠浦靜蒼然

晴川閣送人歸蒼梧

烏去極叢陰夕陽滿舊林已知長淵別況復遠登臨青靄蒼梧入白蘋漢水湲非關傷極目漂泊動離襟

遊馬鞍山用壁間韻

將雨浮嵐下竹溪知寺寒數峯春雪後一路鳥聲鬧幢影淩雲谷松花滿石壇蕭然精舍掩老衲鶴分餐

客夜

水春何轉急別館忽松聲一夜天門山名雨三年楚客情燈昏知瘴黑夢冷識山淸回憶初登道頻牽子女行

江口旅寓喜伍粒峯見過

曉來啼鳥喚車馬許喧馳陰巷驚疑夢天涯訂所知蘭舟輕去盡微月遠含滋忽枉高人駕幽花發水渚

德山憶揭司馬

林烏棲不見月出遠江飛霽色還澄影山光又翠微故人銓北去聖主聽南歸開道園林掩老萊正舞衣

晚渡荊江

荊襄迴不極浦溆入虛明落日三巴動秋風廣漢横天圍依樹濶山遠接雲平郤憶劉州牧寒螢照故城

青山送人歸嵩嵐

聞歸歸未得客去愈傷神豈不懷將母其如惜别人氷霜河朔路楊柳漢南春後會知何地雲陰遍遠津

荅客問

山居勞客問眠食近何如事少人逾足知希處有餘灌園常拾藥倚樹得觀書絡緯啾啾績涼風入夢初

雨後登從姑山絶頂

摩霄雙谷石獨立倚青虹遠水飛明鏡新秋落晚楓人歸南雁斷天入大江空今古無窮事流雲向海東

雲山渡口示舟中人

片雲天驟失濤浪與峯齊前櫂不知處一身何所棲家貧彪稚子親老托山妻涕淚胡爲爾浮生賤似泥

過釣臺

澄江秋氣淨雲樹鳥來歸素月臨青嶂高臺滿翠微此間棲隱士千古釣漁磯借問清泠子灘聲無是非

訓趙勉哉之汾陽留別見寄之作時予抱病黎川

地瘠皆分散君猶萬里行寒雲沉極浦春雨發吳城老覺親朋重貧來道路輕孰堪孤枕夜風急遠江聲

太湖

一水分吳越瀰漫四望中兼天如不及捲海若爲空蛟鬥經時雨鼉鳴盡日風當年闔閭地人散已如虹

望宣公橋

西郭入柳浦明發正風飄曉樹纔浮郭清江帶遠橋雲平山自出日盡水空搖泰流垂青史春情漫寂寥

雪中懷曾松門

幽悄成痞疾癖劇可憐人曉雪連松巷茅堂正葛巾稻粱餘鳥食姓字在山貧詩不一言寄誰爲結比鄰

遊上清宮

不尋瑤草入豈識上清幽十里溪光暮千峯木葉秋雲中迴鶴駕樹杪出瓊樓羽服何年去芝花冷豔浮

送李實府之襄陽

峴山風景異君去習家池夏汭煙中盡泰川樹外滋秋空孤月迴岸潤一鷗遲酌酒傷懷抱應觀墮淚碑

將之東粵留別趙堯夫山長同學黃鶴汀

黃在廷

風吹黃葉暮離別此心違不識羊城去邊秋有雁飛蜒人船上火蛟室水中機望望滄溟隔南天斗宿微

竹中亭月夜

貧家非盡闕閒得此心餘細草螢鳴後涼風月上初罷琴方獨坐聽鳥漸來徐稚子亭邊過牽衣問讀書

汎洞庭

漁歌前浦入山遠一帆清返景蘆中照涼秋水上

生誰人吹鐵笛幾處發香蘅淼淼去孤艇浮鷗共汎輕

由御路口尋渚宮故址

煙水浮光動晩江望去昏亂紅知靡苑殘白過頹垣霸業雄三楚陽臺閉九原至今爪蔓路見說渚宮門

重汎湘陰

露重椒蘭臭浮舟又楚澤孤城寒角曉細雨杏花春布穀煙中樹魚聲浪裏人鄉心何處泊天塹水爲鄰

華容道逢黔中故人之楊州

相逢訝鬢絲曾隔幾年期握手方悽別浮雲安所之霜威南楚岸木落廣陵枝耳共斜陽立天高雁去遲

訪曾松門

夕照浮蒼翠秋深幾樹螂遠郊落葉外一徑入花前獨坐爐煙爐微吟竹露涓爲君歌皓月白髮轉蕭然

山中漫興

結宇遠人境峯霞頗共回興因猿嘯盡心向月明開菊影半飽露秋陰滿院苔倚松當解帶適有好風來

漢陽晤門人劉在田

不見劉生久他鄉訪買人入門驚鬢髮握手憶風塵海曙荊吳迥江春物候新何時故園酒花發鳥啼頻

遊秀峯寺眺昭明臺

何處叩孤鐘青陰落碧峯不知秋霽外始見寺幡重古塔沉雲海明泉隱擽龍忽看臺畔月凄絶弔詞宗

泊九江將之淮安

一辭溢浦客不到九江關綠雨吳中樹春雲夏首山趁漁遙岸宿捕稅小舠還又向長淮去深慙水鳥閒

曉雨後獨步百花洲

清華涵水木霽色斂平堤浪動搖城闕林開唱曉雞一亭荷氣淨曲院草煙迷隔岸雲卿園誰人已買棲

叙江過汶上人房

草色隨煙合微茫已絶塵浮花飛到處淺樹坐來

人磬度依山淨鶯啼覺院春寸牌聯白社早晚卜
南鄰

送家屺懷兄之滇南

馬首濃雲日滇南天上過一年纔到處千仞望還
多井鬼沉青瘴風聲捲碧阿史還輕道路細樹遠
如何

自廬陵之江寧

廬陵已寒食細雨草芊芊楊柳春城暮風濤野岸
天偏從白下驛更上秣陵船獨客愁搔首浮鷗益
淼然

高明寺曉起

一榻雲深處晨光動遠洞微風山院淨小雨竹樓
青爲聽香臺偈知開貝葉經諸峯猶未曙花影悄
冥冥

不得家兄從家消息

僦居無定宅書札頗難求況是腸愁斷更因家食
催傾囊付典去完債詩臣薄酒三杯咽論貧憶
弟哀

歲將暮矣又不得家兄消息

友朋不可倚況復友朋殊以此論兄弟誰堪憶道
途一身已歲暮雙淚痛親祖寂寞寒燈孤夢繞夜
雨孤

登益陽城樓寄懷紀觀察

岸芷一何綠春愁撫逝波懷人芳草後去日落花
多薊北寒雲入資江舊雨過雪鴻音斷絕望眼柳
婆娑

如人城秋夜

天末鳴鴻雁寒更戶已扃幽人獨酌醒茅屋一燈
青故土書寥落生涯事杳冥秋聲蘆荻裏洗浪捲
遙汀

秋夜寄王玉川

玉露荒城下涼風木葉時天依江色盡雁向客心
遲漸老秋無賴與貧婦不知陳留吾好友亦念北
山陲

由蘭江之永定留別同學諸子

客中更作客暮雨轉淒其已覺歸心急胡爲極楚
之江風催櫂發谷鳥應春遲迤到崇山裏離雲攪
夢思

蘄州

自出武昌路蘄州望不明大風黃葉寺秋水夕陽

蕆漸見茅茨盡遥憐水滸傾錚隱闌
壓慮動郤幾年成

雨後獨步水心橋訓蒙中人

水閣琴方罷山山雨後姿雲滿出岫見草潤受風
知倚杖尋幽處聞鐘入定時行藏今問我鳥囀最
高枝

訪維代姪帶水山房

遥川楊柳岸流水斷橋分一路莓苔入殘春鳥雀
聞雨昏重壁盡花落半牎雲不見郭香祭空山滿
夕曛

贈周千户聖贊遊虔州幕

臨發懷難盡倥偬且一言古來能貴士帷有趙平
原鬢髮將絲改園林及蒴存毋愛貧與富早晚爲
兒婚

宿高明寺

飛鳥翠微裏禪門逐澗開不知千隴去已歷數峯
來暮色隨煙合鐘聲出谷回楞伽誰誦過虎嘯白
雲堆

由湖州之嘉興

掉舟通郡郭汎汎逐波流桑柘連孤嶼魚鹽竟海

陲時清全毀堠地迥遠飛樓天下東南美風煙捲
越州

王昭君

穹廬妒娥眉非關賄畫師君王原不苟賤妾合如
斯塞遠戎騎入天寒鼓角悲和親丁此際薄命怨
何爲

元旦口占

瑞氣浮
金闕彤雲亘
紫微百昌開泰運萬象合春暉雞唱陽和動風調
彩燕飛醉歌殊未已青劍舞重闈

芥浦詩刪卷之七終

五言律

南豐胡蘇雲莊牧者

讀書天竺菴作

楊柳正蕭蕭栴檀欲寂寥隔江孤笛起微月數峯遥來與尋源水聽泉坐斷橋山深羣動息一磬薄雲霄

卬片石過訪雲影軒

山園方屏迹柳外忽鳴騅草舍誰輕枉平生少故知珮清松院緩入靜竹風遲不厭邨沽薄花亭任較棋

同沈明府遊南泉寺

不信維摩院湘雲入復深落花三雨處清磬有餘音無想忽成句到來識此心請君歌一曲且領竹幽林

過春申君故里

啼鴂爭擁樹舊宅不堪論那知懷黃歇非關失季園江東哀楚北上客貴公門此日荒原遠寒煙積水昏

晚次萍鄉縣

雉城闗樹裏叠叠閉山峯不見春雲入焉知澗谷重亂流爭石瀨驟雨雜邨舂社賽昭王廟孤舟一夜鐘

舊燕

已引一番子呢喃別舊園開堂仍社日帶雨入山扉空有風塵語多應長大飛去年霜與雪何處泊寒暉

送譚農部入都

纔得一携手悠然發遠思秋江摧畫鷁暮色捲雕旗龍起雲濤壯風征鵬翮知致君堯舜日草莽意遲遲

觀漁後訪湘妃廟

不識西橋去蒼蒼已落曛一聲欵乃曲三十六灣雲鼓息開漁陣蛟收服水軍晚江邨路入秋意問湘君

永定道中

溪光虛落照薄靄隱花田雨霽浮春郭山清湧玉蓮水翁芳草岸桑柘綠無天好是孤舟暮猿鳴月皎然

慈澤寺夜起

溪秋聲四起況復石泉重祇覺風兼雨不知月在松元猿棲古澗野鶴出高峯轉覺無生術悠悠入暮鐘

南州送李桂山孝廉之彭澤

李生天下士名滿大江西黃葉北蘭寺高吟誰與齊（桂山游北蘭寺有高師去後高僧死黃葉白雲秋亂飛之句人稱寺黃葉）棹頭秋色裏中酒市人詠寥務蠡湖去帆陰草樹萋

蘭谿送客歸新安

曾覺涼猋緊況教送客孤鄉園書不達遊子盡西徂穀水流何極黃山遠入無天涯期會未執手且

斯須

度傑出嶺望中田

不造摩峯首登高不見秋葉隨飛鳥下江與亂煙流暮色臨清月笛聲出遠樓獨逢歸騎去悵望北山頭

吳山覽古

尚有啞飏合湖澗遠建纔星芒淮海白蜃氣浙江青戎馬與南宋風雷泣萬靈可堪忠骸骨秋草露華零

宿紫陽宮

最上誠間見星河落太元誰知真妙觀別有一青天入定銷丹火凌虛沐蕊淵攝衣將就臥清響起山泉

和友人過易水作

古塞西風急蕭蕭易水寒千秋傳壯士一劍報燕丹未死酬恩易將身許客難可憐感知己盡送白衣冠

訪吳隱居不遇

尚隔數花叢知居澗谷東雲淡蘿逕入鳥哭竹亭空候月詢更僕詩竿訪釣翁秋原人語靜倚樹聽山風

畫沙草堂守歲同重姪因素限韻時予歸自廬山

酒杯方餞歲予亦趁春還之子三間屋梅花數點山流年燈欲燼風雪鬢將斑那識淡更夢歸宗眺復閒

南津訪鄧乃雍

石瀨春流決南津潦水紅竹光遙映日溪草細含風握手驚疏鬢登樓悵遠鴻盱江一別後坎坷各西東

九日登環勝山懷周問鄭明府歸武陵

忽此秋原外寒煙隔湔溪夕陽溪雨入疏樹晚涼侵舵帽龍山客懷人朗水心誰堪君去後秋色獨登臨

同盧晦郇星垣鶴占壺山遊雲旋寺和彭儀菴韻

偶向松溪入悠然徑所尋荷香浮碧澗石色老秋陰聽水知山脈望雲生道心惠連吟未畢疏竹動風林

東甌試院賦菊和雷都諫韻

落拓寧幽賞終朝倒接羅偶經寥幔坐正是放花時晚節予人見高秋只自知須令陶令賦不負此華姿

潭口曉望

絕勝天門去森森竹與松雨餘喧鳥雀日照動蚪龍無限圍殘堠可堪隔曙鐘舟人遙指處水碓向雲舂

上迴龍觀次郭明府春杪遊一葉菴韻

羽人朝斗處雲際起茅菴小竹一叢綠遙峯數點藍坐看花蔺蔺思共柳毿毿欲譜雲璈曲青鸞舞石龕

同杜素存登大別山禹廟望武昌

南紀秋風壯孤城落木疏日高江漢迴帆過水雲虛夏汭沉吳會洪山老澤沮誰傳決排事宛委發封書

武陽渡舟中懷李桂山次汪雲谷韻

霜淵無沙岸潯陽何處邊孤峯餘積雪遠水入浮煙舊識曾誰愜新知覺汝賢同舟懷往事樽酒憶青蓮

對若榴寄黎川友人

已近天中節懷君未可言流鶯棲別浦溪柳閉重門自識殊無賴相知復幾存榴花開似火獨汝向西園

宿喬口

中年身計定隨分托居鄰夕照滄江晚青蘋水墅春波涵雲木動草靜露華新且就孤邨宿狂歌學楚人

送人歸武昌

孤雲隨去鳥千里洞庭陰之子今何適秋風返故林帆檣江樹合吳楚水煙溪別後如栢憶征鴻託

遠音

訪越王故址

雨暗錢塘路山陰出碧岑涵虛江樹動積遠海烟淡古戍多殘堞邊關入茂林至今城郭迭何處更重尋

聶水訪虞晦卿

故人家林壑野色逐門飛樹密烟重障山空月一圍十年懷底事樽酒憶前徽鬢髮君如舊青燈願弗違

八景臺贈別

孤雲安所托君去莫夷猶漂泊依湘水繁華過楚邱相逢伍絳灌幾輩客羊求漫使朱門貴閽人笑蒯緱

松梁書院漫興

自知無遠策幽興獨相期皎月延鄰叟青峯落酒卮蠻謳凄水曲秋柳伏坡祠淅淅山風發吹人夢醒時

獨坐懷睢陽友人

更深天地合風雨讀奇書此境與誰屬眷言懷起人子遠邸新澗急孤館落花虛獨坐默無語伊人在

孟諸

荊門

全楚荊江斷南郛控大垣遠洲有無樹雲水空荊門秋色新霜點寒煙晚堞昏從來爭戰地此日大軍屯

懷古

燕趙佳人地驊騮公子鞍玉聲花院畫春色夜晴闌下箸熊蹯厭通宵鳳腦殘無因得諧笑殺妾侑賓歡

贈許桐岡

中酒益揮毫恭韝反敝袍千張迅掃盡一字不求褒偃蹇懷貞石飛揚出寶刀有時披古史掀髯更空曹

謁曹娥廟

長羞巾幗孝廟貌逈江坡日麗旌旛動天清雲木多閒香知祀肅企石緬靈呵太息表微幼（朱娥七歲爲祖母捍賊里人祀於祠左）明禋更不磨

過漢高祖廟

入關天下定四海一人家劉漢當年事秋陽滿樹鴉大風思猛士虛壁走靈蛇猶自被黃衮蜘蛛挂

翠華

接家書聞生孫麟

興門知爾未　先子每懷思可惜抱孫日却非娛老時膝前長復短酒後笑含悲寄語阿婆去寧如大母慈

西江憶友人詩書呈飛教峯

孤舟臥盱水別業從姑山雨霽花光入春流澗戶還素琴幽院靜白社老僧閒空有麻源約天涯鬢已斑

和友人晚遊金山寺

芥浦詩删　五言律　九

浮江出寶塔遠樹入蒼蒼半嶺疑仙露諸天擁畫梁水含吳苑碧虹散海雲黃望望山煙暝疎鐘度夜涼

九江漁父

逐岸收漁具移罏賣蟹成然松炊米熟把酒向風傾江月蕭蕭影秋蘆瑟瑟聲明朝搖艇去來往伴鷗盟

蛺蝶

豔冶爭相附當階作陣叢芳華經雨後歷亂撲墻東秋意已凄緊晚涼何渺漾韓憑無限恨猶自戀

殘紅

秋夜臥病廣教寺

亦自懷鄉首夢魂聊欲支寒螿來壚秋雨夜何其生滅頂中悟交遊病後誰何因不歸去長令老親知

裴侍御故址

側聳山何處伊人見此磯草深煙際路花落雨中扉竹色侵牕入雲根射水飛東皋月漸出風露轉依依

聞家兄自南州之江寧

芥浦詩删　五言律　十

昨得家兄信依人去建康雁聲南紀潤江色早秋涼久客行逾遠貧家長更傷浮舟無定處何日望還鄉

送趙州從事

謀生不在飽徇祿爾何曾結軫隨琴鶴還家衣綫繒夕陰墻畔竹秋白雨中燈予校南遊草疏離菊影澄

早春即事

白頭悲已晚且乘早春遊送客橋南道臨風竹裏樓寒花深色入曉樹寺煙浮自惜年華好張衡遣

四愁

麻源送蔡道士

賣藥來城市元言數歲星人閒遺履亦鶴上乘雲青秘洞開金竈淡原採茯苓再遊三谷覩多授玉丹經

經桃源

花落浮溪水雨淡何處邨那知過澗口卻已入桃源犬吠桑林陰人耕野日暄誰憐劉子驥無復向卿獎

湫衣

芥湔詩删　五言律　十一

竟領青袍誤居然皂褐單所懷千古事不蔽一身寒竹徑秋風裏松軒冷露闌冠裳人在望獨汝曲闌干

題舊團扇

皎潔稱新製凌風舊羽遊炎涼不在御契濶豈相招此意堪終古知君棄一朝將麾擬旦暮亦念卻氛埃

錢塘送人還長洲

淼茫吳越路雲盡是姑蘇好我還延竚送君以䮘軀秋風方八月落日滿平湖別後如懷思登高醉酒壚

煙雨樓登眺

何時梅盡放曉色迴連阡往事堪傷矣春風又渺然樓臺低海月楊柳擁江煙萬里滄波目白雲滅遠天

泊許灣弔許大家　有序

大家吾邑趙氏婦也姓許氏許灣人幼孤就兄學詩及琴劍具才名既于歸聞予母賢倚爲母而弟守予予八歲患疹瀕死大家佐母保抱幾閱月晝夜餌湯

芥湔詩删　五言律　十二

藥乙酉大家移居外氏予家既中落貿布浙東四三年矣過許灣大家輒勸學因棄去更事筆墨今予落解歸里而大家已先乙卯歲以瘵卒一子旋夭壠墓莫知所在而予之得以從學者大家也用賦短律以當哭云

滄漭一灣水人家尚可分不知遺舊宅何處落荒雲土壤草縈骨清明鴉過墳無從問昔舊翦紙向空焚

紀封君挽歌

已覺頹梁木偶歌薤露晞斯人又我去吾道竟誰
歸細雨霏丹旐青霄隱少微可堪懷潛德親友亦
知希

過外大父母墓

蕉心已不展况乃過西州天道無知甚斯人豈有
尤夕陰山色暮螢冷草根秋馬鬣蕭蕭影蒼松作
古邱

芥浦詩删卷之八終

芥浦詩删卷之九

七言律

南豐胡蘇雲莊牧者

自長沙之湘陰

風煙幾處雉城賖出郭蒼凉水一涯遠浦輕帆依雨粤夕陽孤嶼入三巴浮生漸似江蘺長旅泊還如魚䖵絶斜自憶十年非謫宦飄零何事到長沙

秋日遊日峯寺造峯頂

招提何處下丹楓潤户青陰竹徑通造頂天垣登眺外隔江煙樹有無中夕陽城郭園空碧秋色人家落淺紅我欲遥從閩海去南津漁堰羨飛鴻

鴻宿洲放釣

風波獨上木蘭舟雁宿無聲水急流碧樹滿山今夜月清砧幾處遠天秋生涯漂泊莊周夢行徑蹉跎季子裘多少不如吾意事好收寥落釣魚鈎

宿新塗覽古

參差竹樹曉煙蘺十里寒光浸碧莎細雨滿郊歸路迥斜陽一渡載人多江南御史家何在地上成王字不居憑弔忠魂吟未畢沿江荻葦大風過

次紀觀察宿岳陽樓韻

洞庭之波去不留滔滔江漢此閒遊眼中芳樹人千里天外斜陽酒一樓縱目春歸吴苑迥放歌聲盡楚山稠近來有夢閒於水一捲湘簾散離去聲憂

岳陽樓覩雨聲前韻

荆吴大澤重遊留第一闌干頂上遊天際浮雲連北海日邊飛雨下南樓臨闗粤嶺征鴻没向晚君山落葉稠老病已看少陵去煙波無限杞人憂

湖心亭

孤亭杳靄泛青荷水荇韋風綠浪多客至四山牕底出雲來幾處鏡中過橫斜畫艇飄香膩高下珠簾捲碧莎更憶鑾輿二三月春深上苑柳如何

人日遲梅花不放

百花開後獨登臺轉憶香迎小歲盃近水祇看明月上臨風空待美人來雪消宫閣詩方就鶴下孤山夢正回望望故園新柳色雲陰幾處失芳垓

重泊鸚鵡洲望漢口

平沙渺渺又重尋幾度空江悵遠林老逐寒鴉棲暮靄愁連故國入春陰仍來逆旅風霜路卻望芳

埃賈販心最是謀生無處寄飄蓬一葉泊煙潯

夜雨有懷趙勉哉

苑外波濤撼釣磯孤燈炯炯卧重闈雨聲淒切入初醒秋意蕭條計盡非失學難醉為疾病絕交仍恐罹嘲譏近知鍵戶點周易 [illegible] 愧汗今宵渾溼衣

水心橋納涼

水心橋畔芰荷開香滿新亭興未裁人靜洞簫吹月上酒闌山雨送詩來流螢數點更初度野鶴一聲無正回疏懶此生遺世笑拌將身寄白雲隈

芥浦詩删　七言律　三

翌日納涼疊前韻

捲幔秋風晚霽開樓遲舊緒半[illegible]吟餘竹塢將聲去書罷雲山帶墨來苑外[illegible]門[illegible]大吠[illegible]中得酒小青回倚欄且待月華上更[illegible]漁歌曲岸隈

過盜落故址

瓜熟離離晚圃收[illegible]不成秋雨餘廢苑飛燐火蕭合荒煙上戍樓 [illegible] 玉盤[illegible]至今猶盜發 典籍家偷梅形錢今居人掘其遺骸得書 金與何處向僧投 [illegible] 自從潑墨作霖後 [illegible] 龍種呑聲哭未休

晚飲陽陵磯寄王明府

秋空皎月照全湖一覽清光舊酒徒鄂岳山遠橫漢沔江湘水合捲荊吳惟看落木霜催早轉覺荒城客去孤借問昔年彭澤宰至今幽興有還無

登風滿樓

平蕪野色半秋殘竹木蕭蕭落葉乎幾處月中催杵急一人樓上遠天寒愁多極目傷心易典盡荒園歸計難 樓為先曾祖所建距舊居半里許 種柳池邊今幾日淒清無限倚闌干

同魯潔非買舟之浙江汪魚亭送至章門

芥浦詩删　七言律　四

夜分而別

蕭然卧病逐寒波岸上汪淪遠踏歌客子艤舟風浩渺誰家吹笛柳婆娑高陵冒雨君曾去 魚亭新從越歸 蘇圃逢春我更過卻有新詩吟未忍飄零不盡別情多

課子

充閭待爾期何日破壁寒釭滿已頻課子方知養子道種花未是看花人屛風散集晉碑誡 子嘗書朱文公家訓 今璧錄紫熟詩 堂下微聞笑斷輪好趁太平歸耕作綠雲深處不勝春

昌邑寄趙勉哉汪上律謝媿屋

白社無人訪水滑空餘鳥雀桑爭枝秋花游落愁
心見天氣微寒病骨知僻處荒城昔未到細香流
水事堪悲貧家族遠孰存問也向山舍中竹籬

抄秋登快閣

江天寥闊倚危樓泯泯清波帶夕流[illegible]雁[illegible]鴨歸
擁樹濤雲疏雨亂飛秋已黃王陌墳前草還綠越
公臺畔楸亦憶癡兒未了事（當曾直詩癡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背拌
餘日老滄洲

羅昌除夕憶內

芥浦詩删　七言律　五

煙火羅昌又歲除更闌鼓吹酒盃餘年年此會思
歸客日日何人聽遠車夢裏江春官閣冷雨中燈
燼繡幃虛愁心自惜風波老家計頻煩數量儲

南雲晚望

山山日落倚澄鮮滿徑霜華清可憐風月遠依千
隴樹人家環抱一溪煙秋高黍稻收盈室社賽雞
豚慶有年記得河汾王教授終朝餐粥老原田

立春後五日綠雲軒踏雪訪謝退菴和伊
弟竹畝韻

一夜松濤漏箭并開門曲巷雪微明梅花滿路無
人跡竹種重林有鳥聲春草細看池館入東風潛
共鬢毛生餘年僅得袁安臥不數嶸州味更清

花朝日至臨湘王明府持蕉影倡和詩册
子索和

日照芳園客到遲空餘晚靚數篇詩猶看舊圖無
塵地不識閒階幾邃姿冷豔早經秋色盡素心應
付月明知此來掃卻陶潛宅二月苔如九月時

縉雲道中

輕衣數騎逐幽遐歷遍蒼山望愈賒背嶺秋煙皆
野燒隔坡牧笛有人家天寒向火收松子婦老攜

芥浦詩删　七言律　六

兒采菊花剛過碧溪松月上禁城官舍鼓頻撾

望

聖因寺

環湖煙雨望中收鹿苑迢遞陌上遊香草已隨
金輦度
新恩猶共碧波浮天邊霽色沉璇圃烏帶飛霞
入
鳳樓望幸小臣思就
日浴晃秋水雨悠悠

小有天園

疑無行處又乘驄水樹穿雲曲徑通簾捲客來清
晝候
御題詩在翠屏中花臺過
輦霑濃露[illegible]含春倚惠風複道紅塵經
日照碧波樹裏影朦朧

雨中赴巴陵

岳陽樓外殷晴雷岳陽樓中霧半開客子晨興風
雨至洞庭春盡水雲來芳洲渺渺圖南服野樹荒
荒下楚臺獨倚闌干人不見魚龍混處鼓喧豗

湘陰候寄伯姊李

旌節書不得
黃花冷落孟郊詩水國天陰欲雪時九月節過歸
雁早大江西去寄書遲老來弟妹憐尤切路遠饑
寒問不知想像糊塗頭[illegible]
信釋氏輪迴之說詩以與[illegible]貫其苦操具識前者詠公大作倚[illegible]長炊[illegible]
不憂貧宴

花朝前二日喜放白梅花

暈晴暈雨費相思此日花開白玉姿放鼓臨風殘
照外依依帶露薄寒時人歸幽境經春見月入空
山有夢知那識楊州官閣裏江南佳麗又吟詩

秋杪重宿普寧寺塔院

依舊攢峯入碧霄域廊煙樹望中遙月明有客搬
寒露秋色誰家弄洞簫不鎖松關容我輩偶隨雲
鶴宿僧寮自知驛路非錢起[illegible]鼓瑟湘靈賦未
調

松梁書院夜雨作

山譙弛禁漏聲殘鴉鳴交鳴雨正闌久病客當三
月臥故人書自去年春[illegible]瀟湘路骨裏淡
知子女寒最是拙無吳孔技況教禾肯逐金丸

仲宣樓

橘柚離離遠目秋霜催落葉下昭邱風雲聚散武
侯廟日月消磨王粲樓才薄大都難助漢士窮強
半似依劉登高我亦懷歸客汗漫征車去未休

江館偶步邀友人不至

水墅清喧霽色開風含翠篠白雲隈春光偶逐閒
遊去心事卻因客坐來獨秦山中快馬鶯杏花邨
裏緯車催城南盡日無人過獨自行吟踏淺苔

登括蒼樓漫與

清江帶郭遠悠悠九月寒砧一片秋樹樹皆霜當
靜夜山山只我立高樓寄書天上神仙府下榻雲

閑星漢頭不用登臨懷往事幾回蝴蝶夢莊周

連日楚江送客

昨日驪歌古渡津征帆又見渺無垠落花處處依芳草流水年年送故人去雁數行殘照下凉蕭竟夕遠江濱明朝吾亦天涯別平楚蒼然寄望頻

同友人邱片石江洪恩遊龍湖寺并柬何頴華

晩天雲樹綠陰濃繫馬松關積翠重一徑落花碁院閉半菴老衲鹿場逢碧涌梵刹田東水青出女牆蕭曲峯更上竹樓高處望王孫芳草去無踪

浙江覽古六首

吳山

東南大澤控金湯一片蒹葭接混茫日落青峯懸斗宿潮來白雨捲錢塘吳山月出人初上禹甸砧催夜未央欲弔無余何處覔玉蕭冷咽下徽霜

槜李

扁舟已過闔閭城記得夫差許越成此地卻看烽火亂當年曾是霸圖横封隄尚隱句吳月草木猶疑槜李兵逝水不知三戰北寒流依舊咽凄清

秦望山

秦望望秦望欲迷寒烟漠漠草萋萋塞鴻不盡浮滄海江月曾看度會稽暗碣雨中秋草沒鳴鑾路上子規啼只今指點停驂處赤鼠青蛇釀板泥

海塘

無數秋濤入海門滿城風雨舊維藩山埋鐵券松逾老日照金堤霧不昏五代天書螢服貫千年王氣瑞雲屯誰人更按開平事剥落穹碑古篆存

鳳凰山

宋苑消沉盡草萊空餘落照水雲隈劇憐戎馬渡河至况復音書割臂來北塞尚垂思子淚南都誰賦望鄉臺鳳凰山下臨風燕曾向離宮社日哀

皐亭山

皐亭舊事不堪聞獨立戎騎渺一羣朽骨盡埋楊總塔陰風疑動岳家軍尚思河洛都中土誰識興亡屬幼君太息陳橋蛩擁日荒郊今已遍寒雲

由畫沙草堂再登遠到樓

山畬處處紫烟濃又見林扉翠欲重鳥語戴歌花東過棋聲隔院水邊逢頻寒布幔浮千瀧一嘯雲樓託數峯沿岸尋春看未得東風漸起響孤松

經賈誼故宅

南國詞人弔賈生林無鵩鳥淚常傾草偏向晩含
風緑莅故當秋帶露清宣室何年逢夜半漢文有
道負生平從來遷客多攀戀不忍長沙襪社蘩

重過傅石巖題其小照

如人城外水連天聚散萍蹤思渺然話別雲林幾
平聲 萬里論交湖海又三年相逢我更蒼疏鬢含識
君當有風緣（石君好道）一展風中好東絹依稀憶上洞
庭船

塔院曉起

搴帷秋氣落層嵐木葉蕭蕭下水南鳥過雲堂花

外轉夜來香夢雨中酣三生結煙空繞一指禪
微飯飽參（是與予分寓慈山和尚講舍）隨分自無坑火厄不須更覓
寶陀龕

昌吳雨後步城西漫興

鸛鶴翔風入練湖晴光草樹滿平蕪心隨野岸花
方淨影落秋江月共孫若處雲峯樵路出前邨夕
浦釣牀無從來客子多吟望雨過黃陵鄭鷓鴣

永康縣途次

饑年頗覺宦途難并邑荒涼不及餐一道白煙凄
鳥沒滿山黃葉晩風寒居人盡識陳同甫往事誰
憐辛幼安如此蕭條秋滿目（時同雷紅谷試處州道途次早）抱琴幾見
雍門彈

宿橋南寺

楓林肅肅動清幽露墮微寒瑟漢秋蕭寺雲山家
在夢暮年心事月當頭前途杳渺桓伊笛一葉扁
零范蠡舟自稔蹉跎眺枕席相思遥欲去滄洲

家徽亭兄將之　京師舟次章門以予客
昌邑不得别寄語索詩賦此却寄兼贈
行

芙蕖要眇帶飛鴻夕照龍沙遠望中滕閣書回玉

露白
天衢馬踏彩雲紅文歸大雅
皇猷著世薄黃金士氣通笑我一生真潦倒香奩
詩又讓羣公（家兄詩文工麗試輒冠軍）

際水驛聽雨

葉上初聞漸撲舟驚沙共走響灘頭無窮歸計雨
中得不盡寒聲夢裏流節竹杖扶愁已老鯉魚風
急病經秋寒衣未薦新封土（時江土俗十月朔前献衣赴祖壠焚化謂送寒衣）天
際波濤悵漫遊

章華臺

莫上荒臺弔楚王荒臺草木盡秋霜昭邱十里田
園白寢殿千家禍福輸明月曾經歌舞夜綺霞堂
散水雲鄉何如夕浦羅纓處露壁芙蓉晚有香

寒食日過二喬舊壠

踏青青草莫方滋二月春陰燕語遲寒日曨曨公
瑾去落花寂寂小喬悲(謂二喬疑小喬)賣餳向晚天淒絕
掃墓無人鬼餒而孰似湘娥稱帝子年年社鼓薦
靈旗

滕王閣覽古

帝子西江第一樓欄前歌舞幾時休山雲不盡橫

吳楚浦樹無窮接斗牛蛺蝶圖殘風景暮綺霞客
散水雲秋依稀記得貞觀事歲月淒然入望流

渡青草湖

小舠泛浪暑山外雲度衡陽憶碧幢鷗鷺一行下
水裔天星疑潮闊迎潮草衰沉湮霜初落夜合荊
梁氣未降挹指古防歸路隔瀟湘何處是西江

上寒松觀望華頂峯

窄豁溪山一萬重瓊臺石處遠臺烏遶繞到寒
楓閣天上飛來華頂峯日照松陰凝琥珀雨餘山
色出芙蓉銜嵐我向石梁去欲倩流雲駕白龍

宿吳興不寐

朦朧斗帳望烟無鎖院沉沉日又徂(時宿試院)護落底
涯憐夢少蹉跎書信到家無微風未煖烏程酒夜
雨徒添震澤湖欹枕半醒燈半滅萬牆剝啄門纔
鼩

南臺晚眺同家兄張韞山郎木亭譚末齋

限韻

何處涼風不上壇南臺秋色滿闌干遙連夕照城
空碧亂落霜華葉盡丹石室留人當磬靜鶴巢占
夢得天寬笑予善寢忘機事(予臥石壇韞山促醒和詩)詩在青峯

面面寒

憂居中秋夜作

從今罪戾倩誰排不及 親存事盡灰有夢舞衣
仍膝下無門負米到泉臺一生傴僂行無狀歷
歲艱難養未來羨殺當年茅季偉隻雞堂上薦新
醅

又向秋風負一樽將教國報昊天恩 靈車幾日
棲巖麓野草無情上墓門(先考已謝世三歲)未許焚黃音紫
焼翻令酹酒椽燈昏生兒我輩真無益多病年來
守故園

辛負三遷處至晉亦有三遷 蘇兄弟毀枯淚短寸心長饑寒
祇覺非難晉老去唯嗟妹未搆每飪功名淡朋促蘇君解錦必敎以自天 頎親進太過恐必止之詎知疾病自廻腸此爲弟性以 邑之何心可堪
憶昔延賓後蘇兄弟每與友人 論言若是若也今讀之勿忘尚
有生存子不良
冷煖從教只自知去年猶繁 老親思誌衰稚子
心方慟枉悲 高堂念已違翦膝寧憐空復爾蘇兄弟與友人校文分韻賦詩至酣或鶴舞嗟咗 家貧嘗之薪 紙取所藉爲薪析以炊不令不孝知 紙猶視爲處外庭嘗松門嘗字不孝藻
講諸友曰二子者乃有鳴琴到此尚何期蘇生日壁琴自鳴 先 陶侃母喝吁重負母矣 紙以爲祥嘗 教自珍
重更渓歌管家家晏露下荒亭倚阿誰

清明哭趙甥城 有序

城字敬亭同邑人幼聰慧八歲畢九經能屬文十七喪母哀毀成疾瀕死自是廢學以技進爲游戲六七年來歸鍵戶讀書擴拾先傳撰工詞賦然貧無立錐地倚家於予除夕聞歸季父己卯正月以痘卒爲人口吃性氣常受人紿故鮮知者

天遠無門數具陳傷風慘雨惨芳辰七千餘里泉
臺路三十八年死裏人城生狠苦莅 死年三十有八古冢將春淚淚
氏靑蠅豈弔首陽民荒囦欲奠一樽酒老去何堪
淚滿巾
無室無家鬼倚誰此生薄命更何之覗予爲父子
安忍城未娶子力不能振至今恨恨痛爾如兒爾不知堂上目盲呼五
夜城父年七十目盲在堂城死時夜呼天慟哭鴒原音斷泣孫兒城弟客於都下餘年斷音信可
憐含殮居鄰覗扃戶無人雀鼠悲

赤霞城

天台四萬八千丈雙闕之陽列赤城霞起建標落
五界壁立含日發微明迢迢鳥似鏤臺下朗朗人
如玉山行我欲直攀釗華頂一聲海鶴帶雲淸

芥浦詩刪卷之九終

芥湉詩删卷之十

七言律附五言排律

南豐胡蘇雲莊牧著

自鄱江之南康舟中所見

野日荒荒暝不收有無邨樹半沉浮水兼彭蠡將天合雲盡匡山接漢流聚火廬江疑島空磔雞沙市寨陽侯榜人遙指落星處橫枯寒煙數點秋

訪鄱都官墓

瀲灩波光泛浴鳧晴邨兩岸入煙蕪此閒春老謝蝴蝶何處綠陰鄭鷓鴣香草霏微雲夢澤美人迢遞洞庭湖至今七字傳湘浦家上蕭疏有白榆

普寧寺塔院訪杜渠臣

夕波岸柳入煙炯取次橋南見畫屏鳥去山空雲欲動心隨偈歇磬方停石牀帶雨滋苔綠竹屋藏書拂紙青萬事共挑懷玉山名外蓮花漏遠落滄溟

夜雨同王明府限韻

江城連月雨淫淫敘亡他山失遠林小苑漸聞衡澗急繁聲知是落花溪理琴絃潤風微度拂几書癡蠹半侵音斷京華春又去孤燈草暗隱雲岑

秋柳次李桂山韻

江南江北遍生愁一片斜陽亂素流煙雨幾株遺別恨人家數點入新秋誰禁暮靄長堤外轉憶鶯歌最上頭多少平蕪哀怨甚蕭疏尚爾倚滄洲

行人送盡尚蔥青此日柔條撫短亭骨相夫移竽旖旎風流無恙豈飄零根深綺陌凝寒露影瘦殘陽立遠汀若問世間榮落事大都蟬咽不堪聽

潦倒旗亭是亦非板橋舊繼獨依然秋陰幾處常維馬年少誰家不染衣小苑幽欄看未展晚風黃葉事多違空懷垂蔭江皋策猶待春來作絮飛

一任霜黃度薄叢高秋獨立意何窮相依忍似王孫草不惜輕隨少女風浪捲明條清淺處魂消落月有無中春心自具自飄泊未許丹青托畫工

秋日同趙閣亭重遊太平寺

依舊荊榛過古邨雙江淼淼抱禪門竹林斜照一溪鳥秋色閒花滿野園沒字雲碑猶鳳峙殘經貝葉尚風翻何曾廢寺詩題壁惟有城東弔益藩

落解後歸盱江登滕王閣次謝退菴韻

閒雲漠漠水悠悠迢遞歸帆古渡頭月白無心萍梗夜渚清何處荻花秋幾人故弄桓伊笛有客偏登王粲樓笑我疏慵空惆悵好風不上秣陵舟

舟泊汉口登拾月樓

何處清輝不盡流循穿翠幄客香稠月浮水墅鞦韆架人在春山煙雨樓樹外青蒼知廢苑江邊燕沒憶芳洲東君覞慣層梯下徵浪風來起白鷗

讀史雜感

褭馬翩翩冠五陵九霄鳳翼附飛騰諸生稷下皆名士才子洛陽半舊朋豈有絕交朱侍御那知積恨到中丞謗書一篋曾開示歷憶當年要路登

邯鄲未救羽書催卧内兵符竟可媒函谷戎騎無上策夷門屠販有奇才真令披髮徉狂去卻使悲

絲痛哭來晉鄙雄師擁十萬聲名如此負良材

悔讀南華不及期問予舌在已非時操觚半恨下蠶室結客多因袖鐵錐謝朓誰教吟杜若蔡謨無怪食蟛蜞君詩鸚鵡能題賦亦識曹瞞曾殺之

牖户爭修悦已容佳人薄命欲誰從章臺柳綠春偏度燕子樓高露益濃名重可傾還上客恩深不識袖中蜂勸君漫效入東閣多恐丹青好畫龍

露下秋江拭莫耶寒鋩璀璨白於花誰參衆緯知龍藻幾費精英毓物華莊叟哀時看伐木屈平恨事赴懷沙從來不遇真名士弓影臨盃動有蛇

雨中聞笛寄許明府

竹木無聲葉早凋寒釭欲燼影蕭蕭誰將玉笛吹花外歸與湘雲度水遥愁客夜長如小歲雨天家遠在中宵不知庾閣梅同落篆冷爐煙酒尚消

南雲澂興次彭儀菴韻

問夜何其夜未央孤邨人去水雲鄉夢回翠幄風搖樹簾捲青山月滿塘幾處子規啼未歇誰家玉笛弄偏長篝燈讀罷子虛賦料峭松楸送雨涼

訪鄧丈東湖先生

遠郭春風散柳絲瀕江築室水漣漪莓苔香藹無

人處門巷逶迤返照時藥氣半隨花正放松陰滿院鳥來遲坐深問我羈棲此慚媿先生冰雪姿

自醴陵下湘潭登清風閣

支吾浪迹走閒關鎮頸飄風慘客顏暮雨不知過淥口離雲只見下昭山春來縱酒高歌盡事往憑欄悵望還莫問南征何處是江波淼淼一鷗閒

過漢高祖廟偶與友人論史

沛公長者有芳名牢落群英裂土輕秦世衣冠多説客漢家禮樂豈書生關中辯士監門吏河内良村細柳營不有殘經出孔壁咸陽坑火至今明

題淮陰侯垂釣圖三首

推信

國士無雙信可誇不甘噲伍具英華羽生垓下仍秦政齊會固陵始漢家帶劍于于情若怯登臺渺渺意良賒從來將相當饑餓又見王孫水一涯

讓信

中原逐鹿自滎陽項籍喑啞楚一方漢起前平恩亦薄士貧無行死堪傷連敖易薦遷都尉諸母難生位假王守冢至今餘萬室可憐楊柳日銷黃

辨信

自負功高旅土時還都下邳建藩旗死生可惜婦人手猶豫難教明主知不遇陳豨終械繫寧從蒯徹尚誅夷將兵部署緣何事襲奪齊軍早致疑

望湖亭

壘居兎瓮瀕中洲渺渺孤亭汲碧流去住賈帆依落照有無煙樹入新秋青圍澤國山橫嶂白接雲濤天盡頭記得江州司馬賦琵琶聲斷悵淹留

過孫叔敖冢

花蕾方坼雉媒馴隴草青青消樹新碧雨過時疑土里（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日土里）白雲飛處屬純臣張湯鼠內

終非吏優孟衣冠亦似人此日江陵餘舊冢黃鶯尚囀柳梢春

病中

生事飄零水一涯形如別鶴鍛無華病中畏客還留客愁裏看花不當花修短一生寧問卜平安二字已歸家門閭倚遍扶鳩杖歷有懽顏聽落鴉（先慈最惡鴉聲）

舟中曉起次揭蓮萊過康郎山韻

八月湖平草漸多兩三人泛小舠過浦中是樹皆饒畫鏡裏無山不帶波戍壘軍儲空坼堠漁窺水涸老黿鼉興王一代爭雄事（小韵明太祖與陳友諒鏖戰處）細聽樵舟入櫂歌（近湖居民採草作薪以舟載歸）

題畫沉香亭圖

誰寫聯吟士女容後庭遊宴佩摐琮風廻舞袖沉香冷月照歌臺花影重飛渡長江人不見去投聲井計何從今披五十貂蟬珥隱躍新聲度塞烽

樂清縣早發望雁蕩見海日初出

清秋雨過迥無垠萬里波濤接漢津翠疊江雲依遠嶼明珠出海冠羣倫霜郵鳥漸鳴紅葉竹徑天遙入綠塵彷彿梅溪遺舊宅猶經倭寇鮮居鄰

吳東魏北兩持存天子蒙塵備一藩正統位當屬

蜀

社稷偏安力不定乾坤嗣君祇付三分國炎運殊

魏

哀五丈原聽罷竹枝滿堂淚可憐無主掃陵園

帝降金墉魏祚終傾劉逆駕爲偶相同滎陽何處生

乘馬赤壁當年夜犯風不有抽戈刺闕下可堪壞

戶酖宮中漢廷爭覩　脂董禪代無言誰老雄

吳

金陵王氣鬱蒼蒼割據東南水一方江表土沃寧

寡弱石頭風利竟倉皇無心翊漢先曹冠有恨傾

吳後蜀亡飛渡諸軍擒皓去潮瀾不惜打空隍

過舊日讀書處

狐狸豈犬綠樓屋蝙蝠撲梁落燕泥空苑已看行

徑沒寒烏猶向故枝啼廿餘年事醯中蠓上已花

臺雨後犂　三月三日兵住赤夢梅一株人不當而圓　最是羊曇經過處西州

門外草萋萋

江孝廉培之挽歌

婟雨蕭蕭黯淡天驚風驟沒孝廉船生銜苦血形

如槁心着寒灰死欲燃地下定知爲令主江南何

以慰哀年培上尊人年七十客金陵未還　今宵撿點爭傳句培上有梧桐滴露河漢西三星之句時爭傳誦　寂寞空山泣杜鵑

白楊風動又生悲前月閒守塋之作　夜聽靈魂入素帷一榻

青燈人未已三秋宿草夢如斯未亡本是食貧慣

偷活能爲無米炊重以婚姻左思女培上一女許聘予猶子翠　可憐

伯道更無兒

大士菴姊妹女度尼

已傳無着與天親二女將笄又捨身掩淚盡堂憐

別母牽衣紺殿悄含春花開色相皆成夢露墮根

株未了因鏡影不知生死事從教寂滅猝清塵

雨中宿不遮樓邇李大丞不至

鐵馬初鳴鴂鶡樓更漢落葉轉颾颾四山悄雨心

頭下一夜寒泉枕上流地迥難招遼海雁星沉不

見剡溪舟近來病有相如渴寃窈詩腸淡似秋

五言排律

秋晚登武岡山浮圖依李太白秋日登揚

州西靈塔韻

一氣層樓立亭亭勢欲翔雲霞飛繡壞日月盪雕

梁赤壁連城遠虹橋卧水長麻姑靈桂觀華子老

荒岡幾處通元漢此間接混茫半空超象數最上

轉陰陽身樹含梅嶺開煙帶海疆鳥依霄漢浮秋
落晚山黃振鐸驚魑魅懸鈴叶鳳凰況瞻東閣起
時建書院於寺左 北斗欝文昌

秋水長天一色

一片澄清影江空漾碧天波瀾浮太素雲漢落晴
川曠宇含虛淨流光動遠圻艇搖金鏡散霞斷塞
鴻連渓有高低色渾無上下烟青蒼彌岸合迢遞
帶帆懸近接仙人掌分飛玉女泉乘槎通漢使直
欲達星躔

客蘭江除夕

屋上風如馬城頭雪到天紛紜辭歲酒豐歉辦厨
烟大地欣沾
寵平民穩守錢萬家燈火市百穀太平年憐我生
堯宇看人著祖鞭雄心親淬劍疏鬢老青氈夜永
思方靜雲深夢轉延音書逢客問戚友在鄉園聽
曲常遙憶耽詩每晏眠時宜空擬合論議得求全
攻短猶防冠爭諦詎中權無論出與處終恐負微
悁

上李元戎 代

懸弧應列宿上將冠星明蔚起經天漢驍騰播

帝京
九重承節鉞三楚總干城草映蛟旗動山排虎帳
橫森張廢武庫違蹤挺英聲戎馬曾投筆 朝廷
自請纓南邦初統師絕域久屯營續著[illegible]多[illegible]筭
須故宿程風雲開看劍史策笑談兵後[illegible]欽[illegible][illegible]
龍門識李膺纓思金版字交憶白鷗盟叙[illegible][illegible]同
雋玉壺政比清
鑾章下閶府鳩杖歷蓬瀛路隔三春樹人居五鳳
城何時重握手洛社慰遙情

芥浦詩删卷之十終

芥浦詩删卷之十一

五言絶 附六言

南豐胡蘇雲莊牧者

紫蓋山

積雪滿雲關杳無行跡去問知採藥人春花常在樹

玉峽亭

春雲共往還幽谷人來寡曲澗靜流花鳥鳴聲上下

憶唐鐵帆歸臨汀

家鄉千萬里客去爲傳言昨日魚梁宿今過草舍門

再送唐鐵帆歸臨汀

楚客幾何夕朝朝送舊人羨君歸去好又見故鄉春

流花亭

秋雨數峯遥卻春煙外急渡頭客盡歸白鳥磯中立

題一上人山院

芳徑碧梧陰綠雲香界度晚風吹落花一蝶依清

露

相思怨

霜威燈未燼衾枕戀更闌應有一人念濃知玄夜寒

接家書

家書達五溪卻在碧湘濆兩望數千里秋江空白雲

采蓮曲二首

入浦霑明露荷濃更未晞岸旁無骨肉自解溼羅衣

花潭香氣散趁月綠楊橋看到鴛鴦宿蘭舟忽不搖

夜入定光寺

煙暝石泉明月寒松露白卻入棲禪林花陰漏重易

長干曲

夫壻浮梁去長干十五年風波君莫畏生小慣搖船

章山寺

夕嵐江上寺彩翠飛幽樹空苑那來人鷓鴣況復

下

仙棗亭

客來黃鶴樓見說吹棗事東熟本歸官誤人爲小吏

將之廣順訪韋山懷家兄

參井故人宅欣發小憾車只愁清露下憶弟占長沙（時苟 小星）

懷謝娓屋

渡江常采蘭晚多頻懷謝米采藾春衣微芳清露下

漯溪十二首

祖壠

卻見遠環煙不知誰卜兆春陰薄暮中一鶴歸華表

竺峯

誰種青蓮花分頭倒垂地不知可折來但見落空翠

魚磯

白葦秋深處煙華水石虛無人收晚釣潑刺上游魚

桃花林

種桃臨廣渚漲水入芳菲返照花開落一雙鸂鶒飛

露閣

昔樹發今花尚憶古時植青春人不歸幽院選苔色

沙坪

平沙至鳥篆曲水流龍文（志卿賢公句）不盡臨流意秋波空白雲

叢桂館

漁歌櫂已遥寶瑟聲未起月下恰三人虛堂落桂子

松嶂

家住北山南松植南山北南山鳥數飛空翠落秋夕

雲蓋山

問僧歸何處指我雲外山雲外幾回住月明正上關

竹郡

翠葉覆幽陰仙家樓碣圃分明澗谷中人境耕綠

兩

中洲

解帶臨清漪涼秋無可說卻看蘆荻中螢火自明滅

曲水

相思人未還遠浦聽潺湲羨殺滄江水清流盡日閒

武昌懷郭史齋

思君采白蘋乃在樊山路鳥散遠江煙人歸黃葉渡

細腰宮故址

蝶逐臙脂慣輕盈尚倚風那知歌舞散不是楚王宮

留別雷都諫

操瓢飲江水腹果水還渡借問臨淵客無言空在心

翦刀峯

朝朝海邊霞暮暮天中月惟有瀑布飛朝朝翦不絕

哭李大丞

昨夜臺門宿夢中猶見君滄波去不返世上徒紛紛

安仁聞笛

吹笛高樓夜梅花落滿城相思無限恨誰復託秋聲

過雲影軒舊居

欹欄碧水中尚有舊芳植風起撩殘花空亭落竹色

西池

園林日已升黃鳥鳴還去時有落花飛東風遥在樹

送湛公謁普陀

淼淼去何見落迦孤嶼煙但從厓上望妙相水中天

到家

生小不曾知問孫誰氏子吳音亦舊人骨相割異視

鉛山江上

微鐘度竹來復與淵聲亂遠寺隱雲峯孤遊正夢斷

晚泊蘇山

水光殘照寺鐘後泊船豬一島孤江没遥山上翠微

照鏡寄訥

瘦骨常憐我臨行且杖笻那知明鏡裏無復别來容

江上

孤舟夜未央岸潤依何處夢後遠江天雨中一鴈去

西池枇杷

飄瀰冬花樹枝柯霧裏交碇樓君莫剪自有雀來巢

折梅憶謝退巷

迢迢清夢後見此一枝春攀折丙陵郭滄洲有遠人

蘇秦臺

猶憶獨登臺貴來相國六臺前草尚青螢火無人綠

湘妃廟晚望

寶瑟寂無聲蒼梧去不返隔江尚誰思吹笛清秋

遠

赤松山

空山修且曠杳杳欲何之要識赤松子常從雲起時

憶朱師古遊衡嶽

見說南天門不逢樵採者詠登岣嶁絕天上人來下

不寐

遠遠曲崦中水碓潺湲處漸聽林間聲柔邨人遠去

鶴澤

葉嶼采菱散長空鶴未歸苔汀無處所但有素秋飛

三閭大夫祠

釃酒弔懷沙蘭臯洲不極但聞漁父歌汎櫂入秋色

長信草

美人思何爲嫩草粧臺繞芳意露華滋玉堦春正曉

送友人上吹臺山

之子吹簫去踟躕捫壁行不愁厓路斷自有鶴來迎

曲江樓

千里望江流白雲遶霧鷁白雲是吳中家在白雲外

宿竹橋

硐户淨無塵露滋方獨坐板橋錫杖聲應是山僧過

元妙觀

虛聲天籟發淨影白雲飛松子閒階落羽人歸不歸

送人歸蒓鄉

髩髮君蒼然身世嗟何及楊歧山下歸莫向路頭立

螢渚

禪室松陰裏清冷妙花稀無人覺來往螢火入林微

過鳳凰山

忽聽山邨夜玉簫冷咽春問知南渡後遺落有居民

梅

晚山人欲歸方謝田鄰役寒意恰逢君與誰永此夕

重渡六橋

霏霏何處樹昔日綠無塵問是六橋柳烟華又曉春

獨立

獨立望天涯江鄉處處花卻看濃樹裏飛燕落誰家

黃州送別

酌酒月波樓悠然見遠秋那堪疏樹外帆盡亂煙流

喜晤陸芝山

東粵陸芝山三年不相見吳中握手時紫陌交飛燕

鶴仙觀

偶來松下坐元鶴寂無聲展誦黃庭後空中奏玉笙

潑山寺

閒花風過掃院落只雲遶林花唄時方歇黃鸝囀樹

開

江南曲三首

君去長風沙莫愴奩浪惡儂家楊子江呼吸蟄龍
作

抬手前移櫂聲遥入浦煙不聞歌郢曲錯認阿姨
船

君自丹陽來曾知白下柳相思近如何攀折佳人
手

秣陵春望和陸芝山作

似雨殘紅落六朝宮殿花可憐飛燕子猶自戀春
華

萬載留別趙正帆廣文

毋將故鄉曲來送故鄉人可以相貽贈幽花滿樹
春

宿雲屋山

凉飆香界淨竹響坐溪山無那相思夜雲林月滿
關

雜詩

匕首幾何價平生持我心嗟君徒懷刃貽我值千
金

貽武嶠廬晦邨

我歸黃葉渡君亦向雲巖同是憐秋色且毋挂滿
帆

橋南寺

讀經煙篆爐蝙蝠上堂飛山雨颯然至秋螢何處
歸

八詠樓

詞人幾代謝八詠一高樓那識名磨滅江聲晝夜
流

寧化道中望翠華山

青翠殊難狀遠生碧漢疑一樽山釀盡天路貫人
思

獨坐

獨坐未能寐秋聲落滿亭一燈沉竹院夜雨捲簾
青

送人訪隱者

雲溪鳥滿谷不見有人行君但依花入應聞棋子
聲

途中見

玉貌金公子下馬擲千緡擁僕飛塵去東西南北

人

臨湘上巳

三月重三日鶯花滿目春欣逢脩禊事又在楚湘濱

晚入普寧寺

饑糧未可餐沿澗覓無菊鳥散香厨空偶停山果熟

湖上寓目

衰柳贈行人春情已斷絕卻看蘸櫂處影映波明滅

草

年年春草生日日露華滋莫漫斷芳心王孫去有跡

沅江舟中

幽花吐滿汀香草露方曉漁父刺船逆秋江雙白鳥

藐姑山

客過藐姑山凝眸茂林樹異花香自春雲谷心知處

寄梭朱明府書

迢迢湘浦望稽嬾忽未書展誦閒園裏東風動柳餘

憶崔斗垣讀書白鹿洞

流水青松下月明山色中知君清夢度落向澗雲東

望五祖道場

香氣入虛無花開清不極心知白蓮池但有空中色

浮邱山

仙谷遶迤路青峯聳寒不知飛鳥去卻入幾重巒

贛江晚望

九十九曲水千山復萬山那知自天上清影落人閒

送周茗溪歸桐江

問君千載期歸老桐江縣莫買嚴陵山羊裘有人見

春草

可憐庭除下嫩草踏還繁只恐根株盡君來不復存

雜詩

有女期河梁門前淚常墮不知為誰來盼向無人過

送人歸盱江

千里念香草臨風思不禁非關相貽贈見此美人心

臨別未能評從傷昔斗草寒家問顏色但道近來好

婕妤怨

子夜清歌後君王醉夢醒覺來能不念賤妾佩溪恩

陶菴詩刪　五言絕　十七

雲莊即景

淡林啟竹扉處處聞黃鳥開盡櫻桃花山光春正曉

近圃即事

嬌鳥通人語潛魚聽水歌拂琴方欲鼓恰有山僧過

湖上有懷紀觀察

細膩初春草清幽近水梅思君坐開石湖上聽鶯回

春日偶懷

柳色春明媚東風無盡時當階人獨立曠望復何思

訪湯渭川先生不值

翠幄連山雲卻聞瀨江汜聽來竹中吟竹外空秋水

聽話武夷

曲罷復何思煩君聽武夷幾年清夢過失此又需時

秋水園

陶菴詩刪　五言絕　十六

曲欄露濡滋習靜發闌若偶動水中蒲天青秋欲落

眺曾子固讀書巖

庭圮餘松柏青蒼歲已深為誰發幽響落盡綠蘿陰

楚兒謠

慈母寒常過收綿襯女衣臨行頻囑咐嫁去換繒歸

聞簫

玉闌倚美人草動和風夜何處忽生寒碧空秋欲

下

西湖聞笛

誰家吹玉笛遥望水雲邨知在緑楊岸芙蓉賜鬯門

送人稅漁蘆林潭

君遊雙鯉魚鸞刀莫輕剖寒家有來書諒到湘江口

附六言

别宜昌友人下漢川

旗亭醲酒相候落日放舟欲行霽樹滄江淼漫寒

雲秋水遠清葉飛漁浦霜色夢在蘆汀雁鳴此去蕭然白髮問何爲是孤征

介浦詩删卷之十一終

七言絕

南豐胡蘇雲莊牧者

日晡賦雪

一碧輕盈下遠天霏霏帶雨入山煙不知旅夢添多少花片撲門人未眠

西塞山下作

春風動柳綠汀洲西塞山前水碧流款乃一聲遥岸去桃花飛落釣魚鉤

吳城覽古次唐人韻

吳王去後草連空舊國依稀蓼岸紅樵牧每持鶯花問不知原是館娃宮

岳王墳

百尺喬松撼太空迢迢華表碧雲中莫談南宋君臣事恐有靈魂起大風

湖上

連日星沉不見河竹籬門巷少經過病中一夜蓴湖雨葦岸蕭蕭下雁多

三衢舟中聞笛

西風翦翦碧天浮遊落人間萬斛愁一樣清光眠未得誰家秋思在高樓

舟中獨坐

漠漠孤邨遠岸煙綠楊隄畔杏花天榜人沽酒入林去細雨春江一釣船

左蠡寄懷李竹溪

竹溪道者託深衷聰息秋山信未通湖濶不知人去住白雲盡處是閩中

江亭酌杜渠臣酒

有客杯傾有客來一年花發一年去莫辭沽酒典春衣花落江風不上樹

送人之華陽幕

路指蠶叢就棧車臨卭自古有相如莫嗟蜀道青天上魚腹從來好寄書

孤山

杳渺波光水竹居松陰滿院鶴巢虛落花寂寂無人處魚躍一聲聞草廬

寄懷友人

新蒲淺渚鷺窺魚濃綠陰中鵓啼雨正是落花好時節一重雲樹一重水

接伯姊李

旌節書後作

家山昨日數緘開喜誦華函老姉裁只恐途遙憂弟妹寄書仰道救饑來

劔江訪常道人不見

彩鸞飛下紫煙山疑有人從天上還那識洞門臨劔浦桃花飛落水雲閒

舟泊灌城家兄時客萬瓏

頻年客楚夢無依待得歸來兄未歸獨立章門悵濤浪夕陽疏樹片帆微

爛柯山

紫府清都日月長世間甲子幾凋喪此行莫向山頭過恐有殘棋在道旁

匡廬雜賦八首

五老峯

鳥去遙天暮色閒晴空削出數秋山此來已是霜寒候誰種青蓮霄漢閒

鶴鳴峯

萬仭孤峯入翠幕昔年仙子此棲泊長空鶴去悄無容卻有山花自開落

招隱泉

古木參天蔚黯然誰人此處挹元泉陸羽嘗評爲天下第六泉山中舊碣荒無字水尚潺湲咽昔年

棲賢寺

犖确溪頭石徑斜溪林閴寂法王家忽然晚磬松關度冷露空堂落桂花

白石菴

寶樹清陰散夕暉寺有寶樹二株禪門只見白雲飛一聲長嘯山頭立碧漢人來鶴影微

瀑布泉

一抹寒泉落太清長懸白練照山明不知鬼斧誰留跡尚有陰陽破壁聲

白鹿洞

微雨度溪依竹去輕雲過院拂屏來一聲野鶴沖天起明月入門夢正回

華蓋松

綠陰迢遞未可齊貞蕤蓊蓊白蘋谿空山盡日無來往露下秋風一鳥棲

大荆驛早發

藍輿出谷曙初分漏盡疏鐘數里聞入破一聲天漢外海風吹斷過山雲

經水南渡憶曾松門

故人去後閉荒園慟哭曾經送古原不敢閒行西郭外恐忘信步過松門

黃巖縣

萋萋草落黃巖山颯颯風吹烏榕樹立馬荒岡秋色裏一回回首下霜露

六朝松

流㵎飛津合數峯蒼柯卧水六朝松晚天莫說興亡事風雨溪山戰老龍

登舟挑鐘靈寺

香宇遥疑泛漢槎逶迤人谷夕陽斜山僧踏葉林間去幽鳥一聲落枳花

梅川過漢高祖陵 有辨

梅川遍祀漢高祖廟西北距城二百餘里崇山複嶺指爲劉季陵予謂漢陵不在此疑五代時僭號僞漢劉龔家也龔廟亦號高祖陵曰康陵然按朱彝尊光孝寺鐵塔銘書後龔弇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寧鄰東粤恐訛龔爲季抑龔疑冢耶

盎海承劉起粤中南薰殿柱有香風只今隧道金棺出不似長陵碣石穹

自天台出剡溪途中遇雨

踏徧丹峯萬仞梯蒼茫不記路東西昨宵帯得雲花雨錯認天台在剡溪

繡林

竹木蕭條日色沉彩鸞已散暮雲深可憐腐草無知甚猶化秋螢照繡林

答内子寄書

寄書瘴地倍相思痩骨頻煩念護持近日卻教閒

病去夢中形像那能知

剡溪夜雨即事

緘書曾寄洽陽西不見緘書寄剡溪屺岵無人憐季子寒江空聽雨淒迷

昌邑竹枝辭四首

十月微陽動淺蒲大家打草竿施罛 打草作薪亦作田灌又草船必携罾罛

一聲長嘯飛來𡤿落葉邨中驟亂湖 稅湖家三日取魚後鄰邨一哨聚網千百謂亂湖

野花欹鬢綠荷衣傍午炊薪始下機藕飯熟時兒在抱 熟藕作飲 阿翁嬉笑買煙歸

魚燈代蠟照莊家（以魚油燃燈）堂上紅氈作禮賒掩面小
姑剛墮淚門前打破夜來車（俗迎親失節婦以夜女以日間逢年吉期婚娶既繁大正午林奔走多門迎女不及夜至來人破車而逃）

清明布種各分秧五月耘田網漸張近日湖邊禾
盡割賣魚且莫過游塘

立秋前數日寄山中人

暑退焦琴逸韻諧美人卻憶隔幽厓不知離別滋
江晚也有秋思動滿懷

杜鵑

夜夜夜溪風颼颼山山山下草離離不如歸去頻
聽得千里月明清露時

題畫野菊蝶

滕搨何年賸絳屑黃花如草認糢糊不知鳳子原
無種觸處秋風即畫圖

過宦室書齋

曉風殘月綠楊橋水墅妝樓繫畫橈見說夜來歌
舞倦珠簾未捲篆煙消

送人流遵義

夜郎瘴癘極諸蠻況復長流雷變山無可柰何君
自解昔年李白得生還

吳興送人歸金匱

君去句吳我越中扁舟向晚信歸風他年倘附衡
陽鴈記得江帆入碧空

鶴兒省予於澧州旋赴黔幕

數千里路就鄉鄰昨日經過始省親人問五溪何
事去少年羞澀說家貧

將從漊江之酉陽

終日巖棲又入關十年白髮老荊蠻此行更歷蠶
叢路卻憶天門是故山

楚南憶夏檀園先生

此來轉憶客清華曾過南州處士家莫向天星閣
上望昔年吏隱到長沙

神女廟

野廟臨江露不濃陽臺只見落花風漁舟卻去輕
搖艣尚恐襄王在夢中

浣紗溪（在石門洞）

石橋橫臥浣紗溪溪畔女郎未冠笄豈是苧蘿邨
裏地遠山如黛翠眉低

湘夫人廟

蒼梧望去水雲隈玉輦追思久不迴依舊芳洲生

杜若不知春色爲誰來

送人之鄞江

無限山川是甬東迢遥夕浦捲波紅那知樹外孤帆盡望斷碧流入遠空

蘭亭

鏡湖杳藹花仍閉蘭渚青葱草自滋客問流觴何處是微茫煙雨下山陰

獨立

芳洲一片草空連秋意闌珊獨渺然送客遥看帆遠去澹雲疏樹夕陽天

桃花洞 上祀桃花夫人卽息嬀

細腰宮裏綠陰繁江畔今來閉草門何事苔堦空鳥跡桃花落盡亦無言

下雋憶家兄

湖東一別又三年白髮蕭蕭各黯然獨憶江干估客問章門或有洞庭船

題畫戲蛺蝶圖步韻

碧雲翠竹水軒涼雨後綠蕪渡野塘一種相思情似水不妨比翼學鴛鴦

尋詩

向晩苔階柳影清香焚淨院月微明無端掩卷人閒臥不盡芭蕉夜雨聲

懷唐琦

知有唐生不及逢唐生之文青芙蓉何時把臂臨安郡吟上吳山第一峯

勸家兄履吉仲敏拔士舍弟勸若國若酒

口占

謀生各汎遠江瀾春日暫同酒共乾短髮數莖誰更白一回相聚一回歡

舟過大姑山逢歙商寄休寧上人

雨霽匡盧列畫屏扁舟今上望湖亭若教問訊客何似漁笛一聲山水清

到家鄉

門巷經過似昔時舊居重叩訝來誰問知近日遷家處又聽旁言更已移

雲莊卽事

家在雲邨翠柳塘流鶯百囀度高牆相思只有花新發蛺蝶多情採盡香

過故人舊居

已訝闌干曲沼新庭中粉壁更無塵再過舊圃鋤

丁問前日渠兒喬杵親

柳枝辭

惹恨遊絲古渡津秋風嫋娜更傷神昨宵餞別悲搖落君但分離莫思春

雜興六首

汎舟

雨後秋山入碧天相看只隔數叢煙蘭橈御盪蘆花港水鳥帶波飛遠煙

步月

臺榭參差日已曛林棲漸見羽毛分芙蓉花發知何處水綠空澹動白雲

登樓

迢迢夕浦遠天樹歷歷雲鴻萬里情偶爾凭欄一縱目不知何故得平生

臨江

柴門臨水日悠悠倚杖行吟洽素秋不識孤帆何處宿碧空雲盡遠天流

看秋

晚山處處帶煙扉柿葉微紅映夕暉惟有遙光不相接渚花浮動水禽飛

踏雪

鶴氅衣被碧澗陲山橋犖确馬行遲潺潺水碓舂處風動梅花鳥不知

附九言

歸洽陽作

那識春朝策騎乘明去祇知里社烹羊醵飲來醉時家童扶歸山閣臥醒後鳥啼花落滿蒼苔

芥浦詩删卷之十二終

秋水集十卷

〔清〕嚴繩孫撰

清康熙雨青草堂刻本

秋水集原序

無錫爲縣居南北之衝其人物淳麗敦厚能四方風氣所移易居是地者往往一出爲天下偉人貞士而其爲詩者自南朝湛茂之唐李公垂以來亦代有聞人有明詩家之體凡數變北地信陽瑯琊歷下竟陵代起而新其製本如雲烟之出沒於山谷間聽其自起而自滅可矣而逐景以馳者謂能窮日之所入而不知其將道暍而死也獨錫山風氣頗能不詭於一時之好尚故其詩之可傳

者常衆亦由其人之淳麗敦厚之氣能不爲浮薄之所陷溺而然也余往在吳門見有所謂秋水集者其詩宗黃初建安以還五七言近體時出入於溫李之調蔚茂而婉麗卓然能自成家者也因喜而讀之不忍釋特未知其作者誰氏至錫山遇嚴子蓀友見其人蕭散冲挹意氣浩然有國士之風知其必能爲詩爲詩則必不陷於浮薄者嚴子果出詩以示予則前之所謂秋水集者也余旣喜得嚴子又喜嚴子之能爲是詩而嚴子遇余亦把臂

歡甚念嘗别去無以貽吾兩人之相得者於是屬余叙其詩以見志以余之戇愚不諧於俗雖久遊於四方熟嘗人情之變態而秉志硜然愈不可易故人無論貴賤常視以爲難近獨君能黽就於余而不余怪則其性之不移於風氣可無疑也余故拙於文詞於詩尤自謂不能工顧特嚴於論詩以爲世之風從波靡者皆無與於詩人之事故雖其不能爲詩而一時之名能詩者亦終無以奪焉然獨心折於君之詩至此則君之詩之能不痛於習

俗而足以取信於天下者亦愈可確然而無疑矣而君不益知所自重哉君才富學殖所著詩且日益多余取其已梓者序其端慈谿同學弟姜宸英拜譔

秋水集原序

昔予詠錫山倪瓚元鎮之詩蕭踈瀟遠脫然塵埃之外私心慕其爲人然嘗怪元鎮負其逸才不爲世所知疑其感慨激烈怫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釋而其詩固有無也其後華學士子潛王僉事仲山先後棄官壯年嘉遯及取兩人詩讀之唯怡情適志於湖山杯酒之內未嘗一語厭薄軒冕以自明其高然後知昔之人或遇或不遇其中皆有夷然自足者外物不得而攖之非如沽奇弔詭之

士徒驚世而駭俗也竊意錫之風土清嘉山川美淑之氣結而不散故高人畸士代產於其間予之想慕而未見者庶幾訪求而遇之蘊藏之懷久矣而今乃得之孫友嚴君君爲貴公之孫其才智文采可以騁力於仕進而二十餘即棄諸生優遊環堵終年笑傲無動乎其中而亦無忮乎其外通國之人皆高其行而君初不自知也故其集中之作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和平融融然渣滓泥垢與之俱化豈非夷然自足外物不得而攖之者歟嗟夫

沽奇弔詭之士入河蹈海長往而不顧其言以名利爲羈鎖圭組爲瓦礫一篇之中再四致意唯恐人之不信予謂富貴貧賤唯其所遭而沾沾言之不已此其心之所存可知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失聲於破釜能捐萬乘之國而變色於簞豆若君者庶乎免矣推君之志可幾於道雖以元鎮方之猶疑其未能及也而予早塵世網嘗欲一念屏去自託於子潛仲山之徒而人事牽縈忽忽未能徒執筆而序君之詩何以爲情也乎崑山同學弟葉

方藹譔

序

往余解組溪干繫船湖曲見當壚之酒毋甕釀百花有題壁之詞人壘成五采則藕漁嚴子所製望海潮一章也既而黄寫羊乎楷羨鍾王之法因之函開殷浩書通嵇呂之交乃嚴子謬許入林時同籍卉身如鴻雪雖漂流略似西川郛比能雲然企慕實瑜東野顧余湖海之氣猶未除豪而予丘壑之姿非關作達波涵千頃不濁兼之以不清幹挺百尋若近尤能以若遠眼無清白登山獨喜看雲

户絶雌黄對客惟宜飲酒是以靜多於動實過其名王公甚重嘉賓懶於置幕天子將召供奉呼不上船良由情性使然故非矯强所致矣至於才清擬月言粲成花具庾鮑之幽思用錢劉之妙格引人著勝多濠濮間情使我猶憐是風塵外物無不仰追騷雅共振藻於葩壇并使旁及聲歌總擥香於蘭畹洞庭落木淒清葭菼之聲湘沅泭波澹蕩芙蓉之影此秋水一集所由名耶嗟乎名士無多虛聲何益上林三奏惟相如能賦大人汾水一篇

獨李嶠可稱才子吾不能無生瑜之歎且重有懷璧之傷也豐南同學弟吳綺書

秋水集序

塵氛擺落大隱性成姿制孤清逸才天放癖疾負烟霞之誚炊酌咀經史之腴半閣曙雲瀕迴踪於圓對一編秋水標勝賞於名流慨自補綴巵言藉工擘悅流傳僞種誰祖風騷胸少罏錘漫薄今而愛古識逃元本竟祖宋而祧唐先生芰荷爲裳芳蘭竟體超然神會在象繫之先逸與世殊寄色香之表齗齗者但矜須合對之而意與俱銷碌碌者徒見膚清擬之而格居最下秬鬯凤徵醞釀薦馨香於清廟明堂圭角不事磨礱托雋旨於高冠長佩茲非鹹九龍二泉之秀曷克餘一唱三歎之休爾乃宿草興嗟流風歇絶編摹錦字梓里實愧前修傳佈鷄林寓內諒多同志恭疏短引敢藉表微

同里後學華希閔謹書

秋水集卷第一　詩一

勾吳嚴繩孫

聖恩寺

津梁風定落花沾一叩龍堂歲月淹動地波濤開玉鏡中天雲日麗琱櫩蓮華獨俯三千界貝葉難詮二百籤今日伊蒲同飯去遠公先勸讀楞嚴

七十二峰閣

中歲困哀樂筋駑甚中散探奇健如犢窮覽方未旰入從落花去路入林影換高閣忽瀕湖迴出雲

崖半其南三萬頃渺渺接河漢遠峰一羅列颯沓青玉案搴裳望林屋坐惜清景晏石華倘可采捐珮非澧岸長年與吾師欣笑凌無畔絕壁走僮僕驚視不能奐浩蕩春色來我獨愁爛漫浮生豈無涯臨風浩長歎

靈巖呈繼大師

吳宮荒草入稜嶒鷲嶺天開說一乘風獵紫蘭香徑屧雨寒青桂法堂燈與亡滿眼今何夕去住無心我未僧一拜慈雲泥絮在倘依金栗聽迦陵

涵空閣

山閣何年作於今盡法筵諸天開寺鼓終日見湖船目接飛花上心窮落鳥邊館娃空舊迹春向起寒烟

吳王井

銀牀玉甃總成塵不及軍持汲尚頻試看一泓清末已鉛華先老沼吳人

響屧廊

綠蕪縹尾兩難知雁墖前頭訪舊基花影夕陽蓮

漏永只疑香屧夜來時

琴臺

絕嶺琴臺峙當時已自荒遺音留彷彿睇目近微茫水氣蒸山白村烟襯日黃春風自千里何處再夷光

梧桐園

館娃葉落不勝愁聞說梧園有舊丘芳草滿山尋不得未曾風雨亦零秋

走馬街

險廻松磴草初分不見當年騎若雲紅埒未乾珠絡汗越師潛襲水犀軍

西施履跡

歎息香痕更不渝古來傾國自同塗玉環錦襪傷心日得似西施履跡無

采香徑

吳宮種香處數里直如弦玉腕曾安槳金堤此叩舷烏啼垂柳露人臥落花烟欲問當年事漁歌荅采蓮

某園

十年桑海倍煎心草色名園不可尋欹柱倚風移蒨繡斷垣經雨見遺簪山僧禮數支門急江燕驚猜避客深唯有青山如昔日不能重上上頭吟

寒山趙凡夫故居

風吹遊人去不上寒山麓寒山多清暉駐策散遐矚駘蕩風日晴紫廻川崖複青楓石上古白鶩水中沐取徑屢紛錯透迤始中谷郎事親飡魚游情詠濠濮窈窕出囊篠沾灑望長瀑濺沫連珠摧遠聽疊琴筑是時已久晴噴薄無斷續嘝礿緣更絕危亭架將覆往者薛蘿入雲霞滿芳躅吾聞小宛堂插架一萬軸蠶紙問鐘彝蛟龍染毫禿嗟彼李陽氷高名今野鶩書成向孟光才亦過徐淑抗志薄侯鯖娛朋薦山蔌既走羣公幣還副幽人築疏鑿五丁餘游宴三已足至今絕壁上宛見殘詩綠巖扉已禪扃錸衣對樵牧坐來四五人蕭條瞑花竹盛衰固有時夸險勞倚伏撫迹懷沉冥循躬愧跪蹋終及桃花紅高揖謝秦鹿

月出

月山近殘夜朔風吹半規當軒見弓影不似上弦時闌干照珠斗蕭槭經空枝冉冉青女下淸光俱爲誰

書先友馬彥豐遺事

春風繡被六橋行是處留題到友生今日欲遊同不得雨昏青壁舊書名（西泠之遊余不及同而過題余名）

二

玉勒驚同月底游白門京夜正中秋寧知此後愁

踪跡總付滄江不盡流

三

木落新橙剝眼黃到來齊擘洞庭霜分明夢裏西州路一樹秋風淚萬行

四

繡佛閒齋不倦簾日長香薄展華嚴三生更憶曾翻處正下當年第幾籤

慧上人彈琴

悄悄元合對休公古調今猶屬㸑桐風雨坐余幽澗上波濤迎子白雲中居高始合無絲響上人方樓居聲盡從知有獨工錦瑟華年非舊日滿身花雨石牀空

溪上

日夕添新漲初爲鼓枻行蟬聲驟雨歇鷺影夕陽平香稱山村供軀街幗女情余家傍溪口應待草堂成

訪楊兄爾韓未達泊陽湖

夜泊投烟火漁村復幾家水螢明岸柳山犬護籬

花月出時兼雷川長不見沙元亭遊可識一夕白天涯

省舍弟於石塘阻風僧舍

我來期屢後澤國阻秋風損落江湖外艱難信宿中濤聲通碧漢星影動丹楓他日能招隱無心負釣筒

挂劍篇

延陵昔日佳公子寶劍橫秋向千里北來奉使過徐君斂函麗綴芙蓉紋若耶水深赤堇合後之干莫徒紛紛徐君欲之不敢語公子由來意相許祇謂提攜上國行誰知一別還如雨歸來撫劍空歎息宿草離離土花碧星鐔玉珥懸松楸意氣寧爲死生易吁嗟公子義至高我歌挂劍風蕭蕭塵埃三尺狗知己今人棄此如鴻毛翟公賓客聚還散人間萬事須臾變一顧方銜國士恩九疑已隔平生面感此悠悠復何道黃公壚前滿秋草愧爾高陽舊酒徒龍吟一夜霜華老

春後

九春觴詠等閒過猶染霜毫寫永和困懶鶯花經
眼失衰遲風雨不情多城隅淥水空絲管天上青
雲足網羅不似槲陰溪上去白横艇子臥漁簑

閉戶

蠹粉芸烟老歲華碧窗零落舊時紗春風急管梨
花夢夜雨空庭燕子家白首故人行處少青山歸
路醉中斜何當買斷清溪地學種東陵五色瓜

酬秦樂天贈素牋藏畫

畫好牋瑩用意殊美人珍贈過貂褕收將蜀國芙

蓉粉伴取滕王蛺蝶圖題賞欲傾銀鑿落光輝長
滿錦磨蘇都來硯北添清興不遣羸形擬槁梧

無題

凌波何許慰陳思不諛湔裙水上期醉淺去留俱
未可語深悲喜竟難持珠簾曲轉迴燈夜畫舸風
移卻扇時多少尋常堪憶在不將愁賦定情詩

二

拂得檀奴鬢裏霜不妨行處仰罹塘已愁槲用全
身病旋覺蘭紆竟體香欹枕細風吹玉頰理妝新
月在銀墻横波慧絕能看畫待爾盈盈近筆牀

三

寫遍桃花十樣牋幾時心緒似當年可憐遲日薰
風後又到紅香翠暖邊檀暈泥人收墜珥蘭膏融
腕枕新蟬與卿茅屋空山約不及當壚一日緣

四

擣盡玄霜已病生當歡心膽轉如酲花飛曲院縈
殘夢人在文窗喚小名條脫祇教看命薄參差終
惜倚歌清欲知別後闌干意繡佛前頭再世盟

筭人謡

肯旰淡宮閣綠苔浪傳中使又相催千家宵火雙
星夕卻似當時送夜來

二

十樣宮眉有畫圖自看菱鏡得如無青溪白石紛
成匹不道無郎是小姑

三

傾城一曲便窮搜齊畫春山未敢羞昨夜翠衾香
不暖可知身在鵲橋頭

四

鈿合金釵豈夢思盈盈十五破瓜期驚心玉鏡臺邊淚憶得前年嫁姊時

五

紅帕蒙頭畫及笄畫檐無箇不雙栖生憎梁女能承詔日映屏窗看火齊

六

晚妝脂粉一時春繫臂香銷獨損神何事漫猜全盛日玉關眞嫁畫中人

七

詠絮何心夢合歡鳳簫吹徹事無端兒家一拜姑嫜後自作長門望幸看 待年之女遜養於夫家者

八

繡段裁衣燭隱紗專城人上七香車朝來問取支機石知在明河織女家 贅婿

九

從將鐵網罥珊瑚不問羅敷定有夫料得廣寒孀獨恨琴心應不悔當壚 孀婦

十

慧心曾解鄭家詩團扇恩情忍自知枉殺上林傳羯鼓東風不到最寒枝 姊傷不嫁

殤女阿弦

悔指金波字夜光珠胎今已墮茫茫七年何處曾離膝一夕無言竟斷腸握筆更誰呼織素泣花從此憶平陽可知痛惜還空爾補綻頻移舊繡行

二

幾年潦倒藉周旋掌上攜持臂上眠廣額覆雲行

自喜明眸剪水病依然淒涼已柰生貧後曉慧長看在意先兒去夜臺應再世一靈稽首乞長年

三

傷心金瓢只哀鮮秋水為神玉作姿花好幾時持索畫月明何處抱吟詩危思火樹驚魂夜長並朱欄透額時今日小樓西向望斷墳衰草雨如絲

四

蘭摧玉折事何常哀樂中年此倍傷行處早曾傾女伴家常都未異男裝重來傳燕絮心曲無復流

鶯喚耳傍爲爾不能憐騏子刼灰飛盡倦思量

秋日雜感

潤州西望大江通正憶金焦似畫中城郭曉連瓜步雨帆檣春滿海門風何年地坼分吳會終古潮平見禹功近說東南多戰壘車書回首幾時同

二

秣陵宮闕舊神州桃葉聽歌記昔遊紫禁月沉瓊樹夕滄江楓冷石城秋天門無復交仙仗海氣眞成結蜃樓總是興亾千古地莫教潮汐送閒愁

三

春雨曾過九曲堤雷塘宮柳半萋迷飄來畫角纔江北數去青樓是竹西極浦風驚鬭馬渡重城燈暗失烏栖試看明月三分夜猶有簫聲雜鼓鼙

四

五湖秋色莽丘墟江介悲風尙羽書解語莫同秦結了端憂眞似魯爰居火旗錦纜終何事白骨青烽一醉餘側足橫流羣盜在乾坤何處有吾廬

京口

歷歷南徐路風塵有變更檣烏今夜夢檐燕隔年情鼓角臨江戍烟花向日城東南勞鎖鑰吾得傍人行

金山

晨鐘山寺外躡磴俯潺湲霧色迴千地江聲殷四天感時驚物彩經亂惜人烟不擊中流楫蛟龍正穩眠

雨過

一雨過江城林鴉逐處鳴乍添春渚潤巳注曉窗

明細草知天意殘花見客情酒樓遙在眼駐馬問吹笙

野寺

出郭巳無事坐來應息機老僧供白氎古佛畫銖衣風入知花落林疎見鳥飛山河清磬外偶至亦忘歸

露筋祠

青史名何在荒祠一水間白雲中婦意淸露小姑顏獨灑腸邊血俱添竹上斑恥論蟬兒事回首拜

雲鬟

漂母祠

漂母昔進食識此天下奇男兒感知已本自窮愁時淮水東南流悠悠不知期一飯久蕭索秋風生釣絲

儀眞

客行猶信宿帆影忽江關客客鳥邊樹青青烟上山村春時傍櫝人語不驚鷗彷彿清溪路春風何日還

清明行

錦帆江上清明早江草江花覺春好青絲繫馬簇香塵齊看輕毬疾於鳥去年清明虎丘路弱柳銀塘巳飛素十五吳姬倭墮粧須臾相失還相遇此時春水可憐生此地春風無限情巳聞玉溆迴歌袖復道珠簾近笑聲珠簾落日分明見紫蝶黃蜂滿芳甸夜月空歸青翰舟青泥再乳紅檐燕人生來往自無期卻望江南有所思平山塵起春如霧有酒不上眞娘墓

春江花月夜倣齊梁體

江潭極望平花月淨無鄰月疑解珮客花仍弄珠人綠鬟向烟歛青娥逐岫顰君聽採蓮曲含情誰爲申

新塔

釋策方窮覽高標有烈風大千歸法眼尺五託微躬江海交流外人天一氣中客心將鳥翼俱在夕陽東

渡江

京江春樹隔芊眠咫尺神靈意惘然青壁近迷山寺雨綠蕪遙入海人烟江魚水闊難通市石燕風多不避船我欲然犀照幽隱夢魂猶自怯潺湲

北征次江干七夕

自笑眞成浪漫遊幾回星火記瓜洲一行白鷺同涼夕千里青楓送客愁天上正懸停杼月人間誰在曝衣樓郵籤恰告雲山始心斷滄江半夜秋

淮行

一燈懸古驛相對且依然伏枕藕花上辭家燕子

前風鳴下江水月照入淮船行盡江南路長謠望日邊

黃河

水宿屢昏旦叩舷溯洪河翁匌秋日黃㢌蹙凌盤渦厚地幾時圻川后無停波重溟終不溢天漢流如何側足千里間行坐神靈訶百年逝一息何由駐義和愧彼逍遙篇感此哀樂多

宿遷行

砲車雲起黃河曲驚飆漫天白日促宿遷城頭一

萬家卷起黃沙覆坤軸長年最能心手速濺沫過頭沙滿目方牽百丈中流行振柁橫篙及乎陸此時馮夸方擊鼓天吳戲浪驪珠吐變惑寧知天地心陰森已集神靈雨吾聞龍門東下九千里洪流綠字開神禹漢帝宣房空作歌白璧年年置何許崩奔蕩斥無已時世間名利須臾期破冢才欣脫魚腹船頭打鼓嗔行遲我憶西神近西舍十畝圃園藝黍柘山翁都未識黃河一生醉臥西神下

沛中

漢帝龍飛有舊鄉誰云尺土係典亾八千子弟歌三匝百二河山泣數行故社枌榆空近水荒原禾黍尚斜陽今看一片風雲地落木蕭蕭斷客腸

太白酒樓

何年供奉此登樓落日曾明紫綺裘石闕薜滋唐蹟在女墻花發魯門秋朔鴻半度皆南向汶水中分更北流直道文章了無益一名猶為謫仙留

東國

東國風烟接櫂謳客心終日岱雲浮青郊自落雞

心棗紅袖能騎果下騮持斧澤消彈鋏夜先司寇代巡地倚閭愁入擣衣秋尚看匹練吳門近一夕星帆更冀州

天津

疊鼓城頭動曉河天津西望接滹沱雲間驛路楓香合海國旌旗蜃氣多八月未隨槎上使五噫元是客中歌揭來重厲清霜夜郤夢江南白鷺蓑

荅同人十首

近是悲歌者分携伏枕過江湖頻中酒風雨欲窮

年婉轉青蛾恨飛揚白雪篇相思叢桂發應不困沈綿 顧景行

二

秋水城隅路春池夢裏詩浮沈原子意蘊藉亦吾師本自流聲早空疑奮翮遲孟陽諸季好爲語最相思 秦燊天其天

三

當世論文苑諸劉久頡頏鳳毛殊不鍛鵷路會俱翔辛苦韓康藥逡巡陸賈裝别來相見者誰不問

眞長 劉震修沛遠

四

今日停雲意多傷善病身飄零隨世故惨淡向天倫歲月文章老氷霜晤對眞異時三徑裏應共白頭新 蔣路然

五

慧業知誰似閒情賦乍成衣承羅袖拂人在玉山行本擅無雙目俱傳第五名殷勤别時語爲子愧平生 顧華峰

六

鄒生開美度清句照河梁自我忘形少看君用意長流紈圖蛺蝶石黛拂鴛鴦尙負追風志臨觴獨慨慷 鄒黎眉

七

契濶能無念五言今杜陵足知靜者意不共世人能搖落俱相似死生眞可憑與君兄弟好懷舊一沾膺 施眉堅儷清青蓮

八

先人交最篤於子見通家終始存神契艱難各髩華文章隨短褐壚里雜悲笳夜夜鴒原夢同君天一涯 華覲生

九

忽逐塵中跡頻懷水上居家承仲舉榻人識長文車艶體金荃後精思石鼓餘閒門時獨往此日意何如 陳公昌

十

家世推辭囿君今譽莫過見時紛自失眞處勝人

多小幅通靈西新篇絕世歌何年重翦燭醉爾綠

筠窩 華商原

燕臺雜詩

依舊西山爽氣來長安如奕使人哀不知仙掌猶清露欲向昆池問刼灰秋入角弓鳴曉月寒輕油壁走晴雷昭王事業俱荒草獨立悲歌日幾回

二

烏啼何處不勝秋終古桑乾入塞流故內金盤還衛霍諸陵玉盌自松楸頻來實地龍宮閟歛聽神

梟鳳蹕遊遮莫山川無恙在不須鸚鵡話從頭

三

當歌莫負酒如澠榮顇悠悠豈足憑牽犬幾經悲上蔡種瓜誰不笑東陵塵消碣石三更雪風落交河九月氷試問夜寒華省夢故人知未戀青綾

四

鳳城木落颯鳴鑣暮角寒花滿麗譙北望金臺終寂寞南來玉樹已蕭條秋風珠舶留殘客夜月香衾怨早朝共道幽幷多結託幾回田竇不相饒

五

曾看直北是京華上苑寒生苜蓿花千里素書邀朔雁九門刁斗雜宮鴉珠官擴海唐蒙節玉帳秋風蔡琰家莫把茱萸高處望疎烟淡日正無涯

六

山氄蒙茸醉叵羅恥隨肥馬狎鳴珂千門樹色驚心盡一夜蘆花點鬢多燕筑人誰知隱約齊竽吾亦謝蹉跎明朝歸臥烏皮几悵望浮雲奈爾何

歸舟

猶是來時路天寒鳥不飛村膠遲到面朔雪少沾衣草色黃泥岸人家白板扉淄塵看漸少一月去王畿

二

白月夜三五玄冰路一千滯淫生積慮飄泊愧流年野燒驚鴟上寒更獨戍邊不關來往易興盡子猷船

橫掠

橫掠青絲側控弦探丸借客鳳城邊相逢莫是悲

歌者不肯回身揖馬鞭

打凌行

冀州窮冬凌合時盤車挼軫凌上馳東來地脉有先後晝𪼙按日無愆期何哉孟冬一夜雪清源百里堆瑠璃黃頭卑䀣失顏色膠膪結佗吾何施前舟健兒三虎力平南材官龍纏旗十抱呇楠作行舸繚以精鐵圖文螭百丈牽壓勢莫敵船頭架木揮長椎揮長椎擊鼉鼓莫使平南獨勞苦傳籌作隊相迭承碎撼瓊瑶瀉玄圃灣頭犖确凌最奇乃

是前人敲復聚欲破將無五丁斧手脚凍皴君莫語前賽神祠醉清酤

淹泊

盡處淹留類賈胡澹烟流水郎三吳魚鱗淺瀨明孤鶩犢背微陽坐晚烏人事驚心公幹網歲華回首嗣宗塗冬來未得江南信歸到寒梅試蕊無

旅月

獨樹歸猶識闗河入典闗一年明月夜八度客中看遠市浮烟細疎簾隔霧寒遥憐到家處節物近

椒盤

秋水集卷第二　詩二

詠史

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斯言出主父坐使赤族
成借問彼何爲感激由人情賤日不相納富貴邀
相迎以玆日莫意口語愁公卿季子亦困辱咄哉
焉足爭君看日中市馮生見其誠柰何委身首殉
此鴻毛輕陋巷有簞瓢千載聞賢聲

二

漢家邊塞勲赫赫衛將軍丈夫富貴時呼喩生層

雲偏裨與襁褓茅土何紛紛龍蛇既變化不能華
其文君看尙平陽舊日蒼頭羣

三

郭公在建寧清流所依倚閹尹方搆患縉紳禍靡
止頡頏清濁開卷舒得其理孟生辱已歸叔寶竟
誰齒奬訓固不軀妍媸變終始悠悠墊角巾渺渺
仙舟子誰知范史雲聞風坐相鄙

四

中散餐霞人形解何荒忽好盡罔莫容褊心更貽
戚日影照援琴廣陵於此絶步兵乃埋照中情日
沉結旣慟兵家妹復悲窮塗轍洪醉豈偶然深衷
保明哲蘇門竟無言禮法終見疾安得䃶礧平謹
愼如萬石

五

炎靈昔中衰名字紛盜竊偉哉竇安豐拔起投天
隙河西遺種地累世已蒙澤擧足左右間輕重在
所扼天水鍉血寒功名等一擲井蛙列陛戟骨肉
已狼籍侯方決策東從容請儀適蟬脫王侯尊退

然避袵席英雄盡如斯厥族何由赤

六

武安未貴盛侍酒諸郎年一旦恣傾奪䝉始城南
田詭云過魏其渺若來九天帳具候平明日中不
肯前有詔賀丞相王侯若雲烟枯菀豈不懷勢謝
禮則遷仲孺胡爲者側目心炯然衆辱東西尉感
憤寄所宣終焉相爲死吾亦歸其賢要路不可近
曠觀將自全

七

輕世固大節絶人誰謂難仲御棄親愛振此高飛翰靈歌送甲夜安能同衆歡破落行去之寧必爲朱丹浮橋日三巳鷁躍捎波瀾邈矣河女歌聞者爲悲酸叩舷激清商驚沙浩漫漫高覩謝太尉石心方自安

生涯

牢落生涯一惘然河陽霜鬢此經年巳空北海盈尊酒又賣南山種豆田安意豈難消破甑危機終怯傍驚弦五湖烟水三秋月儅點棠莊第一篇

築墻

昔賢潛版築吾率野人常薜細緣應滿茅疎覆不長莫教遮遠岫只辨倚斜陽鄰樹相依久移陰近竹牀

賦得初日照鳳樓

北極開天闕東溟發曙光旋臨雙鳳舞稍見六龍翔樹色分長樂鐘聲隔景陽輝輝映蘭戺的的上梅梁併注螭頭迥斜侵豹尾長九微初罷燄百蘊更添香御椰承莦翠宮鴉傍額黃露明金屈戌風

動玉珢璫魚鑰通濟切雞人下曉凉君看飛鳷鵲何止拂扶桑

三月雪

修禊池臺曉色明起看飛雪在簾旌愁沾蝶粉消無地凍合梨雲夢不成郢客調高方寡和謝孃才逸獨含情珠樓不鎖濃陰幕散入東風作雨聲

題元僧日觀画蒲萄

上人提筆寫凉州苜蓿榴花豈匹儔半壁秋風珠錯落爲君沉醉夢封侯

五日芙蓉湖次蔣路然韻

新蒲泛酒迥添愁猶是年年此醉遊人影散爲巫峽雨櫂聲飛似廣陵秋忽傳水調過花港不放山光上鷁舟試問玉符釵上燕一時何事盡迴頭

桂花雨

一樹西風秋蘂黃不堪飛雨送年芳愁連山曲冥冥色醉惜簾櫳細細香濺淚不緣侵曉露忍寒終怯待斜陽便教落處成金界欲乞慈雲覆石牀

山中同陳集生

漁歌樵唱往來閒細路斜迴見白雲落日有人成獨立空山何處覔奇文遙城如霧千家合比舍鳴泉一澗分但使同歸心賞在不將踪跡老人羣

早春病中

百舌語猶澁東風吹不禁獨慚筋力異眞與歲時深梅藥違寒望椒花見病心青山隨隱几日莫強長吟

二

星霜有代謝卽事不成歡月近燈前白風從臘後

寒委心觀變化率意得艱難宿昔狂游處回思是病端

三

過雨頭風在涔涔臥一旬簾櫳愁裏[illegible]燈火望中春心迹本俱寂形神更不親故人相慰數時起凭藤輪

四

近日高陽侶追歡定幾回頗聞詩律細應遣病眸開促坐圍銀燭分曹染麝煤共憐吹琯候衰颯獨寒灰

五

牢落風塵事春愁不自憑臥過農曆月老傍法王燈燕入寧安壘鴻歸且避矰送時餘[illegible]對酒如澠

六

草色春仍綠前遊已鬢絲江花停騎外山月並船時小喜經懷失長貧與病宜竹窗新雨後籌火遲香遲

梅雨行

不知幾年雨來弃今年梅熟時朱門画閣無人知曲闌迴合羅幕垂銀鴨吐香香不已小玉開屏看流水遶塘夢斷閒殘棋平橋漲綠鴛鴦起獨有蓬蒿仲蔚居風吹窗落庭成渠霤侵苔蝕雜蝸跡四壁自圍蒼頡書著屐出門緣齒脫坐憂溼氣侵肌骨閒道平畦更可憐昨夜青靑今夜白分秧典盡身上衣魚鱗吹浪鸕鶿飛

晴

端憂無雨霽薄日更如何亭午始覺得入春誠未
多幽花明灌莽輕翩散江河且理登山屐還求返
日戈

題陸鴻儀画

天外朱霞衔暮山一峰如黛壓烟鬟從知天上金
銀闕只在湾秋落照間

銅雀臺

豈謂君王意惟教望墓田誰能矜舊曲猶似倚新
憐淚盡羅衣上身輕玉座前高臺見松檟日夜起

風烟

折楊柳

問訊河橋柳青青幾度殘不看攀折苦豈解別離
難露浥羅衣重風吹玉手寒贈時勝綰結何日渡
桑乾

詠懷古蹟五首

泰伯墓

讓皇墟墓草秏秏自昔文身忍自堪天意可能無
伯仲人文從此在東南樵蘇已解當年禁伏臘都
非近俗譆遷史世家空第一更無碑版臥烟嵐

闔閭城

君王東徙築椎都尚有離城水一隅山擁蛇門廻
震澤浪翻犀甲走姑蘇碧桃塢在荒烟上青笠漁
歸落日孤自古興亡俱寂寞西風啼殺夜栖烏

西施莊

苧羅無復浣春紗腸斷湖帆十幅斜蔓草尚沾亾
國淚遠山長對美人家白猿劍去空消息烏鵲歌
殘幾歲華不見沼吳人別後年年開落野棠花

何年壯士此棲遲片石居然照等夸尺劍已還公
子國一龕翻並讓王祠不妨屠狗常鄰近豈有巫
陽走歲時堀室功高猶憾濟更將何地葬要離

春申澗

澗道荒涼澗草侵昔年珠履罷登臨青山白易邊
齊地晴水潛知代楚心雨送大雜吹石落鳥沾輕
沫入雲深李園縱死朱英用不及潺湲獨至今

夜坐

宿酒醒時百感加高樓中夜泣年華輕寒疊鼓翻
栖烏細雨籌燈照落花巳分此身長作客未應今
夕便無家古來恩薄皆輕絶顧影中原生事賒

城南

城南微風吹酒香主人投轄當朴塘卽看花柳憍
春事復有樓臺留夕陽今我詩篇最潦倒故人論
議何飛揚亂兵猝吏汝暫息曼衍魚龍爭夜長

曉登廣山觀日出

江南諸山廣山好欲往登之苦不早秦子携我六

月來二十四聲蓮漏曉遊人上山猶秉炬上方月
照青楓樹山鬼潛啼薜荔風雲根斗溼滄溟霧薄
寒蕭蕭宿酒醒置我望海之高亭亭外何所有八
荒一氣青冥冥須臾海圖雲錦坼碎擲珊瑚蕩晴
碧忽疑燭陰吹炯燔長空翻起咸池勢㶚渤中含
日車何躑躅細柳扶桑幾朝夕祖龍長橋不可成
萬里空鞭石流血吾聞岱宗日觀稱絶奇豈與此
地同出沒人生萬事更何有海水悠悠自今昔不
見神山徐市船安知別島田横客表獨立兮雲容

容山寺門開聞曙鐘下山始見上山路青壁丹霞
重復重

浙游阻兵滸墅

欲逐東風去難爲行路心榜謳烱外合岸火雨中
深邃落關河在艱危歲月使尊前歌莫緩遲對欲
分襟（時震修將有鄞游）

送劉震修同李夢沙使君之鄞下

劉生青雲姿才名建安後驊騮不得意日夕念馳
走方春共南帆子獨屨西首廻風吹客心更折闔

門椰此行度寒食風景自應有銅雀帶長河自昔
盛文藪君過古夸門更有侯生否信彼天地中風
流習來久頗聞至今人結託猶能厚使君鄞下奇
慷慨卽携手李郭見斯人叅辰望吾友肯使飛動
心窮居此相守

蔣路然至自洞庭

何日不相見其如此會殊雲巖好風日忽與故人
俱卽事論詩律他時見酒壚君言莫顰勝失喜望
平湖

桐雨樓

虎丘東畔鎖琳宫蠟屐尋幽一徑通香樹迴隖栖鴿上斜門閒閉落花中旃檀色淨諸天雨翡翠烟迴小院風自有故山居未得毎看清境歎飄蓬

山月

緑烟滅東嶺圓暉宛中天横遂怨山月聲落青軒前山月相終始古人已徂遷何以樂相樂莕此紅芳年起舞屢登降湲瀅見長川尊酒猶在窗郤立望雲烟何當棹頭去念此已茲然

山雨

雨氣不斷歇空山阻靜便細風吹入戶微月照連天林鳥宿何處檐花落眼前不知新火後留滯洒壚眠

垂虹橋

客思春流一夜東又隨帆影過垂虹紅疎臍落桃蹊雨綠滿頻吹麥壠風水驛浮烟通越絶曉星殘角夢吳宮聽鶯沽酒何辭遠消息兵戈有異同

烟雨樓

烟雨樓頭雨過時岸花檣燕坐離披水光北去明鴛尾日氣西連抱郴陂來往夜漁歌自熟廢興孤衲問能知驚心檇李兵爭日獨立憑高自詠詩

王文恪公家藏梅道人漁樂圖歌

西莊北苑俱已矣仲圭戲墨稚四子更追洪谷寫漁舟此卷猶存太原氏太原春日陳金石綺席紅妝照丹碧須臾玉躞開錦贉置我寒江坐寥泬寒江蕭蕭漁艇集沉竿没網紛相及有時横槳凌盤渦手接修鱗暎空立勢聚已恐坤軸動目窮疑有

蛟人泣筆生墨重辨者難轉覷始覺聰明入先生草書亦絶奇揮灑復和玄真詞一吟再覧意未已流水桃花今及茲君不見古來漁人富春叟富春之圖出子久十載聞之未得看爨桐幾絶中郎手今見此圖重歎息魚目悠悠世何有歸去鳴榔細雨天家在清溪藕花藪富春圖幾爲陽羨吳君所燒今其存者已無前幅

冷泉亭

日色虛亭外颯然林氣秋乍來真自失欲去迴添愁白日落猶在清泉注復流須教飲冰客駐展蹔

忘憂

蘇堤

一壥偏得稱襟期名被湖山絕等夸隔浦青驄歸薄莫暎山烏榜過移時休吹蘆葉愁中曲恰見桃花亂後枝我憶風流不能去六橋橋畔雨如絲

飛來峰

言探武林勝振策西未已遠知長林迴側見孤峰起削成青芙蓉風雨洗泥滓嵌竇入窈窕恐觸丹崖圯𨇤𨇤懸雲根冥冥垂石髓修蛇蟄我前清猿

在人耳靈山昔飛來於彼復何始荒忽安所無恐此艮偶爾致辨紛在今儒生喜窮理偃仰一長懷巖窗見移晷

杭州雜感

鵙夸江水繞霏微伍相祠前望不違事去已看君子入潮來寧復美人歸山頭碧血知花滿海國濛風見烏飛省識興亡共流轉觿熊衰後幾沾衣

二

宋家宮殿俯金牛狠籍山花雨不收北狩以還猶半壁南音從此雜中州空傳鸚鵡呼方響無復冬青識故丘指點鳳皇山上路不堪蕭瑟起邊愁

三

表忠碑字尚嵯峨衣錦城荒鎖薜蘿立國地於孫氏少識時功校實融多八都起擅湖山勝三節歸從父老歌再拜玉旒空故苑亂離時節懶經過

四

紛華何處說先朝明聖湖頭樂事饒直指封章陳水利長秋臺榭上雲霄旋移帆影無窮柳不記簫

聲第幾橋往事杜鵑啼不盡淚痕添與浙江潮

淨慈寺訪豁公不値

南屏疎雨點禪關氣挾金銀一水間統統鼓音時出寺昏昏塔影欲平山僧歸淨界林花落客到空庭虎跡閒轉憶湯公詩句好碧雲寥落莫空還

于忠肅公墓

荒岡草色閟蕭森從古功高怨易深西市啼鵑催客夢南宮白日見臣心山廻高塚仍遼落公在神州未陸沈苜蓿春嘶沙苑馬肯容遊子泣碑陰墓上

牧馬不得入

十八澗

千山西來如走馬天風吹人欻焉下匼匝中分一徑深卷起千山向身瀉忽疑身在屏風隈山勢交關徑廻接有時筑罷幽琴開碧流縈轉白石間誰將荆浩圖中瀑挂向碧頭百丈山此中亦有招提子怪我看山意無已劃然指點匹練開連蜷剪入錢塘水錢塘之水奈爾何古今萬事何其多儈賽煮筍截肪白紅蠡瀉酒如江波拂拭雲根臥白日

明朝醉與銀鞍馱

韜光

邏識韜光路幽修愜晩尋竹分諸院水林合數峰陰風雨丹楹古莓苔綠字深靜看前輩語遠愧百年心 有吾鄉高忠憲公題詩

三生石

此地三生事憑誰問劫灰錦襠行汲去椎髻唱歌來絕徑朱華落浮生白日催精靈疑可見延佇令人哀

靈隱寺

舊知靈隱寺此日足幽尋自昔傳飛錫於今尚布金江流消刼火山響荅潮音桂子丹崖合蓮華碧殿深到來唯瀑水近處卽長林夜誦聞猿語朝參見虎心未能捐慧業巳是異塵襟落日荒荒去春烟細細沉祇應掃花雨息影鷲峰陰

放鶴亭

林公放鶴處亭榭幾囘新亭鶴去巳久山禽飛向人盪胸雲影薄刺眼野花春不盡看山客何人知

隱淪

新菴

靑壁入門斜紅泉對落花嵐光生几席竹粉在袈裟有戸皆編獵無人不釆茶桑門留客喜取適似山家

吳山

吳山翠削城中起半入平湖半江水百雉晴開樹色間千門月落烏啼裏星霜迹絕望闕河猶記完顏立馬歌古往今來何處是亂雲斜日海門多

紫陽菴

散策不在遠值此驂鸞跡驂鸞去不還山花笑行客登頓入陰霧離立穿積石想見兵革餘荒凉自疇昔倚伏念無端相從鍊金液

湖上竹枝詞

江頭日日浪花堆不及儂船去便來唯有湖心亭子好十年少過六千回

二

生憎湖上白蘋風吹得春聲處處同莫待相期不

相見樓船只在六橋東

三

空王臺殿入清虛昭慶房頭駐客車免得放生池上梲佛珠纏臂看叉魚

四

白頭漁父見承平吹笛孤山舴艋輕見說天家錢又趂惱人湖水不分明

五

不學杭州雙髻鴉軍裝小隊鬭天斜宮靴細馬清明後辮子盤頭滿插花

六

休將青幰護纖纖披甲前頭喚揭簾昨夜清波門裏過最先車子杏紅衫

七

日斜伐木去駸駸翠栢青松給羽林愁殺西陵蘇小小不知何處結同心

八

龍井新茶潑滿壺赤闌干外是西湖年時還有當

壚女青旆紅燈唱鷓鴣

九

兒家不惜綠楊殘一抹西湖小閣間嬌把菱花照西子揀將山色画眉彎

十

堤邊閘口水如羅月滿風生相應歌願得歡情似湖水更無時少更無多

城南賣藥詩為劉沛遠賦

尺五城南路豈賒故人樓遲似韓家著書不入咸

陽火錬骨惟求勾漏砂玉杵夜清收石髓銀牀秋
冷汲鉛華吾家卜肆長鄰近與爾同看犯斗槎

得諸震坤入關之報

秋風昨夜見　明綸已乞紫臣未死身廿五載前
投分意六千里外欲歸人艱難豈謂青雲得飄泊
應同白髮新屈指相看還幾日喜心翻倒一沾巾

二

百年榮顇竟何知鎩羽因人豈足悲江介春風應
好會薊門霜月是前期（前有詩誓歸且云薊門霜月實聞此言）玉關

眞喜生還日銅柱何妨復戢時今夜青楓歸夢穩
加餐猶欲寄相思

歲暮與內

歲暮百憂集寧無內顧私五日抱書眠十日行未
知以余失路日致子櫱窮時昔望春花榮今臨秋
草靡賣珠行已盡日落悵含啼

偶感

輪輻已辭乘委積當路岐行行方在險顧視心中
悲日出照荒塗後車已載脂接跡跬步間似恨前
行遲吾聞九折阪忠臣亦難爲君看叱馭者豈復
爲刀錐

二

安仁挾珠彈婉孌當衢步灼灼弄餘姿遂得青娥
顧左生豈不達希此平生遇不見連手人委頓棠
羣唾吾聞洛陽道得喪齊所赴君看車馬間塵衣
變緇素

冬夜分韻

刻燭詩成有百端桂堂西畔月初殘白燒石鼎移

相近客散銀笙炙未寒不爽葭灰催月令易訛星
緯驗天官尋常酒滿爐紅夜更得平生幾度看

山行

椒花飲散不成醺行對遥峰禮白雲隔水疎烟青
九點覆堤新柳綠三分經心曼衍燈前見聒耳梟
盧夢後聞我自蓬窗看過雨半帆斜影碧沄沄

自題小画

風雨無端感客心側身天地此浮沉荒塗送盡閒
車馬不覺青山换古今

二

占得紅泉與綠蕪不將名字挂通都君看滄海横流日幾箇輕舟在五湖

秋水集卷第三　詩三

為黃漢臣題所藏顧子方書蹟卷

顧子耿介士夙昔見嶔屼豈惟異風骨不肯同衣冠抵掌論當世奮袂起長嘆分別涇渭流心事如驚湍皐路一蕩覆所為良獨難天風吹輓歌血碧川原丹摧謝理一致達人葬蕭蘭壯心未試時日夕弄柔翰金石委坐隅逸思發流紈振頴既游龍斂筆亦停鸞官奴草書後法不逮貞觀旭素與過庭各自開狂瀾顧子學書譜妍步非邯鄲今觀屈

彊意孫實慚氷寒故人黃夫子投分同雞壇至今藏舊蹟寶若金琅玕示我一卷書無乃墨未乾其前列詩歌慷慨念無端歌時筑聲苦歌竟壺口殘其後綴短牘豁達披肺肝懷袖二紀餘如聞勸加餐世路多諱忌今人好譏彈獨有吾友心相守如任安勿言數行墨仿佛平生歡緹封護風雨一一蛟螭蟠余愁腕力弱空得幾回看

蟬

高館豈知寂煩君鳴近林恐驚遲日意莫抱後時心流響不自晦置身空復深寧憐怨齊者太息坐盈襟

螢

幸自生微末齊紈尚見求故應明宿莽何意近淸流珠斗一相亂金階殊未秋愁心對風雨狼籍亦誰收

荷

託根非玉井嘯侶即金堤遠道不可見淸江開又齊倚風聽子夜兼月舞前溪折得紅衣後鴛鴦何

處栖

珍珠蘭

嶺海何年別江潭珮不成紉添鴛縷細散落翠鈿輕金粟仍畱影珠官為乞名如今儉妝束獨繫美人情

促織

札札復何意勞勞方未央看君抱幽素只是對流黃夜怨紛停杼秋心愧報章碧紗烟底語一種是迴腸

絡緯

金井秋絲早難爲獨夜心郎看抽素繭容易上靑砧細雨飄難續迴風引不禁無煩嘗蕭索殘暑在平林

茉莉

南陸朱華盡翻然見雪姿郤移炎瘴地所得晚京時和睡拋靑簟分香覆綠瓷無因荅幽眷不敢戀芳枝

雞頭

不自沉珠浦因人剖亦難未容鷃啄與無乃鳳銜殘玉顆流[illegible]滑香包出水寒加籩已周禮慚愧野人餐

百丈行

江南九月秔稻黃風吹罷亞農築場官家詔徵戈船上軍書捉人牽百丈空村有婦應晨炊豪者屈強相爭持狂呼里正盡重繭日夜唯恐鞭箠隨縣鼓淵淵飛急羽深山大澤誰藏汝百尺長繩齊貫腰被驅那得丁哼語亙陌橫阡慘不譁嚴城燎火散蜂衙一飯總經官長慮比戶給守無咎壁健兒乘艖少乘馬農夫在邑誰在野爲待艨艟蔽日來一聲箴箠催行者羅旗卷霜肅旅呼中軍夜醉紅氍毹寧知恐死船頭卒二萬無有完肌膚古來兵行鬼神疾將軍幸自遲行色不見樓船橫海時年年用盡犁鉏力

秋郊射獵

專城今見冠軍雄講武淸秋校獵同令出盡如司馬法名高何謝函麟功弓開陣月三更白旗簇霜

林萬樹紅不似五陵游俠客雙鵰懸馬醉新豐

西郊許氏花圃

春城過雨又相邀背郭堂成倚麗譙圍合欄花當戶網屏除蘿蔓見山椒靑村氣接垂虹渚碧水光分郤月橋一醉從君迷近遠十年愧我夢漁樵

二

半灣紅起赤城霞指點桃村路不賒修褉過時春畹晚浣花遍處壘疎斜（余爲題其軒膀）果從移接頻分種泉恣評量爲瀹茶傳道梁鴻居止近欲判書籍問

東家

濡城雙烈詩

登臺抱樹有前徽雙烈濡城志足悲霜月祇今凝燕寢烽烟曾不到蛾眉誰矜樂府華山曲不盡江流幼婦碑玉井青蓮開十丈春風桃李可同時

題明妃圖

一曲關山雁帛遲紫臺青塚不勝思披圖遍寫春風面獨有當年怨畫師

來悅樓詩

芙蓉湖上花如霞百尺丹樓俯花縣疊砌璃烘雲母屏交疏月抱金徒箭林外南湖一片明城頭西嶺百重横春風茂苑帆檣上落日蘭陵驛路平碧瓦烟綿春事晚青村繡錯田歌遠櫛比斜明屋角金烏啼燕語空中捲一聲鼉鼓報當關仙吏尊開白炬閒鵾絃鳳吹落天上千門萬戸皆歡顏江南樓榭尋常起兩相朱甍望相似問君樂事何能然我公政化平如水公來三載振頹瀾恤隱摘伏弛復張卽如頃者更役籍燎若所陌横琴堂其餘萬

緒紆籌晝笑談風雨無留牘已從璧水起岩堯欲向山泉覆金碧百年衰盛豈勝思一非兹樓廢墜時古礎文甃埋宿莽霜鼙聲斷嘯寒鵐中世官曹如逆旅明年自計知何許公也輶軒觴擢臣施設何曾問來去卽今雲物敞登臺經始重新戒子來不是潁川容借寇誰看合浦夜珠廻

贈漢陽李雲田迎侍兒楙鏡

我見猶憐更莫疑撿書調黛事全知只應不解銅鞮曲教唱蕭郎自作詞

二

病後修蛾不耐秋昵郎絮語動離憂兒家薄命羞金屋素帔焚香侍遠遊

新春同泰留仙山居

不記頻遊地揭來方浩然且知山不改莫問樹何年暎水見初月隔林聞夜泉余愁渾得醉衰颯坐中眠

二

爲復躭幽討因之寘見聞草生如有跡鳥啄自爲

羣林氣時含霧山烟欲作雲端居親物化無事覓
奇文

雪後再還山中

幾日山際歸塵憂不堪理忽憶酒壚游袁生雪中
走寒收叠嶺雲風結春池水復此近高標林梅散
餘蕊

山月

何處難忘月空山此夜光遠應通不室靜已度林
塘風慢開樓小霜鐘出岫長春江花又發添影照
相望

雨

巖扉坐寂寥靈雨下亭皐遠火寒無影孤烟溼不
高天心占此夕人理困吾曹且惜梅花落開軒命
濁醪

集嘉樹堂分韻

每緣勝地得韶華照眼軒窗逐水斜宿雨白迷依
渚鶴晚風紅墜入欄花尊開故社分榆火客散平
橋趁柳衙不用更尋輿廄蹟曲池高榭幾人家

雨中桃花分韻

愁雨愁花共錦湍玉顏紅淚叠輕紈濛濛柳浪飄
相及漠漠梨雲醒校難隔浦騎回氷汗重渡江人
憶絲衣寒南陽高士空消息溼遍臙脂擁檻看

和吳伯成令君清明日遊石門次韻

自識來遊晚扶携始石門目隨高鳥沒心與亂雲
論躋磴俯松色量泉見雨痕鳴琴幽興熟野父莫
驚魂

又次秦晉仙韻

尋山無近迹坐久得幽通遠市吹新火餘花逐去
蓬迴臨千地上翻在百泉中惆悵清都別回看覺
冥濛

又唱韻

莽莽春風路巖窗望不違江帆遥可見山磬晚來
希壁色蕩烟盡鳥心爭日歸輞川尊酒在乘月醉
清輝

山中曉歸

使君遲日愛林泉碁局詩筒事事便山暗高樓聽

急雨月明柔櫓下清川戎戎岸柳連江市隱隱城烏起曙天自是文翁多暇日不關河朔勝情偏

春後再過山中

春事隨人倦池臺再至時暗山聞布穀深巷落茶蘼疾雨侵衣過殘絲滿徑吹何當買烟舍白日臥疎籬

早秋夜坐

空堂欲二更宿昔度雙星露竹翻栖烏風枝落聚螢自然添颯爽豈不念飄零尊酒吾何樂違時眼暫青

歸元恭諸子集影園得林字

秋氣颯已至高齋生遠心之子十載別共此清池陰良會詎幾何白日匿西林樂洒永今夕無言金玉音

集嘉樹堂得六麻韻

與子期何所名園水一涯晚烟山閣遠秋色稻畦斜散策候泉脈移尊當露華可知招隱地開遍小山花

中秋後一日集徵緯堂得四豪

秋心何處託長謠步屧郊原引興饒小院折花紅袖晚野塘吹笛畫船招旋來寶地明如水乍側金波遠應潮醉後莫辭鸜鵒舞酒壚回望一迢遥

集純齋賦得落葉

對酒每不樂悠悠思長道謂言落葉時馬首秋風老人生聚散意發興何草草曉來北窗臥策策驚懷抱共彼氷霜情修除不能掃一昨山中春青青著林杪即此念摇落何用慰相保所希君子心日夕存枯槁

贈別姜西溟歸慈谿

當世文章在相逢情更親山川發森爽氷雪資清真頻對一尊酒欲歸千里人看君猶失意望望落花春

雨隙

雨隙春旋失山樓坐日長亂花無次第輕絮太飄揚白髮愁頻見青尊晚不妨年年添困懶惟覺燕飛忙

寄顧梁汾次見懷原韻

曾是金臺旅食身遠傳新句問風塵紫微清漏今誰屬轉憶風流第一人原句同是黃金臺畔客紫微清漏是何人

二

曈曨曉日鳳城開纔是仙郎下直回絳蠟未消封詔罷滿身清露落宮槐

三

撫劒悲歌欲別時臨岐曾不問何之秋風仙桂泥金信不似蒙陰落魄詩

四

交河飛雪幾經來屢蹕長楊一騎催圍合侍臣齊立馬 聖人親自射熊回

五

知爾看雲晨復昏不須惆悵怨王孫高堂幾箇承恩日親捧天書下九門

六

結束琴心付綠鬟兩中滇海舊朱顏早朝已切香衾怨肯放羈魂一夕還

七

風徹綈袍特地寒馬頭殘月夢長安明朝短鋏燕山道還擬相逢戴笠看

荅秦樂天

風掠湖帆水濺衣月明三匝漫南飛逡巡懷刺初心失零落同袍近信稀饑至本從仁祖食興闌差類子猷歸只應惠好能携手秋渚芙蓉一釣磯

中秋夜

遠照同千里幽暉待一龕潤添初過雨嶺護欲開嵐草木風潛動蛟龍氣正酣肯留今夜月無恙在江南

秋夕山園同西溟留仙

空堂初罷酌欲起聞鐘聲秋月水邊上夜山林外明逝將與朋好即此遺平生越客何多感南枝時復驚

支泉同吳梅村先生顧伊人作

遶山意自緩復作聲泠泠已是兼秋落應難入夜聽逝空時激素過樹遠含靑寂寞門方淹從君醉

復醒

秋水閣

鏡檻𡊮何頻濠梁意獨親低斜纔出水瀇瀣不成春岸竹緑青壁汀魚上綠蘋無人見虛白日夕冷衣巾

晚眺

湖上風吹白袷衣山橋雲影轉霏微琉璃地接潭燈上金粉香殘菀草肥花港綠尊移櫂晚稻畦青笠見人歸郤嫌避客猶應淺別結茅堂事息機

淮南被水書所見

泰郵波影極青霄萬頃湖田恭沉寥烟薄菀岡栖雁戶人歸墟里記魚標翻令上瀨淹郵傳猶爲捐租累使軺慚愧江南老逋客一帆今夕倚逍遙

渡江

解凍風吹鼓枻行金焦殘雪去來程十年薄海無傳箭百雉臨江尚置兵幕府伍符紛約束野航漁夸競縱橫路難歸信添愁絶慎慰高堂日莫情

阻道兼報祖觀察

幾夜樓臺過竹西長淮帆影尚淒迷懷無白璧猶疑罪坐有青氊賸可携已類傷禽驚曲木不妨癡馬惜鄣泥使君若問淹留事盡日春風厭鼓鞞

贈汪紫芳有道

紫府仙人號紫芳小山叢桂拜雲裝身含劒氣龍光動書普琴心鳳錦長繫得綵繩留白日吹將玉律喚青陽先秋我分同衰柳早乞玄言掃鬢霜

羈懷

五度羈心記望舒想中芳草過南徐深春再折離亭柳遲日長歌幸舍魚白社客來猶隔面綠窗人病不緘書韓侯臺畔空朝莫孤負平生下澤車

二

羈栖何處有高柯猶是無端喚奈何已類公榮相對易其如中散不堪多崢嶸淵客乘車馬窈窕山魈帶薜蘿酒醒不知風雨後吳刀鳴壁笑蹉跎

淮陰歸舟

桂樹淮南客淹留意獨違所同國士遇時信野人歸雨過河魚上江深石燕飛吳船輕似葉明發問

漁磯

二

鐃吹喧京口還逢送檻車將軍嬰貫索周衛列諸千高足策無所危機觸不虛白鷗方浩蕩微戢意何如

三

榜人中夜發江月半村明烟淨飛螢度沙鳴宿鷺驚詩書心惕息豺虎路縱横故國懷人夢應懸海上城

四

幾日京江雨東行勢淼茫郤傳湖上路都沒柳邊塘蝦菜歸應好風塵處不遑又聞横海檄笳鼓下丹陽

廣陵别留仙而北道中雜題

一

江上飲君酒孤帆相背行予南余更北分手即兼程

二

斷梗憐踪跡歸書去郤遲秦郵今夜雨腸斷有誰知

三

不浸城三板維舟見水痕尚留殘甃在半築向湖門

四

秔稻無消息生涯爾足矜綠蓑湖上市紫蟹與青菱

五

曉下蛟龍窟風濤難具論君看出門去何處有平原

六

僅識艱難過濤聲隔雨聞殷勤相阻意無恙報休文沈青城太史頻見勸阻

七

甓社湖邊雨冥冥接大荒忽思窗下菊明日是重陽

八

十尺黃泥岸人家穴處多不知天地意何事尚風

波

吳湖州薗次枉書索小詞郤寄

與世寡所識況兼才力疎多慚五馬客遠寄雙魚書茗丄掬衣好花間載筆初相望春水絲邀淵意何如

贈吳弘人

落落經多難棲棲異昔情愁身仍玉立老句漫金聲白髮來聽雨青山欲送行知君悲伏櫪猶自憶長鳴

集毘陵青山莊限韻

何處堪忘署名園入望青坐當收宿雨歸合待華星水氣沿洄見田歌遠近聽主人容看竹三徑不曾扃

二

未覺維舟遠招尋亦故山渚蓮侵檻入水鳥向人閒落日難窮目輕塵不上顏出門貪颯爽駐展闕茶還

三

與熟游塵數平泉此舊莊細烟蘭玉塵芳草認銀章過磴風驚竹回舟月在岡莫辭河朔醉巾拂有微涼

病瘖口占

嗒然隱几動兼旬直是難分病與貧唯有玉蘭堂下客死生料理白頭人

二

厭魄殘形費錯磨火雲雪浪兩嵯峨莫言此際瘖涼甚飽歷人情不啻過

三

有硯新妝竟莫逃漫矜君子笑兒曹但令便作終焉計白首同歸舊姓陶（靖節以瘖死）

四

貧愧文園典鷫鸘故人藥裹又相將秋心支枕添衰颯轉憶平生惠好長

五

坐移晝刻正無聊灑背青霜漸覺飄若語世情爭比似信如八月廣陵潮

六

紅蕖香褪病初生青桂花開欲送行扶起簾看墻正月照人猶向故園明

秋水集卷第四　詩四

黃河舟中見初月新雁

意亂豈自理況茲新別愁愧持俄頃心來對終古流初月下西岸征鴻向南州寥寥聲影外羈客不勝秋

行次觀射

畫鼓中流駐節來平原秋色淨氛埃一帆地接觀魚邑九日詩題戲馬臺鵰落燕弓雲外羽楓飄魯酒帳前盃鄂君繡被濃香透故遣青翰向月開

南陽湖上懷留仙後發不至

釣絲零落隔吳天此郡風烟劇可憐委浪青蓮猶匝市經霜紫蟹不論錢歌闌柱渚愁欹枕月上明湖記泊船最是故人期未至欲將心寄雁行邊

月夜

一夕歸懷遣遂難浮雲落日眎長安河聲北下青齊近客袂南來白越寒稚子校能支別淚高堂無復寄加餐傷心叢桂樓前月遥共天涯病裏看

萬里雲羈不自謀更堪零落使人愁驚烏月滿栖難定斷雁烟深去未休人客香臺青笠遠魂歸文塚白楊秋空餘驥子支門緒故國書來欲白頭

寄留仙

別君君將行為約相追及經徐復歷青相望何由一相郎亮非石尤風獨自君邊急劇恨分流水從余已先北白月當天秋色遠欲向何人寫胸臆客帳封侯夢久荒一囊翻共侏儒食日下書題去有無霜前砧杵空消息關河舊游不可再詩篇近律

誰能識魯連臺下眼欲穿言偃城邊行最澁人生會合豈有常安得縱身置爾側置爾側遲爾來使君呼酒芙蓉盃烏啼月落絲管哀連檣並舸相為開

天津

潦倒江湖中酒頻又攜長鋏向天津神皋木落關河壯列戍霜高鼓角新安往不成悲白髮至今猶自恨黃巾秋風一夜相吹急失路何人念苦辛

多病

行路兼多病新寒又益綿自知緣老大且復誘風
烟燕子軀俱別蘆花深對眠猶應報雙鯉強飯夙
城邊

寓淨業寺

埀井重淹日下裝竭來烟水晚蒼蒼謨隨逸翮凌
天路乞與閒身傍法王林裏旃檀金界月門前楊
柳玉河霜老僧莫問悲秋意今古西山下夕陽

羈緒與留仙

止息知無地羈孤歎有身貧來眞喪我老至轉隨

人白雪他山夜黃梅故國春九關猶踞虎歲莫共
沾巾

二

長懷知已意觸緒或無端醒去生猶在綈來叔尚
寒我無重煖席君有未彈冠豈不慰羈寂終歌行
路難

早春

綵仗廻青陸凌寒漸不勝氣蘇衣毳日風釋硯蟾
氷羞客問年歲從僧戒寢興六街燈火夜獨立望
觚稜

春雪

幽朔春仍雪風檐中酒看尙憐飛絮起重作折綿
寒骨肉豈相卹氷霜徒自殘書來授衣後腸斷對
辛盤

十月乙巳南北同日驟寒

陽月日乙巳幽薊號長風一夕玉河氷凌晨走羣
童是日高堂宴貂錦垂蒙茸客子衣最單坐近爐
火紅一舉累十觴未覺脣齒融春來得家書此夕

念飄蓬爲言風力暴氣肅長江東無書兩不知得
書始訝同由來三千里呼噏均洪濛誰爲有萬殊
叅錯一氣中吾欲冥搴有枯菀齊所逢風吹山川
平相與息微躬燕吳絶行旅何假夢寐通此意苟
不然寒暑紛相攻茫茫阮籍路慟哭何時終

留仙南還送於東直門外黯然遂別郤寄
是詩

立馬欲沾衣春風萬事非郤將岐路意翻送故人
歸白舫江花遠青門寨柳稀不如檣上燕相逐到

家飛

題王西樵考功三桐小影

考功負逸才海岱見清士昨日盃酒間披圖得所
擬正似清通裴叔則照我常行玉山裒玉山峩峩
非世情隱囊紗帽坐縱横一編自斬班左句三尺
盡識機雲名長白峰頭讀書處為言手種三桐樹
雲海遥遥鳳不歸獨覆青苔洗秋露

題王阮亭戸部抱琴洗桐圖

王侯下朝歸意氣何浩汗樾上斷玉聰林間櫝巳

岸墳巉有餘好風雅得條貫亂妄據白石高詠青
玉案百尺嶧山桐千秋廣陵散卽此竝高標懷哉
未河漢

雜詩

江南熟梅候幽燕始知春東風日夜起吹送柳條
新朝行玉河上莫宿玉河濵玉河清且淺微波動
龍鱗碧色照鞍馬駿駿度城闉南望十二衢甲第
連青旻歌鐘日未夕颯沓起黃塵相逢金張子輕
薄乃無倫兄弟執金吾出入當紫宸輿臺耀組繡
詡笑安陵君落日青樓上歌吹何紛紛青樓燕趙
女清矑映朱唇雖無傾城艷亦是可憐人男兒附
卿曲蹐步追浮雲登高望四遠含意貴自申何哉
羈戢士惻惻歌苦辛

二

苦辛竟如何撫劒念生平立身苦不早老作隨人
行富別易揮手貧別空吞聲憶昨援桂枝飄飄揚
江舲淒其風露意掩抑稻粱情青陽謝南國病骨
何時輕自我瀾音書三換玉階蓂依人仰看曉昴

對孤鴻征骨肉付行路何為苦營營約巳道未足
語人顏巳頹在性固不移處累安足貞天門詄蕩
開我獨愁縱横平生金石交鍛羽辭青冥舊好隔
長道新知間重城三匝栖無枝中心如鵲驚巳矣
歸去來故園芳草生

廣泉寺與曉公

馬足蝕積石深澗復幾里緣源得龍堂宿莽避遺
址入門滿山色曠朗豁表裏曉公寫直心相見一
如此圖笠覆我首青鞵易我履仰循翠微末俯憩

紅泉底團團杏花林紅艷亦已洗嘉蔬摘桑卷香飯抄雲子暝坐不知宴靜言究終始誰謂此日長彌惜流光駛浮雲自天末飄颻去無已東嶺月復升山門白如水

用朱生筆三十年聞其忽死悲之

伐取篁簩竹裝成金僕姑挾上紫叱撥好向幽并趨不然裁長笛吹作離鳳呼朱門塡御客橫對紅氍毹誰截六寸管綴束黃鼠鬚别抉去疵病文采光珊珊濡染芙蓉牋流雲隨卷舒吳興昔善手零

落今無餘朱生挾一篚氣阻齊廷竽猶然秉直躬率與時世俱齟齬三十年一旦歸虛無宿昔欵衡門殷勤問嗜需昨持兩束好送我臨長衢餘穎猶在篋相望空黃壚哭子黃金臺已矣其何如

贈何侍御

早聞東陸唱春陽雲物先開柱史堂坐裹襟期鴛浦月天邊封事鳳城霜留賓酒覆紅螺重灑翰裙舒白練長肯讓風流梁水部玉梅官閣獨飄香

蒼上人蘭若

長安九門路馬足怨馳騁寂寂青蓮界山僧常獨歸緣苔培宿火翠栢隱前扉憶爾淸吟後秋燈相向微

世網

世網豈嬰人投跡亦自我英雄失路時大澤陷左左鳳凰或受紿商於事無果何況本迂賤窮猿昧所可吾慚磊落人屈心問委瑣何當青楓林遂鼓橫江柁且廻朝歌轍長嘯謝么麽

送桑元禮之中州

黃金臺邊逢桑子白雪文章買知已才名落落十五年自歎行藏尙如此朔風吹雪迷九門拂鞍别我遊梁園問君此别何所迫玉貌銜寒難具論吳姬酒壚東欲折擊筑何人送行客相逢論舊各餘悲白髮如余復何惜

歲莫雜感

誤作因人計翩然薊北行氷霜空歲月湖海有平生在染絲終變辭枝葉始輕畏人憐客子欲語百愁并

二

蕭寺沿洄見清潭百頃荷只言栖息好其奈病愁多落日青旗酒炎風画鼓歌朝朝枕書倦鴟䲶莫相過

三

不有南州彦伊誰省疾呼世情黃祖劒身事阮生塗欵欵籌行止時時問有無弟兄方許國意氣及吾徒

四

每歷喧爭地偏增懶慢情於人寧盡失顧我獨何營手倦猶康蝨心輕婁護鯖那能持短刺衝雪厭皇城

五

終始論文地恒齋共石根烹魚頻涕淚失馬信乾坤朔雪三千里驚飈十二門安知今夜月不照故人尊

六

茂宰何年別高情過式閭逋逃沾曲法漫落怕郵書載酒輕寒外橫琴小病餘清顏頻入夢依約散衙初

七

冉冉時方莫營營物就喧桊侯開萬卷官舍似丘樊白水交情在朱絃古調尊吾衰渾不學疎拙愧相存

八

琵郎雙海右雲散使人愁刻意追風雅澄懷照品流病連西使日氣豁左官秋風樹方遺痛何年共寘搜

九

彦先勞望久聞道早辭家豈謂天涯夢仍懸海上槎無人知趙至有客怨秦嘉薇省歸何日椒盤欲頌花

十

近日同袍友多爲旅食人襆分叢桂雨詩報紫桐春老覺青襆倦愁看赤縣貧寄言劉孑駿期我呇桃津

十一

晚交吳祭酒風雅重相期飄泊憐王粲揄揚及左思別帆湖上月殘筆篋中詩從此西州淚斐江下海時

十二

兩度西山約心開古寺風杏花歸向白柿葉到餘紅就月安窗網疏泉溉藥叢若移江介去白首伴支公

十三

漫忝章逢列 朝廷服制尊不妨衣褐見寧羨珥貂溫觸網無疎目飄蓬有斷根羊裘吾故物歸去釣魚村

十四

明發餘雙淚魂歸戀一丘尚虛圖畫髮誰與護松楸負米真無日援琴早及秋高堂如可作翻奈倚閭愁

十五

一病緣離別庭梅兩試妝青砧勞望遠白髮愼還鄉對泣牛衣慣緘愁鳳紙長幸無兒女態世事任暄凉

十六

青梧有佳句往往建安風阻氣沈痾裏道懷末俗中歲寒憐凍骨書至慰悲翁依膝雙雛好因風問小同

十七

孺子偏憐汝能添別恨深委禽仍慘澹數馬早□□勉爾三冬業遲余五嶽心家門正寥落相望比

南金

十八

有姊愁孀莫無兒念別離生涯依女弱天道怪兒癡蓬蓽人非舊盤餐歲再饑無能慰蕭索遠淚不勝垂

十九

季也今何在飄零憶雁行衰門無素業晚節傍容王糊恐緘書至真成岐路傷阿咸看努力待爾繼青箱

二十

賦理無愚哲勞生有歲年孤踪流水上一僕斷墳邊帷蓋恩何有關河夢邈然淒凉蕭頌士歌苦不終篇

題朱錫鬯竹垞歸耕圖

吾友有朱生由來相門子與爾復何為相逢 帝城裏風塵昏裋褐躑躅荊軻市不見古時人清淚如鉛水出入竝馬時日落月復起蕩蕩十二門誰羈我與汝画作竹垞圖菀蒻穩稱體豈伊詩書戀

徒抱風雨恥所願營草堂宛在藕花沚懷哉勿重陳吾亦從逝矣

王敬哉宗伯豐臺園讌集詩

客心倦京國青歲去如遺晴郊一疎豁得與君子明騎馬出綠楊振我塵衣緇春雲棠西山園樹夾東畦修除明藥叢十畝紅離披玉泉貫其中冷冷自疎籬尙書敬愛客盃讌紛叅差所至常數子宿昔五間知他會亦已辭斯遊終不疲庭陰肆重筵日夕歸何之

移寓成容若進士齋中作

兩年風雨客金臺宛轉浮生濁酒盃畫角曉聽渾已慣玉河秋別部重來朱門月色尋常好青鏡霜華日夜催但得新知傾蓋意不妨雙屐臥莓苔

洗象

洗象常年亦有期寵深應不憶昆池調來林邑蠻渠健濟去黃門鼓吹遲碕岸淺看吹作沫盤渦深訝出移時魁形只用陪元會賜沐從容爾自知

賦得丹鳳城南秋夜長

宮漏沉沉隔雲渚城烏夢冷莎雞語沙路燈飄五夜霜羽林角暗千門雨誰家思婦泣秦樓何處羈人類楚囚白髮應多紅淚盡不知禁得幾回秋

讀西濱思親詩

坱莽黃塵秋日斜與君身世屬天涯誰知冷炙殘盃地辛苦詩篇補白華

二

倚閭應自望長安努力他時列鼎歡似我不須嗟久客翳桑無母可遺餐

九日徐健菴寓樓登高

西風吹馬度城闉小閣登高倚候新逝水何心繫古道遠山如夢隔秋塵津門紫蟹稀登候江國黃花遠笑人去住兩判今日醉且憑殘椰綰征輪

慈仁寺毘盧閣同健菴西溟容若作

心累不自遣山川生阻修如何清秋日登此百尺樓律崒湧厚地空濛辨皇州閶闔橫蒼龍甲觀中天浮恍疑通帝臺晝刻閟章溝燕昭氣已盡寥落黃金秋緒風吹雨沫來自西山頭合沓壯重險亘

東桑乾流獨留萬古青豁我薄醉眸身如怖鴿栖心與扶光游東南雁飛處下有心所求遠色窮塁黯莫心隨薜收人理亦已促元化良悠悠

落葉

同君身世夕陽中一曲哀蟬別故叢無處更看山寺綠有情都作御溝紅銀牀眼冷梧宮雨玉笛魂飄柳塞風使爾辭枝能再上應無哀鬢泣青銅

送人游西山

碧崖木落見稜嶒靜夜禪宮記昔曾百歲遠消幾兩屐萬山深對一孤燈錦囊新句君應滿僕被重游我未能依舊來青軒下路碧苔紅葉自層層

送姜西溟

夙昔忘形侶天涯只暫來重城旋間隔岐路幾遭廻散亂尋書帙飄零共酒盃還愁牽率意世態莫相猜

二

余止非能止君歸亦未歸廣陵依代舍梁苑製征衣卒見情難展貧交手易揮何時重翦燭相對話

王畿

送劉通判源

劉生善畫世莫儔人物近類陳章侯生綃現幵三百尺風雨不去人間秋不妨山水復書翰一一瀟罌蟠銀鈎長安公卿重爭致羅屏紈扇紛相投尤工正書不苟且詩成只用行草寫　天子呼來立玉墀謟筆尚書使揮灑　先皇典謨初集成一時繕寫皆承恩椎州大郡作司馬共典愈重官亦尊詔書朝下夕得郡春風次第吹行軒　聖朝孝

理益如此高第不得爭其門就中劉生城佼佼本
自君王識名早天下書生空白頭師古何如白能
好況君意氣若雲烟竹帛功名在眼前遮莫青雲
吾自有　主恩今日已如天

南歸口號

風塵生事重蹉跎倦客先歸路轉多猶有青旗招
客醉逢人不敢問兵戈

二

蔓逐天涯匹練還輕陰殘雪半春間朝來手劉村

前栗支枕柴車看泰山

三

山火燒田雪覆籬淺春楊柳未垂絲不知何樹猶
黃葉過似江村九月時

四

烽烟東國幾逡巡尚喜經過物色新一片春聲渾
不改夜深歌鼓賽村神

五

翠袖垂鬟跨蹇驢蟬紗籠鬢過城隅不知珠閣新
妝影略似吳姬墮馬無

六

贏得淄塵變素衣雲羅滿眼與心違惱人最有隨
陽雁我欲南歸爾北歸

七

短蓬隱隱見孤烟賣酒人依獨樹邊敲火石根炊
不煖滿山風雪欲明天

八

璧馬宜防感客心征塗掩冉日陰沈瀕河數郡無

楊柳春色何由見淺深

九

紅塵驛騎又頻驚三匝南飛趁月明下相城頭沽
酒醉不勝無恙故園情

十

碧山學士近焚魚懶甚都無一紙書明日山亭持
酒問塞翁馬在定何如

十一

當壚如月柳毿毿安得同君酒半酣劇勝夜窗初

讀羅手劄詞句話江南

十二

烽火燕城竄匿時路人驚見問京師玉鈎斜畔脣
時月又向人間照亂離

十三

幾日郵程酒醆沽輕寒細雨過江都可堪花信渾
無賴刻意吹人甕社湖

十四

燕吳回望路三千消息艱危幾浪傳多少流黃機

上淚不知身在渡江船

秋水集卷四終

又北

滿目烽烟送夕紅尊前霜色醉江楓離歌抵死催人別故友頻招不我同一病深閨愁夜雨十年長鋏哭秋風從今萬里雲羅闊莫爲無書怨朔鴻

二

容易清霜上鬢華片帆今又滯天涯西風砧杵催寒節南國旌旗卷莫霞多見戍樓飛白雁偶逢商舶載黃花支機不作星津夢自笑頻隨八月槎

三

風塵坱莽北山羅白草黃沙落日多已道不如歸去好祇應無奈寸心何平生欲付漁陽摻感激曾吞易水波何日青鞵生事畢草堂風雨一漁蓑

四

紅亭椰色醉中攀但計征程不計還宛轉行藏心迹外艱難消息是非間貧寧私我偏傷骨熱偶因人亦厚頹去去殷生休意氣書郵珍重報江關

五

千金吾愧戒垂堂日日風波厭路長夢裏吳歈愁鼓枻病來魯酒畏盈觴時看野渡停江粉盡檝官航貯綠楊時以糧艘運柳塞河北客不知回首恨苦將魚米問江鄉

六

危檣獨夜此浮生何處偏增望古情吳季遺風懸劒壠魯連高節射書城白楊不落吟風葉畫角頻吹向月聲一水分流千古在唯教二子擅成名

明月三五篇

誰憑明月照金臺一片無情又上來潛度九衢添照灼似臨雙闕更徘徊嚴城箴築東風裏朱邸曾無一關啟油壁停飛金犢塵銅壺淺瀉銀虬水鳳蹕歸來太液春蛟冰初解小平津誰知蛤帳流蘇月不照昭陽第一人昭陽月色傷心白況復軍書正充斥赤羽朝翻雲夢波青烽夜燭褒斜石此時相望不勝愁處處清光滿戍樓無復玉臺羞鏡影可憐紅粉泣刀頭江南江北明如練鐵鎖曾經鎖天塹已報金戈昔昔來何論玉樹朝朝見卽今愁

殺下江兵驚起烏栖怨月明瓜步羅旗紛滿目蘭陵玉笛暗收聲上陽月落悲歌起又向淄塵老游子白頭宫監憶昇平繫馬重街話燈市斜暉按寳坊珠樓簾幙盡焚香千金甕罷誰論價百戲魚龍早擅場青蛾皓齒森成列墜珥遺簪誰更惜十里梅風送目成春心總向婿郎擲五劇三條響玉珂金吾安問夜如何黃柑乍接通侯宴紅豆偷傳戚里歌月地雲堦都似許五枝青玉飛成雨憑君莫更說開元客帳春寒夢江渚

懷留仙

空江木落秋氣悲金山寺中携手時頹波東馳日西去使我寸心無所施山樓呼酒不盡竿與君忽別金山下祇言明發終各天及行悔不同今夜江帆一葉去如矢不見情親見江水平生此別最沾巾我北君南五千里惜君棲遲亦已久時危轉作踆踆走憐君大笑方出門横槊飛書將報恩吁嗟帶甲滿天地人生意氣安可論玉堂舊事青綾被貧負官家起凡例不妨暇日坐銷憂但許登樓富

清製衡陽歸雁武昌魚昨得惠連新附書已慰遥愁心轉惑兩鄉萬事終何如恒齋閣前梅花白花開幾日吹作雪此中樂事何茫然愁殺金臺欲歸客欲歸不歸春沉沉天涯孤月懸我心紫桐詩好寄未達何況夢去瀟湘深瀟湘回識江南路江水湛湛青楓樹歸來與子長相依錐鄀金山别離處

寒食

南中百五日雜樹花如霰輕黃千里秀游絲百尋胥白日麗重湖遇峰隱可見鶯憐急管哀蝶喜新妝袨廻汀隱歸橈芳草籍遺鈿遊子久京邑離居老親串執蘭未招魂結柳傷幽眷援琴南音歇馳颷薄窮簷況睇雲端鴻因悲春物變

雜詩

山長杳花落悵望息心侶終然倦幽尋空簾夢紅雨窗西移根柳疏地猶金縷朝來靜婉腰摧頹不堪舞客心共茫茫春風不我與長恐馳光謝奈此羈晨苦動止乃衘墻誰知中齟齬物情所相矜瑕之忽如土豈無獨抱心脈脈安可語

葉訒菴司成邀飲花下作

北地多丁香高者覆檐牖繁艷簇柔枝春風開已久昨日復狂飈黃霧暗林藪颯沓摧長松欏褷折高栁殘花數枝在憔悴空復有下有憂時人慷慨為道酒不復遲車馬依依命賓友何事羅圓方唯應剪春韭旅人困周防三爵耳熱後獨覺此夕間得自謀心口夫子執高節與世亦難偶高詠北風篇飲罷重搔首

栁枝

拂水拖烟已不禁誰堪繫馬鳳城陰東風一報三眠後十二玉樓深更深

二

不分靈和復永豐最無情思月明中綠窗人去東風急獨向閒堦掃落紅

三

莫到燕臺又詠詩長條空解結相思一池風約湔裙水腸斷雙鬟抱立時

四

雷塘南下拔紛紛畫得長眉亦是君一自錦帆零落後春風何處不離羣

五

為有離愁不自聊落花微雨罷吹簫紅泥亭外鶯聲裏數遍輕帆第幾橋

六

休攀金縷惜殘春憔悴紅橋舊病身記得蘭舟回首望綠陰陰下倚樓人

七

亂絲飛絮送人天莫為閒愁損少年人世無情誰更似章臺微雨灞陵烟

八

不知情緒為誰多立盡殘陽與逝波江左風流非舊日漢南春色奈君何

九

十里清陰接翠微瑣窗新月上簾衣從來燕子分明訴遮斷紅樓不放歸

十

曲闌深院護天斜不道流鶯報早衙道蘊別來誰
解惜年年風雪在天涯

劉富川詩

寘寘氛祲暗連營試問蒼梧尙幾城但使當時遲
一死更將何地置先生尋常孝子忠臣事寂寞千
秋萬古情唯有富川川上水東流猶自爲君淸

禹楞巖寺

一洗風塵眼禪關向水開細蟬號山徑深竹隱輕
雷飄泊慚燈影興亡問刼灰語兒溪畔月千載共

裴徊

吳山道院

夢寘仙城十二樓塌來風景使人愁金牛草蔓繁
華歇鐵弩江空日夜流鐘寂始知山月晚笛高初
入海風秋烽烟斷隔淸都境爲報遊人正倦遊

集茂承堂

獨餘朋舊慰淹留硯北相尋愜寘棲塵尾論文淸
酒滿桂叢招隱碧湖秋天涯風雨存知己亂山
川似昔游添得平生惆悵處武陵門外夾城頭

分賦二十四番花信得杏花風限韻

寘濛香霧稍經旬染得檀霞若樹新悲曉不醒珊
枕夢醉寒全放瑣窗春輕簾紫鞚才當路弱燕欹
斜解趁人紅粉牆頭愁日晚莫同吹萬起靑蘋

題陸蓋思繞屋梅花圖

我來孤山尋處士澄湖冷落梅花死世無其人不
足言望古長吟意何已忽然披圖驚見之雪花萬
樹移於斯聳身萫珠落玄圃此中合與仙人期乎
原才思大如海飛揚意氣應猶在風塵鹵莽半扶

搖胡獨空林臥磈礧十載論心過武林巡檐一笑
許相尋北鄰況有王丹麓占斷長松百尺陰

送吳伯成明府按察福建

冷冷湖上風涴涴溪邊水非復昔時情長亭向千
里城西楊柳絲紛紛攀枝折條送使君使君去矣
承 主恩承 主恩不遑息莫攀公轅臥公轍闘
海長鯨始自歸撫綏旦莫須才急秉持重典邦禁
尊秋荼密網非皇仁張弛有道在所寄中世循格
無其人公名久在 御屛上 帝曰汝諧唯汝往

一朝拜手卷黃麻拂拭鳴琴歛徐簪仙鬼起彩鷁
翔碧油紅旆照河陽雄州大郡色如土昨或比肩
今負弩人言服官樂豈知服官若槁項望一調憐
憐保尺組望公不啻昇天行下視蒼蒼那堪數公
昔撫我來民愚但言莫公今舍我去乃不須臾住
回顧望我鄉棠陰覆屋桑柘長便令他日復覩止
堂高簾遠私自傷私自傷田夫及紅女何況從公
刻燭游十載心期共風雨何用持自慰一人知己
可無憾何用持視公凌烟劒珮丹青雄偎霞關口

飛春風三年若見旌旗紅荔支甘蕉亦已空公行
勞苦惠飛鴻無諸舊邦有先澤天風海濤相與垂
無窮

和顧麟士先生與嗣君伊人唱和織簾居
詩次原韻兼題遺照

滄海橫流後先生早閉關約身歸白社畜眼看青
山事去遺經在庭虛問字閒祇應簾外月曾照畫
中顏

續和唐人惠山詩次原韻

唐貞元中王晦伯竇丹列朱遐景三賢唱惠山
詩晦伯為序書於寺中元和初丹列再題俯仰
有差池之痛其後寺歷成毀而丹列甥李蓬復
追錄前作至宋蘇子瞻秦太虛而下洎於今人
代有和者秋日列觀諸詩與二三同游各繼其
後雖古今興感略同一致至於所遇則萬有不
齊覽者亦可以慨也

次王武陵

百代何遷斥九龍宛蒼蒼孏首餐霞人茲焉即金

堂諸子復登臨文藻紛翩翔飾物委朝彩林巒生
夕光遠見今古列靜聞草木香平生飲清泉中心
安敢忘

次竇羣

霜葉吟秋士風花集春人歸慮欻已故來感方為
新晴川媚玄崖石瀨清粼粼背郭聞幽吹向山棲
暗塵深尊動落日衽服羅青旻誰識巖居者寥寥
無與鄰

次朱宿

憶紆青蓮界巖扉閟林樾淸景昔再遇兮落心已絕況我平生情及玆坐微滅石門亦何事尙吐南朝月雲秋樹影閒澗暝鐘聲發喧寂豈無時委花觀一轍

作洒

須爾扶衰颯開缸不待賒時時候寒燠短短注鉛華聽合蟠空雨背催上臉霞山來亡國物宜在野人家

北征馬上作

藤鞵席帽走踆踆物換星移倍損神朱果何心垂驛路青蠅抵死傍車塵雲迷齊晉亡來國雨打江湖倦後身爲送蒲輪趨 詔客一時衮衮上雲津

二

斷虹低處暫停鞭綴石編荆土俗便千樹濃陰榆井牧一犁新雨種山田岱宗昔別計不返京國重游心惘然亦有茅齋容跂脚桃笙抛斷綵窗前

三

炎風吹雨白楊枝蘢蘢衝泥去較遲野麥作糜供壓酒山桑成繭趣繰絲他鄉且喜差安日此路曾無暫息時江雁同歸黃葉下玉堂鈴索寄相思

四

幾經循髮走天涯貪看烟嵐路不賒馬過淸溪流正急蟬鳴深樹日難斜宿瘤村嫗工炊餠檐項山僧苦施茶忽憶郷塘歸棹晚綠瓷新水截荷花

五

絮衣蒙暑笑浮生敢爲長途事倒行芳草斜陽俱困懶白雲青壁太分明身乖進退名何有心許知

交跡始輕卻望皇州雖信美五噫歌罷不勝情

角聲

曉角聲何壯咿咿喚客愁彎弓羽林子駐馬早驚秋送月沈榆塞因風度鳳樓城烏鳴欲避多恐白君頭

砧聲

消息征西士秋閨尙擣衣月明聽不得恐有淚俱飛心手一相亂聲情兩不歸罷時餘落木相送入羅幃

寓千佛寺贈蒼上人

淚迹仍京國蒼公早閉關昨來移徙役正得傍高閣綠竹已遶戶白雲常在山肯飛霞外錫期我赤城間

重荅蒼公用前韻

謂余猶可語淸句啓玄關幻跡本何有浮名終未閒黑灰然後刼紅葉夢餘山栢子窗前落難孤此夕間

題画菊

作庶駐年芳會華早著霜紛披何限藥點注好秋光月避移燈影風傳安鬢香繞籬看不足圖取寄柴桑

萬柳堂柳枝詞爲馮易菴相國賦

丹禁城南小苑開萬株新柳拂烟栽相公論道歸常晚能踏沙堤幾度來

二

問訊平泉金縷枝陌頭飛絮可同時移根獨近金莖露不向春風管別離

三

軟紅衝過六街塵剪綵搓黄別作春捲徑曾憐花似雪不能更要掃門人

四

雨濛烟斂綠成行小小紅亭曲曲塘應待相公脩禊飲拂開浮葉送流觴

五

便須長共月嬋娟占得晨精本在天歷歷白楡誰似爾直分光影上台邊

六

薰風曬柳遍春城可似章臺走馬情共指平津開閣地莫教錯認亞夫營

七

柳淚萍池自不局黄鸝啼處綠冥冥長安冠蓋渾無暇幾箇雙柑樹底聽

八

踏青挑菜郤來無諸出清明士女闐最想攀條人散後一庭凉月夜啼烏

九

太平橋畔最毿毿早許遊人策杖搓但傍上林眠
起穩不妨搖落有江潭

十

年年三月鬭芳菲雨露常沾在紫微不管淄川千
萬樹盡舒青眼望公歸

偶題

青粉牆頭柳尙稀一彎新月暈初肥昏鴉不待離
人夢卵色天南夜夜歸

送邵芾南南還

相樂復相泣天涯失意歸青門折楊柳鄉思轉稀
微了去何欣戚余留果是非臨岐還借問曾否製
春衣

題徐電發楓江漁父圖

瑟瑟波中一櫂廻鳧雛相趁小鷺猜等閒莫道垂
竿手消得珊瑚架筆來

二

才名已是九重聞豈有閒身屬水雲我去垂虹亭
畔路碧湖紅樹御思君

題西海棠

春風垂手乍嫣然何處看來最可憐記起綠窗簾
捲上曲闌干外小山前

喜雨記事

五土方輿事三農本告祥舞雩傳月令歌漢禀天
章稍稍焦楡莢遲遲秀麥芒不成田畯喜眞笑道
傍藤　睿慮存無逸殷憂視若傷蒼黃分谷豆浩
蕩及靳楊故事勞禁社無辜怪暴尫　九重初撤
樂五夜獨焚香玉趾移神甸金根罷寶坊燔柴嚴

具禮羽翳肅成行漏轉雲開席壇深月照牆烟霏
旋霢霂風急忽飄揚晴失山川繞陰連劒珮凉不
知沾衮繡直喜散珪璋去浥雞翹遠來迷豹尾長
沿迴綠禁籞傾瀉郎林塘柳岸纔維艇花村半決
防終朝聽布穀昨夜舞商羊已辦撈蝦笠從看壓
酒牀歸與安作息　帝力亦相忘

淥水亭觀荷次西溟韻

久識林塘好新亭愜所期花低隨燕掠波動見魚

吹涼氣全侵席輕陰尚覆池苯爪留客慣行坐總
相宜

二

遠見廉纖雨都隨斷續雲漬花當徑合添漲過城
分樹杪鷺殘角鷗邊逗夕曛漁歌疑可即此外欲
何聞

三

宮雲逕更浮清漏接章溝抗館烟中遠疏泉天上
流銀鞍臨水映金彈隔林收多謝門前客風塵刻

漫投

四

碧瓦壓堤斜居人半賣花卻思湖上女並舫折殘
霞蘸綠安帆幅搴紅卷袖紗空留薛蘿月應識舊
漁家

又成絶句

嶂向前除眼倍明疎簾青簟坐縱橫只看葉葉風
翻去不辨荷聲更雨聲

二

懶甚稽生得所知每逢清景不勝思何年吹笛橫
塘晚憶著觚稜雨暗時

送張見陽赴江華令

每向風塵際識君山水情一尊松下酒涼月記平
生束帶忽言別專城方此行臨岐重惆悵燦石楚
王程

題元人梧鳳圖

丹穴生何代文明信在躬泰臺仙史外漢紀瑞圖
中影正扶桑日聲隨弱水風九千時上擊還集帝

梧東

柘溪圖詩為喬石林賦

柱史抽簪返白田釣魚磯畔載書船瓢成北寺身
先退事去南朝臥獨堅薇省文章留奕世柘溪烟
水自當年西莊給事歸應晚莫誤丹青作輞川

題王山長教授小照

慷慨悲歌地嶔嵜可笑人相逢猶拙宦所得且閒
身一代才名久三湘歸夢春青璮尊酒在白髮而
圖新

送劉震修之江寧

縉甚劉公幹昨來今又行秋風辭　帝里匹馬石頭城我厭他鄉別君兼薄宦情何時復何地重對一尊清

秋水集卷第六　詩六

御試省耕詩二十韻

聖治崇邦本　皇情洽豫游臣鄰歌舊德草野服先疇青鳥司開早蒼龍應律周蛾眉看柳細兎目上楳桑纖錯黃圖遠烟綿紫禁幽農祥先事戒民瘼降心求八政書無逸三推典舊修悠悠移曉蹕宛宛動　宸斿菖葉長交渚桃花短照溝雨師清遠道風伯引行騶俗喜吹豳節人同擊壤謳公私瞻駐輦亞旅拜　垂旒壠有依媒雉墻多喚婦鳩傍烟分社火融雪種來牟僶勉耰鋤力殷勤餉饁謀碧山生色峙白水載恩流袨服沾紅雨鳴笳下綠洲　六龍方戒且九扈已占秋烽燧消淳化縑緗入寘搜虞琴一奏罷禹迹按圖收

送李天生同年侍養歸秦中

九衢無歸轍冠蓋若雲烟相逢不相識磬折疲周旋側聞戒驪駒祖帳青門前惻惻離別悲乃在心賞聞李子抱明義出處何軒然既覽千古蹟肯遺寸心慜氣貫閶闔風哀哀將毋篇疾呼正驚俗詔書褒其賢高霞自卷舒勁翮起孤鶱行事豈必同要之今魯連余交苦不早執義乃隨肩顧我無一長爾悲已徂年招提對尊酒中心難盡宣愧爾旣非一敢忘平生言君行安可留解組已我先金臺折楊柳秋風豈重妍悢悢念前期酒盡長河懸明發河梁別揮手不能還

為阮亭前輩題梅耦長画次韻

偶為披圖憶醉游一關人事漫經秋常年肯負看山興楓葉紅時不下樓

施愚山侍講索山水小幅題贈

敬亭山下好雲烟借問同歸定幾年已辦青旗紅樹外一簑涼雨五湖船

送李屺瞻辭景陵歸秦中

秋風陶令賦歸來駐馬重傾九日盃楚澤行吟芳草歇秦川回首夕陽開由來止水淸堪鑑莫作高雲去不回愁殺尊鱸江上客目窮鞭影過燕臺

城南春望用留仙前輩起句成篇

連騎城南日欲斜九衢寒盡望天涯推遷歲序青

郊杖邀勸春風紫禁花綵樹轉燈移廟市玉輪脊
勝出侯家烽烟絶塞傳廳謑心倦高樓急莫笳

李倚江前輩齋看梅次韻

春風忽已至愁思獨何哉未惜華燈歇仍聞綺席
開巡檐堪共笑秉燭莫遲來氷雪奉君子何求庾
嶺栽

二

移根亦有數流艷復因誰照水疑相妬禁寒恐自
持莫閒泙白手更和比紅詩鬢影彈琴看東風第
幾枝

三

不向花間醉誰從置此身翠公多暇日高唱似前
人且慰風塵眼安知桃李春殷勤重幄護能復幾
芳辰

四

廻燈看素影零亂不禁删此地又春色空然思故
山置余榮落外期兩醉醒間一樹東窗好衝寒亦
夢還

秋日 賜翰林詹事官太液池藕

宸游采藕上林中 賜出西淸拜舞同過闕凉沾
金掌露歸蓺香散玉堂風渴憐華井沉氷白老憶
江潭墜粉紅俱是恩波親洗沐夢魂長繞日華東

詔添 日講起居注官引見 乾淸門

講帷淸選侍縑緗 紫禁青春引鷺行金掌露晞
隨載筆玉階風過見 垂裳道心更闡千秋藴文
德新收萬里疆自顧輕塵何所益芰衣慚負惹爐
香

後六日再引見

又傳名字下 彤庭豈有文章照汗青心託上林
同社燕身承 淸問傍堦蓂三年漫續龍門史一
日難讐虎觀經羽翼幸多鸞鵠在倘容衰拙付沉
冥

拜 命後作

久爲迂疎憶薜蘿職司淸切更如何百家同異源
流遠一德都俞記載多慚學豈堪叅作述承 恩
始自悔蹉跎筋駑肉緩平生事愁問花甎日影過

上巳日讌集萬柳堂奉和閣師馮易齋先生韻

勝地經營復幾年疎籬繫馬鳳城偏平津賓從人咸集曲水池亭世最傳柳帶結風初試舞杏花成雨尚餘妍輿深應覺沙堤近携得朝回滿袖烟

二

執蘭遺俗事誰偕花氣才蒸已散霾一夕頓驚歸慮緩三年真得此遊佳雨開柾渚宜安槳風約繁枝不挂釵最是調元多暇日平泉觴詠屬吾儕

奉使晉陽道中作

河汾秋色意何如不盡林巒擁傳車早晚人占星使入古今吾憶霸圖餘雨晴山郭清砧遠風落關樓画角初借問龍門應接近巖窗恐有舊藏書

貢院中秋

更承綸綍拜　垂旒三晉文章入寘搜簾影露寒收桂子珮聲天遠夢蝸頭可無鐵網沉滄海賸有冰壺濯素秋此夜同袍銜　命者一時棊布幾名州

晉陽歸道雜詩

晨征戒徒御前行已山輿仄徑緣雲根亂流屢濡足沿洄幾百轉登頓何更僕憶我初北來祇　命心轉促是時秋未半雜花媚巖曲今來但霜華凋我雙鬢緑自非餐霞遊奈此寒與燠

二

我來山之西蕭槭枯樹林東下忽蒼翠柳色如黄金數峰隔氣候榮悴不相任未測真宰意何況萬有心故山籬下菊風霜良未侵　君恩亮難酬歸撫丘中琴

三

駸駸長塗騎所遇乃駑蹇豈惟少良樂生材固已鮮受　命收國士將毋汗血遺猶恐隔真才無由到吾眼能文喜一得觀者不言善强復加金鞿逸足庶終展唯才與時命自古每多舛賢豪有特達望古一長緬

四

山右屢告饑　皇情深所懷朝謁今年租莫發司

農稟流冗比來集時稼害秋穂昇平餘氣象反側
登席衽徵臣肅還轅霜風襲欹杭桑落淸可沽停
驂更泥飲

五

淮陰破䰟來疾下井陘道一走水上軍赤幟遂入
趙幸哉廣武君奇策棄已早不然一言入勝敗懸
縹渺我行日已東未出山徑小荒城一吏迎往事
頗能討當年龍戰地玄黃跡已掃獨立望秋原悠
悠一飛鳥

平滇恭進詩并序

皇帝臨御歲踰一紀天下乂安兵食彊足康衢之
歌聞於遠邇中外臣民咸謂已安已治於萬斯
年廟有闕遺
帝曰不然睠彼西南制閫之臣擁衆虎視勢若尾
足號則宗藩親非肺腑大將不掉藂乃難圖不
有甄勞何以永戢爰
命釋甲歸覲
闕廷將定爾居用衛
王室旣而狠子野心嚢成吠主滇池波沸妖氛四
應秦蜀抗其門戶閩越樹其脣齒赤羽交馳靑
烽不斷雖諸葛有五月之渡而王元効一丸之
封
天子軫念元元蕩葵筐篚不勝供億永唯是役將
以息民豈顧雖之於是斟酌便宜罷省徵發旣
豫旣立旣儲旣飭然後鳴枹卷甲機駭飈馳西
指則平涼之寇騎潛奔南擬則仙霞之扼塞不
守嶺海洞庭風烟遍掃凡厥叛黨莫不革心務

面銜璧來歸而吳逆身殞天誅猶尚擁竊名號
再世相承黑水白崖偷視假息卒之
天威一震遺孽授首芟夷廓清有同振落康熙二
十年冬十一月捷書奏
聞公卿上壽相與追歎用兵以來迄茲八載向使
晏安疾疾重於一發與待其燎原張皇六師滅
此朝食以重爲民困皆非
陛下之意也今之發縱在心折衝無外使根本之
愛一朝咸拔爰始告成功於

郊廟崇徽號於
兩宮大赦天下與爲更始從此治定制禮功成作樂
三辰合慶萬靈禔祉豈復漢平吳楚唐誅淮蔡
所可同其功德者哉臣以草野數
恩備員侍從外之不能援筆幕府効飛書馳檄之
用內之亦未獲登名山而頌功以繼七十二代
之編錄情不自已聊成短律斯若厦成燕賀倏
至蟲吟猥從諸臣之後仰塵
睿覽臣誠不知懽悚之横集也

一

昭代當熙洽　天王本聖神車書山海共玉帛歲
時新城角軍麾偃宮花輦路春兩階干羽日端拱
見　皇仁

二

聖治方韜甲天心未厭兵賊臣眞負主大將且專
征鷹隼乘風疾鯨鯢失浪輕家家春酒熟從此賀
昇平

三

六詔南交地昆明控百蠻天遮花馬國山擁碧雞
關雨露知新澤瘡痍動　聖顏赦書憐父老扶杖
淚痕斑

四

萬里瞿唐峽天清戰鼓閒久知蹂躪苦端恃撫綏
勣波靜珠江水風開玉壘雲今朝諭蜀檄不用長
卿文

五

海國驚妖霧南閩結蜃樓豺狼方濟惡猿鶴自同

仇飛檄榕陰暗歸鞍荔子秋水晶宮外路依舊月
如鈎

六

夢澤三湘遠荊門九派長風烟一自失壁壘遂相
望青草湖帆去黄陵社鼓荒版圖終不改拜手頌
無疆

七

隴坂高無際函關百二雄陣開秦嶺北烽舉杜陵
東方略尊　皇極安危倚上公　九重初飲至一

爲奏形弓

八

老弱愁供億丁男問轉輸敢辭民力困眞覺 主恩殊風厲曾紆綬哀矜又賜租功成歸 廟勝千古奉貢圖

九

八載宵衣日 宸居忍自高兩楹分虎竹七伐授龍韜旭日消山瘴天風破海濤萬方耕鑿穩應識聖躬勞

十

俯仰乾坤大平成覆載寛 紫宸朝萬國靑瑣拜千官 賜酒霞觴重陳詩露掌寒 天顔時有喜數近 御屛看

送陸巽王歸赴余中丞幕

幕府求名士徵君憶故山欲持經濟策且趁鶯花還白日去不已靑霞高莫攀君猶老從事側席未應閒

上巳日重集萬柳堂次馮閣師韻

春風綠野更尋幽靑壁題詩尚可求細雨輕寒非舊日落花絲柳似前遊只言勝事難常得正愧浮名易滯留且幸年年陪禊飲懸囊紗帽滿汀洲

二

百年曾此幾流觴一徑淸陰護草堂浮白客來花滿地踏靑人散水平塘宮鶯欲去憐桃綬壘燕初歸識杏梁我憶春江好花月不關風景似瀟湘

題高澹人同年江村垂釣圖

香案前頭出每遲行藏十載不勝思分明西塞山

邊路流水桃花細雨時

二

愛道紅藜憶較書柳邊歸院意何如 新恩不阻濠梁與太液池頭許釣魚

送汪悔齋同年奉 使琉球

憶昨元會日玉陛羅四裔側見中山人遠白重譯至纏頭尺帛黃拜舞乃不異其王昔歸化保世遂及嗣抗表請 朝命 天子嘉其義畀之紫泥封爲擇皇華使鄭重詔九棘屢集金門議海國遣詞

臣　昭代未有例吾聞重溟險萬里若烏逝日月
互吐納合散在一氣吹涝見移鯨山嶽[illegible]易豈天
琛與水怪包舉及瑣細行子凌窮髮脫身信遐厲
行坐覘五兩一失不可紀況聞田橫首魏闕未旋
繫島嶼憤所歷何年掃氛翳當時語風濤人盡爰
居避汪子軒然來用舍非所計春卿一顧起遑復
問其次副以薇省郞明朝入封事　九重親試人
由來識名字便宜所陳章一一經　睿思上許扶
桑東承鎭　宸章麗下軫風波情宛轉及廩賜車

服何煇赫公侯良不啻麒麟織成錦寶帶垂綠緌
天仗引華芝蕭笳列橫吹每逢疲馬間覺我神明
弊喧闐靑綺門出祖恐無地子行拜嘉慶庶展平
生志稱觴歡父老負弩驅長吏一深捧檄情敢後
叱馭意此邦秉聲敎祇事故弗替要使識　皇仁
不共珠厓棄使君挺高標氣與秋旻齊一段生黃
金逡巡敢前致久歷厭人情山川起睚眦何況絕
島間飄飄一秋蔕天生當世才會必有所試所幸
明宵煎無爲多才累共通金閨籍結好喩兄弟風

雨此爲別何當望歸櫂差池悲世網哀樂傷中歲
情知萬里行更執臨岐袂西風吹我心逐子去安
稅理我五湖帆相逢始成醉

萬柳堂宴餞馮閣師東歸次韻

問訊平泉萬綠楊莫緣攀折早含霜未應此地眞
離席安得如公始故鄕三巳流連詩律細十年休
沐　主恩長淸陰願駐須臾展緖論他時作典章

二

從此尊前便得閒淸歌敎疊莫敎刪已無餘事留

天闕猶有封章動　帝顏日覲朱霞行處路國門
紅樹夢中山歸來冶水無窮柳校比靑靑更幾灣

西苑侍直雜詩

中禁薰風乳燕飛上林新雨石榴肥侍臣記注無
多事一徑淸陰下直歸

二

宴罷乾淸日正遲百花春隔萬年枝　六龍東幸
三千里歸及蓬瀛避暑時

三

水檻新開十二樓平明珥筆傍　垂旒三年暫隔

龍顔日獨有朱衣鎖院秋

四

琁宮問寢不曾停來往遥山列畫屏撤得虹橋西

北面輕帆直到五龍亭

五

自擁青蓑夢五湖不知此景在黄圖金昏屋角蘆

花雨添箇烟簑穩稱無

六

太液沿洄是玉除荷風香引下來初黄絲繫網朱

橋側上相前頭早得魚

七

觚稜日出引朝參百疊樓臺鏡一函身似青蓮華

上立雙金龍左玉堦南

八

禱雨郊壇候曉過三時愁入　九重多石鯨波暗

荷珠瀉一夜泉聲滿玉河

九

繚垣隔樹見紅泥花徑新開只尺迷歸過池頭頻

立馬諸王猶在水亭西

十

詄蕩天門紅扇開上清冠珮淨無埃常時三事不

俱見望秩名山應未回

十一

漫脫荷裳捧　御筵官曹元合近雲烟何當更置

瀛臺令別署畝師領釣船

十二

露寒臺榭俯芳塘面面珠簾護曉凉容易禁林清

讌日車書依舊竹王鄉

十三

離宮新置玉泉山碧瓦叅差水殿開七寶修成端

正月　翠華留幸未曾還

十四

新詔宫門集百僚苑西殘月下迢遥從臣樂覲

天顔喜不待當關趣早朝

十五

前秋曲宴憶承　恩坐近紅蘭覆綵尊幾日河汾衛　命去帶將殘醉別金門

十六

紅亭廻鎖白蘋洲禁籞秋晴事事幽特勅中涓携酒待相公歸日　賜重遊

十七

日長歸院記花甎回憶烟波便渺然白鷺黃鸝忘帝力伴他人綁日三眠

十八

洗兵何止暢　皇威重譯共球不自違頻　賜流盃亭上宴擅褒花外拜恩歸

十九

折本崇朝賚　睿裁乍宜清簟蕋宮槐殿西一樓涼颸動又　允詞臣進講來

二十

人間相望即明河香案前頭事幾多臣分敢論温室樹矢詩聊願託卷阿

送孫編修予立奉　使安南

聖人御天統方輿甲帳每披職貢圖日南銅柱隔炎海陪臣載賚陳　丹陛表言先臣奉正朔土宇幸復東西都撫承遺緒乞　明命　詔下褒卹矜其孤皇華使臣愼選擇輟遣侍從臨長塗宛陵太史長七尺文采落筆光珊瑚青門椰花白如雨傾都追送歌驪駒　賜衣煒煌照虎節　宸翰彷彿如龍書昔聞陸生說南粤槖裝歸報誇里閭馬卿乘傳諭卭筰縣令負弩矜前驅君今事與古人異軫念屬國　恩最殊要令異俗讋威信功覩二子何區區山村巷羅晴珍果江甸鸚鵡飛神魚龍幄郊迎拜金冊帶礪共圖藩　皇居知君結情在紫闥衝瘴不肯停車徒使星南歸向北極君登玉階陳六符

送周渭公禮部　使安南

皇使南行敢憚勞春寒初賜繡麒袍千秋白雉來天闕萬里皇華送客曹驛路詩篇題翡翠故人祖帳醉蒲萄丈夫四海應如此歸日承　恩有節旄

寄震修

喜甚山公啓明朝見函名幾人真宦達此席得平
生歷歷文章道依依桑梓情始知稽古力無事與
時爭

二

童稚情親意回思似夢餘頻年京國見相送綠陰
初寒雨西陵罹春風璧水居尊絲吾與熟携手事
何如

重陽後三日沈繹堂崔玉階兩前輩招同
同館諸公讌集限燈字

黃花佳約與相仍猶向秋風滯季鷹追步曉霑香
案筆懶朝寒憶午門燈官貧獨有愁呼酒機息應
無熱飲冰錫到高筵貪刻燭醉看官月下觚稜

送尤展成同年南歸

送客辭鵷列承恩憶雁行一看官月白五負江
花黃鞭影帶秋雨城陰歸夕陽離心與鄉夢此夕
滿吳閶

題画鶴

悠悠萬里姿何處飲瑤池舊露元無意開天豈自
爲猶應抱清迥未敢厭喧卑多謝丹青好氷霜報
所知

趙玉峰通政金碧園宴集

芳園攬勝鳳城阿門巷常鳴白玉珂徑轉有峰疑
磵石花深無路夢牂牁微霜卷幔吟紅葉明月開
尊醉綠莎朝罷銀臺歸校早太平封事正無多

題画爲王阮亭前輩作

絶嶺何曾岑奔流逝如斯寧知高深意猶有變遷
時獨立孤鳥外渺然青雲姿若非昇天行飄颻安

所辭

又題画雞

籬落秋風生事微疎花片石足因依不能更向東
郊道纏項紅羅意氣歸

和徐立齋前輩除夕韻

素衣淄後不禁塵豈爲榮枯患有身寒似尭年初
送臘律回燕谷幾經辰朝簪不諉先歸客歲酒應
憐後飲人昨夜玉堂分帖子又催新句祝宜春

又和元日韻

珂馬相逢覺眼明朝元入意未爭名千門擔勝迎
朝日九陌魚龍待夜晴病怯餘寒猶恃酒老憎春
物獨宜觴故鄉門巷東風裏恐遣笙歌負太平

題王咸中石塢山房冊

畫裏堯峰亦故鄉倘容漁獵借鄰莊拂衣豈待思
芳草挂席真堪迹夕陽白石半侵行樂徑紅泉都
近讀書牀春風最有茅簷燕猶憶王家舊杏梁

題江村草堂圖留別澹人

苑墻西畔水雲寒儤直朝朝駐玉鞍便憶江村草

堂好草堂留與畫中看

二

不辭餞別寫青山欲迹秋風幾日還行矣相望更
何許片帆原在有無間

題汪東川同年小照

坐近潺湲白袷寒早無塵事到眉端碧苔紅葉多
情甚莫作秋風世路看

二

詠芧果否傍山泉便覺披圖境宛然又向五湖添
粉本昨來商略載書船

集朱竹垞同年寓齋送留仙前輩

此夕亦良宴胡然歌路難故人先我去霜月是愁
端別酒那可盡世情真倦看十年微逐意留夢到
長安

題李分虎小照

京華何意見斯人莫遣丹青點陌塵椰瘦藤枝銘
歲月香爐峰底覓前身

二

泡影流光劇可憐三生指點事依然被他一語還
成讖十五年過更十年圖刻癸酉字於瘦瓢之上云有碧山道士約以二十五年還山中至是蓋十五年矣

秋水集卷六終

秋水集卷第七　詩七

春日蒙　恩予假南歸

不是　恩深便拂衣涓埃生死報恩稀矣半避熱先愁喘宋鵶衡風且退飛十載青雲雙鳳闕三春紅雨一漁磯去來我亦無心者何必從人定是非

二

青鏡寧知白髮催年年珥筆侍蓬萊上林落月垂鞭入內殿華燈　賜酒回鸞鶴有人聊獨往松楸無恙好從來寸心敢白孤明義已是身登郭隗臺

三

搏飛端不到青旻高足都看幾要津遮莫吾今先丧我由來臣少不如人官同王琰貧來久世識嵇康懶是眞文酒故交雲雨散夢魂相望落花春

四

因循行計蹇誰留歸到春光落未休細雨綠江魚上市暖風紅寺燕窺舟從今只作周南滯何日仍陪博望游百度螭坳行下直昨來惆悵幾回頭

山行

縈廻驛路抱雲根零落朱花尚照村君看定誰本似細皴濃綠趙王孫

道雨

客行疑雨復疑晴俄頃烟雲有變更邦在雨中看雨外隔陂斜日半村明

鎣菴

一鎣沿洄到宛然青林香羃石堂烟中原投老無三徑此地經懷已十年刳木作橋通絲杖分池題牓記紅泉不教靈鷲飛相近蠟屐重判幾度穿

飲酒漫成

端居忽不樂結友事長征借問行何之無乃歸承明日予湖海士白首久無成豈不悅深眷置散身始輕所念逐烏鵲共此南飛情山登梅嶺長水溯桐江清故人雖在遠許與猶平生何爲卧吳山局跡俯層城斜窗納湖光欹枕聞江聲此中十日雨欄柱愁支撑相逢盡蕭稻且幸寡將迎暄凉豈足懷滯情愧相仍昨始戒江航去去心乃平三老前致辭願公駐行旌奔湍若走馬胡爲苦遄行數艘

循前除望望無時寧昨莫失北渚今朝沒南汀東
嶺逗日紅洩雲已晨與我行尚無期回車亦何名
醲酒酧腸俟無為苦相娶不見中朝士車馬何崢
嶸傾身託津要安知谷與陵五都盛金穴智足操
奇贏生不歷湍險志氣常自盈不然腰鎌子十畝
躬自耕靑村椨雨過香稏羅麥羮官家稅云畢終
年守柴荆嗟我拙行藏玆焉無一能貴賤兩失據
驅馳竟何縈故宜困羈旅坐使百憂并悶來聊自
酌有酒尚如澠因之聽自然乘風委寘寘

雨中過釣臺

炎靈中斷與人起詔訪故人思共理一笑空聞奏
客星君今乃欲臣老子故山歸去有羊裘花裏桐
江碧玉流釣臺雙峙一千尺氣貫閶闔拚清秋上
有危亭屹相向中分細路廻靑嶂斷井殘碑計日
探雲迷雨送何由上回瞻突兀酹芳尊身是先生
幾葉孫今日風塵渾喪我漫將身世問乾坤

阻風

在昔守屯賤林中鳴素琴一朝起珥筆清切冠朝
簪出入籍　恩眷許身貝自深歸來問生事故步
不可尋徑有陶潛菊裝無陸賈金盡室失顏色幽
憂坐盈襟杖策出門去慨山水心天地正橫流
川原愁陸沉湍險憶所歷孤舟成滯淫故山苟可
采亦足慰行吟始知處賤易處貧故難任短歌心
自失日落長湖陰

阻風鄱陽

盡日淹留水一方百端今又對茫茫岡頭草帶叢
祠遠日脚波翻廢壘長此夜烏飛看滅沒當年龍

戰幾玄黃闘河得喪今誰是一片神鴉下夕陽

渡湖

桿索風高相喚開馮夷起舞浪花催不關笳鼓乘
時發誰遣魚龍背日迴忠信豈堪持自許行藏從
此莫相猜人間萬事吾何有歸抱桃笙臥綠苔

詠文石子

犖犖生何代悠悠憶棄捐在多寧自異處賤不成
姸細顆知誰數貞心亦幸全梅黃飛帶雨草綠臥
連天幽拆忽相接奇文得共宣晶瑩初解珮彩翠

舊遺鈿金錯周刀蝕砂紋漢鼎銹氣涵雲葉灑肶
沁土花嫣體孕山山巧曹分箇箇圓覯身辭緣渚
盈手上紅舷洗祓潛生暈沾濡始更鮮終焉蒙採
擇敢自墜周旋行笈從連百郵籤屢破千携來蠻
雨外歸供法雲邊蘿箪看承月花瓷養注泉街奇
容泣楚貨僞欲嗤燕硯礶應難旼升沉亦偶然不
須棼髓術聊得共餘年

滕王閣

高樓風景渺無涯朱邳流傳結構賒趣喚鈿箏邀

落日迴開朱箔貯明霞山川昔未歸鴻實花鳥今
知望翠華曾是文章横絕地白頭蕭瑟上浮槎

上灘謡

說著灘名也白頭一灘潛接一灘愁勸君莫作南
征客天遣章江向北流

二

灘頭莫聽鷓鴣啼啼苦真愁日易低半日舟行知
未遠數聲猶在竹叢西

三

斥堠堆堆樹綠旗賽神纔罷到來遲三年信有昇
平樂半夜月明人醉時

四

安得南風吹路平不教灘水惱人情天荒地老何
終極瞬息偏勞抵死爭

雨滯南安

朝來且醉眠新水欲平川懶慢人應棄栖遲性所
便江程甘蔗外蠻雨荔支邊笑別主人去長驅問
墮鳶

鷓鴣

繡翎藏處漫呼羣百轉危檣路未分烟渚草荒偏
著我綺窗花落不聞君傳來艷唱兼湘雨喚起鄉
愁入嶺雲懊惱可知歸去好也煩相嘗最殷勤

度大庾嶺

天開庾嶺分南服根拔虛無倒青玉細路髣髴緣
秋毫窮猿夜呼鷹側目石壁寧知天闕廻磴危更
見雲根東天風吹人發横浦宛轉林光射初旭須
史瀨眼凌蓬萊織女廻車散輕縠始知身在雲中

行徑轉亭開跨長灘停驂欲問古時梅露實霜花
掃空谷危松何代蟠長根夾立蒼虬怒猶畜天險
悠悠置一身翻令萬事紛盈驅伊昔炎荒禹功外
弦木爲弓自殊俗黃屋名方詫趙佗樓船功已歸
楊僕雲帆從此走中原翠羽文犀日相屬古來健
者亦多人阻險憑危禍旋伏試看輿符會有歸莫
教自赤韓彭族卽今萬里同車書洗兵南海無昏
黷翡翠烟霏碧澗陰枕槨雨晴青村曲回看閶闔
憶晨趨今日浮沉如轉燭關吏無煩問去來博羅

美酒春應熟

佛桑

南國驚看結束新小來紅淚已沾巾紫絲障客難
藏艷朱鳥窗深別駐春不共銀釭眠後果長依金
粟現前身自憐不逐東風嫁點臂香銷獨損神

王端州邀遊七星巖分體作并限韻

久作懸軒望欣傳載酒過使君惜秋爽高會此巖
阿峰勢聯珠斗林光轉玉珂紛紛衣落翠往往鏡
浮螺洞穴龍湫閟巖窗豹霧多削成懸結構滇漲

挨陂陀遵渚呼輕鷗緣崖矯細莎青松元作塵白
鶴欲栽蕤老怯花前舞愁嫌醉後敬探奇應未足
望古意如何

五色鸚鵡

七寶裝來別樣裝百花深府鬱金堂秦娥罷卷宮
衣海越逞羞堆繡被香生事可能分竹實鄉心應
自託扶桑翠衿紅咮殊非伴莫遣當筵鼓吏狂

粵臺春日雜成短句

粵王臺畔臘初殘簇簇花枝巧耐寒只似玉窗翻

繡譜碧桃青桂一時看

二

輕帷小轎碧油新椰市花宮日幾巡蟬鬢鬪簪人
勝子金花祠下祝宜春

三

花田昔日葬宮娃一片春風十里花借問傷心千
古地花田何似玉鉤斜

四

素馨圍髻想明妝勝結銀疊綴折枝日晚綠衣當

市賣玉纖穿與未蔫時

五

蝶翅人傳比扇羅春寒金繭在高柯青陵臺畔䰟銷盡何事羅浮恨校多

六

珠江花落半川紅海舶江帆一望中別有春遊喧渡晚雙鬟柔櫓駕東風

七

自收生結伴鴛鴦生小金釵有舊鄉底事比來人

盡識博山爭要女兒香 地名金釵檻生最上香

八

小家碧玉破瓜年素足如霜步若烟輸與燕姬偏自喜春風簾底繡行纏

九

相邀不待踏青游勝地香車日漸稠見說丹霞天半起玉山東畔五層樓

十

檳榔常日進金盤會得佳人薄醉看一顆櫻桃紅綻了便須扶上玉闌干

十一

白花林葛織來殊一匹真成重五銖割得蛟宮機上霧至今滄海有啼珠 增城葛出白花林

十二

木棉花發禁烟時一路朱霞映酒旗銷盡春光等閒老杜鵑啼上最高枝

十三

山木南來異樣名榕林如幕不聞鶯移根若向山

亭右臥看濃陰過一生

十四

紫莖綠葉滿天涯唯有了蘭此最誇珍重國香相覓贈歸來應號解元花 梁葉亭見贈了蘭是第一種

十五

老去樊川不解狂客中誰遣到歡場風流太守開居日舞困纖腰夜未央

十六

珍果齊傳荔子名曾承一笑在華清我來多恐成

相避到日才過去始生

十七

羚羊峽口劚雲根鸜眼青花子細論莫訝緹封珍似玉未央宮瓦久無存

十八

棐几新裁置筆牀烟雲差滿硯生裝不知比似誰邢尹潑墨山頭舊點蒼

晉菴贈眞上人

支遁幽棲地斜門水上開碧雲隨几杖青壁入樓臺卽事見今古無人知去來從今浥花雨歸夢亦裵佪

重游七星巖

不謂成淹泊星巖此再過澗添新雨足春入落花多世事共流轉天風吹嘯歌秘書碑字在一爲拂烟蘿

訓梁藥亭次余南歸詩韻見送之作并簡

別陳元孝屈翁山吳山帶諸子

瀛得淄塵不上衣京華知舊近音希駑駘北望寧無戀烏鵲南來已倦飛十度峽雲迷桂楫一篙江雨別梅磯平生湖海何常在相對空驚歲月非

二

西角天涯莫漫催雄圖何處不蒿萊雨寒銅鼓聲俱盡月落花田夢不回五色會籠鸚鵡去千金須買荔支來春風萬事飄零甚有酒還登望漢臺

三

梁侯才思薄青旻誰謂明河自有津幾夕尊罍留別浦明年鈴索憶歸人客懷硯礪澆應在天路風烟到始眞買斷芝蘭湖上宅莫矜聲俗唱陽春

四

經年白社苦淹留只有朋懽意未休拙計尚荒三徑菊羈心先上五湖舟歸携氷雪皆成賞老惜雲山不再游肯過汲泉因駐屐修鱗應爲出艖頭

端州早秋

天南一葉客心驚病骨經年滯粵城老去歲時思故國信來賜雨問神京飄零瓜果雙星夕消息佳符萬里程我待涼風好歸去柁樓吟續嶺猿聲

靈山寺夜泊期藥亭不至

危亭急峽鎖岧嶢歸客懷人不自聊萬里郵程才
破處一年秋月最明宵神傷崖寺同留迹日斷江
天又落潮先後紅梅關上路燕吳回首歎分鑣

得張禮部謙菴凶問

日南邂逅酒盈觴別後傳聞足斷腸今日象犀勞
置使當年魑魅本投荒星軺豈謂　君恩薄旅櫬
誰憐客路長猶有平生無限意蠻烟蠻雨永相望

過清遠峽

峽雨蕭蕭啼鷓鴣一帆秋老話歸吳霜微夾岸林
猶暗水落迴汀路轉紆赤縣官曹干氣象白頭身
事付江湖獨憐鄉夢經年隔過盡雲鴻一字無

歸舟

歸覺川原好風烟此路間微黃霜後樹殘綠燒餘
山島艇漁成市蠻村虎不闕近家唯牧豎騎犢渡
河還

二

夙心辭玉陛舊俗問殊官陵谷幾時變江山爲客

寒未須疑苡薏猶得載芝蘭辛苦連宵月隨人宿
夜灘

曹娥廟

英德縣曹坑虞氏女黃巢之亂聚兵保城城得
不破土人祀之湞陽峽

青袍白馬暗蒼梧繡帳催傳金僕姑千隊未誇居
上騎孤城旋報遁師烏靈旗殺氣收徵側古廟濤
聲接上虞多少材官貂珥貴只教蟬鬢擅陰符

詠眼鏡

金篦何處問真源別有神明見隔垣攬鏡流光應
似夢看花心事獨無言修成蛙魄三秋色剪破蛟
氷一夜痕容我醉餘青更白莫將分別望乾坤

千里鏡

接天芳草久沾巾望合層氷轉自親七夕河梁元
隔水三山宮闕本如銀重淵只怨然犀客邃古誰
爲化石人直道瑠璃成寶地人心猶自有迷津

始興道中

曲江江勢繞迴腸況復秋心對夕陽林氣帶霜猶

隱郭水痕侵岸欲平橋紅蘭解作依依笑紫桂重
飄故國香差幸此邦還有歲未勞陰雨念南荒

二

紅梅關北葉初飛九月炎方未授衣隻㡡晴江無
女浣荒村獨樹有神依南來郡邑明朝盡北首風
波往事非誰向當時問金鏡中原盡日走珠璣

和潘稼堂同年南雄旅舍題壁之作

君到題詩苦計程先歸吾又宿江城即看絕嶺穿
雲上便買扁舟載月行萬里青山俱作客十年丹

禁不成名南枝折寄同袍友去去吳閶酒價輕

橫浦曲

還舟下橫浦橫浦秋風冷水清鑒肌骨不見去年
影

二

橫浦易推舟積石何齒齒愁到天池灘何當復留
此

三

南北殊寒暖枝枝太不同君看人意隔不待最高
峰

四

紅梅亭北道欲去還成泣因夢報情人從今不相
及

五

見說南中路清猿如在耳幸自不曾聞愁心已難
理

六

借問來時水連天今沒痕舴艋下西風銀檣橋沙

岸

七

上水日十里下水疾於箭多謝石尤風三莫南康
縣

八

津頭給官役井里連桑柘東舍可憐兒知更月明
下

經年

海國經年夢秋深此北來丹楓過嶺見白雁及關

廻習暇無新蘖禁寒有舊醅客愁殊未已莫上欒

孤臺

新城

江上城誰築傳言避亂兵夜譙山角斷曉堞井烟生巳自無王制居然壓賊營時淸人不用星散事春耕

夢到史館

曉來夢入鸞坡路猶是常時行坐處手持一帙作者誰爲摘瑕疵語其故當時並馬東華春同日承

恩五十人龍門傳格分明在就中落筆誰最親前年狂生議軀發一編久給尚書札 聖主何曾下詔催是非一代爭毫髮紛吾蝸陛侍 龍顏 問寢重陪博望班愧負 君恩高海嶽轉令倦羽憶江湖尉來嶺徼風花遠青史不知今早晚何意紅梨久別人一夜春明夢中返秋衾覺後宿章江直北雲天萬里長中酒蓬牎聞落葉鬱孤臺下月如霜

曉泊聞雨

侵曉螺川雨冥冥客最知氣京風定後聲細月沉時曲岸跳魚急圓沙起雁遲玉山新水足[illegible]得果前期

曉發

授衣理歸軸歲莫不遑止水宿厭風湍倦情戀墟里秋蓬一尺外萬里岷山水北斗光闌干長年掃霜起

山店

浪淘冬盡苦愁侵卻向山程歎滯淫白屬衝寒風

野溷青旗沽酒雪村深江帆驛騎懸雙夢葦索桃符感寸心歸近轉多惆長事并來岐路一沾襟

泊嘉禾

濩落行藏苦滯淫一春風雨最侵尋屬車去憶雞翹遠客帆來驚柳色深只謂故鄉堪送老可能時事不關心月波樓畔令人醉芳草青青動越吟

二

知得浮生幾度春孤舟終日落花津青雲久付全輸局丹壑聊存已退身生事白鷗差似我世情蒼

耳解欺人京華知舊無消息莫遣空沾紫陌塵憶竹

坨也

五日

十里蒲塘簇羽旂画簾交櫂浪花飛梅風著面初

兼酒麥雨如塵未濕衣過眼新妝催歲換驚心舊

侶逐時稀空餘角糉尋常設憶得　天門拜賜歸

秋水集卷第八　詩八

張見陽署中試楊子江中泠泉

我家古華山二泉出其麓不受第一名迄乃無定
属長江萬里來滋泓失清澂安得中泠水爭長康
王谷張侯擅品藻好事破流俗山靈不敢秘呈奇
効所欲消息本自然靜言驗起伏天清江練平魚
餐千里肅更當晝夜中先事戒輕舳圍合數頃內
傾注勞心目須臾天根翻蛟珠噴堪掬瓶罌一時
求挹取亦在速移時即已非江濤苦壓蹙提携活

火煎烹點秋茶綠評賞賴賢侯遂滿偃鼠腹吾生
泉之鄉來往此亦熟白頭始探奇往者真碌碌歸
來雙井上軍持汲寒玉無乃動靜殊退然媚幽獨
甲乙吾不知平生意交足

金山次韻

旌旗無復照江紅一望昇平在眼中氣接斗牛天
險逼浪淘吳楚霸圖空標題　㕡藻飛揚甚點注
懸崖結構工卻憶翠華東幸日山頭草木盡爭雄

焦山次韻

一峰浮起夕陽邊入道山名自老然深樹望中常
似雨滄波盡處已無天鷗鷺白舫來何所鶴記青
山類昔年地主况欣平子在從今商略釣魚船

偶然作

一丈維摩室何妨置我曹流鶯驚客避芳草共人
高貧甚安唐齋慵深學啓鼻書臨王內史唯是乞
櫻桃

二

病裏看花落閒庭試杖藜夜塵凝鼠跡朝露在蛛

絲園籜聽時解溪魚上卻遲一番新水足正負放
船時

三

差喜過從少濡毫亦礙閒晚花難駐景片石笑移
山雨榻從渠溼風窗或自關遙知灌園叟無復夢
清班

四

酒斷非因戒詩成未得題遣時閒拾穗歷世老炊
虀有衲期蓮界無傭溉藥畦亂紅風打盡腸斷送

虞兮（麗春花今名虞美人）

歲盡

老看人事總雲烟零落朋遊倍黯然曉鏡霜華催短景夜龕燈影伴枯禪一編閑校栽花譜十畝全荒種秫田獨喜溫風蘇病骨不須鶴語憶尭年

二

藥裹關心歲序過又斟春酒醉紅顏靑山幞被追遊歇紫禁濡毫往事多世態不妨訶李廣　君恩猶自問廉頗三年欹枕椒花飾無復因風想玉珂

病窓口號

空庭百舌語侵晨病裏年華記未眞正訝玉梅迎臘放却教靑女誤司春（冬溫梅已試蕊立春後轉寒）

二

南枝爭向嶺頭看約勒春風有畫欄幸是後時方一笑可憐玉笛未吹殘

三

碧窓花雨靜愔愔社酒鄰來且自斟願得梵鐘聲喚徹畢生長聽海潮音

四

爲有愁身是病由神方換骨杳難求拍肩若便留眞訣絳節橫飛十二樓

五

閒從物理悟歸根一樹婆娑對掩門看到彭殤皆夢幻枉教倉扁伺晨昏

六

緣苦生楊斷逢迎今雨蕭蕭異昔情猶有貧交心向爾清談相過一袁生（謂朝皆）

七

鼠姑枝上正初芽莫遣栽花不見花要待小窗婪尾候宿妝扶起看檀霞

八

氷霜摧衞苦難全又委蕉陰片石邊領取維摩眞實語了知身世本無堅

九

無端筆債鎭相催病腕從今謝不才莫笑一錢元不直右軍方復換鵝來

十

一編血碧爲知稀枉落廷評有是非我憶田横門下士魄歌淒斷誓同歸（讀稽留山遺稿）

聞喬石林同年被　命移居京邸

聞爾移家去無因祖道傍　主恩容寄邇鄉夢付蒼黃舊雨論文地春風盡室裝人生蓬梗耳莫道鬢成霜

得門人張公手行取之報

張子推英絶當時屬望深五年千室寄萬里一函心（壬申秋濱函遠訊）爽氣應如昨鶱飛果自今老夫就病在支枕起長吟

題畫

層巒面面夕陽開不著閒門護綠苔料得亭皐最深處更無人爲聽鵲來

二

新水浮村照眼明雛根初繋釣船輕還看牧笛橋西路十畝溪田雜雨晴

三

畔烟從此闊雲關別結茅齋坐看山解道西山朝爽好不教手版蹔時閒

四

一枝筇杖恣探奇十里烟光上額遲西崦人家明又滅下方應是晚鐘時

五

清閟風流映後先倪書逸格自天然雲烟合散原無在悟得先生畫裏禪（董文敏有畫禪小印）

六

柴門開對玉崚嶒濁酒鄰莊喚即應別是人間清絶處滿天風雪挂漁罾

秋水集卷第九 詞上

勾吳 嚴繩孫

浣溪沙

鏡裏花枝折未成水中蓮子動分明慵紅悶翠轉盈盈 多恨崔徽渾似畫倦遊司馬若關情幾時懷抱屬卿卿

二

盡日風吹到大羅金堂消息見橫波暖雲香霧奈伊何 猶是不曾輕一笑問誰堪與畫雙蛾一般

愁緒在心窩

三

窄地潛窺近畫闌玉人心性得應難全身今日付郎看 倚處暗聽愁語怯攜來私訝玉纖寒莫教人事更摧殘

四

隙影餘香望未除爲誰惆悵似天涯紫蘭重院謝孃家 生小蛾眉臨卻月近來書格愛簪花麝煤繭紙映輕紗

五

綠擁紅遮惱暗期惠心無處不先知鳳屏東畔獨來時 恐待成烟憐紫玉敢誇能事比紅兒等閒踪跡易猜疑

六

瘦損腰支不奈愁扇欹燈背晚庭幽不如眠去夢溫柔 昨夜凉風生玉砌舊時明月在闌干一生眞得幾回眸

前調

膩粉無端退蝶翎赤憎偷眼是蜻蜓春光先過短長亭 安得手持修月斧願將身作護花鈴不堪風雨浣丹青

望江南

江南好蟹浦畫難如春酒連船浮竹葉春廚三月有鰣魚只合浦邊居

二

江南好一片石頭城細雨飛來殘燕小暖風扶上紙鳶輕依約是淸明

虞美人

征帆只是悠悠去去也知何處淚痕休漬別時衣彈與烟鴻猶得向南飛　月華幾夕淸如洗料得卿歸矣暗愁如霧又黃昏有箇盈盈相並說遊人

臨江仙

試問吳宮人去後綺羅多少星霜一聲漁笛散橫塘虎丘今夜月猶爲照眞娘　記得覓裳花底見春風幾度思量生公石上舊年芳夜寒蓮漏永淸影在迴廊

小重山　桂花

一夜檀心怨廣寒西風吹不盡小窗閒漢宮黃額画來難珠簾卷惆悵夕陽山　可記曉妝殘有人親插與鬢雲彎露華依舊溼闌干何曾是寂寞淚珠彈

一翦梅

欵抱多情訴斷腸生向愁鄉死向柔鄉驚鶩魂夢幾時雙月滿橫塘風滿瞿塘　紅淚翻衾絮語長觥得商量怕得思量可堪銀漢是紅牆心上檀郎

陌上蕭郎

蝶戀花

青瑣簾前人惜別未許牽衣較比牽衣切一曲陽關初唱徹相看本是明明月　宛轉征衣金粟尺心字香溫纖手流蘇結夢裏彩雲留不得西風吹過黃花節

前調

翠帳寒生香篆裊斜彈腰支一向和衣抱暮雨簾櫳如欲曉羅裙半展瀟湘繞　笑吐丁香檀暈小霧溼花房楊栁三眠了喚起鳳屏燈悄悄試看鬟影鬆多少

風入松

星移帆影月移沙秋思誰家別時不敢分明語蹙春山暗損韶華又是中秋時候西風幾陣歸鴉　相思難遣夢交加水濶山斜尊前常恨天涯遠況如今眞箇天涯占問重來何日待伊歸向窗紗

滿江紅

馬跡車塵甚今生還能到我更多少鴻離鶴怨淚

淘風篏酒力不禁歸夢覺鬢絲都是[illegible]愁做冷秋
心梁燕北來時能傳麼　窮愁恨眉峰鎖風塵淚
征衫浣儘寂寞前事算來都可小句成時看墨淺
新妝竟了憐花妥只如今和影對新嬌人三箇

前調

別袂偷分盼不到片帆香陌正雨過亂紅飛盡水
雲凝碧楊柳漫牽歌意緒芋蘿多少愁踪跡怕羈
心重對舊亭臺傷今昔　花影畫簷陰夕重執手
何時得奈渚蒲檣燕助人行色縱是夢來應有恨

情知留得元無益算人生雙鬢幾時青成拋擲

前調 午日

生老樊川水嬉不盡當年興問十里湖光何處畫
橈相並金管風多聽又失珠簾雨細看難定算陳
思著眼不曾多驚鴻影　凭舷意應誰省拋醉纈
朱榴映儘繁華都付藕絲風領一簇愁紅空極浦
半湖柔綠浮歸艇正高樓人在柳陰中烟光暝

風中柳 黃鶯

細柳拖烟織就亂絲多少怪欄處金梭偏小一枚
飛繞數聲啼了溼新黃薄寒猶峭　嬌音斷續短
夢綠窗驚曉弄春陰翠翻紅笑曲池人悄落花風
裊又銜來一番殘照

風流子

荀郎傷逝後魂銷盡驀地見傾城正梅粉乍舒舊
家門巷柳絲斜嚲別樣才情更幾度玉釵寒撥火
銀甲夜調箏斗帳珠瑩檀心偷展鳳燈香施花暝
難成　無端將去也人何處夢裏應喚卿卿空記
鵝兒酒煖杏子衫清怕油壁西陵兩儔風僯美人

南浦綠怨紅驚爲待蘭舟催發重聽流鶯

減字木蘭花

華燈影裏幾飲香醪吾醉矣試問梅花春在紅橋
第幾家　韶光彈指欲說心情都不是目斷驚鴻
莫雨蕭蕭幾陣風

前調

春融幾日雪盡遥峰看參差細草東西一路晴絲
罥馬蹄　青青楊柳沽酒人家猶在否楊柳青青
依舊長亭接短亭

如夢令

禁得幾多僝僽春色明朝還又待倩養花風吹展玉人眉皺生受生受管是這回清瘦

前調 落花

魚浪飄香千點燕尾分烟一剪已自出墻來又被輕風吹轉吹轉吹轉剛逗卷簾人面

柳梢青

曉色汀洲淺雲微度雨腳初收碧簟涼生宿酲未解秋在蘭舟　箇人何處凝眸記不起春風偶游花外迎歸霜前教去總是輕鷗

滿庭芳 佛手柑

玉露凝香金風傳彩更誰錫與嘉名移來鹿苑相好自天成見說漢宮仙掌輕將去鉛淚雙零算爭似玉毫光裏一指證無生　兜羅垂引處乍伸還屈示現分明想拈花俱笑指月同清應是散花人至鄉虛界驀地香城慈雲護摻摻親供相對展金經

桂枝香 胥江懷古

吳城東畔早一抹秋容驟雨初歛試問忠魂何處依稀未遠六千君子濤波起便江頭水犀朝偃傷心此際驚濤濺血臣言真踐　歎千古興亡滿眼更白馬從遊此恨誰見贏得神鴉社鼓麗譙荒甸西風誰把英雄淚灑東流一時吹轉始應消得簫聲吳市邪些幽怨

生查子 題畫馬

春回紅埒看無價桃花汗重連錢卸驄首望長天雙瞳夾鏡懸　蹴踏初出浴芳草如烟綠莫但惜

障泥追風會有時

醉公子

郊外青驄馬蹀躞垂楊下悵望碧雲重夕陽連[illegible]東　最是銷魂處禾黍離披去遠客易驚秋風多莫上樓

踏莎行

月魄分橋烟鬟迷渡分明十里長洲路從教幽夢解相尋亂帆影裏人何處　細蘂偷黃單綃引素去來渾是難分付西風蓬底博山香一絲絲似秋

情緒

念奴嬌

浮生夢裏更能得幾度人間今夕西子湖頭秋已半淸景似曾相識銀渚雲開珠胎月滿一片傷心碧姮娥知否照人如此淸切　試望蘇小西陵如今松栢盡難尋油壁星火樓臺永夜舟不是舊游踪跡病憶愁吟有荷花笑我百端交集數聲何處夜分猶自吹笛

望海潮 錢塘懷古和柳屯田

吳頭越尾玄黃戰罷無多錢趙興亡城柝宵嚴宮鴉曉起潮聲依舊錢塘綺麗最難忘有蜀船紅錦粵橐沈香別樣風流翠翹金鳳內家妝　笙歌十里湖光更沈雲菰米墜粉遺房一道愁烟三分流水惱人唯有斜陽盡日繞荒岡又秋營画角粉隊軍裝指點六陵衰草下牛羊

意難忘

生小盈盈是天教斷送賦與多情客防鸚語滑愁壓鳳靴輕紅淚溼翠眉嚬猶是可憐生夢兒中幾回來處只恁分明　算來誰負流鶯有花枝照妾明月覷卿病應前夜得眠是幾時醒欲画也恐難成堪否與題名道判將綠消紅褪分付丹青

浣溪沙 爲漢陽李子臨姬人小影不似

一段巫雲画不成想中依約遠山青不曾眞似未傾城　錦水鴛鴦非舊曲芳洲鸚鵡太無情放郎雙槳下金陵

瑞龍吟 李迎侍兒掃鏡於吳門

吳趨里誰在小小門庭溶溶烟水柔枝乍結春愁

盈盈才道塗妝稚髻　情難擬不比舊家桃葉綠陰深矣檀郎近約相迎雀釵新黛玉符空翠　休問石城艇子更堪腸斷竹西歌吹唯有泰娘橋邊離夢猶繫漢臯珮冷別是傷心地待携向蘭釭背底菱花偷展誰照郎心切探春試問春來未蜂子憐新蕊香破也報來幽窗病起吟牋賦筆待伊次第

南鄉子 午日

日永枕空支漫折榴花綴五絲渡口寂寥歌鼓斷

尋思病也何曾似舊時　憪自醉芳卮翦取清光寫楚詞此會明年何處所差池似客心情燕子知

瑣窗寒

開到荼蘼苦荒蘚老紋紗嫌游怎禁疎雨閒了秋千絨索只垂楊漸濃綠雲重陰遮斷紅樓角想鏡臺妝罷冷凝花影羅衣微覺　簾幙人如昨但玉東釵茸粉銷梳掠錦箏彈怨又恨黍絲聲弱待拈針添繡文鴛晚風料峭低素琴向薰爐消受春寒孤負蒲裙約

滿江紅

一宴燈前早硬卻心兒別了幸道是頻年淚迹慣曾草草恰喜病隨殘月減可知夢與秋風杳只迴廊幾轉是天涯漁陽道　偷彈淚燈花小親煮藥爐烟曉儘一番愁悴又添離抱別後厭厭伙卻盡客中瓜忝愁難料竟何如雙影玉蘭堂相看老

鷓鴣天

不合尊前唱竹枝天涯贏得夢來遲鵾絃喚起三更月一縷花風骨斷絲　多少事只心知又拈紅豆記相思而今牢落青衫淚誰似潯陽夜泊時

滿路花　典聽公

吳宮落日荒燕市悲歌暮天山三丈雪迷行路驚然相遇寶筏橫津渡支公都未許會待安心早教覓向何處　玄關頻叩默語俱成誤白頭渾未定風前絮一燈深照領略元無句從今應記取玉河霜月滿身多少花雨

山花子　王西樵吏部小照

禪悅何如昔輞川前身元住散花天一幅繡窗金

粟影自年年　起草獨來清禁裏題詩多在晚山邊依舊司勳禪榻畔落花烟

菩薩蠻　王阮亭戶部小照

濟南名士含香客蜀牋盈手桃花劈天下工爲文紅橋舊使君　鳳城春似許梅子肥時雨借問對題詩東風第幾枝

望江南

春欲盡昨夜畫樓東暗綠撲簾銀杏雨昏黃扶袖玉蘭風人在小窗中　山枕淚只是背人紅諱病

鏡知肩戌削關心書辨墨纖濃點夢鎮相逢

二

臨欲別何處見廻眸一丈紅墻遮玉砌十年青鳥斷銀鈎往事總成愁　憔悴盡花滿憶春游褰幌月華窺擁被隔簾風彩報梳頭終日並蘭舟

三

愁絕處偏是記從前鸚鵡關心留眼地薔薇垂淚送人天腸斷竟無言　孤負了相見又依然豈有計堪酬錦段更無人與寄瑤牋消瘦也誰憐

四

紅成陣花落凄涼秋那得鸂鶒供滌器不關楊柳悔封侯老我是窮愁　欲枕夜幾度月當樓賦別江淹慚夢錦寄愁徐淑阻書郵多分怨靈脩

五

清夜憶兩兩暗銷魂懷袖淚痕悲灼灼畫圖身影喚眞眞一種是雙文　不信是眞合老風塵愁似巴山聽夜雨慣從巫峽賦朝雲消息奈何春

六

囀宛轉愁到渡江多杏子雨餘梅子雨柳枝歌罷竹枝歌一抹遠山螺　曾幾日輕扇掩纖羅白髮黃金雙計拙綠陰青子一春過歸去意如何

七

湖上好谷口舊相招青錦淵廻開畫檻綠楊風過響檀槽遲日醉春醪　簾影外宛轉小紅橋見按金釵臨水裔又兜羅襪了山椒催上木蘭橈

八

溪口路歸夢繞明湖風送落紅沾網眼雨浮新綠

上城附節物近鬼車　雲鬢畔小小赤靈符輕袖五絲凭畫鷁暗窗九子爽青抓人似舊時無

虞美人　和高澹人折花圖

韶光總被風吹去又是清明雨雨餘騎馬覓殘春憒折一枝紅艷襯梨雲　屏山曲護檀霞重何處江南夢起來燒燭看仍稀剪取生綃和淚畫催黴

浣溪沙

梅粉[illegible]　曉夜凉不堪終日倚樓窗落花風外更斜陽　朦識唾花休卷袖不成心字始憐香十三

絃上怨瀟湘

七娘子　曉汲

露華桐乳垂垂滴鬅風鬟十八來晨汲初罷牆頭濃搖釵色半牽玉虎全無力　新凉幾日尋刀尺便做成出水曹衣窄裙帶頻拈襪羅愁溼苔邊定有驚鴻跡

南浦　題朱孟辨蘆洲聚雁

生綃淡墨向人心譜出許多愁賸有垂楊金縷幾葉下寒流隱隱漁燈生處鎖瀟湘一派荻花秋

問賓鴻點點稻粱何在生占白蘋洲　回首西風故國有芙蓉塘外月如鉤應是千帆數盡人倚隔江樓此際離魂歸去正誰家水調唱歌頭甚無情圖畫烟中不著一扁舟

秋水集卷九終

秋水集卷第十　詞下

燭影揺紅　上元

薄醉垂鞭寶坊才轉疑飛墜一年明月打頭圓望處渾如水便有魚龍成隊更多少王侯邸第白頭猶說天上霓裳舊時風味　誰耐閒行紫騮可也如人意歸來孤館踏歌聲遠聽心還碎往事蛾應記遍燈月闌珊影裏而今誰問南鄰春寒倚人憔悴

轆轤金井　風

傷心休問只風兒也匀吹將人老劃地排空總没些分曉城烏去了又喚起鈿車聲早漢苑秦宮千門萬戶飄殘多少　古今去來如鳥把狗屠駿市往事都棉似絮飄魂怎禁他顛倒江南夢杳敢吹徧天涯芳草故國飄零而今聽爾甚時重到

眼兒媚　詠紅姑娘

珊枕寒生夜來霜猶自可人妝絳仙■■紅兒倫眼斜倚紗窗　傷心介是櫻桃侶零落鄭家喬生生長共故宮衰草同對斜陽　元故宮遺錄金殿前有此果

鵲橋仙　七夕雷雨

瓠稜日落宮衣初卷隱隱雲輧欲駕金蛇玉虎太顛狂誤此刻天孫無價　故園何處針樓明月依舊一甌如画誰言客鬢久經霜似才共玉環盟罷

水龍吟　京江離席

南徐自是傷心處天水平分瓜步風吹浪打英雄去盡江山千古此際茫茫故人揮手一時燕楚喜離尊重滿彩牋同擘邀仙令片帆駐　多少風流雲散更東南斷魂金鼓平生知己寸心空在算來良苦夢裏平湖芙蓉秋老使君歸去便從今擊筑

聲沈聽湘瑟兩何許

鷓鴣天

颯颯靈風不滿旗濁河東下鎮如馳荒鷄啼斷還鄉夢一葉連天獨去時　烟漠漠雨絲絲居人相望不相知紫萸黃菊無情甚腸斷年年贈別離

蝶戀花

依舊荷香三十里比似年時無復殘紅矣不恨紅芳不相俟恨他零落秋如此　鶩外遥山鷗外水

水上斜陽染出千峰紫脉脉秋心勾引起一行白雁天邊字

山花子

人與青山共白頭犯寒簾控小金鈎一樹垂楊扶不起壓春愁　眼底生涯都未是天邊凝望幾時休索倩玉驄馱醉去病青樓

減字木蘭花

廣庭人去閑淚晴秋無一語重認行踪一片薔薇襂徑紅　伴伊雙燕分我三春花底雁翻怕書來又報愁蛾病不開

滿江紅

世事茫茫傷不了中年哀樂到而今未應揮手心先作惡紫禁烏啼頻悵望青門柳色同飄泊記一燈微雨照論心簷花落　車與笠平生諾萍將梗重來約早魂銷何處孤城殘角客路亂餘春色在故鄉老去歡情薄盼紫桐花底雁青來題紅藥

百字令 題震修小照次韻

夢回身世待與子呼酒細論齊物儻是文場推敵手所向一時壁壘白日難揮黃金易散彈指菁華歇短衣射虎憐渠未是侯骨　我是海鳥忘機君休自歎歸燕紅襟雙飛絮亂花渾不管零落六朝烟月生卽同年居偏對宇老覺閒情切芒鞵相待共君踏遍氷雪

前調 再和

早時人羨道不是風雨洿池中物禿袖騰騫今似許冷落少年油壁噩夢關心驚塵撲面此事何當歇貧來自喜詩篇天付花骨　試問三匝何依一身猶似烏鵲南飛雙決眼雲烟成變幻何況吹簫明月唯有瞿曇殷勤一指校與心期切人間萬事北風應近飛雪

青玉案

虎丘山下傷心路直不放游人去鬢影歌聲香不度賣花籬畔鬬茶闌角記得停舟處　亂紅飛過眞娘墓休覓斷碑腸斷句愁校興亡爭幾許一龕燈影半天鈴語幾陣吳宮雨

沁園春 北征次留仙江陵見寄原韻

十載行藏幾度相看郵亭一燈任迷離纈眼非花非霧橫斜世路爲谷爲陵湘弧徒捐郢歌誰和看到無心似未曾歸來好過琵琶江浦也遜吳綾蛾眉淡後誰憎只倦翮追飛感倍增向韶年青鬢都添縞雪春風紫陌幾踐玄水去就難同平生可念要路由人袞袞登吾休矣有茶烟禪榻片石疎簾

御街行 中秋

算來不似蕭蕭雨有箇安愁處而今把酒問姮娥

是甚廣寒心緒隻輪飛上天街似水不管人羈旅

霓裳罷按當時譜一片青砧路西風白騎幾人歸腸斷綠窗兒女數聲角罷樓船月側雁落瀟湘去

菩薩蠻 託興

昭陽一夜思傾國家家鸞鏡新妝色狼藉畫雙蛾手繁宮樣多 不須矜艷冶明日承恩者淡掃便朝天路人知可憐

二

君恩自古如流水梨園又選良家子都作六宮愁傳言放杜秋 傾城爭一顧那用論纖素幾箇定橫陳丹青不誤人

三

唾華零落香殘繡只將匹帛誇長袖舞罷泣春風歸來自洗紅 一時齊望幸白髮偏多恨雲雨邪荒臺猶將夢裏來

四

金釵鈿合知何許絲章紅淚辭偏苦豈必九重知

傳看出衆時 可憐心獨矢自衒誰家子齲齒復啼妝折腰伊太狂

倦尋芳 送成容若扈從北行

鳳城東去一片斜陽千里紅葉便不淒涼早是淒涼時節雲驄漸拋珠汗漬桃花鞭影明滅笑回頭有蒲萄酒煖當壚如月 算此去金波正滿何處關山玉笛吹裂古鎮黃花看郎滿頭須折屈眼長楊人自好翠帷未慣傷離別只歸來古奚囊儘添冰雪

南鄉子 再送容若

歸語太匆匆剛道看山落葉中生把馬蹄都襯著猩紅應到重來更幾重　今古望長空明月山前月似弓澆酒長城飲馬窟英雄輸與儒生罵祖龍

前調 擣衣

霜葉滿城頭一片青砧萬古愁唯有啼痕點點在衣篝夜夜隨君宿戍樓　誤妾定吳鈎不是蕭郎愛遠遊條脫旋寬雙杵重封侯消得金堂幾度秋

金縷曲 題陳其年小照與詞圖有姬人吹玉簫倚曲

燕市悲歌者論從來英雄兒女漫爭聲價腸斷斑騅人欲去剛道小喬初嫁只半幅春風圖畫唱到天涯芳草句看一聲離鳳嬌鬟亞紅淚泣數行下　浮名自是誰真假甚于思花間蘭畹一時方駕不管秦娥簫咽後又是荼蘼開罷更何處垂楊繫馬便遣玉人嗔急性背華燈扣損裙兒衩須罰爾盡三雅

摸魚兒 壽留仙

似仙源桃花零亂武陵一櫂重駐玉堂鈴索花鞾日舊是先生游處愁如絮消受盡五湖烟月三湘雨　君恩再許教領袖詞流雙椽燭底灑嶄繼遷固　喜不改張緒當年風度栁弧依舊懸戶交疏月轉傳籌飲壁遍玉河紅露支機浦早看取七香車上山眉嫵離情休訴只此恨重償雙紋簟展肯放早朝去

一斛珠 鷹

雲羅萬里側目烟霄何處是自看六翮今如此華絆朱纓擎出入兒喜　奚騎紫髯探雀餧平蕪灑

血徒爲爾微軀誓擬酬君子一夜西風夢落鍾山裏

金縷曲 贈西溟次容若韻

畫角三聲咽倚屋前荒鐘敲破三生慧業身後虛名當日酒未勾消磨才傑君莫歎蘭摧玉折多少青蠅相弔罷飽家詩碧濺秋墳血聽鬼唱幾時徹　更誰炙手真堪熱只些兒翻雲覆雨移根換葉我是漆園工隱几也任人猜蝴蝶憑寄語四明狂客爛醉綠槐雙影畔服傷心一片咻宮月歸夢冷

逐廻雪

前調 送西溟奔母喪南歸次韻

此恨何當住也須知王和生死總成離阻真使通
都鬧慟哭廢盡蓼莪詩句算母子尋常歡聚秖稍
登場春非緣便休論萬里封侯去須富貴竟何許
片帆觸處成悲緒問從今橋烏猴燕幾番風雨
不爾置君天祿閣未算人生奇遇甚一種世間兒
女畫荻教成羞半豹早高堂謐誥偏無負天可問
倘相語

青玉案 雁字

丹青画出秋容好看題處當殘照一一銀鈎天外
小晩妝樓上霧煤臨就忒也疎斜了 浣花波影
明如掃弟子新傳王逸少雨打風吹幾回老斷行
殘墨彼誰偷譜排點銀箏巧

臨江仙 寒柳

無多烟雨旗亭路為誰縈損風流新來消盡兩眉
愁不知當日意生怨隔紅樓 桃葉桃根同悵望
知他何處維舟玉鈎斜畔女墻頭昏鴉棲不定爾

月滿揚州

一叢花 並蒂蓮

画橈昨夜過横塘兩兩見紅妝絲牽心苦渾閒事
甚亭亭別是難忘潛月層城彰娥池館生小怕淒
涼 而今稽首祝峦王便落也雙雙露寒烟遠知
何處妥紅衣忽認餘香那夜簾櫳雙紋繡帖有爾
伴鴛鴦

留春令

萬山中劃長虹飲處神州東屬誰遣青青古猶今
睡不盡風塵目 堪吞築臺當一曲看秋容濃絲
往事山僧莫重陳待醉了供歌哭

臺城路 蕭后妝樓

憑君莫問妝樓處御溝烟水如舊滿日江山古而
無死此日定應誰有烏栖鹿走只一段鉛華芳名
未朽直道忘情試來此地斷腸否 春風何限當
日下簾聲一派遠山青後鳳壓燈昏能香撥燒消
得宿妝殘酒寂寥清漏早一曲廻心幾時重奏付
與昏鴉夜寒啼禁柳

霜葉飛

故鄉他日丹楓路草堂斜轉山麓繞籬清澗斷橋東盡日汲寒玉正欹枕矮窗晴旭山厨捲葉晨炊熟醉卯酒如泥把揷架陳編卷了不遣使目　豈少擫落江山蘆人漁子容易伴我幽獨爲探梅信愛衝風挂蒲帆十幅要游倦歸來新浴樵青扶醉移紅燭待先生如此去四十三年問他陵谷

南鄉子

烟月滿漁村一道飛書下九閽　聖主臨軒初試

日遂延白髮青衫謁　至尊　隱矣又焉文歸去空留土木身何意片詞親簡自楓宸九死從今總負恩

小桃紅　汪蛟門禮部小照三好圖

一曲山香舞門外桃花雨满飄浮來玉山頹了十眉愁嫵最欺人還道有心情覓羽陵殘蠹　醒眼今何許十丈東華土偏只甑他一編陳跡商量今古更何年二十四橋邊問吹簫人處

齊天樂　弁平嘉賓記恩

春來罷習昆明戰甲兵洱海初洗翠蹕堯蓂青眼漢掖魚鑰千門宵啟爐薰鵲尾梟火鳳流蘇燭龍垂地夢入鈞天始知身是玉皇吏　宸游此時最喜敕雲韶屢舞鶴羽交醉百和香濃三光酒滿拜手遂延還起昇平樂事許　殿上賡歌柘梁新製帶月歸遲六街平似水

南浦　送高澹人　扈從東巡

披香侍從鎮朝隨宮漏莫宮鴉忽報舉華春豫紫塞度銀沙千里旌旗簪野簇雞翹五色亂晴霞趁

六龍飛處極天紅雨江水泛松花　纔是鳳城三五共華燈明月醉　皇家此際長楊羽獵獨白駒妍華行矣青門鞭影度關山新柳萬行遮待歸來又早堦翻紅藥夢天涯

金縷曲　澹人江村圖

秋色紫懷抱正緘來房山新繪江村縹渺甲帳前頭供奉客盡日親承　天笑算縱有長林豐草除是功成頭并白賜明湖一曲容歸老見卯許笑君早　綠楊疏地平橋小閣丹青楓江轉處阿誰歸

棹萬事後人吾分定此計合教先了待重見濁醪相勞七十二峰湖上路隔姚江烟雨無多少眼底事海鷗鳥

喝馬一枝花 送沈融谷

綠鬢銅章吏籍甚東陽才子柘西傳樂府滿燕市合喚羅裙鵝管調銀字忽漫牽絲去亂水荒山迢迢六七千里 木榭濃陰底清簟疎簾廳事憑題翡翠硯白籐紙酒伴無人聲椀誰同醉記取雙江外第一是梅邊莫忘小驛花使

臺城路 送李分虎

秋水已是驚搖落西風更催嘶騎艇淀通波魚山斷壁行盡燕齊千里涼雲雁底盼楚尾吳頭一痕江水挂片輕帆爐香斜日小亭子 溪堂樹根竹裏惹鄰翁相報寒犬迎吠白酒黃雞芋魁菱角樂事人生有幾鄉心頓起也擬向春前便營歸計並著蘭舟醉吟同短李

水龍吟 端州五日

惱人細柳新蒲三年已掃金臺跡綠蕪塵土釣臺烟雨臺風日淹冉年華禁他揉弄這般狼藉算上林龍舸擊標來 天笑處誰簪筆 一片胖舸風急便歸夢怎教歸得清尊空滿朱顏難駐浮名何益多少當年玉符絲縷目胎心擲正画船迴處金波十頃一聲山笛

菩薩蠻 題喬無功萬青閣小照

湘簾棐几浮新綠香絨燕尾同心束舒卷不曾閒名山咫尺間 好添圖外意新樣元和字廻筆画雙蛾春風樂事多

默鏡居文集四卷

〔清〕范方撰

清乾隆刻本

宜興儲同人先生鑒定

如臯范方令則著

默鏡居文集

重梓默鏡居文集序

學莫先於治經業莫難於永世永世有其具而莫為之後雖盛不傳良可慨也如皋范今則先生研精經學尤邃於範經著彙詁著閒疑著類譜

訂注於韻叶連段之理無不辨之精析之微博稽衆説而折衷於一心兀兀窮年以老而不稍懈嗚呼可謂勤矣余先君子達來皋邑家久交游亦廣彩而於范氏一門如今

則先生長先君一紀暨令姪慎時敬承兩奇諸先生皆聯風雨共文事尤莫逆至則居停愛日古淦兩園酬嬉淋漓久而罔斁前丁丑與兩奇先生商訂歷朝詩登至五月疾

革迄里睽隔數十年先世盟言重尋無自矣歲丙寅余小子始來皋得交旭東世兄旭東者今則先生之文孫也爾時已知有嘿鏡居文集行世藏板湮滅深以不得把讀為

恨又十餘年晤其似語鏡符
以重梓其曾王父全集見示
且索序言夫予何敢序先生
文哉惟旭兄兢兢於顯晦絕
續之交併其未梓雜著收拾
抄謄發歷寒暑至鏡符而重

付剞劂氏裒然成集是不可
以不識也今

聖天子崇尚風雅以詩取士應試
者率擬拾唐人試帖之餘芬
以希合當世而於所謂韻叶
連段之理概無聞焉誠得先
生之論著以講求而有得則
藏之名山以待其人真千載
一時也鏡符體先生代起保
守之訓不負其尊人抄謄收
拾之久誠可為范氏之賢子
孫而先生之文之真樸古茂

尤足以挽頹風而勵末俗則
重梓是集之為功豈特一家
一時而已哉余故詳鏡符為
梓纘承先緒之烈纂及吾兩
家世誼之久而先生詒經之
精深則固無容贊一詞也乾

隆二十六年歲在辛巳興化
後學王國棟頓首書於雄城
范氏之吉澄園

重刻默鏡居文集序

憶輝束髮受書時每朝夕隨家君趨侍王父王父好學
研經史博極群書恒辨析數千年作者著述源流因得
敬聆緒論也偶見王父手一編曰默鏡居文集問曰此
何代書也曰吾伯父葆樸子作也曰何如曰粹然儒者
之言信今而傳後吾宗一人而已且吾宗自文正忠宣
而後五世祖威公由蘇遷阜來遊胡安定之門學行醇
茂爲名弟子十二世存處公鴻才博學以明經貢京師
廷試第一聲譽煒爲家學之來遠矣高祖瀛洲公攻苦
下帷貴志早殁自曾公以孑然遺孤克紹箕裘生五子
長爲伯祖振初公次爲吾祖景衛公伯祖所生爲介則
公即號葆樸子者也其爲人有大才負壯志治舉子業
弗售乃肆力于古[illegible]窮年其所撰述逼近秦漢且多
維持名教之文彙而成茲集向者宜興儲同人先生見
而賞之遂爲作序刊之以行世不獨此也公生平經學
湛深折中而說爲一家言若詩傳問疑詩經吏治等書
殆數百卷上溯前修下開來者卓然[illegible]爲學者[illegible]也
汝小子其識之輝敬應曰唯唯迄于今數十年矣所刊

板已漫漶而未刊諸書亦不無蠹蝕取而讀之漶漫焉幸公之孫旭東叔援拾之抄錄之手澤宛然不失其舊矣茲者鏡符弟承父志以闡祖學先取茲卷申加校訂缺者補訛者正煥然其一新而詩傳闡疑諸書且將次第授梓也屬余爲之序余故述所聞于王父者如右既明家學亦以爲弟勉也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仲冬月曾姪孫世輝謹識

默鏡居文集敘

如皋范命則先生善治詩著書曰闡疑曰要旨自爲序藏文集中他所載者亦可覩歷乎古文蓋難言之才雖高學雖富使其中驕矜好勝則必有倖倖之色訾訾譊譊之音見於其語言文字間此適足以傷雅道而爲有識者所竊笑今先生文發明聖賢之道懔閎嚴正然而心和氣懌郎之藹如禮曰溫柔敦厚而不愚深於詩者也其先生文之謂與集有艾文一篇于前之而表有感爲當日豫章吳下所爭者何事哉偏陂科舉之文三年小變十年大變之物本非有定論也彼此爭尚前不合咆哮叫號衝販僕隸鄙倍不入耳之談公命爾嚴者士若斯言之醜矣然以愚觀之當日爭者士日尚邪狂者或惡罵爲明季亂亡之妖兆今時移世易勿論可也凡其徒黨論辨之書見擯投之一炬此愚所常[illegible]先生亦行之先生文集[illegible]默鏡居其常所自號曰潛樓下

康熙癸卯孟夏朔[illegible]學弟高[illegible]欣同人氏拜題

黙鏡居文集叙

盈石一一卷匠心巧疊峯者立巖者坐臥者卑高俛仰顧盼情生非不快人意也而斷處斧痕連處膠迹曾不足當具眼一瞬若夫奇巒桀嶂秀特嬌獰吻海尻江亘踞千里雲霞爲之出沒日月爲之吐吞嶺開一綫梯貢逶通泉發百支桑田遠潤體宏者用益廣其本根異耳今之稱文人者吾惑焉帖括千篇撐拄腸胃逢年偶獲聲溢人區然而技止此矣欲更求片牘短吟則若鑿冰以諸炙爇出方輪而淅以孫骨矣若是者豈盡其人

之咎哉悞在靡俗專事時文謂一涉詩古文即妨世業詎知文章一衙今古同源惟彼豪俊之士牖雄心大識遠幾沉必能廣徵異聞拓開拘見冥搜幽討盡發西山石室之藏然後龍拏攫挐黿肸撇捩驅古而古化命新而新生攤紙疾書杳聞風雨斯非文人之杰乎吾讀范君黙鏡集而若有契矣君以名家子久困諸生年近耄猶耆書不倦所集如干首文不一體要皆源本經史變化諸家盡謝朝華獨挺々秀詩仍以山喻之其派清澄冶則爐峯片月也其高寒朗峭則雪竇峩峩也其天親至性諄復藹如則其元苞結育孕物而不倦也其寫意友生纏綿固結則八公之參差望越邐迤懷燕也其傷離歎逝則攬涕空山杜鵑悲啼也其判別貞邪確然不易則秀娥之插山雜翔也其析理高明則崑崙五門混天映雀也其結撰渾成則雲構自然非工非匠也其命章取法行止乎不得不然則玉女盆之雨不加溢晴不加耗也手腕空靈精神提束詳而撰約辭贍而取真掃浮翳于太清極絢爛于平淡本根之異于茲乎見之矣閒嘗讀杜老望嶽詩岱宗夫如何齊靑未了造化

鍾神秀陰陽割昏曉宛然見泉山之長焉以此況黙鏡居集夫豈盆池拳石所敢競其藏巧哉

康熙丁丑立秋前二日山陰趙吕標錦谿氏拜手題於東泉官署

默鏡居文集目録

宜興儲同人先生鑒定

如皐范　方令則父著　孫　昶旭東重刊

曾孫毓璘鏡符校字

附默鏡居書目 未刻附出

詩經蒐詁二十四卷

詩經集傳聞疑二十二卷

詩經類譜十六卷

詩經訂詮十二卷

詩經六帖重訂十四卷

詩經講意刪

毛詩古解

四書廑商十二卷

雅量編五卷

淪醒集八卷

字學刊誤五卷

歷朝考畧二卷

家禮考畧二卷

周禮典畧二卷

周易補叶五卷

釋詁

學緒私省

皋邑先賢記

董解元西廂記評釋四卷

葆樸子雜輯三十卷

默鏡居文集卷之一

宜興儲同人先生鑒定　如皋范[illegible]　[illegible]令[illegible]

世怡堂書目序

葆樸子曰長孫寵次孫宁兩人乎汝來前吾語汝憶昔吾父退菴公乃汝曾祖也性喜讀書雖健以青衿老居常手不釋卷其所蓄書如正續說郛漢魏叢書十三經注疏文獻通考數大部等率皆翻閱他如稗官家言唐宋人小說王弇州說部陶南村輟耕錄諸書無不週遍反覆以供塵談形諸尺牘彬彬質而有文人稱博雅非

徒誇侈縹緗而已予受承什伴今已垂邁此等大部悉與汝父叔輩取閱去存下所嗜者如四書詩經諸講章宋八大家及文範文彙字彙正韻零星雜書制義如王唐瞿薛歸胡湯楊八大家陳周數五十大家及諸艾選等復搜輯若干卷合貯一簏以付長次兩孫收掌竊思父昔遺我我置藏弆計音不啻夫登自恨昔劣而不能讀猶幸卷帙褎然若木屑片不遺棄能他讓或棚商易餅之辨今既付予付孫惟此猶可告無罪於先人於爾汝父與叔及汝諸孫豈能體吾心兼體吾父之心以上體先民之心不徒見諸空言而務措諸實事人生倫理爲重誠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朋友由此漸推暨及困悲以幾有成若雖施而不遷正東萊所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乃不此之務下焉不能取功名以榮宗祖上焉不能躬行以講學明理我固恆以此自歎茲又用以告汝縱不敢望聖賢閫域亦當附列正人而不爲士君子所棄始可謂善讀書克家之子也若夫徒擁簡編充箱盈几不幾復蹈阿翁之故轍而來有識者之非笑哉其外自著數種如藥詁問疑題商等誠膚淺荒謬

何望汝輩保守而什襲之或一加改正以去其瑕而存其瑜以蓋阿翁之醜以稱揚于人而傳諸後是更予之深願耳辛未十月十九日乃予七十生辰也爲識此言而係其日如左

世怡堂增訂祭簿序

夫祭常典也器用俎豆薦用黍以人事接其先自天子以至庶民皆得以自致也是故皐之俗寢祭有六焉清明夏至皐俗無此祭如禮者當倣行之七月望十月朔冬至除夕也墓祭有二焉清明十月朔也此雖風尚奢儉儀制疎數或有不同而斯禮大統所在則遍于四海通于百世不自皐始亦不自皐止也然寢祭不僅厥禰而及四代墓祭不僅三代而及始祖如是則凡天子庶人其祭皆得由禰以及始祖而無所別與曰非也凡人體有貴賤則恩

有遠近恩有遠近則典有隆殺典有隆殺則事有繁簡無得而踰焉苟分義不明必至禮僭而情濫天子之高曾祖禰無異于庶人之高曾祖禰矣先王爲之因情以制禮而又緣分以盡情制禮以杜僭濫之萌盡情以展誠敬之念非徒爲膠固之說以遏絕仁人孝子之用心哉乃百姓之家貧富不同禮儀亦異遂有累歲祀典不舉以致遺佚而甚而孫忘祖名者是孝思弗爲起于一家由寢而推于國俗矣忽古也今皆諸家禮其寢祭或一代而三代而四代矣又或上而五代矣其墓祭或謂非古禮矣或謂歲一祭始祖矣其文參錯互見而盖確然一定之說因是思之報本追遠固人人所得自盡而義禮制度又人人所不得輕言故先儒爲之參互其詞而罔敢盡一其說耳然後知寢而禰者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禮也先王正天下之公義也此今日寢祭必四代之意也其祭不僅一禰者上之而祖遞而上之至始祖而弗之禁情也先王盡天下之私恩也此今日墓祭及始祖之意也私不盡則公不行私而不害于公雖私即公也是故墓祭有常禁每歲得再遍寢祭無常所緣

居隘難立寢廟即于廳事中出主而祭祭畢歸主于龕仍虛其廳事以會賓客此俗例也然則歲不可無祭祭不可無簿寢與墓皆祭也皆祭則皆簿簿不正則物之豐儉儀之疎密猝辦于臨時而無以豫立所失不既多乎此寢墓祭簿之設斷乎不可以已也竊附于禮之可以不從者與夫俗之可以從者臚而列之圖式器用品物儀節凡若干條後之人得以覽焉庶幾乎其于前人無聽與失儀之誚其于後人有洽宗睦族之思世世子孫俛而行之尊尊親親其念可油然而生矣凡我與祭

合割裂不顧文理語脉因而雜詞傳說者有之陽存陰
亂者有之陸自敬正末造楊顧繼起而說約又貫為之
折衷正解序云考析詳明宗旨瞭然宜舉世推為指南
也余不自揆從漢唐而遞及之會歸於朱子又從宋明
而遞及之會歸於碩儒述斯二者並以為定論存其
合否用施去存而按代以聽刻焉要之但有節略而無
潤益或錄一段或取數句必皆出其名氏不敢蒙混也
其源源本本初出於某後為某所剿切者則必反諸其
人不容掩襲也蓋自余述闡疑之日未嘗不翻閱諸書

因加纂輯以成斯編名曰彙詁謹奉前修大業竊為
摭拾啟發之先資焉耳愛述斯言敢告同學勿譚其略
雖勿譏其迂遠勿馳騖於卮言曲徑而缺心忘戚志雖
先儒之是守待而循詞明焉則其於是編也不重有光
乎
康熙九年歲在庚戌季春穀旦淮卓後學范方令則序

詩傳闡疑自序上

客有過余者每見余座次必雜置詩經講義數種于此
不少自莪止蚊脚字跡充幅盈几習此為常無異哉也
其知者謂中有諸家議爲癖不知者謂濶遠不近情事
議爲迂余謹受教曰唯唯否否而有未敢深言者憶自
弱冠治詩塾本相沿未有超越之觀也嘗崇正丙子而
子常楳發麟士國禮夢兩先生所選之文徵始出壬午說約
又出楊顧之教粲然大行於天下夫文徵雖為制義然
韻叶連段之理即寓乎其間與說約實為一貫文旨明

而經旨亦明二書誠不朽之大業也世儒局於井畦自
漢迄今解詩者無慮數十百家皆不知為何物意不過
謀帖括取青紫耳余既因說約而幸識宋諸大儒復因
文徵而幸識明諸先達得其梗槩如其英華而未測其
源流也於是不吝價值購求各編今所獲僅過半矣姑
流覽之餘廻思所至猶不能起古人於几席其為名賢
之隙者研之述者參之誤者刑之合者印之須令當日
口頭宛然欲冀以無負詩人之意是豈歲月之功所能
蕆哉為追其闡時之久月力之勞試徐明秋露盛暑嚴

寒夜月白風清臨窗寄雨又人如僧藍客邸短棹孤篷當是時而有所憂愁逸愉無聊不平酒酣耳熱興不攜此書以攄寫其胸懷而勾乙塗抹之未容聲合轉漸成帙始康熙壬寅訖茲癸亥年逾二十稿易十餘非辭也亦非迂也實有深蒙積惑不能釋然於胸中故也至於今老矣稿雖蠹就斯未能信不敢言獨見也惟曰闕而已不敢言實獲也惟曰疑而已理深難以遽與文與不能猝通則閱時之久用力之勞安得而辭然況余賦性遲鈍聯所趨紛譬之駑駘困頓於長途而無由稅駕觀彼

康莊騁驟千里一朝者其於爲人勝劣何如也然嘗考古人于此詩若陸農師名佃作埤雅歷四十年而始成王景文名質作詩總聞沈仲容名萬作類考俱各三十年而始成計余之功尚逾其半實則將斯功以關畧宜其疵累叠見爲世姍笑我聞之而疑於今後人聞之又將疑於後負愧不既多乎昔先師學易有假年之願余於是繇始將終仍爲耳矣故曰非辭也亦非迂也

康熙癸亥夏日如皋後學范乃令則序

詩傳闕疑自序中

夫詩至今日而有可闕無可疑矣毛鄭毛萇鄭玄漢注詩孔陸德明孔穎達唐疏宋明以降代有其人人殊其說余也小子譾卑曷能窺厥藩籬乎且健忘性成老而愈甚數行已餘前遂杳然遺矣第以尚論古籍無不能止抑亦目爲備忘耳云爾作思詩之道有四文理訓詁口授止音協音曰韻二三句分段曰連四五六句分段曰或以韻別矣試言之凡人之生有氣斯有聲自歌謠而言語以及笑啼聲欬其單出者皆爲聲也發一聲而抑揚之以吟

咏而引長之皆有重輕清濁作止緩急之節而不可亂此聲成文之爲音也大音之按節就一字而言也若詞之合律則就聯字成句而言也故句末一字必取同韻謂之韻腳孔氏所謂詩之大體必須依韻非此所謂之不成章謳之不和應此音韻之爲韻也然正韻或有不諧則展轉相調做其韻以合之蓋六書之致變在象形而最廣在諧聲此即爲押韻之有叶音也至於韻叶有轉換句讀法有起止或二句三句一讀任或四句五句六句又一讀任則章句之右連截也連截之間宏意趣

旨推究靡剩朱子所謂七分文理三分韻叶則連段之
有義理也今學者率言義理矣而卽韻叶以求連段理
連段以求義理者若寖不知韻叶不明而連段義理不
義糾紛而錯雜哉是故古人有先我而言之者宋歐蘇
呂嚴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皆主於義外此言韻者則紫陽□閒
明黃陸沈黃佐陸深王禕沈□亦主於義外此言韻者則
居徐居本畯徐光啓發和但紫陽集傳標反叶而不詳其篇居
甫東補協考訂致審而分句止照傳箋未有發明徐文
定只帖每篇列譜止於圈內數計以發轉韻而其詳未

暢三家均有遺憾焉惟說約者義韻連載確乎不移發
先儒所未發亦既詳哉其言之余為攬衆家之義趣求
紫陽之一概不敢異其所同是非譯於往哲不敢同其
所異好尚徇乎流競孜孜焉靜悟之篤信之而可已願
曰闕疑且受而心遊將無高叟咸丘之誚乎然而涵泳
經文之韻節評究集傳之虛詞助字又折衷以說約之
連段是止於是而有闕焉而有疑焉斯闕也斯疑也何
闕也何疑也前人之闕亦前人之疑也余但闕所闕而
疑所疑也抑但闕所疑而非疑所闕也夫前人已闕矣

余豈無闕前人已疑矣余豈無疑要不闕其所闕而□
其所不闕也又不疑其所疑而疑其所不疑也所闕不
闕所疑不疑謂之僭所不闕而闕所不疑而疑謂之繫
僭非也繫尤非也是闕疑無一可也苟讀三百篇者循
舊闕棄前疑用活用信點悟斯旨如程子之添字點平聲
綴卽令平聲省悟將紫陽太谷目廟備前無論漢毛鄭唐
陸孔則其逆斥是編也褒與譏皆得逃其衰鉞亦云厚
幸矣范方再序

昔於探索畏文章之難而託功名之難以自盡其進
要而論之通經所以致用其事由乎人而效應得失皆
天者主之非人之所能與也識也以此問疑應舉雖其
遇合固有定命及乎功力深久之後以語經義則開聖
賢之生面以語文旨則立後學之法門又況文章誠精
美而功名豈決然棄置也哉故曰早知窮達有命悔不
十年讀書此之謂也雖然命也有性君子所當自盡豈
可專聽氣數而不修義理曉村曰聖人不言命特為下
等人說法今人不信命固不可若一向委命尤不可須

知命字上又有一層人惟見不得上一層故併信不及
下一層按此則凡我輩有志之士不可不共相警省也
記與或人語雖無關詩理因問詩而偶及之遂附書於
簡首云范方又序

詩經類譜自序

夫詩學自漢而下數百家大氐說意者其流為泛濫膚
庸攷覈者其流為支離冗雜惟宋儒始專言理開及物
類而詩人之口齒乃能彷彿得孔孟以意逆志之宗此
朱子集傳誠千古不刊而余聞疑奉為指南也至于名
物一類實為難明考據數家各稱精核衛木農師淺深
致務于前嗣宗仲容中菴暢明于後其徒實繁其說各
別或此詳而彼畧或彼有而此無又學士家多為制舉
義言趨無已典覈併怠且未會心何況多識之學哉雖

然此為眾人而言也其篤學者不肯自待淺薄一物不
知儒者之恥覽物之下多有遐心一說其而未厭其意
又有一說焉庶可曉然矣予然在先儒亦時有躁心未
靜弗邃深考確註而信筆漫記以訛傳訛者故余闕疑
中一槩未敢備載而復有類譜之輯也其時日久近亦
與闕疑始終初欲以圖說名按圖皆為後儒擬作想像
臆度而成闕畧頗多難以傳信則仍以類譜名而圖說
附見焉噫雖言之矣凡天經地志山川人物不過據紙
上書其常不爽焉間有訪之土人得之親歷者則易由

方技二字以識之如葉字讀音曲沃世代最爲詳審矣余又爲年表本末益加詳矣又如菰米茭瓜爲二物實一草所生在蔣上葉中包裹而生者爲茭瓜形如小兒手在頁上穗中結實而垂者爲菰米狀如碗上鐵菂而差短此余細訪土人而知之又河邊之牽牛織女非二十八宿之牛女前儒相承俱誤而余爲正之其兩期成役年表繫次上下往復則余創意爲之如此之類雖有數條終屬挂漏其爲後人譏貶又余所不知自斷者矣

詩經六帖重訂序

詩叶一道始自虞廷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也使非有韻也安能依永和聲而雜比成文以爲音播諸八音以爲樂乎三代而降楚辭音韻最著嗣是厥后聲韻不傳至休文四聲出而韻學益嚴然止詩賦家循其平仄謂之曰韻畧曰古叶又詞曲家清濁高下按宮商而調絃管亦謂之韻譜均未有施于葩經者也惟至朱子集傳始標反叶其視前聖誠爲發覆而亘東補所言簡意盡又于紫陽爲功臣矣萬曆間徐文定先生崛起畏壘闡明詩教作爲六帖每帖各有叶韻[illegible]其于此叶日考求音韻詳審非能且自謂此事獨得觀其陽曲東瀕爲加詳故楊常熟曰六帖一書專明詩叶最者不可不觀又曰最留心此事者徐文定一人陳澹亭始神合焉余爲之覽其年首知爲下帷之作猶是前亘誠爲未定之書何也蓋其闢闢之論剏獲之而非止韻學一節而聯類義理貫能推見隱微代口傳辭實走令人面解所謂研精補秘尤多獨見者信不誣矣但其後兆相錯首訖不分標者別撕誠爲費手余不憚力爲之

次字句句多所那移併求強增一字妥此一句以關非
前人間有指者十未一二也中此博物一帖因余有狂
詩之輯且先生此書既不詳備又板本多訛脫且多采
難以徵信故不敢槩錄焉謹按徐先生名光啟字子先
號玄扈諡文定上海人萬歷甲辰進士歷官檢討大敘
初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崇正五年拜相少有用世
之志不喜以文字炫長嘗躡蹻展寺城堞上以習勞險
晚從利瑪竇遊精西學所著天文書若干卷行世兼制
器物工巧絕人云

皇清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孟夏之吉如皐范方撰

詩經訂詁序

臨川徐筆峒先生詩經解訂刪補久播於人口坊間已
十數刻矣然吾嘗誦薛敬軒之言曰詩用于小序之牽
合晦于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
開千古之光明真所謂撥雲霧而覩青天也今觀筆峒
之書其參補刻削雖似渾成而牽合穿鑿正復不少視
考亭誠有得失相半之歎余不揣固陋爲之補泳焉爲
之參考焉既因傳說而擴充之復就筆峒而所取之且
也沉浸乎古先名儒博稽乎近代者頗而鎔會貫串如

出一己大旨悉遵集傳而精義爾當實有詳乎不得不
詳畧乎不得不畧者故云區區但告無罪而已或曰筆
峒之書刊布已久奈何輒有損易余應之曰當時固于
風氣不能越出窠臼雖才如筆峒亦不能免况其他乎
余之爲此正所以代筆峒而告無罪于考亭也使筆峒
有知想不以爲狂瞽則余又可以告無罪于筆峒矣故
彼曰解此曰訂總期羽翼朱註而止益因昔見蕪者多
所去存致使童子吾伊頓有紛錯特取便誦者爽朗以
利童蒙之口齒已耳若謂參求盡了人人先生之意也

則何敢蒞方試

四書題[illegible]

余弱冠從遊於明氏羅師之門課為制舉義時當明末風會日下坊間所刊布坊書行卷諸種悉誇多闘靡且竊入子家禪家等語幾不識題理所在至於四子書白文而外一字涉註教者學者世皆目為迂儒雖海內鉅公如陳章羅艾張吳楊顧陳際泰章世純羅萬藻艾南英張溥吳偉業楊彝顧夢麟諸君子力挽頹波僅僅有志數輩起而矯風究之顯背馳違者比比而是也羅師產海干僻處一隅其所宗法惟是數大家凡陳悉此一派之書口授止此一家之業

他者不足覩也已每言四書集註虛字助語皆有意味故其至卑此音皮授書牽常中央不食固內兩外無不句鑱字析分濟分更凡拈一題必曰先輩某文某評如此凡論一文必曰大全某氏某說如此甥乎汝小子其謹識之無忽余因彙輯成編間附已意藏之篋中旋復遊何師之門何於羅乃年以長羅事之為益友彼此切磋講習商疊何師常述王龍谿授顧匡宇有書作文之法稱道不去口當年匡宇所以為文壇執牛耳衡文惟以明理切題為主無尋神脉甚於塗嶽其所識評一一附照

天傭子集序

初余艸角開筆爲制舉義當丙子丁丑間東鄉艾先生名震海内其文定文待合作摘謬及涉其糟粕諸文遂風行稚子何能知之比壯始悉其人而好其書値

國朝定鼎從流離播遷中購求之所得率多斷簡然棄世學者無論知與不知已皆知宜先生定待須價五六金其紙貴如此先生口今離家異人咏邀奇用偏一二十年後此道必歸于正孰知今日其言果驗哉天下思東鄉而不得則思定待又不可得則思天傭子天

傭子者先生所著古文辭也今之藏此其少余中襲數十年其書首無弁言又不分卷帙與文體惟以編年爲次起萬歷己未訖崇正壬申僅十四年中所作得文五十有九首延張子良御得一部共六冊其數三倍于前亦不分卷帙文體止中縫編小號詳後顯三種合刻首二冊與前所藏卷同次二冊編號有一人字大約自癸酉以後辛巳而止末二冊編號有一續字故目三種合刻也又其關處曰天傭子集依倣歐公而襲其篇體句字如陳謝褒行狀細核之自足然兩刻皆不見此文豈尚有他刻耶庚辰至甲申五年之文不知凡幾乙酉入闈遺書盡爲烏有閩廉章太守搜刻全集而周兵務則又曰斯非遺稿也皆其所不欲存而無知者妄增耳余讀其歷試卷序而推遡之先生之生當在萬曆十一年癸未至己未此集初刻時年三十有七矣天啓甲子舉于鄉時年四十有二矣乙酉殉難閩中（張爾公曰艾千子卒于延平）時年六十有三矣姑述其珍藏之顛如此

至于其文原本六經根據史漢推尊韓歐點王李其理醇其法嚴其氣竹渾灝而堅蒼其所以衛正道闢邪

說者是非眞僞之間毫釐千里之謬知之明而言之盡雖偶然見言譜答忠靖本于此有不得己强而然者然則當世道隆熹人心聯傾之時正學絶緣所關甚大傳不絶如綫微先生其誰與歸余也何幸而獲見其微言自愉之盛以公諸海内亦有同所共賞有識所共貴也又嘗考臨川復社倚角爭雄之事先生為正而心公從先輩後學起見故以與制自居其語雲間諸子嚴然嚴師之斥析生徒（已已春與陳子龍書云不肯之于介生蓐蓐然如師訓弟子）正旨黎所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者惟其言氣盛以

之韻然後蔡中郎以豐爲豊李丞相指束爲宋許氏有

漯水溼水之訛高誘有高春下春之誤一見豁然而何

有魯魚亥豕鼫鼮烏焉之棼況也哉余謭學無知嘗有

感於李陽冰破六書八法互相差錯遂致閒闕乃於正

韻箋隨筆詳訂體爲五卷名曰字學刊誤何敢竊比於

宋楊諸君子之列然詳考說文張參荒陋誠未免於蠡

測徒足供識者之所軒渠而已耳

皇淸康熙歲次戊寅冬十月下浣如皋范方令則氏撰

默鏡居文集卷之二

宜興儲同人先生鑒定　如皋范　方令則著

雅量編序

客歲己巳我生不辰家庭顛月語[illegible]其人爲潑婦爲小童爲駭豈爲恃尊行（音杭）爲[illegible]爲鬼蜮萬態爲袖手觀變而又皆爲肉膈天親（列舉人品心術有此八種賁則五聿人也駭畫即小童鬼蜮即強禦肉膈句則又總承言之）夫潑婦則不可以莊語小童則不可以理論駭豈則不可以法言與言恃尊行則彼雖凌卑而此不可以犯上倘強禦則彼雖欺弱而此不可

以鬭狠鬼蜮萬態則不可示以坦直託以腹心袖手觀變則既不可拒爲外而又不可引爲内肉膈天親則既不可等諸對壘之讐寇而又不可視爲秦越之途人凡若此者雖智辨如蘇張拳勇如賁育富貴如崇愷無能安忍以取勝乎彼況余也貧且儒而又老病相仍夫人有一怯于己然且難以樹敵一身而四怯焉尚何取勝之具哉祗是大度付之實則俯首嚮之而已矣偶讀劉氏世說新語有雅量一門觀焉有契於心如裴遐之踏[illegible]兩吉之汚茵王諮之詈妓其他裴晞德冠準富柄之從事皆度量過人爲世欽服余因[illegible]賢傳先儒訓詁以及釋道悉類成焉共得如干條厘爲五卷時代前後頗錯出無次弗其名曰雅量編聊自解嘲非敢博容人之名也至于小子深浸聽戒君子一朝弗忠則固予所未能而願學焉者其毋視爲桑榆之景影同而忽諸雖然猶有說讀編内呂飛村言其于義理更進其於聖賢心膂更爲發復大天生聖賢非止自有餘原以濟天下之不足也是故民德不新卽己德之不明已欲立達而立人達人蓋誠欲舉斯世斯民同登道岸

正有大悲憫大願力于此卽所謂勞來匡直而又輔翼振德之意云耳若遂以爲奇歎而謬悠付之不思所以安全之馴制之豈當日門不入席不暖突不黔二聖一賢棲棲遑遑之心願如是哉斯言也從來聖賢相傳心法又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康熙庚午冬日葆樸子范方令則題時年六十有九

附載憶余四十年前偶與仲兄祇謁至郡城萬天享寺與巨渤和尚茶話仲兄問曰昔某禪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未明如喪固宜已明

又如喪何也和尚擬言未答余應聲曰昔禹過門不
入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正是此意和尚大笑曰
兩居士各領三十棒也此即晚村之意 自記

論踞集序

昔賢有言讀書須是識字蓋謂實能盡孝始爲識得孝
字實能盡弟始爲識得弟字也若止口頭誦說何異鸚
鵡所謂能言鸚鵡乎近世以制藝設科士於躬行之學
既置不講而窮年矻矻祇爲帖括鑽研且無問其躬行
即如四書句字童而習之其於聲音點畫矢口操觚每
非謬戾間有力追古學不隨俗轉者反爲進靈喝曰下
過蔣闕非無宏才達識偉論奇文而以一字之譌一筆
之舛輒遭擯斥然後歎字學之不素明也有明張洪陽

位背心患之爲著問奇集凡古今怪僻疑似以及習皆
俗讀諸字皆詳考備証頗爲當世所宗余也趨時無術
學古無能唯茲翰墨之用資以卒歲趨丁暇日復取細
書文字之疑難者併沿于今而戾于古者一一標出梅
誕生曰字有體制有音韻有訓詁悉舉此與問奇集互
爲參稽以增補而訂正之名曰論踞蓋所倣邪怨先僞
繆之遺意耳或曰俗尚傳字盡於是編乎余曰字本六
書指事會意假借轉註象形諧聲六者之中諧聲獨多
諧聲之別每在邊傍即如丈字無點加人則爲倚仗之

攴加木則爲杖者之杖丈既無點則凡仗杖字悉無點
矣又如昜字日下有畫加木則爲楊柳之楊加水則爲
飲湯之湯昜既有畫則凡楊湯字悉有畫矣如此之例
不能枚舉引伸觸類即此可通而韻學字說兩者亦因
以類附焉則聲音點畫展卷燦如而積學之士矢口操
觚豈猶患其謬戾而有魯魚之混反平聲切之譏哉不特
字附也讀書作文莫不皆然推而廣之一切立身行已
應事接物亦何者不然聞驢鳴可以語道覩舞劍器可
以悟草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所期于同志者固非
願其徒能作工書隸已也則大覩得一寸行取一寸讀
得一尺行取一尺如昔賢所云識字者余也與之同志
相與共勉之如草范方今兩序

葆樸子自序

吾人生今之世而值今之時欲投今之時好非易術也
約畧計之其事其名似可羨而我輩自揣功不暇爲方
不善理力不能致者爲目葢有十焉全具則同流而合
汚得半亦選勝而弗棄一曰服飾二曰儀表三曰便佞
慧黠四曰年英妙五曰座中人六曰品騭要香名蒓益
柯七曰鑒藏字画宣爐宜帝及諸古玩八曰精烹飾審
煎九曰作詩作辭十曰刻單張刻全集刻分編外此尤
其猿附者見位高而金多則體柔而膝蹁下逮博奕宜
聖雖日稱賢愈風斯降矣參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此獲
鼻禪之嚬所謂聊復爾爾也自非然者則群目之爲孺
貧爲寒伯爲俗父爲鄙吝而不推驅爲固窮而不通變
竟等于赤狐黑烏不祥之物人所厭見雖至親骨肉不
與接談不叨問遺不蒙辟酒飽德其情態之辱如此大
史公曰凡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屈抑之千則役萬則
僕物之理也嗟乎史公去今千万六百年何其與今特
世符合若斯照數計以爲理所固然哉茲余也既貧而
儒兼老而病加瑣而音又賦性質直而木訥一身負此

十才以美則將其二五以步則盈其四與六虧盈之數適足相當遂致陷溺過于雲泥偏蓮獨絕偏白頭而潮自慚賢不若季路清不若黃綺矣以列十人群也是川埽迹不出覽古遺懷每遇事之可喜可愕可笑可涕可感可痛而有關于人心風俗可勸可戒者輒札記之他若孝弟禮樂象緯輿經籍史論鳥獸草木間亦備載久久成帙名曰葆樸子倣古昔人之文林逸旅集綴耕錄之類豈曰學步前人詒示後人不過標撰庀備健忘而已其前後條列隨筆所記又半由先君退菴公及業師君庸何先生雜鈔不倫不脊都無將氏門類之分臚之得三十卷裝爲藏箇時君子幸覽而恕之

康熙戊寅夏日七十七叟范方撰

蒲解元西廂記序

慨自世教既衰流風日下天之生人竟不可問疾威多僻有初鮮終於是乎道心愈微人心愈危性情失其正而性理淪情欲熾好德不如好色聖人已傷之降至今茲益不可言矣司馬相如浮薄無行臨邛一事史臣曲爲傳寫正是譏切垂戒之意胡今詞曲小說兩家憑空結撰皆男女邪淫鑽穴踰墻之事名曰風流曰相思無論士農工商閭之靡不神飄冕蕩而少年血氣未定爲尤甚即如西廂記傳之者五家北調有元人王實甫關漢卿

南調有明人李日華陸天池此四家者其姓氏久爲世推獨絃索調有董詞最古相傳爲金人爲解元史失其名自劉辰翁湯顯祖輩咸表章之謂其以俚語寫入絃歌爲本色當行辭家之祖第其初變詩餘尚沿辭體若是則亦取其辭而已矣後人無識漫以才子佳人相羨爲古今艷事夫好色何足深淫蕩何足羨讀書人胸中未剿勸懲當存定識勿逐末流[illegible]彼張崔兩人其未得之也見而悅悅而思思而病以涕涕而繼以血而且病危而且懸懶其既得之也則曰百般撫平軟

聲就腰困徼喘又曰殘紅馥馥紛汗融融而且骨奔酣且雙縊吁邪慝甚矣樂不淫哀不傷性情之正安在哉而辰翁顯祖又皆踹入局爲許之釋之箋更易數子乎月姑取其辭而已矣知以其辭也則謂天壤間有此大文可也有此奇文可也有此奇文可也凡大姿國色靚粧盛飾固佳麤服亂頭亦好董生矢口而談皆成妙趣跪部則大孫謨上洩隔則類乜欲而郎敘曰皆唐人傳記筆法矣惑乎劉湯諸人之好之也乎倘世有假六義以燕詞謂其爲淫勸懲得兼名教則三百篇猶存鄭衛

余蓋竊附於删詩之意云耳難之者曰既讀其文而又黜其事不幾同浴而譏裸程乎余應之曰讀是編者其讚之也唯命其黜之也唯命其黜其所黜也唯命其讚其所讚也唯命抑或黜其所讚讚其所黜也亦唯命且于獨不聞眼中妓心中妓子程子之言乎彼不磷不緇聖人神化之境非易易也余謂明道似柳下惠伊川似魯男子人不能爲柳下惠當不失爲魯男子備此意以讀古人書則美刺勸懲胸中應有定識豈可復逐邪說墮惡境哉原本止上下二卷因文長難檢强爲分之今共四卷四十八折其名不仍實甫之舊但拈篇中二字爲目取便臆記非敢割裂前言也

順治九年歲次壬辰仲春月如皐范方介則序

陸康侯詩稿序

憶予之未識陸先生也有爲之媒者曰楊先生予之未識楊先生也客有自安豐來者稱楊子倫表之古文絕類唐宋大家余私心嚮往之此乙未間語也越數年乃得楊子稿讀之其氣若怒濤奔放頃刻千里而又淪漣焚輪曲折萬狀竊意其人必口如懸河衣冠岸偉不可逼視此戊戌間語也明年己亥楊子始來皐一見歡若生平瞻其丰采歎吾言之不謬蓄之者五六年握手道想慕外楊子不他及一語惟刺刺稱陸先生不置予曰

陸先生何如曰先生幼失怙家故貧然好讀書專守道未嘗少見其不樂爲文之暇輒爲詩寫其性情蘊藉深當無本之學因畢力于古出入經史博通百家爲人樸直簡默對之如飲醇又不肯面諛人人或有一語行一事出一詩若文見非必直指之吾輩備爲蓋及此陸先生之所爲陸先生也予曰前之責其文可以知其人者楊先生是也後之觀其人可以知其文者陸先生是也又三年壬寅春陸先生始來皐盡出其所著制義及詩歌并把其所爲人且與家仲兄獻重更相道故因益得其梗概每家仲止海安莊數過其家家無儋儲客至必沽酒論文兼善星家言六壬數與里人張訶臣友善每作一制義吟一詩二人迭爲評騭乙酉訶臣舉于鄉揚遷之後其稿多散軼先生與鄭子房先是每什襲之因代爲哀輯行世云癸卯夏宗左三以文就正先生曰羽翮成矣又推其命曰售矣榜發果然邑令某公有賢聲民若其荼毒先生爲布筭决其某時當病病已某時復病某時當去官凡詩天窮通言無不驗如此有友以詩自命者先生微言諷之其人戟髯皆起悖悖作欲毆狀先

生頷之而已蓋其學無所不窺而其規矱淵然若無能者孔子曰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微先生其誰與歸詩曰覸民不能君子是則是傚予讀其語歎友道至今日其矣其賁也調笑風生以强相取下則進之日爲其細微逐則進之譬爲兄弟彼我相標榜排陷人以取利則彼我交相譽而進之世之所共尚者皆先生之所不爲也予之所取法乎先生者亦以其不爲也蓋先生之人可法先生之詩可法先生之古文及制義皆可法昔郭林宗謂仇香曰泰之師非泰之友也請留爲之主里中

之好學者莫不遠近負笈焉予每月夕雨晨晦明風雨相與商訂古今論文詩文蓋服膺者三年矣然而先生未嘗不服膺楊先生思念亦未嘗去懷逾年以來予東以通譜事謀北上先生又素慕吳越山水將有江南之役而楊子之詩識書策行且爲制科首擢則予三人未知他年各在何所或意境將無同而別離愁緒諒豈有異也今先生吟咏日富將授之梓予特序其交誼因繇如此至于其詩或曰性情勝或曰理解勝性情忌放而先生腴理解忌腐而先生秀曰腴曰秀此衆人之言也

非予之阿私所好也先生名封字康侯號翫門海陵人

贈周白公序

遡自孔孟而後聖學失傳歷秦漢更六朝以至於唐中間若滅若沒求其正誼明道合聖賢之旨者僅僅董江都一人而馬鄭之訓詁韓柳之辭章均視躬行之道有枝葉之歎焉宋與五星集奎濂雒特降得不傳之教于遺經於是遊其門者呂謝游楊之徒指不勝屈越南宋而元明代有其人賡續不絕惟萬歷中季陸王之學寖盛士之或出或處者皆離其本體務于作用而講良知尚頓悟相率汨沒於科名之中一旦得志不過美田宅

長子孫耳其于子臣弟友之常道而身體力行者則罕以爲迂猶幸薛羅顧高諸大儒倡道學于東林而
國朝鼎新熊陸繼起學統講義諸刻廣行宇內理學賴以重光後起藉以守待嗚呼盛矣余以衰老之年日兢兢于四子書而講求其理終慚暴棄徒志焉而未能也茲癸酉初秋吳門周子白公偶至東魯猝遇于中庭留舍覩其貌溫溫恭謹與之語皆立身行己之要日用彝倫之常且氣質靈秀多擅技能善草書兼嗜畫尤長于詩一時有三絕之目然每自言曰吾儒所務不仍在太

上立德其次立功至略行而求言已非聖賢所重見今
日之言又非先行後從之古乎而顧沾沾焉以技能爲
術美則尤聖賢之所黜即曰學問不廢游藝亦弟子之
餘力耳豈大儒之絕業哉吾所以歎息愧恨于此也聆
其言適與鄙意合因與爲莫逆交周子齒少於余昔齡
不棄衰老而謬踏踟怠年投契數晨夕既十載矣其
似君天行亦與見其爲少年嬉遊而白公之所教益者
不外于臣弟友之常道簡易切實亦述其胸中所固有
耳至于語言文字則不以爲有德有造之爭也余悉其

人存諸心而出諸口長物不能匿已客物皆逃逝若白
公者誠可謂有道之士哉爲書此以遺之所以自堅交
爲白公兼以勗兩家子姪是亦余與白公之志也夫癸
酉季冬中澣之吉如皋范方令則序時年七十有二

送周白公楚遊序

古之以詩文名者莫盛于吳楚吳自公子札歷聘上國
評論樂章而先賢言子親承聖人之教使南方之學得
其菁華是已開詩文之源矣而楚則有屈宋二子著爲
騷賦攻詩文者必宗之嗣是而吳士之韻逸楚材之雄
也每以詩文縱橫天下而登壇坫之上天下莫之敢抗
是何故歟蓋吳楚之高峯横嶺眾溝千雲不可攷槩而
震澤洞庭之奇險則又澄泓汪洋動盪激越於千百里
之間而未能窺其涯涘而生長於其間者往往得山川

秀傑之氣其人之詩文遂多稱當時而傳後世焉余友
周子白公以詩文名者也客冬余有贈言述周子不重
言而重行則周子又不徒以詩文名者也然周子生于
吳將遊于楚今姑留吾皋已數閱月皋人士皆樂與之
遊余則愛而敬之以爲其人澹泊寧靜有古人風其實
研幾觀變韜光歛鍔以自適其真而非徼逐于聲氣之
場者所可得而頡頏也夫世之所謂聲氣者余知之矣
彼其人高視闊步美姿容修服飾句以詩文爲媒而曳
裾侯門低眉執禮其側媚傾危之狀遇稍有志節者且

代爲愧赧之不暇而其人卒自以爲得計豈不悲哉茲
周子之詩文可追古之作者而其品之超絕泉流則又
迥不可攀余意其生于吳也必有慇固卓举之士相與
勸善規過論道講藝而厭薄夫世之標榜于詩文者余
訪之而不以告何也今又逝于楚矣爲問湖湘南北果
有高人端士好學力行卓然自命而隱處于山巔水涯
之際者乎周子一過其地當即知其人若伯樂之善相
馬而空冀北之群者余于周子是望也余老矣恨不能
同遊倘他年至是其登臨之槩結納之豪尙欲于風雨

聯明時一一爲余述之是爲序

送大雅聖時蒞任汀州少府序

嘗考八閩之地山水奇險秀麗爲東南奥區其清淑之
氣輪囷扶輿磅礴蒸爲珍錯荔子龍眼佛柑江瑤在花
紋石壽山石寺舞前花橘包之美竹箭之盛幽蘭之國香甲于
中州而雲氣鬱葱靈鍾瑞孕洩而不能逃僅僅物產何
足以蔽之于是發見於人物凡仙蹤佛跡才學技藝
人墨客科甲大魁未易指數而終有道器精粗之別則
僅僅人物又不足以蔽之意必有瑰瑋宏才挺拔獨出
其道德功業克紹聖賢之統開先待後爲千古偉人者

足當此而無歉乎則吾于閩中若郡有足多者知朱韋
齋生考亭于尤溪劉白水爲考亭婦翁又東南府有落
星成穴而楊龜山之生應五百年之瑞占他如羅豫章
李延平爲考亭之師友黃勉齋蔡西山父子皆爲考亭
之弟子前後誕降倡道東南遂爲後世理學之宗至故
自兩宋門來源遠流長初由河南而西江而三吳故而
至于八閩莫非彬彬大儒稱極盛矣至今薪傳可汎庚
續前明加蔡虛齋林次崖張襄惠陳紫峰卒皆閩人皆
存心聖賢紹傳以斯文爲已任余歷覽之閩地多賢迴

送七姪拙存歷任肥鄉大令序

凡稱美之辭有大而非夸者孝弟是也夸則浮而誕近於抑揄大則正而實道在獎誘所謂有試有譽意言之表可曉然者試言之夫孝弟出於仁而行仁又出於孝弟則是二者互爲其根論性之源孝弟以仁爲本論性之施行仁以孝弟爲本可見舉古今萬事萬物皆孝弟與仁爲之根荄此固秉彝好德家國天下一理不待戶至而人喻也況今

天子以孝弟爲政不出家而成教茲於己卯首春南巡狩

軫念下河水災二十餘州縣慇如己饑己溺賑米蠲租交至兼奉

太后祠祀南海普陀舟行從淮抵揚入城時

太后乘輿

天子親爲執御其揭簾垂簾及上下輦皆手自扶持護衛由東關至天寧寺數里之遙不憚步履追隨萬姓實耳目之誠爲孝治天下不言躬行矣由是觀之天下之爲人子爲人弟有不感慕興起敦倫飭紀者豈人情也哉今年夏七姪拙存由天長論歷任肥鄉令按地圖肥鄉

隸廣平府處京城之南三四百里而近則循法憑引期限不過數日耳乃拙存以意告選人展期復南還而後往北得躬迎母氏領太君是年閏七月中間家居優游盤桓依依膝下者幾半歲以九月望後啟行十月望後蒞任隨太君攬轡兼程欲其親睹蒞任之光榮夫非養志之一端乎使非內有仁孝自培之天良能委曲由之而無懈乎然吾爲之溯其本焉其得于性成者十而得于家傳者亦十思吾家自全若公肇興孝以繼孝歷世可徵前明萬歷初全若公將晚失怙痛太夫人齒齡矣

志上事耄舅下撫稚孤孝慈兼備迨全若公壯有室娶承姑志兩世各得其歡心全若公生五子長退菴公介父也亦景衡公嫡大父也全若公[illegible]命備寫人母調護嚴兄弟五人俱孝友養色養志悉[illegible]大[illegible]景衡公亦生五子長簡夫以民部郎榮封[illegible]孝與次父公和[illegible]五人亦孝養備至同食同寢二十餘年[illegible]未嘗[illegible]離今拙存克紹先緒[illegible]太君年開八秩持[illegible]佛[illegible]閱五十年嘗恭[illegible]有所省發好施予種种莊廟塑像飯僧不貲拙存惟其所欲而弗敢咈則思之吾家孝友

相傳屈指五世不衰矣因是知拙存之真實實效如此
爲厥天性如此又幾轉近地漸摩於
聖孝如此因端竟委而擴充之于一邑乎何有書君陳云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以言家也孔子推之曰是亦
爲政以言國也則拙存之蒞茲土也由親親長長而仁
民而愛物舉而措之裕如耳將見廣平下邑絃歌聲聞
愛人易使本于學道而牛刀之戲非拙存之左券乎至
于厥本既立而道自生其他政蹟所著如賦徭之緩急
若何獄訟之繁簡若何刑典之重輕若何以及牢牲酒

粟巢蔬布帛市價之多寡衰益若何學校鼓勵尚隱延
訪務子供億優禮之等差若何賓客往來問遺之厚薄
求數若何拙存自好必不有以此議之端下界小民固
可信其所自信者凡此載籍從且有待余與客預期而
代之言哉康熙己卯秋九月望後三日朽叟二伯方令
則氏撰時年七十又八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論

人主之用人。最爲難者。名爲知人得士。而其實往不遇
之歎。此智謀雄偉非常之士。所以鋒伏而不出。至老死
而猶甘守林泉也。何也。君子之賦性也厚。而立志也遠。
其抱負也深。而設施也宏。其才可以經天緯地。其識可
以旋乾轉坤。其人品事功可以爲伊爲周。爲管爲葛。故
以之司兵農。以之司禮樂。以之司工虞水火。爲人之所
共爲。此其所不可者也。以之爲帝師。以之爲王佐。以之
爲扶危定傾。爲人之所不能爲。此其所可者也。善乎吾

夫子之言有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昔嘗試論之。昔
予抱濟世安民之略。不出而圖吾君。苟出而圖吾君。必
欲使其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其肯拜一
官。服一職。以自表見乎。無論君子不屑爲。即使今君
子屑爲之。亦無異夫不爲君子者也。堯之一時。四岳咸歎。
舜帝令其歷試諸艱。遂舉而加諸上位。湯之一時。伊尹
耕於有莘。太公釣於渭水。皆學焉而後臣。此數君皆所
可謂能以大知君子。君子遂能擔任而愉快也。至若三
代而下。君子不數出。而能盡君子之才者。又不數見。甚

行桓文之事。然其功之成也可得哉。況周室衰微。淪絕不振。已非一日。而桓文獨能自操其權以與天下申大義。諸侯無有能及之者。推乎天下莫尊于天子。莫卑于人臣。以天子之尊。而能使之從其命。以人臣之卑。而能使其主不至于危。此其所挾持果何如者耶。

莊子論

莊子源固傲吏也。其學無所不闚。其道原于子夏。然其要本歸于老子。故學者咸稱老莊云。或曰莊周憤悱之雄也。屈原忠而見放。厥有離騷。莊子憤世嫉邪。爰著南華。故曰莊騷同工而異曲也。蓋古來遯世之士。其精神足以陶鑄方區。糠粃堯舜。而不屑置身於塵垢之域。故太上則聲塵銷滅。與風露雲氣相乘御於太空無始之中。而其文者雄心灝氣。既未盡不能不稍露於語言文字之間。故知命而不甘為命所域。樂天而不肯為天

所囿。無可奈何而託之乎洸洋浩渺荒唐謬悠以洩其胸中所蘊乎。而若見若隱。疑神疑鬼。其所慨侮堯舜。差等五帝。掊擊三王。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解免。然宗老子而復揚非之。詆訾孔氏而陰實尊崇之。何其辭耶。故曰莊子殆謂之祖也。是故孔孟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其為教抑仁義而談自然。其書瑰瑋而連犿[音翻]。其詞參差而俶詭[音叫]。讀孟子齊諧以嚳析莊周述道以翱翔。此割愛之言也。莊周以堯舜之詞寓此憤愈氏之言也。目莊生爲隱儒。則韓子卑之也。莊司殆猶

亂俗則又荀卿氏之言也而彼皆有以求之太史公列申韓原於道德于管氏求其說以爲老莊重於無爲而輕於治天下儒家視仁義不足爲禮樂不足化一切皆棄芻狗而韓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或曰不然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黄老之術也逆而能忍則無心可推道至簡易此一切急功利者所尚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于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以已而忍以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疑道德之禍爲申韓也然仁義之後其禍不亦爲

甚哉耶嗚呼古今學術一再傳而失之豈獨老莊然哉嵇康云又讀老莊重增其放不善讀書大率若此若乃讀之景帝稱其義體精深改子爲經初祀野諷誦唐開元初詔舉治老莊者歲久遂講推求秘義而皆未聞聞三日不讀老莊則舌本間強此猶曾使然矣宜宋諸儒排擯太甚目爲異端斥爲邪道不肯稍讀陸象山臨川數子深嗜之然而尊之者過而求之者亦過也要以老子得易之體莊子得易之變故嘗謂莊子學老氏之神尊九經之意治九經之精于而老氏之忠臣也

老氏於禮猶曰亂首况其說詐爲儀秦爲商韓流爲爲鄉愿莊子不失其派尤能擴而大之信可爲百家冠矣莊子之自叙也自列於數家而首鄒魯先六經莊子何嘗鄙儒哉彼謂儒以詩禮發冢曾史爲桀跖嚆矢特有激乎其言之所謂洸洋自恣以適己耳若乎郭象氏之言曰莊子可謂知本矣未始藏其狂言也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而莊子深遠矣彼散人玲兮曠然自放此得莊子之淺者誠能探其遠情離塵返眞則可以入世可以出世矣

趙簡子置後論

晉趙簡子鞅生二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誡于二簡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問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于是以無恤爲賢立爲後

蓋聞立後以適立適以長古之制也伯魯長于法當立而簡子曷爲不知所立也不知所立者意在無恤也故夫訓誡之辭袖中之簡皆譎也何以知之彼心欲立少子恐無以箝衆口而息爭端故陽爲二簡以授二子而陰告幼子以故也不然三年而誦其辭甚悉可也求其簡而出之袖中豈人情也哉伯魯不習失簡立之亦足以守成無恤剛愎自用智伯之難幾[illegible][illegible]也其始矣

魯仲連論

仲連義不帝秦欲蹈東海而死其器識直與百尺樓巍輕世肆志排難解紛視儀秦輩之規規名利者相去何啻霄壤哉乃竟陵評遺燕將書謂連不能說單無屠聊城而射書約其將降又不能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似爲近理然惜未揆乎當日之情勢而言也田單既得聊城憤其久不下遂屠之是單之屠聊連射書時初不計其有此也使連逆知單之屠聊故避諱不言而反遺書燕將令其背燕作齊則亦功利之徒耳烏所稱天下士哉至燕將保守聊城不過畏讒避忌非有積怒宿怨于燕也使其罷兵休士全軍歸報燕王燕王豈遂肆然而殺之乎仲連爲燕將謀亦何必過慮及此且當時周室衰微群雄竊據人臣擇君而事非如後世四海一家去此計無復之者也朝秦暮楚時事類然故連教之歸燕又勸之降齊蓋降齊則燕將必不死燕將不死則聊城必不屠士民無鋒鏑之苦齊歸無持久之虞而燕將亦得保其首領以發連之功詎淺鮮哉夫何得書而燕將自刃燕將自刃而聊城遂屠使無

羣赤子當食人炊骨之餘受滅族坑尸之慘同意計之所不及料者也建其如之何哉第律以春秋之義亦不得辭賢者之責矣

范增論

嘗讀坡公范增論謂增爲人傑而惜其不能早去至未嘗不歎坡公之論人恕也范增險賊很戾人也其志在于功名而不知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背其所爲所籌計者率市井狙詐之習無深謀遠慮以佐其君猶之所以敗于垓下一蹶而不復振者增爲之也何言之增之勸項梁立義帝也陳涉之故智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故增勸梁立楚王孫心爲梁計非爲楚計也陽爲樹恩實不用命即其擁衆推戴之時中已隱隱蘊殺機矣及

義帝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入咸陽項籍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者增之謀也夫沛公爲義帝所親信而增忌之如此則其心之不爲義帝可知矣江中之役焉知增不與謀而蘇子原之謂其必力爭而不聽也夫沛公愛秦宮室子女有終焉之志樊噲張良力諫而止除秦苛政約法三章卒以此得天下項籍自起兵以來所過殘滅無遺類坑降卒燔秦宮闕殺子嬰所爲皆大失民望而增默無一言規諫俟舞陽之所以期其君者不大相逕庭哉鴻門謝過乃欲逞一擊于樽俎之間無

論沛公不死卽沛公死而天下未爲無沛公也故增謂沛公死而天下事已大定吾謂沛公死而天下戰爭伊始也蓋增當戰國之餘習申韓之術自以爲一代人傑不知刻薄殘忍適足以速項籍之亡故高祖百戰百敗而其志不挫項羽一敗而卽以自斃者留侯諸人以伯王之業佐沛公而增以申韓之術教項籍也吾故曰籍之敗于垓下一蹶而不復振者增爲之也或曰然則彼公謂增之去當于籍殺卿子冠軍時可乎曰不可宋義將命救趙堅壁四十餘日置酒高會擁兵不進欲坐收漁人之

利趙不能支秦必入于秦趙亡則楚亦爲虜項籍斬義而大敗秦軍長驅逐北安危之機在此一舉爲增計者雖贊成之可也

王導論

王導非純臣也東晉之興偏安江左導專機政不聞有闢土踦難之功也天命祚牛人心思晉使導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天下豈足定哉何乃兄弟濫荷寵榮子姪妥列顯要致時人有王馬共天下之謠帝忌而疎之實導有以取之也王敦逆謀導豈不知知而不言其罪昭矣趙盾之弟弑君春秋重誅盾郭解之客殺人平津遂族解彼敦導之兄也導既不能防之于始又不能止之于後殺顗淵而不救受僞職而不辭使彤謝敦而不

繼律以無將之義導罪莫容于死乎幸而天誘其衷不從威晉祚耳使敦得志弑君篡位導且爲晉之司馬孚矣及見溫嶠庾亮諸公協謀而敦又疾篤乃發哀遣書以責之豈導之初心哉故曰王導非純臣也

默鏡居文集卷之一

宜興儲同人先生鑒定　如皋范[illegible]

曲沃本末列國年表跋

余詩類譜之輯所以補彙詁計二十四卷闡疑計二十二卷之不逮也孔衝水正義疏馬嗣宗名物疏沈仲弢類考等其於象緯輿地人物譜系圖牒鳥獸草木衣服飲食宮室器具之類典故可謂核矣余二書槩不詳載因考據未確又緐簡各殊不便肄習故復備見於類譜耳即如曲沃翼晉只此一事而彼此群畧紛然學者難以通貫試檢余類譜讚之其曲沃本末列國年表二條各從首翻閱至訖則年月分明征逆如觀[illegible]自昭穆而後七室始與而弒争之[illegible]讀弒幽公始于是僭亂日甚降至平[illegible]故余本末與年表之離詳[illegible]者截果[illegible]也附魯者表春秋也諸國[illegible]也玄末起周宣訖周[illegible]終也年表起封沃訖滅翼晉六君沃[illegible]八年示備物也本末以縱縱王分也[illegible]分也則夫東西周之間此一時也者欲知王室之得失列國之芳臭則循其縱者而上下省之欲知晉國之盛衰曲沃之篡逆則循其橫者而旁行觀之縱橫與分合相參副貳而當年之事迹固已臚諸掌果矣然則弒奪之禍沃爲之倡而推之後日三家分晉者報施彰明也田和篡齊者效尤接踵也則天下之惡皆歸曲沃也謹跋

詩傳闡疑自跋

右詩經集傳闡疑許國風八卷小雅六卷大雅六卷三頌二卷通爲卷二十有二爲小字約四十餘萬爲大字約十餘萬爲序目等約大小字三萬有奇爲紙千有餘葉爲分冊十有二肇端於康熙元年壬寅之春告成於二十二年癸亥之夏中間更易寒暑四十有餘約焚過稿紙萬餘葉備書者十數番筆墨之類無算誠恐氣體衰既疑實妄滋徒耗心思貽譏何極止以風雨晦明之際有觸即書非敢比古人之說經弟聊紀其間歷之煩

難如此然因是而有所感矣詩自數千年以來古賢往哲前後互論至詳且盡是即所謂、尚實規矩後嗣又加册襲之意所以古人世守一經世傳之父父傳之子子傳之孫推其傳世之隱意不日前人所有偏弊原賴後人補救若此者在易則謂之幹蠱在傳則謂之繼志望有攸賴安得而辭焉今姑藏之內篋以垂將來既存他年手澤亦可爲讀書之驗非有深久之功何得輕視古人也吾家代起者何保守之雖物之顯晦有時人之遺適有緣事之廢興久暫有運與數且以吾鄉胡安定先生其周易口義一書自宋以來家藏六七百年至皇清康熙間撫臺湯公（名斌號潛菴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學臺許公（名[illegible]裕字維鈍號醒齋江西吉水人康熙庚戌進士）始得刻布是豈可易言乎余又何敢倖覬乎但當誠厥婿子輩勿使諉于餅餌之畢而稍加什襲以待後人則余沒世有知應適然而一笑矣

康熙癸亥冬日葆樸子令則氏自識於默鏡居中

福建許文定公與裔孫許大林墓圖跋

邑許氏系出福州府閩清縣宋洪元學士謚文定諱將者爲其始祖子諱份帥維揚因家阜邑遂爲望族貿夫孝其後裔也而吾宗范氏自秉倫公下亦系出于許雖爲兩姓實出一本至今世蹟不衰諺云許范百世不爲婚兩家譜牒詳載無異乃由秉倫公而上則文定公亦秉倫公之始祖也余生平足迹未至閩何由知其源之源本之本乎歲辛酉貿夫以參軍戍福州爰訪閩清故里及賢于大林適殁于解舍而謀瘞地于本宗宗長也

數輩僉曰吾宗自文定公而上八世始祖行十一公諱顯者自河南光州之固始繁衍于閩清而參軍貿夫又自江南之如皋副戎于福州以六七百年之派數千里路之遙一旦源流印合此殆天作豈人力歟况文定公隧道聯衍松檜千章以大林葬其側祖孫[illegible]魂魄相依誰曰不宜衆應曰諾于是諏某年月日擇吉起土葬于邑東門外横與山公墓之左偏而[illegible]、[illegible]之神安矣參軍亦可無事招魂矣無何參軍掛冠而歸思似君因思遠祖染翰而爲斯圖筆墨之外秀潤蒼古令人悠然會心余雖未獲仰止高山而披斯圖也一爲神遊不啻身履其地將微聞僾見亦宛然目前焉易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後之覽者沿流溯源可以動一本之思可以興追遠之慕可以起睦族之心一舉而三善備則凡爲于姓者孝弟友愛將由此而克敦以無負于貿夫而貿夫亦樂諸人之相與有成也聯對之下豈徒爲賞玩之具而已哉余因樂爲之跋于後許釣字大林貿夫長子

康熙丙子仲春月弟范方今則氏題

讀陳檢討古文詩辭三集書後

閱之古文辭之道其途有二上而六經原本無論下此從史記入手者其流為前漢書為唐宋八大家從後漢書入手者其流為六朝為唐文至今各沿其波各守其矩前輩所言非有紛更也若今天傭子集則八家之體為廬陵南豐宗派而茲檢討集則六朝之體為李穆子山宗派雖以陳視艾分量不同各自成家若夾雜而不成章則非也至于詩章之道別為一途五言古體始自蘇李歷魏晉更六朝至唐以此取士而增以兩言限以

八句謂之近體又更為排律古風縱橫佚宕人角其技而競其能擅長者衆李杜其尤要之為詩為文同歸而殊途文即詩之散體詩即文之正音能文者何必能詩能詩者何必能文即以唐人論少陵可謂詩史間有古文不過短篇數語求其長江大河煌煌鉅章金石碑銘之作何有哉而其詩何嘗不與昌黎柳州並傳不朽哉然頗有人云詩易而古文辭難詩傳易而古文辭傳難故作詩者多作古文者少以余而論似乎不然古文之體篇法句法長短行止可以任意所之非有制限也至于詩章其近體或五言或七言既八句耳決要字字合律謂之粘句末一字相調謂之韻是乃格法律法韻法此猶可言也中間要意該語關理正氣醉一如古文辭起承轉收之妙憶難矣哉其古體排體則與近體不同句法有長短韻法有轉換篇法有行任結搆每見長章大牘任意所之然非學不足以徵博非養不足以厚氣非識不足以取裁斷制非才不足以揮灑排宕豈淺率寡陋所能夢見豈不更難哉數代以來又有和韻體唐人和韻止用其韻不泥其字今限定四字五字數十首

人皆然即如秋柳一題甲申間燕京有古之作也及胆治某年郡城司李王公賦此領袖風雅屬和者凡充箱俱用元韻焉得復有好句耶夫詩以道性情言哀樂寓美刺示勸懲也其敘起自虞廷至再而稱極盛今人動輙限字限韻性情哀樂美刺勸懲之旨安在哉余少時曾率意為之迄今數十年擱筆不敢道間嘗觀覽昔今篇章亦不甚了了即時下所刻佈或單帙或全集甚為進退妍媸槩不敢置辭縱胸中私有譏彈亦槩不敢出口嘗于先母舅羅公行狀中一及之倘恐有無幾皆

酒妬人顏酡之補今年秋偶閱東[illegible]檢討集其文有[illegible]閒
號駢體凡騷賦書啟以及記序祭誄諸作有四六成之
疑此與近體不同或可與古體[illegible]衡差得彷彿乎然而
填砌太多終未免以辭掩意毛會侯先生所撰檢討集
序文云甫同倚附千手一律又嘗讀杜于皇先生所撰
與秋屏詞敘云今世不知何故群然尚四六而古文之
道微併然尚小詞而風詩之道微均有味乎其言之也
且古人曾南豐章柳州黃皆不爲詩即今日潘尹交亦
自言不爲詩倚人捉刀向嘗聞之人公誠有不爲詩而

受通其人逃席大者余亦嘗預席從衆討積背捏將余
自顧不爲覺大無意求今作詩者當毋有[illegible]大則今[illegible]
有春吉禁止夫之迂闊余故爲[illegible]
妨奚不可乎而其實詩與文條途[illegible]
意關理明道而已但期各造乎極[illegible]
章諸人不能詩而文章流傳不勝[illegible]
余因讀檢討三集而序其後如此[illegible]
撰

讀王西樵驪珠詩選書後

明啟正末造時文一途採選政者無學無識無恥
名盛之士不過科歲考優等食餼或鄉會試得雋即爲
坊間射利博名故將文惡爛士無所取法而古文選本
詩章選本卒多掛走夫採選政者勿訓其責任輕而關
係小也原以述聖賢意旨闡理達義理明則士習端
士習端則人心正人心正則世道于焉今古不然選者
作者束書不觀今無學識視時文古文詩詞竟同兒戲
以致世道人心不復可救所以氣數之變遷恒始于士
風終成國運也 本朝順治初時文尚駢麗己丑壬辰
鉅公輩出矯之以雄深推徙及乙未以後專尚清圓卒
流于弱康熙癸丑丙辰崑廬韓公起而救之文運極盛
而今更波靡矣選家者流大都[illegible]而無學識不知從
潤雖日崇尚先正而適以[illegible]末季之文與成弘嘉隆
之文同類並稱又何怪七之國節進退數年間詩
風盛行不問誰何類能作詩皆刻全稿且有分編今又
詞風盛行不問誰何類能填詞皆有單詞小令以及中
調長調而詞家選本亦與詩古文但類[illegible]之好[illegible]不知

薰蕕莫辨竟覥然行世誠可謂無羞惡之心矣西齋王先生崛起昭陽名滿宇內而蠙珠詩集一選實有宗群之目亞乎毛會侯先生序云西齋以選詩名海內有年近日選家高者務標榜下者藉為結納因歎西齋為人文領袖其所操選政不爽纖削勿詩集各有小序皆道其人意中所欲言窮變極致未嘗一語雷同其學識何超絕也又求既庭先生嘗云詩古文一道有治有亂探厥所由豈盡作者之過歟良由操選政者無畫一之規海內之為師弟者無所傳習不淸其源而徒栄其流不

可得也其貫選政始昭明太子雖名文選實兼詩賦而論者往往駁之詩古文何容易選哉西齋以一人為中流砥柱其所登選務期合此斷斷不容假借俯昔當世不可多遘行見學者長將則士習人心併及世道皆有經正民興之望豈僅詩選云乎哉范方撰

與黃仙裳書

逆睽善誘竟數十年即修候亦沉杳罪歉無地時昔之日先生與先君及弟彼此往復迄今尊札燦然併所批評制義一冊法眼高手每展玩令人心惝神怡即閒居獨處亦時時縈繫於懷以其始接之甚慇而末路之過疏也豈期晤中作合入舍弟子誠相延長公屺懷于家塾得以朝夕領教語蒔情篤相聚必移晷追想三十年前弟與先生俱壯年屺懷尤少未甚浹洽不知其學如此且彼時或未遽如此也今讀其詩歌連篇讀其古文

辭復累牘俱屬家學淵源直登作者堂奧昔弟步趨函丈無異師徒先生每以虛心謙益逢人揄揚其時弟文有小品雜作不敢示樸于人故未露一斑于先生而詩章之體步位官氣局大學博理微尤不敢輕涉筆也間雖應酬不過效顰古人而已蓋人有能詩而不能文者亦有能文而不能詩者又有兼長者人性之不同如此若弟實無一能愧中愧慚外慚何能免人之非笑哉爰秋多暇偶簡中笥得文若干首于亂稿中欲棃付剞劂覆觀之無非鄙陋妄言不覺失笑三思之有同雞肋以

與張艮御書

不佞老來無事性耽抑掃晰夕晤對只有殘書數卷多未卒業至於葩經卑思有年正如鈍蹇負重遠行不能進望息肩徒爲捷疾者一噱耳今稿雖粗就凡諸心識妄希处正奈冗長厭觀終于懷刺滅沒不敢示枝莫姑馳上首二冊略見一斑專懇斧削去瑕增瑜則承案而往擱滅而歸用以慰我惄飢也今稿擬于他日入簡記室雖項斯之說未嘗于之知足下素多奬借何須聞屬哉但自慚駑駘強邀伯樂勇揚必不得之數矣玩味之

誠幸爲原諒尙容圖晤不悉

再答張艮御書

客冬拜違今又徂夏晤言既難音問亦阻感歎之懷異地同心矣昨接手教其緘傳至他所及陸伻來始覓得之而已遲十日矣諗乃事所謂家書抵萬金不信然哉捧讀書詞委曲詳盡兼懷以詩感感切切毛詩音韻一事雖啟自前哲不佞繼發其藏自得者間間有一二牽合者則不下百千心知其非而故蹈其弊亦以此事久不講于今人未免矯枉過正之譏此韻之當正者也稷契之說姑採以示異矣未嘗信而不覺已沿謬種之波

此義之當正者也兩者若獲邀足下改削則去瑕增瑜盧往實歸喜可知也此書沉擱尊笥數年何幸肆業及之乎嘗望卒讀無以其可厭而輒棄之則尤幸之幸矣詩講如語類疏義等十餘種不佞晉廣覓之僅得其半不若四書之較易也尊公貢稻一事已清息否報復之說當付之大度安之命運處彼於妄人置身於賢聖若一橫于中則未免震怒驚悚交戰不寧氣何以平學何以進足下所期許正有遠者大者而不在乎區區也酉之役不佞有重望焉其自勉以副老友意不佞柔弱無

似發此儒語伏乞採擇一二淘汰塵慮齊翻青霄則爲幸不淺鮮矣天儒雅量二書乞御我望望艮賜乃叛埽徑以俟橋梓共圖之炎歆正盛伏惟自玉語頌意去辭楮無任瞻注之至艮御世契忘年友電朽方頓首

上陳椒峰書

不佞産自海干僻褒稚壯失學既而榆景何補所不得科名顯著兼秉賢樗櫟匠者不顧以故宇內盛名大儒如先生者雖渴仰斗山未邊通問獨於庚子行書（陳玉璂字賡明號椒峰武進人順治庚子舉人康熙甲辰進士）尊著詩義畧見一斑心甚傾倒誦而習之者數十年于茲矣其發揚經旨出入大家而緯以風藻掩映奪目究其底蘊復覺聖賢精義充溢行間至於晰理分疆如鞹鞟淺幟等篇直可奪漢宋諸儒之席奚啻廣山要水而已乎間爲朋侶數過誠清

廟明堂之音朱絃疏越遐喆之奏也但自慚駑駘不足與於文事惟此詩解覃思有年而書問疑之稿奈學荒識陋蕪穢未芟僅可藏諸家塾未敢就正有道也客歲吳門周子白公來皋一見莫逆驪若平生無論江左偉人必首屈先生一指其文章道德當代無光文獎勵後學常若不及因出此書相質周子謬賞許代請序文以光敝冊謂得椒峰先生一言貿足重今時而傳後世焉遂擕之行世凡十貫左右然反而自思愧試汰背科必爲大君子所屏棄更無可疑者不意辱收電照允以郵

乘事竣叙賜鴻章欣慰何極茲特煩周使旋肅函遥拜芝
宇南向依依揮忽待命者久之接聞尊選今文統一書
衡鑒精嚴不日紙貴洛陽茲更妄呈拙作巴里之詞安
能附青雲以傳不朽乎此固覬覦之私未敢倖邀耳謹
具土物件緘幸叱留之臨楮無任翹切

附陳翕書久企鴻名近始得讀巳詩大著兼默鏡居
集欣慰靡巳詩義實足宗伊其爲後學準梁奚疑承
命草附數言以藉不朽然亦前人所已言無甚創說
而於乘予業務爲不入惟望先生折衷之而不必書

之於卷末也何如何如尊稿崇論宏議美不勝收此
拙選文統中所承欲貲充者但以日內散郵忘出向
未卒業未暇抄謄新先生擇其間最有關係文字盡
數錄示他日補入拙選吉竣之日求正宗工也承雅
賜愧不敢當容圖奉報自公人病耕耗心折最久
今日夕周旋左右爲聞之亦爲起舞但將來由左之
遊未審能爲生色否不如莳蒔征還實邑與敝邑間
印巳淡心亦生平不易遘之快事也惟先生垂鑑之
瀛禎無任翹馳

又附陳翕周書白公先生足下久違芝宇特切神馳
近有維揚故人翁仰瀛在邗上今忽搒手示欣喜踰
常兼承雅惠感佩益切今聞先生素聞其名今始見
其著作如入寶山珍玩靡巳但弟日來因郡尊屬修
志乘早去暮歸頗無暇晷候半月後始有餘閒𢇛于
燈下略展范先生尊著言言悉有根據而詩傳一書
尤爲羽翼功臣須細讀數日乃可草附鄙言以藉不
朽五月中定當如約江陰徐石霞於如臯往還最熟
或託轉寄或仍望弟使過敝地可也並乞代候令則

先生今日海內眞能讀書眞能作古文之人甚少所
著應謀付剞劂傳流後日非徒一生志願可畢其有
功于天下後世亦非小也弟廿年來所作經解史論
臺有頭緒而刻費甚艱未能竟局是以未得就正有
道想范先生巳有刊本乎爲之鍵美匆匆不盡欲言

答石五中書

昨薄暮歸燈下展讀翰教纚纚累數百言知足下不肯遺棄蒭蕘開誠奬許非同虛譽不佞私心自反固執支離實無一知何足蒙此揄揚也不敢當不敢當敝輯三種領到前小兒曾傳台指詢闕疑卷首附論文一條當刪夫此語誠然曩有示教者亦如此云聽刪自不待言矣但此書可刪處甚多自恨不能割愛安得高明如足下利刃披藤爲一稱快乎昔人以修改爲美談所謂先生之風環滁皆山傳聞已久又仕宦至將相兩句業已

謄真送去復索原本來無他修改只添得兩而字妙甚張文潛以五百金購得白居易詩本其竄改塗乙幾不存一字又前明戊辰曹允大稿緇雪子某序文云余嘗古寺中允大訪余案上見余詩文本硃墨勾塗幾不可辨讀未竟袖去前哲苦心如此可見修飾須煩了斷不可少正如瘧疾過神手以一七喪二藥何如也蒙索闕疑全稿此書已謄過十四部其第十四部在通州黃百恐處行留卒業俟取來呈覽不反立雪誠求非敢偽謙乘菜捆載之說所望於足下非淺鮮也率覆不既

與黃百恐書

百恐先生足下通與皋百里而近又皋爲通之門戶出入必由非同迂道舟楫輕便非有車馬之勞況朽復辱愛虛譽過情夫地近也而必由也而輕便也而蒙愛也乃數年以來問有音問不能常相聚首千里命駕奈何遜美古人乎敝輯詩講果誠卒業否尊輯告成否足下見解高明淵邃而固留穢稟冗談朽舊笑其無謂耳前有小簡奉達意在索取原書併石五二書稿幸覓便寄我無蹈三痴之弊可也尚懇尚懇敝友張良御爲荊石

先生令嗣乃祖爾𢡟先生曾與張詞臣陸吳州同受業于青賢張天如之門而良御學業淵源著述尤甚富向許天傭子及自著依歸草久呈台覽已足徵其論議風采矣年來又有古文時文二選希望同志盡發枕秘試本朝一大折衷也至其爲人肝腸如雪篤于交遊非浮褒可比今以選事出遊非圖唱名弋利但得金玉昆友口角噓植已足豈敢他望又朽與足下本稱寒素交淡淡如水若云贈遺須檢紙裹中有無時值告匱則未免羞澁也咸者撥冗代覓𥨊齋使陳蕃一榻可下更爲地

主多情矣臨奏易任主臣范方頓首

寄羅威仲表弟書

老來一切謝絕惟書緣未斷亦非有意著述姑借此事以消磨晚年歲月耳子立橋梓在縣獲聆塵教兼擾鄉厨雖懶步不能時會偶偷半閑少話猶勝波沉雨落也頃聞足下移居岔音蛇河而又滋積鸞膠鬭圞美滿深可慶幸若改歲後台旌或西指使老人一晤而傾倒焉或話從游舊聞或領荆獲新益舊聞如四書輯評止有學庸論語而無兩孟之故足下所不知也新益如周易訂詁鈔在不佞離揚之後又我所不知也吾兩人豈非交相觸發以有易無乎如此之類引伸必多每翹企而望者職是故也不佞所輯四書題商篇首序文述當日及門朝夕兩丈間事甚悉道遠急切不能呈教殊爲恨恨吾輩追隨母舅時師嚴道尊又父師之教嚴于弟之率謹母舅話如絲面如鉄一會文不佳一晨書不熟必與夏楚一二十至今思之當時何幸而有此教廸也哉至于訂詁一書闕饒劉二家尚有藏本足下昔曾詢我代借倘借東鄉定待邑山文辨均得賜覽則沐提命者爲不淺矣臨穎無任主臣

與大覺庵雪亭和尚書

昨擾齋廚謝謝向惠尊刻所以却之却之者留充他客覗儀耳初非倨慢無知自處于不受教之列也箇中既有副本幸頒一冊爲望不佞衰朽之年諸務悉付兒輩爲政祇守殘書幾卷與爲昕夕間有纂輯詁釋多未竣工茲特馳上數種本覽所應者吾師以大乘宗旨宏闡道風正是西來不立文字之意鼎邑僻處一隅獲淹法駕何榮寵如之不佞徒以文字禪涸關左右自滋障礙知不足當棒一喝兩蒙進序之清龍之外亦厚幸矣肰伏讀尊著詩法唐字宗晉則又以子之矛刺子之盾爲法而復自倍將擾儒入墨乎抑推墨附儒乎朱子所言吾師必居一于此不識何以自解免也拈此以供一粲餉容晤教不悉

默鏡居文集 卷之三 完

蔡模子鑒藏板

默鏡居文集卷之四

宜興儲同人先生鑒定　如皋范　方今則著

友人畫贊

山有徑不得徑而還樹有蘿莫能躋而攀高峻者可以宣通乎帝座川逝者有不舍晝夜之潺湲屏蔽而森列者壁峭而松環鬰之蒼然郎之翳然悠然然則吾儕於此豈無所見而云然乎曰人之見性將無同智者見之則樂水仁者見之則樂山我將與子神游焉乘流陟巘各見其性之所近以徜徉於其間

題周白公併似君天行小像贊

觀爾貌癯而哲掀爾髯談霏屑踞爾箕玩世爾眼白抱爾膝長吟爾自適進窺爾中藏大酉小酉羅爾腹讀爾詩直逼三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之陋習多爾才藝烟雲生爾腕龍蛇競爾筆然稔聞爾言雅不喜以文字炫長惟景慕乎躬行君子而追先民之芳躅南山橋高而竦北山梓溫如玉巧製傳西學仁術宗岐伯天行傳西洋法能製各種眼鏡兼通醫欽爾庭闈交勉者爲道爲器各極乎造詣之純熟今將返旆吳門使我悠悠以思問爾後會何時續

張良御併諸友小像贊有引

張子良御與吾輩數人交石子含銳張子茗柯盧余老朽介則氏俱稱莫逆因各圖其照共爲手卷一軸顏其前曰文章老宛已其他心識尙欲補繪以供懷挾展玩而人爲贊辭于後焉

文章遇合千古維鄭上焉傳之其人名卿鉅公次則藏之名山待後而守先今吾輩二三子地之相去若此其近可朝夕而往還且以娛老且以追攀又且其貌一幀（音）靜添毫欲活此泄泄（音異）而彼閒閒或曰豪士如玉山千

人亦見萬人亦見或曰玆豈驚時之譽髦將躋諸震川東鄉之間惟吾豈敢謙讓未遑而慚謝未遑

水繪園記

皐城東北隅有地一區澗溪曲折巨木千章中雜嘉葩修竹亭榭相望欄檻相錯廣可二十畝叠石爲山峻嶺深壑蓊翳菁葱常迷游人屐卽吾皐所艶傳爲水繪園者也稍南有池廣得園四之一藻荇參差清深無際雖旱不竭曰施食池先是有梵僧投麪食其中後人得魚刳其腹尙有麪亦曰洗缽池云蓋邑之勝園爲最而園之勝水爲最人常載酒以遊笙歌互答仰視長林俯瞰清泉上有飛鳴之鳥下有出聽之魚若與歌聲映發故

是遊觀之佳麗而辟疆冒先生之別業在焉或曰以其如畫謂之水繪或曰水滙滙者會也爲冋之說曰昔人工畫者如王維輞川李伯時山莊照耀後世至今按其圖如身入其境斯園勝槩甲於一邑人其境森山崇色翔求紅雨狀態悅人心目又已儼然身在圖畫令人有工畫者譜之絹素常與前賢比迹至于其間溪山之蒼翠花竹之明媚鳥翔魚躍梵唄之天機逸韻主人悉領畧其旨趣發爲文章讀其詞可以摹擬其境則又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歟爲會之說曰皐地故墳衍于揚

屬爲覆釜形旱易竭潦又易盈也所固地勢下濇不奔注有祭川之象海以不擇細流故能深卽是以廣推之澄清蓄濁其主人之容衆優賢也遂滿太虛其主人之胸羅二酉也本源不竭其主人之名舉滿天下而非盜虛聲也彼此挹注其主人之道理具足而爲後學所取資也則入其境又可以想見其人已夫士之雖兼者惟文與行耳今讀先生之詩歌古文辭涉獵今古修明愼端時攬其幽異則于前之說可謂無負矣且先生之爲人寛宏博大能包容于流俗而又不苟與俗俯仰有儆

者置不較居恒善緩急人賙于後之說可謂無負矣器天地間有形必敝金粉之過化而爲陶牛帝王卿相及富貴公子化而爲霧處爲編戰血之功施域世所嘖嘖者多不能各榮身泰令人恍惜則甚閣後日或興或廢大抵聽之飄瓦虛舟而先生之文章之品行卓越不可磨滅者斷不同茲園之或興或廢聽之飄瓦虛舟之列理固可信又何疑哉至于時物之陰晴異態遊人之仕隱異踪心境之或苦樂異趣歷覽者皆能自得胸懷予烏能備言之也

記與范右廉論切韻語

己卯秋月癸歆轉詣趙子右廉過余家齋以余年邁故存問特復不絕友誼殷殷致足感也語次偶及切韻法余少時皆習此講求其理叅悟其訣而未能熟讀其書也佛家之熱諳由于入彼堂中同察共誦名曰唱等子所習之書名曰木行等子其書有橫直二圖其橫圖則自見溪群疑以下共三十六字謂之字母平聲約字一千五六百上去二聲各稱是入聲數少約字六百有奇直圖共四十四韻約字五六千有奇亦可謂詳之至而

不可以稍紊矣但譜聲雖明粗心難解故舉世讀書人知之蓋寡余但麤通其說而恒愧不能如鄭氏之精妙也蓋反切之法率用二字相摩上字定位下字取音一翻鞫之則得其字從來先儒遞有發明其實占于西域梵學凡人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牙舌脣齒喉及半舌半齒是也又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半商半徵天下之音盡是矣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協爲韻古音雖取諧協不拘于律自江左制韻始分四聲八病然但知縱有四聲不知衡有七音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矣

至其韻諸本無上平下平之分因平聲字繁分爲二卷
故洪武正韻總一平聲不分上下但彙分四卷而已此
蓋宋文憲之言因與右廉商及此事特臆述其大畧如
此時余年七十又八也

形影問答

己卯暮春之望西𨈆飯罷徙倚孤吟少焉月出徘徊東
林蒼薛封砌棠桂紛陰余緩步其間如澄淵藻荇参差
而不知其爲花陰之滿襟月雖漸高雲翳朦朧振衣被
當輕風覺有出乎左右彷彿兮堦砌倏忽乎簾櫳時鼓
二下童子睡鼾余偶昏感不禁中心悸而膚毛茸問曰
汝何物耶中宵出現將懾余魄而爲𠘧耶何不速馳而
去俾余安然而無恍惚耶於是仰瞻月色半滅半明俛
視俛𩕳忽閃忽爍側耳而若有所聞聲咿嚘而答予言
曰吾乃子之形之影也子胡不自識予同日之與迎迎
壬戌子降此身今稱開八秩吾已附體八十春秋未
前吾述予生平子其聽焉象勺無知劫劫與論斷念
餘厠于孔聖之門屢試諸生氣沉滯而未伸貧命不給
吾亦以此而愴神然且𧌒與窮俱日異月新世無不了
之嗟嗟吾曷嘗于嗔恚今衰老耳瞶目盲困中無不與
立吾則亦步亦趨而莫敢或退惟鄙與嗤寧素且遠了
蒙不辨吾爲陳蔚微婦褰帷睨簡編而腹誹望望然以
去吾惆了之子遺諸子諸孫畏子嚴憚匍抑聲而誰語

痾痒自憐吾亦同茹斯苦子有兄妹且或爾愴莫往莫
來徒使我憂心悸悸即廣推而至友朋知我較罪我而
弗驕乂遁降而至僮婢何能度越乎俗眼而特舒其情
吁嗟乎惟吾與爾是二是一爾行亦行爾止亦止爾坐
亦坐爾起亦起雖當寢寐將謂之他作哀與禍隱匪非
遐或逆霾雨杳也忽諸光陰暫閑交識逃遁詎知流言
姝姝利用論折千爾我則伎連異別同心樂道道跡附
災社門觸忌登祭豆鹽若乃著述愈多餘三十載綿綿
登陂阿護我在側化此也要衆喚嘆且爲子撫慰而勸

戒其勸戒日晤今經觀傳于志期爲聖賢依賴凡今之
人日憩音惟爲神而已矣顧乎外其撫慰日暗數十
年後命行返揆之骨凡今之人日惡語謬悠以無稽顧
復強而共對爾非有千百之祿萬鍾之粟吾與子形影
相弔形孤而影獨歷春與秋一百五十有六步履不枝
不扶非吾相之其誰偏凡此醜縷並非誑虛屈指愛憩
者未有過于吾而乃弗以爲喜反來于憎譬罡不別何
太蚩蒙而弗明哉況子自稱棄翁以名厥亭戲爲歌詩
聊以鳴其不平讀之者莫得其情惟予相對傾耳以聽耳

嗟乎予兮胡不省思之由前之說宜爲慝思由後之說
宜稱知己孰重孰輕請自衡評可乎余茲語塞拱手謝
罪而今而後足感子惠相偎無猜相依爲命而何憾乎
垂死之附贅也試將前詩爲汝載賡之

其一章曰棄翁亭内　一昔儒皓首研經只坐趺年少揶
揄何足恤不知有補古人無

其二章曰棄翁亭内　昔儒覓客鈔書不坐趺年小揶
揄何足恤不知遺笑後人無

業師何先生傳

何先生名應試字君庸掘港㝢籍人也父祖家世操耕煮海未有習儒者至先生甫受書年甫十二即補諸生受知于里人顧匡宇愛其聰慧命三子受業焉匡宇於當時稱前輩者沐其舅氏王萓懷之教讀書爲文惟以大全蒙引及王唐瞿薛爲宗洲具手眼時彥咸以師範奉之而先生尤有靑藍之譽又潛心理學繩步尺趨敬守近思錄性理等書以爲神明私心自期聖賢不難到一時號爲何夫子云間嘗語余曰吾黨自匡宇先生

殁夫共同志理學文章兩事竝無適從幾于廢業焉昔鍾期以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其先生之謂乎邊居授徒落落寡合口訥訥若不能出而幽靜簡穆之氣襲人眉宇令人不忍舍善草書至老猶手不停批嘗以四大儒書禮記纂評左傳評林及莊子四種遺我皆以五色筆蠅頭細草字裏行間及首尾空白處無不遍滿自六經史漢而外凡唐宋元明諸大家古文時文其手蹟皆然亦於談詩于漢魏古體唐宋近體無不究悉至于他有撰述如碑銘序記書祭等作章多不自著名諱故其身後多散佚不存嗟乎予雲著書能復有幾哉今年夏偶簡巾笥覩先生向所遺書展讀宛如面語居恒風雨晦明坐臥羨嗇思之無不合度尤與余毋舅允吉羅先生稱莫逆彼此講學會文論議送難娓娓不倦余幼時每伏壁聽之至今常彷彿見輩不忘先生生前明萬歷甲辰卒　皇淸順治己亥享年五十有六無子以姪爾格嗣薄田數畝敝書敝硯門守經年授徒亦能不墜先業云　國初先父挈余居掘港十年故余先師事羅毋舅次師事先生迄今五十餘年始爲之傳而悉其

槩如此不肖方日語有之士生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今觀先生之爲人其于名之集若將浼焉博洽而不以學名撰著而不以文名吉詩而不以詩名善書而不以書名惟覃思理學志在立德於功與言所性不存故俱不屑以此炫長也夫非三代以上之遺民歟設也天年可假則其于躬行之道有進無止殆難量其所至矣然天道無知匪徒未可假年而報施善人輒同于鄧伯道悲夫傷哉

康熙乙亥夏五月門生范方百拜謹撰時年七十有四

郁山人傳

郁山人名滑字溶夫世為廣陵之通州人六世祖旻禾
榮甲長進士爲廷許觸權璫怒遂隱不仕祖從道藏山
人于兒特父敬秀家貧授徒性落拓不事生產山人少
頴異自其祖公車言即工詩試於有司再蹶益肆力于
詩詞蔭公車言尤長于五言古常曰古古體稍近漢魏
較有可觀中古文之難十倍于詩安能稍好間[illegible]
應而已[illegible]讀其文知攄歎武重報李陵[illegible]之
遺也悲用忌叙夫嘆然以史自任綢[illegible]

貪議直書善惡不少諱稱董狐之筆[illegible]何
淳黄用修盡傳其秘衡覽當代人物名公[illegible]人
思吝各列一方以寓褒譏亦各自爲史其[illegible]意
所數[illegible]不欲盡言也前後州守纂其[illegible]遺[illegible]人
不得[illegible]不下當守因益重之綜宗實錄通州志[illegible]者
載其名康熙元年畢公來守謀以州乘貢入[illegible]命
通史傳中其子孫尚有當要津者遂不果嗟乎作史多
陰偏山人貧困孤苦已備嘗之又何所云云哉諸賢豪
長者率樂與之遊為人敢直言不能作諂態有不合

必語侵之令人不可受以故友山人者恒憚山人而隙
末者不少也耽情聲妓每客金陵迷戀北里所得四方
贈金悉費其[illegible]益如是者數數也山人[illegible]至吝遇此雖
傾囊又遑恤哉郁學憲廸光晉館之惠錫圃悅其歌童
將取之而未能妻子相繼即世鰥二十年志重嗣續踰
四十娶後妻成氏氏憎其貧且老竟去之著有失儷忘
好山水吳越燕齊莫不覽勝賦詩志游五岳自號五岳
外臣素多口于州人即章硯之伍若湯某者亦寄以詩
刺之日高士胡為傳循吏期悅當年守公意百計謀將

入憲綱一心惟欲修州志五游名岳未識一三出令妻
已到二篆刻周秦易地為詩宗漢魏能如未引年何必
新年至與君共作蜉蝣寄齋山人崇正丙子僑寓如皐之
城東偏搆屋數楹偏册所藏圖書花石而外無長物中
饋一老嫗與至則被而臥應門一僮一幼婢華亭倪仲
延贈詩云百里樽移惟片石半生貲屐祇新詩非虛美
也當是時山人年已踰六十子自成童即獲親山人當
從家大人座隅得聞緒論與之交垂三十年悉知其狀
山人性至吝一草一木片紙隻字不輕損惠于人其遂

皇也始攜虞美人花種之盈堦人求分蒔不得結子盈
寶不求之以蟻運去謝產芝一本詩曰氣鍾百夏並今
紫秀發中央質帶黃以誌祥云曰與皐士唱酬諸賢家
長者率樂與之游邑令毋虛左以迎之酒酣抵掌追述
舊游如李本寧黃貞父董玄宰朱元介諸先生及諸園
亭存亾盛衰不可問因歎息泣下嘗謁沈相國仲雨投
以子夜歌仲雨叱以爲怪仲雨好養生燕見仙客及詞
、以相國故迎送僅及義山人患之先是爲習修煉語
與又不遑語席次之禮甚肅若師生者然客西向坐主

東向坐山人日初覲耿光欲劇談可移主坐東向便不
宋應雨人頻回首耶仲雨曰從山人命語移時行且謀
進不復言前術仲雨驚曰若諳此山人曰然言且前知
送至門外而別于是不再至矣竟不獲其優禮也會
皇清革命里中健兒紛然操戈山人以平居傲氣不爲
比舍所容群起譁之圍逼欲血山人謬爲怡色曰吾與
若不論尊卑矣相率譁座鬨者皆大笑怦怦然不喜蒜
韮者物恒爲人家僮婢所惡主人留食飲稍不潔則訶
詈而出一僮一婢皆殺凡伺門作櫜必覓一少婦倚戶

婕以居又爲月丐俸錢頻枕藉之時年已七十餘矣一
日梅花盛開友人攜酒其下山人侘傺言曰吾于人間
世富貴無所取五倫澌滅無所繫戀獨此花樹竹石待
以寄命彼蒼穹復有所禁持哉或戕吾一枝猶傷吾一
肢也言未旣有小僮竊摘其花寸許山人見而嘆聲曰
若害吾命耶抑適所言若未聞耶因喃喃不休行道以
來薪者得其澌草怒目吾貸以若簽易砌草設由人性
至吝老且益堅數米而炊買薪細分之爲小擔每一飯
米三合薪七握燃火者不能竊其一粒一莖米珠薪桂

乃信然歟日惟一晨炊停午則傳食于友家夙興往覓
乃得之稍遲則難可物色矣嘗一簿記書家中所有其
令人捧腹者不一而是簡者爲合籤事付親厚者某某
詳囑之凡衣冊縹佩被褥必以法其後所載離變搆敗
筆竹頭木屑無有遺者又凡物皆自定處每各一處則
之曰某物某物某不得雜于匯甲不得混于乙取物待
用披簿即得子偶見其卓雖穿皆未歸故處門戶健日
誤乃事矣啟門復歸故處而後出雖重門之荒其他時
加封識偶一物遺失所必一再啟一再閉一再封識而

後出年近八十猶因溺一女奴賣其舊居僦舍于城西
偏而女奴又溺一年少者山人嘗夜起聽之恚甚爲作
決絕詞遷居詩以自悔而依門僅醜婦耳康熙間見知
于州守新城畢公司李新城王公二公來皐輙過其家
知巷隘輿不可廻乃跨馬以往王屢諭縣令曰邠先生
吾前輩也汝其左右之勿怠山人生明萬歷辛巳卒
皇清康熙丙午年八十有六姪茂遠謝葬如皐東十里
鋪之黃家莊黃長孺所贈地也老婦劉氏依焉其墓木
先拱二十年所

葆樸子曰予嘗游江南識戚氏其人亦以詩學名家作
墓而瞞者疑帛其直請殺之則曰吾萬歷初年人下[illegible]
偽蓋時會移人遂初與中晚淳漓果異以余所[illegible]而山
人偏執不如古人而徑情直遂殆遠勝今人或然[illegible]
之心至耄耋不少改度偭服箝將安取之魏[illegible]日[illegible]其
乎公路于山人亦[illegible]今學士家徒能讀書而不識守山
人于首義甚[illegible]而後而安不知者不以告人也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誠得至人爲之師化
其鄙吝消其偏執彬彬可觀矣

子正德生兩公合傳

紹文字子正敬泉公長子初敬泉公以教吏乞休歸里
溧梁驛丞時年將七旬矣艱於嗣嫡母石孺人無出公出庶
母郭孺人敬泉公嘗夢老僧結趺宇下云借一枝以棲
已而生公敬泉公喜曰余皤然翁也而舉此子雖屬有
天幸以俟成立不旣難乎及敬泉公歿享年八十餘而
公已完娶且抱子矣幼業儒未就爲人端嚴自持不宥
與俗輩伍廢著爲鄉居做廬數椽薄田數頃兢兢守之
不敢失塋隣地爲圃雜植桃李群卉每春花爛熳時集

友人讌會其下歲以爲常性嗜酒飲僅能蕉葉而[illegible]爲
不敬村中人每載酒問奇字輙匿不出時陰農家書爲
覆種計握筆爲小楷甚精間有以課子請者謝曰吾豈
爲若以難字屈耶然則公之以酒自溺亦聊以僥無可
與語託麴蘖以自逃耳有潔癖浣衣漲濯偶離遺矢其
下輙浣至再日穢氣蒸之也幼閱釋家言稽術之苦莫
甚于糜遂終身不食肉糜襄之語狀者謂非公之前身
古佛之信也
希喬字德生煕南園公配錢氏大京兆錢藻姊生心章

公心韋於京兆有渭陽之曹然性歎而傲恥謝貴人族
屬有與通好者輒笑之云京兆吾舅也而若每之邪心
韋公生仁如公及德生公仁如邑庠生德生授例入太
學素豪於飲每酒酣聽座客談詩若文則狂喜忘倦好
種植凡盆蘭砌菊剪插不釋手因縱酒致疾生起不能
自如而飲如故其病癖潔癖視子正公尤甚運水不食
後一器慮洩氣也當是時設有濺之者日水大乃[illegible]
肩則奈何吾知公必無以自解而為之瑕然矣與[illegible]
人異室處同穀必擇日伉儷不甚相能處人人以[illegible]終

身不再娶因避亂莊居衛閒可七八畝闢奇花名木不
憚數百里致之費弗計也兼善栽接經其手無不活嘗
以意創柏亭大小二座各植六株為六楹編葉為簷頂
銳處為葫蘆簷阿為左右个歇角鴟鵲起如殿鴟東西
相望如兩檐雨淫無穿漏精好無漏光下置石凳石几
客至則坐飲其中蓋奇觀也精博奕慣發狂笑聲達內
外聞者皆知為公之捧腹是其痼[illegible]文甚而趣過之此
公之所以為公也歟

葆樸子方曰天下事殊勢而人異趣夫飲酒蓋君所致

圃草昔賢不窺若二公則以此兩者寄其性命可見人
生樂志之事若與賢不能多取于世而恒留以供隱淪
之士淘寫其胸襟殆天以此佳境與富貴為敵體也哉
然而子正公拙守不阿似踰德生公癖癖自恣似不恭
借乎上之不生春秋以前引夷惠為同志下之不生戰
國時以子輿氏為師可慨也要之其去世之腊韋菩全
隨俗俯仰者不啻逕庭矣子正辛丑生德生甲辰生姓
范氏同高祖三從兄弟不肖方其諸孫云

邱隱君傳

邱隱君名引太原人也家世寒微不詳其系大父廉家于東郭踪跡多秘不類人所出入或疑其不軌命神農之裔攻之深入不毛獲廉車裂以徇覆其家引無以自存乃寄食于田氏田爲大族布于天下賓客多往歸之引亦與焉引生而短小不甚奇偉人多鄙之無與立交者引亦憤人世無可與語弃自逃于寂寞枯槁之鄉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蕭然無累不求聞達故自號爲隱君云性惡燥喜濕絕嗜慾尚廉潔居無宮室之奉食無

脂膏之佐泊如也引旣不得志于時恐遂汨沒無以自表見時發爲哦歌慷慨激烈有燕趙遺音每當疾風夜號陰雨朝夕聆其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或星月交輝霜露旣降亦復愴然以悲悽然欲絕蓋其天性然也子孫蕃衍盈天下咸自韜晦以畎畝終識者知其世有隱德焉其世孫將見于詩書賢人君子亦往往稱道之俛仰屈伸委蛇偃息故雖好爲悲歌而不及于雜嘗曰丈夫死填溝壑爲烏鳶之喙螻蟻之腹命也安用世之齷齪者爲後暴行日中得疾卒竟如其言或曰隱君善幻多技能經冬輒坏〈音培〉戶自蟄不食不飲益服氣藏伏耳非卒也或曰隱君有龍德在淵在天飛潛無時若有人于某山中見之蓋白日飛昇乃仙去耳非卒也或曰隱君性恬淡甘蔬水其死不墮幽冥梁武帝其後身也故其爲治尙文簡刑奉佛惟謹壽八十餘爲侯景所逼餓死悔曰願後生生世世弗生帝王家

外史氏曰以余所聞隱君事詳矣蓋廉士也然未覩大體豈以其不能卓然自樹縮泥塗中故少之耶雖然天下熙熙皆爲利來行如引者出于雜與之偕隱所欣慕焉

華退菴公與二叔父及兩姑四人猶齊齒然皆幼母吳
氏太孺人爲吳公𤤫宇女早卒生一子即吾父也繼母
羅氏太孺人爲羅公二怡女生一女適盛生錢燒爲大
京兆錢藻之孫府君天性孝友全書公不時往來都門
又官署西顧太夫人秉家政錢穀出入悉聽命待諸子
甚嚴微有忤色夏楚交加自髫齡及成人以至壯有室
強而仕皆督責不少貸府君與諸叔父承順惟謹不生負
意氣重然諾雖爲諸生經綸閒氣撫服之邑有大事冬
所建白論議侃正嚴厲不與宵小作緣爲利閫而授剩

默鏡居文集　卷之四　十　存樸子鑒藏板

積弊不少假故研究之徒起而中傷之譬家反蔽蠱更
肆辛 [illegible] 如 [illegible]
合邀邑人 [illegible]
者種種也 [illegible]
致廢產廢箸鼎沸不寧諸叔父皆飲痛受屈毀傘錢不
貲遂夫事已謀償受者未嘗責及得錢與者必親歸于
錢兄無辜恩之名弟有友于之實謀二十餘家雅歎而又
彼此不較怡怡如閭閭如也當是時太夫人在堂年間
八秩習親其兄友弟恭如此其樂爲何如哉夫孝莫大
乎悅親悅親莫大乎和兄弟如府君者誠可謂二難併

三美具爲家庭吉慶善事矣甲申間因兵燹播遷寓居
猶港場十年嘗舟行至環上鎮土豪管某乘亂糾黨毆
府君掠去財帛若干幸本營遊擊將軍朱公名大錫者
廉得其狀重懲示警然府君雖值患難而兄弟友愛外
禦其侮不有少失色於人必直之而後已無論公事私
事壹以長兄之道自居不待諸弟之請命也膽氣甚壯
口如懸河善辯不屈或諸弟偶雀鼠庭質即逢彼之怒
仍能婉商愉色復霽其顏故每爲長吏所喜縱拯諸弟
於危急一字不及齒兄不言施弟不言德終身抑好如

默鏡居文集　卷之四　夫　葆樸子鑒藏板

孺稚非不偶有爭執言語相加遺然朝責讓而夕釋已冰
融或昨責讓而今皆雪淨一若未有前事也凡有謀議
必待決于府君府君爲之較食較飲經畫完善而後即
安且涖事多血忱心議中有負屈者不難傾身以赴能
談言微中脫人於戈戟之下而皆諸莊席之安雖親疏
涉傷體府且不恤何況身外之長物哉擬於他氏且將
然又何況手足之間哉太夫人暮年兄弟始析箸受產
之外凡公中物如房舍器用僮僕以及舊甲錢帛積蓄
之類一無所取悉與諸弟均分併無幾微慍言見於面

辭五人相好只如一人而二叔父之祀長兄尤覺寵愛
彌敬爾老彌篤三叔父巳下則若驕稚豢養者然每自
言曰吾與仲弟年相若有非義必指斥之卽聲色俱厲
不失爲友愛也至于稚弟三人其祇悟吾也吾容之其
與他人爭鬬也吾講解之嗚呼其言在耳其事在目可
思可泣也晚年日與諸弟幅巾杖履逍遙往還迭爲主
賓五人俱不善飲惟鬬茶品香擘果核呼餅餌調咏治
具鑒別古今名賢字書所愛者不惜價値嘗挈五十金
售唐本陝搨十三經字帖一部分四櫝貯之府君非有

羸餘皆質庫稱貸物也間及他器物類能賞識上下論
議娓娓不倦晨而集薄暮始言歸每譚會皆然故邑中
咸推府君爲天眞爛熳孝友性成豈虛語哉年踰五旬
卽不入市不延見長吏求猜書數千卷手不停披而緣
緗新美篋與晉長善帙其簡讀對答豐藻工緻文辭
典雅從生平不抄錄藏弃存性尤嫌面人有過常面責
之或畏之怨之而府君無成心也今既葬張司訓大心
秉鐸數年間見頗詳爲之誌銘貞石此乙卯間事至今
丙子又逾二十年余亦七十有五恐愈瞶眊將營世遂

致遺亡湮沒因細憶府君行事尙不止于誌銘之言故
又爲此以示後人俾覽者知爲府君寫照雖言之鄙俚
不文雜亂無章幸原恕之府君生萬曆甲午三月二十
二日未時卒康熙庚戌十一月十四日丑時享年七十
有七吳太孺人生萬曆巳亥三月初四日戌時卒崇正
癸酉十月二十三日丑時享年三十有五羅太孺人生
萬曆癸丑某月日卒順治庚子五月二十八日享年四
十有八一子名方籍縣學生娶冒氏爲冒公禹疇女生
五子長安愚縣學廩生乙亥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年四

十有四娶佘氏爲諸生佘日傾女次安敏娶吳氏爲武
科孝廉吳江濤女次安素縣學廩生娶錢氏爲余妹夫
錢焜女次安仁娶吳氏爲表弟吳宗白女卽余毋之嫡
侄孫女次安歷娶孫氏爲廩生孫綿葩女曾孫男十一
人曾孫女六人曾孫男寵娶丁氏爲諸生丁五薇女次
宣娶葛氏爲葛稀來女俱佘氏出元孫女二人丁氏葛
氏各一自餘俱幼未聘未字嗚呼余固懦弱無似謹畏
自將諸子雖非賢優亦不爲里巷所訕詈卽不能純盡
孝友而晨昏亦勉强侍奉與人亦鮮嫉行先長悖逆乎

關之事率儉朴持守樂業安貧余父亦可燕簇地下無
他慮矣不肖男方百拜揮涕謹述時
[illegible]三十五年歲次丙子季秋之吉

東城鎮監河口莊葆樸子范子令則生壙志銘

余與伯兄節夫及季弟孝標輩共五房計十二人俱全
[illegible]公之孫雖老少不均均此花萼之相輝映也億自就
[illegible]而室而強仕又自五六十而壽而髦而耄耋歷年
久遠兄弟情好無間言焉先父退庵公生余一人諸弟
皆稱饒裕余僅粗禍靈完而已簡夫宦遊二十餘年名
成告歸翛然相對每聚晤談及前此事無不訢愉而圖
有其難之歎茲余東城鎮監河口莊有腴田數十畝其
西閣下畝昔地師相度云僅可余意更求精進乃今卜地

其難不如因舊用便兄塚均潭兩祖塋與此容遷祭掃
尤便乎遂延地師詳看之云此地[illegible]內龍出延平
城起祿至東城鎮[illegible]龍轉亥龍結穴水口[illegible]
起源轉臨官歸垣從庫位互曲而出左砂有興宅[illegible]
爲抱衛右砂有小宅鎮水口以持衛是爲龍穴砂水四
[illegible]俱備無全美也而又繪圖以指示之可謂細之明言
之盡矣余亦不敢安僻但冀靈安爲護羅城。閣俗名
壽山高丈餘廣五丈容六兆遵水小磚橋。座架石爲
梁墓柏三百株松杉什之一丙舍三楹間廂房[illegible]

默鏡居集跋尾

葆樸子先生篤行君子也余於辛亥壬子間來皋先生諸姪從余遊因得登先生之堂見其牙籤玉軸堆積几案先生則口哦手批曾不少輟及相與語每又不及文章凡所稱引皆古孝子悌弟立身行已之事余心異之退而詢之皋人士咸嘖嘖曰先生以孝友傳家自其尊人退菴公已然而先生敦行尤力尤不肯隨俗俯仰惟鍵戶著述貫穿經學研極要歸黜六朝崇八家粹然淵然蓋純儒也余聞而益異之仰爲師資焉未數歲辭先生歸里嗣復北走燕南遊楚至今年迺復來皋復登先生之堂追遡曩遊倏易寒暑二十餘矣先生之牙籤玉軸猶是也口哦手批猶是也步履聰視初無稍異而龐眉皓首古貌古心望之如羲皇上人所謂國有之成典型未墜者非耶既而繙閱其几案間見其所著述已裒輯成帙披覽其目爲部凡十七爲卷凡百五六十有奇噫富矣美矣古之君子修倫紀敦實學進不見用退而述其志論往古而詔將來吾師乎吾師乎乃今于葆樸子先生見之矣爰先請默鏡居集反覆諸玩如入寶山光怪萬狀目不給賞究其立言大旨要歸于敦倫飭紀躬行實踐彼陸子靜王氏良知之類且辟而闢之寧屑屑與才士較短量長雕風雲刻月露恣爲浮談不根也哉後之讀是編者毋徒驚爲韓潮蘇海之巨觀而奉爲濂洛關閩之羽翼則先生生平之篤行庶因是編以傳于不朽云

康熙丁丑春杪崇川晚學陳世晟謹跋